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三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二三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懷葛堂文集不分卷

〔清〕梁份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提要

序

慈谿姜宸英

友人寧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
治亂之迹以從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
略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
詔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
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没後數年而梁子
來京師出所為懷葛堂集示余其為文鈎貫經史包
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嵤㕦然有濟物之意何其

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
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
困著述愈富今徵君没既久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
亦梁子之力也梁子嘗遊西塞著西陲今略未及成
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
縱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
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
而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
兵地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十千里之地

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尚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所嘗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爲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爲巳之私勝也苟利於巳將不難懸飾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巳爾梁子於世無所求於巳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馳騁足以達巳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以爲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因寧還及之

序

自魏叔子先生殁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巳哉孔子孟子志及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巳而刪述不得巳以空言爲實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美巳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筍簴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乎梁子質人受業彭躬菴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強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吾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衛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余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彫喪巳盡行輩存者無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爲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

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澥屽因出其生平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砥頹靡昭軌物而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墜其在是與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丁亥九月既望北平同學弟王源譔

懷葛堂詩集

南豐梁 份質人甫集

同學諸子較

集唐

奉贈廉訪蘇萬石公攝理鎮閩將軍

殊勳弈在一門中詔選文臣贊武功聖代止戈資廟略將軍大旆掃狂童寄書河上神明宰行避霜臺御史驄武略劍鋒輝相府凡今誰是出群雄

王 建　李商隱　楊巨源　李商隱
李 頎　胡 宿　章孝標　杜 甫

一方獨與萬方殊報國縱橫見丈夫天角雄都分節鉞儒亭勝閣少踟躕千巖烽火連滄海一片氷心在玉壺兩地江山萬餘里水聲西北屬洪都

姚 鵠　楊巨源　薛 逢　羅 隱
李 白　王昌齡　沈佺期　韋 莊

南昌城郭枕江煙聖代提封盡海壖戚里舊知何駙馬大夫持節杜延年寒鴉閃閃山前去吉語云云海外傳兩地山川分節制峰巒迴合下閩川

韋 莊　柳宗元　楊巨源　韓 翃
唐彥謙　薛 逢　武元衡　陳 陶

九譯梯航壓要津早持龍節靜邊塵五營向水紅塵

起西海休兵造化仁雨歇亭皐仙菊潤潮生滄海野
塘春宴殘紅燭長庚爛棋樹年年玉蘂新
陳陶 張仲素 楊巨源 王巡
王昌齡 元稹 胡宿 武元衡
親從新侯定八蠻五營無事萬家閒諸溪近海潮皆
應激石懸流雪滿灣昨夜西風今夜雨清如水玉重
曹唐 戴叔倫 李端 韋應物
盧綸 薛能 譚用之 杜甫
如山天從補後星辰穩曾閃朱旗北斗殷
萬里沙西寇已平三軍罷戰及春耕已知聖澤深無
限但覺堯天日轉明樹色老依官舍晚繡衣遥拂海

風清推恩每覺東溟淺相國臨戎别帝京
張喬 劉長卿 李憕 錢起
趙嘏 法東 黃滔 岑參
屬車龍鶴夜成群不並吳鄉楚國閒臺上霜威凌草
樹門前老將識風雲舟將水動千尋日江至潯陽九
派分手把命珪兼相印始知天上有將軍
王昌齡 鄭谷 岑參 耿湋
張說 皇甫冉 韓愈 王維
一門清貴動神州兼秩恩歸第一流北省諫書藏舊
草西江取竹起高樓滕王閣上柘枝鼓詞訟牌前草
漸稠邊將皆承主恩澤赦書宣過喜無四

趙嘏 姚合 李山甫 李嘉祐
杜牧 王建 張籍 王建
紅旗半卷出轅門億萬蒼生性命存偏坐金鞍調白
羽獨橫長劍向河源風雲已靜西山寇吹律能令北
陸暗野老競遮官道拜永依棠樹托蓬根
王昌齡 韓愈 王維 李頻
陳陶 黃滔 羅炯 黃滔
謾卷詩書喜欲狂五雲遥指海中央春風掩映千門
柳彭蠡秋連萬里江選轉五州防禦使風流三接令
公香藩臣皆競師兵略兵氣銷為日月光
杜甫 韋莊 李郢 獨孤及
杜甫 李廓 姚鵠 常建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恭祝榮壽
徑盤蒼翠到山巔王謝芳蹤玉籍仙百丈金身觸翠
壁萬條紅燭動春天花光併灑天支上人鏡重開日
月邊一嶺桃花紅錦匙方期冊訣一延年
方干 陸龜蒙 司空圖 楊巨源
劉憲 許逢 杜牧 錢起
可以橫絕峨眉巔建安才子太微仙滿庭詩景飄紅
葉珠樹瓊枝近碧天昆玉已成廊廟器桃花紅近竹
林邊紫薇芒動詞初出康樂風流五百年
李白 皮日休 雍陶 陳標
陳陶 薛能 溫庭筠 陳陶

昔西銘姜太史敘質人先生懷葛文集謂其年過四十不求仕故身愈困著述愈富今先生年過八十其困其富較前倍甚蘇萬石公按察江右遇先生敬禮有加及公奉

命理福州將軍事先生買舟過訪集唐詩十律以爲贈公與余朗誦至再訝其切合精工交相心折今人握管題詩止自鳴其心所欲言猶患格格不能吐先生採唐詩各家之舊作爲一手之新裁而絕無痕迹可尋非驅役古人於腕下安能神化至此著述之文無

待言矣詩學之富又孰有如先生者遇益窮而詩益工先生其如遇何

會稽童　蕃智涵跋

懷葛堂文集卷之一

序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　較

送茹紫庭守景東序

滇池去燕京萬里景東軍民府又南去千三百里天下之極西南也盤江葉榆之深阻由嶺林箐之蒙密嶔嵚摩些西南夷之長所世守魋結獷悍奇語言於象胥莊蹻或有所未通唐蒙馬伏波諸葛武侯或有所未至天下之僻陋無以過者夫地極於西南而俗極於僻陋險遠則陰幽壹鬱之氣富必假其人以宣導之理其風俗政教以煥然而維新而其人又必奇傑非常其中有所蘊小試之而莫展者其人其地若成而必變不可謂爲偶然也吾婣紫庭茹先生往守景東吾於是益信君爲人陽明而剛中材高而智彊爲之必成策之必中其智力所窮往往有默相陰扶出尋恒意計之外故志雖未行而道無所枉此余所斗而日之者多也初令於西而岐治佐郡於南而衡

治皆小試已今且守西南之景東人以是觀君之政
余特因君之行而觀象於易夫易之繫以四維者小
畜小過曰西郊明夷九三曰南狩惟西南則繫至於
三於坤曰得朋於蹇於解皆曰利何也岐山天下之
西也文王之憂患存焉離南方之卦也文王戒以疾
貞矣若夫西南者坤之所宅也君之道乘乾臣之職
效坤坤之爲德柔順含弘舉四方萬國而載焉故萬
物皆致養也且西南者陰方而坤十月之卦也陽極
不生陽而生陰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靜不極則不

動柔不極則不剛坤又剝之極也極而不能過其所
生可知也以紫庭之才歷試未竟今益畜極而通履
乎天下之極西南合之易所垂象西南者則其爲政
又可知矣天下安堵無事方數十年而民生窮困甚
於禍亂之日如處坎窞中君子當思有以出之登之
於厚德之載雖險難當前動而不能出亦必求所以
作雷雨甲坼合乎利西南而解澤大施使僻陋者煥
然丕變而後無媿於王臣之義也君深於易者是固
知之審矣此行也莊蹻唐蒙伏波武鄉侯之後吾於

紫庭族之至於荷天之休而切明畏嚴以遠除私之
小人而範以養邊陲之黎庶固君素懷余不復道也
宋宇綠曰解易入微傍見側出各極其妙至其沈
鬱之氣泉涌風發尤有酣舞之樂
張逸峰曰情文煥發神光精熖逼是昌黎
王羽仌曰情最眞摯故文不泛不諛似從昌黎脫
胎而文情更覺可愛
朱履安曰深心厚力之文一句一字入木三分

送張方伯往山海關序

太行之麓歷居庸連山東走忽轉而南渤海之水自直沽排空東注忽放而北山南轉若迎而入海者峙於北海北放若吞吐於山者淪其南山海之俯踞其雄而屹然者爲關若囊之括餅之口以屏京畿而扼全遼者於是乎在不如是不足以重於天下也羊祜曰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關之險自明洪武間始設昔之委爲蔓草荒郊者其世其年葢已不可考矣隋置臨渝於西唐爲榆關東北

古長城燕秦所築距關遠皆不足輕重金之伐遼自取遷民始李自成席卷神京敗石河而失之天之廢興人之成敗而決於山海之一隅以一隅之地決勝於一戰而天下遂定以天下之大而定於一隅荒榛千百世之上而偏重於三百年間如茲關者薄海內外曠古以來無有也明正德中守關纔百人今省屯戍用關吏譏行旅出入脩非常而已民生不驚烽火休養熙恬相安於用武之區則會際昇平天下統於一矣先是數十年屯兵且數萬統以宿將大臣往來絡繹擾攘無寧日竭天下之金粟輸於關而天下重困關內外虔劉靡遺子關益固而人心益危然後知天下定則山海安山海困而天下與困相爲安危一至是其重可知也三百年中事變不常時重時輕又可知也而古今視此矣關之得名當全盛之日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而山海自若也三百年而上牧豎之所蹄漁人之所泳而山海無損也時重時輕者人也非山海也此山海之所以重也份常薄遊塞上徘徊山水間顧未常一至山海曾菴張公往往爲份

言間讀志地書具知其彷彿公世家山海而生長直沽往來數是行也某樹某水某丘公益賦詩請解裝以讀公益面命之份所知有更進於今者則雖未常遊而玉份於成與秦塞無以異此份之所厚望也

萬季野曰氣雄力厚如山之巃嵸海之浩蕩非此文不足形關之壯非此關不足當此文之豪古之銘劒閣賦居庸者盡俯出乎下矣

王符躬曰鑄意宏遠練思精密而出之以老健雄深真古文英儁一時無偶者歸熙甫獨步百餘年

此文突與抗行錢牧齋輩亦許登其嘗指
彭端樹曰命意鑄詞古人所難言論人所不敢發
而無不得體無不入微其慘澹經營之致可謂前
無古人後無作者
朱字綠曰淋漓感慨一往情深令人慷慨悲歌唾
壺欲碎

送丁酉典試秦太史序

天下之山水至多佳無踰于慧山者山在大江南無錫西泰伯所初封地氣所鍾靈其甲于南紀也固宜歲庚申份從叔子魏夫子游錫山主諭德秦太翁先生昆玉之館舍以其暇登慧山望太湖臨源泉世所謂曲水亭也泉出于山石源流瀹瀹其靜湛碧空其清燭毛髮其味甘芬渟滀灌注如澄潭如貫珠如人秉至行而負淳德故品天下之水必曰慧泉而陸鴻漸以第二目之不已過乎泉西有園負山而面泉室

宇廊檻亭臺池沼千歲之壽樟萬木之條達高下大小咸列其中泉曲折而環繞之其寸草尺木位置經營極天下之匠心若天造地設無不各當其可故推天下之名園者必曰秦園今太史公南沙其主人翁也是時公富春秋以世家子鍾至靈至異之秀已然有衣被天下之槩明年辛酉太翁典吾江右試所得士掟南宮躋膴仕者十人而九天下號爲公明最乙酉公子登賢書壬辰介弟成進士奕世之鵲起聯翩而公聲名已洋溢于天下矣份則自脩謁以來二

有八載而公登慫榜珥筆承明爲帝子傅又九載
上江西丁酉試聞吾江西作人之盛自太翁以來所
僅有而當事縉紳又言之後矣頎份老而貧賤馳逐
四方一無所成就覘公有雲泥隔今公名位尊重枉
騶從而式廬舉一世所罕爲而爲之行古人之道則
得矣吾懼夫不知者以無私之水鑑若之何而過情
也今一榜中份所知識纔二三人而作人之稱藉藉
思欲一一識之昔九方歅畧驪黃牝牡而取神駿所
得者其一耳一榜今九十人各有其神駿可知也以

江右之僻得神駿九十則盛之極至也等九方歅而
上之也猶名圃之有松柏杞梓豫章拱把之不齊而
天喬蟠天地無一非名圃所培而植之也宜乎其盛
莫踰于此矣韓昌黎謂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
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奕山之謝江古心有曰
受恩非天下所少知已得君子爲難一榜中諸君子
知世不常有之伯樂當不負其所顧知難得之君子
不負其所知爭自拔擢以得出于大賢之門是幸
後知無負天地之鑑萬物之鏡此則夷國三八
爰天叙之盛心亂乎其送公之行也爲之序而告之

鷗聲集序

詩之道有實學者其才大有至性者其情深不膠於法而千態萬變之法裕其中不深於其道者不知也詩至三百篇尚矣流而爲漢爲魏晉爲六朝盛而爲唐唐特爲後世所取法顧世之論詩者往往舍才情而言法何哉夫法猶規矩也人之才情猶材木也材木不勝用則規之適可圓矩之適可方而且不可爲圓方如是而徒法何所施今之學唐人者摹倣爲工字權句衡兢兢然懼謦欬之不似庸知其能似耶庸

知天下之似者之非眞耶惟其似則詩可以不作嗚呼惡得有至性實學者而與之言詩哉豫章陳亭石詩特多才情所著鷗聲集能以近體發胸中所欲言合於古人法又不屑屑於其法是亭石之詩非夫詩人之詩也亭石爲遠山夫人弟學士醒齋李公之甥氏其人沉靜而明敏廣交而善遊其志氣隱見眉宇間則豈但以能詩表見者耶遠山夫人詩天下莫不傳學士之才天下莫不推重則亭石遨遊南北雖不賦詩以見志天下當無不知亭石者而亭石之才情能言古所未嘗言言今所不能言此鷗聲集所不能已於作也詩率紀遊覽其酬贈則韋布爲多而金陵懷古諸什慨然有黍離麥秀之風焉謂非根於性而能如是乎夫以亭石明敏之才當必益有以發舒其志氣內不負於心外無負所學者以表見於天下豈第以其才情與世之詩人爭雄長已也

彭子載曰淩空結搆尤費匠心

葉徂徠曰曲盡吞吐之致而筆意酷肖廬陵

與朱字綠書

四游神京未及一謁陵寢毎出廣寧門西發赤痛自訶詆無及矣輿地不身歷徒聽人言往往自誤份問昌平諸陵率答以路甚遠費甚多展謁甚少啓閉甚艱而虎甚猛衆説紛紜聞之色沮宜乎數中止於發邁也獻歲脫除俗事客燕勝友僅得六人期以元旦偕行至期以事不能行者一人越二日又止者二人又踰宿既發止者一人份慨然奮發矢之曰旦明即孤身必往也夜分趣僕拼擋以俟如約者黄宗夏一

人耳乘騾驢出德勝門數徒步者抵昌平州日初昃又賃一僱襆衣被詰朝步陟至長陵拜謁盡禮其十一陵以次謁最後謁烈皇帝攢宫合三日乃既天壽諸陵凡山川樓殿碑塚寶城周垣之方位深廣目覽足步手書浉成一册左圖右説又懼歲久滄桑變則臺殿湮而不存於是因山之根河之壖城之趾處處計之某至於某若干跬某陵至某陵若干跬又恐迷於所向則考極相方定二十四山位其位某方某陵位某方遠近交互參相考是二法並行而明室一代

之方斂百世後不可按圖索者斷乎其未有份毎念漢唐以來之山陵其存者且彷彿疑似不可別若湮滅於兔葵燕麥中者又何可紀極生則君臨萬方死乃抔土莫別可不痛哉唐珏之種冬靑樹心亦良苦然可百年計非悠遠也份之圖説不敢謂爲創始圖用宋人石刻開方法相方用指南鍼山麓水濱取易改邑不改井之義惟計之以跬則出於心裁非有所襲者蓋律度量衡之不同也久矣九州之大列人人殊至以里計率漫然計之一無可考也份則以人之

短長有不同而跬步則無以異司馬法曰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計跬而里可考矣世即有能爲計里鼓者有操度而量者誰與一舉足之不毛髮爽且近而取諸身也是份之獨見也圖説之成勞瘁於徒行恐饑渴五官並用手足俱勤者份得宗夏之助爲多至於近代諸書采摭參考惟顧炎武之昌平山水記可謂不刋身歷其地也猶不免於一二出入他如肅松錄燕都遊覽志小草齋集春明夢餘錄湧幢小品北遊紀方帝京景物畧芹城小志無用閒談國朝典

彙白頭閉話方輿紀要水東日記大政記治平畧獻
徵錄野獲編名山藏否泰錄由哉今言諸書多挂一
漏萬且悖謬舛錯書不足盡信不如無書况乎人言
哉乃者往還五日人費錢七百車驢飯飲逆旅賃僕
賜守陵皆在焉是役也僕傭皆飢渴况痒不免愁歎
惟宗㚖壯年能勉彊份自笑年雖暮而筋骨猶未之
衰也字綠欲問津故一一及之

送孫效李歸桐城序

效李省親於楚將歸就學而請益焉余告之曰讀書
者學爲聖爲賢也不爲聖爲賢則畢世而伊吾牖下
書自書也讀之何爲效李世家子頴敏其資生文物
衣冠地學不猶夫人之學也必矣余少愚失學所讀
多不得其解然於書也雖一字一句必會通一章而
求其大意至一章必會通全書而求其大意盖聚多
以明少合異而求同雖聖賢之立言微妙有未易窺
而經義之辭了然心口不借箋蹄於箋註良以解說

繁而經義晦也此固不可强語學者而愚下之資則
固持之有素矣夫窮經以致用也孔子稱躬行君子
又曰修辭立其誠經也者言之必可行者也言必必
可行無妄而有用可知也窮經而學聖人之言行善
讀書者也言行皆無妄而有用善學聖人者也王介
甫創制科以取士亦欲讀書者之善學非欲背聖經
以爲學也然人必不能不背聖經以爲學則帖括爲
進取之階驅之也帖括不妄語不工不凌厲不録故
爲學在立誠而行文則作僞所學在實用而所謂則

虛憑揣摩於題面字句之間結構於繪水鏤風之末自發端以至篇末豈惟聖學無關且大無補於書疏小無當於會計朱子所謂無用之空言已一旦長獲以一無知識之人任迂踈執滯之性馭左右簧鼓之奸應紛擾沓至之事其不喪生平而敗天下事千百中不十一車已覆於近代至今未有已極士之自術者固薄而以之爲賺老英雄者作法於凉流風餘毒殃及子孫貽禍於天下後世則誤於安石而至此極也效李命名綱而思所效在唐則有若直言極諫忠

太宗父子之間在宋則有若持危定傾著南北廻天之力效李善學其所學余又何以益效李矣

李十洲曰窮經致用是爲聖學帖括則背聖經而無實用吾師闡發至此清夜之鐘聲矣

潛修軒詩集序

讀國策至馮驩彈鋏歌竊歎士之便其身圖而不忠所事又歎當時之公卿大夫貴公子惟務富其家而不知有國皆是也不若是者惟魏之信陵君一人耳夫齊楚趙之封君皆以喜士名然自爲也過多若夫信陵之喜士猶夫人之喜士也而好善忘勢本於忠君愛國之心史冊班班不謂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不可也司馬遷之傳戰國封君也齊趙楚皆君之惟信陵獨稱公子明乎公子者孝於家忠於國常變經

權之事與而其心則一不如是不足以稱公子非徒侈食邑之大班位之崇泛泛然享一國之封而已耳善乎趙王之徧贊信陵也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史氏有見於此而稱引之不以之爲信陵定評不可也信陵之客至多信陵之食報也甚大彼歌食魚歌無車無家者信陵之客無是也區區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特其一端焉耳申之佟君今之佳公子也先是十三載劍氣珠光已見一班於滇之薇省中方是時髫年也今從尊大人中丞公撫吾江右日月之

大難爲光江海之盛難爲水而公子之賢聲益藉藉於口耳然人所知者資品才學之卓絕發越於外其好賢禮士根於忠孝之誠得之天而成於習以庶幾於聖賢豪傑者未必能深知之也漢儒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歌者志之所存也讀潛修軒詩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也份老而貧不能爲馮驩之詩歌又不能如侯嬴之知金而公子之爲長者則過信陵遠矣若夫潛修軒之詩清新俊逸超軼於當代則有薄太史諸君子之序在份何足以知之

李巨來曰戰國四豪史遷獨以公子稱信陵從此着筆所謂讀史巨眼也聞佟公子磊落奇偉文之雋拔足以相副

履闊詩集序

通天下之理在於識妙萬物之用存乎才識以入其中而才以舉於外故才於古今爲尤難張華語陸機曰人之爲文患才少子患才多夫多未易言也才士之文文而已多未易言也友人張子逸峯有才名論弱冠舉京兆益有聲天下大人以才見者其神采必發越飛揚左右旁睨無一足當意而逸峯爲人顧沕穆溫恭有大雅雍容之度謙然而可親若不自知其有以度越於人者此其爲難能也尊甫方伯公宦秦

余嘗從游方披輿經流覽河套議傷棄而不復之失會逸峯來省親一見從容語余曰地在河南强名以套則舉黃河以南皆可套名矣余驚歎其言惜當時謀國建議諸君子何見之晚而論之卑又惜逸峯之識之敏而生之今之日也方伯公理鄜政於秦廉訪於奐方岳於八閩逸峯以仲子受命督家政且定省秦奐越閩間薄遠馳驅之際以餘力爲詩文日多而益工其下筆若不經意而抽思綴辭若初日芙蓉劍光之出匣是亦逸峯之才而未足以盡其才也天顧

不使逸峯由其蘊藉以見於天下姑以吟咏性情小試其才耶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耶吾益歎以逸峯之人而生之今之日也逸峯方壯歲善用其才以不負天之生才之難者惟逸峯自得之而自勉之逸峯文傳世久序之者衆余草野陋人也才少不知詩而嘗序次仲聲百泰游草今讀履閣詩而益羡逸峯之才請序焉以附茂先之知機雲者

朱亨緣曰舉論河套數語具見真識序詩無一語及詩令人想像

幾亢工曰骨氣在臨川南豊間而縱放鈎鑠極放膽小心之致

滇游草序

滇於九州處西南極徼寒遠去京師萬里道險隘舟車不通非仕宦使命征戍負戈及其境挺封數千里受羈縻歸版圖數千百年學士大夫無詩文以傳其地夫地極險遠遊人希又無詩文以傳於世則後之人必有足爲滇重度越前人其詩若文又并碧鷄金馬渡蘭津諸作所得較長短而後可以游而後於滇爲無負歲癸未貴池吳子復古游滇其詩集有二自燕之滇自滇之迤東西凡古今興廢及山水氣候動植之屬身歷目涉皆著爲詩不謂之雄於詩不可也

復古爲大尾先生孫有至性亢爽洞知人情善談論娓娓不倦入座則坐客嘿不得言喜文游交既定不少變易以故公卿豪傑士爭結納余與復古處歎其有大過人者顧不之知而何獨於詩復古雅不屑爲詩人而詩足以傳滇者余於復古見之矣唐之人世以詩稱者杜審言杜甫審言當盛世其雄長諸人不過篇章之雅藻繪之工非有忠君愛國憂時憫俗之心如其孫者是垂裕無足觀則世何以稱爲復古有

志士仁人爲之祖而滇之游又足補子美車轍馬跡所未及即其詩已與稱世詩者有同有不同焉要亦自成其爲復古而已夫詩三百篇人各爲詩詩無一同而無不同者性情之正此孔子刪詩而取之之旨也余嘗以箕子之洪範著於書明夷繫於易而麥秀之歌其性情與黍離諸篇無以異顧不得附商頌周詩之末豈其有所忌諱逸於采風之使不收於百二十國之寶書則詩歌有不見採取者雖其人如箕子而亦有幸不幸焉者乎然作者之心惟抒其至性傳不傳無問焉滇自宋而後風氣漸開又先是四五十年間事變之大極四方萬國千百世所未有者滇皆有之今能爲之傳者伊誰也復古具其至性感慨淋漓反復咏歌有大過人微復古夫誰爲滇傳之余序復古之詩耳其不屑以詩人名所不具論也

呂元素曰序詩集耳而詒謀繩武之義具在至其閱世之感尤淒愴欲絕讀數過覺移情海上精神寂寞矣

姚月川曰寄託遥深意在言外

朱字綠曰方是吳次尾先生之孫之詩克繩祖武仔乎其人

茹紫庭曰立言大指在詩以人傳而感慨流連悱惻之意於結構精密處見之

代家律園序曾南豐文集

余少時讀經史以餘力流覽古文辭於茅鹿門所訂唐宋大家者有取焉而於曾南豐先生尤深景行以其文也古人能爲文者至衆多矣使呂公著當日所訾議有當於先生則雖文何取焉考宋史載生平本末甚悉最後讀元豐類藁而後知先生之人躍然於余心而自信景行於先生之文爲不爽已余屢用公車始謁選戊子始探筴得南豐自念年且服官政艱難得一令不足喜喜得宰南豐至先生鄉庶幾一酬宿昔志執筴自顧心怡然也比至居兩月而令不可爲憯然引疾歸父老遮留不願矣南豐壤接閩土瘠人獷負氣而好爭數十年來士習日偷俗日壞爲人上者不撫綏而朘削之宜乎民之重困不可謂非一邑之不幸也余拂袖亟去官則時命之不猶然得待罪於先生之故里禮先生之祠堂瞻顧先生之學舍書院讀書巖接見先生之後裔雖不得盡讀先生之隆平集續元豐類藁別集外集諸書而於元豐類藁得益肆力以卒業余之厚幸不在是哉先生所學皆

原本聖經上接孔孟之心傳下啟程朱之理學其文有功斯道見文人所不見言文人所不言故其居家也則孝友竭力養光祿孝繼母撫弟妹官學婚嫁一力爲之直諒多聞雖王介甫亦爲心折其在太平越齊襄洪福明亳滄諸州皆有異政在史館中書屢爲神宗所褒嘉先生之顯當時垂後世者豈非所學之正大發爲生平本末以能爛然天壤而至是哉彭淵才不知詩故不足以知先生猶之公著不知先生之行誼政事又豈知文章也哉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先生文章至今存焉者寡矣惟元豐類藁已中今刻本有四懼或失真後裔國光欲更鐫版可謂能孝而以序屬余余景行於先生不徒以文也而於文且如此此余所樂得而序之也

李剛主曰序子固集便學子固文此作者餘事惟用意推尊借疑義借毀言以洸發愈覺透暢允爲難及

問眞堂詩集序

問眞堂集漢陽狂士文賓門詩也賓門秉異資少讀書輒恥章句學喜學詩古文辭習右軍書皆不肯類首學又不善世俗詩文負才勇喜走馬擊劒走軍前觀戰陣又無一當意棄去遊燕趙落落寡所合人竊目爲狂荆門胡學士脩予獨重之謂其意氣出於學問頗好大言益伉壯遇顯貴不苟納交顯貴人亦莫與之交張中翰日容言其詩於韓宗伯元少元少曰賓門積學肆志遯世無悶之高人也行序其詩因作

詩贈之海內以是始知其能詩久益困則之秦會秦大祲七年賑之詔捐粟拜爵增秩海內輩輸數百萬車馬塡道路時賓門客用事家金帛山積告身符牒盈几上漫不一省覽顧起坐吟哦作弔古詠懷詩或據上座叫呼嫚駡是時事多不平輒喜出氣力平不平事畏兀兒族桀橫毛髮聳輒羣起鬬一日方戟手駡數十輩爭解衣攘臂躍起進不及近已後先顚仆負傷踉蹌走長安人時時說其事賓門顧嘿不一言昔唐秦王平東都凱歸繫兩國主於馬前王披黃金甲齊王元吉及李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前後鼓吹震動山谷賓門當其時橋捷負神力爲下將作鐃吹歌而後喜可知也華陰王山史邦徵聘謝客一日覽賓門華山松樹歌立脩刺延賓門主其家賓門則循循謹謹退然若昔之敬事杜于皇者先是醬產貧行裝至是家中落食指多苦飢僮走以告出片紙書懷兄詩畢立遣歸而傾囊質衣物濟人緩急自若客關中十年海內無不稱文賓門其人也戊子始歸里解其裝克然者問眞堂詩一卷耳學

號嘎者不得見猶竊竊然媚笑之唐荆川曰以大地爲架所不能載者此煙消草腐之物嗟乎賓門不幸生今日而以詩見也天下盡煙消草腐而賓門之詩不爾也賓門之詩若文不幸而與煙消草腐者同也而賓門之人之狂不朽也

梅月川曰乍合乍離忽斷忽續詼奇磊落絕似龍門游俠傳

李年山曰以狂士二字起通篇處處是狂士

張日容曰直序其人而詩之悲亢佚宕如叩缶而

歌之異人相遇當風披襟歷歷晴川我懷未已
龍人如曰詩序却似小傳序事却不離詩時出時
沒最不相屬處却最連絡譬地脉過峽跌斷處另
有迎送人常不覺耳至寫泰王平東都一段陸離
光怪使人兩腋風生
謝康山口文氣力掃唐宋直追秦漢似魏其武安
等傳中間瑣屑事點染極肖又如金筆圖書豆人
寸馬皆鬚眉活現奇人奇事得此奇文可以垂不
朽

碧梧軒琴譜序

斧斤者雕斲之器而存所以雕斲者也規矩者方圓
之具而有所以方圓者也物之聽命於人人之化裁
乎物者心與手也而非徒心與手也此其間有法焉
無其法則物自物人自人也人與物有相間而不爲
用者故曰巧者不過得者之門也萬物且然而況琴
乎琴之法在於譜譜至今亦極多矣奏而不雜於箏
聲琵琶聲者亦少矣夫琴雅樂也八音中惟絲備五
聲善變也柱絃之異物緩急之殊聲也以各異之物

譜至殊之聲雖操縵安絃循徽協聲且未易能況乎
求木與絲之相合絲與指之相合指與意之相合也
豈易能哉此無他掌腕之運爪指之布其法未之能
得耳庖丁之解牛奏刀其法也輪扁於輪郢人於鼻
用椎運斤其法也嗚呼法豈易言哉琴之法識於心
也易以忘傳之人也難於授其彈按轉折吟猱綽注
雖手法之迹形而下者固有口不能傳而傳於三不
成之字故譜之善未有不秘而藏之也嵇康曰衆器
之中惟琴最尊尹文子曰爲巧使人不得從此獨巧

也爲巧與衆能之此巧之巧者也彼秘而藏焉則何爲也今大雅不作淫哇滋甚而正如元音亦幾乎絶余甚惜之己丑余北征道經漢陽與呂君友桐相厚善一日援琴爲余奏余心賞之因出其碧梧軒譜且使余序余因知友桐之人和平澹雅者本諸性情爲多也昔戴安道阮千里於琴也各適其性情而皆不失其正吾不知友桐何所取法也而於余已如是則其譜從可知也爰不辭而弁之其首

吳子政曰琴譜譜字寫得出說得透絶不是馬首

之絡此獅王捉兎亦用全力處

黃造侯曰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此文之謂矣

聽猿吟序

四方清切之音無如楚百物哀怨之聲無如猿此皆人耳驚心避之猶懼不遠恭人情所必至而今昔有同然也醒園先生大中丞淮白公季子也公撫閩越江右軍有過存神化績醒園雖未從宦遊其翩翩聲聞若麟之趾而鳳之毛也居金陵其曠懷高致詩文名垂海內舟車所至其吟咏等身諧吉温和有古風人致識者爭傳誦擬諸鶴之鳴虬龍之吟鸞鳳之雝雝喈喈也夫著述多閒望隆數十載車塵馬跡所徧

及而楚則大父僉憲公之浮家之窀穸外大父外舅之里閈顧生平至止而僅四至焉其亦大有所感焉於心者乎楚聲如屈原之騷尚矣百世而下不同時共國猶將愍其忠而痛其死則其辭皆可命之爲楚況爲其徒如宋玉者乎憤激悲愴呼號旻昊以㵼其懣此九辯招魂所以嗣續夫離騷到於今而繫之楚辭也僉憲愛熊襄愍特達之知與侍御則襄愍之戚里皆不死國法不死封疆而一死於黨襄愍一死於斷送國君之貂璫奸輔其去沉汨羅以孤忠而死不

得其所者何如也宋玉所哀傷師一人耳況乎大父外大父同禍之烈者二人哉宜乎醒園之於楚流覽聞見所驚所喜羣怨興觀一皆觸類傷情無聊不平於以舒寫其悲哀而托之聽猿吟也其於生平藹吉溫和之作不侔者聲之變矣先生以份恨人使評論之份篤老於詩也無能為役思得僉憲之幽憤傳侍御未上之三疏讀之未見也僉憲題壁云生逢堯舜死慕夷齊首陽無愧天日鑒知份於是詩也第讀一過腸斷且寸寸不但淚下三聲也醒園其聽之

周鍼庵曰悽惻斐亹沁人心脾捧讀一過如舟入三峽時聽百羣野賓裂雲號月不覺一往情深

杜陵蘇氏家譜序

姓也者天子因生以賜也上古民生貿貿如禽獸然宓犧正姓氏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竇後世因之三代之世本漢晉唐之氏族志宋之歐蘇氏譜皆以正姓也而親親尊祖敬宗收族本此矣失其正而能厚親崇恩愛遠於禽獸而別婚姻者無之呂祖謙云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百世不變者也世之為人後同宮同財而必同姓然後血胤續而天親一也惟上所特賜或冒於下者姓於是乎不可正而譜於是乎

不可脩善夫元景皓之言曰安有忘已祖而從人之姓者夫一本而外雖親異姓也齊於父者母父之女兄弟曰姑親也母之母家姑既嫁皆異姓景皓之所人也武曌欲以武易唐說之者曰未有姪為天子而奉姑于太廟者則為甥為外孫未有可禰其舅可祖其外祖者也蓋異可以同而同姓則不可以異舅外祖而祖禰之將以已祖宗祧骨肉而異姓之忘已祖不可也宗祧骨肉而異姓之則宗亂而婚姻不別大不可也古先聖王所深惡孝子慈孫所不忍見聞者

也份聞之姬良避秦而改姓張人稱其善冒姓朱祿
復姓名爲范仲淹人嘉其能正姓若夫嘗逃隱而匿
姓嘗變姓而能復姓者蘇佐州先生其人也先生爲
漢關內侯子卿裔世居杜陵先是祖蘇家公以母楊
命主舅後再傳爲先生先生逃難伏平陸遂復姓蘇
食餼長子孫矣子孫歸杜陵爲學官弟子爲明經於
今六十年仍冢楊姓未忍卒復者先生曾孫生芝也
生芝修譜欲復而疑焉以相質且曰不忍蘇家公之
舅之無主後也份曰佐州子孫之歸故鄉也其田里

不有收之者乎收之非蘇家公之舅之主後者乎異
姓有主後而不忍不爲之主後則將使大父不子於
屬毛離裏之高曾派系源流不屬於得姓之祖而皆
莫爲之主後不謂爲忘巳祖也可乎非惟此也子子
孫孫既不掃揚氏之壟又不復巳祖之姓將兩失之
爲伊尹之生空桑乎姓氏何以正人倫何以明乎生
芝曰命之矣此佐州公之心亦先子之志且老泉公
譜法之深意也今而後無疑也於譜焉復之疏請復
姓則有待焉也

彭尹作曰正人倫定猶宗難得如此直截痛快

江西帥氏大宗譜序

譜也者尊祖而合族者也祖莫尊於得姓固矣問遂
古之賜受皆今可考乎後世變遷或賜或冒或避或
更支不分而派不遠乎則譜自保姓受氏以至今求
如三代之世國世家有史官系世次於世本信以傳
信其可得也能乎夫禮天下之大典孔子千古之聖
人夏殷相去不遠且無文獻可徵世之尊所尊而合
所合者吾不知所徵有足有不足何如也今讀帥氏
譜可謂能徵其可徵者矣江西之有帥實自宋始按

萬姓統譜氏族諸書帥及幸姓皆希譜載魏晉間有
師昺避諱詔改帥而帥之姓因以著初師稱出力牧
出周太師自是師與帥別婚嫁外皆置於勿論矣夫
姓何常之有沈避王審之改尤劉避錢鏐改金子孫
世以者比比然矣帥昺以百世不易之姓一旦受詔
而省畫焉帥其姓者賜也均之賜姓於天子古遠而
疏晉親而近也則帥爲百世不易之姓昺爲後世始
遷所自出之祖其苗裔宗之固宜昺子從宦四方西
家於太原平原東徙於瑯琊南至於金華傳聞無異
辭其詳非所知矣二十傳而有逢原其長子正蔭補
豫章此江右之始遷所謂自宋始也著籍分寧爲今
寧州蔓延於奉新靖安武寧新建安義德化建昌都
昌高安新淦峽江臨川之十三邑逢原冢嗣如斯也
次家河北一本之枝非不欲譜地遠人衆渙散莫稽
而江右之血脈天親則已無遺義矣譜能統同辨異
而收其可收要皆大宗所有事也吾聞姓之右也不
右於姓而右於人膏粱華腴無表見而玷宗祊者何
限帥之門地以世祿論在宋則有若漢瓊膺五等封

若逢原襲江陵統制使若韜保義郎從岳忠武征以
科名著則有若汀揚範日宣應和以達皆進士在明
則有若用昌性祥機皆名進士若衆左都御史在國
朝則有若承發我士元六韜連威遠皆舉於鄉我之
子念祖官翰林不可謂皆能起宗而非宗起者乎族
於右也何有譜初修於宋進士揚歷五百年屢修未
就今斯託振顯先定葺畚起修之江右大宗譜成以
告廟辨所從出考所從分徵所可信而一無所附會
歷辛壬癸甲以迄於戌非善體先賢應旂定瑞昱衆

承發之志不至此讀是而仁孝之心不油然生乎夫
仁孝而生心也則姓希者固不希而著者益以著也
郭豹章曰譜之序自歐蘓外無復佳文高者鋪張
世家其次稱揚修譜要皆虛美相高若改姓花姓
尤難措辭斯篇序中辨晰極其明暢一覽而帥氏
之譜了然言下可謂易人所難至於命意措辭援
據經史謀篇着筆法度森然又其餘事

吳柳田六十序

丁舍吳右尊方詣礎卒遻適與余重逢喜而款留出
壬席則尊大人柳田也余交羣紀間不稱監配侯者
重其地尊於爵也柳田儀表魁卯吐音洪目光於電
見而知爲奇男子酒半論文出贈公蘭谷手澤杳浮
賓軸外有倪雲林文衡山之逸品焉早年散落人間
重價購而世寶之次展趨庭圖則九世之祖妣笑語
志意儼然聚一堂不但袞冠象服之威儀而已余笑
指高樓所充斥則經史字畫彝尊惟不蓄方野標簿

篇管具嗟乎藏弆富有非宏覽博物之家風惡能是
於時賞心縱歡其裔梓則杯不何口而雄談自若問
其年則十月十二子將周右尊因以壽言屬問其畧
右尊云人之孺慕二親已耳家君孝友性生以百世
爲一世一族爲一身而宅心也仁制事也義此其略
也余曰是足以稱尊大人慶矣夫何吳稱神明後而
季子特賢左氏史悉於讓國歷聘觀樂將兵皆記載
且詳善論者欲略之而不能略也柳田豐南者族而
宗季子以余所聞有姚楚唐咸通訟八年不得直柳

田能齒之上祖之妣葺碣瘞遂兆域柳田能求得而
豎之族屬負賦稅柳田能輸之婦人年六十遲受賀
柳田能舉之修石梁之圮者塹櫂厝之攢者完怨曠
之喪者賙無告之急者更僕莫數也柳田不家食也
久矣一旦還桑梓而奉先睦族彰彰如是雖天性孝
慈引爲分内然世教衰微之日父子兄弟不無緇惡
萎蕭較計秋毫之末況源遠支分求事之集有如是
者豈易能哉而柳田能無難也余又聞柳田之馳驅
四方二十年識名賢鉅公卿於稠人廣衆內海內賢

豪爭結納世推爲斗山爭羅致門下以是輪蹄迹徧
燕秦蜀楚三吳地無不取重於人者高其義爲豪傑
士與今之宦遊豪舉相去枘鑿也世爭利而不知有
義也久矣柳田顧爭所不爭而輕其所重皆足以風
世其不以利爲利在柳田猶爲細行也凡若此者屬
人邑子詳言之賢智之淸議在事之公移白叟黃童
之輿論又詳言之而柳田之好學一編在手有聞見
而劄計於夾袋工詩文而於詩尤工顧未之及何也
則詳也而非詳也太史公稱季子仁心慕義無窮夫

神明之後苗裔爲難具志其事有繼之而莫得其精
迹之而僅竊其迹且將兵在行年九十則季子之賢
求於許不得也求於略不得也然則柳田才六十慶
也稱之夫何以稱也右尊其知之

汪遯漁曰先世典型後賢法祖纔是傳世之人史
記世家以泰伯居首苗裔中以季子獨賢傳其象
賢也篇中大意耐人深思

王五柳曰史贊季札六字可稱六字真言

吳書录曰壽言始於虞伯生惟歸震川得體文能

工而不浮誇也柳田姪品行精神此文詣語據實
淨事傳真其文則有心目者自得之

吳大章门余偶述寒族家常事多出於無心忽讀
是篇皆紀前言且媿且服

告別倡和詩序

周子儀一游燕公卿大夫爭結識四方士至者爭識面皆樂與游周子亦樂客於燕歲戊寅周子一旦爲詩以告別自道南歸志所厚善莫或留諸君子和其詩者亦莫或留之夫向樂其留今不止其去後先之情何不一也非不一也從周子志也不如是非知周子者也周子醇厚恬雅而慷慨其見幾明決軼等夷樂於游而勇於去豈無所深知而能是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幾者動之微疏廣曰知足不辱人固有功名成而鮮令終非不足也不自知也嗟乎知豈易易哉天下之客去就而能知知而能勇決者余於周子見之不言而喻其意於屬和諸君子見之游而樂而不樂而不已於游請以是爲反招隱之詩以喻之

朱字綠曰短章促節而境地若深隱不窮

張逸峯曰文嚴而格古

文陟予印藪序

君子可爲有令名於世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爲君子傳習之有益於學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事傳習人固不盡爲君子而學則四民百家皆不廢今之人趨利日以工其業術日以壞業術壞率苟然其間奇衺而無一適於用君子生斯世不爲衆人之所爲而學衆人所不學然後爲特立獨行之品雖六藝中可以覘生平之大余於文陟予印藪有以見其人矣陟予頴敏好學以餘力學其家三橋學積十餘年始盡其蘊己丑余經由漢口陟予奉印藪示余因謂之曰顏魯公書碑因自鐫之以故神采鬱勃李陽冰謂摹印者當備神奇工巧四法今陟予所雕鐫其亦有見於此乎若翁以諸生屢困雅不欲子擅一藝而又樂其勤於學則陟予學過於勤也固宜印藪本於蒼頡以端其源考於史籀以得其正觀於李斯程邈以通其變詳於許慎以統其宗衷於顧汝脩以窮其法近取三橋何雪漁以博其趣旁叅鐘鼎碑文以妙其用夫而後金石之勒各殊也秦漢之篆不雜也章

法字法之各當含毫遊刃之適宜也字無間於手手無間於心方也而有規圓也而有矩以能臻於是而不自知是漸至於三橋而已加於三橋矣陟予嘗語余曰三橋誠家學然以是傳者蔡君又莊也又莊漢陽人由二十三而棄代於今十年矣嗟乎陟予今學予挾一長則私爲已有以斬勝乎人其去逢蒙幾希者皆是也聞陟予所稱說不内愧於心者吾不信也夫傳者能傳而不強人以習習者不必習而必私其傳之人推陟予之心彼有善而不輕千里告者吾不

信也雖然陟予知三橋之父乎名滿天下今之稱眞山者伊何也陟予乃父乃叔父與余交交且久余老矣自許也涉於輕屬望也過於厚陟予之學之品不至三橋余無取於乃父乃叔父也加於三橋而不能進益無取於乃父乃叔父也陟予其念之

汪嶠林曰遡流窮源精詳考核而命意立言光明正大於一技中發出學問心術小中見大始見文字所關甚重

李惠伯曰序印藪耳勉以立學行已委曲諄切可謂愛人以德誰不怡然敬聽先生十日內兩序印藪立格立言各臻其妙彼此不可移易又無一語雷同變化不測乃如此

春水堂詩集序

事之成也以志詩之傳也以時之言也余蓋得之余師云夫詩之工拙存乎已詩之去取存乎人何言乎詩以時傳也蓋窮能堅歿寡益篤何言乎詩以時傳也雖然詩不有經乎三代之久千八百國之多公卿至庶民之衆傳者止三百有十一其一語單辭皆足以興觀羣怨禪益無窮然是詩也作於無採風之典無巡行之官無孔子之刪定雖思深旨遠孰人袪而强視聽不能得已詩之傳也將作者爲之政乎宋取

士以經義廢詩賦使應制皆李杜主司雖狄仁傑陸贄必黜落而不收何也下之所應非上之所求也則詩之傳也去取者爲之政乎漢魏之詩尚矣會當搶攘日尋干戈而大風短歌之什開風氣先卓絶今古蘇李子建苟生於異代則五古之詩不始當日七步之敏不稱於後人唐倣隋科日以詩取士士無不能詩人無不知詩於焉崔信明薛道衡輩不過五言一句而已耳一膾炙於素不謀面之人一吟味於邑高才之主苟選舉以近代八股十八房則五言千百首供覆瓿外無所用之而謂詩之傳也不以時得乎而世之詩人作意鏤心求工求巧袖手針穿如裴祐用毫盡落如孟浩然以庶幾其詩之或傳幸而生於熙皞之世人好義而無利祿之謀家絃誦而無委巷之語則句即遜於康衢而遭逢爲盛不幸而非其時人皆貪殘鮮恥反道敗德自喪其天真雖陳雅頌於前讀且不能句夫何傳詩之有而後知余聞之不謬也許子蘭谷余友尹重之弟也刻意工詩詩可傳也有春水堂詩集人多以詩以傳人人以傳詩許之余衷

其說而序之

王五柳詩序

王五柳詩裒既成帙合五七言古律絶凡若干首既富而工其述懷贈荅即事咏物之作爲多其選辭徵調步趨少陵爲甚至詩至是非積學甚其何能之今人之能樹立者莫難於不逮事父毋而尤甚於少而孤蓼莪於怙恃失所依以爲命也少而孤且所未能者不知學學爲而莫爲之教則雖百尺之豫章摧折於萌芽之方生圭璋不追琢於玉工適頑然大璞已耳嗚呼是不重可惜哉五柳先人以博士弟子年四

十卒祖毋鞠五柳甫九齡就外傅僅九閱月耳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不抱既不抱矣今之抱者誰耶李令伯謂陀無祖毋無以至今日然則五柳當日可謂爲失教者耶先王之制禮也孫爲祖齊衰不杖期故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毋後者三年服上殺也然則王毋於孫也雖教之將與屬毛離裏者共亦有間焉者乎以上殺之親撫父毋不及教之子以能有樹立詩所稱似續妣祖者余於五柳見之矣五柳於祖毋既孝思而悲歌之亦知其無成而代終者等而上之爲

若而人等而下之爲若而人不徒五柳之身一人已也詩之能不能固無問已五柳念之哉若夫詩或病其過奮激痛亦有之然三百篇之相鼠巷伯而責以温厚和平不可也人之情但有喜樂好而無其他是責天以春温而無肅殺也可乎五柳可不病其病也已

文純又曰贊詩僅首尾數行中間皆序祖孫所教所學極盡排惻纏綿之致似無關詩而所教處固詩并不匱之孝思亦已包舉矣而文情變幻不可

捉摸此集中之別調也

龍部九曰贊詩耶贊孝思耶出入經史本末該而源流具至於文之超忽變化如草蛇灰線使人踪跡不得

孫希聲曰序極簡潔贊無溢辭寫祖孫一體處令讀者肅然起敬他日不必更爲立傳蘇子美所謂非昌黎不能序東野也詩以人傳人以文重文以理勝矣

黃復菴六十序

北平劉繼莊處士也好奬借善類所交徧天下士執經門下者以千數其言可屬大事艱難百折而不回者則必曰黃君復菴吳下張釆舒義士也倣岸不羈於人少許可其言受寄託不自欺其心者則必曰黃君復菴二子有名於天下人皆知而信之而特與余交相篤余之敬信二子也深於世之人而亦有所不能不信者則以君之子宗夏一言而始定葢宗夏師劉子而友張子其知之深而所信篤也宜哉余草澤

陋人無所短長於世訥不能言遇宗夏輒然爭一見之則感慨淋漓上下千古剌剌終日而不休不自知其言之何以多雖宗夏亦莫得而知也方欲以世事身事屬之而宗夏以綵衣拜君壽而東歸矣君年方六十宗夏不能苟富貴以娛親歸之日貧無所操擬名人之文若詩以稱慶而宗夏固欣欣然有喜色也昔張齊賢之親壽賀者旅幣克庭人不能行親大悅之夫貨固厚實而言爲浮文宗夏獨非人情乎親雖不言其何以自解於齊賢也庚午之夏君客余嫡茹紫庭所與余同飲食居處浹旬日君性沉默不苟言笑於時賓從雜沓而君與人不款曲然旅中人下逮臧獲無不目君以躬行君子至今有十四年恍然如昨日也余聞福澤以厚庸人而令聞必歸善士其久暫眞僞惟瞭觀者深知之宗夏第歸操所得詩若文以頌若翁且曰處士之言約而富義士之言簡以切名人之文若詩麗而工皆可以侑一觴者也君雖不自詡其躬行之德而稱道生平者乃出於師友之至誠非世俗之浮譽佞人之報祝固樂受之而不辭可

知也余不敢自附於知君庶幾托於知言可知也此宗夏之所欣然也

馮敬南曰結撰全在空處而起伏變化不可端倪

朱字綠曰開闔變化徑路絕而風雲通其爲壽處亦隱約曲盡善於立言

潘東柳八十序

潘氏五丘其先世越產也家燕遭世變繫籍於楚天下之人稱孝友萃一門而高尚焉今最者必曰五丘壬申余客鄂渚與太丘介丘再丘相周旋其季尤莫逆於心時年方中身則燕山先生自號東柳其人也東柳好學多才能世家子居貧骯髒不求知於世世亦無知之者漢陽鄂渚阻隔於一江水淺深莫測詩所稱江廣漢永不可泳方者也東柳沉江者再及底而出未常吸滴水人皆以爲神而余五歲溺於河亦

與爲無異夫人不克知人之定命而水之明德獨知之東柳篤行之至通於神明其入而不溺也審矣野史載王十朋不溺以料錢賽士不溺以黃蘗汁之爲水於榮枯一無所軒輊則又何也東柳與余裘散無定而誦不能變心以從俗固將愁苦以終窮之句則無以異余迂拙不偶於時固宜東柳生再歲而國變又二年而基業環於宿衛又五年而失怙又十九年而伯兄子告又十七年而仲丘早世其歷世之大故既多則因應之機權必審而旅館旗亭未嘗一以詔

余也東柳貧斂與其力學擇交遊通知時務而立身操行爲正人君子則得於賢母諸兄之家教爲多東柳顧浮沉閭巷授經博古作詩歌賣文責字取足供菽水一門衣食貴不苟求羸餘爲鼎食鐘鳴計何自待規模之不弘遠也又性剛戇少可多否實未有城府而人畏其口求無齟齬於世也得乎先是五十年天之顛沛坎坷以鍛煉者已無不至爾來三十年則天倫之樂老成之人天皆籠之以去而世態艱難又什佰於昔日愁苦之窮寧丁我躬矣則東柳雖窮益

堅余不知其何以安於貧而存活於今之日且歌我生何幸遇貧賤以自鳴其志也夫以東柳之才少貶損俯仰從時何求不得則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其利達如司馬相如張釋之且不啻貲郎而得者而東柳晦迹江臯棄人之所取取人之所不收豈真有得於義命之安重於此而輕於彼者哉以時俗視東柳能爲而不爲愚而愚者也以東柳視求富貴利達得不得其身與家胥失者愚不愚何如也而東柳則不倏計較而安之若素也古之壽人者壽身而必及世余

飢羹羹而怠荒無能爲役東柳强健之精力於筆腕
遒婉亦見一斑而天之福東柳不徒精力也如徒以
精力則八十之貢字與八十之筯牛其强其弱將無
別也非所以福東柳也

郭豹章曰

查氏重修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家有譜譜也者所以尊祖而收族也木
源不明則支流無別其尊之也適以卑之收之也適
以散之故不知尊祖者則譜諜不足信今而傳後雖
然難言之矣今人袒免外或有所不知况生千百祀
之後遡千百祀之前歷年益遠播遷離亂益多族益
蕃衍傳聞是非益失實脫漏誤謬牴牾益無徵者不
一而足夫豈惟修者之難重修者尤難之唐祖李聃
魯僖躋閔不可以爲訓而後起者能明其義辨其誣
衷之以禮使百世上下昭穆有序而無紊此天下人
情所共期而不易得者也查氏星子之望族謀修其
譜咸讓於查轍轍字小蘇博學多才至性鬱於中無
所發修譜成以示友人梁份份展閱再三世系有序
大書小書有別引證辨論有條理用心苦而考核繁
此查氏之孝子慈孫也份曰譜成矣世次顧闕而未
編何耶轍曰譜以傳信亦有傳疑吾查氏得姓自延
公始由丹陽遷九江自柏公始又十五傳有三師乃
分遷異派而師詡公仍居九江吾星子修譜系興公

為一世繼修則攷系師詡公轍皆疑焉未敢定也曰禮不云乎別子為祖公族遷他國亦謂之別子朱子謂始祖者始遷及初封之祖也夫始遷若盧源者非柏公乎譜傳所載既班班可考則與禮與朱子所言無不合者其為一世祖也何疑按星子去若盧源纔數十里秦之時星子隸九江夫一郡之中數十里之內非他國亦明矣碑載興公世居九江未載封爵不聞非別子初封而可以為始祖者師詡公實為興公之孫大父世仍其居而倏躋孫為一世不經孰甚焉

故本之於禮揆之以古今之義系柏公為一世無疑也惜乎舊譜之修無以是告之徒執分遷之說苟同於他譜使始遷之祖恫怨於餒而則修譜者之悄於不知也起九原而問之必有不安於心者今譜且重修及今不定惡乎定曰然是轍之心也舛錯於今五百年矣以子之言定之雖質鬼神俟百世焉可也曰譜之中疑者可無疑矣其信者何以自信曰始遷九江者為始祖始祖而上年遠事湮仍舊譜而不列世次畧所不得不畧也始祖而下一支中有疑者釐定

之詳所當詳也始祖而下多遷徙則各有其始祖皆分註之如猷州祖偉婺源祖師詣浮梁祖銓鹽官祖伯圭者各親其親也支分則譜異此次為十世彼次為一世此第系其數世彼已系十世數十世者同而不能無異也得姓為始祖所自出吾之始祖為各支之遠祖各支之始祖為吾支之族祖皆仍舊譜共親其親萬殊而一本也此譜法之義例轍何敢有僭差焉凡各譜字之訛世次之顛倒增損之懸殊此異中之異兩存而分註之凡議論不經引援失義者則筆

削所不辭焉是譜也因之華之信者可傳信疑者不傳疑蓋轍之心也今譜成從子之言而定子其可無言乎份曰尊祖敬宗序尊卑別踈戚為傳記纂家乘集名人詩文世之修譜者皆僂為之惟是人倫大義之公常壞於成說溺於因循疑之者不能闕闕之者不能辨辨之者不能從憚於攻華其非而甘於誣其宗祖此其心何心哉天下之任纂修者觀於小蘇可以感矣人情之好傍撓而中制者視查氏之族則亦可以息矣於是次問答之辭以弁於其首

賴子弦曰文極平淡而能整肅如大將勒諸部曲有制無聲鬪亂不亂

查小蘇曰寒族之譜如聚訟然新舊序言頗多但各成一篇文字而止莫有爲之剖決者按本支宋代修譜以興公爲一世註云世居嶽南其孫則三師唐咸通十年己丑歲三師兄弟異籍今徽州以師詰公爲大宗是也此譜南渡李成之亂悉燬而重修者以師字起派傳流久矣皦考南唐時文徽公所載源流云遠祖諱栢晉侍中永嘉五年避石

勒亂由丹陽徙居九江箬蘆源叅之涇縣婺源譜與此言脗合今箬蘆源在廬嶽之西則栢公爲始遷而興公爲世居確乎可信者皦任纂修自丙辰至今十二年未敢執一自信得質老縱談旬日剖析疑義此序又爲發明大禮義正辭嚴辨五百年之謬開萬古之心智不當但作文字觀也

彭子載曰初閱此作覺甚平易及閱查先生自記乃知作者逢極難題目作極易文章若易視之失之千里

王羽左曰於問答中義精理透晰疑爲信所謂一言定鼎足以决大事定大疑矣至其開闔頓挫精銳潔迴尤高潔不羣

張兆嵩曰先大父修譜自留侯以來世系皆可考弁言佳者頗多各摘一事以立言其文易工也質兄此序既爲辨明大義又爲修譜立法又爲分別各族又爲調停一支頭緒既多文能如此那得不服

二十四泉草堂詩集序

二十四泉內翰王蓼谷搆草堂誦讀其上數十年詩名尤著歷下名宿莫與京寓內日思讀其詩未得也丙戌捷南宮朝夕偕余飲燕市嬿概談天下事獨未及詩明年余將南歸始出所著草堂詩屬余序蓼谷一字秋史才高性卓犖年十八能詩涉五載不一示人然日爲詩歲爲帙帙積至二十有七富於詩而用力久寧有加於蓼谷者哉詩腴而雅澹而能永格律風調洋洋大雅之音田司農綸霞吳徵君天章相講

貫久得之性情爲多其工而可傳也則宜余聞歷下詩李于鱗主風雅不屑屑天寶以下而袁中郎鍾伯敬譏其後輭北地之非笑西涯爲尤甚文士之習含本摭末紛紛相訾謷者何哉夫詩各適其情已耳天之生才也迥異地之南北聲之清濁固殊彼尚性靈而鄙聲調工體格而薄才情蔽其短而忽人所長未見其能平也且詩不妨於三百篇乎風雅頌辭不同也而本於情宣於口美善而刺惡則作詩之旨也其修辭立言長短高下有一同焉者乎好惡之公有一不同焉者乎蓋善惡別故好惡公好惡公則性情正性情正則是非得失灼然於人心而天下後世勸懲於是乎在此先王之教漸涵浸漬入人心者有甚深非泛然也彼歷下竟陵生皆叔世其詩失之摸擬失之淒清而不雅馴有目者共知之然其心知好所好惡所惡不可謂之不正則不謂爲得之詩教不可也使爲詩者好不必善惡不必惡則美而無刺頌而不規雖鉥心掐腎流連於河山草樹魚鳥煙雲間其詩工不工無問也工矣其不足與觀羣怨使忠孝生心

可知也則舉一世皆詩人而詩皆工也亦安用夫詩爲也而歷下竟陵皆不至是則安用相呶呶爲也夫惟性情異而後好惡偏其伏機也微而爲禍也大惡善而好惡必至於反道敗德倒行逆施以漸滅天理民彝於殆盡且必怙其私智嬌誣飾說狙詐譸張以欺自心者欺天下後世其初心不過寡廉鮮恥失性情之正馴習爲固然而世道人心因之矣嗟乎洪水之患患在一時能治者起而治之告平成於歲月風俗之壞雖聖人起必世百年未已也且懼夫先之以

水旱飢饉盜賊兵火虎狼疫癘死喪爲之驅除可畏
也不幸而身際其會若相忘而不知且非貶其知者
也則重可慨已蓼谷有見於此其詩一本於三百篇
且遠出歷下竟陵有憂時嫉俗之思焉又性廉介不
諧俗覩軒冕齷齪無一足當意往往狐行市中人莫
知爲名進士入座掀髯談名理旁若無人行日介貧
日甚而詩日益工所作詩合若干卷手自編次蠅頭
普藏弆不授梓覩候蟲穴蚓爭聒於一時夷然也後
世有得之不三復淋漓感慨太息傷其不遇者吾不

信也二十四泉在歷下叢跡究七十二泉之一蓼谷
草堂當其上語詳余二十四泉記中
茹紫庭曰論詩乃及竟陵歷下如烏喙鴆毒亦收
藥籠此中深意人殊不覺
彭尹作曰一詩序耳乃能上下三百年世運升降
人心變幻盡情拈出此等議論能令鐵項頓首

坡山朱氏宗譜序

坡山在瑞州西四十里忠靖朱公四世孫茂翁所始
遷地也山環水聚族日以蕃衍人文蔚起代有簪纓
於焉爲瑞州著姓世欲譜其宗未就也歷年四百歷
世十有六今撫浙中丞可亭公手自修之歷數載而
坡山之譜始告成庚子鋟版摹印始授各子姓以譜
手是譜者吾知其珍惜而藏弆也固矣其仁孝油然
而生心也必矣今夫譜自氏族之職廢而家自爲之
大宗之法廢而族各爲之其爲之者謂其無尊祖收

族之心者非也謂其得尊祖收族之實者又非也何
也世祿寒微好高失考之過病皆未之或瘉也夫受
姓命氏千百世皆本於一人而代遠屬繁其非血胤
天親有不能起祖先而定是非者夫豈無之遙遙華
胄何姓所無司馬遷生秦火之後而所自出於三代
之前識者蓋已笑之矣然則善爲譜者必考其所可
知而親其所當親若歐氏之譜九世蘇氏之譜五世
蓋善於闕疑乃善於徵信不然以永叔允明之才之
學豈可知者不百世乎哉坡山望族也奉茂翁爲始

遷祖而以夢炎爲始遷所自出蓋從忠靖而安置筠州者夢炎也是又始遷瑞州之別子也皆有徵而可信子子孫孫世世相傳其與歐蘇之斷自可見若合符節而世代之綿遠則又過之矣吾聞茂翁之先代後世其烜赫皆震人耳目而坡山之發祥則自茂翁一人始當其播遷之初以孑然之身艱難締造殆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夫惟盡其心於積累而慶乃流於自世宜乎生長坡山者追崇俎豆百世而不祧也要非坡山之子孫考之詳而尊之至烏能此世之功其

功而德其德者與此絜長而量短也得乎哉又聞坡山蕃盛小宗祠多至十餘區月吉必於大宗祠而聚族工祝之致告長老之戒辭丁寧提命歷世有然其禮制修明又如是宜乎科第之聯翩士風之淳雅且流風被閨幃而暨遐邇世稱收族之有明驗惟坡山其然矣是譜也中丞公鐫既成份適至越公屬以校帝虎因得盡見歷世之璽書名卿之篇什先代之家乘寓勸勉者亦既諄諄矣今則家有訓譜有例第宅風俗有說冠婚喪祭有禮其義正其辭嚴皆中丞公以之治國治天下者以教其宗散見於譜牒垂於奕世有如是宜吾所見坡山之人士言規行矩謙退循循若不自知爲故家大族之子姓非有得於家訓而如是乎然後知是譜也非徒令以之知昔後以之知今之類族辨物之書已也

查查田曰法本歐曾而義例森嚴援証確切一洗鋪張夸詡之習可與族譜亭記論氏族書爭相雄長

陶存軒曰唐書作宰相世系表而宋史遂闕宗法

之難言久矣可亭先生遠追光堯之世而爲宗譜與顏公家廟歐公譜圖椽筆鉅製前後相望此序紆徐卓犖才法兼備

懷葛堂文集卷之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序

查小蘇九十序

星子濱彭蠡當廬嶽陽落星石突起湖中邑因以名焉山水環聚標秀而呈奇古石隱大年往往遯跡韜光幽棲於其地一丘一壑恒以人傳歷千百年而名爛然天壤使匡廬一山不為緇黃輩所託處豈不以

代有其人哉小蘇查先生實生長其地先生志士也行年今九十健飲啖視履精明有嬰兒色其取重於人不以壽而久視長生歷期頤而上壽無已極人之重先生者於壽則然聞之華封人於堯也曰多壽相如於梁孝王也曰王之壽大而天之所以賦予與人之能得於天者皆未之及則亦贅祝之浮詞耳夫壽有壽於老彭者乎受封於帝啓及周而失國雖歷年八百其閱歷變更播遷憂患不少其妻更四十九其子鞠五十四其和氣折傷營衛焦苦則八百年間安居無事享平承暇豫開口而笑者為日幾何也則古今之享大年為榮為辱者其人又幾何也先生少遭亂絕意仕進無得喪榮辱亂其心以能養其身而登於大耋圖其所矣周長孺常語余曰身從宋末有先生後講節義同志七人隱髻山與易堂之經濟程山之理學鼎峙江西有聲於天下七隱中小蘇年最少云先是先生以舉子業受知學使者侯廣成為諸生高等亂則棄去人所重莫如科名乃澹然於中者當弱冠之歲季父天球罹非辜則破產竭智力人皆推

節義聚於一門先生則有痛心而飲泣家貧行藥有韓康風而多所全活有餘貲則以濟人行義俠則交四方豪傑士而五子三孫長貧食其力自若也喜談論慷慨風生晚年重聽則以筆為口以目為耳作字不苟簡點畫目不用玻璃障尤好讀參同契用以煉精蒸神且健步日行數十里近往黃山採丹藥紉少隨之莫能及髮斑白而神特王先生九十之年所著見有若此而非其志而著見若此非志氣之盛而克之於體耶抑本之身者厚而得之天者優耶甲子再

周百有二十爲上壽古來多有惟多歷變更老而鄉飲大賓盥洗揚觶於聖明之世爲千古有壽之榮無壽之辱者崑山周壽誼一人耳微先生誰能繼之余齒少先生二十許引爲小友於今三十年所耳而目者知其老未知其少知已事而莫知將來先生而百年上壽而慇老乞言余庶幾厠惇史末先生其何以教之

郭豹章曰序小蘇壽卻是傳小蘇之人而抑揚吐吞隱躍筆端耐人思索非忘年交非史氏筆安能有此

江母八十壽序

江子約齋將自楚歸通州爲其母鄭太君八十壽介於王五柳以序屬余余私於五柳曰通州濱東海擅魚鹽利而約齋徽産也徽之俗善心計擁高貲所居必夏屋被服必紈綺挾趙女燕姬多麗僕張筵設伎樂出入必乘堅策肥交通必顯達以赫奕其聲勢嗟乎是亦不謂之盛矣乎而徽之在通州者其尤盛莫如理鹽筴雖利源有所歸而商且困然氣燄之盛猶夫昔也四民之中而理鹽筴其不扼腕延頸豔羨之者無是也約齋徽之故家子故家子寧有是耶不如是亦足以承母氏之歡耶五柳曰約齋不出乎此也約齋性豪爽識遠大侃侃談名理工詩能眞草書好交遊喜議論臧否意所不可雖聲勢藉甚不爲屈不狥俗不以利爲利是約齋之行也是約齋之承歡于母者也余曰張齊賢母壽百官往賀旅幣充庭人不能行母大悅年八十餘上常名至宮中撫之曰婆婆老福嗟乎非此母不生此子也約齋客楚二十餘年矣其取重於人人倚花之者亦已多矣約齋能推移

以入世乎能歆美以順人乎能甘言以餌人之利乎能則游揚聲光譽滿于遠邇而幣帛山積兒斥于門庭可知也仕進之途於今特廣能今日捐粟則明日拜爵可知也坐擁傳呼當已十數年歷仕宦階當已不可限量吾不知約齋何以能爲而不爲可仕而不仕二十餘年美鬚髯蒼且白而猶然故吾所以顯揚其親覘張齊賢當日何如也將以浮雲視富貴而成母氏之高風乎恐未足以承毫釐之歡心也五柳曰約齋之母不出乎此也約齋甫三十而失怙與其二

弟二十餘年間所以成立家所以興六孫所以羅列者其誰爲之不苟於然諾納交于有道者約齋也而敎約齋者誰耶楚詎通州約三千里二十餘年中約齋歲定省可謂能孝人誰無子有子而能孝者誰耶以約齋之才何施不可顧安于時命非惡夫利與祿也惡夫貪之而取非其有得之不以其道有豐而適以歉榮而祗以辱者此母氏所不願其子之爲之也約齋則從其所願而已也余曰甚矣子爲約齋之解嘲也雖然今之爲其親稱慶所必欲得者冠蓋盈門顯貴之客也簫鼓俳優快心之樂也泥金大書戢觀之辭也書其名不必識其人仕籍中之高官大爵足眩時人之耳目也甚至天語襃崇必立棹楔豎坊表金碧煌煌者不爲不多也約齋乞其言以稱慶易易耳而何有于草野之陳人陳人之言何足以承母氏之歡心也五柳曰約齋之所以必出于此也約齋無世俗之見而吾子爲世俗之言非爲約齋言爲知約齋者少而不知者多從其多者言中有所激而云也雖然是善言約齋之孝也是善于頌禱其太君之壽

也余曰有是哉子之爲余解嘲也雖然問答之言甚暢也請次之以爲序而歸之

文賓門曰從閱歷中而爲激烈從激烈中而寓襃揚立言本旨大有關于世道鼎鍾菽水皆可承歡惟養志者得之

汪遯漁曰三問三答辯難多姿似從客難解嘲脫化而不蹈襲隻字歸熙甫以來惟此可稱壽序

揭扶九八十序

不可求而獨得者非幸也所得求其可求也不能得而皆如所求者尤非幸也所求得其不易得也不可求者在於天而人不以可求求不能得者由於人而人不以難得得是則分天人而二之而不合天人自我而一之然皆未易言也吾於吾豐揭君扶九而有見於祐之自天申者命之自人立者也君爲蒲子公之季子家世書香生當入版圖初若應運興者質英敏而好學性孝友而慈和邑程山講程朱學心焉嚮

往志趣加人一等已以上序試棘闈俛得而失弗恤也比大耋一編不去手先是君與份同里相朝夕爾來份僑家百里外音問疎而令嗣國學勤倫次五虛心貲學猥推一日長以是益知君如管中一斑見君瓜瓞緜延衣牽乃祖更牽乃祖之祖手抱文孫且抱文孫之孫自郭令公點頷文褱孟一身五世見曾玄而外翳何人也而能焉精神爲祈天永命下至導養服食咼灶所不及君身猶夫人夫何修而若是也玉之產也在藍田所產不必其皆玉物之不齊人之不

齊一也戶陬無聞祖缶賢不到孫所從來矣君以身教教其家子有六子之子二十孫之子三十曾孫之子有五合乾奇坤偶非易卦乎一門五世皆賢無不肖此堯舜不能齊而委諸天者非乎考君之氏族宇內惟江以南爲著姓漢揭陽令迄唐宋若鎮若佑民可班班考然奕世簪纓莫最於文安徯斯以宋鄉進士來成爲父侍郎浤爲子明弜文學士樞爲孫歷事三朝文安親見不親見未可知也而君所見靑其衿者十人奮跡未易以量中子斯禮志行端方巳膺華

衮褒羣英視此矣謂爲一身其慶者非也謂非一身有慶者又非也夫何修而若是也從來席豐厚者不修靡則貪吝君皆不爾也修譜置義田歐蘇范之尊祖勸學也濟故人子於成立有慨夫劉孝標之廣絶交也買田而歸其人之母蘇子瞻不收陽羨屋值也不問巳屠之豕劉寬之失牛歸牛也詬呵不應富弼謂非詈巳呂蒙正不問譏參政也緩急弗乘人急剔孟不以親疎爲解也積而能散衆訝君耗其財君蓄中人產未嘗耗而人人之心皆得也夫何修而若是

也身之君壽也家之賢術也衆之悅服也華封之祝有其三箕疇之衍兼其五也世庸有各得其一端然未有統會其全美非如今之若固有也以是爲易知易能乎海含谷虛以行其德者歷年不已八十乎以爲難知難能乎人倫日用之常經祕無巧謬豈理出天外事軼寰中乎非予人以不可及而人不求及顧無如人何也語曰德者福之基也書曰有容德乃大夫海長於百川九年之水不加溢七年之旱不能竭善容也江淮河漢且盈也吾願人之愼無易盈也

陶存軒曰壽言最難出脫若呆寫以德致福便淺袁了凡立命感應見解矣篇中處處寫實事三段束句故作疑辭有口吸西江之勢末幅方出以德致福歸重器量有容所規勉在風俗世道壽言中那得如此補造化文字

李枉文曰淸高易寫福相難描　扶九翁倫厲五福得天最厚雖起三百風人頌之亦難免腐文選正鋒三層鋪叙末幅歸到善容爲　翁添頰上三毛令人且慕且企西京而下罕覯此等鉅筆

余贊皇曰歸震川詆人作壽文而渠自作則虛虛實實曲盡其妙此篇豐詞茂氣益然鬱然迥絕尋常蹊徑自虞伯生以來忽有此等文字惜震川不及見耳

貞靖先生易名議

古之易名也雖天子大行惟其公不徇其私南郊稱天以制諡是也有其行無其爵不得有諡禮制固然然禮以彰癉也諡何可廢周有道逸宋有和靖國典有逮及勸善也善推周公之制也德園王先生卒其鄉人相與諡曰貞靖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靖先生之大節在高尚其受祉也在考終命或曰諡之制質者一言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二言不溢美乎曰學問之勤經綸之大而以不仕終若先生者衆美具焉二言者稱其至者行浮於名非溢也曰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諡曰易名出公議三代之直也制諡之曰先生之孫元蘅猶未貴也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諡不受於君烏乎公曰此其爲公也南郊稱天爲稱者天稱之者誰也襃揚而不過私而公也明乎此則鄉人之議私也而非私也於是乎議

彭尹作曰無換擬公穀之態乃得其神

仲昭吳翁八十序

南昌爲吾江右大府雖僻在吳楚間而山水環聚舟車畢集人文之秀頡有聲於天下其故家聚族居敦禮讓四民安生業無囂凌氣雖好睥睨一切多譏評然親賢友善之誠又出於天性往往有三代風世代或否泰升降而公道常存故能遷居占名數於斯歷數十年三四世而相安非盛德仁厚入人深如仲昭翁者莫之或能也翁先世自歙僑居維揚維揚當甲申乙酉間虔劉俘纍靡遺孑翁盡室獨無恙即財賄殫亡而養親周人急皆裕如時年甫十四識者稱其才多其孝友而覘其後之必昌而翁計久大卜居長子孫環視四方則莫如南昌善遷南昌自翁行年四十始南昌城市當滇閩變起烽火達四郊懲前毖後轉徙多有司莫能止翁獨好行義延禮師儒型仁講讓哀鰥寡賙恤貧乏通有無以利濟一方而安集之人以是感德翁惟恐翁一日舍以去翁敦厚藹吉寡言笑喜茗飲閑棋論文品書逸致翩翩而飲人以和食人以德宜乎南昌士庶相朝夕親而厚之至四十

年之久引其子孫世世爲郡人也要非翁之盛德仁厚不至此昔管𭃡安所居人相敬旬日成邑上安其賢民化其德以視夫翁何讓焉且翁先世之遷吳者非泰伯仲雍乎史記吳世家泰伯弟仲雍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比居吳歷世滋大今翁亦中子南昌又義之翁子若孫從其賢者遊交海内鴻名大德能卓然豈有自致青雲之槩則延陵季子之風於今可復覩孔子論逸民於虞仲曰隱居放言而說者謂卽仲雍夫仲雍舍其弟而從其兄者也翁之伯兄行素季弟行玉皆同居友恭交盡天倫之樂全矣而循循謹謹言若不能出諸口以視厥祖之中清中權及不及何如也辛卯二月下澣爲翁八十之辰長君上舍之直與份爲兄弟交屬爲文以侑觴份讀書至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竊以德存乎人者也而耄耋期頤之壽子孫曾玄之多則得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及今翁之富壽子孫可謂多矣以功以德延長百世又與先世之創業垂裕不相謀而相合則壽公者自此而無疆矣八十云乎哉

劉元叔曰仲雍遷吳作祖是吳氏天然故實而排界酣暢頌無溢美尤似震川得意之文

彭夏廣曰從異日推其所自出譜其所可知爲話頭其寓意與歸太僕程翁壽言皆熱鬧中清凉散不知者徒以爲新脫耳

黃造侯曰全篇一意在始遷二字

帥周合槀序

帥子宗德周子勿逸南昌人也南昌漢豫章郡以杭木樟木生庭中而得名錫矣夫郡土廣而沃于薛之木百卉之佳足供宗廟棟梁任者何限而二木顧以氏郡非垂蔭有獨寛參天有獨上出於羣木凡材之品類則錫名當不以是邇來白中丞王文宗加意人才甄錄十三郡士爾書院顏曰豫章教養其中在今進賢門則漢之松陽豫章之所生也夫漢以氏郡今以顏書院是二木也必分之各有其長合之皆適於用可知也士之學於書院有志於聖學人心世道者

視此矣科舉之文雖不廢而其末焉者也宗德勿逸天姿聰穎文藻軼羣書院課藝不問而知其冠曹而學益勤行益謹帥子未及立年磊落英多屹如夙學且秉尊甫備皆先生教其成立有未易量周子纔踰弱冠其秀發如劒氣珠光不可逼視頎循循謹音吐不洪退然不勝衣而一覽不遺貫穿今古人則以异忌之今庚子鄉薦書院入彀者八人帥子其一也帥子不自喜且不爲周子遺珠憂周子則未嘗芥蔕見泯泯猶然笑之夫二子人文若連璧雙珠二而一者其遭遇若此器量若此夫豈易得哉王文成有云書院之設猶軍伍中選精銳者别爲一軍朱子之設教白鹿書院也胡不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使二子得人師如朱子則舉一反三其學其行與鹿洞鵞湖之昔賢可絜長而量短豈時文之足云乎哉而時文則亦大遠於人矣二子課試近藝文思之俊偉筆力之渾雄如觹練雄師望其壁壘旌旗有不氣短而披靡者吾不信也文不皆成於豫章書院合

課試以問世世雖欲不以豫章稱之夫安得不以豫章稱之

陶存軒曰科舉之文即做成狀元於聖賢爲巳之學修巳治人之功尚無干涉此因序合稿而進以聖賢之學因豫章書院而進以白鹿鵞湖百尺竿頭引人入勝

郭豹章曰豫章二木恰是合稿取材命意都非凡徑且不以文人相望何等獎勸余向選江西試藝首推二君讀此塊糠粃矣

東籬徵詩序

趙价人慕陶靖節之高致因自號東籬酷好人作東籬詩中翰王秋史以書介於余曰東籬豪於飲酒澹於世故其皃則蕭然自遠其癖則逢人索詩又大山劉太史稱其索詩日纍纍充懷袖行街衢暄塵市聲囂然常掉舌搖頭津津若有所誦人見其有索詩癖多非笑之東籬爲余言今所徵合古律總得四百首嗟乎東籬斯世何時燕京何地東籬顧獨非人情乎何好詩一至此夫商周盛世以太史氏之尊采於天

下而陳之王詩不甚盛乎孔子所刪合二代諸侯士大夫萬民之衆分爲風雅頌篇總三百不已少乎令讀其詩頌者嗟嘆者褒者貶者諷者刺者寓規於美者莫不具焉未可以爲少也漢以後惟唐以詩取士士以詩進其工固宜即遂不逮商周而後世學者率以之爲彀率明制科取士以八股於是學詩者類多宦成或放棄草野之人務爲名高起而賦詩工不工無問矣庸有工如三唐者然不可概見今以詩人自命者滋益多是人人皆詩人也夫人人而詩人也而詩始亡於今日東籬不屑屑於勢利高視濶步拓落自喜而雅慕淵明志之庶越於人也遠矣淵明詩高出三唐則東籬於詩知之必審矣余竊怪東籬生長燕市凡乞哀昏夜攫金白日者何限詭怪離奇士一旦擁高貲躋膴仕者何限皆東籬所耳而目之顧不好俗所共好而好俗所不習此所不解於東籬也經史百家雜引逸詩皆采風所遺孔子所不取今所徵至四百首則作者當四百人豈其可采者過於二代而數不嫌多於三百十一篇乎此又所不解於東籬

也詩至今日率揚而不抑頌而不規將多至四百皆能穆如清風者乎此又所不解於東籬也余不能以不解解詩請卒讀所徵詩且請東籬爲余解之

梅月川曰癖猶可言但忌奔走名場耳以三不解詰婉而善諷

王崑繩曰原本三百以立言故識高論大而猶衷頓宕傳神全在吞吐之間

湯碩人曰文亦高視濶步宕逸有神

暮猿啼詩序

江于石崀振鐸於新淦居尊甫畧陽公憂讀禮哀痛無由達取劉淵三十平韻按次成七律以寫如嬰兒失母聲命曰暮猿啼而屬余以序夫有聲之物觸斯感感斯啼啼之聲清以永人與羽毛皆是也而山空日落凄切三聲不勝其哀痛者惟猿則然夫情不篤者痛不深物之深痛在所生人則莫大於生我其悲哀疾痛發於聲聲不一也吼號之聲非哭泣而甚於哭泣能動聽聞之心脾其痛爲何如痛也石崀仲子

也事父孝迎養於贑舍病而扶歸湯藥衣棺亦既盡生事喪葬之禮其哀亦可以少節何悲痛逼切觸事傷心淚血皆枯無間於旦晚如夜猿之嘯不堪聽聞者乎今讀其詩抒其欲言一如嬰兒號其聲楚其音悲其辭悽以愴雖古風人之怨慕何加焉顧托之暮猿其哀痛較甚讀其詩者自得之而拘迂之儒猶然笑之彼見夫居喪讀禮哀至則哭禮之常經也原壤託於音朝祥而暮歌皆禮所擯斥今暮猿啼雖歌以告哀然不歌於所當哭乎安在有當於風人之怨慕也余應之曰情本乎性哀樂本乎情情鬱於中發於外散而爲七七者不同其本則一歌咏有聲也詩無聲也詩之爲教有哀有樂非有樂而無哀也猶人聲之有啼有笑笑不同於啼啼不同於笑不可以其啼而槩之於笑又何疑於告哀之詩也且性情所感大莫大於君國而箕子之麥秀夷齊之采薇皆歌也痛莫痛於喪母而孫綽有表哀之什古今之鬱情散哀莫如詩詩非樂而後作也作詩必樂固矣夫君之論詩也原壤行歌苟發於思親而哀傷罔極孔子將善

之不遑夫又何譏焉石崀之暮猿啼永號以告哀以爲無當於風人之怨慕將使溪於哭者必毀形滅性唯不對對不言言不文如瘖如瘂而後爲守禮則是蓼莪之什亦歌於當哭雖孔子所定者亦無當於風人之怨慕矣

陶存軒曰自古居喪言無文而况作詩此似爲作詩者解嘲而娓娓可聽。余弱冠內艱著堊室草今居倚廬自行述外不成一字殆哀慕之衰耶讀此涕淚沾衣

温虞白遺事後序

虞白先生殁後二十年其子德裕與份交手先生[illegible]狀使爲之序若行述若謚議若傳亦旣繙閱之矣最後讀宿松朱翰林書所爲墓表其言文其理暢其事貫以該累生平於筆下而克然有餘四五過不能去手不如是不足爲傳也然猶怪其置出處之正大以爲小而不之録深爲作者惜之夫甲申之變海内貽齒植髮有天地崩坼憂其狥忠義立名節卑爲頑民義士所在蠭起有不可得遏抑而爬搜者豈惟山左

豈惟堂邑而已哉先生成丁亥進士七閱月遂有民社又三閱月遂于鑴奪得喪之速爲仕宦所罕有而堂邑適當其變此人情所大不堪而能無所顧惜者先生蓋念之深也當是時邑之人奮乎螳臂屍死扶傷揃刈欲盡其根株所及蜿轉於銀鐺斧鑕間無所控告以求生者不知凡幾千百也人不能生而先生委曲以生之固以死生之在千百人者爲重而一身之仕不仕爲輕棄一官而生千百人舍輕取重毅然爲之蓋先生念之深也嗟乎援攘未定之時爭赴功名者類殘民以逞固有殺千萬人以庶幾一命之榮是其心爲何如心也視先生之得失有不爽然而自廢者吾不信也閱七年甲午巡撫寧夏黃國安堂邑人也感先生肉之於白骨中思所以報不知先生不以顯榮爲貴當削籍之日已不屑與同官者之求賜之環也而堂邑之德先生者固可知已先生之初心不及是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立士君子進退之大坊非直以補表墓之所不及也已

吳子淳曰當局苦心深心不能自白他人不知知

亦不能言言亦不能透栁子厚賀人失火用意奇詭然只搜議論爲文字計耳豈若此文關係之大眞燭龍啣火照耀千秋

張逸峯曰於無遺議中摘出一事重爲頑民吐氣便覺海揺嶽震而出處之地益高此烘雲托月手也〇路仲以一舉人捐軀犯難事雖無成志亦可憫或斥爲賊或畧之不道得此爲開生面

温鄰眞曰朱太史表其學行此則表其出處大節寒宗得兩作人文俱不朽矣

送張燕克赴武鄉試序

余授徒於鄉未久及門者僅三十人得補弟子員者二人其來學之初質愚鈍常語之事實以形示以前後左右尚不得其端倪者僅燕克一人余教之學焉而益勤者亦僅燕克一人燕克補武弟子今又得高等將試於鄉騎射論策優則登賢書在此行也余時抱病從龍當入深山將以遠絕人世世人亦皆絕之燕克獨篤師生誼服勞不倦果何所見耶然則燕克其可與言者歟今之取士其名貴實賤者固無如武

諸生諸生所重得科甲科甲所授官僅遂千夫長耳方鎮大帥今科甲罕與之矣所見高牙大纛坐擁傳呼者非自邊徼家世傳襲者乎否則解甲投戈之渠率或剽竊寇攘負嵎之小醜招之則降降則官者乎昔韓信封侯嘆曰生乃與噲等伍三尺童子不肯拜路人今亡命盜賊之徒儼然居于上人之執弓矢屬櫜鞬以執事周旋奔走迎送於其下者其恥與辱爲何如也今科目正不免此是諸生得且爲辱不得爲榮也况今取士或不在騎射論策奈何不自愛而重於得一科名乎豈以世俗之見居鄉亦得稱鄉先生與有司分庭抗禮村傭愚婦亦畏之得行其喜怒而家人婦子以得之爲榮也今燕克有父母有大父母日望燕克之成立燕克其將順乃祖乃父心以其學往試之耶前年龍當山以二十餘人拒千餘賊燕克伏溝中發一砲幾中渠魁賊大駭僵燕克勇敢技巧如是以是而騎馳射疏及遠可以貫革命中則取科名以慰大父母父母其或得之也無難而余所謂恥與辱者則今之人工於逢迎意指搖尾乞憐有求之

而不得者又不止於盜賊亡命之前世已成風恬不之怪豈獨武科且中人哉獨燕克得科名即不得與余游講求學問化其愚且固者以至於有成則余何以答燕克之勤勤也燕克其必思所以自益也與

甘徤齋先生曰全以逆折取勢矯宕排空筆筆有兎起鶻落之致

勺庭先生曰論旨最高而形容感慨處亦極態盡妍矣

同學賴牧庵七十序

友也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於天倫非親也天倫無之則不親於人身無弱也人身無之則不成列於五倫猶信之於五常土之於五行也由順親獲上而推之凡所以成身成名者無一而非友也然益友恒少勝已常無則擇之有精有不精交之有至有不至而觀人之法不知其人視其友是則然矣余竊以為尤必先視其取友之人如吾同學牧庵賴先生則其人也以洛川公為王大父職方公為大父藩參公為父世

美家學聞於郡邑通都難為其子其孫會而能無難以能承先啓後者先生孝也家饒經史羣書天資穎敏下筆千言立就且督仲叔季三弟學承二人歡門庭內外無間言先生慊也辛亥年十六同仲晉公受知王學使青其衿年廿九貢於國學每念范希文為秀才以天下為任一日委其質則致其身先生忠也身清而癯頎而徙其接人則溫恭藹吉咸推為有實禹鈞風儉於自奉而豐於待人其訓子之化上下稱賢先生宜室宜家也葢其秉於性者有獨隆故其見於行者有獨篤一門之內四世流芳矣而先生欷然也會昌在贛郡東而壤連閩粵名宿往來於停霞綺園如歸相講究身心性命之暇投贈詩文高起數寸命集曰友聲先生則於歡所當竭者惟恐有不竭情所能盡者惟慚或不盡藩參公倜見夔煇不息咲曰是繼志也猶之以志養志也細至於賑饑周急必滿人意而出其意外此藩參公好行其德之末節先生亦未嘗以善小不為也甲午遊北雍於吳門則交蔡九霞於白下則交高康生龔半千吳竹友諸名下芝

蘭臭味非是不交歸而有志於通體達用之學庚午迎魏季子於易堂師事之采經摭傳考古綜今自若也而後以章句辭章之學學非其學也先生國器有四長君滄嶠端人也弟子員高等貢於太學入正學書院取十三郡魁舉才合志同方修兄弟好而齒最長於今七年今歲秋中為先生懸車又一之辰而龍馬精神國珍人瑞也親朋鄰族賢士大夫咸撮祝竊訃門大堂高是日也滄嶠率三弟班斕堦下而正學諸君子膠庠上舍國士天下士邑宰詞林合應黃鍾

律濟濟蹌蹌鴈行登堂上稱子姪各進曰毓先生照領洪飲喜可知也以諸君子之至止舟行輿行或百里或千里不期而畢集敦友誼而及於親其所學以明倫不在是乎與宋四大書院之多士相去何如乎學之正不正乎是非淆嶠之於友能擇且非庭訓之深不至是先生與余均遊易堂門諸君子固屬余揮翰以序敦倫之盛先生其引灊而進一毓

帥宗德曰就友字作骨縈拂繚繞皆本精理以成波瀾昔人謂伊川晚年文字盛得水住得此鴻篇其足俯仰揖讓于宋儒之席矣

裘魯青曰

懷葛堂文集卷之■

南豐梁 份質人氏著
同學諸子 較

序

李鶴莊詩序

人生而孩提而成立而壯而老曰與居而最久者非兄弟乎天性之親長非盡於兄幼非始於弟乎一父之子體異而氣同一從再從禰不同而祖同也兄弟之賢智有不同而必不能曰非兄弟也猶四海之賢智可曰友者未有友而曰我同姓也有同姓可爲兄弟者未有同姓而曰同祖父也而後知天性之親非可意氣合人力爲也孔子曰兄弟怡怡夫怡怡非姁姁之和已也同氣日久則庸有所鬱而不能宣而憂傷感慨之聲出亦和也夫惟憂傷感慨而後能洩其至愛之心號終日而不嗄者和之至也小弁之親親舜之怨慕皆是也然則有疾痛疴癢不得於身而不憂傷感慨以呼號其親舒其積鬱之氣則視其親爲何如人而其天性之和至不至何如也知此者可與

之讀李鶴莊之詩鶴莊名家子也往余經毘陵耳食孝友名操奇贏折節問學日遇於漢江廛市地則恂恂其人讀其感懷詩其爲名家子無忝矣鶴莊舍京口而來從兄也合金粟歸之兄無銖黍漏盱中愛親也以鶴莊之才何施不可顧久客楚用而不大而中止竊意其必有幽憂鬱勃致慨於規事建議之人是亦人情所必至鶴莊羈孤無聊賴無幾微見辭色其爲詩諭志又若不自知其至和者鶴莊其自是遠矣孔子稱詩可以羣可以怨鶴莊詩其懷親則詩之陟

岵也憶兄則棠棣也思家擇交節用述懷憂讒畏譏諸作於三百篇之意脗合爲多其稱兄之賢智庶幾神聽終和者一篇之中數見意焉而憂傷感慨則皆刻責自訟以達其至和極順之情而已所謂可羣可怨者非也鶴莊秘不示人余序以傳之鶴莊善韜晦世不識其人讀其感懷詩而友愛和平之性有不油然生心者乎嗟乎天下之詩安得鶴莊其人而與之爲傳也乎

朱字緑曰處人倫之變而痛自刻責詩人之旨千古如見文氣瀠洄澹淹尤令人流連不盡

湯碩人曰寫友愛處曲折入微此文可以與觀羣怨者也

拾遺雜咏序

拾遺雜咏七截句百首首有小序皆摘取酌中志而櫽括之其事詳其言簡而寓意深有裨於史學其作者姓名不著於篇一云諸生秦元方履性佻達不羈長於詼諧然無可考而其詩則清新艷麗得唐中晚之菁華惜與酌中志皆傳寫無版刻世以是罕得見焉嗟乎天下實學之書多傳於不版刻此秦火之不能燬也酌中志者寺人劉若愚所撰皆神光熹三廟事自宮闈以及朝政小大隱微靡不載二十三篇雖

文不雅馴而事歷歷可見其憂傷感憤惡奸閹而悲正直雖未必盡軌於中正然能滌洗染習自外於刑餘且指斥惡黨其亦巷伯之遺風雖孔子猶有取焉者乎小人雖奸不欺同類蓋朝夕與居習之久而見之觀雖欲欺而不能欺第同類無巷伯其人或有而不能言言而失其眞此史氏無徵則傳信者不皆信也郭崇韜盡剪貂璫至不乘騎馬不亦過乎雜咏一書括三朝深宮事凡天子婦寺瑣細媟昵妬寵爭妍之態皆左右史所不及紀亦唐人小說彙纂長篇所不能描寫曲盡者能以二十八字出之雖佻薄之口未能忠愛於國家而寓規諷於稱揚或亦變風變雅之外逸於經而載於傳且與王建宮詞李白清平調可挈長而量短耶余雅愛其發明酌中志之概有補史學此余命書史摹之而序之之意也酌中志則藏書家多有叉帙高寸許心雖甚愛然懼捉筆者之腕之脫也亦以雜咏已纂要而鉤其玄也

郭豹章曰留心文獻雖稗官野史無不取微彼不讀書則司馬通鑑成尚不一寓目讀此爲之三歎

大觀山七夕詩序

武昌楚都會中峙三山大觀為最友人郭子善夫僑居焉余來遊僦僧舍相近者往來數晨夕蓋素心離索於茲十年矣明年避亂漢上與武昌相望而閒隔大江江漲風涙惡雖皇遽重大事艨艟巨艘不敢渡無問小艇而郭子問饋如初也暑退客久歸思動郭子肅客為七夕會七客分居江東西皆皓首皤然余且逾八十惟郭子富春秋服官政於時名流畢集接坐清談張筵飲滋味美彭祖之調鼓涼扇堯廚之箑

陶然秩然醉醒皆適昔人所稱美景良辰賞心樂事今夕兼之矣夫大東之詩咏牽牛織女諸星而淮南子遂有七夕歲一渡漢之說經星在天終古無移徙雲漢非河一無津渡淮南非不知也彼蓋以太上忘情猶不能相忘於聚散日入相見日出皆隱一日夕間而有聚有散一至於斯星且如此人當何如毛詩所謂室邇人遐一日三秋者是矣淮南一歲一會與之脗合後人增為文飾皆本諸此而推其情之極致至事理之有無在知者能自得之余嘗謂情者天地之膠漆物之無知者草木而春花秋實松竹之青蔥皆情也苟亦無之則日聚於前方芟艾之不暇雖材美莫之留此聚散之本原也是說也惟郭子得之千里之外如一堂其聚也皆有為而聚也非徒七夕也六客皆有詩不同格不限韻如飲之醉醒各適其適也余不能詩而勉而為之序

郭勁草曰名賢讌會雖亦盛事然春夜宴蘭亭序已占盡地步少能續響此文風味却空古人。惟至性之人纔能將天上人間情種說得恁般正大

紫硯銘序

江漢間自古多奇士而李惠伯特著於今惠伯名家子少聰穎人目爲奇童負茂異資而折節問學才益大人益奇之工書法其含毫運腕鋒藏而力出作奇字詩撢奇思其奇句酷肖李長吉其爲人奇而不失於正要之士之奇者也好奇者無所不用其奇宜乎有紫硯之銘之作也甲申余客漢上見惠伯銘硯僅八言環列如規循之不得其端竟之不得其末初不能句審視久而後知其文字之奇也文字非奇八言而可讀至三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字之奇也擬以藝文類聚所載不倫也擬以蘇蕙蘭廻文詩尤非也按達摩真性頌二十言耳讀之則詩四十首達摩無語言文字而頌有之則以語言文字之正而奇惠伯之銘非知惠伯也惠伯初字無無豈所謂空無所空者其於語言文字不欲有有可知也伏羲畫八卦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無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之奇莫或過之惠伯之銘合二篇之策而三之何其欲

爭奇於伏羲之所畫也請以惠伯之奇以質之天下之好奇者

溫鄰翼曰發揮一奇字忽而據經采傳忽而歧空架閣小品文字中用大手筆

朱字緑曰故是小技然不可謂之不奇

湯碩人曰銘奇序更奇

寸知錄序

寸知錄者管子約三所歷試課也曩友人林石友稱其及門之才之大不讓天下士世顧莫之知困頓諸生二十年者約三也因出其擲虛吟及集唐二帙余覽而歎曰何言乎約三不見知於世也約三年未强仕負才學嘗以五經廿三藝戰寸晷風簷下使主司知掄擇於多士中升之國士而已耳詩不作唐可不集即作詩必不失意不憤激無聊抒不平之胸臆且不能致多如是世之傳必少而歎息者不深也比余

過臨川尊甫因出是錄坐客亟稱其理暢旨深而法嚴謹修辭則珠圓玉潤宜乎名卿士皆掄擇以冠其軍也余歎曰約三誤矣不見知於主司者此也漢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戰以是勝約三亦用是術焉而大戰獨北焉何哉勇也者弱而禦强寡而敵衆用以決勝也非弱非寡安用勇爲約三誤矣夫小試不過二藝窮一日之心力初非難事約三年既富强加以二十年之積學頗凝神萃精兢兢於筆陳中惟恐方略疏部伍紀律有不肅不克以推鋒畧陳爲沒世不

復蓋此約三之文必冠其軍用此道也制科則人占一經成七藝而止較畧度而惜精力出來舊矣今五經廿三藝非求售之過焉者乎吾意其起草書真當得二萬言不兼二人而過半乎雖文敏於宿搆得心注手不加思吾懼夫操筆所就之腕不能不脫遑計乎遊羿之彀之中央乎約三偶一爲之吾甚惜夫輕用其鋒與肉薄血戰之一夫何以異顧不用正正堂堂之大勇豈不惜哉歷科雖不出此推是心也豈非不屑以小試之售用之大比則甚矣用勇之過也人

誰能勇約三之勇勇而過也而約三之才則加於人也多矣君家夷吾氏爲天下才齊人魯人且知之其自言則曰知我者鮑子蓋鮑子知其所短者短而長也約三之才第猶乎人斯已耳才果過乎人也人誰不自負而廿以齊魯之人之知知約三也

郭豹亭曰約三天才曠逸耳其名久此文以箴爲頌期之至矣而立言有體約三之才益見

林石友曰昔顏茂猷以二十三篇乙於非典制今偶有典制文不過多乎文與藥石之文也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　學　諸　子　較

序

孝經定本序

書之爲重於天下莫如十三經而人亦有昧然者惟孝經則童而習之人生無不讀四子書者惟孝經則先四子書而讀之豈非人皆愛其子則教皆以孝習於少而讀之最先優游涵詠端蒙養而感發其天良

舍是書無以乎然是書也盡人而學習之而經義之精微則未易以盡人而強得之此兩浙中丞可亭朱公有孝經之刻取吳草廬定本而爲之廣其注也孝經自秦火後與書禮論語並出於孔壁流傳至今則漢諸儒之力居多中間亂於隋末離析竄增小有異同唐開元釐正序且注焉是爲石臺孝經夫以天子之尊而尊聖經教天下以孝人之讀是書有不想見其用意之深且遠者乎朱子以孝經大學皆出於曾子大學已分經傳遂以分大學者分孝經而刪所引詩書及後儒之所附會定爲刊誤一書其有功於夫子曾子駕漢唐而上矣未及詮釋深自惜之先是唐初注孝經者王肅韋昭輩不下百家宋則司馬君實之指解范淳夫之說元儒董鼎朱申有大義有句解其章疏字訓學者皆有取焉吳草廬有云唐注宋疏諸解雖詳義未明暢於是草廬隱布水谷解經特多其於孝經則標曰定本一從朱子刊誤庸亦有傳離爲二或合而一且刪其可刪詮疏則發所未發雖朱子復生殆無以加之矣世顧未嘗尊信可不謂爲詘

於一時者哉今中丞公深於經學政事外一編不去手如儀禮禮記大戴記張子全書朱子語錄皆手披鋟木至於孝經以吳文正定本爲定書不標目第自署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謙撝若是其註多從定本間補一二以廣草廬明暢之意使經義得申於百世不在是乎公之出治也以禮齊民而愛人也以孝教之嗟乎孝之道難言已人咿唔於髫年昧經義於白首者皆是也然則於是經也猶夫食稻終身而不知稻之味也非人之所能強之也夫安得可強

者而強之也

查查田曰吳文正公富於經學中丞表彰先正以是爲嚆矢又得大篇弁簡端眞後學之津逮也

陶存軒曰朱子常疑孝經爲漢儒僞譔以出於孔壁此篇序次原原本本脉絡分明頫首歎服

律陶序

往讀傅咸七經詩訝其不自作而綴緝成語雖渾然天成其與學語小兒夫何以異及讀王介甫集陶彙淵明忽自易置其詩於以嘆介甫之才不可及夫淵明詩幾何其可集者又幾何非如三百篇茂林之材不勝收藪澤之泉不勝汲其去其取惟意所欲而莫之靳也夫陶不易集集而能自然以介甫之才且難之介甫而下雖才如葛亞卿輩可以不集況得以近體律之乎余舟次鹿渚因友人熊養及交其學子葉

聖許聖許好奇計通知時變排解人紛難其頴異出人資疑湛深於學問而几案未嘗置卷帙余灑然異之已而手律陶若干首聲比句律合乎天然如四十賢人仕坐相接欬然無一聱牙駁雜其間者余驚爲聖許近體非淵明所得有淵明詩集且不易況以近體律之耶今人集何頻多服叔敖衣冠庶幾其形似夫衣冠一人爲其衣冠者又一人不似也似矣而益知非眞也況爲叔敖之不在乎衣冠也聖許以巳之性情欲發紓焉而淵明之性情與聖許之性情適相

合於無間故聖詳之律陶句皆其意偶皆其駢聖詳之詩也猶之公扈嬰齊之心既易雖其妻若子弗之辨也語曰學焉後知不足聖詳顏異而才美於律陶既見之矣天下事可學者至多今年甲申聖詳年幾四十願加之學將見顏異而才美豈獨詩而已也

朱宇綠曰律陶近多能之惟未學而能其奇殆不可測

湯碩人曰不善作必不能集而死於律陶公何人勉強可贈自然可喜難得公扈嬰齊快人心目

知樂齋詩集序

人之形骸古今有異乎無異也人之心聲古今有同乎不同也形骸同而聲心異何以見其然也於詩文焉見之殷盤周誥非先王之文教乎小民莫不知而後世通儒曾莫得其解何也商周之時賢聖君無問矣下至征夫怨女人能詩詩著于經後之畢生吟咏曾莫有篇什可著爲經何也將天之生人靈於古而蠢於今乎不然則黨庠術序之學廢遂生復性之教衰功利捭闔之迷甚乎不然則賦予之偏習尚之與俛仰隨俗相與爲升降莫能奮發自抒其天性之真而詩與文求幾於古者日以寥寥乎讀知樂齋詩而後知古人可幾也非徒詩可幾古人可幾夫古之人之天性也箕子過殷墟也欲哭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乃作麥秀歌蓼莪之什王裒讀而悲傷門人因廢是詩裒不以詩名蓼莪且因裒而更傳若裒者謂與古詩人天性不相近不可也友人汪嶠林顏齋居曰知樂因以名詩余甫末於學不知樂其樂者何在而知其根柢忠孝又才足以肆應故其詩遠追漢魏近

過三唐此嶠林之士苴緒餘也嶠林雅不以詩見猶之嶠林有大異於人者而五官百骸則不以異於人見也余聞客以篋書寄嶠林嶠林發而讀讀而大哭披別部哭如前如是者三日下舂不一食涕淚被面嗚咽聲遠出戶外膳奴走起皆大驚莫知所以孔子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異哉知樂涕之何從也小史檢書則周忠介順昌年譜楊椒山繼盛集黃孝子覺經紀程之三書也異哉知樂涕之何從也知樂詩從可見矣

張日容曰從詩之本原立說其理醇其筆健其辭暢援引典故跳脫離奇各盡其妙末幅摹寫吾友至性躍然言下

李弇山曰蒙莊文但見其洸洋恣肆不見其緘綫細密讀者得其緘綫方許縱讀於此亦然

劉鰲石曰世無高人奇士故無驚心駭目之文亦無傳神寫照之工故無可信可傳之事覽此不勝三歎

香樵集序

桓客張侯宰新喻斥地為書屋公餘日吟哦其間顏曰香樵集所作若干卷因以堂名集非才之大性情之眞烏能工且多一至是新喻為臨江支邑當楚南孔道地偏土瘠水陸舟車紛來沓至於其地而期會徵徭簿書訟獄塡委無寧晷所從來矣年來西征歲儉民飢積逋多廩無餘粟庫無餘金稽覈日繁空文具而耗實甚此寓內千二百邑之通病而新喻或不免焉則邑大夫亦已難為矣然未可以槩張侯也張

侯世祿之家由禮之君子也幼英敏軼倫與母兄定遠少文負軼世才而勤於學問視天下無難事慷慨任俠交四方知名士世所共推賢豪間者已非一日而名未嘗以詩著豈風雅一道掩於今之政事之循良乎夫詩者心之聲也喜樂根於心則權林之辭暢於口七情皆然也世之為詩者情意不必眞而蹈襲摸擬牽合刻畫以炫其才華雖工無當於詩也何也心自心而聲自聲也壬寅夏張侯與余始相見於豫章一見尋別去怏怏於余心亟讀其香樵初集其遊

覽贈答宴會言懷景物諸詩猶夫人也古律排截長短歌行其氣格詞音節頓挫猶夫人也而景在人目語在人口意在人心者雖極平常而一經吟咏不求工而工莫或過之如五官同人而天姿秀挺無一同人人人亦無能同焉者嗟乎今之任民社當鞅掌之時能因應咸宜神閒氣靜而不廢吟咏於自公之暇幾何人乎張侯固優爲之不謂之心無不徧才無不全不可也往讀定遠詩才氣縱横鋒鋩犀利今讀香樵則渾厚精明各擅其長是兄是弟夫豈易及耶讀至却刀歌則與明之李先芳遼富人精繆覘無以異而皆宰新喻受饋之不苟今豈有遜於昔賢耶而却刀之志概豈不大遠於昔賢者耶

鄧念之曰才能駭世語必驚人已足俯視一切況地僻時艱而游刃有餘眞仙吏矣文之傳神躍然如見

閩游草序

閩於天下在東南隅其南皆海東兩浙北則江西當嶺之陽南幹脉於是焉盡氣之所聚山水人物土風與大江南往往異輶軒往來其水道步道皆險隘曾子固道山亭記言之詳矣取道於衢有仙霞之阻廣信之鉛山則迂廻曲折費日力惟杉關較捷行遊者多託足焉然自光澤至福州灘高水陡疾峭石如戟拳曲舴艋中而巨浪驚濤時時駭心目欲一試事舟子輒搖手戒喋不得聲閩之地不易游於水道且然矣會稽智涵童君負經緯才爲吾外臺石公上客辛丑冬公攝理鎮閩將軍事道出建昌僕因公接見其澹雅和平心聲之如面不再見而知之深矣童君越產而客江西皆與閩壤錯則所見聞無足驚異而可驚異者於水道頗先見之夫人之德性才情存於中而發於外肖宇謦欬其外也而尤著者非詩文乎僕私計客豸府理案牘意果決而辭色厲雖仁厚之王儒雅之賓有不免所居之位則然也而非所論於童君也僕游閩謁外臺與童君數晨夕讀其文淳深恬

雅無幾微峻厲氣讀閩游諸什則秀飛冲融宜逼王
孟而閩之人物山水土風畢著其中此有心目所共
見僕非以爲譽童君固無待於人之譽也

郭豹章曰序澹雅和平之作郎出以澹雅和平之
文而絢爛無以過此

許尹重六十序

豫章與楚壤相錯而夏口爲尤近夏口四方萬里水
陸津要地居行雜處烟火環百萬家肩摩踵接甲九
州都會其民物好尚風氣足與九州相轉移於今數
十年矣余足跡徧天下而往來則鮮莫多於夏口其
人自始交至今十餘年如一日而無變者惟友人尹
重許君君敏人性倜儻善獎借人排解事輕出財力
謙唯諾工詩喜書畫古法物四方名下士至夏口而
如歸者惟君好客家中落一無改其初者亦惟君今

年癸未君年且六十矣夫今之時爲何時君獨非今
人之情乎何所好之篤而持之久也天道三十年一
小變百年一中變天運於上則人應乎中運會推行
必至之理也前此六十年余與君齠齒髮未燥雖是
時海内一大變第耳而非目者也中間壯歲所歷亦
相與安之獨怪夫甲寅至今纔三十年耳人猶是人
也耳目口鼻四肢猶是也至其情或歲一變或時一
變焉迄於今則張翕捭闔怪幻離奇矯詐背謬其變
也月不給而日日不給而瞬息矣變而失其常變之

中不勝其變而瞬息萬變矣以昨律今不得也以未
瞬息之初律瞬息之後不得也其幻也非白衣蒼狗
之有形其詭也非牛鬼蛇神之有物其相欺相賊相
角逐以人於微而未有已於是天人之感召有不足
憑經史之垂戒有所不驗自混沌以來未有者皆有
之而至此極豈但尋常一變之天道哉柰何人不自
知而第使不變者耳之目之慨歎悲傷而汪然涕泣
之也易曰窮則變語云獸窮則攫人窮則詐今之人
可不謂之窮耶夫窮固有窮之者而變者誰耶孔子

厄陳蔡不火食猶曰君子固窮何也韓愈謂國家失
太平六十年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
將天哀斯人而賜之平耶未見其誠然也夫窮則誠
窮而窮能不猶夫人變者自變而能不變其變之人
也百年之內舉世之中不易遇之於旦暮者也今余
與君年皆踰六十髮皆皤且白相見交相戒勉第賦
詩飲酒課兒讀經史彼薄世悠悠之變夫何足云
陶甄夫曰悲天憫人之意發爲憤世嫉俗之文而
直指時事洞若觀火此與日史家之藍本也

一硯齋集序

余客金州與劉子體元雅厚善已而出詩文相示久
益交親已而齒馬行於今四載劉子固知余余亦不
可謂非知劉子者劉子殆天資穎異人也今夫學問
由於人事而美質則得之性生轆轤桔槔以運水必
有間於雨露之滋土田瘠薄則農夫亞旅操耒耜竭
胼胝之勞灌漑滋培其所生穫猶不得與沃壤較故
語曰聰明爲入道之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余
每對劉子未嘗不仰天太息降才之殊如是非學問

所能及而劉子則未嘗不勤勤於學問是所以爲劉
子也已劉子故世家子爲諸生爲鄉進士需次爲廣
文倜儻而皙白修長目光炯炯望之爲美丈夫娓娓
善談論工眞草書作詩文爲名下士是皆劉子之郛
郭緒餘人以是重劉子劉子姑受之而不辭是豈劉
子之自命與余之所以交劉子者哉劉子之詩文斂
捷如夙構雖酬酢中有時花美女陣馬風檣之致焉
是不謂之天之縱之不可也余居鄉所師事者三人
所友不下十人相勉以士所當爲而戒以文人詩人

自域間作詩文則相與指摘瑕疵謹嚴於一字頗余遲鈍皆無所成就今且馳逐風塵離索久日以放廢劉子未嘗有師友之益乃能如是使生長名邦得切磋漸摩則所造當不可以易量余又悲劉子之不遇也今劉子與余日就衰老又不能超然於形勢之途所謂聰明滅於平日道德負其初心則詩文雖工其足傳者幾何也此劉子與余自知之而未嘗不交勉焉劉子藏弆一硯以名其齋且以名集嗟乎士生今日硯田之不可耕猶石田之無所用也詩文之不能

盡廢猶冠履之不能皆去也此劉子之深思也

劉體元曰笑之怒之悲歌太息之處處入情語語入理一毫移易不得向云質老知我勝我自知此言豈欺人哉

王羽左曰真朋友真性情纔有此等真文字抑揚獎勉一絲不苟而筆之靈轉遒勁全從子史脫胎是集中之別調

葉徂徠曰讀此不禁榛苓之想

史學提要箋釋序

史學提要吾江右南城黃成性所著始上古而迄宋成性蓋宋人也新城涂名恒取元史績之皆四言韻語編貫可誦讀吾師魏叔子序之其嘉惠後學意良厚也武林楊君天常爲箋釋凡[illegible]卷鋟版行世而問序於余嗟乎帖括盛史學之不講於天下也久矣自洪荒以來經史百家書浩繁竆年歲讀不能一過提要又限於四言學者往往不得其解君官薇省曹喜著述公餘手一卷人稱爲史癖癖箋釋也箋釋本經

傳以正譌補闕系以史鑑百家考覈加詳焉發提要所未發而言所難言其文簡其事詳而其意盡其有功史學雖老生宿儒利賴之豈惟提要之功臣已哉今之仕學者吾知之矣干祿利達而外高出世俗之人其陶情撫景鬬麗矜奇駕漢魏而陋三唐者此傳世之詩也揣摩摸擬工詞翰逞才於珠玉行間者此應世之文也一言之足奠安九有一舉而可進退百工者此治世之經濟也皆所願學而樂爲之非不聲施烜赫駭俗震聾也求一言一字足以傳四方垂後

世爲經生童蒙朝夕所誦習觸心目廣見聞有得於前言往行者其不能也必矣然則箋釋之書不謂之史學之功之大者惡可哉今之學爲已也無一以及人而實非所以爲已箋釋之書爲人也非以成已而成已莫或過之猶之酈道元之註水經非爲已也而水經遂以註道元之註也而箋釋亦猶是也

李午山曰昉書盛而史學衰廿一史所以庋閣誰流覽之而誰刊行之提要固妙箋釋尤妙見玄晏之序令人想見太冲之書

懷葛堂文集卷之

序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贈吳其矩序

吳子其矩學於躬菴彭夫子者也夫子之設科也因材爲教不強所不能而同歸於有用一時門下士其才華出吾邑子則揭韡然翹人則吳子其選也吳子之學宗程朱韡然喜經術質有所近各行其志世雖未能用而躬菴夫子亟稱爲皆可傳其學也余與二子奉一先生教皆不逮二子甚吳子與先外舅爲執友長於余七歲其愛余如弟余不敢不事吳子如兄而視韡然如弟余與二子各游四方未嘗匝月聚聚則各述古今事歡然如共事未常有離索感二子非奉師教蚤夜不敢怠安能取重於時而與友相視莫逆能不負所學可不謂爲難及者哉甲戌余重游秦塞取道枹罕執爵壽吳子蓋徂夏吳子客枹罕年已六十矣夫吾儕憂德業之不成事功之不立而不憂

歲月之已晚孔子六十而耳順曰苟有用我朞月而可聖學之成已成物者必達四聰四聰達則世道民生入於耳而動於心而後位育之功能以出今夫秦古雍梁地文武成康之所都而河州則黃河入中國之始禹治水先積石厥貢所浮自今觀之古前王所都所疏鑿當非無意其所以致治保邦奠安民物底於平成郎叙者皆必有其道下至漢唐千百年之得失是非成敗利害之故方策具在遡而考之必且較然夫體國經野内外安攘類非經生所能知而學聖人之道者必有治平之實用而後爲格致之極功吳子身歷其地亦既朞月吾知吾子朞月中耳目心思之所及必有所以爲世道民生地者吳子郎不用於世當詳以教我夫不用於身而可用於人不用於今而可垂於後是固師門之教而吾儕所學者於今而考索焉盖同堂之誼也區區以客遊爲念衰老爲憂非余所以壽吳子亦非吳子之自壽也

朱字綠曰儒生墨守成說立體而無用自南宋而後事變益甚遂爲志士所深痛讀此當令沉痼者

石城黃肇五母周孺人壽序

女子從人不必以才見而才不可無說者謂男以有德爲才女以無才爲德是說也爲安居處室無非儀者言之不然則險詖沈鷙用非其正不然則萎薾依違徇私恩而亂大倫無才以濟之可也夫女果可無才乎則地道無成有終終豈無才所能代乎苟大難大疑非常之變使無才女子處之焉能保其所難保全其所當全乎余於石城黃母周孺人獨重有感也孺人今年年六十守志者三十有二載令子肇五持

徵言走千里留涉旬餘屬序其母之苦節嗟乎孺人不但以節若而節亦不猶乎人之節也孺人年十八歸次理公孝謹於尊章勤儉助夫子世之安常處順盡婦道者猶夫孺人也良人豪舉則泣諫失所天則廿殉欲奪志則栢舟自矢撫孤兒播遷則勤操作教之成立世之際變盡妻道母道者猶夫孺人也人誰不死莫痛於非其正且變起門庭凡有血氣可死之時也雖遺三尺孤亂嗣之重有不暇惜而孺人則計之深矣婦人有所哀傷不痛哭則仰藥懸繯經性果敢則號呼并命貞若有爲其不至决裂身家干倫理天和兩敗俱傷不少止而孺人亦計之深矣古今無不愛親之節婦亦無不達變之常經天性之親仁可過義不可過仇怨之深者恩義之所絕也此孺人忍死濟變以潛消默化於其間俾上安而下全和平以至今日夫豈匹夫匹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哉吾意當戊午間孺人母子豈不私相計死者可如生絕者可復續蕩拆離居者可還舊物藏怒宿怨者可相忘而無間藐焉孤可光大門閭母子莫畢其命可六十四十

而未有已極廣幾有其一二亦不幸茹荼晝荻之苦心至今三十年來無不全備皆如意之所期若有默相陰扶者豈非孺人之宅心仁而制事義因應之才處變而不失其常之大驗乎此惟古大臣受寄託弘濟艱難而利安君國所能爲顧出閨中之女子非女中之才全德備不至此或以孺人設帨之辰爲浴觀音古佛日故受福如是援釋非儒者所道然福以德致其受之也何疑

黃造侯曰最難區處之事最易化手之文乃能體

貼鋪序極盡天理人情使積怨者讀之亦當氷解

凍釋

贈顧王停序

學也者成其行者也古之教人取士行焉而已自帖括興而世不知有行周禮教以鄉三物而賓興之行也學焉而已自帖括興以無用之空言弋取富貴而世不知有學學失則悖行失則僞學行交失而世無自知之士亦無知士之人洛洛然久矣夫安得超軼之士學焉而躬行砥狂瀾而力挽以庶幾聖學存於一二此有識所望慕咨嗟謂難其人也歲丁酉秋杪太倉玉停顧君訪余於豫章把酒論文相善也君非

學行之優者乎何其求易見而本難知也余聞乙酉江南榜號稱得人君年尚少而羽儀多士樹德垂聲者惟君工制藝注於手而涵於人如珠之光瑩之潤者惟君稽古有文衆羣儒於天祿而登首選博綜經史千言立就者惟君科名也文字也君之緒餘人所知君舍是無從也世之負知人之名者皆知君宗邵子學猶心律呂音韻象數而得神解所著八矣注字圖說鐘律陳數皆成書問世矣其尤知君者驚喜其書奉爲枕中秘然噤口而瞪目者皆是也知之則知

之而於君也何有書曰知人則哲余師魏叔子題水滸傳奇有云君不求賢相不求士士不求友乃在於此諺謂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嗟乎人豈易知賢豈易得哉以余所聞寶城嚴太僕癸巳典楚試逐卒楚於時賓從鳥獸散有孝廉獨執義經紀其喪護以歸貂滯不及與南宮試天下高其尚名義等之古繆彤向雄能不背負人於生死孝廉固帖括中人也寶城何以得此於孝廉哉夫人與人相接者情而已情所不篤雖勸以高爵臨以殊刑其能強乎金錫鏈鉛氣不

與磁引磁固無如金錫鏈鉛何也人不求情之所以篤漫然求人之篤雖勢位之崇高不能得之於一介比窮禍患害求能收人所棄庶幾一遇也得乎哉且今之所重在科名科名之極則在成進士計偕之急雖風雨舟車斯須緩猶惘怨於天地夫何有於羣同別異之交然則窮禍患害之相收死喪之威所不畏以孝廉而獨身經營歷歲月甘勞苦置榮名於度外不以繫其心其至性之篤雖古之向雄諸人所難能而傾易之於科名之士乎孝廉其誰今而後知為君也君備鄉三物於一身是固難知宜乎知之者之難其人也寶城往矣世豈無聞風而起使其獨負求友擇人之明於地下不可惜哉癸巳君在楚得人之名著天下其得意失志之士交相慶頌游吾江右杜門稱疾者涉月吾江右無一人知今吾黨之知君者方慶相朝夕而君遽行不得叩所以失之交臂不亦大可惜哉於君行書以為別

黃巽巖曰通篇以士行為主而諷上求士之意隱約其中行文一路停蓄淵涵可謂高山大川妙有

烟雲間隔

秦遊詩序

自燕之秦凡水之有名若桑乾滹沱涑黃河灞滻山大而高若北岳太行霍華地若燕趙韓魏秦路以里計合二千四百以日計二旬有奇行者夜漏下數刻歃枕方黑甜聞車輪馬䠊聲輒驚起就道日晡盻旅舍益遠求俯仰休息不得輒至雖所歷接於耳經於目足以動心思者雜至於前輒屛謝不遑及蓋精力疲志之不足帥氣者多也余友張子聲百覲親來秦其所過山川古帝王先賢地輒流覽憑吊索紙筆作

詩詩多至百十首諸體畢備統曰秦遊初余與山陰楊可師覧癸酉北闈試錄可師指張子名且曰是年踰弱冠偉然一丈夫而明敏練達好交賢士重意氣有一往莫禦之概蓋有志氣士也余心志之烏知其能詩詩成於櫛沐風雨間輒能工語意輒驚人爲老師宿儒所莫及者哉張子與余共晨夕巳四浹旬張子善自晦不炫以所長然共事尊甫先生之藹以和識見之遠以深處事之當以敏接人之恭以讓然諾之重以信議論之高以恕張子雖謙讓未遑而光華四映有不可得而掩者張子年未及壯乃能如是則他日所造夫何可量余日就衰老精力倦見少年才俊有志士輒悚息愧赧不自安夫惟年力富而有美閎春容之志氣勃發於胸中若花之發蓓蕾戰士之鼓朝氣於焉發生盛大以造豪傑聖賢之域何施而不可孟氏所謂志至氣次雖老少同然然孰與少壯者之爲途日長也余聞尊甫先生將之關東張子纔十齡許佩弓矢從忽兎起馬前張子一發不中縱馬直馳去塵翳遠不可見於時日下春虎豹豺狼嗁號

山谷内尊甫先生立馬待久而傍徨張子顧馳六十里許返佩帶間繫兩兎血淋漓瀝錦韉上從者驚失色而張子神氣安閒自若嗟乎是足以讀張子之詩而想見其爲人也矣

吳子政曰將起復任將斷復起想見作者下筆處不肯輕易文遂逼眞永叔

送王都督之遵義序

中國西南僻而爲蜀去蜀益遠而東南爲遵義是蜀黔之交播州之舊壤也萬山攢簇林箐之茂密土民苗猓所錯雜而居也在天下多故橫被兵革者九州內外皆不免雖巴蜀號稱天險獻賊之禍虔劉靡孑遺爲古今所罕見而播自萬曆間將軍劉綎平其亂改遵義至今且百年歷龍虎戰爭之變兵戈盜賊相尋獨安於無事豈盡地利之險而牧民保障之功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余於遵義重

有所感矣歲辛未都督王公摯庵實往鎮其地寧都之薦紳士庶咸德公不忍公去競爲詩文以祖餞余僑居久聞其歌甚悉曰戈甲藻纘不以服戴曰屹屹長城原濕以清曰不有所取不靳所與不憂被服之藍縷薦紳士則頌公之孝友溫和篇什多各言其所見然大意皆不能不致私憾於遵義焉寧都地僻而多盜盜一日過村里亦巳成禽而吏議左遷公官公固累官加崇秩又出征絕漠宜有封侯賞始起家副總戎一旦赫𢋍書下士民咸血涕走數千里外爲大吏言疏再上乃復官還舊秩時代公者至巳四越月矣公謫而復復而遷遵義天下傳爲盛事寧都又謳思如是是皆數十年中所未有者而公則歉然也夫民之情貧則貪貪則爭爭則爲亂文墨之吏徒恃其威福繩以繁文或因循苟且漠然不關於心一大不逞亦束手無所措而皆諉之戎臣天下坐此不少求斯民之安也得乎哉故古之大將必愛民愛民者必見事於幾先圖功於遠大養士求賢以盡其職守雖世有盛衰封疆之內民無不遂其生而不及於亂治

道於以挽回天地生物之心於是補救此大將之用心百年間所少見而今日尤屬望焉者公優爲之則不忍其去遵義也而又何怪焉公嘗爲余言往偕百許人出塞北五閱月仰視北斗在南方又少時浮海歷泰西則未常見北斗今遵義在吾江右西南公固不以爲遠他日四方于蕃則於吾江右夫何遠哉寧都之士民其亦可以慰矣

魯君有曰於極樸茂博厚中時見風韻此兩京家法也

鮑子韶曰命意則思遠憂深運筆則涵蓄盡致能使讀者瞿然言外其轉折結束處全得勺庭夫子之神

懷葛堂文集卷之一

序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乾坤正切序

西陵袁惠子名儒也學律曆新法盡得其傳著書成命曰乾坤正切余披閱之左圖右書兩間七政二十八舍皆了然心目此洛下閎郭守敬以來尤精密者袁子不欲秘爲謀之同人梓以傳之夫天下事理莫不可學惟天官學爲古今所難蓋天道高遠其運行

次舍有盈縮遲留伏逆之靡定而且成法有不能因測量有不能用竭耳目心思而有所不能竭而且分至朔食存於分杪銖黍間徵驗於草木昆虫之細一不合則無以授時而前民用可不謂難乎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孟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由此觀之則又未始爲難者余不知天官學而考西漢至今千八百餘年言曆法者四百（曆學源流具見於此他人不能道出一字）七十餘家曆書七十四改而未定測日以精法日以

密圖書日浩繁變易紛紜而未嘗脗合於天道昔堯舜作璣衡爲仰觀立萬世法也三代之久書傳所載者羲和畔官周末失閏而已雖夏商之亂湯武興天下之政皆損益而曆法則須正朔外無聞焉其千百年間定時成歲者璣衡在而七政齊也然後知後世之法雖密於中古而衆人之法乃跡於聖人使璣衡不泯於秦火後世知轉渾天累黍黃鐘管窺表度諸法不合於天道合亦無所用之則何事若是之紛紛爲哉近代以來歲差失次曆法往往壞彼術士家無

問矣吾儒又以爲靈臺太史一家言無復講求者夫羲黃堯舜觀天制律曆欽若敬授聖人之用心如此今幾爲世之絕學吾甚爲吾儒懼焉曆學若天方泰西亦各有其法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今泰西新法爲古今所庶見然利瑪竇之崇禎曆書越十六年而亦改何耶學西法如徐李諸君子著書立說多矣乃爲吾儒所不欲道者耶昔孔子問官問禮而未嘗師郯聃之學灼灼明矣余亦嘗欲讀其書求其法而未暇也雖然九州之大當必有好學深思者求古今法集其成殫竭心力累歲月以著書而不謬於古聖賢之意使百世下知今日天官學吾儒中尚有其人也今袁子精研西學而不師其教其亦有見於此哉天下後世讀袁子之書亦必有以知袁子矣

陳二游曰有心世道推尊聖學之言不但文字之工爭長一世也

梅定九曰曆學有中西之分而中西有新舊之法文能道出原委可謂推倒一時之豪傑開拓萬古之心胷○袁子學其法不學其教卓見定力得此

表彰何啻華袞質老與余別數年而留意邊歷著書甚富此其一斑耳

淸香閣記

初建昌郡治枕鳳凰山麓限城堞壯麗寬弘寮寀庶司聚處而分廨壬辰叛兵火東遷於西街狹隘近市走趨執事吏無棲息所頻修治顧以傳舍視無改其舊於兹六十年矣壬辰海寧陳公以刑部尚書郎來守是邦不朞年百度一新明年於廳事東斥地搆閣爲燕居之室閣一區樸素不雕斲而爽塏高明左右列圖書軒檻前濬池成山疏泉爲瀑有臺有坂有渠有亭有徑徑透迤甃以小石亭小覆棕櫚代瓦其側

假山其下梅桃李花竹方一畝間有萬壑千巖之致閣後爲方塘深廣視山蓋爲下因高客土成丘矣池不畜魚而種蓮爾雅所謂荷芙蕖也周元公以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獨蓮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於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花中之君子也兹閣之搆池之所種夫豈偶然哉盱江之俗士慧而文也以好學民悍而爭也以好訟箕風畢雨民性之不齊固已耶侯古大國之諸侯也不言而化民成俗亦在其性情之正耳學者士之所有事而訟則小人之尤好士之所好而惡小人所不惡一轉移間則已無餘事矣國家子惠元元七十年所休養生息而盱俗日薄民日益貧者其故何耶豈非拂士之性徇小人之情而加甚焉者皆是耶宜其習染於固然莫或易之而久也今其人雖往然是非之公方流傳久存於心宜於口歷歷如昨日事所謂沒世不能忘者非耶公名進士今大宗伯冢嗣而藹吉謙冲爲海内所推下車則廉介端方造士愛民用以表率五邑而不大聲色盱人士咸驚異數十年所絕無而僅有而公自若也

杜子美謂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嗟乎子美何言之易易耶一郡歷百年得其一已爲過望敢望十數公耶今盱之四民安生樂業者竿牘不行賓客不入境訟庭虛輿臺伍伯六曹掾無所得食逆旅酒家多閭戶去非敎化轉移之響不至此公方開閣優游自樂手一編傳家學爲十代眞儒且不屑與經生夙學爭勝於石渠天祿者固欲香之遠而益清也宜乎顏閣曰清香公自此遠矣若夫掄拔眞才語具修府學記中兹不復云

彭毅齋曰閑寓意甚遠而記之曲折足以發之其中結搆緊嚴景物宛然在目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與閑命名最切至文之高古者鬱嵬矣韓歐又不待言矣

鄒侯亭曰寫閑中景物錯落盡致如讀柳州小記至於俯仰今昔無限感慨深情而出以蘊藉尤見大家手筆

劉師二曰以古健之筆寫蒼莽之思絕無時下聲調敘次處詳而有體感慨處規而寓勸閑以清香名尤以是記傳矣

沈子翼曰閑意政聲一經描寫但覺領略不盡而感歎勸勉交盡於中雖鐵作項當爲頫首

劉氏家藏墨苑序

物之貲堅凝爲世所珍御則藏而益出失而能得惟圖與書不然卷帙散亡水火蠹虫之害紛然雜出其間世之好事而有力者夏鼎商彝兌之戈和之弓歷千百年能得而寶之夏商之禮聖如孔子身爲殷人而難言文不足也自亡而之有則足矣圖書之自亡而有者幾何哉余友劉繼莊於書無不讀家貧甚而藏弆金石圖書特富其家先生得墨苑一書愛惜甚藏于燕久矣丙寅劉子偶客吳門過友人所偶視架上書偶披視則墨苑也書纔半部劉子偶曰客中閒

請以全帙假友人曰諾居無何以他端不果劉子亦以他端不復請矣墨苑强半皆畫新安程大約所藏本大約以墨名天下故工緻絕倫士大夫爭購藏百年間兵火相尋消亡殆盡不易得矣劉子以友人故留吳門久一日門人挾書置几上則墨苑全帙亟披視則前見其半者旣盡則同劉子所家藏也一時爭傳爲異事友人知之乃舉以歸劉子語詳其題跋中夫劉子之墨苑藏於燕而失於燕已而歸之九州之

外之人又展轉而至數千里外之吳地已而歸之劉
子之友人已而卒歸劉子之旅次若有鬼神默相陰
持之者其失其得有非劉子智計心思所能自主也
位置此段幾見作家
余聞劉子方孩提時其家先生嘗手是書指示山水
昆蟲花卉之形凡人物故典尤娓娓詳盡故是書楮
墨之全鈌卌鉛之跡一一識于心蓋精神所貫注焉
者三十餘年於玆矣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
澤存焉夫讀猶不忍況敢失之劉子既得是書寳之
若拱璧世以寳玩為寳而不知寳手口之澤其與禮

相背而馳則亦劉子之罪人也矣

高孔霖曰序事議論夾發暢所欲言皆其餘事妙
在將得失處說得透徹難於措辭處說得渾融縝
老所徵諸序惟此可以壓卷

朱宇緑曰墨苑之所以失所以得俱難立言此文
隱躍言外而一段淋漓慨嘆尤見精神飛動

平叛記序

讀史者郡國易而一代難修史者郡國難而一代易
蓋一代之史統其全郡國之書核其實也史文勝也
核實之難也非承平之難而叛亂擾攘之難且時移
代易方策故老之存者寡為尤難余讀平叛記而後
知郡國之史之無難也萊州崇禎辛未圍於叛亂畢
守十有八月乃解與當年守郎守黙之功烈等而是
記則表表焉者編年繫事綱法春秋目倣左氏固矣
昔孔子作春秋子夏十四人求百二十國寳書書以

寳稱則亦晉楚之乘之檮杌乎今齊民之家共疆土
講第曆數皆能燦然具舉而互異紛紜持其一說者
惟是非曲直耳主家政者柰何不精於義而各為之
區別也嗟乎亂臣賊子莫不摘過以尤人當其發難
也鼓不平之氣奮然悍然以庶幾一快其心雖加以
刀鋸鼎鑊於其身而不可解及其銷沮也一懦夫嘅
歎顧盼亦將震慴駭服況語以是非成敗係於身名
之大且久者乎夫姝死之刑在一時清議之公在萬
世然必義例明則史為信史懲一人而莫不懲勸一

人而莫不勸華袞斧鉞之加其用無窮極要非聖人之徒莫能也往讀謝象三視師紀及崇禎長編於萊園得其槩是記也荊石毛君取謝韶石日記張北海歸閩日記及視師紀捃摭成之而綱舉目張義例特正亦既擬三長矣且以萊人而言萊事其見聞親切爲今日之寶書也信矣一代之史今未成求百二十國之書有如是也亦已難矣

淥贊皐曰史必義例明而後是非見是非見而後勸懲明平叛二字蓋已有見於此然讀者易於忽畧通篇獨以此爲綱使大義了然而筆力雄勁養田甚之射當不過此

○○有美堂集序

有美堂集蒻庵李先生所著也先生刺史金州於今六年庚戌辰壯稾付梓氏成份讀未卒業作而嘆曰何先生之才之學之心大遠乎今之人耶今之仕於朝官遊四方者各有所著述富有而能工文章之道可不謂盛哉世言詩盛盛唐文盛晚唐份於唐特愛元次山次山守土之官也天寶間民生不可謂不困獨次山慨然有憂時疾俗保愛元元之心其著於篇章者令人流連觀感而憂民愛國之情悠然而興起非但辭之工才之大與當世諸人絜長而量短也惜

其才不僅二千石而官守道州苟得行其志以治一州者治天下則貞觀開元之風未必不可復覩而藻飾天朝清廟明堂之什當不止春陵行諸篇膾炙古今已耳夫詩文之道文士易工仕宦難好天下親民之官莫如令有司之長莫如守而刺史則兼之雖際會昇平原田沃野之邦政繁事劇方日昃不遑能不曠官者鮮矣何暇及於詩文乎能吟咏山川花卉禽魚發胸中之蘊者鮮矣何暇計及於民依乎有其才

者不必有其學有其學者不必有其心今之詩文其何以臻於盛也金州在泰嶺南介乎楚蜀千里間崇山荒谷虎豹多居民鮮少水火災祲屠戮相仍於數十年間土宇凋殘不可謂不極今觀於州民物安阜熙洽之風媲美於前代其誰爲之耶杜甫曰得結輩十數公參錯爲邦伯天下少安可待又曰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其先生之謂乎先生才大而好學詩文皆力追漢唐讀者自能得之先生治行在芷陽時爲天下最於金州既循良如是矣嗟乎今天下吏治

何如哉天獨付先生以匡濟之才胞與之心豈僅僅施於一州一邑間哉份知先生政事文章之大者方自此始請序焉未有艾也

劉體元曰序文章而歸重政事深得立言大旨

李乃颺曰感慨淋漓大有關係之作中間引古証今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郭母陳太君七十序

易之言坤曰資生生也者代天而成物也人之稟於天者氣而始終麗於地者形份常曰母之於子其愛也倍於父其教也什於師其浸而深入也百於海世之母不能教與教非其正者無問矣彼性陰柔而昧大義習陋俗而善因仍貪利祿而忘遠大苟非識量之獨弘志趣之有定其不爲時勢逼之而遷因約久之而變者鮮矣則於安貞之德也何有又安望其能身教以母而兼父師如易所謂生之成之者哉然不

敢謂世之無其人也余浮湛於世走四方交才學士類多根柢於忠孝今四十年中零落盡其巋然者於閩有一人曰黃叔威因叔威而交者一人則郭子善夫善夫孝慈人也翩翩儒雅寄應關中而聲動遠邇不侵然諾廣交遊貧待之舉火遠客名宿至如歸常子貸應而善夫方搖筆作詩文人莫測所以令子景文純以名諸生一日四馬追余馳三十里致贐金談甚暢亟道其祖母陳太孺人賢余歎息以善夫之才學乃親賢友善如此蓋太孺人之教之也太孺人

以名門媛內則幼諳有用書則有女博士之稱歸御
老太翁取科第歷龍里西安著治行則有雞鳴戒旦
之令問課諸子則熊膽和丸之勞今晚春朔子孫斑
斕祝七十則金母瑤池之宴太孺人作成之美如此
蓋坤貞之德致之也昔孟母之教三遷其家陶母之
教截髮延賓高風不可尚矣書曰斅學半子輿氏謂
今以昏昏使人昭昭夫聖賢之學不在詩文然六經
之文六經之詩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學者有
至有不至命是而學非其學矣今之教者已未常學

雖教而不知所以教宜其志不出於利名交不越於
權勢文不踰於帖括則王安石取士之法誤之也吾
聞習優伶者外其身而言人所言動人所動夫違背
其身之言動以彷彿昔人之萬一非不能動人觀聽
而希賜予ㄦ罷舞則依然伶人矣然後知蹈襲之非
真浮言之無當於實用此神明於泰之愚黔首者觀
文之教師之督皆不出此則舉一世之大惑也求不
惑之惑夫豈易能哉太孺人好學著詩文等身本於
心發於言以是為身教者子若孫率循數十年於茲

學之而皆成也久矣或疑其榮名遜舉子學是以堂
上之聲容不若場中之謳曲此又甚於大惑之尤者
也晉夫試以是請益於太孺人則領茲言也必矣

滋立夫曰標格清遠結言高爍中間論帖括之害
處直將數百年坑儒秘法輕輕打破有功於學術
世道不小

雲臯魏翁七十序

義之於命二而一也而往往二之猶易之象數與理三而一也而往往三之人未有不知命在天而義在人乃不行義以造命則義不精而命不立其不变夫者幾希矣夫力耕耨而歳不登人無如歳何也歳水旱而力作不輟歳其如人何哉然後知命之不能立者義之不能盡也故君子精義以俟天不任數而遂理是說也余得之易堂躬菴彭夫子吾師生平不言命而於命也知之至其於男女聯姻也擇息之家世

矣父若兄無不擇也冢婦之兄賢又生有異兆與艮思平之青苔合符節則翁雲臯其人也翁性明敏而剛方體昂藏望而知爲奇男子自上卿以詩書綿世澤翩翩庠序者六世及翁之身覩老二弟幼而家中落翁特憂之夫時有消長世有升降而因革在人管子曰士之子恒爲士子輿氏以惟士也能無恒產而有恒心此爲安常處順者言也矜世族於多難强紘誦於饑寒守其緒而不變則無起敝亨屯之才智也必矣故守世業而不知變通與能變通而失世業皆

不得謂之仁孝余友胡心仲有言周於德𥧌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爲翁言也翁年十八棄舉業學計然舉孝養厥父母備歷艱難際事機之會成人所不成遂人所不遂若有陰扶默相於其間故家隆隆起捐貲而拜爵義方教子素書成名今司永寧鐸諸孫簇起爭復上卿故物皆所裕如也周禮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翁之教養諸猶子無異於已子置季弟後均產以成弟婦節分財利以睦族人建宗祠以饗列祖故翁之因也善變而變也善因五十餘年於茲其

宜於時而達於孝者率類是翁妹壻彭子載居相隔水行千里往還數子載述其婦歸寧德丘嫂鄧夫人甚飲食服御嫂與姑無纖芥異幣帛則於嫂過之舟車饋遺且稱是是姑不易得之嫂者非刑于之善曷至此吾意翁幸際承平則振興家世又未可以易量今之人智巧百出因時變遷以求錐刀利利不得而害隨之又安能善其身且爲善於家於里於卿翁則優爲之人以天道獨降之祥不知非天能降祥也能獨行善而祥自至此未易以與俗人言也昔李虛中

以人之生年月日時謂之命田文曰命受於天乎文之生以五月五日兆亦有之同是靑昔也叚思平以是開其國翁以是承其家古今人不相謀而相合有如是是但謂之命焉不可也不謂之命焉又大不可也若翁者始可謂之不負乎生之有異兆也

黃造侯曰將義命二字恁般分得開拓得合讀之使以之自安者意滿反是者爽然不謂尋常壽言乃有如此關係之文能令虞伯生輩焚棄筆硯

○○揭韓然文集序

壬申春余楚遊倦歸道出鄂渚友人揭子韓然過於旅次縱談達日夜不能休者六旬日莫或忤於心余與揭子別蓋十有四年矣既而出詩文相視各持所見揭子以爲知己命余論定且序之夫余向非知揭子者哉今猶爲知揭子者哉往余交揭子時年幾弱冠耳余見其善辨能文章守其家先生學蚤孤事母孝友愛異母兄兄子無間言然性倔強好忤豪右爲里閭所倚賴素交遊重然諾敢任難事不自顧其身從父遺命走數百里事吾師躬庵彭夫子甫執贄一日三呵無假容吾師喜曰是可教者已未余以古文辭遊四方揭子方壯年亦出爲達官客其魄遺族里故舊無虛歲獨不自治生產吾邑咸高其義而怪余無益於貧也夫余與揭子居之地同學之師同遊且久又同天下之知揭子者豈復有加於余者哉余十年中紆廻數萬里閱人多與物無競而世之譎詐傾危變幻譸張之情僞日雜然日進於吾前夫人之本根不厚則閱歷多見聞日廣易以移易其心志損其

天眞求志行之不汚學術之不壞取與之無傷者余
不敢輕以信人人亦不輕以信余余且不能以自信
則何以信揭子且爲州郡客則訟獄征徭歲取決於
注措雖至仁慈但豈無成命之偏事會之中撓而出
入輕重類多隱忍委曲以成之如是而必有不可以
告人者則其所用心與其所學得失消長何如也使
余與揭子十餘年不遇遇不久又惡能信揭子之有
本末乎哉揭子徂夏偕從兄携千金至楚聞友人難
輒傾囊救之未嘗有德色或目爲騃揭子大笑弗較

也余覩揭子客楚且一年金盡典鬻既身外無一長
物而米鹽凌雜逋欠日踵門余且蹙蹙不自安而揭
子手一編吟哦旅次無幾微怨尤色若不自知其年
大家貧婚嫁之未畢又若未嘗久遊客遠官厚俸稍
囊千金至此者是則揭子之用心豈人所得而窺測
哉揭子文學躬庵夫子多有可傳爲詩有深意然操
方言四聲多出入昔曾子固文章本六經而不能詩
吾喬豈人雖好學其不能擅風雅之長也有是哉

魏和公先生曰用知己二字離離合合說來其可
知可信不可知不可測層次淵潮乃爲眞知也

雲煙瀠洄通篇不下一執着語文情大佳

彭端樹曰將揭子人品文章頓跌爽發不作一溢
美之辭愈足令人想見斯文與類上三毛矣

封𡌭岑曰行文極占地步極有身分却是爲偉然
寫照不知者以爲自譽何啻天淵

復賀天修書

關中推三李為世高士雪木先生其一也頃相見稱道足下甚盛又出手字情文繾綣一如重晤書中獎借過盛何敢當以此期勉則拜教多矣足下學問人品份素聞之足下之師劉君體元許且盡從來高人奇士苛於論人份以是信足下所學所行足傳於世無疑矣古庠序學校皆陶成者碩為之師今非所論則足下司鐸之任不可謂非違其才而洋州人文蔚起於焉教育謂君子之樂存焉可也然今日之人才謂振興於學校則斷斷乎未之有盖制科取士三百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適售其偽又取之不必公交遲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廢莫或過之矣又仕路厖雜居津要者類多不繇庠序雖以孔子司成顏曾秉鐸七十子為學正山長諸生必傴見束書掉臂去何也窮經非以致用也夫窮經果非以致用而學校可不設矣份則以今無實而存其名無權而有其位如一髮之引千鈞者惟廣文

一官耳孔子不為乘田委吏乎乘田委吏何足煩孔子而孔子不曠官職嚴君平不賈卜乎卜所言何非而君平與人言慈孝今廣文雖無教士之實又無其權而名位則尊於乘田委吏矣與多士言則有加於慈孝矣因名位之存盡教誨之職無簿書之勞有餼廩之奉視世之宰百里束縛於訟獄錢穀苛求於上官欺蔽於掾吏畏首畏尾而蚤夜不寧者何啻天壤況振興人才非異人任苟有胡瑗何地不可以湖州之教教之哉今居其位者志沮於資格貪得於歲年惟脡膴之是問而不計職之曠廢則雖禮樂修明之世人才盡出於學校之時亦安用此冗散為而況於斯世斯人乎則今之學校賴以振興端有望於足下非足下才行且殷殷至此份亦不敢長發其狂言至此也

朱字綠曰三層轉折有黃河屈注之勢策疲駑脩有關世教非苟然也

梅月川曰今之廣文大率為貧吏隱耳開手却挾大議論傾注而來應為此官迴增氣色

○○與熊孝感書

都城數月朝夕左右承教誨頃有秦游之役依戀不能別惆悵至今份至秦與居停張觀察相得甚歡因得徧交達官及諸名下士頃一游榆林縱覽河套地增益所不知因念向客河西妄有記述於四郡山川險阻凡耳目所及既可無疑其他得之傳聞見於方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歷所知非真採摭舊聞豈無踵訛增僞緣飾成書之病此份十年中有不能自信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時事遞來變遷向所習見今

有不同非今昔參觀不足以知得失擬欲重游如漁父入桃源處處識之篋中多具楮墨左圖右書見聞並記以補向所不逮然雖輕裝策蹇非百金不足用居停王樂成其美欣然爲治裝今方整轡發長安矣此行自河州西寧莊浪凉州甘州肅州折而東南至靖遠寧夏而止合客歲所游西秦之邊盡是矣份竊笑言邊事繪方輿圖者類多勦襲臆擬如畫鬼魅欺人所不經見蓋地既險僻士君子所罕游居人又罕能文間有傳載得一漏萬置重舉輕無裨實用雖衛各有志而蕪穢虛文展卷欲眯宜乎邊事之難言也西寧之四衛敦煌之三衛載在史冊弘治末歿沙州爲罕東左衛者于實錄皆非隱僻丘文莊知西寧有罕東不知左衛別爲一處忽畧左字之增遂以七衛爲六祖制藩服一旦陸沉其爲謬妄豈淺小哉夫文獻無徵足跡未及執空文而肆其臆説則書之不可盡信類多如此文莊博綜今古猶且不免他何怪焉凡書可閉戸而著惟地輿必身至其地否雖虛心訪求精詳考核其不爲水經之河水經張掖文莊之六

衛所惑者幾希黄河自元都實窮源始得其真七衛則葉進卿所考亦確而水經文莊之書行世已久往往亂真地形如此況其他哉昔臧旻于西域諸國大小道理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皆口陳而手畫之袁逢嘆曰班固西域傳何以加此河西較西域爲要地份才不逮古世之知我如袁逢者微閤下而誰耶異日且相見當爲閤下聚米陳之瀕行卒卒附奉聞諸托朱字緑口述不宜

王崑繩曰經世苦心發爲簡淨卓鍊之作序次處

亦纏綿有情致

朱字綠曰人無深心大力雖足跡徧游其地不能得其要領若據傳聞尤足悞事讀此益知輿圖不易着筆況談時務耶

張聲百曰深心妙用但於論地形處以極平極淡之文寫之如雲龍躍空時露片鱗[illegible]爪

熊襄愍復邊將手蹟書後

芝岡熊司馬當世目以剛愎自用羣咻[illegible]一辭去今百載論未有以定余客夏口覽公復大同邊將書草書法遒勁得顏魯公爭坐位之神其塗乙改竄亦如之右則邊將原本首尾僅一稟字不書名其人不可考其辭雍容爾雅字端楷類非桓趙所能者其自稱曰職公稱之曰公適爲一幅蓋公起草於紙尾者往還間軍國大計無後世萎薾卑汙氣可風也其請益兵八萬助守邊公曰六萬人已足余請以兵守臺公曰

更益以火藥火器可矣又曰六百里長邊決無處處受敵之理又曰分數宜明節制宜密行法宜嚴爲國家建久遠計不宜計費此公所策事明於大者遠者如是檀道濟所謂萬里長城矣顧謐和溫厚之氣溢於文墨間藹然有家人天性之親焉覽邊將之文而不以公能勇於聽言覽公之報章而不以爲社稷臣者必公之仇讐而後可夫悠悠之口不樂成人之美古今之荷鴻任鉅往往得之余獨惜公之受禍獨深而國步因之矣大同六百里邊兵至六萬乃僅云泥

守余竊疑焉又惜余生不當公之世與公上下其議覽此不無遺恨耳時壬午臘月同覽者許尹重正任陶甄夫鄒尚以朋友汪農夫踊于郭善夫恒

朱字綠曰芝岡奏牘及貽市朝公卿書剛愎之槩往往有之不能爲之諱也然一時邊才無出其右大抵傲於士大夫而善於撫循將卒故與邊將往復書委曲有之未可執此以槩生平自下也文特慷慨淋漓欲歎欲泣

二揭紀事書後

二揭服賈恒持義爲閭里所推一旦舍業從吾師樹廬先生遊備歷艱阻始終不懈其天性耶抑有以造之也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二子顧捐妻子家人崎嶇走數千里外凡五六年垂橐而返不名一錢窮約如此而無尤怨見於顏面此豈無所見而能然耶使數年中乘世多故不畏名義放在俗所爲顯名厚實未必不能倖致然多行不義天每濟其惡而斃之余所見聞爲空煙逝波瞬息消亡者殆不知其幾千萬

狀孰與二子所爲如是乃爲賢人君子所稱慕耶吾師作紀事二子名益彰宜益自厲毋變其初令大人長者負失言之誚嗟夫余言二子於吾師而數年間曾不若二子之朝夕相從也可悲也因書之且以志愧

彭樹廬夫子曰頓挫感慨處神情自遠

魏叔子夫子曰亦頓挫

書梅勿庵推一元消長圖後

邵伯溫之說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自洪荒初判以至閉塞之大數也就中以一會計之會三十運運十二世世三十年則積一萬有八百年而爲三百六十世積三百六十世而成三十運爲一會之數十二地支視此矣自子會至辰渾淪之初無問矣年代可紀斷自黃帝作甲子始黃帝八年甲子四百二十年爲唐堯八十一年之甲子此巳會之三十運第十一世也

堯之殂落也在癸未舜之受終又四十年癸亥而巳會告終矣舜四十一年甲子爲午會之第一運第一世第一年自是歷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唐五代宋元至明弘治十七年合六十二甲子三千七百二十年爲午會之第十一運一百二十四世自弘治至今未久也考之於曆書稽之以史册自舜至今爲歲者纔三千八百年耳自今至午會之終當得七千餘年生當今日而不知幸際中天之會者何其不流覽於康節之書之甚也元明言以禹未即位前八年甲子入午會至至元元年甲子爲午會第十一運其積算之誤固不足輕重獨於朱子答天開於子之問也有疑焉宋高之時當午會之十運去未會七千三百年而朱子乃云堯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矣堯去午尚遠而宋去未尤遠此余所不觧於朱子也沿訛踵謬相習爲然梅勿庵究心天人之學積數十年著等身書皆闡古今之蘊偶於一元消長圖推算以今日尚在午會之前半盛陽之時嗟乎勿庵此言豈但有功於前賢其啓迪今人可謂振聾而發瞶豈淺小

也哉天道人心足挽回者微勿庵而誰望之

馮衡南曰言數學每流於纏擾沈晦揞人迷悶讀此覺皇極經世可數言而盡

李平山曰因勿菴午半之言遂將三千八百年細細推出造物在心豈但文章高古

書郭忠烈傳後

國家多難人臣效命之秋也然任非受命地非封疆職非禦侮者可以無死可無死而死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國家而不知畛域知進死而不知退生莊子所謂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若命也志士仁人非不愛其生惡人之可以無生而生也此備兵榆林而殉鄜州郭副使其人矣副使死崇禎五年歷三朝而諡忠烈豈惟有血氣者之所悲傷即流賊以至叛臣逆黨亦且爲之欽泣十數年中天地崩裂而慷慨從容取義成仁者所在多有非副使之赤幟樹之其前乎夫叛臣逆黨知死之流芳賢於生也亦曰知死所不免何以當可無生之會而生也副使名應聘字希舜號雀阜[illegible]福建解元福清人

汪遜子曰大義勸懲凜然衮鉞

懷葛堂文集卷之[illegible]

南豐梁　份質人甫譔
同　學　諸　子　較

傳　滇南

王承憲楊憲高拱極陳于宸

王承憲世襲楚雄衛指揮遂爲楚雄人昂藏有膽畧挽強善左右射勍以世襲已而折節讀書中武舉授游擊將軍南渡乙酉秋元謀土司吾必奎叛其黨高科吾定國陷定遠武定祿豐吾世安破楚雄滇中大震會金騰道楊畏知以迤西兵討賊承憲將選鋒爲先驅奮其勇力屢戰皆捷斬馘多遂復楚雄畏知以是知其能甚親愛之功未上土酋沙定洲反沐天波西奔時滇中動搖復城小而卑隍塹樓櫓多頹壞器械朽鈍矢石缺乏儲糧匱人無固志承憲綜理甚備畏知按行埤堄大喜曰壁壘旌旗改色矣天生是人以固吾楚雄耳明年賊至承憲接戰大敗之賊起臨安橫行迤東地挫其鋒自承憲始賊相顧謂勇不可當獨王將軍耳二月賊知楚雄不可拔乃西圖大理

家化層之丁亥春乘勝還攻楚雄承憲與土官那嵩更番出戰輒勝賊賊日益多築長圍繫壕三疊環楚雄城承憲及弟承項慷慨乘城望長呼曰賊不破楚雄城不休我不盡殺賊不返城中人相顧歎息為之飲泣承憲起腰弓矢佩劍衣重甲兜鍪大呼陷陣突圍出貫穿賊壘賊大驚承憲矢不虛發發必應弦斃近則揮刃手刃賊無慮百十數賊輒辟易尾而攢射已而潰圍入矢兩服皆盡顧謂從騎取矢方返顧流矢中要害死賊褫其甲沾濡血肉糾結不解也承項馳邑兄不及戰死陣中畏知痛哭曰天不欲殺盡此賊耶何先斷我兩臂也

楊憲大理郡庠生也倜儻端方尚氣節丙戌初春黔國公沐天波來奔戒嚴繕城守馳檄調莊丁土漢兵軍書到蒙化麗江武定方嚮應賊黨王弄土司王朔蒙自兵頭李日芳已次楚雄郡城洶洶憲揚言於眾曰賊乘兵未集而追上公上公在股掌中矣逃鷙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大理寧不如叢薄乎智謀勇力固城守捍保奚郡中人事郡中人寧為倮奚辱也長吏

郡民從其言皆刑牲歃血盟誓嬰城守二月賊大至攻下關踰點蒼山圍郡城數匝憲日以忠義激勸人而督家人造飯凡守陴者餉之不問為誰也殊死守九閱月憲未嘗勸懈已而沐天波潰圍出西奔永昌守禦單薄城遂陷憲使盡室登樓梁已垂繯使自經憲之妻女媳孫女弟婦姪女凡六人憲曰男兒不能自引決者吾無責焉耳偏視六人氣盡絕乃然薪火熾甚自躍入死樓下薪憲積之經年也

高拱極太和人也積學舉於鄉不求仕進沐天波至郡城未嘗投名紙沙賊圍城拱極奮然曰蠻奚猾夏賢聖所必誅也遂與諸生尹夢旗夢符馮士成畫守禦策傾貲募士守九閱月城陷拱極哭曰我家世忠貞受國家恩厚先人靈不可令土酋汙乃坎地盡瘞祖父木主薶已縱火火屋自投池中死夢旗夢符士成城方破先後皆自裁

陳于宸字葵若蒙化人萬曆丁未成進士任巴縣令致政歸布衣蔬食如窶人子恬然無營也烈皇帝哀詔至哭臨不能起南都陷大慟曰老臣以壽為辱于

宸之謂矣戊子年夏五月沙賊攻[illegible]城城陷于宸策
杖扶賊賊不死死之

王士傑張烈

王士傑太和丞也有幹濟才邑附郭大理守以下事無大小咸倚任左得士民心具知民隱其言出巖於教令丙戌黔國沐天波避亂至[illegible]中二月沙賊黨王朔逐圍城士傑言於衆曰沙賊皆倮夷耳長於伏山澤梯高履險耳攻城所短也今亟乘墉有纓頭褁足戴皮盔腰環刀持鏢近牛馬墻者即下石殺之皆應曰諾會大理兵少外援絕自長吏下逮曹椽各分地守士傑得城南董率諸人昕夕更番轉木石無少休十旬如一日衆共稱之一日蕭時顯步城南怪士傑已離次士傑遺矢攝視起時顯曰沃焦釜墻下羹波渤澆賊可耳賊不緩攻如後者跬步不當移也士傑曰謹奉教時顯故永昌同知解組東行道梗僑家太和者十一月食盡援絕城遂破士傑死南城上不踰咫尺府學教授段見錦府經歷楊明盛府司獄魏崇治皆死之官民男婦死者凡七千人屍相枕也時顯周覽大慟冠進賢朝服加紳縊寓廬

張烈蒙化衛千戶也有神力精於技擊乙酉丙戌沙

賊亂據雲南烈奮激言曰士酋焉敢如是所不能殺
賊不與共天日於是鍛甲冑張弓矢礪刃待徵調時
巡撫雲南吳兆元巽懦昏瞶不能討賊㥘威勢顧與
賊與從日往還明年疏請以沙定洲爲參將代沐氏
鎮雲南以是不下各罷檄兵不得發會金騰道羽書
聲沙賊罪烈捧之歎曰殺賊此其時矣顧漢兵少不
任戰莊丁彝兵已入山刀耕火種未即集五月賊李
日芳偵知蒙化城空虛引猓彝疾攻之烈毋出必斬
賊驍將從數十騎歸各觧馬上囊纍纍然級也笑諸

城堞指而笑曰賊留旬日城頭皆賊首矣城中人頗
傳其言識者憂爲先兆云是時暑甚盛城小汲道絕
守者怠遂陷衆奔潰烈揮刀巷戰呼聲震屋瓦身孤
受攢矛刺創重且死猶手刃賊也弔之者曰張公真
丈夫矣名稱其實也

劉烈女家傳

烈女珍英者南昌劉永叅之女年十五許字新建萬
承禹未昏也既聘之六年戊戌請昏期卜秋中後一
日吉而承禹先三月以病卒訃聞越四日烈女雉經
死先是辛卯生母熊喪繼母萬鞠之如已出以女能
孝得歡心伯母羅寡居昕夕就學女紅問節烈古今
事則剖晰指陳既嫁而守貞殁世未嫁而决死殉夫
若爲節婦若爲烈女徃復辨別如黑白匪分家人弟
以女博士哂之胞兄武蕙諳次及文文山謝疊山則

津津喉吻慷慨憤激有丈夫氣比承禹凶問至則更
衣請徃弔不得則入室自縊以救甦明日又縊父持
之哭曰兒何忍棄予死女亦哭曰父何忍令兒生大
父蓮琦語之曰死固不傷勇然而祖而父無財力不
克爾旌揚死恐身與名兩失耳女曰孫不惜身何身
後名之有明日守者踈一縊而絕

外史氏曰大莫大乎死生人物皆知不免也必爭之
呼吸之間爭之得其所者死爲輕莊子所謂殤子壽
於彭祖也細故小廉古今之舍生赴死且多矣言之

以義不失其輕重者幾人也今夫女子從夫猶人臣事君一日册名則休戚與同在朝在野無分也比干於朝宁夷齊於首陽二而一也苟免偷生睒一死而終不免死徒失身一姓二姓而不止供千百世之非咲世世子孫所諱言則幾微之際貪生之一念來辱身敗撿之無方也烈女天性之高者吾之徒運漳詔之曰守志善矣歲月之多時勢之變殆未易能豈非有見於愚下之易玷以玉烈女於成耶烈女豈不計之巳早耶

劉廷標王運開王運閎劉謙之劉廷樞黄氏

劉廷標字霞起小字存玉上杭人性孝友湛深敏決有幹濟才善談能屬文賢士大夫交稱之崇禎初上厭薄資格門戶阻抑真人才國家事日益壞九年開辟召科使內外大臣舉所知人才方輩出而起家進士者亦往往陰持之十三年汀漳兵備副使章自炳以廷標名特聞召試銓曹署邑丞拂袖歸淮督朱大典貽書曰當路以賢士戲是以國事戲也君盍不破涯涘就之塵中轉輪垤上旋馬使知天下有不可戲

之士廷標慨然起謁遂得永嘉永嘉浙巖邑素梗遵比至邑大治爲永嘉所未有三院以廉能特薦十六年陞永昌通判寬厚靜穆務以德化人明年威宗殉社稷南都立京詔下哭臨絕復息解腰経縊龍亭側長子謙之救復蘇會永昌守行廷標攝守事不坐堂皇不讞獄兩造至諭以事理使平去穉人德之踰父師乙酉丙戌黔國公沐天波奔永昌避沙定洲亂明年丁亥流賊張可旺寇滇破定洲屠曲靖據雲南分黨張定國屠迤東張文秀略迤西下楚雄至於大理

雷動風飈人莫敢抗爭迎降可旺索永昌印且急時
推官王運開攝金騰道與廷標雅厚善二人謀扼蘭
滄江以拒賊滇自大理而西地益高山峭峻壁立道
險陂一里百折蘭滄水深怒濤漂木石江干石如削
兩岸樹桓交鐵絙懸度播蕩搖曳人馬不得相躡踵
可一夫守沐天波說二人解印以講二人正色曰國
家印攝於我二人我二人聽上公解以講是我二人
降也我二人受先帝命官茲土甲申中國變宜以身殉
今能從賊偷生乎我二人者書生耳義不爲賊屈上

公三百年世臣賊未至而先誅款異日何面目見祖
宗地下且我二人在印必不可得天波慚不復有云
永昌民懼屠戮咸哀請廷標知皆解體乃命之謙門
東西道梗絕若屬不能生還里閈矣騰越阻潞江險
且僻亟就婚偷活草間延嗣續耳遂使弟廷樞護親
屬以西會寇氛壓境人洶洶出入聽事廷標招耆老
語之曰他城降屠亦不免死生有定命若輩何畏之
深也衆皆哭且曰人誰不畏死者廷標曰若謂我亦
畏死乎我欲死也久矣立命酒酒至納觴立舉巵飲

衆惶恐走起抱持立覆巵地立罷坼衆泣下立散去
入夜治觴延運開飲酒數行起運開大言曰籌之熟
矣惟此路行之爲得也廷標曰敬諾罷人竊聽者私
相慶以二君行亡去一縱可無屠也夜分運開竟縊
死時九月三日也輿櫬奔以告廷標曰眞男子也我
年大當先今何後耶遂沐浴焚香草疏告先帝疏言
後死罪臣劉廷標從皇帝地下以永昌府印印疏上
又賦絕命詩四絕詩成取素練懸楣梁結爲繯聳身
就縊蹴踢蹬翻廷標體幹素重練未絞絙遽絕仆地

客走持掖之曰天豁公也毋自苦廷標瞪目大吒如
雷轟客還走避乃盥漱正衣冠閉戶更帛急絞縊遂
死

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也崇禎十六年以孝廉謁選
授永昌推官英果剛介人不敢以私干與同官劉廷
標趨舍異尙而以文章氣節相友善流賊入滇運開
攝金騰副使領無兵不能戰守人情渙散咸請以印
往運開與廷標約同殉難酒闌歸無一語及他事先
廷標自經死

王運閎字于遠運開母弟也登崇禎十五年賢書蜀亂依兄至永昌會運開以家人走騰越謂閎曰弟未仕義可以不死將婢子而西毋居此亂人心曲也閎從之運開死閎偕劉廷樞還至永昌治兄喪厝運開九龍坡弔者悲號嗚咽哀傷甚閎曰此我輩布帛菽粟事何痛之深也葬已復走騰越居有頃賊黨至感歎運開廷標死欲官其後或以閎對遣命二生往招閎閎欣然就道至潞江中流手幅紙給僕拊膺大言曰我兄弟可異路耶遽起挺身躍入江洗尋丈許湍

激波漩洄湧之起色泰然也衆疾聲呼救舉篙欋板擲洑流中楷柱相觸閎手揮去之竟自沉僕出劄記云得我骸附我兄塋處題曰夾江兄弟之墓越數日得屍沙磧靡江中顏色如生殯之如遺訓丁酉劉謙之塋父關坡北嶺遷夾江二柩同穴封馬鬣上賜祭曰故永昌通判劉廷標推官王運開舉人王運閎當烽煙孔熾之時矢堅白不回之志賦詩濺血字字皆忠孝之言繼練沉江烈烈動鬼神之泣論兄弟可稱雙節言朋友不媿三忠人因制詞稱三忠墓至今過者泣下云

劉謙之字無咎隨父廷標至永昌廷標死國事有司以聞詔廕謙之官迨至己丑冬補趙州學正積官戶部主事十三年雲南陷被執逼使鬀髮謙之曰死即死耳禿頭鬼寧能見先人地下遂遇害

劉廷樞字拱斗廷標弟也性耿介言行不苟寇至廷標以死守土樞自騰越徃哭董治兄喪寇逼以官不爲屈撫兄子於騰越若將終焉己亥春二月兵敗王龍關敵長驅至大理兄子謙之死之樞束髮整冠裳

擗踊大哭曰兄死賊猶子死敵吾敢愛其生乎乃引組自絕

黄氏劉廷樞妻也聰慧持大義賢聲著內外有殊色己亥閏月車駕自騰越狩緬氏語樞曰十五國所存尺寸耳今棄去百姓男女死不較甚一紀之先耶賤騎旦晚來妾不能待請先君死樞可之是時年二十有九其子最少者先黄氏縊之死

王崑繩曰合傳中有連山斷嶺之妙至叙諸烈之死各有聲色千載猶生則傳神手也

呂元素曰神似龍門班掾以下無此手筆

朱壽鉢徐道興羅國瓛朱文旦陳六奇

朱壽鉢魯藩宗室也家兗州崇禎十三年授雲南督捕通判正直有能聲十七年陞副都御史提調楚蜀雲貴兵馬賫詔雲南徵滇兵於時土酋吾必奎沙定洲後先亂兵不能集丁亥三月流賊張可旺乘亂窺滇營曲靖城西北壽鉢知不免盛儀從響道傳呼金鼓麾蓋張牙旗啟城門出雜以班劍儀刀響節骨朶藤棍卧立瓜金鉞殳义織扇靡不具導以各旛告止傳教信大書曰親臣萬里天子一家乘擱輿直入賊壘賊相顧錯愕見可旺三揖曰吾聞將軍師有名誅土酋爲黔國復仇代天子行征伐此桓文之功青史芳流不朽也吾所以揖將軍者謝將軍入滇以來不殺不掠之恩也壽鉢辭氣慷慨聲音如洪鐘賊皆驚異可旺挾使降不爲屈坐繫他所狹旬嬾以顯秩壽鉢曰豈有天潢支庶而污潢池僞職者我死何害所恨河山未復敵寇披猖耳遂絶粒不食賊知不可奪殺之僕二人不忍去求死賊併殺之

徐道興雎州人也崇禎間擢雲南都司經歷居無何

羃纂師宗州州素梗逋道輿督勸有方州人咸愛戴
輸將恐後當南北鼎沸新君立播遷流離有言及國
家事者道輿泗横流曰禍害中原貽患聖天子毒
着生首禍皆流賊也恨株守一官不能枕戈一寢食
其皮肉已而流賊張可旺犯滇屠曲靖道輿集士民
語之曰斗大州地僻民稀不能禦賊也明矣禦之必
屠我不忍以無罪民而罹此毒也其亟擧家避我則
死此勿以我在而姑留我不能而保也士民爭奉以
避免道輿曰封疆臣死封疆耳我志决矣毋多言衆

大哭倉卒去道輿左右顧獨一僕夫留詰之僕曰主
死奴當從道輿出白金二錠授僕曰汝亟去此朝廷
予我俸也今以一賜汝其一留市櫬收我遺骨汝今
且亟去僕置金几上哭曰奴從主死安用金道輿曰
汝不去則死死則誰收我骨汝罪則甚大僕不得已
叩首踉蹌去賊入道輿正衣冠堂上大罵引滿賊逼
出迎可旺道輿怒甚以酒盞擲賊曰死賊我天朝命
吏也肯迎賊耶罵不絶口遂遇害

羅國巘宜賓人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雲南
會沙定洲亂以兵威要挾文武諸大吏吏皆莫能抗
國巘無所屈行法自如丁亥初春按部至曲靖流賊
卒至城崩被執守甚嚴不得自引決至雲南諭令降
縲歸院署國巘密購火藥納章華樓中登樓火發遂
焚死明年昆明諸生胡雲病疫目瞑見焦面司行疫
叱使歸雲喜就問公爲誰曰觀風以若冠多士覩不
識耶雲曰羅大宗師神人也死生無間矣

朱文旦曲靖知府陳六奇南寧知縣丁亥二月流賊
謀犯滇文旦語六奇曰罷城爲滇喉吭城不固無全

滇矣鑿池築城君之任也六奇曉夜立畚鍤版築間
城乃完先是定洲以兵扼盤江至是以李日森守濕
六奇自計策料民積糗糒芻茭爲死守計四月平彝
屠文水告急文旦戎服率先登陴守日森戰文水大
敗文水屠二十七日賊進圍城百道攻文旦百道拒
之三月夜賊穴地薄城實火藥藥發城三五丈崩賊
乘之遂陷城中人無一降者文旦六奇赴鬬力竭死
之

甯上珍段伯美李開芳王家祥

甯上珍守待聘先世江西占姚安籍爲姚安府人上珍以乙酉科膺鄉薦磊落尚節義有古國士風丁亥四月流賊孫可望等入滇屠城邑斬殺如不勝人重足立上珍積憤不能平欲舉義顧無足與謀久之得太和舉人金世鼎姚州知州何思守備杜朝明僧普恩雅同志期會要約舉義旗明年八月上珍等起姚安殺賊守備執僞知府傅起麟以釁鼓禡牙復姚安城聲大義遠近稍稍應之勢甚張可旺懼使張虎往

攻上珍出奇兵轉戰小勝相持久賊衆日益攻圍急金世鼎負其勇力肉薄賊中堅殁陣義兵力盡城乃陷上珍思朝明皆被縛詣雲南可望使皆騈首上珍顧大罵賊使寸磔益牙欵罵聲不絕賊刎其唇口吻不得張鼓腮頰聲從縫中出怒皆逆裂賊磔人率以千計自趾及踹必滿百剔肉如黍大布赫蹏上數算之磔一人率辰至酉不及皆死則行刑伏誅竟日血淋漓屍上行者過碧鷄金馬坊咸色變寒慄莫敢直視上珍忠義受殊刑氣既絕其面顏如生也先是姚安既陷上珍妾妍妻子十許人率先自溺無一生得者

段伯美晉寧孝廉也丁亥四月與紳士宋光祖諸生余繼善耿希哲等謀守城拒流賊待孫可望竊據巳再閱月凡城守者屠之曲靖廣西臨安武定四府也避匿昆池者殺之昆明昆陽呈貢晉寧諸州邑數萬人也巳納欵置僞官吏且格殺騈首刲剝褫皮實以草滇人之死者不勝計也伯美曰是賊也不盡殺滇民不止也初刼於威勢今民不堪命因而殄之死猶

不失爲大明義士也會昆明孔師程謀糾合呈貢諸州邑起義師於是伯美等殺流賊之在晉寧者登陴守會賊黨李定國居臨安巳聞伯美等起義馳一日夜至晉寧伯美等死之惟師程跳身去

李開芳富民人有學術舉明經與邑子王朝賀友愛如兄弟流寇犯滇州邑無堅城開芳語朝賀曰賊皆殺天下人知之不自死則男爲戮女爲汙矣朝賀頷之居無何富民陷開芳妻及二子赴井死開芳同朝賀走松花壩自經朝賀持畚鍤鑿穴封埋巳就開芳

死所亦自經

王家祥楚雄郡庠生也與弟家祚不苟言行內外無間里間路東之丁亥八月賊孫可望使黨王自奇窺楚雄金騰副使楊畏知出精銳逆戰於祿豐失利家祥聞之大驚入語家人曰楊公敗矣前年沙賊叛勢猖獗所過迤東西無堅城楚雄當吾必奎殘破後瘡痍殘黎方張旄者三年壘守八旬日環長圍三匝食盡援絕嬰城守人有固志恃楊公也今楊公敗矣賊頃俄至吾屬等死耳與其殺於賊身首異處也誰與

溺於淵家祚曰楊公既敗楚雄誰不死迤東居死慘毒甚賊即不屠能從賊以賒一死哉衆皆曰然男婦凡二十有九人人懷沙抱石自沈死家祥家祚外惟之義之道之路以名聞

王崑繩曰滇中僻遠忠義不傳者多矣得有心人搜羅表彰豈非大幸然文不足以傳終無益也質兄字字寫生篇篇見異天不忍忠義湮沒故使爲萬里之游耳

大賓郭維炲傳

因心之孝行於家愛敬之俗成於里以能和順其鄉者則效可以風天下古先王之教萬國必先於鄉而禮必隆於鄉飲酒尊讓潔敬必備於賓者意至深遠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是之謂耶大賓郭維炲九江德化人也性警敏而篤孝兒時能視聽形聲外隨父兄學曉暢大義不屑屑章句偏旨輒能文文輒驚人非有意也世父希俊以文庠改武中崇禎壬午科角弓犀兕請纓之氣赫然乃弗一

顧時年未舞勺也念天下多故耀當吳楚交士馬去來無寧日身席祖父蔭雖咿唔雪几風燈下往往懷篋燕憂明年左良玉兵變城市墟士民鳥獸散家遂破隨父避德安故里三載始還耀荆榛滿目父時年雖富同儕羣季多身爲元子莞家政匪異人任遂捐棄筆研治生事不以世亂食指多費用不貲貽厥考憂遂蚤夜持籌計奇贏舍末事本積歲月以次豐亨堂上之甘毳盡室之遍衣同食歲時之贈荅賓從之供億下至布帛薪蔬莫不畢具視田宅之良者買之

同産弟維炫維燦維熧之婚嫁畢之糜金錢莫可数
計皆出於心計慮靡不周舉無失策用能當轉徙流
離後二十餘年間門戸家聲日以大人莫不多其才
而歎爲難能也甲寅滇閩亂時詡遭父喪殯塟成禮
致敎稛客有家翁伯風而食衆生寡卒子貸應其仔
肩家督不弛也如是六年年始衰乃均所買田四分
之而獨任所舉債家分畀自是始又三年內艱治後
喪捋前不少殺家於是中落不恤也有詔之曰物力
艱難之日君喜排解飢給食死給棺焚券還遺金戚

黨脫坐繫完全夫婦皆好義行利濟事然素封豪舉
罕一爲之君勉力而力竭其如易所難而輕所重何
天性之親惟兄弟童而鬩墻亦惟兄弟君年垂指使
愛弟愛猶子一子髫齡不爲計不幾失於慈而偏於
薄乎曰子以義所當行可不行乎父母所愛而不愛
非不愛弟不孝乎親也友于兄弟爲親而友于也吾
知義不容辭盡心力斯已耳貧富有定命吾行義所
當行子言非所欲聞也君無何夙逋莫不償衣食繞
足而義舉無改其初壬申九江舉行鄉飲酒有揚言

於娶者曰鄉飲徒具文彼結納而揮霍雖不尊長養
老不孝弟無不飲於鄉求六行之大賔非郭燦華不
可衆皆曰然舉之燦華者維炳字也

賛曰陶朱公之才之大也千金不易致而致之者三
其積也無從而知之其散也無從而知之大賔豈慕
陶朱者耶積有爲而積散有爲而散乃適與之符耶
睦婣任恤於其鄉要皆以成其不匱若大賔謂之純
孝者非耶嗣子光文爲予言歲儉族子二日不舉火
以告呼婢探盎中粟婢以可克一日對則顰蹙曰舉

與之昨日不食輟明日不更急乎嗟乎是亦難能已
夫推有餘者亦已遠矣

薛大觀李上林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端嚴耿介寡交重氣節[illegible]賞序城居宅一區分其半教授自給布衣蔬食澹如也流賊孫可望等犯黔滇所過屠城守昆明爲滇大府人民衆懾其威計無復之燃香啟六門迎大觀皇遽遷蒜村不一入城市者十年丙申春正月駕幸滇遽踴躍歸舊居曰不圖到今得復覩天日也居有頃朝政紊馬吉翔輩因緣爲奸日鬻爵奸人賈自明行間王公大將帥不爲戰守備大觀聞之竊歎息十三年春聞沐天波議狩緬大觀大駭曰去雲南無尺土一民矣依小邦以緩斯須死他日求殉社稷可得哉卽日命長子之屏更移家蒜村村距城北二十里與龍泉觀相咫尺觀側有潭潭上樓曰魚樓俯視黑龍潭碧波澄徹深湛不可測大觀昔村居往往遊其上繾綣不能去家再遷聚室而言曰我願爲明室鬼不能爲緬髮人我今日得死所也之屏曰父死以義兒獨不當死孝耶曰汝母在其妻應聲曰父死義焉知母不死節也媳睨視之屏曰君父母死節義君死孝我柰何獨以生爲大觀大笑操雲南鄉音答曰得儞言可也皆大笑時侍兒瑣抱幼子立堦下鬨然一堂曲折旁趨上問曰主等爭死名皆正顧何以處婢子大觀曰汝能殉主亦義也瑣大笑皆出門無一反顧者以次登魚樓大觀捉筆題壁曰一家六口成仁處題已擲筆大笑以次躍入黑龍潭死明日六屍相牽引浮水上手無一脫者侍兒瑣一手抱大觀幼子如生也先是大觀女適鄒避西山及聞髮當薙夫婦燃薪自焚死適大觀死之日云之屏毋氏楊妻氏孟之屏亦昆明諸生也

李上林宜良邑庠生也有至性豪邁不羈雅好學已亥滇城不守宜良土沃地平去滇城近羣情方洶湧上林則日治具縱家人晝夜飲人謂獻歲適然或譏爲樂禍上林不輟也居有頃洛鉄馳且至則率家人持壺觴升屋飲盡醉上林善忽雷彈不絕聲見鈸笠朱纓停忽雷躍起罵騎士盡怒欲磔欲叢射欲生捕得爭未決火忽自迸發屋薪盡燃煙焰障天日猶隱聞忽雷聲比暮[illegible]人去餘燼拾數人齒骼就其地

共坎瘞之江頭村惟片土至今不壘也

江灣司李巡檢傳

巡檢姓李名如璋幼名仁在官名始易也字子孚南豐人性斂慧而温厚馴謹壬辰度田令下邑之田地山池有別上中下則壤有分繞一邑賦集善筭数十人涉旬月積筭不能得肯綮仁年繼十五從塾學歸縎署廨歷階升問而哂之乃布珠盤左右手撥動如飛聲若流澌水觀聽咸心駭數日一邑糧立清攝篆崔𥻗倅名世鶖曰何物寧馨雖唐順之筭盧州糧無以異巧者所以不過習者之門也遂延之幕內三年

其受知有如此已而挾貲客齊豫聞父謦心中奇禍重繭歸傾貲脫父難人益以是多之年弱冠念士商不足學欲起家吏事入藩椽江右素淳樸惟十三郡七十餘州邑凡錢穀出入吏緑爲奸盤踞蠹食弊滋多雖與領簿書無從詰如璋乃竭精力旦晚勾校不使邦賦錙黍吏雖奸莫能欺隱江西之賦役簡明皆所手定也歲除人盡酣如璋則取歲入歲出歲存燃官燭比對稽覈珠盤聲達戶外余方伯䕫得之大契賞滿服大小事多倚辦焉甲辰歲大饑令下發倉

衆賑如璋以各䊼邑十年來積穀鍰金合萬兩積逋不能塡請以作賑荒除豁用是䊼邑追呼以息先是滇南軍興催科亟江浙士紳多逋負詔以名聞坐觀望削籍終身不復江右尲其跡册已繕真如璋捧册進曰易輸者賦稅難得者功名請以新征抵舊追宿逋以實新糧一轉移而保全士紳無筭方伯是其言而止如璋未嘗一宣洩而有德色其見信於方伯益以此丙辰注選得嘉定江灣司巡檢其職宋初爲忠翊承信郎今則督率游徼斗食之佐史所行文書可

否事自管轄境外一二不得有爲而江灣並顧逕分轄各百里接上海崇明環濱海上汛時時發官斯土亦極難矣巡檢至則月規心計計里建烽臺築三土城以居弁兵守戍至欲擴大居民咸爭文武大吏莫可決巡撿曰海邦之地賦重價高人且滿寸土寸金也擴之則輸無田之賦民所爭是守戍不能難而規制以定民田之坍塌於海者例蠲租巡撿履畝丈量韶餘地過多大吏怪之答曰餘地皆潮沙所衝立坍塌沉而後告無及也大吏心服其言猶戒以勿徇民而

隱賦嘉定田畝征三斗明初沒入沈萬山田賦僅一斗上官以爲言巡撿曰水無所洩旱無所戽賦宜從輕且由來非一日矣有嫂訟其叔據其田遂自經巡撿判之曰厚瘗嫂而歸其田使死者瞑目人皆稱廉明焉有挾幻術攫人金能脫梏桊而揎者逮捕北上舉巡撿監督乃釋其銀鐺第遣徤卒躡以行盜曰正人不能以左道欺吾術窮矣會江左大吏屬所部各以豪右報一時承望風指爭偵探受金嘗解巡撿獨曰江灣土瘠民貧勢力均敵豪無所豪强無可强脫

誣陷居奇心所歉上臺所惡也一境帖然其明達法理聽政治劇診視死傷皆重民命掩所部骴骼特多其勤勞王事十載中轉運度支金四千里間日夜愼毖如是且七未嘗有意外患冗散所避忌者運京餉實主持於漕標知所以避忌而不避忌不謂之獨賢耶且竭心力奉職其效皆彰彰如是冝上官特舉而大用以裨益於國計民生必無先於巡撿者顧昧心盲目猶且劾之此巡撿所以投劾而休脫職事於服官政之年也自是優游家食不一及官常事常捐頁

金齊友於嘗厄未嘗有餘財而如此邑親族如趙公
步希階李衡山長祚宰巖邑皆以禮延亦一徃非以
其習政事知掌故故實莫或過乎且心存於利人所
至殫力宜猷著實效尤莫與京乎世之苛於論人以
仕非科目不得謂之正途雖功高天下不見稱於士
君子籍巡檢微員一雪此言耳休官三十年居貧目
怨眚然眼見其季子灝餼於庠著四書解行世孫廷
芳弟子員高等視世之正途於子若孫蔭不蔭必有
能辨之者

論曰古帝王舉人於側陋而賢才輩出及論門第重
科目而實用無由表見天下之治少亂多不以此乎
程明道以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李震亨謂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
猶仕也數學雖本黃帝周公然不過六藝之末巡檢
之籍不列搢紳儒林戎政中顧世之稱鉅公學博爲
世虎臣其姓名爵位赫赫在人耳目者求畢生之政
治能如巡檢十年之一二得乎哉而知巡檢者顧出
於一藝之長從事之末何人之難知而知之不易乎
巡檢不幸求知於世乃不得如一藝之長從事之末
猶幸而有知之人也可慨也

鄧念之曰望輕秩末乃能殫心力於國計民生則
巡檢一官以人傳矣得此手筆頓挫抑揚表彰
生色益信委吏會計不繫位之尊卑

郭豹章曰立一傳能使其一一可傳且令人人有
草木同朽腐之羞是真足補造化豈但典雅駕唐
宋而上之

湯碩人曰其行純其政善在邦在家綽綽可紀教

子則名儒教孫則傑出其積厚而流光視世之艷
羨正途久歷高爵者優劣何似余有輓章極力揚
扢讀此傳能令宛然如生尤推信史

孝廉張之治傳

孝廉姓張名之治字陳安小字乾楚湘潭人父豈石以戊子鄉薦令無錫邑人稱八十年中神君者語詳其邑乘孝廉生而穎異輒舉三歲學語試以祖母伯叔父母誕生年月日一過詰之百不一爽祖母喜曰行年四十四抱是孫足吾願矣祖母素嚴毅顧時時依膝下齠齔不好嬉而好學強記羣兒中岐嶷莫或匹年十三仲父爾石得雋於癸酉至是宰高邑迎祖母養欲攜行難其離母孝廉揣度告母曰祖母年高喜弄孫欲順適往旋往旋歸而全兒職耳祖母喜愉於無言且非一言動偶當於心已也比至叔父蔚石提南宮讀書中秘明年隨祖母還里念家世書香祖父伯叔聯翩起益力學旁及家事三年應童子試青其衿甲午登賢書搽聽以名聞跌足曰誤矣季父蘊合何蛣蛻儌幸之有榜放識者指其名曰是孝子也名與實符也無媿孝廉也明年隨父上公車丁酉畢婚娶季父秋闈中副車孝廉鬱鬱不樂隨父計偕俛得見失歸而母氏病篤嘗藥求醫廬封身禱靡不至

延數月而母卒哀痛呼搶將絕移時不欲有其生祖母以大義責開陳備至始強視息苦塊中啜粥不茹葷不入内而經營喪葬黽勉拮据兼盡哀敬入侍祖母悲感中委曲勸慰百憂百役萃一身身之尫羸復削不能支無間矣明年幼弟殤無服而慟哭哀號如喪母嘔血數升形日消鑠疾止旋作見聞咸稱世孝友而孝廉年少篤行爲難能云明年秋省親無錫未幾祖母凶問至痛徹含飴三年哭三世貞疾加篤猶以父行皆簪纓鵲起曉夜吾伊擱管課弟之鴻經義未常以疾解明年舉子距合卺五年也於時父内艱公私積負不能補星奔不克行而天性疎脫素輕於財雖物力艱難而重偏在義二十年來所擲金不可數計而產業未增食衆生寡當財盡於俗侈人貪之日此孝廉督家政久閱歷知情僞欲裨補闕漏而節制於出入以全一介之嚴所日夜關心而不容以纖芥忽者病越牒而不能起雖有倉公莫之瘉也若夫利以和義孝廉固已討之審矣壬寅丹歸卒漢上時年二十有六遺孤一乳名錫歲甫一周

外史氏曰聰明爲入道之門孝廉英敏而力學慈孝之誠不患不足而或過之天假以年當不知其所至嗟乎人在賢不賢而不在命之修短然則無錫之喪子夫西河之知命不知命居何等也

郭豹章曰命意深立格老鑄辭嚴謹能令所傳之人躍然可見者無他巧謬不過於天理人情透露其筆下文傳而人傳

張岦石曰傳一人而能令其通身皆肖且肖其心衕性情自子長孟堅蔚宗以來嗣此者難矣况能

令其人一家氣象精神俱於一傳中流露文之推倒豪傑豈但一時而已亡兒不朽豈但亡兒而已

楊太君家傳

太君河南澠池楊四奚女也生而謹厚不苟言笑稍長習女紅執勤不懈事父母以孝聞同邑太傅呂公晉兵部尚書中忌者言拂衣歸年未艾念徭嗣未廣求賢媛聞太君孝有聲以禮聘延居側室年始笄溫恭靜穆藹然也屬家方貴盛嫡郭淑人善持家政矜飭禮法諸媵婢恪恭厥事無怠婾言動服御罔敢少踰度家法肅中外井然太君循循矩矱側身等伍中下至女奴婢子多賢之事田太淑人惟謹善承順尤

能得郭淑人心莫忤於神明有謡詠淑人往往推劾太君直太君郎間不一操白淑人益以是重之同儕于氏雅不相善太君不與校退亦無齟齬于夀短折君十數年間語次及于氏有爲牙欵不平者則曰人已亡年已遠又何校焉性澹泊於物無所好華靡粉黛擯不御故生平無所競其天性則然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犯洛陽城中分地守太傅隸北城日夜坐麗譙淑人及太君倡脫簪珥市牛酒饗楽陴者於是家壯賈勇夜縋城擊殺賊常數十級城中人因有固志

會兵官軍於賊城埀危太君隨淑人踉蹌北渡河營將羅恭尋開門迎賊時正月十九日也城陷太傅死之淑人及太君雖免播遷踰涉數載始歸新安之袁家山家既落亂後無輿馬家人婦子悉步足崎嶇山險升降鱉躃不能勝太君從未嘗色艱難也諸嫡子竭力營饘粥家人麤糲常不給採山蔬野草合勺米雜爨之剌剌喉吻間不能下相對寒慄涕涕潸潸被面太君則旦夕操作以身先僮婢色怡然先是太傅既殉難襄塟事太君年豐少侍巾櫛之日淺無所出非

有既貴嫌無身後望家懸乏恐不能任艱苦淑人微以意諷則默不答惟哀號酸愴飲泣不能止淑人默喻之及淑人終內寢則柴毀骨立無間哭臨太傅人以是知太君之情出於至性益較然矣久之太傅二子皆貴迎養皆致敬皆如生母五十年中顧復嫡子孫男女襄婚嫁者十有八人諸孫則鍾愛般恒愛恒常語人曰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優恒於庶祖母亦云其感人類如此及寢疾一日見輿馬儀仗若太傅來迎者遂卒時年七十矣太傅名維祺謚

忠節事詳本傳中

贊曰詩首二南而小星江汜孔子皆有取焉史自范曄始傳列女然妻女之外無聞聖漢數百年豈媵妾中無足當記載抑以微而置之乎何與聖人刪詩之旨不類也夫忠於國者位不在乎崇卑篤於夫者子不在乎出腹不爾則存形跡爾我之私非忠義之極至求名節之完也難矣楊太君無子而子子孫孫生事喪服雖屬毛離裏何以過焉惟無私者能成其私太君之謂乎太君嫡子孫世爲臺使者履恒少病積

漿又患苦痞疾氣蒸於口不可近太君撫摩傳藥久而無倦鼻之於臭太君獨無所畏惡乎宜乎履恒到今言之涕下也第五倫於巳子兄子私不私視太君得失何如也

王峴繩曰通篇謹序二字爲綱非序其謹則序其序而總歸於至性故章法井井而摹寫處皓類蘭

臺

耿廷籙張朝綱

耿廷籙沔西人天啟四年舉於鄉崇禎十五年授耀州知州疏陳時政曰將多不如良兵多不如練餉多不如核又曰羣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勵報小怨孰與報於國賊之元兇酬私恩何如加於飢寒之赤子褸縷千餘言切中時病刺史所未嘗有也上優旨答之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明年監宣府軍皆著勞績南渡安宗立擢副使分守九江先是朝議以流寇入四川命大學士王應熊督師合四方勁旅往殄滅又以

雲南土司沙定洲吾必奎等所部種類不一皆精銳跣足踰山險疾於平地善伏挾鏢鳥鎗佩環刀弩矢傳毒藥器械犀利輕死好殺萬里長征上下無異志屢著戰功請調發別為一軍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北攻流賊便上報可以廷籙雲南人乃加南京太僕寺少卿往監定洲等軍廷籙辭卿爵於是授遵義監軍陞辭以往崎嶇至慎督師王應熊奏罷四川巡撫馬乾請以廷籙為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疏上報可而廷籙未行乾治巡撫事如故會流賊張獻忠死餘黨殺

曾英陷遵義蜀搶攘益甚雲南則必奎已伏誅定洲已叛據迤東西地朝命不可制道梗咫尺不得達廷籙擁空名坐居趑趄無策無何獻忠餘黨張可旺陷黔及滇揚言討定洲定洲逆戰革泥關大敗時丁亥四月也當定洲之叛也破蒙化附大理圍武定攻楚雄敗李大贄祿永命龍在田軍雲南數千里地無一足當定洲者土司苗玀之強可不謂為無敵乎至是席勝勢以當流賊決一戰遽敗北走死而後知土司之不能軍也藉令不反雖廷籙監之成師鼓行夫何

能為君子以是歎謀國為無人耳流賊入滇所過盡屠戮河西小邑城庫不任保聚廷籙曰奉命討賊賊乃亡吾國破吾家吾死已晚矣出循深淵自溺死妻楊氏賊磨至倉卒被執罵曰好賊我大臣妻也巾幗弱不能為天子殺賊賊當殺我賊遂殺之

張朝綱廣通人貢于鄉任渾源州同知解組歸皂捐私室泰然無求廣通小邑屬楚雄也丁亥八月流賊下楚雄誘執金騰副使楊畏知前鋒且逼邑邑且望風降朝綱曰余官渾源見燕趙未陷時望賊來如弔

我師已而荼毒爲自古易代所未有燕趙人悔無及
我懼夫不死而悔之也况國家恩厚忍受之而不報
耶妻馮氏曰君意決未我唯命朝綱曰均死也到不
如縊庨分東西矣請就西於是夫婦投繯死子耀邑
諸生瞪目視一哭而絶已更息忍死殯殮成禮厝窀
穸已亦雉經

朱字緑曰二人傳中曲盡天下情事是爲巨手筆

曾巽撰夏祖訓冷陽春周粲強

曾巽撰榮昌人也舉於鄉崇禎時授永寧知州州在
黔萬山中所領長官司曰頂營頂營當山谿間地偪
側城踞山梁不能容十室徑小於綫人馬不得並驅
而關嶺峙其東盤江亙其西實爲滇黔驛路州刺史
往往治之頂營西南八十里有衛曰安南城周三
里戶口多亦滇黔孔道尾灑高峻可以守會晧方擾
擾巽撰以知永寧州領安南事安南土族風俗淳民
好行其義巽撰素善拊循民甚德之時丁亥春正月

流賊張可旺等陷貴州巡撫范鑛匡國公皮熊遁去
黔中皆惴惴莫能自保集巽撰與梁總兵集紳士謀
戰守衆慷慨激烈誓與城存亡會滇土司沙定洲據
有滇藉口防流賊以倮夔扼關嶺盤江於是種人交
錯道路間安南人攖城守置郵往往絶三月大戰鎮
寧州流賊併比撓關城中人方交相慶流賊已躡敗
倮至城遂圍巽撰率士民死守攖席勝勢鋒城中人
力不支遂陷巽撰自焚死城中人多格鬬畢命無一
泥首者後人於城東豎片石紀其名石巋惡亡何漫

恕名與城俱亡矣

夏祖訓字仲有嘉興人也博學有才名崇禎十六年以吏部侍郎王錫袞薦召對平臺稱旨授雲南呈貢知縣會寇氛南北道阻絶祖訓崎嶇馳萬里明年六月始至滇京師不守烈皇帝之變滇始知之祖訓麗游膺民社殫心力興除利害甚著政聲於時亂丁亥夏流賊入滇祖訓與上官紳士謀聯絡州邑以拒賊六月義旗起晉寧昆陽皆登陴守二十三日賊王尚禮來攻呈貢首當其鋒城陷執祖訓拘攣見尚禮脅

躍起以首觸賊羅皆絶賊羣起縛遂遇害妾金氏抱幼子赴水死呈貢屠

冷陽春石阡人也知昆陽州流賊犯黔滇所過屠城守雲南行省也怵於威迎降昆陽屬雲南以是按堵他州邑不及也居亡何賊殘忍性成殺降如不勝法令頻苛民不知有生樂偶語斬藏器械斬畜馬騾斬竊盜斬賭斬淫斬醞酒斬市二價斬出入城門失腰牌斬張燈火畜犬防緝事斬重至剮磔剝皮實草沒其家婦女入局搜山海屠城邑草菅民命無虚日陽春憂之與旁州屬邑舉義賊黨李定國來攻城陷遂屠陽春死之亦六月二十三日也

周柔強江川知縣也善於撫循民依如父母江川小邑屬澂江當流賊之入滇也以兵威掠定諸郡邑諸郡邑刼於威望風歸附解印籍戶口奉版圖以歸誠用緩須臾死柔強不忍也邑南有撫仙淛湖有孤山可限戎馬柔強往避焉邑民之從之者五百家賊怒其不降也屠之人比之田横之義士云

艷貞劉靜玉傳

艷貞者金履亭姬劉靜玉也靜玉名瑛生三原豪華地性貞慧恬雅幼習詩書刺繡善奕工綸事妙解音律多技能而丰韻白如古所稱美而艷非靜玉不足當之未及笄父母保愛甚五陵年少四方豪貴客聞絕代姿爭委禽營金屋然弗許也壬申張觀察魯菴承制府命迓余至秦康坐中論才士佳人不得耦因及兼屬予金聘靜玉歸履亭事津津不去口坐客傾耳聽於時履亭年強壯受知制府制府率勳戚地望

尊嚴統秦蜀二行省位二院諸總戎上而委任履亭專奏告機宜小大事傳喜傳怒出納司喉舌此其才見知於有識也固宜履亭名坦越產世家子魁梧哲白體幹雄什伯人中延然露頭角毓幹濟喜任難事慷慨結納揮霍金錢不介意莫不推為奇男子顧循循謹謹無世俗矜張惡人益以是重之是秋禮迎靜玉歸西安琴瑟之詠極閨闥樂可知也靜玉定情後卅鉛華勤操作以相夫子結駟連騎塞閭巷酒漿滫瀡竈突煙不得息維倨問遺周人急賢聲藉藉者五六年而日以齊女之戒懷與安者勗履亭履亭亦以徵四方迪詢貴郎選皆不可斯須緩丁丑以浮家託友人而之蜀之楚之吳之閩輪蹄徧四方此其為履亭也履亭有戚王揆亮妄意靜玉挾厚笑而孤居奇貨易侵凌日喧啾詬誶虞辰踞所居撻其僕婢靜玉立遷依母氏以紓其禍已而揆亮之宗綦溥令高陵且欲劫以媚權要百里侯威令去強暴何啻什伯靜玉立築土室居以死自誓穴竇納飲食母氏外其聲容莫得而窺焉已而綦溥之艷羨益鬧一上侯其誅

相戒兒神所呵護窺之且不可靜玉安居土室十八年丁酉履亭以子貴且倦遊寓楚聞而歎曰是冰霜操也李益元稹豈丈夫哉立迎靜玉母女至自三原歷年二十有一攜來粧具其合歡被依然也

論曰袁閎以四世事漢位三公避亂居土室十有八年古忠臣之全身完名節如閎者幾人也靜玉閨中一女子耳非有名義綱常之重而守身之嚴歷年之久與古忠臣同揆一轍夫何修而至此耶理之不勝欲也多矣平居侈談節義能持守於項俄未必能以

者日苟延之以威誘之以利方藉口無罪且以居功者何代箋有賢者不幸值此則斷脰絕吭引决自裁而外計無復之而古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又還何說與夫身爲一已之身當守也身爲君父之身尤當守也可死可無死之間非善守身者莫能自主故舍生取義者死賢於生全名保身者生賢於死若袁閎者土室而死不可及也若郜玉者土室而生尤不可及也

陶存軒曰奇人奇事傳此一篇奇文字○引用袁閎恰好亦是土室亦是十八年有如天造地設者皆匠心之上下千古經營慘淡而得之至其傳艷貞處偏重在丈夫評貞節處與論及忠臣眞水月鏡花之妙

郭勁草曰郜玉至性奇情固不待言必有屢亭之深情而後還明珠於合浦亦必有阿母之保護而後得土室之生全言外意中可以想見

汪迎于曰古今守貞罕見完璧此乃於土室中保身於土室中歸趙歷年一紀加半眞古世臣賢者

心跡相符眞閨閣千秋之佳話得此名筆寫生覺劉中壘列女傳遜其香艷

〇〇卄工科奏疏序

工科條奏凡五疏觀察井公在諫垣時所上也公起家邑宰當意於時務以治行最擢爲司諫正色立朝遇事無所隱其五疏累累各千言指陳時政有鼂家令賈太傅風下大臣議奏可以爲條令或格於議世（伏全篇大意）亦爭傳之故天下莫不知有井工科奏疏者爰人陳繹思常語余曰生喜讀史尤喜讀歷代名臣奏議蓋古人成迹可流覽而知一時之政事機宜則萬變紛紜而無一定以無定之事勢測以一人之神明凝目（此段言建言之難）

屏氣起坐而沉吟方以爲竭智殫慮揣摩已至矣言脫於口而事勢已非議論失策古今坐此者何多也況堂陛之嚴持以入告非有深謀遠慮過人之知識（上言守下言奏）足以裨國計而利民生得於心書於牘奏坐言起行無銖黍毛髮之差者則言雖至文章雖報可豈足煩記載而垂久遠也哉自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奏議之存焉者代幾何人人幾何疏此生所以每讀一過未常不感慨淋漓反復流連而不能自已也傳曰輿王賞諫臣書曰后從諫則聖今天下非崇諫哲條例不（此段言從諫之難）

得有蹐蹐上內廷以議論屬之六科而六卿以從違諫於胥徒胥徒狗其私意因緣爲奸動外科條以拒（可以爲所以哭）言者雖皐陶爲士伯夷典禮夔教樂各陳其事且曰例已有之無費辭也嗟乎皐陶伯夷夔之言顧不足（一唱三嘆感慨淋漓）以啓胥徒之聽而胥徒之所允惟行文書守法令之疏是行文書守法令之疏顧賢於皐陶伯夷夔之言此不待智者而辨之矣然則諫之不從非不從於后而不從於胥徒彼胥徒也而如是焉未必不非六卿之過也嗟乎名公卿之學術既不得盡用於天下其（慨今吊古映帶多姿）

碩畫名言且不得與古奏議並垂載籍者豈其少哉雖君子忠君愛國各盡其心而已不在奏疏之傳不傳也然孰與讀其疏而想見其人乎此生所以於奏議一書尤感慨淋漓而不能自已也繹思之言如是余深韙之戊寅遊楚南因繹思交井公公謙和長者晉接以禮若不知其爲方伯大臣且不知其諸公子冠纓結綬接武於天朝其爲人可不謂賢乎公五疏當變起東南軍興之際其救時之務行之二十餘年承平久而無弊何思之深（應建言之難）而見之遠也（應從諫之難）則是疏之傳

也固宜先是公官常岳歲戊辰武昌兵譟咸謀以應
公不動聲色以秘計消弭之武昌以平其識時濟變
定禍亂大率類此此不具論論其五疏之傳者繹思
曰善請因以爲序

吳西潭曰通篇從友人口論奏議書而作序正意
但於首尾約畧點出然說奏議處正是序奏疏處
而通體皆靈由於胸有成竹是以波瀾老成

劉忠嗣曰時政之得失視乎掾曹之向背側薄之

獎古今同數篇中反覆直陳有心世道者讀之負
覺不寒而慄如此讜言正恐名臣奏議中不多概
見至於格法高古映帶周詳望之平行而突起音
峰極易校重而故作層折想見結構時倫極慷濟
經營之苦

懷葛堂文集卷之■

書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與李中孚書

爲今日碩果處關中而有譽於天下者舍先生而誰
份與世浮沈不欲受知於世惟懼無短長足當先生
之知顧立談間許爲異姓骨月竊幸不敢自外惟懼
爲先生玷耳先生知份舉魯仲連爲况不敢當亦不

敢不勉份壽魏和公先生亦論列仲連特抒所見先
生又別有深意而大旨則要歸一致也戰國之際秦
趙諸侯各君國而子民猶可苟安旦夕秦勝則趙敗
趙敗則天下且折而入秦爭地爭城百姓肝腦塗地
其害未可一二數譬之邑令一舊一新貪均也與民
習而欲既厭者其舊也夫既無廉者則孰與舊令之
猶賢也天下人不知此而仲連知之其欲解紛排難
爲天下非爲趙也趙人不知而以仲連爲爲己欲縻
之好爵則趙人之見仲連固內笑其愚耳古今惟善

立言足以動人亦惟善聽言足以定天下事仲連以口舌郤秦軍非新垣衍不能彼秦虎狼之國視一人之從違死生何足輕重苟衍狥私心膠執成見不善於聽言仲連雖率天下之人蹈東海死秦且幷六國混一函夏偃然而黃屋左纛帝制自若誰得而禁之古今高人奇士如仲連者不少其無成者爲多則仲連不可謂之非幸然仲連亦豈易及哉若夫無取於人特其小節士之自好者優爲之因先生意更推廣爲不識以爲何如其有不當幸勿惜十反以教

朱字綠曰論古人心事直踞最上一層覺子房博浪猶止爲韓尙不及天下也

上彭躬庵夫子

份淺露之病褊隘之心爲吾師札中一一道出譬之國醫已見垣一方矣郎錄置座隅爲觸目警心之助朝夕自誦一過如夫差句踐立人庭中出入時輒大聲疾呼也然積習旣深頑鈍不敏每有發不及覺覺不及持者夫不深沉不足濟天下之事不容忍不能用有用之人不勇決不可改生平之失兼是三者竄伏山林絕人逃世猶懼不免若欲馳驅四方酬酢萬變徒爲市怨賈禍僨事殺身之質的耳（古今有志之士無成者多坐此）份常念及自

爲寒心然靜能强制動則有乖暫可堅持久則驟發至于接人應事勉爲周旋識者輒謂有意回護不能增益所不長反自露其所短氣質之偏積習所致遂至于是也然天下無不治之病則必有治病之方有國醫則活無國醫則棄捐塡溝壑份于吾師之謂矣吾師其以何爲藥石爲補泄而生份也

魏勺庭師曰懇款之言自無枝葉

寄劉忠嗣書

辱批問具悉瀟湘別來事書疏之妙顧一至此千萬里外當大事草片牘語簡事詳能使人通曉無餘義此忠嗣本色耳上巳後十日份買舟夏口比至金陵茹紫庭已還家方嚴程之任滇南痛談浹日始南北分行溯江淮逾泗浮濟衛下直沽時已初夏魯菴張方伯退居一室翛然爲喜留百有六日暑退涼生湖路之燕市此七閱月舟行四千里之大略也北平爲十五國大都會車馬塵黑臭不可近無一足當意徃

衣未解欲即行徒以素所不得讀之書素所不得見之人素所不得聞之事往往能得於無意然後知士之有意於時者不當自錮於山巔水涯矣五方雜處士皆喜馳逐以無知已爲憂而份以無知已爲幸羣焉衆人中而有所親愛羣焉衆人中而有所投贈者知我也風塵之中受人知困約之地受人惠幸矣而份謂爲不幸者良以受而不報爲辜恩受之而報則喪已斯二者皆士君子持身所不出也與其有德怨以亂吾心誰與飢寒而自遂其志故所交皆貧賤士所流覽皆今人不讀之書所見聞皆今日不言之事若不知僦居爲市朝地所往還非富貴之人其以份爲過情者非也謂忘情而流於二氏者又大非也世道至今日亦極難言矣譬之河傾海倒狂瀾波靡爭趨乎下力不能挽惟有置身高岸不爲漂流斯已耳苟隨波逐流而又揚帆鼓枻以先之其不至淪胥以溺而不止而猶自詡爲豪傑誰其信之夫然後知閱歷不久者不易以浮沉於世忠嗣與份浮沉亦既久矣是說也非忠嗣不之知非忠嗣不之信也忠嗣奇

貧大年舉一子不能傭乳媪而餓死紫庭聞之心動交不篤關切不如是深然流言在耳巷伯所爲深惡也李天僕盛德長者宰衡山巖邑大事大疑行就忠嗣以決願出緒餘以匡不逮份先業師積學累功天佚始得成進士作一令份負師恩願吾友爲之報之也頃人言黄叔威客瀟湘間此八閩人傑也肝腸過熱天性過醇受人欺詒過甚賢智之過願以所長補所短以有餘助不足此明友交相爲益也若膠與漆同而已何益之有玉石相磨也水火相賊也而後相

戚故相親而不相切劘豈所望於良友哉权威之困
困於納粟慎之於今猶未為晚捐粟賑秦當今下日
份客秦大吏府如處巖穴非不能取其利知利之為
害不至折閱之甚不止人咸笑份為矯激份持之益
堅今貧雖甚然無他端以亂心忠嗣視份為何如貧
不能守他何望耶份老矣時命不猶知已難遇徒輒
軻落傀以自苦行將絶人逃世取數十年問見聞事
人為之傳垂之於世以不負游蹤周海內之志後世
或有知者非份所敢望也忠嗣以為何如通中患苦

難達人便覷縷滋幅主臣

朱字綠曰處已之道交友之義俱足維挽頹俗文
境紆徐僅為餘事

梅月川曰纍稱雜序若無紀束而立意在持已全
交語語纏綿愷摯可謂文生於情

張采舒曰以無知已為幸此驚人奇語也然無受
天損無受人益有難有易能難所易而易所難是
懷葛本色豈但文字之工而已

後伯兄書

除夕前一日自楚歸得大兄及姪各一函十八年不
相見接于書真空谷之音喜何如之叉覆紬繹捐粟
拜爵求為仕宦此意良厚今舉世皆然姪何不可之
有然以份能得之則大兄過聽未為一思之也方今
納粟盛開四方之持金以往多為幹辦所欺且弁其
物失之米有徒手乞假之理苟以份有高貲則份兩
子何為不前第五倫之有私愛姪之心不先於子也
今兩子一為邑文學一為博士弟子員皆賴祖宗之

靈友朋之助非份有金以捐也份少時念吾宗自占
籍南豐歷七八世中間將仕郎三人耳曾未有一為
郡邑諸生者寒門衰祚力學無人心實傷之是以就
外傅時輒妄自許必光大吾宗年十五六則覩舉子
業良不足學第俯首二三年取甎科如芥拾郎位極
人臣非異人事不幸罹患難者九年遂困頓其身摧
殘其志氣以至於今日然身雖貧賤而志別有在覩
今人所為舉無足介意若少年所浮慕世俗艷羡之
榮名則土苴之不若矣世方以為姍笑不顧也此志

即不遂則辛勤立門戶以承先而啓後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使族屬不甚衰微黨親不甚貧約父執交遊不甚寥落或尺土可階敝廬猶在則份雖讀書行道必有可觀況所志不徒乃爾也今六十之年鬢髮欲白兩眼欲昏馳逐四方而尚未有息肩弛擔之期者豈好勞哉祖宗墓地未樹貞珉又多非吉壤何以安體魄家廟未立何以妥先靈而聚族姓譜牒未修何以尊祖而收族又食指滋繁俯畜不易無一畝之宮儋石之產是皆極重至急之事尚皆闕然份之載筆

行役豈無故哉夫以韋布之士而王公大人相晉接足取重於時者徒以誠樸廉介不貪其非分不義之財而已而十餘年來外腴中枯有貧之實而又不得居其名舊逋未償新貸日廣生寡食衆用疾爲舒大反古道此人所甚憂而份不憂者追遡三十年之先求如是之憂不可得今奈何憂其憂也天假以年承先之志不出七十要必有成若大兄必欲子弟爲官是志又大於份矣份之教子則如農夫以立心積德爲種以好義全信爲耕以力學好問爲耨以推讓爲收穫以廉潔爲倉囷而以仕宦貪吝爲治田之水旱稂莠蝨賊兩子雖不肖而身教固已有日矣人誰不可仕宦即納粟如漢司馬相如張釋之且以起家但今人學行不能如相如釋之而貪殘之心則甚於殺人于貨夫殺人于貨未有不磨牙砰鋸而徃亦未有不即於法者即於法而歸咎於鋸牙鋸牙不受也若張徒手而禦人國門則未能殺人于貨而先即其法矣份故不願兒子之爲之也不然豈不見及大兄所見哉兒子游泮宮殊小事何煩遠涉儻天哀志氣有

能繼乃父幼少浮慕志佻倖科名班斕堦下其時與大兄引滿浮白差足樂耳

朱字綠曰掀髯慷慨俯視人間泰華若蟻垤培塿何處更有埃壒撲人衣袂耶至文氣古茂則韓柳諸書直可抗行非時流所能望其項背也

○○○答劉體元

初春伏蒙吾兄手書問西行梗槩併當匆匆未遑裁答及今六閱月邇來眠食何似幸示我以慰遐思七月杪份已返長安此行往還萬里以南方乘舟之人策馬五月登頓勞苦髀肉盡消且天西絕塞飲饌大異進食又不以時饑不得食飽則羅列當前夜卧土牀多蚤尤苦蟹蝨大於瓜子多至可掬一土牀藏可數升移衾裯卧地上則從屋椽間自墜下如雨雹密灑歷歷有聲一爲所嘬則泡高起半寸搔爬急則痕

皴血流一二日內身無完膚居人咸露宿或擁妻子避屋上其地率平房覆土代瓦爲牛羊矢所薰蒸初至嘔吐不能止其人强半西羌次土達次回次西彝男女飲食卧起盡出人意想外言語不相通展轉翻譯多非本意間爲畫地作字百十人無一識者塞上人與之相習無間惟操漢音差强人意耳份不善騎手足不便捷往往墜馬經河川嶔阜川爲山椒林所觸仰墜馬後亦頓百結而身體幸無傷所經地自名販皮馬客姓名不使人知甚至爲人叱罵都不與校其狡黠者詭非吾客從僕夫詰譏察非常則遇之益恭常笑語友人曰謝靈運好山水所至人疑以爲賊身好山水所至人疑以爲官大可笑也走河湟時賫公韓總戎知而晉接發馳騎前導所至譙烽堠千百夫長間佩刀屬弓矢盤帶构韝以迎亟揮之不爲止出長城塞外則健兒十數騎握弓刀左右銀塔寺高僧綽爾吉類有功行彝奉爲活佛相與握手問勞若平生歡語意若能前知者爲設供帳如貴客至導看金銀佛銀塔諸寶器黃衣僧百數十趨蹌執

事惟謹瀕行出氊氌爲別往還報稱使數輩交錯道中絕不一問休咎河湟間知爲總戎客或厚饋贐則矢天日却之於河西受二牝馬則皆十年所締交子輿氏以餽贐爲有辭貪夫往往借口份切恨之友人笑曰河湟四郡朔方北地山水城郭各繪圖圖各有說西塞三邊盡入奚囊伏波之聚米減叟之口陳手畫裴矩之西域圖記無能過者所得多矣可不爲貪乎份向在黃定山所實聞渺見未能成書今觀察魯菴張公爲成其美以所著可信令傳後任梓人剞劂

以傳然微定山發端不至此此則吾兄所素知也西行之槩詳與孝感熊公書中別錄一通請益秋潑風勁惟節宣自愛

王崑繩曰前幅全以瑣屑雜序設色最工末幅方將大意幻化而出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奇妙絕世

朱字綠曰是一幅西游圖將塞上塞外風景人物寫得活現自已傳神又寫得變動此吳道子手筆矣質兄祕不存稿余力爭得之凡無意爲文而能絕妙者此之類也

張聲百曰法度神氣似曾王而留心實濟又隱然言外

張釆舒曰重大事以瑣細發之苦心定力畧見一斑

與陶甄夫

事不面語莫如手書凡傳言必不能達意數語耳或後先之倒置或偶增偶減遂大失眞即不失眞其辭氣輕而失重重而失輕則判若天壤而彼此之情通塞於其口將命所以難其人也昨所言者份之意破毀胎卵靈物不遊而威鳳以難見爲神此居身處世之常經也漆園叟好談作用達之入於無疵倪仰因人葢亦勞矣媚於養巳之虎即扺銜毀首之馬一而一也語曰善游者溺葢不習於水方避之不遑習久

則玩玩則怠心生怠則水不溺人人自溺耳可畏也況乎其能溺人也份之意葢此也將命者所不能傳也

朱字綠曰中有與義故足寶貴

荅朱字綠

枉教尺具悉台指矣貧之一字殫心力不能救今不但不救且以爲性分所固有貧其如我何范少伯功成身退啓利以自汙三致千金出緒餘爲之蓋英雄技癢非若子持身之正道也份貧到欲泣欲悲處用以自解輒破涕而笑有笑份才不能救貧者份謝爲誠有所不能也今之才智士鮮衣怒馬多僕從日奔走豪貴氣燄家察色之喜怒幾之向背進所言以求所欲得其卑汙萎薾捭闔翕張固其習也平心而傾聽之其言也皆人所不能言心所不忍言言方出口而心已忘之使復於旦暮不能也復於言下亦不能也聽之者非不能得其情而指摘之然羡其意矜其情護已之私甘受其愚而不恤耳夫言甘而羡市井則然賈者殊得貲者疾售市井也而以才智稱非所敢知也其甘受之者尤非所敢知也雖然爲足以求富貴亦有得不得者皆歸過於命命不受也才不足以致之也不能致而求與能致而不求其人之賢不賢何如也貧而不害其賢則貧不負人人負貧也何如何如

梅月川曰俗士情形高人胸襟寫得委委宛宛如一縷清煙繚繞空際幻出山川雲霧變態讀之心味神賞

朱字綠曰清談一則可奪晉人之座

蕩碩人曰貧不負人此語得未曾有其因金盡失色定非佳士

寄朱修齡

遍發不更昔別頁有戒乎需之賊事也門人饒抑之同僕被百舍重繭而前比至適當事會所爭呼吸耳百雉城中卒徒塡欲滿紛擾爬搜居人閉塞門竇雞犬不得有聲戶外皆畏途平日諸人自詡爲才智爲死生不背負至是皆屛息禁伏避之惟恐不遠人空好大言祇此亦試金石于耳禍患不能傷人人苦畏之過甚防之過周禍患因而乘之古今坐此不少醉人神全虎何足畏之有今事勢已定如兩軍相持但能自守必有可乘之機批郤導窾在手我矣份每以事當初起莫妙於拌及其既定莫妙於捱今方用捱之時不敢不勉成敗禍福夫亦聽之何如何如王生仰藉其師不容斯須緩份抱甕下發筋力疲而憔悴甚翹首密雲之自天甚於槁苗枯草也不旣

梅月川曰世之始無忌憚後無歸結亦拌捱類也

須知人品心術邪正之間毫釐千里

陶奉長曰拌捱二字是英雄大作用不但將孫武所謂處女脫兎一顚倒之

朱字綠曰奇事奇文令人不測首尾而精言更足不朽

王文佐傳

王文佐字君選南豐人南豐當明二百七十年以翰林起家者二人王璽其一文佐則四世孫也世業儒父居易端志行從程山講理學文佐生而英偉神采異凡兒性和順笑啼不苟學語時父口授書能成誦稍長父講學歸舉知能之良在善擴充文佐從旁聳然聽若有會心者衆皆羨爲可教不但其親色喜也甲寅演閩變寇蜂起民竄散山谿險遠間百物貴且乏於時年十三饒心計廢誦讀懋遷給家食備甘鮮

盡室若不知地之僻僻之歸家之貧者十有二年且逆知其養不徒口體也父病則延醫購藥日走百十里喪則哀毀骨立盡斂葬祭禮不減城居而家益落非恤也念生殖莫如服賈乃挾貲徧南北審時度勢變通以中要會人之智竭能索而不得顧獨得之歸而取復故業家足衣食母饔飧甘旨擇師以教子癸酉遊秦會 新例捐粟賑饑咸從慂捐至學正在事諗其素尚義有季布風今力卹不足亟更爲子孫計乃弗之從者蓋以其皆年少而才疏且皆無宦情者

也識者推爲子孫計善無善於此矣母年行七十憐愛季兄甚殷往迎歸同斑衣舞母喪一如喪父合葬築塋室廬三年墓於時歲凶喪次中指揮幹濟糴粟以賑已而大府檄城各首邑及父母邦咸捐米賑之之法先期日以五日一給給則先婦女次老幼最後殘疾人雖衆無躡踵摩肩患四方遂推爲良法有語之者曰君好義才力雖足勝然人之緩急禍患若痌瘝於身素所敬信者且不言而喻尚義則尚義然均非以報德非以市恩尤非以權子母無所爲而爲而

重貲於以竭夫財續命之膏也生有 道而用無度空羣起笑爲芸人田而舍其田一何愚且騃之甚也文佐默不答色怡然也自公 潢之撫江右耳正直名以國計民生訪乃陳以六事救荒無過於社倉必里社自立捐粟在樂輸之民斂散必里鄰之衆賑如朱子之法皆不過問於官吏是則救荒之實策身願於鄉邑先捐數百石爲之倡此其一大比之年江右解額不及楚越而人文過之當與舉之賢能多困於限額乞題請廣如楚越此其二視江右學之劉文宗嶮鑑

空衡平發峰造極而祀典久虛請準祀名宦以爲儒
宗勸其俎豆牲牷身任助所費此其三忠孝廉節之
旌皆盛典也而旌婦女爲尤多則但知有毋者營求
切而受包苴賄者弊竇多請嚴諭州縣士民保舉必
公吏胥索詐必禁違則重罪此其四彭蠡水落則涂
路必勾曲舟每覆於旁風必在鼈灣左蠡開其地舊
有救生船而舟子貪婪冒手援之美名行下石之罪
惡請責成都昌星子二縣勸介地鄰汛兵確查其有
人船俱救或船貨獨存分別詳報以定功罪又沿湖

打草船名爲糞田實行夜刼乞令南康府通行各縣
毀舊禁新則鄱陽三百里內水陸皆應拯水火而登
袵席此其五時俗貧民溺女奸邪棄男傷天地好生
之德乞令七十八州縣多設育嬰堂以廣好生德身
願於本郡邑捐涓埃以助仁政此其六白公覽而大
稱歎謂爲體國經野切中時宜以次採行矣已而卩
陳琵邑事曰南豐在琵五邑中田賦人文次首邑而
考取儒童額在三乞疏請廣額於時各司道咸集公
大言曰伏羲執言爲國爲民不謂之賢[illegible]問者不可

也有笑於列者以品題猶未足公曰智能行其德力
足展其才亦已足矣先見文佐父學優志廣而未能
表見心每傷焉及其身躬於爲義若唯日不足其修
文廟助橋工　會館置義塚應人急而濟於危不吝
金錢皆推愛敬所及而各當其可斯能人所難能已
至於修祖塋兆增置墓田篤於敬兄愛猶子則性分
內爲所當爲也其子有七孫林立和順穆穆雍雍守
庭訓一門內無一干勢利人情之險側世路之風波
庶乎免皆作法之所遺已年六十有六以病終正寢
惜哉未滿其志願也已

野史氏曰學必存於心心必見諸事耳目口舌其後
爲者持躬苟不能論世亦不知則學之爲學遂無復
見於天下人莫重者身家亦莫急於衣食安坐端居
無問矣勞心力以殖貨財其候時轉物致遠窮深經
日月出入地所經營日不暇給而處心應事有大過
人者乃以經術經世律之不亦過乎世之名儒守一
經以求榮名利其升沉得喪咸委之命[illegible]乎其他吾
不知學之負人人之負學也可慨也

文學譚從仁家傳　　梁份質人

譚從仁字質先初字先之南豊人也南豊著姓喜聚族居出入里閭間意氣張甚譚氏自宋占籍城東世科第入明尤盛其故家子彼服儀節爲邑中諸族冠而尤恂恂儒雅不知咸推爲長者則從仁也初名從行崇禎間受知學使者榜諸生名筆誤作仁從行以爲言咸謂所易名佳名也乃已性和厚樂易淡然無所好好廣行善事有關邑利害者毅然任之不少阻豊西偏界撫宜邑山林險僻崇禎戊寅寇起封山

民洶洶無所措時東粤林公壽芝爲邑宰從仁力請招壯士設方畧募民出鏹爲援勦守禦費捐數十金爲紳士倡城賴以完邑通濟橋圮當事議剏之從仁慨捐數百金爲倡有貧無以爲喪者必助其衾棺親友宗族間救災周急尤皇皇如不及方是時海內承平久貴介子弟豪舉放曠相尚稱飲縱呼呶徵妓按歌度曲以爲樂或鼓吹塗朱粉登場演雜劇笑歌達衢市燈火煌煌達旦不倦從仁獨恬然自斂飭雅不喜酒舉杯茗相酧酢笑行客酒意興飄然人於群中

古彝徵於時尚最少也雅愛書畫古珍玩名詩文集所善並知名士往還相徵逐評賞把玩從仁口談詩文手摩挲法物竟日夕神采益旺一時名流交口稱其不可及年三十有九當崇禎甲申國變天下大亂而行樂諸人士及談詩嗜古者風流雲散太平極盛之徵不能復覩嗚呼其可慨也已從仁至是無進取意安步里門不問外事惟理學中有聲實者爲子師嘗誡以讀書行善勿愧清白云支祖萬二公樂善好施有令望邑稱三譚長者遠祖青永樂間徵拜工科

給事中高祖鯀嘉靖丙申歲進士鯀生泮泮生嘉言嘉言生近義則從仁父也自鯀以來皆孝而好行善俗爲之語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福從仁仰承先德益行利濟事焚券賑饑蠲田租爲邑素封最乙卯重九前二日賊攻破邑城屠戮焚俘少壯靡遺子從仁時年老矣匿危樓中獨免夜昏蹂血從水竇間脫去已而享年七十有八視履精明以無疾終故老往往稱述其事謂爲感應之徵驗云

贊曰余經行望烟樓故址想見譚萬二先生高風邈

不復迹少時得閒從仁懿行及交仲子持歷證其事。又灑然異之。從仁一日將之府人定乘篠水漲溆湧。至橋石磴篠反側沮水底從仁自水底出若有負之者。橋石磴則從仁所創也。嗟乎詎非爲善之報哉。

朱字緑曰傳記貴有起伏照應通篇指善字作線中以橋事宕跌作波所謂寄而能跡文極老潔者

梅月川曰里中一長者陡出豪俊一段得借賓形主之妙贊語歸重爲善獲報尤堪風世

方于光家傳

于光姓方字埀裕號澄嵐先世德清人永樂間徙居大興歷五世諱天叙者始補順天郡庠生天叙生從哲希哲神宗朝從哲晉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端贈三代如其官希哲爲諸生積學有名生士淳歷官饒州知府有善政生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弱冠貢成均當世代變遷學不輟登順治乙酉賢書己丑成進士除知蘄州蘄爲楚門戶先是流賊充斥已而左良玉兵變焚殺無虛歲田野荒戶口籍燬棄有司

徵調無度豪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相聚依寨居頑梗不率於是徵輸調發無所出負固而難化官其地者號稱難治君至誨諭周詳誠於撫綏百姓翻然革故習君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冊始正疆界均徭役殘黎得安其生業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凡七閱月境內大治乃以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州在秦萬山中故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百里內外不聞鷄犬其彫殘較蘄爲尤甚君招徠有術流民稍稍安集政治清簡與民相休息若無何以舊令事落

隴崎嶇歸里門六載泊如也按驗得澄雪起知陳州君至是凡三為刺史矣然得之不色喜瞿然曰昔汲長孺治此吾寧負古人為治行尋敘中州八年如一日報政著勞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甫月餘寢疾終官舍時年蓋五十有三也君家學有本原性孝友於親族師友間特厚周衣食之不足者資遠宦流寓之不能還鄉者贖陷於罪者扶植孤寡之遇欺侮者自起家科甲日不暇給尤寬弘不計人過凡急難顛沛中雖夙怨且振之才尤堪大用任嚴驅安集流亡疆

域以正井稅以均催科撫字益於上無損於下其理煩劇綱目畢張治楚治秦治陳如一轍也惜委頓於州郡不克大展其才可慨也君沒後三十有七年子伸揚述其生平是可傳也乃為詳次其事歸之

論曰余讀光宗實錄反覆於所謂紅丸者而致嘆盈廷之論之失平也夫帝方彌留憑几命召李可灼此時文端安能止而不召乎高孫諸君子號稱正人其持議也遽以越盾之罪罪文端豈不過與文端和厚有餘所不足者明決耳今觀于光歷試州郡皆有成績以視厥祖可謂克家者已

朱字綠曰不溢不漏序事有法可謂要而不煩

梅月川曰文如與家常飲不為張皇之言而其敘事之優品行之醇本末具見此真大家風味也慎勿乎乎讀過

漢陽蕭節母傳

楚戊子鄉薦第四人蕭作聲嫡母氏陳年二十八稱未亡苦節三十有五年作聲雖舉於鄉居貧有守痛母氏教育成立氷霜操不克請旌表與豪勢高貲商憂傷抑鬱形瘠類黃十六載人不知其非出腹子也感而爲之傳

節母陳氏黃州郡庠陳華陽女也幼秉姆教明理而持大義習女紅服則涉經史歲丁酉歸漢陽蕭正烈克盡婦道會尊章皆棄世惟大舅高年相夫子敦行

孝養大舅益愛孫忘失其子也明年督師洪承疇畧定南方地規進取用人不次正烈年纔十九以故晉子姓備員行間入滇授佐楚雄令非正烈所擬也年少性剛視世無難事宦海中束縛一官丞負人矣癸卯拂袖歸家業益盛初陳于歸待年有姬媵至是漁色擇金羅佳麗而善怒使氣人罕所當意雅欲陳才德非徒以莞家政起糟糠而齊已也間以承大父歡讜身廣徵嗣規其夫夫韙其言凡盛怒間微辭必立解以是內外親黨下至僕婢咸德之丙午大舅喪哀禮備至內助爲多焉再朞媵娩身方始生也聞啼聲大喜曰吾兒也懷抱歸其室鞠育恩勤靡不至惟無如乳不生湩耳晬盤學語教皆以正葢作聲也辛亥正烈病亟以午日沒陳搥胸痛哭不欲生衆媵妾提孤兒置其懷曰蕭氏存祇此一塊肉爲死者死易於生爲生者生賢於死乃愕然曰我豈能賢守志立孤吾分也吾爲其難若輩年正少及今各改適毋令疑吾夫以近婦人死也衆不忍去節母不忍留也時時惟攜孤兒向靈牀哭㚟㚟無依倚門內外相蠶

食以覬孤厄弱弗與校而家中落有爲危言趣重嫁者節母以背夫則不義棄子則不仁舍可傳之子則不智乃大書誓詞門所間曰妾去妻當留夫亡妻當守恐將側室兒輕付他人手兒命卽我命兒成我不朽勸我改嫁者是卽猪與狗自是人皆息喙矣節母闕明詩歸有張節婦辭至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之句再三莊誦誦且笑且哭哭且使其子聽子幼少淚潸潸下蓋矜也家日益貧益操作歲擇師課其子紡績縫紉供束修膏火費誘教其子學益

力其日孳孳者嚴焉不傷恩慈焉不廢義以督之於成立三十餘年百折艱難行其志而志益堅足以貫金石感鬼神視世之鬚眉丈夫有能及焉者否耶有媼以松筠歲月合旌表則褒綸棹楔安劉門輝煌金碧耀觀聽目今鄂渚城相望也國器學優南圖九萬度越其兒孫遠矣曷不請節母曰節至於苦非求名也匆不能對夫地下坊雖高百尺樹之風聲射之正鵠也歲乙酉無疾終內寢時年六十有二

論曰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者凡含氣皆知而

德之也然物適成其物鳥獸適成其鳥獸則教化有所不及也而後知庠序學校之功用高於造化爲多彼人倫不明者不知也身不生空桑不出嫡母腹而孝過於出腹且欲表其母於久没後家奇貧而不少怠懈彼從知有生之者無問矣科目中明人倫大義如龐孝廉者表章不及則表章者伊誰也

陶奉長曰傳之傳母論之贊子者明理持大義者也是母是子有士持風教之任寧不動心

陶存軒曰奇人奇事得此傳奇節　母芳名榮於旌表多矣

吳赤茹曰眞寫得淋漓生動世之奇節偉行而不遇作者手筆傳之其湮殁不彰者多矣讀此不禁三嘆

鄒節婦傳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京口枕大江山區水聚會太平極盛時人文蔚起節婦生更代先六載父兄蚤有聲海內鄒夸一世而特愛節婦節婦天資淳厚特穎異襁褓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笑曰汝亦欲作女博士耶凡刺繡織紉見無不能若所素習者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晰大義時時爲家人講說神解若天縱是時年十七歸邑于鄒翥翥父季淑念翥素尩羸好學竊日夜不寐往

往患之比合巹益讀書不輟疾復作節婦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經年翥竟死節婦痛哭欲殉婢覺以告翁姑防特峻志不得遂郎絕不飲食家人進糜粥卽屛去號躃震喪次母亟往省視姑具以告於是母氏曹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令兩老人亦死耶語未旣兩老人同哭舉室聞者皆哭當是時節婦絕復息聞母問姑疾聲哭瞋復視母同姑更語曰待我兩老人死汝行汝志未晚也節婦乃頷會守益密不得殉强起

旦夕臨哀號失聲鄰人聞哽咽聲涕輒下母欲且歸寧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母頷之於是盡撤珠瑱縞衣蔬食和柔聲色以承順翁姑翁姑忘失其子也以是閭里益知其賢賢者爭效慕寖以成俗服闋同里有問於鄰嫗者嫗曰我固微感之曰守志良苦曰此定命矣苦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在家之貧富耶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耶有子則守是守子非守志也於志何有語訖忽怫然曰我與若鄰也宜知我若所言云何汚我耳禽獸

合靈從一而已更二庭之婦爲禽獸羞若所言云何去毋復我見問者張其口不能閉尼有款門請謁指柾間琴曰無絃不理幾何時曰未亡人不理久矣不計其時曰長齋甚善不事佛不剔髮無益也曰未亡人不舉酒肉爲吾夫非爲佛也尼膜拜反走於是時年纔二十姑與母謀立嗣以成其志會族子鵬生立之甫彌月襁歸哺乳保愛甚於出腹念翁姑老子幼食貧無資非治女紅積纖微無以爲生計初學給事於兄工特甚乃布縕紋黻細增華人人爭購得之以

是特鍼綫往往達旦曉不交倦不自支燈火燎椎髻稍覺僅僅拂去紉綳如初會歲儉自食雜糠糲舉精鑿奉姑餘以飯兒曰就學舍固不可飢也兒偶違命輒自怨艾淚淫淫下里媼曰與爲慈母何如嚴父曰非不知慈且害之也之子後者也易失於嚴不忍也里有新寡日詬誶其伯氏節婦問何故曰伯僅孤兒祖自便其私耳曰汝子伯之諸子也伯庇諸子日方長祖幾何而傷世父心不可且子幼必假手他人利他人與利伯氏孰善自是不復聞惡聲廡下有悍逆

婦姑郎炊奉湯沐惟謹小不愜意婦叱聲不少止居有頃習知節婦孝其姑也愀然曰我罪上通天矣節婦數十年寡居其嘉言善行足以感人心而正風俗多類此姑一日病醫弗效剮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嫂氏范從絺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嘆起熱視痕且有兩盜在室爲母割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嫂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爲女爲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今年己卯節婦一周甲子而頭已盡白老於兩老人云

贊曰余遊瀟湘間鬱鬱久邂逅交吳西潭雅相善朝夕過從具得節婦生平事西潭爲節婦兄其言之詳也固宜天之生人衆矣婦人之性陰柔不剛與物而遷其乖人道之常者何限不幸而失所天能守禮義寡儷以終身足表見於一時畏乎難之況貧而能養其親死而爲立其後百折難以與衰絕此託孤寄命不少概見之君子而得之深閨少艾之中其所遭雖不偶而勁節高風與世之幸而與匹偕老飲食男女遂其燕婉之私不幸而天閼良人屹然自立

於人紀淪亡之日其得失難易相去之遠必有能知之者自古志士仁人存天地之正氣不過盡人道所當然不自欺其志而名或湮沒不傳或爛然天壤法天下垂後世立懦廉頑其初念皆不及此此其爲難能矣荀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於其言陳亮曰五十年間無一豪傑若節婦者豈其人哉豈其人哉

劉忠嗣曰序次如五花八陣雜然不齊井然不亂論贊如大冶紅爐鉛汞俱飛丹砂獨在如此節孝須以如此文字傳之

張秉舒曰立意既深措詞最老起伏映帶中尤有卓蛛灰線之妙

傳贊俱從世道人心起見而節孝行事儼然活現紙上是最有關風化文字至文筆古茂敘次清淅猶其餘事　彭端樹評

懷葛堂文集卷之■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記

阿衡廟碑記

陳留在汴城東五十里古有莘國也邑東有河曰伊水西郊曰莘野橋曰有莘殿曰先覺臺曰樂道坊曰元聖里曰伊尹並見陳留一邑中班班可考者以伊尹大聖人宜其歷百世而不湮也宋眞宗曰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後歸於湯以淸天下之難柳宗元曰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又曰聖人之急生民莫若伊尹是皆善言聖之任者已然其居莘也三聘未及五就未行方躬耕之日天下生民固已不獲爲堯舜之民且皆納於溝中若畀蕘炮烙有仰首疾呼悲號蜿轉請命於大聖人不能以斯須緩此舉一世而皆然也夫大旱流金石土山焦則苗無不槁固已彼老農者雖不能爲霖雨必不忍不隨力而灌溉之吾意伊尹雖在畎畝中澤可以及一

夫則一夫安及十室則十室安當日有莘之國百里千萬夫其潛滋陰庇於堯舜之道也必矣豈負天民先覺之任當天下無道之日而獨善其身一無所補救如孔子所議果哉末之難者乎夫自任者必任於舉世所不能爲之時而賢知所不及知之事而後可謂任之聖其在於一方與澤被於天下初無二致志之得不得有不同而任無不同也知此而後知伊尹在畎畝而樂堯舜之道非泛然也陳留名邑更易無定而邑於有莘則古今不異故元聖禋祀於茲邑歷

代皆然崇禎辛巳邑屠於流寇無人跡者三年求廟貌如初不可得矣歲庚申邑宰鍾定始修之廟址城東北角地低窪日久屋頹基圮環盈盈野水中歲時致祭率掃地遙禮甚非所以妥靈者爾來積二十餘年矣甲申許眞意遇來宰是邑其治也保愛斯民惟恐其或傷者既無不至比謁廟怒焉心傷欲新之顧難於陶甓一日命工鑿井溉樹穿土不及尋有甓埋地下乃下敎能掘百者錢若千民踴躍掘獲十萬奇苦窳不與焉乃盡以實基砌臺臺高五尺許廣二十

步縱加倍深入地中不與焉前甃甬道達南岸延長倍於縱堦級平城井中甓始告匱乃搆堂三楹前爲虛檐棟梁牆扉丹雘黝堊奉安元聖神主南向聖嗣伊陟西向明鄉賢劉忠東向配享亦既煥然赫然矣湖寬百畝許深一仞東北倚城其高與城埒則樂道臺環臺以甓臺東甃井泉甘無鹻卽浚而得甓處也剏始以某年月告成於某月日費若干金皆眞意清俸所捐也董其事太學生某邑庠生某是役也不傷勞民財力而元聖廟貌聿新加於昔眞意其能自任

者乎於是役亦庶幾見之論世者從可知矣份於眞意執友也義不敢溢美而喜其善任有如此

李牟山曰聖人心事如揭日月於中天非已見大意者不能道其雋字序事紀事隨手點綴映帶波瀾波瀾老成而規矩準繩卽在筆下非以筆就規矩準繩矣

張匠門曰議論高序次簡健眞大手筆

新修建昌府學記

江右十三郡吁江之人文特盛雖隆替代殊其大槩則然已郡有廟有學宮創自宋慶曆間一時文章節義士後先繼美有聲當世李泰伯曾子固輩班班較著也國家發士七十餘年才俊迭興遠軼他郡郡故有藩封府大阜突起亢爽而寬衍臨吁水負鳳凰山左右麻姑從姑相拱揖遠山羅列如千官環侍形勢之勝說者謂非孔廟弗克勝此今上壬戌從諸紳士請築宮其上爾來三十餘年一郡五邑中值承明登

瀛仕肩摩而踵接大比則計偕且百人考郡邑志皆昔所未有嗚呼盛矣夫郡猶是郡學猶是學而文明大盛顧至此其亦地靈之祥鍾於學宮乃致是如青烏家所豔羨乎何士君子罕言之也人未有生而能盡其性者黨庠遂序此二帝三王萃子弟於學也教之陳禮樂歌雅頌於釋菜奠幣之時教之揖遜恭謹於飲射讀法養老治兵之際朝絃夕誦以養其心敬業樂羣以廣其益凡所以開導甄陶者無不周而於道德性命齊治均平之理無不洽此人才所由盛世道所由隆風俗所由厚無一非上所教化培養既深且久之明效也自秦焚棄詩書漢武始立郡國學宋則於州若縣皆建學其造士尊聖學之至意固垂之千百世而無窮極已闢之趙汝愚曰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士子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嗟乎仕途龐雜學校之弊宋亦至於此乎天地生物而不能強物之不能生聖人設教而不能強人之不好學猶之一父之子有賢有不肖其賢者自賢肖者自肖子也非父為之也得歡

心於逮事之日垂裕於在天之靈者子也非父為之也而父之生成固樂其賢且肖者好惡之公也聖人之垂教亦猶是也吾郡學宮歷年久傾圮蕪穢甚壬辰冬海寧陳公　來守吾郡以風化為已任觀廟貌觀勝勢愀然久之捐已俸特理而新焉自殿而東廡西廡而櫺星門而大成門以次而齋宮庖湢巍然煥然既堅既固有加於舊自甲午某月庀材鳩工以某月日落成凡木竹甓瓦丹漆灰油匠石諸費合若干金某學某董其事寸椽片瓦銖黍之費皆公所給值

不佽助於長吏士民不病於工役不悋費之多而功存於學校爲大且久吾𥝩士民稚樂覩其成而歌咏其福吾𥝩且方興而未艾也公家世貴盛科第蟬起以大宗伯貴公子成丙戌名進士起家太守吾𥝩伯自魏公諱勷以來以科甲爲邦伯惟佽盱江水訟獄無筭牘童子試諸生進取公且明爲數十年間絕無而僅有惟公一人而已矣學宮成猥以份能不諛命記之不敢辭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後之覩斯記者其亦有所感焉者乎

李雲麓曰盱江鄧乃夢亟稱其𥝩伯陳公祖實政爲理學名臣有見鳳閭鳴之喜及讀此記高文老筆足可廉頑立懦乃其紀述一無溢辭具見古道僉傳不朽也

說秋齋記

癸未秋仲余將南歸過張子逸峯張子夙客命酒遠近戚若友盈座中酒半雜起坐歡然相洽也張子曰吾治吾齋未有以名者諸君子集願有以名吾齋者客未及對坐定屬有以秋字爲觴政客俯仰各屬思張子之仲父帆齋先生遽起大呼曰說秋余曰此真可以名張子之齋已張子學易者也兌說也王弼曰說違乎剛則諂剛違乎說則暴說之必正而大凡讀易者知之也今吾一人耳竭身之力說已之心有日不足者若夫天下之人紛而至多也心隱而難測也以一人之心說人人之心雖位極於崇高功用侔天地而必有所不能夫不說不可也說之不能也知其道而妙其用其唯聖人乎孔子之說卦也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四時之令不一而肅殺之氣唯秋秋之日天高氣清霜露降草枯木葉脫於五行爲金於方位爲西於卦爲否爲觀爲剝陰迤進而極舉一歲之消長殺生於是焉決天道之一變而萬物之方成方壞舉聽命焉不知者方悲思惴慄之不暇而何

說之有然人之情安常處順者難於感憂疑傷感者易爲恩故澤沛於非所望之日隱通於不能達之時而情乎於必不得之際此古人之膏澤下民事半而功倍滂沛洋溢洽乎肌髓者蓋彫傷陰慘之時也不然春夏冬皆宜說而傳顧不言三時者此聖人之道之所以能成乎天下而孔子之聖所以爲聖之時也非讀易者所易知也張子剛中而柔外深於易之兌者也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以余觀之朋友之道幾乎熄於今矣何講之有張子行古道而敦於朋友合兌之義而交盡其切磋者則以此名其齋知之者必不河漢余言也

朱字綠曰發說秋另有心解文復橫暢

許不棄曰秋字議論大有關係

柳溪大宗祠祭田記 代陳臯臺

三代之頒祿也卿大夫有公田既足以養廉且有以奉宗廟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皆能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蓋取給於祿米而裕如則制祿分田之制之善也阡陌既開無問矣人亦有忘其身之所自出或不忘而貧無尺土共春秋薦饗恫怨無田雖卿大夫世其家曾不如古庶人代耕有百畝此秦漢以來有若是其可慨爲何如耶吾陳氏神明之裔至五代長城公昆弟支始分而出於高宗之一體遷泰和之始遷祖舊新譜牒柳溪南寮有同無異其道得也予祖秉義公諱廷鉞迄予之身七世系籍燕京始遷自泰和泰和宗祠莫大於柳溪百支之一本也禮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不在是乎予幸際曠典梲刑父母之邦與思水木本源追維禮教未能一日忘今柳溪十三支族衆以燕京六代主禮請入祠册是鐫作三百餘金買高壠濶塘二處租田一百四十七石有奇皆毗連大宗祠祭田有如璧合於以上供吾祖烝嘗之祀中合泰和昭穆之歡當無世祿

之際而享粢盛之豐儉餘之共垂千百年而不匱其在斯田乎若夫祠屋弘壯邑莫與京然前無屏墻側無甕門似非規制增地坼因循至今用均剏治費亦不貲皆清俸也若夫踵是增益則在承先啓後之賢者

陶存軒曰祭田記卻從三代公田說入議論大而非夸尊祖敬宗收族典禮煌煌大有關係文品貴重亦如夏瑚商璉

馮渭陽畫像記

傳神布景新城萬湘林筆也庭軒廊檻屏几湘簾堦戺蒔芭蕉松蘭蕙砌遶白鶴尺幅中具峻宇邃堂之致堂有几案有書有爐有瓷缾香氣上騰缾貯菡萏有奚童二攜琴捧茗椀一少年子衣時服鈒笠朱纓步向堂上手捉蓮回顧二孫二孫疾趨隨爭看菡萏堂中一老衣冠據几坐目光炯炯凝視子若孫者爲渭陽老人老人爲誰上言馮君也君世居撫州之詞源生年己丑於時鐵馬金戈爭剩水殘山地而撫之焚擄屠坑幾於無遺子今君享年六十有八翩翩成立五丈夫子諸孫遶膝下得於天者則可謂厚君績學好古工書法爲學官弟子四十年善教子冢嗣諶僑於庠次二詠上舍生次三謙癸巳舉於鄉次四[illegible]邑諸生其發流祥慶有未易以量余讀漢書至兄弟代守河西人歌大小馮君第就野王立而言耳惡知其弟兄譚逡輩各守一經樹功業極一世人才之盛且惡知本於乃父奉世學春秋善兵法家學淵源爲漢代名臣乃至兄君非其華胄耶何後先之一轍也

夫世道之衰也無人才人才之亡也不好學有家學而不好也爲尤甚蓋席父師之聞望足以動人而從視聽苟不學則狥私隨俗侮聖言而疎正士父師之督責卽嚴子弟之敗類益甚其始剏於鄉曲一二之人而流俗徧於遐邇嗟乎學之係於世道人心蓋如此吾江右之長者憂之程山之理學易堂髻山之經濟節義各抒所學傳其人有聲天下爾來六七十年矣盱武才士三十餘人聞風起互相切磨通經學古鄙薄時藝文而科第踵相接於今甚盛君之子詠才

士中尤有聲者賢肖而吾學名公卿爭結納要非君之吾教不致是吾不知詞源之於上黨子明之於君家學有同有不同何如也傳神有像象也韓非子謂人罕見象故謂之想象余彷彿君之家學後人於像亦可深長而想象之矣

李巨來曰叙次似退之議論似永叔○婁飈昆季績學樹行見推於公卿故爲公竒節甚多此獨論其教子一事詳所重也人才之亡一段有關世道無媿立言

新修廣潤城門記代王中丞

國家經理天下分布都御史以撫治者十有七行臺所在爲省會府曰大府江西之南昌其一也南昌西枕大江城門有七其臨水者四廣潤其一也舊名橋步以舟羅江滸可上下而得名也是門也四方冠蓋之所經齊民行旅負販樵汲百貨灌輸之所出入晨昏啓閉稽考之所謹也較各門尤輳集焉而當院治之南出納天子之明命必於是如古諸侯之皐門應門者顧不重乎門上建高樓巍武稱爲麗譙解者曰

華藻而嶕嶢者也門之內外列市肆居民雜還而環繞偶不戒於火風刮煙障救焚之人未至而廣潤之樓化爲灰圭首橋坎之石㓡而墜矣嗟乎國門所繫爲何地出入如織幾何人重新之誠不可緩者予忝侍從荷皇上特簡撫綏是邦自臨蒞以來夙夜兢兢求無負聖明南顧憂答秋旱薄收念十三郡戶口億萬日食多艱積穀家又因以爲利儀者雖少而誰貸饑之因出帑金告糴於楚地泛舟之役蔽江而來減價平糶民遂以安今春麥登稻夏熟化凶爲豊山谷

中不一閧啼饑聲皆聖天子一人之慶和氣感通徧及於江右予亦藉以告無罪而廣潤城門樓於是不敢緩斯須矣古城郭關門修舉以時周禮職在掌固則所任各有所司嚴墻之下不立知命者愼之國門津要一有不戒雖蜎飛蠕動之有損寧不惻然於予心而況於人乎況今上之寵眷付以保釐之任封疆之大乎用是捐俸命日鳩工鼎新甃甓門則疊貞石購巨木以架譙樓廳堂門壁雉堞戺堦皆堅而厚煥然以新望遠壯觀啓閉守固於是乎在且以爲有民

社者勸夫地有小大民有多寡事有簡繁而城池關路則尺寸皆朝廷之封疆人臣所有事非徒省會之麗譙之城門宜然也知此而董其工勤其事者有功民社例得紀名矣至若門之石高廣若干尺樓之柱若干楹瓦甓瓴甋丹雘髹油蜃灰銅鐵竹木甎石之物工匠傭徒之費合若干皆出於捐俸營度於某月日迄工於某月日屬寮必有能記者

江郎負米圖記

江郊沙嶼空遠無涯涘虬松二皮皺如魚龍鱗藤蘿糾結松下一少年皙白英多目光四矚嶄然露頭角科頭短後衣衣黛色布囊一任右肩上左右手括囊口囊充然有物實其中束帶結鞵韈腰以下舉趾欲前者彭子大采也是爲江郎負米圖古先以孝稱者以天下養莫如舜養志莫如曾參而勞其力以養口體惟子路以負米聞韓愈有言心難强而有智也力易强而有功也寠人之子苦筋力蹶趨盡孝思以承

菽水歡固宜如是盖愚之不能勞心猶智之不能勞力也大采貴公子也雖生七月而孤而世父宦成名宿有慈愛夙母夫人冰霜苦節善教子不苟衣食大采又賢智覘五鼎萬鍾若固有夫何升斗之求爲且事有不必爲而力所不能勉達孝者之用心有求其大而舍其小者大采其何以自解雖然吾聞子思言事親曰竭力舜之事親曰盡道惟爲所不必爲勉所不能勉而後爲竭且盡不竭不盡則怠與懈可以自諉此賢智者之所用心也夫不必爲而爲不能勉而

勉况其心力之所僾爲者乎孝百行之原也大采當
垂髫事其親已若是古之善養者何多讓乎大采年
未四十載筆遊四方非其力不以奉親則謂之自少
至今皆負米之日焉其誰曰不然

朱字緑曰謹嚴不懈中有精義可以扶植人倫

陳緯思曰晰理入微持論甚正而措辭運筆更復
曲折清新

○○修復甘泉碑記

雕陰上郡問邑有以甘泉(名)者歲癸酉余以事之榆
林經其地廛居始成市民始衆宿息樹井始備駿騣
有勃興之勢余顧而樂之時維隆冬水澤堅冰雪彌
山谷飲水而甘因問泉所在邑者老曰在城西南五
里許伏荆榛沙礫中今涓涓牛涔然矣余悵然太息
久之夫泉水原也水潤下作鹹土勝而泉甘品之上
焉者品之上者人所貴而(名)係焉甘泉之在秦或以
名山或以名苑或以名宮名城自秦迄唐名宮之地

不一而(名)邑者惟此千餘年莫之或易今若山若苑
若宮城問其地鮮知之者則其泉湮没之故夫泉而
湮没(名)安係之余甚爲玆泉惜也少選進守土詔之
曰邑以泉(名)邑方興而泉伏榛蕪沙礫間涓涓然若
牛涔可乎今既安集其人民矣是泉之修復豈異人
任守土口敬諾明年秋以修復聞泉之上蕪蔓者芟
之淤塞者疏瀹之傾者築之甃之洑泉也今出地中
矣泆泉也今流沫飛瀑矣其原長其味香冽矣一修
復已耳無加其初也泉前構亭爲棲息之地亭(名)仍

邑非仍邑也仍泉也而名實益存矣是役也農事旋
始遇材而鳩工不傷財勞力而民勸不崇朝而興復
若有加于隋唐之際者余於是深爲甘泉慶也夫民
未安居而求古之跡與既安居而蔑古皆不知務者
也甘泉小邑在萬山中當延安孔道明季火于寇民
草薙而禽獮今生聚始繁五六年中西安旱邑爲移
粟移民地恤鄰又如是宜其典之勃然也然邑之泉
幾與秦漢隋唐之宮苑同其蕪沒者蓋五十餘年于
茲矣茲修復有不容已者余重守土之請樂爲文以

記之守土者甘泉令姓田名務盛者也　辭曰甘泉
滮滮潤斯百里行旅商農不憂以喜民之慶矣泉之
長矣昔淪榛蕪今可防矣爾有稻粱釜錡以湘爾有
豬雞亨孰擅薌耆老以壽幼孤以孳夭厲是除式恬
且熙飲和食德伊誰之力山高水長潰瀑靡息

茹紫庭曰文能半談辯則典雅置之唐宋大家中
當無以區別

重脩建昌城隍廟碑記　代陳郡侯

古之建都置邑經營不一事其先務之急莫城若鑿
之築之濬深而纍高以捍外衛内有功德於居人者
莫城隍若矣城並隍稱始自易而禮無明文祭法山
林川谷丘陵皆曰神則城隍其百神之一也五祀國
門國行門與行無大於城隍也夫大有功德祀典所
特重而古今自京師下逮郡邑春秋必祭祀其儀文
與社稷山川之爲地祇者同然有不同者不坎壇而
立廟則城隍獨隆豈非以其神尤尊且親也宜乎通

上下之居人而禱之乎建昌在鄱湖東上游山高水
清七閩相錯繡郡治臨盱水桃鳳山屏從始固江右
名勝之邦也某守官三載樂其人文蔚起百廢方興
獨城隍之廟有愀然于心者廟春秋朔望例行禮附
郭例趨陪蓋守令一城也廟基爲古太平寺在郡縣
兩學中創始在宋紹興重脩在成化二載棟梁朽折
上雨旁風神無棲息所蓋不葺治者涉今二百五十
餘年其壞也則宜祊社之祭以祈以報也天下之大
德以能報而後及人則去市道也幾何市道君子所

不屑其於神也何有而於居人則非所論矣考晉史
建武南渡司牧多僑置南城朱建炎迄開慶獨建昌
用保聚他郡流離多歸之郡於古昔乃如此嗟乎百
年間兵寇交訌城郭之不攻陷焚坑蹀血化丘墟而
鞠茂草者有之乎茲郡之高者為城深者為池數百
年歸然與姑山盱水並存其保障之功豈安居於內
可漠然相與忘之乎然相忘也亦已久矣予葺郡學
成乃撤廟而新之殿堂左右廡重門寢殿凡梁柱杗
桷瓴甋圮石咸去朽易堅期垂之永永始乙未某月

成其月合費金若干悉屬其官董其事不賦郡之錢
不役民之力皆予探諸囊以應庶神人罔所恫怨至
若何文肅廷秀以神為漢潁陰侯灌嬰或又謂為九
江王吳芮則是人鬼非地祇矣予不暇具論要亦祖
祀享以勺芒棄之意乎然非予所能知也爰繫以歌
使春秋祇以祀神焉歌曰
邑系自維賁維盱水河垂大紳山環高壘墉何為崇
孰敢正覷池何為深孰能舉趾衆志所成何憂封豕
肇固金湯惟神是恃外侮為殄災沴為免民有智愚
性靡不善世眯是非惟神彰闡時和年豐雖勞罔怨
仁義漸摩民方競勸默相陰扶惟神幽贊春秋二仲
牲醴告獻明德惟馨斯年於萬

陶存軒曰禮無城隍之祭然捍衛之功比之國門
國行更大故禮雖無明文可以義起自當與山林
川谷並為百神篇中立議卓然不朽又如祭法無
井而易著井養之義功云大矣後人祭井亦補古
人所不及也尤妙在不湊一荒唐之語又移置他
郡城隍廟記不得此等文字瑟宜鐫入郡志藝文

極有功名教文字歌亦典質

正始書院碑記

郾於周爲子國提封地特小而中州之壤聯繡錯界以汝潁東洙泗而西伊洛惟郾則然地氣之所鍾教化之所及宜其人才蔚起聲名文物之盛甲四方今昔有然也三原温君截猬世膺仕學問淵源歲甲申宰郾凡所以勞來安定化民成俗蘄不負國家教養斯民之至意者於茲六年孔子論教民也在既庶既富而後故曰既富方穀伍貟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嗟乎先是六十載流氛蹂躪百姓夷滅無噍類郾二

岡三河地所餘茂草寒煙可慨也天下民物敗於一日而有餘其興復也積數十年而不足中古君國子民政成猶必以漸後世牧民視邑不如傳舍者幾人哉君於郾也六年中流亡者招之襁負者安之闢蕪萊溉流泉月吉聚民而拊摩教戒之溉澧檣帆爲之集之汴洛道路爲平治之封內民駸駸乎風俗勤勞士習端愿能以貪吝爭訟生分爲戒已雖然問郾之今人其有士利如錐如漢之汝潁間乎五經無雙如許汝長其人乎仕學並優如宋之掌景純其人乎孝居操尚如金之五老麻知幾元遺山張伯玉張子和王雲南其人乎天之生才不厚古而薄今有其才而未裁成造就之豈非有民社者之過乎不然豈東通鄒魯西接關洛而謂聖學之源流顧不漸被於召陵也夫豈理哉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書院學之肆也郾城南二十五里有地曰紫岡有寺曰普濟其地爽塏而四通君於其側亦既立義學招生徒而廪給之矣義學東舊有淫祠亦既部土著毀之矣一日慨然曰富而不教有民社者之過也乃卽其基搆書院

爲楹三左右廊廡各一前建重門顏日正始門牖欄楯堦戺陛級几榻庖湢靡不畢具鳩工於已丑某月以某月日落成費金以兩計者合若干皆捐已俸一椽片瓦不以厲民也大學必本於正正必慎於始始進以正未有不正君之創書院也蘄諸生講貫誦讀於斯非徒蘄如郾之昔賢而已蘄加於昔賢以接於鄒魯達乎關洛之學也是舉也其亦所施在一方其仁足以示天下事雖行於一時而法足以傳後世後之守茲土者蘄引長而勿替則郾何不古若之有份

與溫君昔講學於京師今復北征經其地覩其事樂其學之化民而政之成也於是乎記之

李牟山曰論教養而不泛腐論人地而不沾滯文章之能事盡矣至於古雅中有風致頓挫處多姿態尤令人心折

張匠門曰步驟雍容骨力高古

涂贊皇曰宜黃袁州兩記外又長一格

何氏宗祠記

古聖王定祖廟之制下逮官司以等次雖士庶皆得立祠程子所謂管攝人心務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也故小宗皆立祠以祀始遷祖祠既立如宗廟與國脈同垂于永〻此天下通義古今所同然其始遷一世以及世〻求其孝子順孫之能立之也固曰望之接何氏本叔虞裔代有偉人至何休名盛於漢一世祖遂遷金谿石車爲大宗十三世坦遷南豐二十世玄貴遷邑西門外得軍溪之陰平疇蔬圃畝可食十人者居之始名曰何家洲長子文美生子深子澄次子文高生子善子張所生實爲蕃盛雖聚處而服屬易疎分支爲四各置蒸田各祀其祖若大祠宇之立置度外則已歷年多所矣邑西門外聚廬居統名爲市山窰埠窰埠析爲株山株山析爲八堡七皆以族名北揭東彭西北吳西趙南何所陌交通皆不踰一里鷄犬聲相聞居其中古其勝有美宅人謂之野鷄巷喬木茂林深池爲帷州多飲啄而棲息緗黃所垂漑其矣大路崇禎間孝廉劉一濂設戒緊徒顛以

大冶堂尋歸謝氏延名碩李藩主講席邑之理學經
義皆於此孫朔出而能臣是而高尚率門下生已而
貢進子弟以堂建在城闉外無復負笈升堂者第宅
新主祠是苟而不痛徹于心者伊何人也嗟乎天下
之創修難而侵傷易者惟牆屋聚集難而爭分易者
惟墓田垂久難而傾頹易者惟屋宇皆事勢固然人
情必至要非所論于宗祠也夫族之爲言聚也湊也
木主棲神盡尊々之義合族而食篤親々之恩疇不
願爲高曾祖考疇不樂有子孫曾玄祠立而嚮心必

不忍豪右強宗未有不知衆志之成城未有不畏一
夫之莫禦者乔祠宇心必不敢而聚族同居徃々無
祠則畏三難而誘三易者之多也豈乎仁孝之心茫
然無所寄則雖大經所謂視一族猶一身視百世猶
一世其人之不易遘也先是伯英有志而未逮子良
願良願幼小從予遊已欲繼父志良願在潤達英敏
曉暢時務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捐紫魚叔任以大冶
堂求售良願言應時以謀于四支應者半不應者半
良願不能強也介應者二支裒貲竭力而購之完舊

益新椽以周垣固以重門棟梁斗栱瓦甓門壁灰油
銅鐵工役之費飲食之需金以兩計者貳百許而後
煥然一新始奉主入祠其不應之二支同祖之主咸
在不惘於怨優而升設而能秉權而經之烏能是羅
埠市山人捐而倘義入扳圖祊山寇出沒邑周遭村
落靡不受其害甕埠市山聚千人效宋范仝諷團練
保固謂之義勇邑之團將以固順治辛丑碓侯高公
帥之以平廣昌牟石紫康熙乙卯邑令王君不用而
城居身紀勇而使義勇而能忠率多類是良順是舉

雖本天性而精詳劃決其亦有見于此乎可風也已
祠址廣五丈許袤七丈三尺享祀有堂寢室有院寢
室之夾室左右各八報功之主昭穆分列衣冠祭器
籩豆几筵咸在焉敦睦堂之別室如夾室之制足供
牲房更衣庖湢之所重門外隙地縱三丈橫至六丈
外則清池寬八丈有長三丈五尺祠後隙地三丈五
尺餘載契約中此其大較也良願以記請應立祠名
二支之同心立醮應名創祠出貲助修者皆得附於
石遂記之

李桂文曰記一祠而一邑之人文義勇古今之興替得失無不具見此真所謂力大于身目高于頂者也

創祠祀祖所在多有即市廛以爲祠邑中近亦不少茲獨得名碩設帳講學之堂以爲棲神燕息之地程若應時以展仁孝而應者僅半卒之同祖之主咸無怨恫經畫最爲精詳夫子從此着筆寓感慨于慶幸之中非獨何氏之宗祠藉茲以光裕即大治之名亦藉茲不朽矣　受業譚應昌謹識

嘗讀夫子全集每篇必有不磨之論關係世道人心裨益教化茲記縱橫變幻上下千古感慨淋漓時年八十有九夫子僑家郡城是年來省先塋寢疾三日遂捐館終同門慟哭如喪考妣一夕夢緣燭陳堂夫子端坐宣講一貫精蘊亦異事也因附錄之　受業何良願謹識

茹公渠記

秦塞之遠出三千里爲河西極西地環羌幕東通僅一綫者惟肅爲然關則嘉峪通西域貢道順則以賓來庭逆則以絕交關路用捍全秦而釋西顧憂者亦惟肅爲然肅之爲肅既孤懸天末而又繫中外之安危則爲之計者必地加闢粟加多而民加衆甲河西五郡使之爲樂土以固苞桑而後可余嘗讀禹貢至聲教被流沙西戎即敘歎唐虞治化之遠乃在弱水既西厥土黃壤田上上之後何其本末輕重粲然具

舉者固秩然而有序耶今流沙在哈密地而合黎弱水在肅東境上然則肅當堯舜之世固已奏成平不自漢武開五郡置酒泉始矣國家撫馭萬方而肅則自哈喇灰之禍雖休養生聚於今六十年邇來增置大鎮而民生起色猶且遠遜甘涼此其故耳目所及盡人而知之矣今上己丑以觀察茹公秉節使肅兼理屯田水利秋八月甫臨即下教條勸課開墾夫肅當祁連弱水間廣二百七十里袤不及百里山澤有其半地狹民希亦已甚矣而塞雲荒草彌望蕭條者

火耕水種擐甲荷戈一民而百役也豈非屯田水利之不講則民物不殷阜之過與宜乎公方莅止蒿目憂心而首及之也余重遊肅與辛生成用過途次因問唐虞漢唐之肅何今之不古若生曰祁連雪溶則討來河水可灌廢久跡湮今因故渠而疏鑿之自臨水至雙井東西六十里南北二十里墾地五千畝增國賦利民生闢荒蕪而田上上矣先是吾儕六十四家分地八區倣八卦也八家任一區倣一卦爲八又八家同井也與論同而合力爲此此吾儕六十四家

之幸尤吾肅百年之利也然非渠之先疏不至此而留心民事相原隰按方畧非茹公其誰實爲之於是命是渠曰茹公渠志不忘也不寧惟是今紅水壩開東洞子渠二十里溉田千畝計皆公躬督率成之以次而及將肅無不治之水則無不耕之地必無不庶之民安知今之肅不如唐虞之盛若夫漢之屯湟中歸美趙充國唐涼州粟麥一縑數十斛史稱郭元振之功以視公今日孰全孰偏必有能辨之者又何不古若之有余曰有是哉如生言用是策於塞上則中外治平可立效區區秦中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又何足云用次生言以爲之記公諱儀鳳字紫庭宛平人

彭尹作曰四入關中三遊塞上故能於肅之地形事勢了然掌上讀此可想見所著西陲三書之一斑

涂贊皇曰上下千百年尋源竟委不苟一筆而於酒泉形勢即聚米爲山不能及此記片語

重新德勝關廟記 代石外臺

祀也者天地神祇而外爲祀典所載四海萬民所通祀都會城市聚落所專祀合祀惟後漢前將軍歷代册尊爲侯爲公爲王崇極爲帝君者關聖一人而已自有書契以來莫或與京焉江右於漢爲吳地會城城北之德勝門古曰望雲宋李綱所改築者新城得其名矣城闉重門㢠脫爲牙城除地立祠貌像蓮金其剏始莫可考而城內外之祠惟此爲最古靈爽最赫奕祈禱最盛乞环珓最驗無虛日在天之神不以

此爲生平未至地而貽布森列洋洋如在有如斯豈不盛哉當是時周公瑾指操爲漢賊孔明謂漢賊不兩立而功名之士各用於其主者不之賊也夫周葛皆天下士一宜於前一表於後中間申大義而征誅正名定罪賊魏賊吳尊一綫不絕之漢祚使人人興起忠義心而正氣常存於天壤若夫漢室之興不興身之存不存皆非計之所及此漢前將軍之仁至義盡而萬古常新其與天地神祇並祀誰曰不宜然則豫章牙城之一廟如地有高下而莫不漸潤者水如人處暗室昏夜而莫不照臨者日月夫何孫吳故疆之有廟修於明天順成化間歲久將頹庚子夏中丞白公過而倡修之暨省會諸寮佐合捐貲二百金而廟煥然以新而請記於予其所以抒敬恭明神之意答福國佑民之靈皆可記也昭示來茲又何能已於言乎詞曰

炎劉之祚短以曹孫在天忠勇國與俱存豫章城闉廟食明禋歲久材朽撤舊成新俸捐在位佽助諸紳并日而作工良吏勤創始夏杪成以秋旻經營傺澹

緊白撫軍摛詞勒石歌以降神

湯頌人曰關廟之文易失之泛此獨得大要須又切於江右有典有則爲章於天矣

趨庭圖記

趨庭圖吳柳田思親所圖也人子之身親之身也而心則子之心心之向慕謂之思思有賢不肖有思有非思所尊所親不得强焉者孔子曰思事親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舜之身非堯之身也食而思堯則見於羹坐而思堯則見於牆心乎堯也况屬毛離裏心豈非親之身之心乎然未可與不肖而弗思者言也蘭谷諱應建字念祖妣氏程皆以柳田貴秩其子之秩爲贈公爲安人

而孫右尊又貢受贈有加猗歟盛矣贈公性恬雅博學閑情字壽東坡所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則摩詰而後惟贈公有之贈公二子長柳田次斯來義方教惓惓於忠孝而領袖人倫慷慨施濟則身教有素且不忘言柳田視聽顧能得之形聲外則其庭訓非善之善不至此余循覽其圖如入深院闃亭清曠爽塏所布景植則有松槐竹桂所藝有蘭蕙草木皆香氣亭有湘簾而而捲所陳設架有書軍持有壽几上有筆硯注水甆雜置杯棬有僕將進所寫照有何魁頭藍袍左手曳書右捎几而崖然道貌者爲贈公其並坐稍右素粧常服而端坐者爲程安人其承色笑左側侍鈒笠朱纓補服韡服官政而有嬰兒色若捧檄而喜者則柳田也童年子姓有長揖攜手牽衣者三左右走起者有奚童有女使各二著色畫如此亦工矣親之賢能賢其子子之貴能貴其親而容貌精神恍然尺幅上雖柳田能守身以事親承先啟後有進於聲音笑貌不係於畫不畫然微是何以覩容貌精神一至此則畫之惡能已也右尊亦傳九世神以慰

思慕於宦遊自內臺公下受延世賞威儀咸濮自贈公父而下服色從時制祖德宗功世與榮同也春秋大九世爲卿歷世至九形容一一可見如此黃嶽山外雖三恪未之見也夫心而思親雖圖未展耳目所及所未及皆親也無其心則耳目所及如二氏之摶土削木雖百世何有也可爲賢而善思者告也柳田名緒周字黼承斯來名綴周柳田子二長名之琠右尊其字也次名之珽斯來子四長名之珦字非尺次之琦次之珣次之璠右尊之子一名邦本非尺之子

一名邦仁皆贈公之繩繩子孫當日之童年子姓也因記及之

潘燕丘曰首尾序次立論已包舉圖之大意全神無餘義矣中幅却用記體悉數畫圖竟是畫畫之文可謂法法而不法於法

陶奉長曰老友雁行二十年契濶鮮遑迺鄂渚不識也讀此記二十年前無此老到

重新望湖亭記

望湖亭在吳城土山巔名最著於江右與西湖[illegible]並稱而角勝者游觀之大名勝之奇也世傳吳猛斬蛟處爲吳城南距南昌百有八十里四方商旅所輳集往來舟楫所停泊章貢湖西諸水入彭蠡所經由也舳艫十里煙火萬家北通吳楚南接粵閩宜乎其盛有聲於四方已寧靖武奉之水西來經海昏蘆潭爲後湖而注於江故夾流者二水二水合而崖涘起者山穹窿高聳魁然而峙其上者亭亭南下十五級爲堂堂三楹縱八步廣倍於縱又南五步爲門門南十步爲順濟王廟世謂之小龍王廟東向宋眞宗戒蛟文蘇子瞻順濟廟石砮記皆存此也又南三十二步爲張睢陽廟世稱曰令公又南爲雙忠祠張許二公合祀處令公廟東下三十有三級爲門臨街市市東則江也門有樓爲歌臺優伶登場則觀者塡立三十級西望不見級見人面層纍耳人之出入蠡湖者必乞靈於廟伐鼓鳴鐘刑牲焚香爓楮幣獻俳優無寧晷故登亭以望者益肩摩踵接亭創始不可考廣

奚不數尋外爲重簷周石檻而虛其南爲階阤游人所陟降也歲久棟朽檻摧鬒埃慁糅游觀率卻步爾來十餘年矣丙戌愼齋王公來守是邦下教重新居人裒貲以應不傷財勞力而煥然新矣登是亭者北眺匡盧五峰列障東望鄱湖萬頃之波水天無際風帆出沒其中小於一葉若浮若湛斯時也爽目快心怡情舒氣歎息山水之奇千態萬變雖黃鶴之大觀岳陽之巨浸殆已過之要非賢太守之重修不至此余因之重有感矣彭蠡一湖大禹以江右之水豬之

未常以貢道浮之也後世莫能神明其意於是以豬水之澤爲溺人之淵而莫爲之所四千年於茲矣夫洞庭豬楚水震澤豬吳水避其險者何如也今南康九江間其可疏鑿者具在柰之何俾其必入於險也昔漢武不開西域用其力以徙大河則事簡而功倍且垂於千萬世惜乎於齊人延年所言驚怖爲河漢也漢武且然而況他哉而況他哉

李巨來曰援据精確叙次參差記之本事也後幅於彭蠡利害慨乎言之曲折三致以此爲望湖歸宿乃非時賢所及

劉元叔曰岳陽黃鶴滕王閣皆偶然結搆藉數人之序記而傳此篇頓使亭尚生面藉以不朽餘波寄慨當有讀而感興者

懷葛堂文集卷之[illegible]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墓誌銘

位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穉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鞏李寅青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

發晦毅然爲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嗚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有之先生之心蘄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已者知之或未必深也先生爲環溪公季子其事親敬兄也得之天性徵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撫兄女如女人以是賢先生先生職分所優爲也先生湛深於學蔚爲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生爲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提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經指授輒中程度飭於庠明經登賢書濟濟出門下別業在茗柯山房者僻旁舍不能容至揷籬中分其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懟其父兄歲朓朒豐厚最吾邑用以救給黨親寠人子而子若孫被服澹泊食麤糲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清爽性和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尫羸面黃蠕轉淋筲問間友人過則若負重疾立力疾往諫勤勤懇懇必改悔而後卽於交親串族家子乞平事卽損耗已財

未嘗以貧病辭媚黨鄉鄰踰閑檢立反復開導必匡救乃已常曰爲所當爲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庇者無慮千百人遇其人未嘗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十二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下士若而人一旦執贄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願肩稱弟子與甘健齋京黃維緝熙曾秉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

以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録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奬掖不少倦君九年會丈量令下邑搢紳例句會隱校先生列諸紳重逆群議乃以亟脆身獨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無匿税人大以是尸祝訪者縮恧余師躬庵彭夫子規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此也又三年西南變起邑與閩壤錯縱髮復冠裳而群蠢藉以蜂屯肆掠先生避亂蓮花峰山石斗登降崎嶇料守禦甚悉山中人不戒出受執縶則籌計策走橐饘

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爲輙嵩目幽憂亡何病病中亦以畏天命爲宗旨不少輟歲丙辰移疾歸楊梅村村距城絶河二里曰此首丘所也八月朔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啓辛酉年年五十有六會錢騎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纊歛以儒冠撮髮遂初服爲一代完人從先生遺約也壟石嶿之撮斗窠先生以廷璘爲曾祖以玉七爲祖以文棨爲父有隱德盖璟溪公也曾祖妣黃氏祖妣曾氏妣陳氏娶朱氏生子男四曰亭曰嶧曰峴曰嵋嵋殤子女二長適劉

早世次殤孫男四曰佝邑庠生亭出曰疇嶧出曰畇曰嚣俱峴出孫女七亭輩以初葬土瘠薄今改葬其鄉舊殯距今三十年亭以份親先生久知且詳銘其如份宜份因之有感矣民生所困莫甚於賦歛之重古任土作貢力役有征不責金錢也天下白金歲輸三千萬自李汝華議加遼餉新餉練餉始今中外爲一而三餉之征如故何哉賦重則弊生欺隱影射飛詭之術日益工胺削之奸日益肆吾見井税之重困吾民也吏於土者莫爲之釐剔則追呼而哀號蜿轉

死敲朴無所控者良善貧民耳夫良善而貧士君子所痌瘝當事幾之會恐不爲之所乎吾邑土瘠俗澆地久不屢亂必隱租逋賦爭尖角之細怙強誼譊請託公行起而持平則謗集一已狥私而可則害貽百年宜乎鄉先生之謹勅者交相委而攬要者之便其私也夫豪右里胥之奸使非步田定賦計戶編徭雖神禹不能正清丈令下百年之利機其可失乎惟無私者人不敢以私干又必才足以濟之非先生而誰耶使不患苦征徭之弊不隱痌里閭之人斯已耳苟

有意於斯則先生所任先生之位也先生可無悔也
起余師而問之其以份爲知言爰系以銘銘曰
生而素位也斯人之師畢世方兒也死獨全歸松楸
在隴卜曰非宜此丘此水實從著龜山靈所秘不還
胡爲萬有千歲不朽銘辭
王符躬曰大義至理泮淼篇中雖昌黎公嘗讓出
一頭地
王嶠五曰墓中文類落至此吾無間然

整飭肅州等處地方撫治番彝兼管肅鎮屯田
事務按察使司副使中憲大夫茹公墓誌銘
公姓茹諱儀鳳字紫庭通判西安府諱珍之仲子也
先世山陰以家起倅府占宛平名數以是爲宛平人
公生而有異質聰敏澗達有大志風神莊重俊偉望
如玉立少從宦西安就外傅輒恥章句學學經史務
求大意識者器之出府廨裘馬翩翩美僕從日肅客
讌會選勝徵歌歡聲達旦夕極一時之盛雅非所好
好交聲氣名宿重然諾慷慨豪爽揮霍千百金不一
介意家人婦子弗善也尋以上舍生謁選輒以澄清

天下任比宰岐山佐郡衡州守景東楚雄廣南府副
使肅州皆西南徼塞地不克展夙韞而志則自若也
公通明果毅喜奇獻易人所難而才足以濟爲不成
不止岐山荒民不堪命舊令萬端請撤愈急公一請
而蠲賦至八萬丁丑湖南民忿長吏羣譟圍城治凡
二十八州邑茶陵爲甚公捧檄水陸疾進廉倡首九
人平明檄州民咸集故展轉稽緩入夜縛九人馬上
間道去而茶陵以定民無復譁雲南廣西羅彝爭地

界蜂蟻聚且戰戰僵屍必累萬公陳盛兵戎服入片
言立語咸慴服立解散去儂智高舊巢人不識一丁
公勸誘請立學宮今號稱多士肅州孤懸天末官率
以蘧廬視公開臨水洪水二渠絕塞始足食此皆出
公緒餘爲之而大吏咸震詫爲今所未有公博綜名
理其言簡而詳盡性卞急每拂鬚髯談人率噤不得
聲有言善則霽顏傾耳俾徐徐言聽受恐弗盡從之
若轉圜故爲政以風厲著人畏其威其湛思默運區
畫措置因地與俗而動中機宜用是塞草黃沙瘴雨

蠻煙反側地以能撫綏安定而澹然於奏績聞世之
矯飾詐僞而希世乞哀者則啞然笑之初令岐山也
關中李中孚顒李雪木栢講理學李天生因篤擅長
詩則晉接館餐如宓子賤之宰單父任衡州則燕之
劉繼莊獻廷江右劉元叔廷獻蜀劉忠嗣羽逖後先
至禮遇三劉者不異三李君子以是多公能禮賢公
亦輒自謝生平交特達非常士足有爲於世而多困
窮強半彫謝往往扼腕悲傷至於泣下惟不喜俗吏
迂腐學究見輒鄙夸詼諧訕笑凡斯馳士瞋目語難

下至方技雜占小人市賈亦使各盡長西安孫維周
出警寰素豪華相尚徽逐聲色一日棗陽令闞警寰
朝捐夕授蓋咄嗟出橐金應之以千計者七他所耗
多類是自奉則薄蓄書外無長物不事家人產視事
對客罷則手一編雖宅憂顛沛不少輟善詩文不多
作作必出經生意手自書判牒雅贍得情僞善飲頗
不好生平無酒過體素豐歲戊辰腰脊疼乍作乍愈
作則傴僂行坐堂皇搁輿中不覺也己丑持節使肅
州地極西高寒甚溽暑輙雪公每誦份西寧象嘴肅

象鼻句間從騎挾弓矢約總戎合射竟日矢矢相屬
皆中的三軍驚咋舌丏恭秩滿以次推江西按察使
忽疾作中風無遺令一語所屬發其藏惟陳書數櫃
而已父字君輔官至西安別駕以公貴加封光祿大
夫母夫人鞠氏豐潤文秀女也兄翔鳳早卒無出公
生順治庚寅十月二十三日丑時終康熙壬辰二月
二十二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恭人孫氏華陰
令成都雲錦女也無出側室程氏秦氏夏氏子男二
長桄吏部候選州同知娶江南太學生張王樹次女

次桐吏部候選州同知娶江西布衣梁份長女夏氏出子女一翠貞字淮安布衣王恒哲第三子預來[illegible]氏出初桐入燕試罷往省覲未至而公逝乃扶櫬歸江南以某年月日葬上元買家山[illegible]首[illegible]趾益公所卜葬孫恭人墓也先是份至雲南署飲至夜分公名桄桐使持通鑑前指趙簡子授簡李克論相二事使各朗誦一過且分疏大意領之遽起指份目桐大聲曰此爾丈人耶我伯兄也汝自思之份老矣無能爲役每讀李克言則汗淫淫下嗟乎受人所期許能使

其不失言者幾人哉爰掩面而系以銘銘曰

賢才與命兮有餘不足斯世斯人兮於何有福天道茫茫兮是蕉是鹿觀察位高兮耳順年篤祔葬合葬兮歸全骨肉於萬斯年兮鍾山東麓爲枯爲田兮必長百谷

王晴五曰紫庭偉人得此健筆爲生鬚眉栩栩欲動不獨在交情惻讀之有死生存亡之感

處士王鍛村墓誌銘

景陵之南有村曰方樂在漢水分流間澤國也王氏世居之有隱德八傳而生處士按狀處士諱綸字斌籀別號鍛村先世樂平人明初始占籍居此士沃子姓蕃駸駸有文明之盛學則世其家而景陵推爲望族處士以君後爲父以奉南爲大父以次渠爲大王父以東陽爲高祖代爲諸生高等處士天資穎異早失父能大其家聲而孝友性成藹然溫厚崇禎甲戌補學官弟子員有聲黌序益脩身潔行不苟言笑而

語軼等夷中倫脊因言益重其人皆是也又十年棄儒冠不復事舉業學聖賢有用書而銷光剷蹟以終其身家故饒田宅則澹然不介意庶母弟爭其產人咸不平則舉予之楚征徭里責一人役賦稅辦雜役如漢嗇夫承平往往破產受笞箠辱壬寅西山之役賦斂倍他日則舉處之廣以間計田之腴以畝計率百直可千金一旦棄而贈人族親爭不聽家雖落而泰然人初笑爲癡既而稱爲智非處士所擬也性雅不喜素封名好行利濟而督伯仲二子課特嚴日使

耳食忠孝事必友善親正人交勝已子以是能賢生平務實行合天理口不講學或問則曰性學不外明倫苟不躬行徒高談性命無益也其身所爲手必記歲一帙高起數十冊皆棄諸生以後積多至是其乇心制行可考已人以是識不識咸以處士稱之處士怡然也當甲子之遭父喪也處士雖首子纔五齡耳乙未內艱哀毀如喪厥考自少至老獨處時嘆吭閒隱隱作聲如嬰兒啼諦聽則呼父母也人情所慕歷歲序則遷年當强仕去孩提遠而嗜好深雖世不明

倫序痛母倍切於嚴父而母篤老性昏起厭怠則躃踊悲傷求如孺子之終日號於四十五十之年非天性厚老而彌篤夫豈易能若處士者孟子所謂惟少則慕夫豈其然余又聞甲戌閒流賊犯豫而蜀而秦皆以楚爲奔哭地將相方養寇自封而處士與同學之錢于常李君牧三十人以君子營名其社敵王之愾願得之新進書生如是耶又十年處士年最富脫冠最先夫時移世變之日廣蒐羅繫人心之會第俛首應科第其際遇之隆有未易以量而處士不以彼

易此亦獨何哉吾懼夫儒生孱弱雖奮發攘臂於先傾名義而裘足於後其不克以衛社稷而救黔黎徒潔身隱約自活草間已耳雖世之尚論稱道其賢以風頑懦然未一有表見於世徒與枕漱泉石之流同志而並稱其亦可悲也夫處士生萬曆己未十月十一以庚午四月初三卒距其生七十有二年娶彭氏子男八人長遇次逵又次逖又次通又次適又次逵又次遵又次遂子女二人長適朱綱次適程大啟孫男十人是行是毗是承皆遇出是穮是裘是秀皆逵

出是力是穫皆通出是則適出是任逵出孫女十三人遇逵逖各出者一通出者五適出者一逵出者二遵出者二曾孫三人南枝南佳皆是穮出南陔是裘出曾孫女三人是行出者二是穮出者一先是[illegible]月[illegible]日葬處士城南白雲村之月河歷今三十年遠懼地卑有水患卜瀍川梅承鄉高祖次渠公冢次欲改葬而未果以志墓序易於諛不以屬他人而孫屬份且曰行述不敢妄襲古人遺蹟夸詡失真是則可銘也已銘曰

生也純孝爲少微星滄浪廣矣不以濯纓蓋改崩爲
西伯躬行舊所新壠惟吉是營孝思之永妥先人靈
郭豹章曰叙次議論一字不苟其頓宕提掇處非
神蘊藉使人尋味於筆墨之外真擅場手也
吳赤茀曰處士二字全篇中呼之欲出抑揚忠孝
意味無窮而淡淡不平令人不覺

涂君惕巖墓誌銘

冡宰後如涂公四世孫爲公所鍾愛者君易堂凝叔
魏夫子多門下生爲師門翹楚者君也君諱尚律字
雲石晚號惕巖冡宰公撫之曰世吾家者此冡孫也
君孝慈和厚精明而謹簡好學務實踐文厭浮夸不
屑屑章句試諸生輙高等其家大人允恒丙戌棄弟
子員以君非凡兒使師事魏夫子講忠孝大義夫子
取古大變大疑事掩其卷使君意度並揣摩擘畫世
故家常事君言往往中肯綮夫子亦往復辯斷皆躍
然而後已新城當人閩孔道建昌之巖邑世族高貲
家崇尚豪侈善心計於所親尤嚴一介君術術謹謹
積書蒔名花涉趣外恬然無他好人莫窺其際識者
賢之伯父允臧無嗣以母弟偉立王其後偉立多男
子君與從父大父大父産悉貲之二視謝代凡喪葬費
則一身獨任甚以爲人後者所後之生事葬祭皆其
事於所生服且有降費無重耗君之秉禮教讓所當
讓任所能任如此君少小未接事叔祖澹菴亡多金
莫可窮詰君則曰胠篋者僕某也躧得之無銖兩謬

人始以洞達情僞稱焉丙辰閩逆擾𡸔城縛叔祖以進比恢復有搆蜚語以中叔祖禍莫測君以事關門戶立走𡸔城白於尼大將軍遂立解當是時兵寇互動頭顱骨縱橫山徑焚郵落燼猶明滅風雪壓竹木聲震遠近百里間烏鳶不敢下雖健兒強有力縮武躡跡莫敢進君脅衆弱子弟嶺勇往不惜身命凡能說大人申辭說以解非常禍其膽力才氣非愚不可及者不能及也人之藉藉稱君者當此之濟年饑之賑祠墓之修躬行不言之善狀直君之土苴緒餘耳

嗟夫所同欲者利所各避者災人物之始生能然也人固有學古之力師賓之功一旦臨小利害蠅營狗苟決裂敗壞者亦多矣君不欲所欲而不避所避夫何修一至此謂其無得於學問不知求益者也謂其皆得之學問不知性天者也若以兒恂爲之父道尊爲大父家宰侯如爲曾大父世德相承其賢也何疑君生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九日戌時終康熙庚子六月初五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九元配鄧繼配黃又繼配黃側室塚予男二長學珙邑廩生次學琇國學

杭州司馬女三長適郴州刺史長子𡸔廩生貢兼恂次適張名遐早卒幼適王泓亦早卒孫男六志瀚志淇志潮志滙志瀾志海孫女五長適楊超次以下皆在室曾孫七卓成祿厚敦曾孫女七俱幼丙戌余客新城時吳子政爲君相地而屬余以生壙誌子政余與君同師門皆先君一飯是請也哂其太早計而心服其以身後事皆篤信於友如此今學珙兄弟瘞君於邑東鄉之瀘攸又以序銘請不獲辭銘曰君無畸行人無匹大耋之年嗟欠一孝於曾祖慈孫

曾行已無虧歷世七君無畸行人無匹

待詔贈息菴雷太翁暨元配陰太母合葬墓誌

銘

汀州雷殷薦成康熙乙未進士旣宴以養二親告歷年十有二息菴太翁陰太母後先卒丙午殷薦奉二親柩將合葬泉上自閩之江右南豐者五不以份不能文以誌銘屬固辭弗獲謹按狀太翁諱雨潤字二濤別號息菴汀之寧化人食餼華宇其王大父明經震㝢其王父文學無疑其考書香世習也太翁性孝慈而貧頴敏體皙白清奇甫勝衣王父試以數與方

名應如響屬對如成人祖父咸器異焉就外傳且督弟及予姓課講說經義以孟子之自得程子之在我爲讀書大旨辛丑陰太母于歸相夫子色養承二人歡二人交相慶以隹兒有隹婦也甲辰丁外艱母氏王孀居伉儷益敬謹視聽於無形聲有所之必稟命告以方數歸期不敢稍易爽巳而大家病痿通體須扶掖摩搔太母日夜無怠櫛沐縫紉覆衾裯下至滌溺器執廁籌不以役婢子事姑執勤無或過者至於秉家政勤操作木屑鹽楪敗縚倣䋯皆擘畫井井相勸儉於自奉厚以待人於時親黨傭奴稱賢藉藉則其餘事矣其旦戒雞鳴必勉夫子於學夫子則無待於勉也辛亥太翁始青其衿補增廣又三載甲寅年三十始舉子則殷薦也愛不弛教嚴不傷恩出其腹惟此子在人咸以瓊樹一枝目焉父師之教有餘而折薆每補其不足太翁益以是賢之丙寅丁內艱哀毀一如喪父太母勸節哀而巳幾滅性蒞事姑如母二十五年如一日巳尋有以祖塋之吉壤求售者太翁曰安有塋巳毋而暴人親者弗忍也有從弟遒

賦羈於岸太翁曰父母不同而王大父同體雖四身則一立傾貲出之償弗受也幼侍父側稔繪事一點一拂皆得心應手幾可廢陸探微之六法見鼓琴乃悟拄指鉤絃待之音聲外父哂曰技皆至此乎多技且精技而巳耳不欲觸曹習古人戒之者多也於是益奮精神於學旣而殷薦登賢書第進士捷聞或曰太翁來年七十傳政之秋也郎君登蘂榜姓名天上矣不三學士則百里侯政不必乃翁傳也太翁曰然不以家事辭王事蓮親而不違榮自有制科以來皆

然也吾兒不爾也吾兒於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之句常高聲再三誦垂頭張兩手作自得狀則雞黍逮存吾無憂矣言未既健步賚綸音至則予告也或曰太翁料予常情之外易料聖恩非常之典難曰無難也溥天率土皆王臣予一人告豈無臣圓頂方趾惟一子得第服官則無子事親日短此體臣心子職之極至也亟選殷薦歸偕妻氏邱愛日誠備極愛敬凡五年太母棄繐幃又五年太翁亦無疾終全福也稱太翁太母者何殷薦今未仕貤封未定也從未定

稱禮也太翁生順治乙酉二月三十日未時卒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時享年八十元配陰太母生順治甲申十月十六日亥時卒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七子男二長殷薦康熙乙未進士娶邱氏次焯康熙戊寅殤子女子二一適王公望卒一適吳汝昌孫男二士弘邑庠生娶陰氏士恭娶謝氏俱殷薦出曾孫女二一士弘出一士恭出俱幼某年某月某日合塟太翁太母於泉上京傘崗甲首庚趾佳城也爰系以銘銘曰

仕之亟也不忝三月屺岵大夫與歌明發五倫本孝忠以孝教五鼎承歡要歸色笑彼貪利祿罔念風木鬼責人非無榮不辱此君一男告養抽簪養告一紀孺慕無厭百川東下汀水獨南山山水水仰此高風

裘魯青曰鋪序處用合傳體格而分處有合合處有分此皆易見惟表章至孝隱伏於書法問答中覽者不免忽畧用意之深如此　銘語可謂清夜晨鐘

○○韓府君墓誌銘代

君姓韓氏諱光晄字旭白國學生以子封今官大父諱汝松父諱承寵仕至承德郎母孺人董氏衛氏亢氏生明萬曆某年月日卒清康熙某年月日年七十有六元配洪孺人萬曆某年月日生康熙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八子男一象起山東福山縣令權主事子女一適王公諱軫長子國學生士文孫女一適戶部尚書王公諱隲季子縣學生淪象起以某年月日奉君及孺人合葬於山西洪洞祖塋鄉曰某原曰某

象起故起家吾邑以琇不妄言言足爲來者徵拜而請焉不獲辭按狀君固世家子也先世避金亂家洪洞至有明忠定公文歷官大司徒爲世名臣事具載國史三傳至承德郎實爲君父家素封宦京師僑居津門張灣間君是以生長津門君生而醇厚從父宦燕魯。承歡左右。以孝謹聞。是時天下多故父棄官歸晉中道死母以兵亂被剷死君獨身東西走當大事。含殮咸中禮。哀毀骨立。人以是多君之至性篤於倉皇禍亂中。則可謂至孝。而君且歉然也。君兄弟二人

伯氏光曙實出也君亢氏出外祖以貲雄娶女崇鉅萬父屬所親曰洪洞饒先業長君守之季亢氏甥當得外家物已而所親橐金至君笑曰。一父之子兩人耳。祖父業盡以歸兄。豈獨利吾母氏物乎。雖父命。不可以欺吾兄。乃盡以讓伯氏。伯氏存則父事之。死則撫諸孤如己子。而諸子亦事季父如其父。人無間言。君爲弟子員時有以方底遺學使者誤以遺君。君誤發之。則陰屬學使者黜君。君笑而置之。洪孺人曰。忌夫子而不得行焉。適深其怨也。曷緘識與之。以遂其

意。君曰諾。其人終不知君之知之也。君亦終身不言誤致書事。君二十補弟子員已而爲太學生好學不輟。匡坐終日戶外不聞咳唾聲。洪孺人善心計。盡莞家政。於是君得一意讀書。然不屑屑仕進。雅好清淨。涉獵佛老書。行濟施事。焚券捐逋無虛歲。出則策杖。從奚童。蕭然如寒儉士。人無知不知。咸稱君曰善人善人云。初君奉父歸舊阡母氏獨居張灣兵亂門內死者十八人貲財簿書已散失殆盡亂定伯氏從晉來理之無有也相對嘆息洪孺人從容中語曰伯何

憂有一僮在姑垂危妾從津門奔哭得於灰燼中著伯氏與君並喜出意外並敢僭則公私出納券並其韓氏之業不墜君孺人力也嗟乎利欲之中於人心深矣兄弟同氣異體之親各母其母則私義生私義生則爭心起加之媚黨之御私女婦之媒孽則不至等天親於仇讐而不止其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幾希而富厚之家尤往往不免焉君其非今之人乎何所爲若是余又聞君家居如慈母而孺人課子如嚴師君就養吾邑時吾邑人見君往還溫恭和藹之

氣見於顏面宜有令君爲之賢子以光前烈而未艾也夫行人所難而忍人所不能受如君者誠足以風末俗而洪孺人佐之其深識遠慮有足多者是可誌也謹爲詮次而系之以銘銘曰

家世晉也而生長於燕居北方也而自强以南席豐履順也而處心若淵遊羿彀中也而養智以恬偕德配以歸祔也載見其先清白之傳也實以無慚祖烈之恢也翔惟家賢

劉繼莊曰序事議論中大有關係人心風俗眞傳世之文

墓誌銘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較

陶母張孺人墓誌銘

寧鄉賢士陶奉長有元配張孺人卒再期奉長走伻千里外以狀乞隧銘余與奉長異姓兄弟也義不可以辭奉長世家子有聲字內周官所謂德行藝者於奉長兼之余意其得之性生薰陶祖父教又出交賢士大夫閱歷磨礱久學問博以深用能教於家家人婦子咸雍雍穆穆成刑于化惡知其有內助之奇佐以成其行古道遠過鷄鳴戒旦之風於以見古今相夫子者要必以德合無疆而後爲婦人之賢之至也按狀孺人寧鄉文學張公士楷長女性恭順洞悉義理年十九歸奉長執婦道養承姑志事上接下必以姑爲法姑欣然異之曰新婦眞克家者也妯娌中惟孺人不能一去左右奉長選拔貢帝學教習名王家踰涉四載太翁太史公尋捐館舍則內佐尊章襄大

事大小斂棺塗必誠信伯叔娣姒以是益知其嫺禮姑尋棄堂帳則哀毀如喪母歛祭備情文吊者若不知奉長尙留燕也自孺人之綰家政也事翁益謹晨昏遣女奴省視必以時進饌必豐潔米鹽纖屑則沈靜詳審一一區畫不使鈌奉長歸不以問孺人不以告奉長益無內顧憂得一意東西南北而孺人竭乃心力爲益甚翁盛名久交親徧海內奉長多新知往來候問閭巷間輿馬常充塞則命兒輩晉接必恪恭飮食贈遺必當可皆縮衣節食撤簪珥空鷄栅豕牢爲之而意豁然也奉長好義任寄託若職分所當爲數十年如一日其同姓則瀏之某子女四十指族家子士琮父道客皆爲之寓廬爲之衣食爲之敎誨異姓則江都江文山之子灝蜀劉忠嗣之妻女皆養之敎之男爲婚之女爲字之皆相視若固有曾不知非屬毛而離裏也孺人贊於內而玉於成雖基業坐是單竭弗恤已課兩子則不事姑息兩子知其以母道而兼父道也遇長息如女長息之祖母如母恩禮所加人無自外而後知其感人之誠之至也若姊友若

子姪若息若孫中外黨親戚心服僕婢走起三十餘
年無一受捶朴而敬恭如神明孺人猶皆歎然也會
靖州校文以奉長能延奉長往孺人曰翁年望九十
非人子千里遠遊之日可謝謝之不可則惟旋去旋
歸耳奉長心是其言而重違靖州意孺人產五子長
及四五皆早殤比奉長行甫二旬中子暴病亡孺人
大慟病日劇仲子兩刲股肉進卧牀第七旬日遺戒
以事翁未盡息道相夫未盡婦道出媵子僅僅仲子
存憂不能釋遂卒時丁亥十月二十五日距生年甲

午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長二歲殤次士
儀寧鄉縣學生即兩刲股進母者娶長沙趙未懷長
女次士衡聰穎好學即八月十二暴亡者娶湘陰蔣
氏四五皆早殤子女二長適長沙黃文翰次適同邑
賀懋迪俱庠生孫男一文鍠士儀出孫女四長次未
字三許字同邑楊士照四即士衡遺腹女以某年月
日葬孺人於某鄉某原先是歲與辰余客長沙與奉
長定交尋因余交劉忠嗣忠嗣天下奇男子也不得
志客歸死巴陵舟中時壬午秋也忠嗣妻與一女僅

乾居僕僕六人貧無所寓食月不束依粱則北依附
耳會奉長往哭歸具以語孺人孺人曰是不能朝夕
支者君不負死友尚何躑躅為亟迎以來指囷推宅
此分內事耳丙戌長沙大旱米石一金囷鹿空廩食
之如昔且曰劉並湖宗皆客也苟絕食即死可死吾
閨室後不可使初志不白也余已丑道經夏口劉五
源傳此語為奉長云然者余甚悲之奉長條其狀而
後知為孺人言何孺人曉暢大義而動人心至此極
耶余汪然涕洟懼無以對忠嗣於地下即生而何面

目見奉長也奉長名慮行四五嶽先生之子太史公
仲調之孫也銘曰

尊章克孝能無匱也參弘而厚順之至也魂魄可升
降也賢聲無可閟也沅湘環之衡嶽隧之於萬斯年
德合地也

文賓門曰義聲洋溢須如此內助成之推其所自
乃法於姑則有郃陽賢以繼賢矣至贈同姓異姓
於卤年大義名言何等悽惻足以廉頑立懦文能
一一寫出直移人情

吳非死曰筆筆寫內行之賢却筆筆寫刑于之化銘簡於叙而序起以德行㒒並稱篇中只及六行孟德㒒非內人所能助也立言之旨如此

張曾石曰叙事議論夾發而一字未嘗旻下總之其姓兄弟変爲古遂変文爲古人文在古人中未易多得

李草堂墓誌銘

草堂姓李諱一鳳字五文草堂其別號也世爲南豐聖巷人父曰養靜母氏曰聶娶徐氏生子男一其秀孫二曰邦柱曰邦梁草堂爲博士弟子餼於庠歷年二十志不得遂鬱鬱終世生明崇禎三年十二月甲子卒清康熙壬午三月癸巳享年七十有三以壬午十二月偕徐孺人合葬惠政橋南九都魚滿坑始祖翠山公之右甲首庚趾其秀以狀乞銘按狀養靜公饒於財慷慨施與饑者之賑病者之藥死者之棺緩急之資靡不以求應不以緩常禱於軍山武當南海年五十七始舉子以是初命名曰晚鳳草堂生而神采煥發性倜儻好學勇於爲義幼師弘齋邵夫子獨器重之謂爲可傳其學者也長事李先生淑旦學舉子業爲文日益有名其天資英敏學益務博喜涉獵詩歌古文辭習真楷草書間作畫皆臻於工妙丐求者無虛日坐則書卷筆硯几案未有不隨身善談論常肇畫時事指得失成敗娓娓動聽間言兵事則踴躍勃發有張横渠少年風人以情于才輒能肆應旁

及空桑白學一時談苦空者未嘗不接待亦樂從遊
初婦翁徐祥祉負公私錢禍且不測草堂方弱冠謂
急難非金錢莫可救乃傾貲救之以是家中落無儋
石儲泰然也家人福童其子孫皆擁厚貲念福童劝
忠終其身未嘗一訶譴已雖貧其子孫富未嘗過而
問家既貧以教授資衣食閭有郁曰白眉距吾邑不
百里延館其地凡四十年門下士以百計祖父子孫
四世執弟子禮爲多於是吉凶憂患燕樂下至錢穀
之微莫不稟命受成箕婦人孺子聞其言俯聽唯謹

遠近以是稱之歲甲寅滇閩變喜事者爭攘臂草堂
作詩見意云熟審千秋業何如著鐵函人以是知其
不可强起也生平作詩文若不經意千百言立就雅
不自愛惜無潔本兵寇亂篋中屬草爐今所存石鼓
歌春感秋吟菊梅花鸚鵡諸什及贈荅碑銘序記論
皆門人子姓所傳寫藁不存者固多嗟乎師道之不
講也久矣世不乏高資才俊士誘之不盡其心教之
不以其正脡脯則責之父兄模範則不可對弟子共
靦顏師列爲草堂罪人者夫豈少哉以余所見今之

人天親之愛一家中好惡殊而事勢異歷年多則疑
怨生積久滋甚又必有所齟齬而齮齕求合衆志如
一心數十年如一日其不可得也必矣況賓師以義
合又今所進取無事於問學學子心益懈陽奉以虛
名苟無足服其心而契於神明求有如奉天子之命
吏任父兄所不能任之重者吾見爲師者之難爲也
草堂若易易者非盡其道之彰明較著耶使草堂得
時以行志必有大建白於天下豈區區終老牖下如
今日是則吾黨生不逢辰之不幸也已草堂不治生

産其孤以貿遷自給二孫學未卽成立嗚呼以草堂
才德何施不可而安於食貧不以非義財遺子孫此
其爲草堂也彼才不足而貪於得以貽笑於人者其
亦知所愧也夫余在弘齋夫子門墻日草堂已十年
以長宜余知之審也不獲辭而系之銘銘曰
弱冠不冠數何奇浩歌永嘆生非時衆中隨俗擅文
辭陸沉於世此其宜俊爽風流逈不羈別有如石堅
難移斯人心事其誰知萬古愁埋七尺榫
黃造侯曰筆筆寫生真空前後輩所作

張采舒瓻梆誌銘

張采舒名翬蘇州上沙人家貧力學能詩文勇於義俠常坐事流關中九州內外咸奇之甲戌余重游秦相與交善居五年省余於長沙又六年余客燕采舒顧先王余不解音樂聽其一彈再鼓往往盈耳而悅於心覽所著樂律喜其學益進并復少年豪舉氣明年四月南歸握別唏噓不自禁踰歲有言其客死常山者余嘆以爲妄因悲海內老成五六十年間雕謝盡以余所交有志識士可爲天下用如劉獻廷萬斯

同王鉞劉羽遜輩亦後先淪喪惟采舒強壯天所以曲成全者豈其無意則傳聞當必有誤明年余還山取道常山訪求之無有也越宿始聞之王別駕坦齋始命書史閱牘徵召逆旅輓柩夫始畢集使導視始得櫬於水門北城隈雜纍纍橸櫝間漫無所識別又不施苫蓋暴露風日中余哀號失聲采舒果死并其所於以見時事無足爲而天心未可問也悲夫時別駕攝邑篆立修判報尚立鳩工買薑瓻和蜃灰甃砌外梆主首梆石碑以表曰張采舒柩立鐫刻之垂久

遠也逆旅出手字云篋有國學官文書當歸之侯官林上苑又云舊好李穆菴爲廣西求安判史有約今不能踐又載記衣借率參寥數字無一及身後事謝代日年纔五十有一其子三粤勝星長九齡耳甃居孤窮遠在西安其顧命不一語及嗚呼人情至此益見其眞余交采舒爲不爽矣懷寧程景滑捐金五十以振其孤采舒所交可知矣旅櫬右城左河壖當石梁上地高無水患其子成立扶壟可不迷失瓻梆以九月二十九日成適再朞三月禫服闋不寸碧爽常

山間者咸嗟異之銘曰

吳人也胡以入於秦方適西粤也胡殞身於越之濱悲歌絕寶劍沉廣陵散寂無聲死生長夜無時明今之世失人倫友道不絕存乎君君今已矣夫何云丙戌秋仲朔日瞑藐孤流落家奇貧地梆天棺君達生君之交好幾何人大祥禫服竟茲辰其歸迁路殯君身肓風怪雨今無驚更酹斗酒爲茲銘共何人斯乃

梁份

湯碩人曰闡幽處語約而該哀痛處辭正而大錄

則急管繁絃涣溢紙而聲震山矣

彭瑞楙曰垂槖還山作此等義舉而情詞沉鬱頓

挫有九歌遺響人文皆必傳矣

汪母何孺人生壙誌

汪氏自鼎英公以孝著於歙世之樂道其事者甚悉孺人其冢婦也孺人之少子精悍負命世才敦道義天性有然其奉母曝日詩藹然孺慕之誠人以其家庭母子之常郎大異於常情依然嗣續其世德而已巳丑余客漢口一日踏其門及屏晛堂上則白髮皤然擄特坐者孺人倚身侍應對雍容則少子也娛親之稚子拊畜顧復之慈親於焉見之睇日圖又何以加焉少子扶接入出肅客其承歡色猶然顏面問於

時孺人年七十有六也孺人爲何隱君文初季女年十五歸汪君孟超孟超母老二弟幼穉孺人則事姑事夫待叔咸盡道歷二十有二年無少變亡何而稱未亡人斯時也姑老子幼家縣乏有諷以改節所親咸稱便孺人以愛性於父母不可以改之人言姑春秋六十六誠篤老長子嘉木甫十八少子三齡誠弱小爲未亡人計便則便矣如堂上堦前老弱何甘脆之養衣食腱脯之貲問僶征徭之物春秋俎豆之儀不典任於一身不取給於織紉之十指不絲蓄粒聚

以應則門戶雕殘俯仰絶事畜何異扼諸孤吭而絶
艮人於地下未亡人不忍出於此也所親自是不復
言當是時爇膏火夜作熒熒達旦中自刻苦不省勞
而十指尋曲攣不詘申不任挼莎肩臂莫能運掉天
陰雨皆節痛切心膂者積數十年醫莫能瘉也不寧
惟是以歸之仁孝而夫早世兩叔無主後以夫之友
愛而失長子失冢孫此數十年中所哀傷悲痛雖少
子能得歡心而終不能解豈徒以手足之患苦連蜷
爲隱憂之大日夜展轉於其心如常情所憂其憂者

乎先是年六十以少子爲叔子無後時長子冢孫强
仕而幼學今少子歸然能肩大事方百斯男則所後
所生無孫而有孫各綿祚於無窮皆於少子焉望之
而韓退之兩世一身形單影隻之言孺人所不能一
日忘也少子之幽體其心也固矣少子始浮家於楚
孺人以可家也命少子扶舅柩及夫柩從無湖遷葬
黃州陽邏堡著寵從也著籍於楚非敢於孺人乎孔
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禮曰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後世豫爲壽室其本
諸禮乎孺人孝慈行且難老又視履精明健飭然於
禮於孔子所言則豫營之固宜此少子奉親所有事
也卜於茱山少子之志也少子名嘉樹字嶠林

李屛山曰悲壯

黃造侯曰寓規子於頌母何等宛摯

明威將軍和君墓誌銘

將之閩舟次大埔之三河泊焉千檣夜集咸戒嚴若孤軍之遇大敵者大埔固粤地横亘汀漳間山海交錯萑苻之藪也於時首春刁斗聲深夜不絕隣舟語剌剌出蓬外有曰厺年夜泊此我鼾聲自若也惜哉守君有答曰榜人詛防之過嚴士卒歌撫之良厚惜非文臣而起家以武科余方寐作囈語曰有是哉郭汾陽不以武舉起家耶語未終舟發如鷗鷺散不得問所謂守君者今而後知爲君也按狀君姓和諱鈞天字仙奏先世邯鄲人父諱世奎以督鄖從征至楚遂占籍長沙君來時始九歲耳君將種而性明敏端方折節好學善屬文幼應童子試輒冠軍棄而就武年二十有四偕弟堯天領湖廣丙午鄉薦君有志氣卓犖不群雅自負能易人所難而素馴謹有所持循然欲得一當以表見于天下試夏官歸父命之曰武科不易得官即轉滄例不過千夫長不足爲惟事大司馬馳驅王事閱歷多習知機宜庶幾一遇君即日治裝北行明年甲寅滇閩亂倥偬急卒斯池士揚臂

奮發以僥倖功名之會給事大司馬門踵相接未嘗乏異材而大司馬獨賢君特委任輪蹄跡遍冰天桂海地以專對敏給特著于時不遑將父母者六年而先後出入大司馬門有已貴而分符者君始以當得四品官需次而君恬然也當是時長沙陷南北隔絕丁巳家人間道歸邯鄲君始得省其父明年趣歸掃母龍會長沙平君亦以家還時麻司馬勒吉方用兵西粤雅知君賢傳將軍弘烈尤善君特薦辟爭致出門下比至軍方互有勝負事無大小君特與聞出計策以佐兵事朝夕幕府未嘗矜賢勞而以餘力理軍書置候日視口答五官肆應事無不畢舉以是人人雖恐失君君居無幾滇閩平論功行賞給告身下至廝吏弱小不勝衣以名聞者官至大將軍秩增至百十級君才足有爲因緣事會儼然朝市中一啓口間何求不可君顧夷然不以介意君子以是多君之賢過於人遠矣其在粤西凡五年始謁選又四年始授大埔守戎時君年已四十有五矣君魁梧鬑鬑美髯喜豪飲生平無酒過亟然諾疏于金錢焚券蠲租無虛

歲家居孝友其爲人得於庭訓爲多父年已七十病留日猶訊之曰移孝作忠是孝也又曰毋教汝無異范希文母也時老傑奉湯藥前指之曰是添壽非吾僕也明總兵官段魁褒其主矣又曰吾生平恤人之孤繼人之世者衆矣何况段君汝異日當爲地語既出遺言授君君雪涕受命唯謹君居父母憂人皆稱孝而能逵待戚里特厚有以非禮加不報比難作且爲解紛君未嘗有夙怨人以是多君之賢爲難能也君守大埔初視營壘皦敝視卒伍伍無人色欷然曰

籍其身而耗其食誰實爲之軍吏曰成例奈何曰成例不可公權變不在人乎聚十人而餓[illegible]之豈撐九人而騰飽焉於是乃閱得選一蓋足其額補凡老弱可汰者汰之逃亡不補足所耗而止不期年而超距士甲東粤大帥驚喜下其法于諸部行旅經三河多死所君廉知其故移檄諸邑舟各授符五舟相保罪則坐舟至斥堠所驗符發否則焚船杖舟子八年中水陸無拾遺者君設施多類此方欲有建白尋病不起死之日無餘財諸孤與貸護喪歸若生癸未八月

初七日是爲明崇禎十六年也以乙亥五月十七日卒於大埔官舍得年五十有三夫人劉氏岳陽守君諱龍之女生子男二長紹中善化縣庠生次由中業儒女子一許配善化縣庠生張圻孫男二長羹次易俱紹中出以　年　月　日塟君於善化之

　鄉紹中與予友桓善也以狀乞銘其稱述又有加焉不獲辭爲之銘銘曰

恂恂者儒桓桓其武志趣不凡科名寄數南北受知夏官開府於焉透迤余魚銅虎一節硜硜身名無補

位不酬庸守茲大浦盜是用弭軍是用撫瞻彼四方誰乃與伍奔競非今溢官師古漫漫夜臺以風守土

劉忠嗣曰宦蹟在撿卒伍保行旅二事若平鋪直序不過篇末數語可了此文入手却從舟人口虚虚描寫末幅始皆拈出令人有一班全豹之想中二段反復慨嘆虛處傳神雖爲位不酬庸而發而感慨不平躍然紙上此等文章有關世道不但文字之工耳

繹思曰辭豐而[illegible][illegible]而舒

賴母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彭曾昌承鄉人父日章母袁氏崇禎辛未母歸寧丹次雩都孺人生生有異兆父母愛之適於子性謹厚明敏饒幹濟畧戊子冬邑賴君盤山委禽焉於時擾攘盤山家盡覆逃難餘生堂上惟祖母鍾母劉自城中跳身出隱伏承鄉之南坑山孺人于歸執婦道事祖姑姑曲謹罔或懈涉月祖姑卒山寨隆寒喪亂後哀毀如禮人以是覘孺人之才之大也先是會昌於七月屠翁廷邵道殉難伯氏叔氏死者四俘者二奚僮與臺喪亾二百有六十親友死忠節不可以數計城内外骨撑拄白晝青燐相掩映兵寇交馳外無人跡明年閻王總始敗去孺人隱痛齒骼盈城野勸夫子亟往瘞立貸金可四百懼不克襄事孺人立脫簪珥合百金以佐費於是召遺黎餉糜給直舉畚鍤拾骨坎城南地雜埋之建浮屠以表遺化顏曰萬靈買膏腴供蒸嘗祀尋知兩幼叔俘所在立舉債三千金詣營將並戚友子弟之在繫者咸贖以歸資使得所皆孺人所力匡贊也盤山之義聲於是益洋

溢而元配文孺人父君猷始崎嶇三百里從安遠之太平鄉來盤山抱持哭慟家破結髮自沉死塘一身孑然娶後妻奉祖母母君猷撫且哭曰勿悲吾女死於水而水不死之勿悲告其故羣驚異立迎歸與孺人相見交相讓以齒稱姊妹皆正嫡不分若爲冢若爲介也而家政則莞於孺人孺人讓不克以固辭嘗戊子之變文孺人隨祖姑姑避追騎及文聳身投河僕喜其得死所比君猷夫婦走正亟遇而拯之遠避太平往來閡隔莫能知也居無何叚撫劉喜事曰爬蒐羅織有以建塔瘞祭相排陷者中丞喜立逮盤山叔縶佹家悍佃起証佐禍且不測用事者關託曲貸約輸金七千貸豪帥餉立應帥立發卒走山寨坐索卒皆猙獰其叱咤震聾聵姑及姊各股栗弗少止孺人勸姊奉姑避洛口而已獨居守姑謂必同往曰盡室逃則索坐繫者彌急并所以舒吾夫於厄也留僕多治具供億走起何如曰人益多心益不一擇數人愿者老者善應對者有力者他盡隨姑姊去乃白父日章曰父携女徧告貸取諸人責分命幹僕善待索

債兵呼必謹諾飲啖必豐美須金錢必給無使若其
怒已乃犯霜雪櫛沐風雨步陟崗汚林箐間置死生
度外望門求哀請假索道負涉四月許事乃集盤山
乃得歸則庚寅二月事平而家已中落矣孺人謂盤
山曰富之為累大君世受之盍均產損其名而紓其
患癸巳盤山三十一願俗稱壽於一置酒三分其產
授二弟各一祖延邵公所遺戊子全閩城債則已獨
鬻產以償舉家歡然歎為難能也孺人丙申生長子
又二年次子生而文孺人亦生一女交相乳哺無出

腹不出腹之別子女纔三歲盤山以貢入太學其穎
復則孺人居多又五年舉方岳姑鍾愛幼孫雖老病
猶含飴明年姑寢疾數月起坐則孺人扶掖湯藥則
嘗藥堂帳則情文備至如喪祖姑甲寅西南亂山賊
攻邑城盤山捐金助守禦丙辰邑陷於鄭氏盤山豐
受執東至汀州索賂千金西至平遠索如之皆銖積
粒聚於二十餘年者孺人亦莫之惜也丁巳遷家耙
城又四年亂定始歸里孺人年五十而執母之喪如
孺子慕明年盤山謁選當得叅軍留京師四載比歸

而文孺人病涉歲文孺人以卒三子擗踊衰絰哭如
離裹盤山拊几熱視文靈曰爾奮身入淵時不圖有
今日孺人聞所言痛哭益哀明年盤山終正寢孺人
血淚枯悲痛不能止既而以年垂六十旦晚從夫君
地下恐死待諸孤成立及喪葬畢益操切督諸子孫
曾玄子女益嚴密命三子析箸事必稟命稽子孫日
所為事所往還客時時告誡懲勸諄諄靡不至二十
餘年無一息倦較盤山存日有加焉孺人生崇禎辛
未二月初一午時以康熙壬辰正月念六丑時卒享

年八十有二子男三人方勃考授州同知娶胡氏繼
娶鍾氏次方度娶劉氏又次方岳娶劉氏俱諸生入
太學子女四人長適黃峻發次適胡應柏次適沈開
進次適胡夔發孫男十三人鯤升緯鄭邑廩生騏升
鯨升幼俱勃出鳳升雁升俱附生鶩升歲貢生虬升
鴻升幼俱度出驥升鵬升鸞升升幼俱岳出孫女
九人曾孫男十三人曾孫女九人玄孫一人玄孫女
二人方勃輩以年月日合葬於洛
日盤山公墓中坤首艮趾以狀來乞銘不獲辭嗟乎

廣田宅號素封者習於吝嗇求好行其德以邀福報
雖高明績學之儒罕能之至人倫大義口或言而心
罔恤皆是也巾幗中如孺人重名義而才識足以濟
之可銘也銘曰
火無熘體且衰金無劢朽寧斯婦無才德安施彼君
子女事見先幾掩骼何罪獄岸其宜槖饘不走家阽
於危艱難弘濟且衍宗支誰非臣子負及鬚眉彼鬚
眉者視此銘辭

夏爲霖曰含吐有致

郭豹章曰錯落絲寄其先後佈置全是史遷家法

婦女明於大義得此可不朽矣

鄜州刺史黄君巽巖墓志銘

巽巖諱光會字叔昭姓黄氏世居建昌新城康熙已
酉舉於鄉壬申筮仕河間南皮令三考著績擢陝西
鄜州刺史不匝月引年歸家食十九年令終距所生
明崇禎丁丑得年八十有四建昌在寧都北四百里
從叔子魏夫子遊者特多以孝廉起家出而仕者惟
君師門中孝友根心者聰敏練達者學淵源者優匡
濟者兼其長而濶達其度耿介其操者惟君君遺腹
四月生新城之陷在丙戌大災殉隨母依外氏竄山

谷備嘗艱苦一編不去手雖突煙常冷而母子相對
融融洩洩如也時年幾幼學學已不事章句稍長有
見罷異於涂前輩陶鑄於魏夫子其有志於斯世以
弘濟艱難者意念之深不在登賢書後也嗟乎士生
當畋畈如草苗萌芽被之以霜雪牧之以牛羊挫折
其生機者不一志科名則無成於皓首甘避世則空
老於山林節義之士如結蚓才辯之哲如寒蟬求能
與世推移以利濟爲心而不失保身之哲戛戛乎難
之此份讀吾師之序君之年譜諸孤之行狀益服君

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所不易及一至此然益悲以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如幸不幸何也南皮古稱寒水清泉可念邑比隸燕京九河之所會運道之所經邊海鹽徒之所萃也其難治已久矣加以莊佃之怙恃上下之姤刻奸狡之覘窺其於令也如鼓八風以盪孤舟能不覆也得乎君之蒞臨也治邑如家視民如子其政嚴以濟其慈其罰薄以行其重其服御儉以成其廉其儀表則尊嚴似儻方頤廣額美髭髯吐音清亮見者莫不肅然

至於水旱蝗蝻饑饉訟獄盜賊供億力役征輸凡循良所不徧及者君無不及焉理女子之众胥井判田舍之吞豪强則舊令屢更莫之能決莫之敢決君無不決之已卯北闈典試二場元同考十二房獲重譴獨君及三房矢公明而全名節朝野函稱之丙子將西征戰馬命牧天津衛兵部郎中典牧政以河間之一州三邑環鄰境請須金買草一州二邑忤不應獨君曰王土王臣何鄰疆之有且去草得錢利民而非病民也立應之典牧德君而以景州東光河橋薦草地請移牧一州二邑勞費無紀極獨南皮不以疋馬至邑人謂以佚道使民兼之擇禍莫如輕非君神明豈及此君宰百里九年如一日治難治之治且然已庚辰秩滿大吏交推第一不屬君而屬誰耶惜哉猶然循次耳鄜州壤錯河套當三泰七載荒捐粟之金數百萬上下相蒙爲欺隱而責償於下車之新吏非重歛於民則簿錄其吏而罰之大吏惟守令是問亦可嘅已君至以治南皮者治鄜州鄜州稱爲一片氷心千秋間氣居無何方以上下四旁枘鑿不可處

而數千金之耗鉄責君任舊刺史之債此拂袖之先幾宜乎不再計決已世固有患得失甘自居於掊克盜臣而一不爲國計民生念且不爲身家門戸計固不足語昔之依隱玩世陸沉金馬其於進退存亡視君之皭然不滓較然不欺者誰賢也而學者猶以處賢於出繩之則已過矣君之治州治邑政績不能更僕數份覽州邑乘益服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所不易及一至此然益悲以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如幸不幸何也按狀祖諱

嘉縉父諱有昌以君貴追贈文林郎母氏王追贈孺人伯兄亨會仲兄宜會當亂離日君必迎二兄二嫂以慰母氏心不以貧解元配江宜人俊千女也君寄情豪飲飲必醉常往丈人家袖米歸遇飲米落地盡而陶然自若除夕不能舉火丈人排戸見雙履牀下問壻安在江宜人謾荅以他往笑曰高臥耳履在牀下何謾言也用不足若母使賚至矣呼起歡然飲食其高曠脩然有如此君娶繼室劉子三長象栢琵庠生配涂氏早卒元配江出次伸邑庠生娶王氏又次

汲邑庠生娶曾氏均劉出女四孫六孫女二以某年某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伸汲以份同學師門知君深屬以誌辭曰

士有志兮巳物皆成苟身世之不偶兮雖聖智末由否塞而屯亨惟達節而貧仕兮行素位之當行食蔬處土羽鍛樊籠一朝遐舉天際飛鴻八甲七子永壽惟翁此山此水高長此風

陶存軒曰爲同門老友作相知文字宜其淋漓酣暢他人摹寫不出而序事純以議論行文韓歐亦有此則變之又變矣

魏勺庭先生送鄜州會試序有道不同不相爲謀此文根此立意寄託深遠

郭豹章曰通篇出處二段關鎖頓挫純乎神行借賓形主以議論叙事此從來墓文中變體至於慷慨中不露激昂其用意之妙尤古文深境

涂贊皇曰虛序實序夾議夾序此宋歐陽公摹漢班椽之作非有摶象精神不能詳密至是畏巖先生以根抵學爲循良吏所生之鄉所守之土爭歌

誦之四海千秋賴此摹寫庶幾不朽矣

黄啟賓曰有可以出處者而後能可出能可處先伯父令南皮牧鄜州有守有爲之能巳通籍文掛冠知進知退之正此文一一寫出並垂不朽讀一過令人知所步趨矣

懷遠郭將軍墓表

懷遠郭將軍者閩之福清世家子以武舉選授西安衛果官都閫莅西安鄠杜間則厥嗣恒所始著籍也士以制科選始於隋科以文武分始於唐天長趙家以武舉異等始於汾陽郭子儀是則武科之盛自古昔來莫郭氏若矣而汾陽之先人後裔皆不以武稱則又何也將樽俎干戈世異而階殊家傳而各用耶福清之郭與汾陽華冑屬不屬未之考而將門不將何古今後先之合符節也走交將軍之次仲子恒也

久矣知將軍於觀察李我郊之墓文也深矣將軍諱登龍字際飛別號御六性孝友溫恭凝重祖父以諸生孝廉世其家將軍固孝子順孫尤篤志天人性命學詩文其緒餘也弱冠會草創開科偶以弓馬策論試中式非所志也宴鷹揚典試則周櫟園亮工分校則李山頹明嵆皆當代名宿交相慶將軍賦詩克盖鴈二公則以天下士然惟明武有地則交相惜焉北壯授西安衛閫中古帝都被山帶河心甚樂之而日督屯課耕耘已耳未幾轉江陰而歲輓輸漕粟已耳未幾陞龍里衛而理錢穀訟獄賑飢禱雨校士修學宮化椎結侏離之鬼國已耳將軍十九年中歷三衛兵官也所治無一兵非字民之職也所有之地軍也皆民也用武之無地也將軍循吏矣名賓案而服官政之年遂初已賦矣隱六朝風雅地裁酒植蒔符陶情於湖山花月下與名流杜于皇濬輩角勝爭雄長人不知爲故將軍而將軍則自適其適也其篤於愛猶子推解故人輯先賢祠葺義冢好行其德雖萬戶侯何以過焉捐館時子四孫六雖遜汾陽然已分其

半矣恒爲走言先君晚擅風雅然匡坐不偏踦造次嚬咲不苟人皆肅然時恒幼小多不能記憶惟易簀命恒輩曰生能措柱天地方可謂人云鄠杜間山既買亦朱邑之桐鄉矣走過而指之曰此牛眠地也恒然之甲午乃塋於今七年矣恒以尤不諛墓而以表碣屬不獲辭將軍子恒字善夫方需次州牧善夫之子景文純已任興平教諭今陞知縣侯補則將軍誥封從文階等而上之方未艾而表稱將軍從武是遵何說歟走讀葉文忠之蒼霞集矣其誌同里郭雲橋

墓曰吾鄉稱古文詞始自郭氏及誌雲標子肖雲都閫則山父子兄弟皆以文學著聲公獨用武公子孝廉續祖之緒而光大之又讀林桂史之文曰擬之東京之班氏且定遠之後不能及然則將門不將福清之郭於肖雲已然矣肖雲蓋將軍之叔祖也走師葉林二公之意而稱而表之其誰曰非歟

胡襲泰曰將軍固文人而以武顯歷官非用武之地而封又從文階黜次重重波瀾叠叠一結尤妙

黃君麟裁暨配溫孺人合葬墓表

石城黃氏二孝廉曰道瀰道漪一父之子也康熙癸巳開特科慎選主司同考並公明以非常典也黃氏昆弟並登儁宴鹿鳴歸咸羨雙珠聯璧顧出詘科名石城地殊異數也兄弟益謹勅守賢父母教績學並大著名於世及二親終求可以傳其親者不謀諸顯貴而徵表墓石於布衣則亦奇矣份固辭弗獲謹按狀明經義侯爲君父陳太孺人爲君母兄弟六人君具行五也君諱鉞字麟裁私謚文莊生明崇禎戊寅

卒癸巳六月得年七十有六元配溫孺人先君一飯生稱未亡人者十年諸詳劉子青麓誌中及黃永年介差墓誌銘中先是君葬南山之原青烏家卜隹城今某處請改葬於是舉孺人櫬合葬禮同魯人之祔也合之詩所詠同穴其是之謂耶子三長道泓早卒次幼則道瀰道漪二孝廉也女二孫八曾孫五曾孫女一君爲人孝而純處兄弟和而直接人以信好義任艱危事不惜施予性警敏卞急稚不容人過教子嚴而以身作則動力學攻舉子業覷科名如探於懷

而捉諸掌也戊子石城陷俘掠入閩以智計脫甲寅
又陷免盡室於刀鋸解同繫之全家人皆緬恧保首
領之不暇君任機權脫之於當阨其才能應變有裕
如若此怨家且忌而誣之君不置辯而事立白人益
重焉丙寅析子姓爨薄遊江南北京畿地名勝留題
然恥書壁其奚囊則撲滿矣先世雄於貲君雅長幹
濟尤厚於宗族祀事不豐者死不能瘞者男不能婚
者衣食不能繼者病者老者孤者皆曲體一一周之
必使可受且口不言而色無德也甲申石城饑多閉

糶君約好義分城門賑村落相倣傚邑皆果腹向之
謗其類者於焉頌其賢君則德怨皆無之初試童子
亞冠軍補弟子員輒高等賓興則蹶笑曰千佛名經
我獨無二子必有之盜督二子學癸未君耆年有六
稀邑庠以君達尊二請邑侯舉大賓或曰君爵天爵
也又十年癸巳特開科二子道瀰道濟皆有名識者
莫不爲君慶且爲石城黃氏慶爲特科得人慶以家
學世德皆食報於二子人所無而君皆有也比二子
歸拜家慶君軒渠一笑畢不一言非不言也豈不以

是爲君家固有耶學之切於身者莫大乎事親從兄
處巳接人焉耳巳君生平務其實而教子以身夫何
不可致之有拜慶子且二非不言也此君家所固有
也孺人以具慶趣君言始大言曰託公伍先生家南
昌君輩訪之否二子齊聲對巳訪今何如對曰傳子
孫止三喪未厝也君蹙然曰昔石曼卿三喪未舉范
堯夫以麥五百斛及舟助我失教爾何知夫曼卿父
執也伍先生我師也助麥舟可少緩耶亟往助不得
借計吏行也二子行不越月而君長逝矣君生平備

百行而篤在三於易簀可不謂之全人也耶辭曰
名成在學得失在天父失子得父子何分失一得二
天厚高賢既瘞改瘞壙納名文隧表不朽以風後人
陶存軒曰敘次簡括末段尤關係世教民風篇中
出色處在此結穴處亦在此便表得黃君之行得
此巳不朽矣

○方母徐孺人墓表

孺人徐氏歙之傳溪人父曰英尙母方氏孺人明大義惇行孝讓年十有七嫁方君西城卓然有桓少君孟德耀風當家道中落夫子游四方尊章之耳毳薪米之凌雜朝夕之尸饔皆孺人身任之機杼縫紉燈火辛常達夜分艱辛况瘁而奉養不少缺乏若非處隱約窮匱者又未常色艱難負勞苦而自矜伐徹夫子之聽此其爲賢也先是父母聞孺人操作苦常有所贈饋孺人並出齋裝以周用翁墓田之訟有費二

叔之藥餌有費小姑之槃匜有費兵亂之伏匿有費畢給於孺人孺人儉於資已厚於所親好行其德而善用其財無悋惜於心忘其身之苦力之竭也人皆以爲難而孺人恬然也其視遇內外屬自爲女及嫁皆有恩而秉之以禮里婦偶欺哭不動聲色其人反媿不自安其於喪祭大事緦總焉不欲以須臾緩祖姑汪太君木主賓客形家往來無虛日治酒脯作食肅然無譁所與人咸醉飽其夫子常以往昔困頓爲言孺人口貧人所恒有苟自給願無忘往事耳體特羸多疾戊辰二月朔産女既食頃暴卒時年四十有二卒之九越月十有四日祔祖姑塋大坞尖之唐山昔孺人所經營者其祔也固宜子男二曰艮孺曰艮靄子女二一適槐塘程氏子其一尙幼孺人死之日內外族黨咸雪涕其二叔哭尤哀若子於其親者蓋孺人無間於爲母感至深也其夫子字西城節母汪太君之冢孫士琯也份既表節母因並書孺人之墓石

王崐繩曰以有桓孟風爲綱後用總序虛序之法

略用一二事點染便成結構因物賦形寧以多爲貴乎

魏昭士曰雅濬雍容有典有則如朱絃疏越中有一唱三嘆之致

節母汪太君墓表

節母姓汪氏歙縣潛溪人汪公其粱之季女也年十六爲邑子方君徵之妻生子男二子女一年三十而寡又十七年以疾終詩言女子無非無儀而易曰地道無成而代終節母爲女秀爲婦爲母爲祖母順且慈三十餘年人無閒言嗚呼可傳也已節母天資貞慧篤大義矜徵之君貧遷家致身爲筦之姑老養之幼子殤家嗣穆符弱成之及身爲未亡人也且爲辨祖壟之吉凶且爲守先人之廬舍其爭也懷伏哭其讓也推新宅若古大臣之托孤寄命者長子長且爲卜而婚焉弱女長且爲笄而嫁焉孫男士琯士瑚士璣生父母儼然在也歲儉則恒饑以飽之患疽則求死以生之與居出入則提携保護之知有夫有子若孫而已不知身之憂傷劬勞艱難百折老而且死也是皆人道之常而女婦所難能者節母之孫三而士琯長節母愛之也甚於人之母而士琯之孝思也過於人之子士琯每言祖母軼事輙淚涔涔下而不自知也李密之陳情也曰臣無祖母無以有今日竊以

其言爲過矣親親之愛代隔則疎祖母凶一傳而再也木之蔭也止於實火之炎也盡於薪故禮五世則親盡而上下旁俱有殺也陰陽合而成形老陽老陰半也再傳半之半三什一有奇四且什不一矣故五世親盡至祧不爲服且人陰雜進而益微不若陽之老窮少傳雖百世之遠猶陽之一幾也故有百世不祧者祖也非所論於妣也稱祖及之者配祖也然則孫之孝其祖固人所難而祖母則尤難者今於節母見之可不謂賢哉節母以清順治丙申年六月六日卒踰三十有二年士琯等始克以康熙戊辰十一月十五日葬於大塢尖之原由清江熊頤爲誌銘新城黃光會有記份於二子學同師士琯交份且久請表其墓上之石故述其大略使世知孝慈之可風而不能者可以媿也

王岷䋲曰次序簡潔末段於平中造奇如雲霞幻化靈動恍惚不可端倪

彭汝誠曰祖孫慈孝亦祇家常此文卻將五世百世至理名言整擇剖露使男女之道了然心目自

有此論陽不須扶而貴陰不必抑而卑矣彼知有
母而不知有父者三復於此庶不自寘入於禽獸
之中

哭魏勺庭夫子文

門人梁份捧新刻夫子詩文集陳柩前擗踊而哭曰
份奉命較讐有成功矣乃夫子遽至是耶夫子固善
病非僕夫自真州至暮叩門心動從門間問夫子安
然後啓而納之書中亦言體大健以是份留數日待
此集之成惡知二日內而病病而如是哉份傷心夫
子者不在不得永訣不親視含殮爲兒女子之私耳
夫子生平事功無從表見其發爲文字蓋時命之不
猶然傳天下而垂後世必有讀其書想見其人者乃

親炙久而悅服淚若相與忘之昔夫子居廬陵萬山
中份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區畫大事其後成敗
不失錙黍此惟份知之而未嘗與人言者意將見諸
行事使蒼生實被其澤而夫子亦因以不朽天乎何
當斯時而不假以年不得行其志則豈一人之不幸
哉夫子詩云我有鞘中刀空床徒徙倚欲以貽及門
未知誰者是嘗高聲誦曰光炯炯注射人雙眸予份
是時垂首不敢復仰視也份事樹廬夫子于今八年
視份猶子今年春更命從夫子出遊且爲門人份遂

逝久之益幼學者歲易師或不必卒歲或閱數歲而一人其非所悅服亦奉以空名已耳若壯而強者已爲人父師而師事人豈苟然哉禮曰哭師于寢又曰左右就養無方服勞至死心喪三年此古今之通誼也份所以深知夫子而未遽就弟子列者懼其慕虛名而情文有所不盡孰謂不朞年而遂有易服變食居喪次儼然苫塊之中之痛也樹廬夫子語份云老夫耄矣以予從勺庭豈無所爲歟嗟乎份今日煢煢數千里外就靈几理夫子斷簡殘篇而徒悲乎涕之有也謂之何哉

蔡璣先曰情至之文乃成至文無文之情原根至性質人至性人非勺庭先生不爲輕動動則不禁至此然後知文生于情情本于性也

紀伯紫曰祇幾爲文字蓋時命之不猶一語說盡古人著書苦心深心不獨左丘明司馬遷輩雖進而吾夫子未嘗不然勺庭根極忠孝慷慨激烈固當俎豆於馬之間質人惟知之深故言之痛至文之宕折聲與淚俱有志著書者讀之皆當慟哭矣

祭族子源文

余讀書翠微峰忽左拇肉顫數日家書至湖三月二十八日暮汝往視水舂爲賊所刺身受二劍破頭顱歸不能言死嗚呼汝何爲爲賊所刺刺乃至於死耶余族子十餘人昔年余遠出無信汝則徧詢余知交問卜筮雜占無虛日惟恐余死余妻子遠居龍當汝則還余家就汝父母汝諱姓名負重擔儼然如傭僕辛苦行百十里出入盜賊虎狼之地余家以全汝亦無所傷害汝平日孝友性謹厚待人謙和力稼穡足

跡不越百里平居無過舉非有怨家仇隙吾兄正直爲鄉黨所信服不致令人殺其子豈汝會見奸賊陰私遂殺汝以滅口或有所仇誤以汝爲其人汝受害之所離家不數百步居隣散處環四面賊何以得持刃刺汝至死而竟不知爲誰令人哀痛驚疑不得其故也余外父謝退思死於賊蓋丁巳三月二十六汝今死亦同是月日余於外父初不知賊爲何人旣獲賊以祭然後權厝於樂安三華山汝父汝兄不能得賊不知汝死之由乃遂葬汝嗚呼汝死有靈當以賊

姓名死故告余余必有以報也

彭躬庵師曰一氣直遂無一蔓句至性感發令化者冥通矣

魏叔子師曰歷舉可疑之跡以發驚痛之情文自老朴一結尤有烈氣

吳子政曰沉痛之情而用意甚古拗

祭朱贈公北坡暨姈一品夫人文

人之愛子也莫不鞠育而恩勤顧箕裘之誘教惟科名弋取之云云置中和位育於度外宜相爭一德之無聞蚤庭幃不善於教雖際龍虎之風雲千秋之大業未立末由歸美乎其親則何以應五百之運而爲名世之臣此非所論於大師相尤非所論於生者之二人夫鳳之生也必丹穴玉之出也必藍田贈公暨太夫人所教篤忠貞爲家世之流傳上不負於天子學無忝於前賢至若民無饑溺士沐陶甄仁心仁聞

自中土以至窮邊是皆聖賢之所有事亦臣心子職之所當然歷二十年於仕路而作忠作孝之皆全及贈公捐館之會聖祖之寵錫自天太夫人嫠居壽母八旬黃耉天章聯額頻頒疊受高封一品貴誰出右於時皇上纘承丕基廸簡乎耆舊晉師相於端揆宜乎天以壽平格者壽太夫人以期頤何黃閣之登百日金母繼木公而棄總幃雖出腹之既登牀有一日如千秋之久況三月而位三公聖恩賜坐馬鬣高封文摛翰苑奠遣臣工禮不哀毀詔出九重星奔乘傳

寻假從容自古不奪情之元老夫豈有如是之遭逢豈非太夫人之母道合於無成而有終大師相毋子之慈孝傳百世於無窮份窮鄉野老聞音驚慣悼坤儀之無存慚相君之知愛磨鏡以前絮酒莫酎瓣香告哀音容如在嗚呼尚饗

陶存軒曰體格本諸昌黎而加變化引義尤古大恴在以子貴其前後不同序得恁般明白

○○哭確齋先生文

份離冠石纔一月而先生遂云亡矣天不令份有所成就而遂隕我先生耶份舊冬來冠石見先生顏色寢衰心竊憂之今夏將歸先生謂今年當死子歸必速來復與份言他事悲悽慨嘆淚數行下份以先生善謔謂必不至此不謂先生之言果信也份歸不二月再至至不三日而歸誰知一月之內先生竟奄然長逝乎份不幸有妻子奔丞求衣食遂負我先生命先生之湯藥不得侍先生之尸不得枕而哭先生之

穴不得臨份之負先生爲何如份未死之年皆自悔之日矣份竊謂人生天地百年之內得一二知己死且無憾份所中心誠服而最受知者四人耳蓋份生而質直爲世所不容激而成癖又不能容物今封廬夫子遠出而未歸先生與弘齋夫子釋大方師皆舍我而去世之知我者盡矣份何知有人世之樂乎昔弘齋夫子嘗問冠石何以待子份以封廬夫子嚴父確齋先生慈母爲對而恕份所短取份所長於有過中而諒其無他者惟先生一人耳先生凡細微事耳

提而命之于出處大義反覆叮嚀告戒之份有所失如已負疚不動聲色而威于斧鉞先生之盛德至愛若此雖嚴父慈母何以加焉已矣自今以往份之人之心誰復知之份之所爲誰教誨之份有過而誰救之是天非从我先生而从份也嗚呼痛哉份前後至冠石皆不半載惟癸丑卒歲侍先生其教份之語已備載之書冊份請以餘年從事先生一二語以報先生然追思先生之盛德至情雖使天地今即閉塞閉塞而開闢求有如先生之待份者不可復得矣先生遺世不可爲隱居講學種茶以代耕老而托談苦茶以自遣先生所謂以陸放翁詩爲遺言者則有子有孫孫復有子必可以慰先生身後之願是先生有以自慰而終無以慰份也嗚呼痛哉

勺庭先生曰只是眞到極處自無枝葉之言而情自生文未嘗不頓挫可誦也

駁貞女論

三百年間文人之文惟歸熙甫最工持議甚正爲一代宗工其論貞女也則失之謬不可爲世訓熙甫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此立言之大謬也夫女子之嫁與許許與未許其不同如黑白初不難知也男女不相知名未許也婚姻之禮通之以媒妁告之於禰廟主之以父母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矣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矣男女相知名矣若是者皆許之也六禮惟親迎謂之嫁然必五禮行於先而後謂之許也桑中淇上雖極狎昵私人不之齒者非許也婚姻之禮未有未親迎而可曰嫁者亦未有未親迎而可曰非許者也女子從父身誰之身也未有父主之而女不從者也未有父許之而女非許者也自納采而往已命之爲婿謂之爲夫矣而猶曰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則是媒妁之言不足聽禰廟之告不足重父母之主不足從而必牢同巹合既嫁之後而後以身許耶夫以既嫁而後謂

之許則將篤夫婦之私輕父母之命而違於禮者必熙甫之言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雜記女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燕則鬈首此許未許禮之明文也今夫馬未乘而絡其首不可曰馬非其馬牛未服而穿其鼻不可曰牛非其牛則女雖未嫁而曰身非夫之身者無是也何也許之也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夫許友以死許君以身許以一言耳許以言不可以食況六禮行其五而可不為之死且可以改適乎是必婚禮未制之先而後

可也不然則反道背德之人也若已許為昏而從一以終無間於死生者女子之中道人倫之正古今之大義也女子不幸未嫁而夫死者將若何女子未許人者父主之已許夫主之夫死則身無所主無主而後女得以自主其發於情本於禮義志專事烈雖父母有不得過抑而旁撓者豈惟父母雖古先聖王之禮有不得而禁制之何也臨大變能不食言而盡其情者不可以常禮強而一之也禮也者順人情而制者天下中人之質而強其必為夫死禁其改適先王

無是過情之禮也中人以上而強其必不為夫死必且以改適者先王亦無是不近情之禮也不及情而強之則傷生過於情而強之則害義此禮經不著言者先王之意至深遠也孔子有言婿免喪弗取而嫁者疏之者曰嫁也者婿未親迎而父母送以于歸也或曰嫁之為言改適也夫世未有無故而弗取者無故弗取而後嫁明乎嫁者畢一世不數見也又言女未廟見而死則歸女子之黨者蓋以廟見重於合卺為恒情言也非謂女死而其喪可歸以槩乎婿死而其妻可嫁也聖人不若是之瀆禮亂倫也且以嫁則

嫁喪歸則歸而女氏之貞者有不因俗情苟禮以動搖其勁節貞心則不宜引喻失義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辭也熙甫曰未嫁而為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婿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此言未及親迎而婿死非夫婦也是以禮之常經責人之死之變也父母已主之未可謂為無命也稱之曰夫未可醜為私奔也是說也所重親迎一禮耳舉其一而廢其五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

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此爲未親迎者言也成服而弔壻可以來女可以往使非孔子之言則熙甫將譏爲導壻之摟處子而教女以私奔矣又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斯言也爲女冠女尼言之可也非可以語於貞女也古有養母而終身不嫁者君子賢之人之高明常出恒情之外故賢智之過聖人所不禁若貞女則固中行之道也彼生而有偶夫死必嫁雖下至禽鳥蹈飛蠕動所與知與能者君子語次不

及也嗟乎議禮之家文人之文求申其說而不自知其悖謬往往然也熙甫之記貞節既比之奔又比之伯夷夫伯夷至可與私奔並比也其悖謬爲何如也是立言者所當戒也

呂元素曰字挾風霜言同藥石震川先生於身後得此畏友能不頫首愜心耶

朱字緑曰侃侃鑿鑿固由善辯亦由識卓自是必傳之文

○○陸抗論

三代而下信可行於天下不可行於敵人蓋以國家之兵爭地而謀人國其處心積慮惟恐詭道不足勝人非如平日知交不忍相負也不明乎此而徒欲以信濟者非愚則矯矣陸抗與羊祜拒守荊襄間祜餽以藥抗服之而不疑抗之信祜亦至矣夫醫者妄投一劑猶足以殺人敵人非醫也即不我酖猶懼其妄投而速我以死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同朝之大夫且然彼羊祜果何人哉且祜嘗陰陳伐吳之策方欲

取其國而何愛於抗不愛於抗而抗且信之何也華元登子反之牀告以情實子反猶俟不勝而後歸孫皓無抗江東久折而入於晉故祜還其所俘反所獵之獸以小信結吳人之心然後大舉一麾之而取其國祜豈一日忘抗者哉即使叔子不酖人抗或可以相信安知其使命欲倖功如陳湯傅介子者不易藥而餽之乎是叔子可信而叔子之藥必不可信也然抗卒服之而無酖者何也抗所服者抗之藥非叔子之藥也此抗之智也

丘邦士先生曰憑空立論如舞鶴翔空不可捉摸

甘健齋先生曰識破古人妙用通篇是發此意前段特陪說耳與歐陽公春秋論趙盾弒君章法相同

朱字綠曰持論甚正能令古今假意氣輕疑信者瞷口失聲

學書堂印譜跋

此易子思成所摹也思成學書法名甚盛益肆力六書八法作石印久之成是譜張長史曰筆法玄妙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蘇子瞻謂見其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思成之人其名之成豈在書法哉而名既已成有日矣繆篆摹印六書八法之一也顧聚精神覃思竭力從事於轉運布置筆法刀法間積歲月以臻於神奇工巧宜乎今日之名非猶夫昔日之名而何以依然食貧也不幾以有用之心力歲月而爲無用

之用耶夫印者信也人不恥不信而後表信於其印雖然周有璽秦漢有璽章印矣非玉與銅爲之耶自天子下至士人佩其一無位者未嘗有也夫秦之篆之者非李斯耶鐫之者非孫壽耶貴爲天子爲有位而後佩爲之運筆操刀者則丞相大夫印之見重於秦也且如是哉至於宋始易以石或施之奏牘其濫觴也甚矣至用以代署押則閭巷小夫不知誰何之人而私印纍纍然則雖鳥跡虎爪媲美前人其下足重也必矣思成故家子學有淵源性醇謹藹然可親

而攻苦茹淡習右軍墨蹟俯仰事畜畢給於賣書賣書外一介不以苟而澹然自足余聞古之高士恒托業以自汙朱桃椎之屐雍伯之脂思成其庶幾乎其小印得名遠追宣和近頡頏文何諸子具玄鑒者咸稱之而狗請託雅不自愛惜故致多如是雖非其人而亦爲爲之而神奇工巧自若也猶之屐也脂也初不擇人而市也然思成長貧如昔則無羣於以有用之心力而爲無用之用也

汪嗜林曰讀之溫厚和平深之淋漓感慨沿之者

之不察爲之者之苦心和盤托出办利鋒銛幾令紙背欲透○却似一篇高士傳

吳赤溟曰印譜從學書說入刻印從源頭說來足見學問大而有本至於抑揚收縱之妙令人每讀前一段幾疑無可斡旋出脫及讀至後段有如石破天驚誰不俯首歎服

再跋芝岡手蹟

芝岡不死國未或亡其傲不傲雖激烈或見於書跡與封疆無損也況剛愎出於亡國諸臣之口乎太史朱字綠評跋手蹟者誤矣跋在壬午今二十年並手蹟歸余友郭子善夫裝潢什襲若天球河圖之至寶手蹟垂百餘年一展讀間墨瀋淋漓如新特一端耳其指畫戰守機宜壯志雄風噴薄出楮墨外惜其家手澤之莫能存也楚弓楚得與其去人去楚也孰與得而子子孫孫世世保之也而況芝岡之手蹟也

潘東桝曰襄愍雄才大畧不可一世復邊將手蹟得此一跋再跋壯志如生百世猶存矣

胡蘘泰曰芝岡關係有明存亡數語斷盡岳且千古隻眼存此以補明史之闕

岳忠武至寶跋

敬之深者信之篤楊君次璜篤行君子也得岳忠武至寶二字珍惜藏弆如拱璧蓋忠者敬人之忠忠武之忠天下後世知不知皆敬也况忠孝性成如楊君者乎至寶二字忠武之墨蹟稱之者久傳之也多敬忠武者不在二字之存不存可知也然敬君而及於路馬敬親而及手口之澤二字經忠武所書其與君親之器御何如也二字之可敬非敬字也經忠武所書之可敬也必忠武墨蹟而後敬則博古之論筆法辨眞贋非敬忠武也楊君所篤信之深必非膠執所能知也

李伞山曰人如忠武即不識丁亦復當敬若但賛其書法之高何異觀場矮子此文高着眼孔神韻無窮

懷葛堂文集卷之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諸子　較

說

炳文字說

丁亥冬司馬燕克將歸直沽造寓以少子字屬余爲之說問其年曰十有六問其名曰振祖問其字曰炳文余曰是說也在革之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炳文之字此其說也夫人身五官百骸皆適用而鬚眉毛髮無與也有之而不適於用無之而人非其人矣虎之於毛也亦然人齒之毀也鹿角之解也蟬之蛻鳥獸之希革也皆除舊而布新矣虎之變也亦然而人之立志視此矣孔子大聖人也十五而志學童年之及冠者命曰棄而幼志棄幼志而志成人之志則可謂之能變夫虎猶是虎也而其文則變人猶是人也而志之所學不可量故易言大人之變視虎也炳文少而聰穎性凝重蓋宋文正二十二世孫明僉憲非泉公耳孫也炳文未志於學則已苟有志焉學二

祖之學而後於祖爲無忝而後於名爲無忝余又聞炳文方五六歲夜讀書能見僉憲於龔牆夫少既見其形則長當繼其志然後知祖非猶夫人之祖而志所學非猶夫人之學非炳文其誰屬也炳文年未及冠而距古人入大學巳一載是易所謂未占之時也日月易邁炳文其勉諸

王崑繩曰根柢易象以立論而曲折古宕以出之較韓蘇諸說別有風韻

吳赤苑曰文如淮陰兵法聲東正是擊西亦如游龍天半倏上却是忽下可謂善變

培菴說

人而聰慧也易流浮薄而難歸於厚則小智蔽其聰慧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固聰明睿知之極也築堵者知隆其基植木者知壅其本知自厚也斯厚矣莊周曰九萬里風斯下矣而後乃今將培風記曰栽者培之天之所培天也非天也天人之際非大智不知也知而不自培失其聰慧矣則亦惡用夫聰慧也胥生聰慧而用心欲厚者自榜其菴居曰培吾知其善用夫聰慧也於其別爲說以贈之

朱字綠曰峭異是一則列子

張逸峯曰筆情高寄談而彌遠

晚學圖說

晚學圖曾君秋田自作其狀也卓犖一丈夫神采清秀布翦鬚眉目光所注射飄然有度越尋常態正襟坐手一編隱隱伊吾出口內影竹其體筆傳其神執江漢間途人問皆識為秋田也夫萬物皆身外物惟學無一不切於身心雖人有生困之分而學皆不可廢故有生而後無事非學之事無時非學之時則亦何後何先何早何晚之有秋田初字非百生而羸弱六齡授論語半部疾作形消脾虧心血少藥罔效何

有於學然玩具陳喜摩抄楮墨人皆異之相工獨曰是兒也一事無成者於時勃然怒其語不須臾忘少長習見裝標書必凝睇久忘病之在體歸必緣情染翰以自娛識者皆購求而經史則荒於病比少間淹通涉獵此若成人賢豪士君子倜儻任年十四橐筆走四方資菽水費而學荒於貧又十年毋憂棟家督又二年父背患癰潄酒露晚而瘉又十年家多故弟婚始畢執父喪而學荒於失怙恃大病也貧也宅憂也人生有不免然不畢集為學之年且未必不得一日安其身執經受業從遊於家塾小大學之舍則秋田雖異資遜志時敏有勤而不專是亦遭逢之不偶已而秋田不該之遭逢也昔趙則平佐宋祖成佐命功而後半部論語始卒業秋田當強壯時志氣激昂學有成詩名字畫品赫赫人口耳而枕葄經史乃在遲暮之年雖與晉平之炳燭不可同年而並議然不謂之晚焉不得也圖顏晚學夫豈誣哉是圖也由前觀學也而非書則一編在手為不足由後而觀書也皆所學也則一編在手為過於勞彼富春秋庇父兄

優游雪几風牕而失學視秋田之一編在手何如也夫學其學者不以正言之勸而加功不以邪說誤人而少沮則學如登山舉趾數而身以高不自知而益進非然者如嚮冥行舉趾數而險益甚何也不學也無一編之在手也

郭豹章曰是一篇勸學箴境遇美惡皆當渉一篇於座右

叉持字說

人之生也父命以名比長而字人皆可字也不書出於父而義恒不越於名其不越名之義者嚴父也此孝子所以顧名而父之慈如見也吾友緯然棄代之期年丙戌余重來京師其長子燾年纔十五一日夢緯然曰燾也藐然孤也願有以字也余曰諾先生以燾名之子也按說文燾溥覆照也中庸言覆幬而先之以持載持植也執也物不能植立無所執持則天地雖仁於生物而覆照無所施故曰栽者培之此也

燾失怙恃內外無所親依二庶毋以爲命願其能自立而有守也字以叉持是先生以燾名之子之意也覺而叉持過余告之夢叉持欣然長揖謝叉持其知禮乃父之慈者於此卜之願叉持勉焉已也

湯碩人曰字與說俱新安得其人而與之說夢

學院王詠齋按部建昌碑記 代

朱子之記建昌進士題名也於郡中之山水形勝士之經術論議文章亦既記載簡而詳矣至於取士則謂夫取之之本在教之有方而教之之法在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是固本之周禮合萬民而教以化之之至意而古先聖王設庠序學校敎以人倫者在其中矣自制科盛取之之法益以密而教之之道益以疎求其寓教士之法於取士之內而化民成俗之道存教士之中久矣未之或見也今學院昆明王公

眞其人矣公以宿學主雲南書院而東西迤文明始大盛公入詞林制藝傳四方而四方奉爲標準若泰山北斗吾江西學政七十餘年未有董以太史者今特簡公爲之天下士皆以爲名世而得時居位必有以度越前人者翹首幅望不獨江右亦不獨郡中而郡中爲尤切也公今臨蒞校文也勤而敏待士也寬而慈接人也恭而敬所簡拔之人士雖婦人稱子莫不以至明至公頌盍郡中固貧瘠在位之賢者處埃塵而不染亦已足矣公則弁埃塵而無之且校士者

自明以來百有二十人人之頌於口而醉於心者侯廣成曾[illegible]劉介庵琰二先生而已耳校士之姓字流傳至今百二十人中而僅僅二先生而二先生之作人猶不越於以文章而取士則與古先聖王立教之本意有合有不合焉可知也今昔之有識而期望者其意滿不滿亦可知也語曰重名之下其實難副若二先生所謂無遺行者非耶吾梔中之經術論議文章信乎有獘天下矣而孝子有黃覺經者史傳之詩咏之樂府之詞梨園歌舞之四方萬國耳而目之而泮

宮俎豆則孝子未之前當者五百年不可慨歟公至則首先奉孝子入祀鄉賢建石坊額曰純孝謀置公田遣官祭專祠次第舉行矣夫非高出今昔之人必不能行高出今昔之事五百年來孝子盛傳於天下而曠典乃在學宮是舉也應期名世非公其誰也夫學校之堂不以明倫名乎明王治天下不以孝乎公之校士江右不以五達道作時藝以教導諸生乎其與朱子欲與舉德行道藝之意五百年來不先後同揆乎則斯民頌應期之名世其誰曰不宜從來以文章取士雖得人亦庸有箕畢好惡之偏議其後公之教化也與舉純孝雖反道背義不孝其親之人欲不頌公也安得而不頌乎

陶存軒曰頌碑最難立言從來作者非庸即諛篇中以寓教士之法於取士之內立議便有關係末舉表章黃孝子一事以實之寫出晴亟先生所以風示多士之盛心并空頌公明已也○太史視學吾鄉僅事晴五先生則尤以人重官者

梅觀崖曰昆明校士兆丞公明教澤雖連篇累牘

莫罄揄揚茲獨舉教孝興行為歷來學使所未及方是建祀碑文不可移置別處若只鋪張公明套語則八寸三分帽子且與德政歌何異

哀辭祭文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同學　諸　子　較

熊見可先生哀辭

先生序鄒秋山之文曰逆天之民不得行其志也宜哉份於先生亦云先生年七十有三則壽考居官則良吏在族里則鄉祭酒作詩文則名下士皇考殉難則忠臣子子頤善繼志則孝子父先生之志可不謂得乎先生崇禎恩貢生也令建寧遭時不可爲艱難百折轉餉入援卒無救於國運生平負氣節乃白髮卷然廢放詩酒間被服古衣冠賣藥市上更交節義賢豪士而數十年間沉淪死喪不可紀極而先生亦賫志以沒先生之志得行乎哉嗟乎天之所助者順也先生不能奉承天意故不能得於身者又不能得之父若子更不能得之交遊閱歷之人求其耳目所及以快心志者皆歸烏有此刑天舞戚爲無能爲不量身不足塡東海移太行王壁徒抱區區愚志以與天地爭所不能爭則摧折坎坷一無所見於世而死也不亦宜哉份三過鹿渚皆匆匆去獨辛酉留旬日先生爲縱談天下事尤怨天人哭笑無端歷歷如昨日事先生每以大義屬後生尤自許爲楚丘且能投石而超距志氣之盛可謂老而益壯矣惡知天之必欲泯滅先生哉份聞訃哀不自勝又恐頤不克節哀作哀辭以抑情以慰頤以奪先生之志辭曰

貴不如賤兮匪昔伊今生不如死兮孝子孤臣九萬里兮大塊四十年兮陸沉冠毀服裂挫志摧心徒遇蹇而求友徒采藥以行吟不可回兮靈曜不可俟兮河清徵靖節之自奠有炎午之生臨嗚呼巳矣斯人之身悲傷鬱結兮後死沾襟

魏和公先生曰直敘有曲體最佳

梅定九曰九妙在逆說而愈順情

王羽左曰意眞情眞而行文之妙一氣到底其間橫說豎說無所不有各極其妙

送朱脩齡叙

秦楚之際天下號爲極亂天欲撥亂則生子房蕭曹諸人輔高帝以救之降而東漢而唐而宋代必有撥亂之人雖潰壞如前後五代其間亦有一二出類之豪相與彌縫大者功在天下小者利濟于一方各視其時之所處而竭其才智以從事吾師對盧彭先生游楚識朱子修齡於二眉山　亟推其賢邇者浙人被難子女係累以萬計修齡出力脫之天下聞者莫不引領修齡以濟一方

者濟天下而余之願見修齡若不可以一日釋也庚申初夏余在南州侍勺庭夫子疾因得邂逅交修齡數數好從修齡游而修齡且遠行矣余常疑子房受書黃石其後欲從赤松游類于學神仙有道術者而生平行事皆聖賢豪傑人事所當盡豈史氏拘牽不肯詳其事以惑天下後世抑然漢高困睢水大風晝晦其天時之偶然抑子房之爲之歟子房與人言多不解亦不詳所言何事然當時所欲與人言者計惟覆秦亾楚二語耳其不可解者豈亦有數往知來驅役鬼神之術乎誠有之則又未可一二與人言也子房與滄海力士擊始皇帝索十日而不得時子房尚未經圯上則已有陰符辟兵術矣史亦不言其所以索而不得者使天下後世疑之至今未已修齡才足肆應又得　不傳之道雖武夫悍卒語言所不通者猶能感其心而懾服其暴戾而未嘗用其所謂道術以濟人于險吾不知修齡于子房當日其用意爲何如然子房韓人也爲韓而不止于爲韓則修齡豈亦僅僅爲浙東哉余將從勺庭夫子追及對盧夫子

于浙懼其有以問也故于修齡之行敢以所疑私質之

勺庭夫子曰層層作疑陳皆于空中緣綴而立言之旨如匣劍帷燈隱隱逼人可謂妙筆矣

懷舊堂集目錄 張章棨書本

二

五

右有圈者原刻本皆不闕無則補抄於後

歲壬申初春照豫章叢書本校　野民

六

依書堂集跋

易堂後起之秀能以文章自見者以魏人為巨擘游蹤既廣所與交皆一時名雋觀其字體雅之朱字綠西書具見生平志節不獨其文之足重也此集四庫十四卷本及國初宣黃刻本予皆未見先借劉良弼趙經佐先後用活字印行流傳上世予假劉趙兩本互校既摘出誤字多條其詞類而語近疑後者恐亦未免謬脫讀者各以意義求之可也庚申三月朔忍敬賣跋並識

觀此跋則是集計有五本　一四庫存目本　二宣黃刻本　三劉良弼活字本　四趙經佐活字本　五豫章叢書本

與八大山人書

謦欬不相聞者辛壬癸甲矣長兒文起來述近𥚃甚悉碩果之足以見天心也份年來坎壈無一足為先生道者惟徂歲同黃宗夏走昌平州謁一祖十二宗之陵寢瓚宮留數日繪圖列向開方記註圖各有說為古今所未有之書尤昭代所必不可無之書行授之梓十五國中各流布十冊天潢之賢肖者與忠孝之後義士仁人并藏弆之俾聖祖神宗之弓劍永永垂於天壤不致如歷代帝王棲神之域或湮沒於賸水殘山者庶此舉與種冬青可絜長量短而份且藉為祖父報數百年茹毛踐土之恩矣想先生聞此必為開數十年未開之笑口而展圖一覽又必凄然於此日矣春冰呵凍不宣

處士陶之典傳

陶之典字五嶽別號𢢽庵世為楚長沙甯鄉人父撿討汝鼐與益陽郭都賢交最契各以忠孝傳其家之典冢子也生有異徵天性孝而奇英敏舞勺試冠軍明年食餼肆業濂溪書院材名藉藉於遐邇癸未闖賊陷楚北南人罕遺孑時撿討宦粵新會之典奉母避桃源深處兵寇交訌不知也之典之選入國學也欲業樂羣皆楚北南譽髦士不十年躋九列而位三公者多矣人為之典惜之典怡然也丁亥潰兵肆掠人無所逃命撿討深軫念不憚艱危往撫諭之典媿

一

恨不身隨援手識者稱孝焉壬辰仇怨鼓貪殘誣成大獄之典請身代不得則走南北謁知交暨朝列咸莫能湔雪計無復之有告之曰昔能救活李東陽者慕康海海不修謁東陽不得生友道且然子其圖之之典立往謁初若無意感篤孝為訟寃釋縶立奉父還山讀書談道樂天倫樂畢生平志願足矣明年洪經畧以之典才能薦力疾固辭辛丑年強仕不出戶庭久祖父孫三世肆力詩文各著等身書撿討雖耆年心耕筆織榮木堂集海內家傳之戊申周中丞奉詔徵山林隱逸舉之典以親篤老莫能應固勸亦固辭安親王視師長沙庚申以書幣聘虛左待講易論史外他不與聞明年班師載後車傳經授業禮數隆客莫與京也明年父八十請假歸癸亥父疾篤侍湯藥廢眠食者七旬日號天請命如先是三十載不得終天訣痛哭數絕幾滅性其情文備極廬三年墓葬祭哀傷感路人而變邑俗皆郭鄒也而當事欲以上聞其亦見之不廣矣初郭都賢負人倫鑒以父執折行輩為羣紀交老且彌篤之典則退就後進列禮益恭義益重輿論以古道於今為庶見云江右樂勝無素也耳識義聲舉妻子寄食則推宅分田妻死則厚

二

葬子幼則教督迄成立而施不倦宜仲子煊受江祥劉羽遡寄託語詳張孺人墓序中雖破產而內外無尤怨世德之延綿此其一已一邑稱義一本稱賢三黨稱愛奴隸稱慈其性分之仁心義質有固然者然非之典體親心烏至是是則稱為孝之純也亦宜野史氏曰庚事可成而事其事量力能為而為所為小智倖名非夫也人之際多難臨大節類多險阻艱難危疑坷坎必閱人多而歷年久皆足變其心隳所守臣焉不盡其忠子焉不篤其孝蓋志不能帥氣豈能以感天地而動鬼神古今坐此者多也之典於壯

歲於耆年隱忍艱辛置死生度外皆三載成人所不能成為人所不及為知有親而不知有身且善保其身窜俞之忠忠而愚之典之孝孝而愚者非耶

三

跋臂閣銘

此凌庵郭公所銘也典雅清新極妍盡態其墨蹟之妙爍然如新是銘亦足見公所學矣盤盂觴豆凡所日用觸目而警心銘之所不可已者公無事此物而銘而藏之將以有用為無用耶舉以贈客將以所無用而歸諸有用耶用不用之間公命意何居也小子學尹公之他而未得見公見是物如手口之澤讀是銘如夏謨商誥而有所不能釋然者舉而問之公之客夫亦何以釋夫所不能釋然也公之客雲子姓游沔陽人

一

枯樹賦跋

尚以明書法工巧微妙名重一時此其醉中所草者語其自序中余聞王逸少之書蘭亭也醉中若神助自謂筆法得之夢中之白猿明日酒醒復書積百十紙無一及醉中者也昔熊渠射石沒羽明日復射其不妙萬物而言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者能者以矢不以神也又何怪乎逸少之蘭亭哉今夫書筆不能而運以手手不能而運以心各奏其能以臻於妙而心與手不相忘也不相忘而後可以復復可至於千百其妙猶夫初也雖然未離乎形氣也莊子稱醉者骨節與人同而有異焉者其神全也蓋醉則五官百骸皆忘而一任其虛靈夫虛而靈也五官百骸雖運動而五官百骸不知也所謂以天合天也神云乎哉逸少之醒人而已則是賦書之不能全也又何怪於以朋哉夫一鱗片爪謂龍不全見焉可也謂非龍之鱗爪不可也況其不僅於鱗爪也後之觀此者必不河漢於余言也

瓶庵贈言跋

今之贈言盛矣自王公至布衣莫不裒然成高帙雖千萬里外未嘗一謀面之人皆可贈以言言人人同其言可知也夫無其實而為其言者諛人也當之而不辭者自諛也諛人則言不足以勸自諛則足以取知不知者之譏笑夫烏用是言為哉余客姑蘇曾一覽瓶庵贈言諸體無不備意以為世之贈言已耳俄而聞諸君子稱道瓶庵甚具百工下走頌瓶庵不去口俄而余師勺庭魏夫子亦主其家亦以言贈瓶庵故余知瓶庵獨異也瓶庵曰吾自幼失學然尊禮賢士則今年逾六十不少衰余曰君本孝友以立身而忼慨好義急人難樂交賢人隱君子彬彬然澤於文雅天下之學孰加於是世之號讀萬卷書下筆千言立就求力行君之一二事不少概見何哉西漢石氏唐顏柳氏一家之法得以風天下而史傳載之以傳於後世惜乎瓶庵之不值其時也然得諸君子為之揚扢道其平生鉅細事無遺者足以補史傳所不及然則贈言又烏可以少哉

五言近體詩

送郤敬日

聚散尋常事離多聚益親獨憐秋晚別俱是客中身
徑小迷黃葉溪深亂白蘋登高相送遠但覺寸心真

別林方之

茅簷青壁下花發不勝春流落悲公子風塵羨鹿門
片帆容易遠尊酒未辭頻行向鍾陵拜歸來與細論

送人

相逢言未了意氣倍相親君欲成何事余慚負此身
賃春仍避漢蹈海不知秦恥作桃源客春風坐悞人

送仲叙功

北走風塵客誰如君賤貧苦因終養計甘作遠遊人
裘馬侵寒雪門闌隔暮雲音書頻寄慰好及故園春

送人之海南

瓊州浮百谷之子渺難尋海潤天為壍潮生日不沉
風檣雲水合樹屋島夷深忠介祠猶在千秋一片心

歸舟候潮

三秋惟旅夢萬事付蘭橈路遠行經日沙平坐候潮
浮雲歸嶺疾宿鳥喚雛嬌寂寞難為夜疎鐘度板橋

送楊而上還劍江

最愁浮漢沔晚泊向寒汀山夾天垂幕舟輕水建瓴
家從雲外望猿到夜分聽却愛鄉園樹蒼茫到眼青

靖遠衛除夜

絕域因人至年華夢裏非敝裘沾塞雪土屋壓邊雲
乳酪隨時進金笳半夜聞縱然拚一醉能不念離羣

七言近體詩

吴城望湖亭

孤亭不許衆山齊舊跡蒼茫望欲迷野色全吞吴地盡湖光高浸楚天低一行雲樹連霄漢百戰雌雄散鼓鼙書劍飄蓬悲客路扁舟又繫聽荒雞

泗水拜武侯墓

亭亭翠柏遠披雲細草依然護古墳力盡天心空六出身延帝業只三分陌頭石碣秋風起磧裏金戈夜雨聞豈有吞吴遺恨在至今流水淚紛紛

送梅定九北上

曾期南國共岧岑班馬蕭蕭淚滿襟北去沙塵千里暗西來風雨九秋深匡時爭重天人學作客難忘木石心寄語白雲休悵望燕臺非羡槃黄金

寄李乃颺

秦川六載共悲秋飄泊依人塞上遊西望有時空倚劍南歸何事不同舟文章雄得江山助意氣貧忘妻子愁此日一樽心萬里忍教花下唱梁州

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梁份撰份字質人南豐人嘗學於寧都魏禧頗得其文律是集前十四卷爲雜文末一卷爲詩十二首漫遊雜録十一條

草亭文集不分卷詩集不分卷

〔清〕彭任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草亭文集一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之異致今　先生之詩温厚和平不屑屑合于古而不能
不與古合者則　先生之所感人固已深矣而　坊妄忝已
意是則　坊之論詩而非　先生之所以爲詩也若　先生
之詩則固已不屑屑于擊壤南風二南元亮矣而又何以
小子之論詩以爲詩耶其不爲　先生之鄙而棄之者是
則屈曲乖敎之至意焉時乙丑初夏上杭晚學劉坊頓首
偕書其後

草亭存稿自序

存稿草亭之所述也蓋有存有不存者故謂存者爲存稿也予質魯而拙于學不能詩復不能文年二十棄制舉業方學詩嘗讀擊壤集三十喜杜少陵俱學而不成故不存也四十爲嚴友廟勵課以詩文遂不限聲律不求異同不拘淺近不希蒔譽隨意言志因情寫景因物起興遇境寓言因心成聲到處發詠因詠成歌因歌成詩因詩成文因懷寄感所謂放而不敢蕩樂而不敢流怨不敢誹而悲不敢傷未知詩于興觀羣怨之旨果有當否文于史鑑與夫諸子百家之言皆一一近似否間有所作僅達吾一己之性情而已然亦有不存者焉今以存者付兒曹其亦存吾所存焉者而已矣

行畧

先祖姓彭氏諱任字遜士號中叔隱居三嶮山自名其室曰一草亭嗣後人咸稱爲草亭先生曾大父和鳴翁子三先祖行㝡幼甫五歲曾大父即延豐城王先生千俊爲塾師設教程課極嚴諸同學生盡憚之先祖獨率教無違稍長學爲文師每爲解說至夜半睡覺即一一覆詰諸生對答有齟齬者罝夏楚焉先祖承師問輒披衣下床正色肅立傾耳受教必俟問難畢乃復就寢未畢則侍立至天明不稍懈師嘗語曾大父曰令子品行如此他日必爲儒宗

先祖因益勵志于學廿一補弟子員每念經義帖括徒以口吻肖聖賢無益于心性旋棄諸生不事舉業專意求實學縱觀左國秦漢子史百家間乘興唱和歌吟發爲文詞以闡理道暇則操紙筆習楷隸草書銀鈎鐵畫求者珍之兼精岐黃術捐貲備藥餌凡族黨閭里疾病輒急救不遑暇食爰作求友說與三魏先生暨李邱彭林曾諸君子講易訂交往來翠微冠石間所謂易堂九先生也易堂諸先生雖隱居邱壑然經濟文章才學行誼各擅所長先祖獨以理學自持務爲正心誠意省躬克己之行上追孔孟之

遺下究宋儒朱陸異同之旨手謄先賢語錄擇其簡要切當身心者名曰弗措錄聞南豐謝秋水先生講學程山徒步造訪淹留数月與謝先生往復辯駁謝先生亦心折與爲兄弟交一時南豐湯先生惕菴廣昌黃先生介五程山之門封先生禹成黃先生維緝甘先生揵齋曾先生羨公羣推服爲友善至邑中賢士如温先生九鄉劉先生方公家族伯祖劍伯皆爲忘年交而温先生性豪邁毎酒酣輒無所顧忌雖先達貴介一切以氣凌之及國變凶人殺而棄之東郊親厚莫敢往視先祖巽之獨身奔救至則無及

乃憑屍痛哭解衣襲其尸出白金若干購求其首卒殮而還是時凶亂四起常白晝殺人無筭先祖偶遇輙畫策解救所全活甚多先祖不問其人其人亦不知爲先祖所解免也年三十相繼遭曾大父母喪哀毀骨立欲求古先王之制爲三年喪者服行之遂取喪禮及禮經所載喪服大小記諸書于苫茨中細讀遵行三年之間枕塊素食絕足不入內室悲愴出于至情然毎曻大小戴喪制諸篇多亂雜無序因輯禮記類編叔子魏先生嘗喟然曰予居父母喪旬日匝月間眞哀至痛似與古賢無異愈久愈遠哀情

漸衰此心幾不可問求其始終不渝能盡三年喪者吾友中叔一人而已先君輩歲時伏臘侍食先祖之側先祖或述及曾大父母事必淚下沾襟或當曾大父母忌辰必素服設奠哀戚見于容貌数十年如一日也初曾大父病篤將析産召先祖曰汝兄弟三長次二人吾爲經理身世之務各措給千餘金今當另除数百畝以資汝先祖前跪請曰願以均分三人但得兄弟雍睦奉大人教不墜家聲幸矣田畝多寡不足計也曾大父頷而從之自曾大父棄世後喪葬禮畢先祖自念無復仰事之責遂謝絕應酬足跡

不入城市者四十餘年先君昆弟先意承志供養餘年縣大夫欲式廬請謁先祖必托故堅辭時撫軍安公聞先祖名欲延至白鹿洞講明聖學令學使高公轉檄縣令詣山敦請先祖藉病固却命先君輩代謝不自署名而一時同鄉髻山宋未有浙中泰開地李中孚吳中顧景范粤中比田陶苦子閩中李元仲黎媿曾諸先生咸寓書致景仰之思甲寅乙卯三藩變亂諸賢豪或置身浮沉先祖介然不欲混跡其間丁巳秋韓大任潰圍走匿黃陂界追兵環集米忽騰貴家人食指甚繁先祖有穀数十石存隣鄉欲賣

之以爲近羅計有族人老僕羅其谷暴病將卒以錢屬家
主還先祖僕亦族人佯爲不知先祖遂不復問惟設法假
貸合室饘粥自供處之泰然毫無愠色待諸子姪以慈愛
無論賢愚一以至誠相感家人親踈無不愛戴有族姪性
頗桀驁先祖恒訓導之初猶面從繼或背地詬詈先祖置
若罔聞其人久自愧悔卒改前非終于先祖無間言也先
祖爲人恬淡鮮嗜好其貌偸然以莊其氣冲然以靜望之
儼威可畏而即之温温蓋其忠義孝友之誠出于天性而
其持身謹嚴德量寛宏常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

不矜己長不暴人短而律己極嚴性尤好勤苦不肯暇逸
常喜抄謄古漢魏古樂府以及唐宋元明歷代近體諸詩
今現家藏四十餘卷所著有草亭詩文集二卷周易解說
四卷弗措錄八卷禮記類編十卷刪補近思錄十四卷易
簡錄一卷知次錄一卷居家須知一卷書法抄一卷新婦
譜一卷校訂大學古本及孝經定本訂正詩經集傳諸書
常諭先君等曰予所著述抄訂原以自爲陶情辨析眞僞
不敢問世妄盜聲譽自謂能文也汝曹宜藏之先祖生平
非疾病必夙興夜寐雖祁寒盛暑無間凡動靜語默俱有
日記錄以加惕勵晨起必肅衣冠望空向家先神祇炷香
敬禮拱揖然後入室終日正襟危坐寂若無人衣冠不寢
不脫迨年臻耄耋其敬勤猶逾于昔時邑中士大夫常相
謂三世文章喜先生冥不涗學道隱君子也以故邑中前後
重[illegible]堂遠者必以先祖爲訓法云先祖生明天啟甲子歿
清康熙戊子享年八十有五生子三長仁方庠名滙時前
先祖七日卒次仁立庠名珩後先祖六年卒三仁亦攻岐
黃學年七十終不肖等或親領教誨或竊聞訓詞乃謭戠
無所建立不能儀型萬一徒覥然靦息人世其不肖甯可

比數于人羣也耶今追維先祖素行不克表彰敢求　大
德望諸先生即行推心因委溯源敘其詩文揚其隱德俾
後學有所徵信則不肖等之銘感曷有極耶不肖孫兆泰
顯祖四世孫雲鴻雲騊謹述

草亭文集目錄

示兒仁方四條
示兒仁立三條

書後

書小學後
書啞孝子傳後
書新婦譜後
書地山草堂唱和詩後

跋

跋書歸去來辭
跋書諸葛忠武誡子書
跋書東銘
跋岳忠武手書陶靖節告子儼等疏後
跋九如百子圖說
跋溫直公課子詩

雜著

離經餘論四則
示兒雜說
恒言

草亭文集

寧都易堂彭任中叔著
同堂八先生鑒定
同堂後學彭揆祖硯　咸寧祖戊　崇泰占初仝校
男淮特　汝恕忝訂
衎汝誠
仁亦汝熟
孫兆泰季通　顯祖修五
四世孫雲鴻東鵠　雲駒涵萬編次

答毛聖若書

尊函遠寄荒山寂莫中開緘捧讀書中所言具見卓犖之識謙抑之懷乃施之一無所知見之人其何以承下問耶雖然不敢不抒愚見以對朱陸之學當時立說雖殊其塗而要終于同歸但其立教之後學之未免于毫釐之差尊德性者入于空寂道學問者流于支離此亦學者之流弊而非教者之過至于此也至于朱子晚年所以勤懇于陸氏之偏者謂其盡廢講學要人省察覺悟乙得本心取淺胸臆未免求本遺末自信主張太過恐悞後學不小此爲

天下萬世正學術非爲門戸爭勝負也手教言兩家之弊數語亦得之但愚覺今日學者之病不在于辨之不晰而在于行之不篤宗朱子者言主敬格物而未見有探討究竟力行之功宗陸氏者言主靜反躬而未見有濬源涵養本原之力大抵比方議論者爲多皆未有眞切踐履之實也道兄悉其弊必當得其道而深造之任老且衰未由面領緒論便中不惜再教任不至荒耄猶可自强以受教也承索拙作平生絕少郎有一二或書以正師友或留以備省覽並無餘本容繕寫自當呈教不勝企望之至

復李元仲書

令郎君至辱手教兼惠大集眞百朋之錫矣昨歲躬菴評汪大篇弟已得讀其六七大概深山大澤之文非一人耳目之所能及可以窺其萬一者先生才大學博識之所剩縱筆所如欲獨舒所見因事而發悉情而言似不爲文字求工而參之離合無不中情達理人以爲鎔鑄六朝之至而不知其馭以秦漢諸子之氣疎枝大葉變化隱見寓法于無法之中而獨往獨來要亦能自立于天地而稍存諸子之神變以自成其爲文者此弟之所窺見者如此而未

知其有當于作者之意否耶躬老以精强之資一病遂竟長逝弟之交如兄弟骨月者今又失一人矣能無慟乎和公養病瑞金竟未敢以訃聞之躬菴彌留惓惓以道兄生壙誌未就爲歉弟謂躬菴云元仲自可不朽兄即不爲其文而元仲之人與文章亦可傳後無疑躬菴笑而頷之道兄其亦以此可爲一言之知乎令郎君此來弟得一接英奇便如與道兄襟袂相親矣且兒壻輩又與郎君定再世之交此亦一機緣也匆匆草復語不盡意唯照鑒之

與甘健齋書

諸友自東來者備悉程山堂近事弟爲之寢食不安者屢日吾人爲學義利最須分明此是立脚跟處此處一失便所謂萬事瓦解矣程山之所以爲今日重者豈非所謂出處義利分明實能踐履乎卽弟輩亦所心折而藉以相切磨者有年至于愚弟承令師啟廸之教益良多而得諸友之教亦不少則所以相期待者自不敢過薄也往歲常聚首數月每一會講輙以日錄往來雖互相規切然不過斷疑義居多亦以未見有大過失不敢吹求以爲眞耳今聞

近事於中心有所未安是以不敢默默畧陳其愚見唯吾兄審擇而婉致于諸友可也學問固求于實用然不必專于設施或獨善或兼善唯其時耳均之爲有用之學也今日吾黨所處之時之境窮乎達乎處乎出乎窮處在下便當行窮處之事若窮處在下而欲行達而出之之事恐未見其可也卽曰窮處亦可變俗然在身以先之漬漸感化道德齊禮庶幾可望丕變斷未有家喻戶曉嚴刑峻法而可云變俗也且出處二字亦須表裏清楚不得拖泥帶水諸兄自度才可爲志欲救世者亦不妨出而任天下之事正邵堯夫所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苟度身世而不可出則不出有不出之事日用倫常有多少當盡分處但當隨所遇以爲事則道無不在矣如此則出自成出處自成處各成其是而已今諸兄居窮處之時而乃欲爲出之之事議者以爲不識時務弟則謂不但不識時務正學術毫釐之差也卽如諸友中維緝是出而達者然當時告養親之疏出于天理之誠然諸兄便當成就其志使維緝承膝下之歡閉戶供養菽水蔬食以遂其色養之志而究其身心性命之學并以成緝老之

所以拜謝先生之初志而得玉其于有成也今緝老果閉戶養親此外不干一事乎而諸兄之責望于緝老者果此一事乎不則諸兄之所以待緝老者不亦薄乎不惟薄待緝老而諸兄之所以自待者不益薄乎又如某某之訟雖有不爲之不平者但原其故其修祖遷改恐亦大不合于天理人心者使諸公當日不聞其始事則過在某某若諸公與聞而不力止之則當均受其過向一札言處置此事之情義頗詳切吾兄乃亦不一詳賜觀覽何也大都吾人有必當爲之事有必不可爲之事有可爲而不必爲之事

張南軒曰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已者無適而非義又曰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爲而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已自私則一也朱子曰凡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險危易曰儉德避難知諸兄皆成德爲行然願諸兄儉之所欲言者無限聊書其槪唯吾兄會于言表婉致鄙意可也堂中諸公俱屬老成且復習練弟乃爲此言者亦據愚中有不安故少盡區區諸公不以爲然幸不憚教正

其言切當無枝葉便是一篇絕好文字 丘漫無

與謝約齋書

躬老來曾草札奉復及李氏女壻名具奉謝知必達左右弟五月來舊疾復發早夜咯血飲食頓減今幸服補劑得不致委頓耳中庸切已錄歸上較大學所錄又加精密朱子生平註書當以四書爲第一而中庸尤會衆說而極其趣今先生于此發明有一二不同處俱從自已體貼得來亦頗透徹此亦不害其爲同也然終于愚見有不能釋然而不敢苟于爲同者惟在第一章耳先儒釋不睹不聞曰自家亦有所不知知覺不昧思慮未萌此時耳目越精

明合此數語言之可謂曲盡蓋謂未是應事物耳未應事物只存此心故曰耳目精明若著思慮則不但說耳目精明而已先儒原說大段不費力蓋只是提挈此心在此何嘗有思慮且君子不須臾離道故無時而不戒懼雖所不睹聞亦照常戒懼非到不睹聞時方作意戒懼須萌思慮也況本文說戒懼乎其所不睹聞非不睹聞而戒懼也且思慮知覺自是不同所謂知覺者自猶有不昧而未交于外物如所云主敬有定無事時常有存主云爾敬定存主時曾有一毫用思耶雖如此爲時亦甚暫要亦不可謂無

如此時也至于未發原秙喜怒哀樂言未字便明有其時對巳字說豈可謂人生便竟無未發之時耶且知覺思慮不同思慮與喜怒哀樂又不同知覺如鏡之能照思慮是要將去照喜怒哀樂則巳照著某物矣要將去照方屬發只這鏡體自明便是未發本文原說未發未甞說不發無發大抵聖賢語自平淺明白吾人著意去鏤刻一番反害事耳此說向曾面質今讀尊錄尤不能嘿故再申言如此願不憚教下是所厚望

與謝約齋書

令郎坐此三月令其空還皆地主之過而先生引以爲謝何也至其拂逆之事弟不敢如平俗之交曾爲妄勸切磨臨發頗極盡言而令郎述堂中兄弟不合之論知其必以規爲瑱也向札巳畧申鄙見一二想垂鑒之先生今歲設帳程山躬老館于栞臺兩賢同處知各有相觀而善者其或有不同處要使持其不同而不害其爲同斯有相成之地弟恨不得朝夕與此耳館課應酬未免分功其然其然如弟孤處一峯日對二三小子惟事呫嗶又恨不得朋友

共處相與講習私傷孤劣而已然時地如此又何敢含現在之位以別求其所欲乎讀史之法尊教巳悉但覽後失前苦不能記愚自揣以魯鈍之質兼中年以後精力向衰不能從事于博觀但讀得一句須要明此一句爲實受用耳先生以爲何如

答謝約齋書

胸中欲同而康趨教以數年離違欲相質正而確兄謂諸兄惠顧敝山不謂以雨雪竟阻承教力啟後進以延不墜弟非敢自愛而辭讓之但自顧不足啟發後進故常勞其心力于此而悵ヒ乎未有所得盖今之人各執已私以妄是其所學天資高者自是太過不能虛心以求眞是憑其臆見驅使古人以就已意而見人之短不見人之長往ヒ輕議先輩而薄之以爲不足爲憲其[illegible]處乃反爲自好者之所不屑爲飾于其外而自逐其[illegible]高其所言而汚其所

行挾持浮說居之不疑便自忘其眞僞而衹足以成其妄自尊大而已其稍樸魯者免于浮僞之習亦未見虛心委已而信從于師友長者亦惟自用自專自畫拘于見聞而不敢矢死以承當古人之學反顧將來豈特晨星之不可多得耶此弟之所遭如此然未敢盡謂天下之無人如是也雖然斯道之盛衰係于人而存亡不爲乎其人也用是益不敢不自勉勵隨分省克自策駑蹇免于自棄而已先生身處有道同堂多賢傳之人而筆之書以爲後世法此先生之責也若復辭讓弟復何望哉合并何時盡所欲言

答鄧勿非書

往歲聞千里訪學深爲馳仰甚恨跧伏無因緣相見今者辱惠書反覆讀之盖見所以求道嚮學之意深以爲幸來教謂修齊治平不當靠書本須從閱歷揣摩始可大任又謂須變通如易時潜時惕見飛躍方爲有用爲說甚善而所處過高愚竊嘗聞爲學之法古先聖賢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于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叅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閒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于已也

若不師古以爲揣摩閱歷而廢棄其繩墨以爲變通則恐其獘將有至于師心自用而于古聖賢之訓相背而馳者矣至于時之爲義大矣哉千古聖人唯孔子足以當之孟軻氏叙列古聖賢人亦惟以時字歸之孔子豈易言哉吾輩方得其門而入固當以孔孟爲歸而以四子爲階梯持而循之自有其序安敢望其門牆而便自以爲升堂入其室耶此愚之所以未敢苟同而以爲是也至所謂學道貴乎篤信否則悠ヒ泛ヒ必至于半途而廢甚善甚善數年索居得足下教不勝喜幸卒ヒ草復有不當處不惜教下

與顧景范書

僧春覽尊于季子手書齒及弟弟一無所能入從未敢通名字于遠方然于同志君子願交而不可得以時地限之也十年之前敝友兒魏叔子南旋指數人物首稱景范弟神往而心儀之者久矣及讀方輿紀要諸序私心竊喜以爲於今世而有如此實用之人此天之所以篤于斯民而不棄之于塗炭也每開卷循覽一二不惟如聞謦欬而志意指顧畫然如見即任之衰懦猶足激而使之壯立况仁人志士乎所謂坐而言起而可行將于道兒見之矣嘗讀史至吳王濞傳以一人而傾揺十餘國以同反其勢可謂震動矣然終與漢不能爲一矢一石之相當而遂至于敗此其故何也至若劉崇之于漢徐敬業張承業之于唐李綱陸秀夫之于宋猶以一指揞泰山一木支大廈庸奴市兒皆目而笑之然不知其正未可以成敗論之也嗟夫往事如鳥飛水綴各成文理又如兒童之戲而自陷于僣竊亂賊之罪使夫忠義有志之士雖或有取于其事而終不能無恨于此耳道兒以爲何如幸有以教之叔子有經世之才遂竟賫志以歿痛不忍言道兒爲之痰呼經理其歸

櫬此亦何異裴行立之于子厚也任輩能不爲之深感乎茲質人南來之便附此以通嚮往之私遂不覺不能自禁而舒愚中所欲言之一以請教焉其垂察之

答秦開地書

僻處山縣不與世通雖時地爲之然自顧無所知識是乃分之宜安故如河渚諸君子心嚮往者有年每從吳于政詢得梗概知浙東西間有抱德講道卓然古處繼王何金許之後以明正學者多有其人然未嘗以一字通姓名于左右亦顧平日未敢以自信而恐其無可以爲受益之地耳辱惠書兼示紫陽大旨拜讀之餘深以爲幸開當讀朱子大全其中論學往復書不下千篇最若汪波浩博淼無涯涘思欲分類編次而因循未及今讀是輯先生其先得

我心同然是其所以悦我心者奚啻芻豢之悦其口耶又嘗謂今學者生宋元諸儒之後不必別立門戶別尋蹊徑但當依朱子之説着力下手用功〻〻力旣竭與先儒有大齟齬處不得不與辯明其先儒已説明而無可疑者正無庸費議論也朱王異同天下論説紛〻是之者未得其所以是而非之者未得其所以非論説愈多道不明而不行也久矣陽明先生之學其齟齬于朱子之説者初心不過信其高明之見恐其流弊之差欲矯當時之枉耳不知朱子動一世之心于四子經書之註者本欲明孔孟之道于後世總其大綱而詳其節目使人知所趣向而力行之不差後之學者徒盡心于章句之末習其辭而不復求其原其流風之弊遂至于支離而不可極此非朱子之學有偏而後世之學朱子之學者之過也陽明不分别其源流乃比之于洪水猛獸甚于楊墨愚竊以爲過矣矯于枉而過于正遂至有無善無惡信得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諸説自信太過居心太高而不覺持論之偏至于如此也後之學王氏之學者以意見所到爲實際而無眞積力久之行甚者至于倡狂放恣蕩肆無忌名是行非師心自用抉

其藩籬趨于隱怪而不自知其非是此又學之者之過而初豈意其一傳習之流弊至此耶然推原本始乃其聰明氣魄好高自信之心之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過矣今之學者無所授受聞有知其是非而趨舍分明者尊朱子攘王氏然未得其尊之攘之〻道是非旣淆身謗益甚則不惟得罪于陽明而并爲朱子之罪人矣先生于此辨析明切若白黑玉石之不可紊雖使陽明復生當亦無有辭其責況王汝中以下之人乎義精論確出之和平此猶僅所深服也至謂天下禍患起于意氣浮淺置心性于不言

而引及朱子談王說覇之誤之語可謂灼見本原而别其流之清濁已于此見聚精畜力從事于此以冀收功于一原而無有內外之分身世之閒也旨哉斯言教益多矣數年來知交凋謝孤處窮山有離索之歎承教遠及卒卒草復不覺言之娓娓欲以致就正之私爾有不合處不惜再賜誘誨是所厚望臨楮不勝馳情之至

與湯惕菴先生

奉違教範遂又三年中閒友朋凋謝親故變異傷心之事不一而足劉季英至詢知起居加健喜慰殊常昨敝邑令公遣役持學使帖到山中始聞而駭啟視之知老先生主教白鹿洞薦引及任是何異引里毋田婦而坐之平王之孫齊侯之妻之列也豈不爲先生知人之累乎學之不講久矣今茲之舉甚盛事也先生倡明墜學啟迪後來作人雅懷當或得遂紫陽象山可復再見任自當周旋執事其閒以承大君子之教又何敢自外而以辭讓爲事乎但舊

冬遭小女壻之變悲慟病沮咯血夙疾大發委頓頹放不堪勞役足不出庭戶者殆將百十餘日若復冒暑炎履顛躓千里氣血虧薾舊病再發立見損斃不可救藥仁人宥物于凡泛愛想所矜恤况辱知交之久如任者乎伏惟恕其慢遠哀其殘羸置之草土以樂餘生并乞轉致學使撫院收其來命則受覆庇更爲厚矣惟垂鑒之

答曾美公書

老年朋友屈指不過數人而相隔十百里常思晤言不可得忽接手教及高文三篇喜躍之至循覽不能置其序文旣進之于隱遯又更飾以仁人任何足以當之大學在字校正說致知疑二旨章誠意而失御致知格物之功任之紬序及誠意節詮中言之甚詳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誠正修齊治平皆事識夫事物之善惡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以至于中盡其無不好無不惡之實則此一節便已括致知格物于內而未嘗有闕亡也陽明之學誤認朱子格

物而錯勞致疾然其大不合處不盡在此至古本之說致知格物未嘗亡自宋儒已有是言不自陽明始至于董王欲移知止兩節于聽訟前是亦一說但讀此章又覺少此二節不得若以古之欲明明德旨接在止于至善文情亦似迫促而後之此謂知本又無來路矣高明以爲何如任非敢執一已之見正欲盡愚說求正得一是以定其說唯不惜再賜啟誨是所厚望

答族子某書

向過山中示以所作別後循覽詩多牢騷不平此古之人不得于時者之所有也但嗣續一事有無遲早自有其時無庸此忿怨至于詩古文一道難言之矣錢虞山云有不學而能者有學而不能者有可學而能可學而不可能者有愈學而愈能愈學而愈不能者天工人事各有分力耳如任之愚自少棄舉子業亦常用力于此至今猶未敢信以爲能蓋愈學而愈知其難能也以吾姪之才何事不可爲但須學焉六經之外左史班范唐宋韓歐諸家之文須

一一究心潛玩讀一人之書則須知其學之得力其學之來歷與其所以自成一家者在何處知其長又須知其短要審取其長而舍其短然後學焉雖不能即如古人要亦趨于古而不至背馳耳今觀所作于格法既未深究而辭句之間多不雅馴豈陳言務去果戛戛乎其難之邪茲取其一二篇稍加抹出亦以承來問不敢不以誠答也以吾子方剛之年從此閉戶讀書十年使古人之得失爛熟于胸中然後聚精會神極深研幾肆力爲文節不求工而自工必度越于尋常萬萬所謂學而愈能者必于吾子見之

任老矣視後俊爲方升之日盍懃懃耳無以答吾子之虛懐故備述所聞以報唯留意焉

答羅文如書

黙齋還辱書循覽再三局蹟不寧者累旬卽欲奉復而固循至今自揣不足當推許之過而慚怍難言及讀詩歌雜文指意所出義高而辭富迺知之山野無知之人豈虛其懐以受盍卑以自牧固不擇人而施而亦不顧其人之安與否邪任聞之先輩謂古文自有專門師法至其中一段精神命脉獨立萬物之表自不必撫擬造語而豆據胸次寫出其于繩墨布置經緯錯綜以至聲律字句不必校量而自合法度凡之所作將毋有類于是乎然任少聞于師友而才拙學疎未嘗肆其力于文章壯歲稍有知識智力淺短又不暇及于此閒有寓言一二豈擄巳見不能望古人閫域今老而且衰無能爲也巳茲承下問勉强妄爲甲乙不知有當作者之意否以足下之虛懐克其學專其力積以歲月進而求之自强不巳則韓退之所謂道德之歸有日矣况詩文乎

答劉季英粱質人書

別五年始接手書知得賢主人甚慰任近年來有便血疾每發卽數月不止幾至委頓飲食頓減雞魚之類不敢入口愼節如此故得去夏至今稍痊可精神僅足搘梧然亦不及從前矣然時之所考訂大學詩傳俱已手錄成帙未有副本不得寄所云劉繼莊謂凌氏僞書此不過據錢虞山王西樵兩公云詩傳乃鄞人豐坊所僞作而凌氏因之也任反覆思之傳註原以解經唯其是之從使其是也雖出于後世之人不敢不以爲是而況其未必出于後人乎求之于經其說不合而非也雖其言出于漢宋儒先亦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必出于先儒乎卽詩而論今小序朱子駁之不遺餘力則此書豈果出于子夏乎今詩傳大異于小序而于申培公說大同而小異而其中異者亦不甚相違則申公較之毛鄭其去古猶未遠也豈不可信而從之乎世之學者于小序不知疑一疑二僞說卽使爲豐道生僞作其言合于經而其理可從要見不可用以傳詩乎愚唯其是之從而不必定其出于何人也今任之所定亦不過因朱子之所疑而易置其次第以成朱子之志而已

經籍道息循常守固出非其時難于更張任終老窮山不得就正于四方之同志今錄其序二篇附之行笥儻遇深于經學者出以示之豈看諸不能盡暗此之劉

詩傳校正序

六經自秦焚書後漢儒授拾于灰燼之餘然猶有顓門之學各守其師說而不敢倍至漢末晉隋之際人自擬經詭僞雜出而莫之能辨唐開元中詔群臣集議經義其時諸臣皆未能深考其說定爲一是而眞僞並存如尚書孝經皆有古本今本之不同宋以後議論紛紜疏註錯見于朱子始加考正至于詩三百五篇章句而集傳之網羅遺軼傳采衆家其意遠矣然今論者以其不當專尊毛鄭而舍子貢申培之傳說也夫諸家傳序箋註篇章名第不同而

朱子多依毛鄭而會衆說之同有疑其非是則出己意以爲說者而暗與子貢傳合若說多合爲申公漢武帝時人豈其書亦沈埋如此久而不出耶不然集註凡引用經傳諸說皆詳記其名氏而[illegible]不直指爲其人之說則其于培公詩說猶未之見[illegible]出中秘閣石本鐘[illegible]書附以音釋郭氏子[illegible]千黃氏文路子章前朝神宗時人也詩傳始出于此時其僞辛而不至[illegible]者幾希然未聞有表章而尊信之者惟[illegible]初集諸家之說次第具載參考評駁[illegible]詩傳[illegible]己意成書名曰

聖門傳詩嫡冢任讀之卒業然後知失之從毛鄭之箋而致疑于子夏之小序之[illegible]之風不能[illegible]其爲章稍雜而多指爲淫奔之詞毋亦拘泥之[illegible]一言與其未見子貢之詩傳無疑也任不敢詳其議論考其異同審其得失因折衷之後爲校正凡題解篇第悉從詩傳註則從朱子集傳其與詩傳有不合者以愚見刪改而注定之以合于子貢詩傳而已然邶鄘衛鄭諸詩錯亂顛倒莫得其倫而傳之序次歷歷不紊亦不宜爲國風魯宜有風不宜有頌小大雅之篇第美刺而分正續傳頌大武六成諸篇以

次而列條理井然殆所謂各得其所者至如人事洽于下天道備于上故風而雅俗燕享升歌而禮樂興焉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得之于此其與失之眞傳之意庶幾乎有合是任于朱子之學盡其心而不敢爲苟非好爲異論也或曰六經非一世之書今所存者未必皆孔子刪定之舊則莫若諸家之說俱存而待學者之自擇夫商賜同出孔子之門其承可與言詩之許而其爲說之不同如此況千載後其于聖人之書能不惑于衆論哉舍得之心以默契于千載之上者甚少

則宜會衆論以歸于一而使人確守而不可易之爲得耳且六經爲取士之書列于學官著爲功令豈可無一定之說而爲可守不易之經乎此詩傳校正之所以不容已也世之學者苟能于經文義潛心探索毋循常守故泥于舊習必于是書無復有異議者焉因述次之以附于朱子序後朱子復起必從吾言矣

任校正詩傳後二年繕朱子全集有爲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而閱之其序云唐初諸儒于譌踵陋同異紛紜無所適從今觀呂氏此書兼總衆說融會通徹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其所謂朱氏者乃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有取焉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有所更定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已下世矣熹衰頹汨沒安能復有所進獨泼此論之是非乎則朱子之自歉于詩傳于此又見之因畧記其說附此

禮記類編序

禮者理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宜則上下之經綸民志之所以定也古聖人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垂至治于萬世藉維持于無窮誠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故人之能自曲直以就禮者謂之成人故曰禮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于今者唯周禮一經亦不得其全其紀綱法度經國之大典而未及于士庶人家通行之禮可以見諸日用常行也禮記一書中多複雜其不可以爲經明矣子朱子嘗删定而攷正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之傳惜其弗就而不得成不刊之經也其後門人黃榦續成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然未見行于世唐魏徵以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藏內府今亦不傳爲可惜也元吳氏幼淸因而爲禮記纂言其刪繁就畧失于太簡且篇章仍舊亦未見其有先後條理使人可循而學者予課兒授經心惟其義竊取其節目大畧分析而比類之次爲十四篇名曰禮記類編極知臆見無所會通其何能有益于學禮者之萬一但以類相從易于訓詁其大義兒童幼學習知歸趣庶

或可求古先聖王制作之意若夫分傅于儀禮之下並列于四經以繼子朱子攷定之志則以俟後之君子焉

喪禮選義序及此篇以庸常正大之理而出之懇誠明白之文似子朱子大學中庸諸序當與天壤不朽豈區區文士所能辨 魏叔子

喪禮選義序

三代之隆政教大備道之以道德而爲禮以防之凡民之事日用倫常吉凶哀樂言動視聽無一不歸于禮使君子小人皆可得至而無敢過與不及也周之衰孔子之徒躬行修習定之于書而禮記曾子問獨致詳于喪禮豈非以行之爲艱而慮周豫爲之防乎魯論記宰我三年之喪期已久之問孟子答滕文公親喪自盡不可他求豈此禮廢墜當孔孟之時亦遂已有不復行者與及嬴秦滅學禮樂先壞漢興以後變亂舊章習俗之陋愈趨而下今禮之廢

猶莫甚于喪禮朱子曰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晉陳壽遭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楚王馬希聲葬父之日食雞臛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此其故何也蓋小學之教失教者不以此爲教學者不以此爲學儀文未嘗講之于平日而其本又失養之于童蒙及至當大事具其文而昧其義治其末而忘其本其行之久而不能無弊

者勢固然也間嘗有志于爲禮者又易視其事其始莫不出于中心之誠而其後不能遵守執持而卒至于滅裂以失其本心且甚者已不能行而忌人之行一聞居喪守禮者不以爲迂則疑爲僞相與群誹而笑之其又甚者父兄或豫憂其難行而止之于其始或豫憂其致疾而誘其毀禮而止哀至不勉其子弟以德行而恐爲姑息之愛以滅其天性嗚呼當事而不肎自盡又禁他人使不得盡禮則又何怪乎行之者之罕見也古之居喪者水漿三日不入于口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哀痛未

盡思慕未忘哭泣無時稽顙觸地杖而後能起面垢不洗三年不入處室居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疾痛在心口不甘味身不安美唯而不對々而不言言而不議々而不及樂不群立不旅行專席而坐顏色稱情容貌稱服不避涕泣而見人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有異于人若此者豈飾爲以取悅人之觀聽哉其內之必有以存其終身孺慕之誠外之念音容之不得再見而發于至性之不能自已眞若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然後其視聽言動居處衣服飲食之間莫不一由于禮以節制之苟爲不然身被衰麻相與宴樂靦然而不知媿耻况何其不胥而爲異類也吾友黃氏維緝有憂之集喪禮選義一書評註詳盡眞誠懇惻出于素習可謂有本有末者然其自敘猶自視欿然貶損已行且勉且勸以望天下之士大夫及閭巷之民皆欲其自少習聞與小學同其功終其身行之若性成然將不知其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此黃氏之意也予受而卒讀乃復悉數而更言之者深媿六本之未修而躬行之不逮顧願天下父師之教其子弟以此爲教而子弟之學者以此爲學習其文而

明其義正其本而治其末精思致力用情自盡因時損益先後次第推而行之則庶乎三代之禮可得而復矣不然苟平日不講習于其義一有大故輒倉皇而莫措節文度數既不可以猝曉遂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之所以深嘆惜之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凡爲人子者誰無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春秋左傳約鈔序

皃立執春秋左氏傳請曰近為兒子講論語至孔文子子產事註中不能得詳請大人為選春秋傳中凡四書註所引者悉錄以授之讀曰左史為文章之祖六經四書之外在所必讀者左氏傳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然其載十二公一百二十四國二百四十二年間列國朝聘宴饗會盟行師命將賞刑祭祀諸侯大夫以及婦人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婉而切簡而明巽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壯而不激屈而不撓僞而若眞誣而近正遁而不窮邪

而似莊可謂詞命之盡善者也後之為其文者或有能効之然皆具體而微未見有學成一家者則左氏之為文可知也已今選三百四十餘篇不獨四書註中所引而已學者能于是而求之而為文之法其亦可以神而明之矣若夫資質高者其于左史俱當全讀而于春秋尤當究聖人筆削之旨會其全以求合于經是在學者之自盡其心焉耳矣抑嘗聞之春秋大義一言以蔽之曰天理而已矣聖人奉天弗違以褒貶代賞罰庶幾善者勸惡者懼亂臣賊子不復接踵于後天地之大德始獲均被萬物聖人先天

心法之要茂有著于此書者矣汝小子其知之

孝經序

孝經亦出自孔氏壁中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至齊晉証者不下百家而隱見興廢于漢隋之際其篇章次第俱未有一定不易之論唐開元七年元宗自注從顏芝藏本劉向校正者定爲十八章而其篇名仍梁博士皇侃之舊御札八分書勒于石碑世所謂石臺孝經今所版行者是也宋朱文公有孝經刋誤以首章至六章爲經七章之後皆爲傳其中刪去所引書詩左氏傳文及子曰者五六處允爲至當此必爲後人所簒入者而自第七章以下次第稍有移易此朱子讀書精明誠爲不可幾及但經傳之分似猶有可疑者以其每節俱有子曰或又有問答之辭似非傳文非如大學經文後有五所謂提頭明白傳文體格者也歸氏熙甫叙錄孝經極諸家異同之得失而于刋誤猶謂卓然獨見于千載之下其所去者是矣廼又謂其書非孔子之舊則莫若兩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然其所從石本又僅去皇侃分章標題之名而紛亦無一定之論今任不揣固陋妄爲校正以朱子所定節次而易其章名前六節分章爲正論後十二章亦不過分疏而引伸觸類言之以

明孝道之廣大悉備而已其刪閨門一節首章坐字參字以下字各章加也字故字子字大都俱從石臺本至第九章改教字爲孝字則從司馬溫公指解間易燕子易參博愛易爲愛敬敬易爲恭字此則任竊僭擬之仍共分章爲十八其于聖經全體大義條理貫通無所悖戾而使學者因有以攷聖人之微言而躬體力行之并以推廣子朱子之意折衷以爲定本或未必無小補云

歷代文約序

山居課兒孫因及古人之文論其世盛衰之大畧兒曾請簡擇其尤者彙録之名曰文約序之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經即史史即經也後世之所謂經史道其所道事其所事是以不惟道與事分而經史亦遂巳截然分而爲二巳其與子集並四自唐虞書目始先秦西漢其文可謂盛矣而傑出者董賈馬班劉楊之徒其文以英偉之氣宣言其所欲言而議論昌明無頗襍支離故其辭達而意暢所以一千餘年爲不可及東京以降固無可論矣至唐元和韓

愈氏因文以求道而柳宗元李翺並繼相與振起而文章始復于古迄宋初柳開欲爲古文至明道慶曆間尹洙兄弟穆修二程子歐曾倡之而道德文章之盛至建炎慶元而不衰以及明興之初劉宋王方猶有存其遺風焉至于今二三百餘年其間興敗盛衰不一而或者廼曰文章與時代爲升降至于今文日趨而靡也由于宋季之末風格卑萎爲老生學究之習嗚呼此豈可謂爲智者之言哉夫苟舍唐宋而反求于秦漢之上以此爲嗜古修辭雖僅能存其貌似而全失其眞不知天下豈有外理而可爲文者乎豈有無法而可行遠者乎唐荊川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夫法以有法爲法而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吾嘗謂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而神意行乎其間辭足以自達而巳後之人師其法不襲其辭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若夫博學深思窮理研幾得其神與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以不爲治存不爲亂亡豈世運之所可得而限邪或曰孔子之教博文約禮今子于文亦約焉乃太簡乎曰孔子不有曰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以約失之者鮮矣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明歷科程墨約示兒孫序

明代制舉業以五經四書爲題而限以此對有司操尺度以爲取士法先輩遵奉爲謹其說曰文章者傳聖人之神者也工其業者窮歲月忘食寢沈思默會恍若聖賢相與問答而不敢以一己之意見議論夾襍攙入乎其中如題之旨以爲其文而已矣吾友丘漫無暢論其意謂聖人之經至程朱始身體發揮以明其義而經書之蘊洪纖高下皆得以盡發而無餘此制義之所以未可廢而其用之効至明代而尤著有超于前代者其有功于斯文與艾東鄉持論其揆一也隆萬而降文章之變駁雜日甚豈果關于世運而不可挽與嗚呼可嘆也已予課諸孫因取洪永以來二百六十年鄉會程墨簡鈔授讀亦使其知先輩讀書原本五經四子而洸瀁深造兼博極群編黙識心通無所違逆各有所得故其德行傳于後世事業著于竹帛足以廉頑而立儒者非僅有其文而已爾小子不可不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當心嚮往之

正教編序

吾友邱敏齋學道最早素未嘗有意學爲文章晚而爲文詳透周密言之唯恐不盡唯恐不明盖其衛道之心欲人人之知之也知之也眞則其見之也明見之明則其信而篤行之也有日矣生平之文皆就其叔兄邦士所定後此則多與予論校之今擇其關于名教身世者十二篇另爲一帙名之曰正教編葢以風俗之不正由于教化之不端教化不端由于學術之不明艾東鄉所謂大故大議咸心意見皆由此出也今于是編願同學有志者勿視爲文字讀過當躬體而力行之以率凡有血氣者皆能存其秉彝之好知夫人倫達道之不可一日或弃而離而不爲異端邪說之所惑使風教大正而俗習丕變斯則世道之幸也若夫敏齋自分安貧此吾黨之所謂嚴友而其近年所見之確而守之約常以朱子所謂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之說以定其業而通其志則其言之有本而可信固不待予言而知之

趙爾棨文集序

文章莫大于天地亦莫奇于天地觀日月星辰風雨露靁之屬以察乎四時氣運之通變觀山川草木飛潛動植之類以見乎靈蠢枯榮之神化而參贊上下之間流行而不息者有人文以輔成焉自羲畫爻象典謨訓誥六官春秋風雅頌以至戰國秦漢晉唐宋元明季際仁義道德之言中純麗襍之異治亂興亡之故其文之盛衰埋沒行遠有幸有不幸焉者皆可得而知也其間日月薄蝕明晦之不時山崩河竭陵谷之遷變祥畄休咎內外上下順逆之倒

懸有不知其幾極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自無以異也詩文于今日非僅好古博學隱居求志者之所爲雖達官貴人才士遊客以及禪流羽侶亦無有不爲其所謂文以冀其永傳則文之盛也其至于今日亦極其至矣乎南豐趙君希仮字爾棨與其弟希仍少壯同學好爲古歌詩雜文出入相依其友愛篤至天性然也爾彦死年不滿四十不十年而爾棨亦至于亡爾棨學不趨時欲造于有用故其文不欲爲今世之文不同于時俗趨舍然亦足以興發感創而不悖于古昔聖賢之旨使其永年進而不止其可量也哉予與爾棨游好今去其没之日已將二十年餘其子與漁集其文寄予求爲之序予何能知文而又何忍執筆爲文以序其集耶而與漁請之再三其能繼述先志之勤如此乃不以老耄辭而勉爲以應其請亦第言其自古之文以至于今者如此而不知其他也爾棨之文自可行世傳後無待予言以爲重讀其文者不獨于此知其爲人而世運之升沈二氣之感應文質之相勝興廢之循環天地古今之情可以得想見而知之矣其亦可不至泯滅矣

送吳正名遷尊君歸塟貴池序

予友吳子企岡遊學浙東與河洛諸君子交深乙卯病卒因卜地河洛塟焉至今已十年矣其子正名告遷歸塟池州欲得一言以爲行予惟禮曰塟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自堪輿之說興而人遂惑于吉凶禍福之言暴露其先人以待不可必之吉地或取數十年之既塟者而頻徙之而後世之史亦有詳其塟親神奇徵驗之說故技術之流亦遂得附于正史竊疑其有乖于聖人之道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于斂飾塟墓禁遷

皆有媒祝以主之以是知聖人所創作不獨利用厚生而寧死之制亦復周詳無遺其所以經綸德澤贊化育于無窮者亦可謂之至矣況孝子慈孫之于其祖父豈忍其親身厝于不測之地而敢不敬愼之于其始耶然世道之變不及于古即習堪輿者未見有精其術如前史所載之神奇異驗者致使世之爲子孫者無以慰其慈孝之情而其勢不得不出于久而不塟與塟之久而復遷也又可勝嘆哉正名每歲一往浙江省墓去來千數百里今之遷也反塟祔于祖塋且得正于首丘而不忘其所自生其平日喜言候驗測量之法自不同于世俗之溺于禍福吉凶之說者可知矣則茲遷之于禮也其亦合矣乎中古塟者聚族安厝次以昭穆而江以南之地多山水而少平衍此則吾又不可得而知矣

嘗謂身後七尺之土猶生人方丈之室必不可少者人人當豫爲謀如日用衣食得而後已庶不致臨期倉卒無所措置但毋求全毋妄想度德量力周棺無患而已每見世祿豐裕之家于田舍之求惟日不足而于此絕不留意或志願奢妄以希覬非常之福至屢世數十柩

權厝于荒郊野寺之間而卒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家世零落後人一概而厝之于不可問之地則鬼蔭福澤之說又安在哉孝子慈孫不可不鑒以爲戒因附識于此

信地理者當盡人事以合天道自宜于親生前早計豫謀及臨終時則塟有常期諸侯大夫無過三月五月而已擇地擇日一決于卜爲子盡道莫如聖賢遵是即安苟或遲塟雖日號于人曰非敢邀福求免蟻水誰其信之且嘗聞蟻水之患同是一地時有時無甚至名著鉗

記發福地後修墳開壙竟有蟻水又何以安其親乎是知不如早豫決卜之爲得也凡爲人子事親得如古聖賢之克盡其道者亦可以少安矣若夫人之自謀修心地以迎天意此又盡人合天之能事也 丘維寧書後

伍象新七十有一壽序

人之氣稟不同而情有偏重故喜怒憂樂感忿隨其所遭而發而亦又有異焉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自處約適雖有所拂不能易也不能自適雖無所逆終亦不可自得也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且有不得其平而況生于其間者乎吾聞天地變化其順相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然亦未有勝而不復益其行健無疆故自恒久而不已耳人之有形也不能全其氣之克五藏之別乘之以出納而七情之發不能一一皆中其節又安

得如天地之相勝而能後乎寧化伍君象新自表曰恨菴亦情之不能不出乎此者所遭之時然也君自少壯尚氣義能爲人之所難爲于倫常達道行之彌篤老而不懈于親故戚舊有緩急爭先趣義不顧其後所謂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者非也耶君六十黎君媿曾魏君和公爲文壽之序其生平事行詳矣今七十有一其自見于詩篇感憤憂愁窘窮無聊不平之氣溢于言外猶似其中有抑欝不得少遂其志者何哉因思世之壽考而歸美于富貴福澤者益時值昇平天下之人樂其生而不厭豈非甚盛事也

然古之人未有以年壽爲文者詩之祝頌亦適因其人而致其愛慕之情而已今予猶爲不馴之文以頌君亦以君情之摯篤顧念今昔之異有不能不慨然者故于二氣五位以道其動靜往來消息變合之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聊以此擴君之懷君其能憶夫昔由豫泝湖之楚之蘄之宋之魯以至三晉數千里歷名山大川之勝聖賢帝王之都雄傑爭戰之地其時攬轡懷想于今日抱膝吟咏爲何如也君其有所自得乎其抑亦有所不能自已者乎且夫治亂興廢寒暑晝夜之往來喜怒哀樂愛惡感應之無端于以見道化之不息知天地不能以終閉而人將與天地之運無終窮也矣君其可無恨

分產示三子序

予少不力事甲申國變遭多難年二十有一歲棄諸生遂自放廢幸承藉　先大人覆育之下亦遂可不事生產以成其志年三十歲不幸　先大人見背頁嬰疾病幾不自保乃悉以家事付汝母汝母助予能善理其家且時值變亂田荒其十之四而征斂橫出年甚一年幾不能以自　存余與汝母輙節腹量體以僅免饑寒而已不復能別治生以長尺寸也乙卯汝母病戊午汝母棄世至今遂已三年予今年五十有八歲顧無內助又不習綜雜事今將汝王父所分授田及汝王父用過銀撥還之田共六百餘石予又用過方立銀亦以田還之除撥還方立百一十二石五斗外存五百餘石俱量肥磽以均分授與汝汝各百十石餘七十七石五斗今爲我伏臘用後爲我與汝母祭祀之田汝兄弟三人惟亦兒尚未婚娶方兒立兒皆長俱二十餘歲當亦知稼穡之艱難必自克勤克儉思以承其家者然以予平日之所以教汝與予之所以望于汝者又不僅止于此也汝小子其知而勉之至于居室之[illegible]當隨所處而安毋願乎其外量入以爲出用度有常豐[illegible]得宜周于

人而約于身如是而已諸所欲言與平日竊爲汝願而亦常言之者詳于予所集弗措錄居家須知錄中汝其顧諟無忘

居家須知序

周濂溪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君子造端未有不始于此者此乃用工實地所在況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夫婦長幼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無以異語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今錄司馬溫公雜儀暨諸先儒成言爲居家須知予間以已意附論于後汝小子各書一冊朝夕諦觀相與講論持循則一門之內上下長幼有不秩然有序懽然浹洽而和樂者乎

救急簡便良方序

古醫有師設官制祿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學醫之生分而治之其輕其重其死其生則各書疾病之變遷與用藥之始終以呈于其師于時病有所恃醫有專責民故得以壽終而無短折札凶之患後世王政多缺而醫師之設徒備虛文至有明太祖高皇帝特立醫學分十三科久亦未見遵行而空具其官學士家且因孔子引南人無恒之言咸以業醫為恥吁可嘆也已廛市之氓富有之室猶能自以其貲延致醫士而荒郵窶戶一有疾病掮

心抑首閔閔待斃此一患也草木禽魚之物四方道地五石之藥多聚于國門都會而陬窮壤僻之所即有高貲亦不能致錙銖此又一患也時師以醫餬口不知而冥行甚者稍有知見貪冒嗜利恒以反劑畱病失機後時以致殺人而病者之家茹悲吞聲抱諱譽之困不敢訟言其非此又一患也或有精于是業者病家延之藥投一不應則又顧而他請病不專屬一醫醫者亦無專責其何能取效耶予蓋惻然傷之曩得急救方一冊四明張時徹所集予每携以自隨或以自治或以治人率多應驗間有新得輒從其類附益之輯為上下卷其謬舛不驗者刪去之遂付梓人刻焉夫人之情一也人孰不各愛其父母亦孰不各愛其身及妻子骨月乎而疾苦無所恃往往束手以待自盡不得已乃竭力于禱禨禬禳之事至蕩貲破產而卒莫之能救濟也此其于仁孝之心何如哉是方版行庶幾以濟于荒江窮鄉黔細萬分之一要非所以薦于隆富者嗚呼上醫治未病無用方也中醫治已病因病立方而書不可勝讀矣茲刻亦非其得已安得上士窮經博極方書以盡醫道之奧而習醫者皆盡其所學以周于天下而使是民

為上古之民哉

近思錄删補引

近思錄朱子同呂氏伯恭讀周程張子之書歎其浩博無涯涘恐初學未知所適從因掇取其性理之名義體用及爲學之主要會通與切于日用躬行之實者以爲此編具有次第可循而用力焉其益于後學不淺自淳熙丙申至于今五百餘年凡有志于學者未有不由斯而入予手錄至此妄有去存又補朱子暨數先生語于後稍爲完備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邇及遠眞可爲四子之階梯而聖學之門戶也汝小子其深思而身體力行之毋徒理會其名義焉可耳總一千九十一條其卷次類分則仍朱子之舊而每類又各分條目以便初學之士展卷循覽瞭然心目輯畢無從就正付子孫以傳後人倘有同志亦所不隱也

書法鈔引

書爲六藝之一所以傳經載事治百官察萬民其爲用甚大後世遂務悅目以爲觀美抑藝之末矣予未工于書而冐署書之名有問者不能以對乃于古今論書者譔而集之間有删易其字句逐類而引伸之名曰書法鈔次第簡要俾學者易于覩覽明會典載士子學書定有取舍秖令學王羲之顏眞卿蔡襄輩此其意不獨在書則世謂羲之以字掩字何能以掩人耶程子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任日寫字甚敬郎要字好亦只此未常不是學則又何可以藝少之也

金精募貲修理引

往邑郊外浮圖不下十百所其隸于版圖者惟金精福地之一蓋自張女麗英當楚漢興亡之交棄人世修仙于此後人奉以爲神而金精之所以得名也巖洞奇倣花樹深蔭歷千餘年而替伏遠近遊人無有不至樂而忘歸者自吾縣城破城之西北居民户萬家無復數戹一椽之得留而僧人之舍百猶一二存焉豈果有鬼神呵護于其間耶金精又先以二三巨家爭于此築砦而古木蒼藤門戸天然者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辛壬之間翠微與吾峴山爲

醇道人糾貲修葺而板檻之腐折者棟榱蓋戹之破缺者一皆治而新之道人去而他僧至至而行者往往而有昔洞口有堤高數丈堤下陂池淵渝今皆圮而涸焉豪客每從此竊入僧之常任者又欲他去而形家亦謂洞口之堤甚利今洞僧謀于二三護法首勸樂施合土版築濬而深之是千餘年之廢于一旦者將又復興于今日也夫山之興雖地靈神鬼護之而其所以廢興者豈鬼神自爲之人實爲之而已夫以萬室之廢至今二十餘年未聞有奮然而思興復者非民力之困窮亦何以泯泯沁沁久伏于山巔灌莽之間蝯狖與居槩棲佁傳安其心而忘情以至于如此耶乃洞僧于茲山便欲募而興復之則其興復又不得不歸之鬼神也已鬼神之靈于人必將有得焉此又固其所樂者乎石鼓石鼓生此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此麗英詩也使麗英生于今之世而觀生民之居于此時者當如何云也

張聞千募化山菴引

今天下人之爲僧者半天下而稱善知識者幾不下數千百嗚呼何其多也正學不興異教得倡卽其所行已皆非復古初矣自佛教入中國爲僧而來者淡然不知所營求露宿山居以其身食蚊蚋虺豹以是爲苦修焉故中國之僧非其所遭之窮困不能以自主有大不得已無可奈何而托焉以逃者亦必不出于此也後之爲僧者廣廈邃室崇隆儗于王者之宮則今之樂爲僧者之多固無足怪也天下廬舍基址履畝所稅民有常業皆其自力或其祖父

之所遺無半畝之地可以無主而不隷于版圖者至于僧道之居業則有異非其自力非其祖父之所遺而固有施之者矣施者之捐其有以居食之而其徒亦遂安居飽食優游以樂其天年而忘其非已有則今之爲僧而稱善知識者之多又何足怪也汀州張聞千以鍜爲生業氣銳而形端若于已無所營于世無所求者予聞之于林子確齋謂其寄意于清淨寂滅之地迷而不反意其終身止于如此則其愈于今天下人之爲僧而號善知識者遠矣乃一日欲棄其生業從其師浮屠結茅于荒山以居是其爲心又不能無所營其于世不能無所求然營求而止于荒茅叢棘之間則其所願亦易足耳是其營而若無營求而若無求將終其身以止于此則其愈于今天下之爲僧而號善知識者亦可知矣韓愈曰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如聞千通其術將不止于此而欲以越天下之爲僧而稱善知識又未可知也是二者當亦皆天下人所樂施而必有應之者茲因徵子言以爲之引而所言如此則予之言亦已多矣

募造金牛山石橋引

逕口過小溪入徑遂即爲金精初道從腰鼓峰麓循行六七里到洞甲申國變諸山爲人避亂家室之所居而林巒花卉之徑悉爲樵牧荒莽之區矣金精左道分岐安福鄉山村蹊徑昔僻路今爲通衢蓋以楊山陳石雲龍活砦牛背二三十里石山俱已作砦久往往來成坦夷沿塗多水澗而金牛之溪爲金精道石水之所滙春夏雨漲橋木漂没行人猶多病涉山樵農夫負荷往來爲苦久欲作石橋梁爲久遠計以時詘舉羸不得就今諸鄉山農有意爲此

詣運內之人自願隨其銖兩緡貫分文皆可見助合千百人之力以爲之吾見其告成功之自易也夫上古之政細大畢舉而無一事之不求合于人民之心故橋梁之治雖聖世猶首行之則斯舉也雖山居有心力者知必樂爲之倡而不肯後也

封位齋傳

南豐謝先生講學程山其以平交從爲弟子者植齋甘京繼爲位齋封濬濬少程山先生五歲年四十二始及門濬與京及繼緝黃熙率諸弟子師事程山最恭程山亦于二三子厚善故哭濬之哀有詩爲最哀且自表其爲位齋作也蓋躬菴曾以出位規濬由是號位齋初南豐賦役頗未清維緝爲進士人所推起釐正之位齋既與維新同門又以選貢生附鄉紳列遂同入冊局而位齋長於計算能不厭繁雜於是清賦冊其勞與謗獨集於位齋位齋亦不之

辨也冊成位齋亦不以爲功士大夫居官居鄉多不問民瘼而從事講學者忽略世故寬迂不切於用如位齋者足以見程山之學而位齋方引以爲疚日非時止則止之道也蓋用躬菴之規也此位齋學之進也位齋年十四母見背依於族伯母事族伯母如其母父初鰥嗣以鄰人子爲子及位齋與兄相繼生而鄰子長貽其父憂位齋善慰解而曲成之父病篤憂恩祁禱夢狄梁公張睢陽二人示以必不死果不死矣兄又早世僅有一女位齋嫁之如己女位齋爲諸生既欲棄諸生以教授資衣食而不能遂爲遯

貢生然門人卒先後至数百人既而白執贄程山嘗苦排患難解紛無殿日卽會講程山席必屢起位齋覘人事曰皆分內事吾學固在是也然位齋竟以是病甲寅同維緝避地蓮花山凡山中禦侮弭禍之事日益煩兼第四子暘及長殤而位齋之病不可起矣丙辰七月晦聞兵將至曰吾辦具衣冠赴池得以全吾形也翼旦兵未至先卒年止五十六

草亭曰予見位齋體短小氣弱而辭緩其任事也何其強有力耶揵齋爲予言位齋直諒甚則涕哭懇到不能已揵齋一日縱酒以酒澆人衣詬朝位齋厲書至矣程山詩有曰有時我過舉進諫忌怦怦嗚呼人安得如位齋者而與之爲友也耶

彭實傳

彭實字茗柯予族之諸父行也狀貌古樸如愚生平少喜慍色對人終日非問不答祖志尹厄於場屋嘗三副鄉元而卒困窮以至於死父兄力學亦並不見於當時以此遂絕意不令實就學故平生未嘗從師愛書未嘗應童子試家多藏書私竊學焉然資質過人好學通五經博覽群書一遍成誦不遺一字如洪武正韻箋字彙小註亦能誦其八九邑貴他子弟各執一經問業皆析義蕭懷而止爲文章極簡潔秀逸雖小品題其轉運結搆游戲滑稽處無一不從子長韓歐中來以自成其爲古人之文詩自漢魏至唐宋皆得其意而未常專學家貧拙於治生年三十未娶親友歛資釀贈始得贅潢溪龍舌村廖氏外舅予磧田五十畝因學稼有學稼詩歲儉賦煩不免凍餒稍教授童子取稍自給不足則結網罟爲業有爲罟詩數値奇窮夏無帷冬無絮與妻子常呻吟徹夜各有詩一襪着十年既破不能再製有赤脚詩其處境人所不堪亦不以告人卒怡然自安不妄忮求其狀貌偉軀強項長準方頤坐立挺特如山類可壽考者而竟以蹇厭終年五十四論者悼之

時翁子傳

時翁子者頂尖腹大脚矮婆娑隤然若不能動者須人扶背控耳乃引領而出甚至傾瀉若注則不能自已家世本宜興隷常州筆出時大彬蔡用卿輩族無大小皆願售於世自王公大人薦紳先生以至羽客緇笠市賈肆易但得其直則相就耳唯翁子間關過豫章得李秀才爲援自是委質事之無二心秀才避亂峴山隨之峴山峴山危磴百級曾無少間言秀才曰可人意至此再偕之徙昴霄翁子興難色作辭曰昂霄險折高仄十倍峴峯倘或蹉跌翁子

安足惜恐適負秀才提挈心秀才強之左左右右幾至焉亡何翁子墜深谷秀才曰已矣乎翁子不負我我實負翁子呼衆引索之毫無損秀才曰奇矣哉越數日秀才禊於澗翁子侍焉雲霧雜出各離貳而翁子腹大脚矮婆娑少人攜徬徨俯顧罔克舉者大雨滂沱頃刻萬狀翁子不能自持立不得已爰脫頂隨波流姑洗汎逐其所如上下也遲明秀才念而求之不可得且訪且疑徘徊悵惘幾絶忽聞遠澗中若有鼓腹長鳴者秀才熟視之則翁子居然臥灘水小灣層曲間再經邱壑頂亦在焉特與水石牴牾相漱礪不無少損折其脣秀才由是愈珍異之語同人作紀作詩作賦予曰是不可不傳也遂傳之

贊曰完毀何常乎存亡得失有微芒焉庸心者不若任運安化之爲得觀翁子事居焉於完毀得失間思過半也矣

桃源記

金精洞口從西淺巖行七八十步有縣令鮑公所搆亭址在上下有清泉涓涓其流渟止一區如淺井者桃源也中華東南地最卑濕其下者爲澤國往往掘地得泉不及半尋金精爲洞天福地之一又萬山深谷奇峯怪石嶙峋蹲踞變幻萬狀或飛泉或曲水或澗或池環山皆有獨此泉迥與諸泉異絶吾聞天下名泉金山第一次惠山泉好事者往往越千百里取之泉之大槪不一有溫泉泉由日精入處伏火火入熱際孕產硫黃周硫黃畔泉經過之則成

溫也有冷泉泉由月華所泊風入冷際發孔吐寒濕成爲水水經跌宕濁者澱底清者浮科下有鑛脉或有金銀微質遇土汪之則成土泉而甘遇石搯之則成石泉而冷過城市中𩛿欄綆汲則爲井泉而鹻泉之佳者非甘非冷非鹻也俗以甘冷之泉爲上鹻爲下不知泉之冷者甘者皆非泉味之至泉以平淡輕清爲上俗又以泉之輕重定優劣衡其重者爲優輕者爲劣豈知質之最濁者則重海水極重江水則輕海水最鹻江水則淡此海水所以不如江水之清江水所以不至海水之濁若夫深山之泉流行里許而輕重相懸此又氣之聚散與土之厚薄而比水之重于南泉水之重于江水又未可同論也又水者陰氣所成月者陰精也試以一缾汪水遇月滿時衡之水則加重遇月虧時衡之水則減輕潮水不可食者潮乘月滿而來其氣盈重不可食也諸水非時取汲貯數日色變味殊且生水蟲烹茶不移時茶之白者轉黃甚則紅桃源隨時取之藏蓄月日色味皆佳烹茶茶色不變是亦泉之上者也予隱居峴山常從茲遊乃無心而得之雖好事之人或未能售焉噫以桃源之勝致之通都大邑則聲價日增乃久湮

沒於此至今始得予鑒賞取之而予以亂未出遊四方不得一至金山惠山而試所謂名泉者又未遇好事者遠汲藏之以嘗予則桃源與之較其上下而使之得與金山惠山之泉同其聲不知在何時也當時鮑令生長惠山其搆亭在此土豈非有取於此泉乃又未聞表揚而出之何也

求友說

辛卯歲春三月十日悉子凝叔訪予于青壁堂示象爻三篇寄託說二篇予讀之喟然曰交道盡此乎魏子曰吾之所言言其已然者而已所以求友之道則未盡予其言之予曰天下之交有求而合者亦有不求而合者是以宜爲其有而不爲其不常有蓋友之難合非友之難也難於求友之意之誠正然其合者又非合於已交之後與未交之先而合於方交難合之際當其方交而難合也其相與求之如饑渴之欲飲食聾瞶者之思聞見必求而得之然後

安焉苟求而不得則退而反之於其身脩吾學以爲質聲氣與之相感精神與之相取雖浮言異議不能以奪其志則其勢自有感而遂通者古之人定交於傾蓋杵臼之間至終其身而不變非有異道也蓋其未見之先精神已相結如此故其交也一合而不可解世之務交者吾甚惑焉欲盡交天下之士而不謀其道之同志之合不合唯其從我焉而莫之或違則雖盡天下之士交之不知其於已之身心果何如也雖然欲交而不求與求之不得其道其直有在求之而不合者是有義焉不可强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言各從其類也於戲吾唯自正其所以爲類者而已爾

三子名字説

聖人教人以求仁爲本仁人之安宅也篤志近思力行不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此勉焉克盡己私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可謂仁之方也已字仁方以汝恕學貴自立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反身不誠不順乎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擇善而固執之誠斯立矣字仁立以汝誠三子雖不同而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字仁亦以汝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識得仁體實有諸己義理栽培自相貫通真積力久斯仁至矣小子顧名而思其義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鳳陽教諭温公墓表

予伯外舅温公陶庵先生歿適縣被兵塋不克如禮甲子年二月日孫景仁重修其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予爲公姪婿誼不可辭然念公生平事不能不有慨于世矣蓋天之生才以爲世用至世不能用而欲自用于世即用矣又塞促而不能大有所施爲至于屈抑淹沒終其身于無用而使後之人爲之咨嗟愛慕于無窮肰則士之生當斯世者又宜如何嘆息惋惋也公生仕宦族少負奇逸之姿年十五爲博士弟子有名當時三中式鄉試爲有司所厄皆置之副於是感憤厭薄有不屑之意然自知其才之可用而不得以有爲間應人辟入幕思以展其萬一時族弟國奇司理惠州友人王賓賢監察南陽開封剔奸除弊甚得政聲者皆公佐理之力也崇禎庚午歲廷試進士甲戌授寧州訓導寧州學役多横往往陵轢諸生公至值其事置役于法士氣得振丁丑陞鳳陽教諭邑文廟祭奠苟簡成例有司不知其非公至竭力修舉始合祀典公既不用于世屢爲教諭然自大中丞以下咸器重之有疑獄難平事向公求決多所折服嗚呼以公之才使其得一第遭遇明良

至于尊顯而有以用之以盡其學之所至豈其僅止于是耶初公爲諸生時縣議建遷學宮龍興寺寺有巨金剛像四重不可移欲毀之無敢前者公手擊碎之由是公益以膽決著公既歿縣人咸惜之予與公爲甥舅知其家世甚悉公諱宗蕃陶虞其字也以辛卯卒于家世居寧都爲著姓父一梅母葉氏祖萬亨祖妣謝氏謝氏以孝節著聞亨年百有一歲卒之先歲語諸孫曰明年汝不可遠遊端午吾其逝矣至期而果汝初謝母歸萬亨翁時年十五後五年翁病篤醫治不效籲天默禱願以身代翁歿子一梅幼

家益落至斷炊肘露志無變焉後始得公暨弟宗牧牧郎予外舅也母于諸孫皆嚴督訓飭不少縱逸故公之成才得于謝母之教爲多昔王陵以母夫人之教爲漢名臣使公生兩漢時隨才次用不拘資格其風勵若是可以顯名當世矣而其用止于如此悲夫歐陽子之弔石曼卿也謂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予又烏知公之不其然故表而著之于石

黃進士墓表

予友黃公維緝盱江南豐人以進士終于家康熙癸亥三月十七日同學私謚曰純孝甲子督學使高璜舉祀南豐縣儒學鄉賢祠今丁丑十二月十五日還始克塋于何竹峰高祖執菴公塋之右而南豐之人至今思而頌之不忘公姓黃氏諱熙維緝其字其先閩之邵武人徙南豐之松溪今所謂黃坊公自幼學未嘗他師侍父簡元先生受業年二十二補郡學弟子員丁亥拔貢辛卯舉于鄉戊戌會試中進士第三甲其制藝中尺度有同未嘗有弁之者公

事親至孝高堂白髮母有違離油然涕下癸卯陳情告養親得允喜甚先歲莪贄程山謝秋水先生門爲性命之學于是入則事父母出則親師友得遂其平生素志公曲盡子道周摯婉委無纖芥逆其親之志定省侍問有終身孺慕意遇親疾朝夕視床席憂形于色寢食俱廢衣不解帶累旬篤謹無有懈愈而後即安其在外或逾時每有懷二人縫綣無已形于夢寐迸淚痛心眞有孩提愛慕之誠其居喪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而循循守禮無有踰越夫豈徒爲滅性者比與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

者可以觀其理焉疆者可以觀其志焉孝子悌弟貞婦
可得而察焉則公之孝弟仁知備見于此故予于益爽禮
遐義一書序之詳矣公天資純厚爲學篤信懇至其日錄
曰一念不恭不敬不忠即爲不仁又曰今看來全是不見
此實理故終安于所不安又焉能有得于心必立志剛察
理明實有所見乃能得之于心嗟夫世之學者名是而行
非言然而實不然或務文詞慕高名者紛紛自以爲學聖
人之學而要之終歸于自欺無成唯固執篤信之士至于
沒身而後已者此所以程山先生之門推爲德行之首而

吾黨之所以心折而服之者也公以進士隱而未仕官貧
日甚或友有勸其就祿仕將以厚贍其行公笑受不答終
亦不變其志家食者二十有六年而邑無宅野無田無遺
貲以爲葬而于宗族事修祠廟墳置義田則竭力爲之其
親族之所依賴朋友之所孚信咸爲邑衆所推重而與滑
吏糧晦公平澈覈革弊杜情盡其心力人不敢干以私而
亦不忍以私欺之貧弱者感德强力者心服公雖不能爲
世用而所爲未嘗大見于時然其所設施以及于鄉里者
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在官者皆如公所爲亦可以不
曠于其職矣公孝于親睦于族惠于鄉黨篤於故舊好行
其義而學之成就如此要僅于此得行其志以全其忠孝
之至性而已矣純孝之論此其一端是豈足以盡公之善
哉其爲詩古文無世俗好尚氣亦無多作玆生辰世系
俱詳載誌銘中嗣子國望來請墓道之文予不得以不文
辭謹舉其大略以表于墓之原使天下之稱黃公者不獨
惟其孝之純而亦知其學之足以有用如此

王蔓賓墓誌銘

蔓賓諱乃文姓王氏其先世居寧都縣懷德鄉小富村木瓜園後徙入城爲西關人考諱貽侯郡庠生祖諱實賢太學生與賓賢同父兄弟賓賢中萬曆丁酉年江西鄉進士第三人官至湖廣茶陵州知州君之伯王父也君祖父早逝生値亂離少年持門戶與叔父錫同勵志讀書補弟子員君負意氣喜交遊好賓客儉以處己而豐于待人不苟取不輕然諾當戊巳擾攘之時不避險難周旋以安全其身家義之所在遇公事多慫慂雖破產不惜以是家日就

罷竭而君意氣不衰與人交久而益親賑人之急佐人之艱力雖不及猶樂爲也遠近友朋往來相飲以酒歌呼大噱達旦未甞有倦色君爲人如此覩世之兢隆勢利惟知自私利于一巳而忘公背義者君又豈可易得哉君生短小而精強性嗜茶少疾病居家早起深夜臥卽不讀書飲酒亦每至鷄鳴盜常瞯其室不得竊與其從弟乃聖乃武相友愛如同產兄弟君先娶卯氏早卒繼娶謝氏子男子二人蕃大蕃昌女子一適文學蔡士怡皆謝出孫男三人觀瀾觀漣觀灝孫女幾人幼曾孫國桂君生天啟乙丑卒康熙戊午得年五十有四今卜葬于竹坑杉木山之原距君之卒時十有四年也蕃大以狀來請銘予不文辭不獲蕃大又示予以君生平一二異事或其理之所極要亦不可得而知者然不可以不銘銘曰

過涉滅頂若有扶掖及至彼岸未見其蹟獨行山間猛虎斑斑錯履其尾馴擾而環入水不濡自可豢虎險危不傾疑爲神輔生也如此沒歸玆土銘之永固以配合墓以爲汝後人之祐

奉新縣學訓導湯公墓誌銘

任遊學程山所友同堂而外恖年之交唯湯君來賀其從弟來潤爲程山謝先生弟子往來其間未相浹也丙寅偕其季子訪予于山中禮恭而情摯已而請執贄爲弟子予遜辭以謝而君之自處愈謙而下也一日以其先君墓誌銘見屬任以不文辭來潤曰先君子生平非無文人之可託以傳也葢有待于有德者之言也任益媿不敢當辭之再三請至十反不已乃按狀而誌之曰公姓湯氏諱裕中字求素號鶴懷其先世蘇州人自宋季亂大京爲南豐廣

文遂家焉今爲南豐縣人辛卯以歲貢士爲奉新縣訓導值縣令黃公嘉生以少年進士悞聽單辭將以謀逆事連蔓諸生置四十人于法公廉得其始末曲直爲之爭辨黃公反覆詰難欲窮以辭而公抗首極論具析其所以卒得保全事後黃公稱其賢奉新人至今猶能道之公雖不大用于世而其遇事伉直有執持如此公考既塟堪輿家皆以其地不善擇日改塟家人各執房分論議不協公用不利于已之時日以塞衆多之口至開壙蟻已及棺子孫輩始服其堅决公遂獨力出貲安厝而後已妣殁當塟期子孫中亦以不合欲撓其事者公毅然獨爲之塟後旋亂作即撓之者亦多公見之明而行之果也高祖月軒公墓歲久將圮亦公力倡修之嗚呼世人祇知子孫富貴福澤而不顧祖父之安與否聞公之風宜知所以自省矣曾祖諱作祖諱講考諱邦翰嘉靖辛酉舉于鄉隱居不仕兄弟四人長敬中太學生次裕中即公也次紹申崇禎癸未進士即崇禎庚辰進士來賀之父次衛中公爲人孝友視群從昆弟子恩若同產于賢子弟尤篤而專嚴其課其叔弟嘗謂來潤曰吾年八十餘今夢汝父猶尚畏之故子弟之成

名者得公教育爲多且務以儉約勵其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此公之所以教也公臨財無苟取然周人之急成人之美唯恐不及雖力竭猶爲之學兼醫術爲人診治施濟無有厭倦丁亥歲大祲穀價騰踊公出穀贍貧親友或稱貸之至秋熟收其本不取升合之息然其家無中人之產而好行仁義可不謂之賢乎公生萬曆甲申殁順治巳亥得年七六子男子三人女子二人孫十二人曾孫十人配黃氏浙江運副黃世典之女生女一適邑庠生趙師定側室李氏生男一來淇孫二曾孫三又袁氏生男一邑

庠增廣生來潤孫五曾孫四女二一適邑庠生吳瑤又唐氏生男一邑庠生來㳙孫五曾孫三人公之卒瘞也于今三十有四年矣其子來潤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予者豈其以予與君兄弟交得考論其世而又以予言之無文而多樸而貽信其後也與然則銘之不可以不樸銘曰

唯公有材不逢其時嘗鬻知鼎見著知微更有妖盜麇亂豊境公施方畧摘殄寧靖盡倫行義仡仡終身銘文昭德以告後人

祭黃維綱文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氣溫質良誠孝天性孜提經常文成于家行著于鄉弱冠學成有志四方乃貢于廷乃舉于鄉南宮是捷天路翱翔世態滔滔盡爲瘡瘍君念及此懷卷獨藏時有謝子講學首倡遠方朋來集程山堂堂名舉洛羣儒所望君同講席儼服冠裳奉命執贄執經負墻一語入室發乎天光心存養志告養彷徨事親竭力棲遲徜徉身退而休欲隱彌彰盡心達天允仁且剛予資師友至止山莊三十年交道義深長朝夕相劘裨益無疆悠悠歲月于今靡忘仁孝如兄宜壽且康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奔赴未及來止弔章期以會葬倏易星霜儀刑永隔心緒茫茫撫棺一慟舉奠奉將惟兄神靈鑒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祭黃介五文

任等友君交好有年跡或親疏情則繾綣君卒交遊落落寡合程山易堂兩地胥接躬菴弱息歸奉箕帚通家問諭不間子婦任有稺子又託昏姻相將道義情好愈親肝江梅水東西分津山遠不斷接壤比鄰君處其間悃欵彌殷河東軸園黃鍾待扣君借令子爲師爲友嗟君巨才遭世不逢方略偶施難于爭鋒負嵎莫攖發謀相參既破其巢渠魁未殲以此罹難身危志直賊骨未折無怨無德人疑君怯不知其勇利害死生不震不悚君舊衣冠豐頤偉軀

窮日百合長途曳裾我輩往來執別逾里客至具餐用享陳盌賓饌王飲忘形爾汝抗談今古亦不唯唯壯年教子行成名立尊師授經千秋大業君志不伸材窮未試嗣子若孫俾昌俾熾任等後先交歷群親于君之行洞達表裏于族既睦于尊不違果敢之氣老而不衰樸直之操自信不回年逾耄耋飲食若滋少壯不衰謂可期頤云胡一疾遂已長逝生死恒理其情難忘匍匐百里往侑莫觴不敢過慟恐驚君魂聊抒吾哀告以此文

祭曾羨公文

程山謝子唱學湖東一時羣起英才景從講道有年聲應志同寅卯之間學舍一空嗚呼曾君賦有才能壯年志學身棄諸生讀有用書手錄是程日親師友卓然明誠學優好修六十而化不見于世用之于家履展得當不學儉奢竹頭木屑收用無差任同遊久切劘規礪三十餘年同歸一致丙壬癸甲死生異地封謝黃甘相繼厭世睽離自此書疏道意十數年間往來未已是非之見不能無異不苟爲同抗言不置比來手書懇款婉致墨跡未乾粲然文義

始論黃公之墓表中及邱子之壽褀縱言湯君序科皆修程山之講堂終嘆謝生京師來歸書詞之譾蓋知同學後來之自多賢復講堂肯構之無異志循覽此之未已懔訃函之偕至致日月之幾何洵旦暮之三四嗚呼君今年已七十夫復何憾念人亡而道衰使後死者之忳悒而諳聽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首道阻遠而莫親遣兒方以代薦嗚呼哀哉尚饗

祭邱邦士文

甲子年九月壬申彭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邱邦士友兄之靈曰嗚呼生當季世習尚衰弱俯仰惟時前瞻後却易堂中開吾黨相聚志同道合各有所慕學安且成任愚如故惟兄質敏學成于思沉深悅悟爲日孜孜上稟孔孟中法程朱研精測識不敢殊途吾黨窮理或抱冰炭致疑于古難入格捍從兄解惑泮然冰渙任與命弟質習而優自希性學循資講貫如蒙得發如夜得旦古今文章兄有自得窮究古人旨意格識獨立徑緒毫無畛域藏奇于樸超忽遊息深湛之思沈鬱之臆成一家言無前偉蹟秦漢唐宋同工異適出入縱橫不爲古役兄于六經皆有論述惟易勤說衆說歸一嗟惟數學不絕如綫吾兄寢食思得以全著三數通未究其傳嗚呼吾兄而止于斯命之不猶誰實尸之自伯子歿更六七年良友遺棄相繼下泉難得易失惟人之賢况復至交零落其然身世盛衰死生可悲任也與寧多病而衰百感易生可堪崔隤兄之文章最愛流覽每成棄置予得簡檢手寫成帙兄自評點後有永叔不能久掩吾黨子弟問業有年升堂入室質有其文用志而分未盡所聞嗣子繼起銳意文學專一靡百自足卓犖卜兆未定遷延庭側輀車祖載將就窀穸巳飾素車來助執紼覗殯五年今始設席撫几號慟以達幽宅嗚呼哀哉尚饗

祭湯惕菴文

戊辰年十一月六日吾兒仁方自郡試歸聞湯先生已作古人予張惶驚愕問以月日對云未知予以爲傳之者之妄也其時先生之外孫曾尙俊亦還家予急走札詢之答亦在疑信之間越三日俊又書來云兄儕有信至云外祖之變實八月十七日也嗚呼哀哉其信然矣任識先生于歲甲午先生以忘年交任于今三十有五年矣其間離合之際或以書相問答月数往來或終歲不相聞問然任每一至程山先生則必惠然顧予講論疑義必期有益于人

相晰数晨夕而後去先生親人予士慰藉勤懇未常不以遠大爲期而数十年之中屏居蹤畧隔越三百里造請不能以時而先生未嘗責以不及先生可謂久而能敬者也向年謝子秋水歿會弔予同先生朝夕者三日夜風雨連床情意繾綣有如昨日嗚呼孰謂此晤遂爲永別不可得而再見耶即欲匍匐而往撫棺一慟以盡吾哀而儕書謂遺命辭弔遂以却步望空拜遺以致此情嗚呼富貴壽考先生享矣德義文章先生傳矣吾鄉之故老耆舊今已已矣後生小子典型失望于何考古而問業又嘆歲月如流

世道之興隆而長年者之久待數過時可乃事會靡常而終莫之能逢此吾之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尙享

祭魏和公文

歲丁丑十月戊午彭某致祭于故友和公之靈曰嗚呼喪亂以來志士仁人慷慨就義流離困阨展轉以至死亡者不可勝數至于朋友知交平生握手言笑或聞聲相知意氣伉壯可謂偉然方與聲應氣求而忽然以死者亦不可勝數是可哀也易堂九人自李子咸齋亡逮今二十八年之間歿者遂巳八人嗚呼其何以爲情耶當戊申冬咸齋素有咯血疾疾一發委頓其時邱子漫無赴山東翟司理之招魏子伯子入浙撫范公之幕而往來視咸齋之疾者

五六人卒遂相私議以定其論後十年丁巳伯子權于難漫無爲文而哭之嗚呼是可哀也已越歲戊午秋七月確齋亦以嘔血終巳未九月漫無卒于反胃噎食病而予與彭子躬菴魏子叔子皆得往來眡其疾及塟易堂程山先後華俱有文祭確齋而祭漫無之文予爲之以酬觴庚申冬叔子客儀眞以卒櫬還躬菴爲文以祭同予與君迎哭于南郊癸亥五月躬菴卒而君爲文祭之戊辰會止山以疾卒于京師柩歸予同君哭之江干君爲題其主六先生任皆以兄事之止山之齒少于予自丁巳後十二年中相繼歿者六人或隔年或連年或六四年而後死者唯予與君二人君少予五歲年巳七十六十餘矣反顧身世變遷零落每一見間輙不能別嗚呼止山沒後至今又十年予又爲文以哭君豈不益可哀也哉韓退之云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嗚呼君志未伸君才未展君之生平四方交遊贈言叔子季子五十述序君行事巳詳可不泯滅矣而予之所以感慟者五六十年間身世之遭逢變情之至生死盛衰之際有不能不爲之涕下霑襟也乙亥秋君疾子孫奉侍朝夕唯謹予與邱子而康坐此三旬視君

含殮君目不瞑予撫而慰之以寧君之神茲及大祥卜吉就窀穸同堂通家子孫謹奠一觴以舒此情君其鑒之

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雖佳此等文所謂文以情生者情至而文亦至焉躋韓歐而上之矣後學王思豫敬識

祭李元慈文

乙丑年二月十七日外舅某致祭于子壻李元慈之靈曰嗚呼痛哉元慈而至于如此耶吾復何言嗚呼痛哉元慈而至于如此耶吾又何能已于無言也自尊君之歿至今十有八年中間盛衰之感欣喪之戚炎凉之變親踈之情貧裕窮通之別一死一生之異其可悲可愕可搤擘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痛哉尊君歿久而未得寵爾銳意于文學自謂將有成就以遂其志而予見其進未見其止亦遂日望其于有成也孰謂爾竟一病而止于如是耶嗚呼痛哉汝之老母汝之稚子其何以爲情耶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搤擘而流涕者其又何可勝道耶嗚呼痛哉爾歿已逾月矣今暫厝汝于余精山麓之巖爾雖不幸猶得長侍于尊公之側而予以衰老之年而見爾如此見爾家之老稚又如此其亦何以爲情耶予雖强飯視息異見爾二子之成立然亦何樂媮息于人世何爲耶嗚呼痛哉吾復何言尙饗

與謝約齋

淹留數月不覺其久心樂乎此則口腹之累又不足言謝矣吾廬旋接手教知道體失適此病欝火所致不可不善自調攝以絶其根株也屬望後來此固有道任重者之責然後來不足以副期望要當因才而督隨分施教使教督之意與汲汲求人成人之心不相妨害乃爲有得若有偏勝便入私已郞未是得其正非唯無益于人恐反有累于已也先生以爲何如

又

不見五年矣初春聞欲惠顧寒山私心甚喜槤齋至知又不得果來悵惘無已余近來〻無所得疾困之後又遭家伯兄之喪憂悴昏頓衰憊日甚與人言遺前失後竟如八九十歲老人正思一見以藉警策不謂會合之難如此柰何柰何善伯兄之死實爲可傷而興士因丈之死以致憂忿哀痛至于迸命尤可傷其中曲折見于同堂祭文悉之先生歷年手書日錄聞已成帙當令令孫抄謄一通付倣山可藏也此事必須先生自定及緝徤諸兄訂之庶不至于失其眞不則他日不出于一人之手恐有不可勝言之

奘先生以爲何如確兄茶時未免經營之勞失血數口咳嗽不止嬾于作字屬道意兒輩俱致奉候

又

敝邑收成亦可六七分米價便已稍昂而貧民過糴亦人情也江淮之間今雖不缺食然將來恐不能家給人足耳今夏熱病遍行而下痢甚者有非常藥所可療仲執染此當善醫者治之切勿泛覩也蔡靜于過敝廬止宿已悉其近狀大都粗浮二字誠有之卽致尊意兼盡鄙私略效規切頗以爲然然聽其言而度其中情大不能如昔日之耐

貧是以不免於驕矜如此此事徒自信不及則他人恐終不能爲之着力耳五老遊之約巳必然事會不常今亦不能豫爲期也

又

確齋兄舊疾一發遂不可支竟爾長逝其臥疾二十日於家事一無所及洒落談讌視死如歸眞若脫然無所累者而我輩失一同心之友反抑鬱莫能釋然于中柰何柰何辭弔是其遺命亦以諸兄高年道遠不煩跋履也山妻久病死更是其所安但有小兒女尚未婚嫁今每對此未免

牽懷然不敢不自損抑以承教愛但死者尚無七尺之土可以安厝意欲于秋冬間多方圖之則就教之期恐不能遂所懷矣能不悵然

答李默齋

佳文爲删改不知有當否其衛生要旨序殊不悖于愚意夫所謂醫道之難婦人之病十倍男子其所以難者非僅問診之所不及蓋婦女性多僻其慈戀憂思愛憎之情偏重難釋一染即深而胎產之疾尤爲諸疾之劇先賢論之頗透後來學者耳目之所及若能窮其理而究其蘊宣暢曲辯貫微達幽秘當發明前人之奧旨以盡其所用而豈能越其範圍獨出一意見以超于兩參之外乎尊作終不得此意竊爲足下不取也至于論古今運氣之異方病之不相符而以井田結繩比之此又與前人之言相背馳矣尤不敢以爲然不合不惜再教

答胡心仲

別逾年得手教喜慰之極手教之旨以幽眇爲樂此固高明者之常坙然足下所以樂幽眇者正緣未于人倫日用中領取故只知彼之爲樂而不知此之樂之有過于彼也此高明之過也至于儒仙合一之說尤非任之所得而知者吾人學問當以孔孟爲宗試求之孔孟之書果何如云耶若夫仙家攝生之術便謂性命之學在是則惑之甚者也其術可以卻疾或有之苟于自己身中認定一個精魂把持作弄便謂可以長生不死是乃私意之尤者而即認此以爲性命在此則惑之尤甚者也以足下聰穎乃不于吾儒之道是求而固爲是隱且怪者以爲希奇追盛可以高出于聖賢而不知其終歸于澌盡泯滅而已矣且足下于易數之學已得其入門便當密究以會其極即此體而躬行之則是非邪正必有如白黑判然于中矣亦何待予言之畢也

與劉子純

不見六年矣意昔居程山雖不得與足下朝夕猶得與足下期一月之會相與講切後得五要之教敬服敬服今日學者大病在于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所謂尊所聞行所知祇益其私增其病耳葢聞人所不必聞知人所不能知恐未皆出于正則爲過益大而去道愈遠矣別越年歲想足下所造益深其所以明辨于此者當不啻如河漢之分故敢以此相質望有以教之

示兒仁方

元宵甚念兒獨居蓮山又念兒明志讀書能甘澹泊寂寞日潜心于經史亦自有快活處乃昨見汝與仁珖字有嗟貧歎賤之言不謂汝胷次乃如是鄙吝也貧賤士人之常即前輩發達者未有不由貧賤而起初只一字好學于書無所不讀其所以爲舉子業者上之欲以此立德于不朽立言以待後次之致君澤民以成就功名最下者志在富貴以求享用爲子孫溫飽計此末世衰俗之極汚下者兒乃不能免此俗情可謂無志氣者矣從此當極力洗滌此

俗念志嚮要走向上一層去使此心空虛無累世間名利勢位一毫不入于胸次則讀書做人自當有得力不須人處向示汝諸先輩論文諸說其人品學問之成就功名事業之彰顯皆莫不名于當時而傳于後然其中又未嘗不有富貴者也此所謂學也祿在其中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若不治其本而逐于其末所謂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兒當靜坐深思勘破此段俗情則終生受用不小否則非一朝之患乃終身之憂也念之念之至于制藝汝舊習平實而漫衍

今時所尚乃简練古勁但其古處非有來歷故不免假之也兒當從源頭處學來則造就自又不同矣隔日當作文二首或每夜一篇心手習熟則巧自出也好醜俱自曉得得失寸心知之

又

汝字云人來此作佛事未免龐雜難于靜業此乃公衆所在豈能免人往來習靜須先操鍊此心心靜則隨處可安隨處可讀書吾儒自是事上磨鍊不比異端絕人逃世也曹孟德云兵戎倥偬之際手不釋卷惟吾與袁本初而已

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在人其實無一事聖賢豪傑之言若合符節若必要求靜然後可做工夫則功夫俱須靜中做一動便失了斷無此事靜中若果能收斂身心則動中正好驗吾功夫之得失須有動時此身應接事物千忙百冗而此心之中條理不亂天君泰然方爲有得總在功夫無間于動靜則動靜亦無有不得也

又

先輩云做舉子業宜苦三年不苦一世若不肯苦三年則苦一世終無有成讀書全在平日循循有恒積累而成天資高者三年有成中者再加功三年斷未有不成者學成而功名窮達則天也非人力之所可得而必至于用功多記多作多商量諸先輩言之亹亹若合符節前付汝昆湖荆川震澤諸先生之說無不同也無如兒平日之不信而奉行何今至考期乃來着忙此所謂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今之試文其所謂學先輩不過得其皮毛耳然其好處機局不板而辭氣整贍大都剽竊以爲古而非若先輩從史漢唐宋大家得其淳健簡直而出之者也兒當

細心玩讀得其意須于先輩歸熙甫唐應德羅文止陳大士湯若士茅順甫王濟之諸先生文留心而又日取史漢唐宋之文而溫習之則自出于尋常萬萬也此所謂濬水求源用功深而收名自遠也早夜讀書只須有恒天明必當早起午間不可晝寢晚間只好坐二三更不可太夜若時或昏倦則當抖擻精神收整書籍几案或出外散步登山臨流尋僧人說些閑話然後又入房讀書如此操鍊精神方出固不可惰嬾然又不可太銳其進銳者必退速也汝其知之

又

接汝札謂于文字有躍如之意是進境也然愈須學與養養之之道要當屏絕煩慮刮垢磨光怡情悅志以自震盪使百慮俱空卷舒如意不須防撿而洒脫自在方爲有得至予文字之學能窺見先輩用意處則自不難進功但吾見天資手口樸拙絕少鋒銳當加意看莊韓歐蘇之文得其朗口快氣追風逐電處乃爲學其所不足不可畏難而徒守其樸拙也大抵汝文患于能華而不能淸朴而不能古實而不能虛刻切而不能飄洒不知不能淸者卽不能華不能古者便不能朴不能虛者便不能實不能飄洒者便不能刻切蓋必眞華眞朴眞實眞刻切者未有不淸不古不虛不飄洒故也兒當于古今文字中大家窮究其局調光華之變然後能知己之不足以學于古人而求之耳然文字局調光華亦不可一毫假襲然非窮盡千萬人局調光華則我一人之局調光華亦自必不能成此學與養之道所以不可偏廢也勉之而已

示兒仁立

汝入山二旬不知所讀何書讀書須萬事放下方能有入若心中雜亂雖日親卷帙亦茫然無得于己我春間與汝兒諸札今錄四則付汝翻一省覽當自有得也夜來偶拈句示汝云千古文章非易事寸心得失復何如早知窮達原由命何不十年多讀書可知吾意中所望于兒輩者如此也五經左傳四書大全付來可專精究心于此其餘秦漢唐宋文亦當隨必類書但可備考不必常看蓋類書多只叙事而文字不簡點不宜常人目若須看事實則宜通鑑或二十一史纂可也日甚長不必過夜坐文字必須多作讀書必須細心體認不得以臆得其大意而遂置之大都讀書學文之法備于前四則不能盡者可以意推廣之

又

兒出館後接汝三札知讀書未有得也蓋覽來札寫得不暢達卽知汝胸中之亦不條理矣汝札謂內躁外馳此二病非小若不急治去此二病則雖終日親卷究于心中了無有得蓋讀書先須操練此心使百慮俱空又必有所止眞如木雞則我心爲主而書爲客客至相對精神應接自

相決洽卽客去而主恬然不亂須養得對客神意在則雖
別理他事而亦未嘗不是讀書意也今兒在此山中且置
書不必觀謹戶靜坐閉目思念觀此思念所起之雜是從
何處來而嗜欲是何項深重須盡心設法掃除掃除後雜
念又起又加掃除雖千百十遍亦不可厭煩須掃除到一
念不起使此心澄然如止水如明鏡然後讀書逐字逐句
拏繹思想獨繭抽絲一絲不亂從頭至尾必要透徹無一
疑惑如此則心自止定然後隨用讀書應事無不可矣至
于制舉業雖是末耗然追述聖賢旨意而代爲之言非設

身想像潛心體認亦不能有得須將先輩文字熟讀記之
于心靜時思想又要設身爲作者之地看他如何立意如
何造局如何修辭以取題神研精伏氣求其意之所在庶
幾得之卽今日起且依我說丞頓精神做靜坐工夫到一
兩月後詳細說來又可商量有進步處若不做此一翻工
夫以除躁驕之病恐枉却時日枉用工夫恐未有成但初
靜坐時甚難且要耐煩得三五日之後便易爲力坐時不
惟一字不看并事一毫不着想須使此心虛靜無有一物
卽或一時不得靜亦須耐一氣竪起脊梁久久默坐自有永

到湛成寂然不動之境則欲罷不能矣勉之勉之

又

接汝字云靜坐恐擔擱讀書卽此便是躁根蓋欲速急成
見小利皆是汝大受病處士人須有遠大之志恢弘之量
靜細之心堅忍之性始爲不同于庸衆若無此四者縱有
成就亦小器耳非大受也當自磨勘自擴充之至所云半
日讀書半日靜坐尤不相曉蓋坐馳病原由雜念之多若
日間兩起用工畢竟雜亂不得專一終不得力所以必須
靜坐連日不間斷者正以雜念之來與日俱生且不知其

所自始所以一切事俱放下并當思當作之事亦且不存
于心方得此心純靜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則一日之中
心又二用必不得成片段辟如病內傷食積之人必須先
斷其食用倒倉推逐之法使積滯去盡然後調理脾胃再
進飲食方得病去而正氣復起居如故爲無病之人矣若
不先用推逐之法而藥與食並進非惟不見藥之功效而
食積日增病日加進臟腑之受害愈深矣此所謂失今不
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矣不可不知也但初靜
之時亦頗難持久須儼恭如對越上帝又如烈火當前有

不可犯之色不可太矜持又不可昏迷欲睡若坐至倦極時或起外遊觀山水崖谷草木鳥獸之動息或獨步經行于長廊之下然心中亦不可着想一事如此三五十日不作輟不紛雜則心中自有一段光景詳細寫來又好講究有進步處且躁病為害尤甚即如讀書一有躁心則方看起便要完未覽卷首而心已在卷後未悉書中之底蘊便欲有所議論如此急迫欲速安得有成吾人讀書須大其功程不計近效日積月累小心沈潛不疾不徐優柔饜飫豈唯不志于苟得即人之毀譽亦不足以動其心真積力

久日就月將不知其然而然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日所謂深造自得也吾為汝曹願之不可不勉

示見諸札皆前輩生平得力之方觸緒寫出丁筆純肆而意趣深遠真不朽之文也辛苦于斯道者見必寶之

後學王懋豫敬識

書小學後

朱子曰四書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書之階梯任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蓋理之淵微博約言之遠近詳略學者所由徑路苟無先後漸次而欲速急迫不度其才不顧其安非惟無益反長傲慢凡父兄之教子弟子弟之承教於父師但當循序而進不可躐等踰越初學開講便當從小學講說起令其於一字一句俱要熟讀玩味通解其義理講求其物事必心體認而勉強力行毋徒知其文義即須見之日用言行威儀飲食之間一一體驗無失然後行遠由

邇自卑升高而于六經四子之書竭力窮究其蘊奥以求至乎其極至于深造資取而自得者庶乎可有其基也已

書啞孝子傳後

言出于口行出于身動作見于四肢而皆由乎心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邵堯夫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於身而盡之于心故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明神得而知之矣崔孝子口啞身攣廢其言動而于其父母養生送死無缺于禮至于當爲之事覩其力之可爲而不遺顧其行出於身者似于廢言動之孝于獨得其全也王汲公爲之傳其亦見邵子尚行之意者乎嗚呼其將以愧能言能行者乎其將甚慨夫衣書之儒而自言道德孝弟者乎是可傳也

前路平正後復宕蕩要歸于正故是儒先之文 魏季子

書新婦譜後

風俗日趨愈下莫甚于此時而猶莫甚于婦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久矣然欲移風易俗乃有官者之責與士大夫家倡之足以風厲而變化之自易易耳三吳婦女遊行寺院與尼僧往來恬不知怪此俗之陋爲尤甚吾邑近亦有其事矣有心者目擊之每有深憂于中而長爲之太息也今觀陸麗京先生新婦譜言之嚴切誠足以去習遺俗而可以維持于萬一然聞其遺俗流弊至今猶尚未改豈士大夫言之如是而行之不力與抑將一二家行之而諸士大夫不復相率倣而行之與吁亦可怪也已此譜不滿萬言其爲婦大綱節目家常瑣屑無不盡之可謂簡而要矣使凡爲父母者以是教其子女夫以是望其妻婦以是事其舅姑丈夫庶見風俗醇樸人洛自厲其廉恥自矜其節行則此書雖小其所以警世勵俗扶翊綱常者豈小補哉若夫眷已行道躬先率化此士君子之責而有心世道者之所以夙夜兢惕而不敢一息之或懈焉者也原本間有吳中鄉語婦女讀之難于通曉因爲改訂稍有增刪就類易置其次第以便省覽偶錄一過遂書于後

書地山草堂唱和詩後

庚辰夏貽士築室于翠微曰地山草堂屬予書匾額懸其上予知其于此爲課令子進修也逾年長郎君濟楫川作詩十数首又知其少年鋭志于學中心得以自鳴而庭闈之間相爲師友學問之樂至于如此既而和之者累十数百篇積成二三冊於何其多也尊公命堂之名意不在此謙亨君子有終吉楫川從詩文以求進于德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因時以利用此固未可以量雖然劉元城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薛敬軒自謂三十年治一怒字

尚未能消磨得盡以是知前賢用功克治變化如此其難今人之學更勝于前人亦未可量楫川索序其詩予辭至再四而其意益勤姑爲跋于其後以少進于楫川者惟此楫川其必知有以自考矣吾又聞言行之好尚關于世運之治亂今時之言而過其行文勝極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第患學之不成不患名之不立也楫川其勉之

跋書歸去來辭

李少賤兄患目竟瞽斂跡有年與世相違久矣予一日入城訪之談笑間無一言之不幾于道別時出紙一幅索書淵明歸去來辭以少賤久謝世形骸豈平生之志尚有未遂而歸去來之情今始有之耶毋亦今是昨非之見日亦不足也少賤將駕言山中予于此時得而問之矣郎以此爲促駕之辭未爲不可少賤其令人誦而聽之

跋書諸葛忠武誡子書

予病謝筆墨之役麗天持箋索書孔明誡子二書嘉其意

遂爲書之進而語之曰夫所謂學以廣才靜以成學合禮適體之言周孔之教不外是孔明豪杰之士而其訓子乃出于此是知真豪杰未有不脩身養德處已無過而可爲豪杰者也則豪杰亦可無媿于聖賢矣若夫宴逸受享富貴沉溺而自謂豪杰若是則相去之遠豈僅雲泥而已哉

跋書東銘

張子横渠東西銘同出一時之作西銘程子常以之開示學者後人遂列于通書謂宋之大文字在是而于東銘則未之及西銘之旨天人一體博大切要程朱發明已盡而

東銘分別長傲遂非之失于微隱毫釐間使學者省察于適已自便自欺欺人之地其警惕于人者亦可謂至矣名之曰砭愚非過也心仲請書此篇其必有取以爲克治之助予知其下學上達將日進于斯道而無量也豈第氣質之變化而已哉

跋十七帖

十七帖以褚河南邢子愿臨摹者爲佳葢其清勁道逸得王右軍筆意爲多二公時代相去幾八百年臨摹之善其難得亦如此此本爲唐褚河南所臨者爲文公徵仲家藏

雙鈎再勒于三十年前謂善本者矣陝西石楊屢經喪亂半已殘缺漫漶近見碑帖所印已不及前五十年者則後此可知矣若此者又豈易得哉善而歸之其其善藏之

書岳忠武手書陶靖節告子儼等疏後

自古忠良見忌于權奸不免殺身者多矣唯忠武岳公爲秦檜所殺千載而下未有不爲之痛哭流涕者也嘗讀其詞滿江紅每令人欷歔不能自已今吾從兄佐凝出公手書淵明告子疏任肅覽之益增愴然夫忠武拜矯詔之言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而居恒遊翰之餘亦醉心靖節天

命之旨則平日之所以自持者有素必非偶值而然也其精忠炳灼天地間雖片紙隻字亦當珍重至寶所在自有神物呵護之

跋九如百子圖說

滌園氏謂多壽多辱多男子多懼則天保思齊之詩何以見錄于小大雅耶况二者皆天之命非人之欲所可得而必致之者卽雅之二詩安在非第歌文之德與以答其君王之意而已矣夫人之年與氣運爲升降籛鏗年八百事已不復見于中古然承平之世養老之政具備而百二十

百七八十之壽盾有之國朝實錄載太祖第五子周王生百子以所稱取信于高皇帝爲上古之所難得者此天保思齊之詩所自見也則又何懼與辱之有今去古益遠天地陵谷之異安知其不逮于古而復有之閱九如百子圖說因族父行伊水翁之命書此以跋其後

跋溫直公課子詩

此吾亡友溫直公兄示兒作也今其子髫年長知學簡此出視且求數言以爲警省之助可謂善繼其志矣但直公以卓越之才豪邁自放而教其子一出于正如此孰謂直

公之不能淑後哉宜亯之奉教而謹也書而朂之曰上帝
臨爾無貳爾心非僻邪心之消將自此始矣予日望之

諸跋之妙俱有東坡公小品風味 邱邦士

離經餘論四則

仲尼假年學易以期無過及贊易又曰其要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易道大至體天撰類物情其措躬緊切處只此寡過二字但須人于此策勵奮迅起來故又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是帝與萬物初出第一步地頭便俱是個恐懼修省卦爻辭中屢屢見此意思如卦繫元亨利貞自乾坤外五卦皆有震兌震內兌外爲春秋正中卦故獨于隨卦繫四德而占以无咎爻繫无咎者凡八十有五獨解初別無象辭而專占无咎解初則變震外兌內之卦也克拓二

卦爻隨時之義剛柔之際便是時中聖人卻亦只要无咎乃知仲尼非喫緊自爲不惟恐年至不及此無過也无咎

山雷象頤雷不激發過于山此便可觀雷所養愼言語則其所養并足及人若務以言語文字明理辨事教人者尤不可偏險詭特以求聳動人意思魂魄幼子亦一日偶舉阮籍殺父猶可語問曰若以春秋書公子歸生事則當判貉于弒逆之科予爲悚然又如釋氏徒欲發明死生去來之故遂作析骨還父析肉還母之說雖求人不謂之無父之教實不可得于此見愼言語眞可以養心術養學術養

敎天下後世之術 頤大象

伐檀詩于輪輻置河而後仍托喻于稼穡狩獵自力之事故傳謂爲非力不食然考其志則了不在食也不素餐食作者但爲常人言之若伐檀者河干無用並未嘗稍作導陸之計正所謂謀道不謀食者作者且呑却此意與解此者意中相遇耳伐檀

呂氏謂儒行一篇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有道者不爲也然以孟子論大丈夫囂囂等語視之豈不尤爲矜大勝人者何至儒行而非之要之此篇第說儒行不能及孟子尙

志一語夫惟儒者徒志而已事不可見漢以後其可見者昔人每稱留侯武侯氣象有之然唐狄梁公尤所謂正其誼而可與權者其事畧僅似陳平而其道則在二侯以上矣儒行

示兒雜說

黃憲年十四袁宏荀淑識其賢戴良見憲罔然若有失曾昌尹天民年十四作經學講義爲李潛孔平仲所歎賞汝兄弟年俱踰此在郎先生門已聞詩聞易矣能如天民作經義否看來豈獨媿牛醫兒耶記曰善敎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此眞汝先生之謂也汝朝夕侍函丈而不知問如入寶山空手還矣

程伊川先生日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汝

溫書多不熟夜來便昏昏睡去日間又不肯端然靜坐書中道理甚微何時能得了徹郎間有文字可取亦不過些小聰明天機偶合耳語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汝肯將四子五經書循序溫習逐日研求則一切浮情驕氣自收斂矣久久涵養甚生氣質豈獨文字已哉

爲人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愉色婉容不是裝點得的觀老萊子舞斑衣以娛其親使無深愛種子如何做得這等面孔出來這正是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處兒輩不可不加察識

楊億王曾宋之名臣其幼小時所作詩至于今猶傳誦億登樓詩云危樓聳百尺手可摘星辰未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曾梅花詩云雪中未問調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呂文穆見而奇之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少年作詩須有此等氣概若郊寒島瘦不必學也

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何等擔子長白寺中𠭧虀粥人便肩荷了此極大重任所謂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也若膏粱子弟年幼時便把筋骨都驕養得柔脆了安能任天下事余內廳名取百可是以此勉汝曹汝曹不可不知勉

恒言

德莫盛于陰德惡莫大于陰惡為善不求人知行德不欲人聞此便是切實為善不好名自無忌心無忌心便善與人同是謂之陰德若有求知于人之意卽此一念大本已失更為何善且縱有善為人所稱揚于外已消滅其本源矣況聲聞又或過情乎有心為不好事謂之惡惡苟不掩人人知其非是當時身受惡名為不齒于人便已辱身賤行矣若不善人不得而知且反來令譽而居之不疑此人生大不幸事此所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謂之陰惡是謂之有名無實者不[illegible]人固可欺于一時鬼神必陰譴責之矣語曰萬惡淫為首

人自妻妾外皆謂之淫淫莫大于內亂在律為十惡不赦之條莫甚于戚屬下至婢女佃婦皆為禽獸之行曾見富貴子弟往往蹈是此皆因父兄不能身教是以不復知以此為人間羞辱之事後來子弟尤效上下瀆亂穢德彰聞可以為鑒

百行孝為先人子事父母昏定晨省侍膳問安冬溫夏凊出告反面須和氣怡聲愉色婉容必有至性眞誠行乎其間出于愛敬先意順承曲盡其道方為事親之實此所謂孝之至而德之本也反此則謂之不孝惡莫大焉

此又不可不知也凡人之欲易動邪勝而難制者惟色為甚苐能于動時亟返而思之父母生我此身豈可不愛重而自殘賊人各有妻子推己及物豈忍縱欲敗度

傾身甘穢行同狗彘以自賊賊人而爲天地間之罪人乎
則內重而外自輕思深而邪自消已

草亭詩集目錄

古體

七言古

五言律

再宿集賢巖　寄廬源章弘自　程山堂月夜
送戴孝臣出塞　楊百勝過山中訪舊臨別書贈
蔡靜子過別口占送之　寒食雨坐西向堂
中秋　壽黃維緝兄　自金精洞還峴山
溫仲輝過山中一宿而別口占送之　夕照
訓陳方昇　送曾尚侃江南省覲并寄尊公止山
遣懷　病起寫懷　寄示從姪仁杭
寄懷郭入同　月夜　贈別陰生爕理
山中答九江蔡孝廉鋐芸　看梅　就閒

遊大坑山　對雪　徐步　寄黃造侯
湯慈皇過訪山中口占贈之　謝謝忝之致芋
春日閒步　過海寧吳鐵山談命率書便面贈之
坐雨　送劉季英遊粵東　贈楚醫王培元
贈別南城姚錫九　生平　寄懷陳四則
代人送徐執士歸里　先子忌日　早起
湯念蓼訪予山中　峴山　酬黃山人軒伯衡
楊延會寄詩及太上感應篇作此奉酬
長夏　寧化范夢聖爲寫小影賦贈

贈外孫堦石城黃廷用　對酒　寄酬湯敦寶
時宜　贈王韋青　送永定賴文明下贛州
立兒自建寧歸覽陳石村所贈詩作此却寄
答畢梅可　答僧　訓杭居敬　有所思
伏日　曾非徐同新城涂贊皇過山中賦贈
書扇贈王以安　贈送湯淑貽　九日漫興
偶成　窮士　集句書扇贈汪徹袁孫婿
同溫祖丁言往事短章寫意以示　訓贈湯若人
郎事寄楊萘士表弟　雪精　贈宜黃周亦凡

懷古　牛山溪徑　訓曾思韋原韻
黃造侯赴粵東西席至山言別口占以贈
訓曹旦齣　假寐　憶昔　贈地理廖浩然
雪　黃亦聲遊秦歸信宿山居口占送之
獨行　西望　倚杖　春歸　孤雲
口占送別白覺士　贈盛以文　雜咏四首
望雨　長嘯　暮春　送春　棲居
丙戌長汀許泰來爲予畵小像走筆贈之　倚杖
己卯十二月望早　遊南豐艮疇山二首

附

七言律

草亭詩集

寧都易堂彭任中叔著

同堂八先生鑒定

同堂後學彭　㧑祖硯　咸寧祖友　崇泰占初仝校

珩汝誠

男滙時汝恕叅訂

仁亦汝熟

孫　兆泰季通　雲鴻夷鵠
　　顯祖修五　四世孫　雲駒涵萬　編次

古體

長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得意常少失意常多　一解　直道鮮合邪徑不由誹毀目前知巳身後　二解　君子立身不與俗同皎如秋日照耀天中　三解　從吾所好坦坦素履泰山可移此志不徙　四解　磁石引鐵黃金不合餌可吞魚潛龍不納　五解　弾劍依人探丸借客一朝負罪窮受迫迫　六解　寧饑而死不食嗟憐寧渴而死不飲盗泉　七解　丈夫七尺負磊落才生不逢時甘終蒿萊　八解　擘耕有莘尙釣渭濱不遇商周知爲何人　九解

思望

前思古人後望來者念人生曾幾何而遭逢逸暇日月晦明漫漫長夜五十年來坐待旦而知化

將進酒

將進酒觴在手歌太平神馳久壽命萬年帝力何有犬不驚雞不走爭訟衰息風俗純厚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老者不戴而少者得息郤走馬以糞土田銷兵戈以鑄農器致治太平逍遥天際置身羲皇上世

敬箴

惟書有言顧諟明命禮儼若思首毋不敬人道危微主一安定精義入神忽欲退聽欲波如海忽起如山片念之肆蕩檢踰閑謹及床笫謹及夢寐雖之夷狄亦不可棄勉旃勉旃毖如小子下學敬先守之勿替

靜箴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山上無澤地中無雷彼所謂靜元之又元泉不能達火不能然謂靜中動亦動中靜循環無端

寂感相應乾坤爲門于焉出入其靜也專其靜也翕

短歌行

靈犀通天神羊辟邪徒貲喪軀美何足誇鉛刀雖妍實不堪跨明珠雖貴入口同沙茂草爲灰枯木生華物理不齊識者觀化滄海成田唯桑與麻陵谷平夷種豆及瓜虎怯于蝥蝎困于蝸或屈或伸隨時不差朝東南雲暮西北霞陰晴莫測得失何嗟

草亭詩集

五言古

曾止山徙耕六松同人有詩贈予時居止山舊宅宅側有數丈桐孤枯不仆感賦遂以爲六松草堂詩

開窻值孤桐因懷六松堂君今胡去此予懷空翱翔孤桐本挺植何以致枯傷非無雨露滋熾烈外相戕遙意石壠松久歷寒氷霜生理日秀發磥砢亦昇藏以桐比六松遠邇其青芳賴可托奇響千載慰淒凉故物猶不朽我心終爾望

題吾廬

魏子北遊還慨然搆斯屋不爲懷宴安而乃出幽谷名之曰吾廬稱心耶易足入門峯影青遶屋條蔓綠嵂巀不依人長歌動林木中情有所歸日月望相矚

萬類四首和林確齋兄東方作

萬類何所托小大遂自榮日中有遁影爝火不傷明故知成物者其中自含弘

亦曾爲桑田亦曾爲滄海滄桑隨變遷天地所以大物亦有何主培覆之所在

小鳥欲營巢日暮啄腐草自固無桑土自衛鮮牙爪寔勉立高岡毋徒傷懷抱

嘉木植深山千年老其中大才不自悔反以不善終長愛靜者心謖謖松下風

讀宋未有寄示節孝黃婦傳

節孝自人情行之亦何異宋子傳其人死生無二視就義而從容丈夫非易事但存未亡身畢此未亡志掩卷再洗悃三起而噓唏

送別木立和尙

平西一獲見邂逅歌零露知有梅川行予往道先路離合兩峯間三夏聿云暮時行河洛象盛衰恒倚輔元氣以爲車當知誰者御謂我學方書病病自知處大藥在天地孰與明其故

同李咸齋兄勺庭看花

五日住勺庭五夜卧石閣桃李環屋開著展行山崿主人愛惜花日盡繼以夕花朝具茗果空庭揖眞寘是夜月始出方塘光如濯初倒烙樹根漸高花影薄主人不飮酒兩客亍獨酌世事紛未已豈宜老邱壑千古懷安人此心微有著

贈寧化李元仲

水出泉上淸流出人間濁閉門三十年古人耶以濯億翁曾著書偈頌猶隱托唯有泉上翁奮筆私記作千秋足文獻是非不傎錯翁年今七十舉止猶矍鑠豈必擴鞍豪自薦勤遠畧大易蟄龍蛇存身不容勺此水天爲薪沸騰滿寥廓

讀魏和公王毋蕭夫人紀事

我讀紀事篇于焉我心惻正氣之所鍾乃多見婦德人曰

予丈夫力學攻史册所見寧不多存沒了無得王家有二毋死生爲典則魏氏重其死授命甘戕賊蕭氏重其生未敢輕塞責千里挈二子萬死遺一脈絕命獨惓惓乃在君與國魏子筆屈强當復無差忒傳示鬚眉人能無動胸臆

壽謝約齋先生

憶昔訪謝子定交于西郭行止十畝間雲水浩漠漠君時年四十銳志餘姚學謂我樸而誠謂我質差弱交情日益深相期自不薄十年倏忽過回首寧媿怍迢迢三百里離合重然諾講堂歲一登疑義恣窮索晨夕歷三冬弱質資

磨琢春風入懷來薰淘勝盥濯先生溫而恭先生果而雍
求道無一方虛懷事酬酢勤體躬行之訥訥少蹇諤君學
何所受三變乃尊洛天命敬之哉傳習苦徧駁君著切已
錄歸求庶不錯昨歲仲冬別期我遊匡嶽貧窶薾荒山故
負今春約高秋懸弧辰更欲向邱壑近尋廬姑勝不獨爲
避客寄言一招予與往已踴躍所樂有如斯山水匪虛作

吳秉季奉毋骨歸葬池州蔡地文季子幼遂還其父骸堋舟歸德化感賦

生不逢艮時必不歸故里誰非四方人何得不爾爾獨有

人子心中情無可已吳君二十年栖栖失怙恃至今奉遺
骸歸安其先妣昔有蔡地攴九江來至止千里挈妻孥避
亂亂時必厥子奉毋還故鄉起昏仕遙屬東江墳執友代
省視人生豈無知十年不到此今秋幼子來相告欲還徙
靈櫬慰首邱道遠難經理賴有延陵舟附可達彭蠡念茲
喪亂多野骨誰能比

壽楊一水先生

太毋任家姑任毋公家女碑地僑峴峰財幸侍笑語晨夕
能幾何山城又岐處公年及杖國康彊罕所覩我于庚辛
間患難難指数夫子獨惜予爲予毋禦侮至今楊伯男銘
之在丹府

壬子四月廿九甘樵齋兄五十初度詩以紀之

我于仲春來壽謝毋八十君謂來山中當于初夏日愛爾
最高峯得瞻日月出于時果惠然挈子至冠石匝旬歷三
峯顧盻生光澤誕日集賢嚴向空鋪氈席凌晨拜跪深至
性形顏色素食共盤飧神傷心不慼金石難爲堅人願從
所適

別意爲貴池吳子政作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立名守身名以立豈不在平生吳生
二十年荷鋤而横經托身得者舊耦耕成弟兄仰事無由
足因以生遠行過我一爲別慼然傷中情回首十年間艮
友俱遠征壯者日衰老少者逾壯齡出門各異事散處如
晨星風塵機未息憂來長撫膺高義苟千載瞬息覩枯榮
嗟予老牖下遇事徒屏營

喟然作八首

處亂在幾微至人畏人知所趨一不合往往相驚疑義在
莫惜交割席古不疵俯仰天地間惻惻與心違

憂患行見廹心思日不平黽勉學長者縮縮循墻行我無
旁曲才安能周世情静知羣妄動還覺此心驚
愚者誰云非智巧未爲得機樞愼言行避難以儉德有生
苟不罔众豈非安宅可笑向子平區區歎損益
爲生多嗜好往往喪所操徇欲輕性命役逐使心勞舊棲
未及安繞樹營新巢盛年曾幾何新營不必牢
皎潔難久處道窮節易偷有身則有患萬全將焉求借力
謀稻粱首鼠在高邱時名縱可益機巧誠足羞
天道亦何知十年已靡常足上首居下尺短寸有長志士

罔其操得失何足傷所以大易理乾乾首自強
遭患心不動所恨志未酬直道苟可據毁辱焉足憂東施
不自識反謂西家醜豈學夸毗子俯儀遍求售
天地自今古出門萬里寛跼蹐立庭隅仰俯來萬端趑步
無可向懷古聊自歡蓼中識舊路勞我不得安

書謝伯高壽卷後

有信來山中謝公六十一易堂諸子詩唯汝揮不聿予日
衰疾中久謝筆墨役如何斯盛集而堪大披畫曰公有字
好素愛汝眞蹟以此屬汝書勉强聊塞責雪光亂素絲怯
我腕中力郎此敬老難感中亦何極

寄贈青原木立和尙

三世儒者學胡爲異所適偏側走䒭末三迎無可擇人倫
道愈窮人生至此極毅然割妻子空門寓寥閴常懷不測
憂眞覺天地窄行脚遍諸方青原竟淪跡憶昔已亥年尺
素來消息予往赴所招赤脚躡雙屐冊翔歷峴山連牀話
土室寄愁不上天心灰爐未熄送別潮之東執手動愾慽
行道不相謀契濶足深憶公博極羣籍晚歲意轉劇示我
禁方書每字三致意窮索靈素理覼見有端的經絡務精

道指點已披隙醫道通于仙歷年冀有獲賠含知非年荏
苒今六十去者日以遠來者日以廹人身小天地動静隨
感寂投閒在知幾千古安其宅青原山有松青原山有柏
松枝日長青柏子時至赤保茲歲寒姿日月爲無斁

曾麗日赴試確齋持之不得走筆書送

草木緣已滿風露尙與持故巢有文烏自惜初學飛舉世
尙華彩網羅巧所施縱謝少年意捐網豈不遲人生貴自
立何以代相思屬舟日已下寸心無盡時

病中聞任道爰幼剛父子還里省墓有感却寄

煢煢哀疚中伯兄更蒙難嘔血不任行聞生旋里閈父子
旋何爲松楸久零亂不憚氷雪塗千里一歸看我目見我
兄哀哉宜獄岸日呼父母且冥冥不聞嘆念生摧肺肝脉
脉涕如霰

須南豐湯太母百歲

冬之復有春貞之復有元百歲又有一循環亦復然太母
生暢月萬曆之初年我思此日月和煦如春天稱觴百歲
春萬類正新鮮静言念終始再見寧復難

山居落成偶成二十韻

西山有野人絕世住山澤賣僕搆山居風雨而雹坼綢繆
再葺之拮据已竭力牀席僅足蔽親舊重有責量節將謀
償中心不能釋平明看湯精自晦望陰魄往來無停樓萬
古一瞬息人生于其間早起眠衣食只此念慮消實使我
心惻常思坐待旦積方苦復畜十年著衣冠五年無定帛
能堅歲寒心不聞室人謫尚有小兒女婚嫁猶未適慈我
覺戚長顧我徒塞嘿丈夫豈無思念此忽復易千謁所不
辭惆悵事彫飾鼓瑟向誰門徘徊岐路側與世不相投偃
身亦無益還復掩荆扉相對慚何極幽獨誠無欺茲焉其
安宅

孟夏

孟夏草木長幽林深萬丈獨士守高峯齋居絕羣想圜通
巖磬聲入夜分外響步檐依斗牛浩然費想像

偶成

前時苦久晴今日愁大雨羣生不自力苛求天地苦時節
會復易寒往則來暑冥運不無代物理豈常聚推遷無寧
期倏忽幾易處榮悴任自然生息安可禦天命無改施情
欣有所取

悼犬

吾家畜狗三黃白各純色其一黑雜花倔强莫與敵雜花
主姓王守予所僦宅委質職司夜靈蹤不可測山居多貜
狖每至輒百十園蔬頃刻盡腹飽懸崖擲人力窮所施坐
視此戕賊三秋果實熟攀援縱以夕甘苦摘之盡園樹爲
狼籍自有黑雜花早夜巡所歷能驅去來蹤疾追無險仄
黃白亦隨之登頓上下石風貍善騰趠長夜亦絕跡至今
蔬與果歷年始得食去冬氷雪凌峯頂深數尺路封山徑
沒三旬少行役畜狗獨往來踏雪向絕壁倉皇忽來歸黃

者無消息白花向我前垂頭覺戚戚傷類物有然使我心不懌今夏十二日夜月聲籟寂忽聞二犬聲狺狺異乎昔呼童起視之嬾奴嗟嘿嘿晨起急往觀偃卧僅一隻强去弱者傷重愈惻惻計昨終夜號展轉若爲憶急難寧獨存哀鳴良未息既死爲埋之封也亦予席環山多虎踪孰從収骨殖家人責稚奴数日紛嘖嘖非惟畜狗難此狗實可惜因念婿家童得力若楚得常爲捕魚業同伴入淵射久之不復出蹈難同沈溺人既已如斯幸義獸不隅

感遇

人生天地間誰不由術徑邪直隨所趨早躬折如磬丈夫立萬仞持身識定性不受争直拘無争亦無競小人歸之天君子不謂命不見柴桑人乞食時懸懸孟軻走四方後車数十乘出處固有間賢愚何由定鄙夫患得失岐路徒張張鳶飛與魚躍懸絶莫與並

夜雪

山高風夜發震撼若波濤披衣起危坐淅瀝横衝飆前風來何駛後風洴載號徹聞動窻戶晃盪欲搖搖羣鷄望曉鳴餘響不終朝啟窻光獨異雪滿山增高小春地氣煖見睍而即消觀時悟物理讀易玩坤爻

雜詩十三首

大道本無爲綱舉目自張一夫竿在手驅逐百千羊佚道殺生民所全不可量揖讓與征誅湯武自更張瞻彼仁義師猶豫據一方胡爲不妄殺已亦先滅亡遺民獨感念恩之斷人腸

兼弱而攻昧取亂而侮亡推亡而固存邦乃其日昌仲虺有是言於湯亦有光尼父删書詩篇册何煌煌後世稱王師不鼓不重傷婦人之仁義千古鑒宋襄

利劍何足貴太阿與龍泉出處諒有日光鋩豈沈淵神物終當合分飛無不全人生有良遇用舍總由天廣野深自匿遭逢騎士賢自稱爲長者馳說遭烹煎使以監門終安知不可傳

嚴家無格虜忌威須並濟役人亦人子豈忍同狗彘萬物本一體疴癢毋異視疾痛不相知痿痹絶生意汨沒天地心目擊累欷歔顧此當感逼終夜不成寐

後燕慕容盛生年二十九臨變能整齊雄畧亦罕有猜忌而好殺所以喪其首凡民命在天篤生意良厚一人舞智

畀而可盡役不異類有如此彼德無不報
風雨自天至棟宇庇隆冬江河爲地限舟楫濟相通天地
有不及參贊變于窮所以民爲貴萬古開鴻濛前王善制
作功用遍蒼穹君子小人間心力盡至公
農桑足衣食王道本人情井田變阡陌各自謀其生道義
非所貴勢利使人争遂令百世下不復得躬耕苟合事瑕
釁邪阿督責行雜燒愚黔首李斯具五刑
卅年違城郭來往皆不識終日行市中故人已絶跡但見
諸少年光華動顔色自笑乖時宜循墻若逋客中夜起坐

思老大惟故國
好鳥當春日喈喈和其音羣飛奚自至斂翮遠投林豈不
翔而集知我無機心獨立有所思對之久沈吟
道存乎衣食人情固無異苟志在温飽爲士之所耻一絮
三十年雖敗未忍棄背冷澈腹胸冰心與之礪敝袍四五
更新故無異襯饑寒切肌膚敢爲靈臺累康齋亦丈夫豈
無平生志胡爲中夜起問心以自試
賓雀巢檐无鵬飛戾雲天蛙螾安泉壤神龍不在淵河魚
不越海越鳥不樂燕大小各有適物理性自然君子從静
觀欲辯已忘言
桓桓鄧將軍仗策無所疑葛亮隆中卧昭烈三顧之出處
各有見英雄莫或欺不見魯孔孟遑遑又栖栖
貴賤貧富間四時之代謝命年有修短亦如晝與夜天道
誠自然分至别冬夏人生在其中誰能參賛化

壽温伯芳

我之老友兄年七十有一謂得長生藥九轉難具述百二
十歲爾如旦方旭日彤氣爲冬春神常安璚室天機如嬰
兒襯笑故超軼君徃能文章少壯聲秩秩一見艾東鄉稱

許無儔匹比以陳龍川殊難定甲乙雄氣薄霄漢鋒鍔頴
脫出艾子倔强人言非有私暱功名廊廟具樂葛有其質
豈知三十年棄擲轉蕭瑟文明委塵莽草土同汩没緬思
失業徒沈結日拂鬱有時憂黎元饑溺誰關切有時窮至
理神思猶怳曶有時傷身世嘆息何時畢有時念天叙自
盡固難說唯有眞文章萬世多可悅守此甘沈淪且復俟
來哲枯榮各分定英鈍自勞逸嗇彼而豐此孰得而孰失
用以自取携造化眞可必

贈曾羨公

軍峯高插天拔地五十里俯仰一氣空縹緲雲漢際相去
三百外遙見獨巍峙鬱積之所鍾人文代有異三立古所
重前賢豈攜貳自闢程仙堂吾儕有樂地塵視彼軒冕其
學各立志曾君于諸子尤爲百行備歛華不慕名治生就
平易倫理素所敦損己而亦義甲乙復亂離衣食無所計
俎豆師淮南鄭齋續生意讀書薄衣書經史鈔滿笥以此
遺兒孫豎德第一事哀疇泉高峯淑氣正鍾萃奕德益以
崇日月光如駛再當週甲子後六十方始再一躋公堂詩
歌佐執饋

噫六孫子漫成示亦兒

我病百十日膝下孫依依唯汝不能言解意自怡怡索食
向母啼我呼輒應之含淚不能答憧憧走前來撫摩未及
已欣欣若有私汝生廿二月聰慧已莫比力氣能舉重長
目而修眉常聞讀書聲牽翁衣追隨到館坐移時熟視其
館師心中若有知不能出言辭晨夜家廟香在後揖如儀
我日有常供早夕但餔糜汝亦時其至約與盡一卮汝無
一妖相何以至于斯我年十八九初生兩三兒大兒頗神
俊英姿非尋夸相繼皆短折我時不知悲胡爲今于汝乃
戾有餘哀予老意氣衰故不及禁持抑而有溺愛遂亦不
自知壽妖莫非命遲早自有時若或不中節何以示來茲
今朝作此歌當亦豁所思

古意送白覺士

爲予訪塋師不憚遠徒步況復中夏天觸熱不少往青山
無故人小友自來去別意非世情臨岐屢回顧

應孔尚典索詩祝尊公伯峻

木落知秋深木落知天風桂菊日就芳高飄凌雲中孔君
少識事所交盡豪雄排難無所取訟息寧爲功義聲聞里

閭廉惠物情通懷智歪慮想好謀爲人忠竭力宗族事盤
殘屢不空早夜勤作息艱難無倦容家業日中落生事如
轉蓬有子能文章得師爲正宗狷達可志養壽親自不同
賢溪風日佳芳州對瑤華君今正七十從此歲月奢聞昔
東海上勞山餐紫霞曾見安期生遺棗大如瓜君是聖支
孫不屑問丹砂朱顏謝春暉白髮映秋花秖應自長生仁
壽豈有涯

贈雷賡颺九十

負才不逢時隱見各異資翠華春日耀明哲動知幾雷李

至其間聲名已遠馳上有卧龍山下有潛蛟池蹇拙飛遲
阻氣求只自知幸君並長年耄勤好文辭把玩諸述作奕
奕有餘暉白日行欲暮滄波淼難期不恥食周粟怨是以
用希後車杳不載西方尚可思努力加餐飯珍重至期頤

訓江孝廉世汲贈詩原韻

陽極而陰生寒威氣尚小霜黃已脫落望盡唯木杪一望
十里間城山峙了了咫尺遠夕晨絳帳君子僚殘菊萎莽
中寄筠絲藹窅酒熟正相思嘉賓曷來少大篇倏惠然氣
格自不佻仰俯霄漢際豈其寓蘿蔦老荒思和詩把玩待

東曉

贈李子將

今年今夕永開元明日來叶立春剛半月正值歲除時李
君七十一初度亦其期憶昔亂離初家山聚于斯朝夕十
餘載開懷無媿辭質樸寡交接峯頂闢牖帷日夜坐其中
但知事書詩有時誦聲作朗朗清秋思有時相見間談笑
發文詞中歲還祖鄉悠然待具茨遠隔通家義漸疎世好
私有子賢且肖椒盤祝期頤作此短長篇歌以進壽觥

六兒自郡還山得劉季英信

聞由三越來又自幽燕去游子如輕舟隨風不得任情懷
未可道惜別何時遇望久竟杳然蓮山起烟霧長安多岐
路去去孰依依浮世只如此深山當憶歸自離鄉國久便
見故人稀好與孤雲住孤雲無定期

起晏效陶二首

負痾乃朝卧微聞禽衆嚾愛靜漸近嬾從嬾習成偏返照
落飛鳥暮烟來誼佃物物自知歸問天天無言
世情棄我久隨處郎深山有客常至止相與慎語言濁醪
且斟酌毋憶今何年介汝共此樂原不欲名傳

七言古

峴山望金精洞

金精之人巳飛去金精之洞窈如故天地于爾鍾靈奇㓻壁紆迴開石戶世人不識太古意獨此歸功漢代女憶昔十里出城郭蒼松百樹依丹砮我當病暑一來休住此十日勝服藥何知今來至其巔動長子孫老耕鑿都邑爲野山爲城西風日暮俯寥廓

贈湯湯菴先生

梧桐百尺幽人宅一葉飛墮驚秋色湯公不出二十年不居城市居山澤六十鬚髮巳皤然衣冠朴陋如孤客任山不改滋民心保甲常平見損益出粟能推節孝先懲奸戢于屬平亟世人作事多自私百年逐逐無停刻如公動爲蒼生謀入世出世關失得野老感激起歌聲定知仁壽麗不億

陳爋方璧崑艮過訪山中值其生日詩以贈之

曾侍靈八眉日浴黄花朱實采丹木自然命與天地長嗟彼悠悠壽爲辱聞君剷跡不出戶壁土種花紀寒暑筇杖忽來梅花川十二峰頭問貞女貞女生性愛仙人長沙岕芮强求昏石壁鑿開貞女去赤泉瑶草猶繽紛汲泉擷草爲君壽日精月華在左右華山曾有希夷翁大笑且墮驢背後

羅浮歌送秦中遊客

聞道羅浮雲裏出海波洶湧出復沒初日夜出滄濱聞靈怪萬狀不可涎東通洞庭增波瀾截竹爲船歸不難閑西遊人何時還

贈陳太守方昇

我生五十神不王君巳六十氣益壯君身自可營四方祇之宜如在天上聞君神閒治别墅種竹栽花歷寒暑素蕊終日不離手戢于東巖白有取草堂何假南面王廣搜金石坐焚香床上屋連書萬卷生平手錄詩千行世事棋枰爭曲折熙熙攘攘復屑屑大隱誰能得似君保身始可謂明哲玉枝莫問風聲木須史記籌滿十屋下元來說三松事洛下休誇人二六

辛酉九月十七黄維緝兄六十初度詩以寄壽

孟氏巖巖豈好辯發人智識存平旦誰能涵養一似君萬

感擾之中不亂在昔五十曾寄詩知君出處世所稀沖然直使吾道存更今十載無異辭慚予學道多愒玩資君師友為講貫細大不捐無不敬唯君視此克果斷値此秋日菊花黃稱觥酌酒升高堂神采奕奕坐當中嘉客好我奏笙簧我年少君却衰老無由遠涉舒懷抱願君珍重百二十年身後六十年莫草草

吳門歌為楊州吳餅菴作也吳門市中機利之所處而餅菴獨好義如是又聞餅菴常自恨幼失學夫學者士也士與賈所趨異也今世之所謂士則賈

焉而已矣餅菴乃獨能為士之所事殆與今世之士者異賦短歌寄之非為魏叔子致一人之私也

吳門市中有良賈吳門客中有高士忠孝結根膠漆投生死交情無異視詩書久已遂牆壁何必讀書見大義古人已去古道存古道于今誰不墜天涯遊子未有歸安得四海盡君為可恃

代寄熊頤奉壽尊公見可

尊公卓矣為名臣令子居然為志士惟君無憂而有憂憂非一身一家事有憂聊與酒檮杌有藥盲為人按治酒人醫人熊先生一聲大笑無乃是惟君有手不醫國却發方書行草澤惟君有家似方山妻子克然好顏色天下故人皆老翁君亦今年正六十令子徵詩向易堂我友饑驅四方出悉索成詩不數人我亦長歌當曳白疾商變徵塡胸臆髭上有口說不得

壽黃姻翁介五兄

古云七十古來稀我今一歲三見之家兄阿仲友樹廬黃翁是臘同其期三君康強莫與比視我我猶八十爾歲寒春酒焰梅花玉樹芝蘭羅庭陀人生隨遇樂為眞況復曾

經亂後身患難君身節所歷常把六經宜玩易手寫授兒等身書今人家教誰能如功名富貴亦無情白髮青矑笑太平詩書有子足傳家清酒百壺不用賒君當大笑且大醉胡為郤客甘烟霞我有微忱無由達百十里外同清靜君似未老日月長郎此禱期湛永命為我語令子莫悵子情莫得申百二君方十歲人

曾生三十初度索詩賦贈

古人三十方有室今人三十稱壽域富貴功名致身早百歲老翁苦懷抱子牙八十始鷹揚甘羅十二已卿相少年

老大各恣意早達遲暮一生事英雄條條相馳逐萬歲千秋定誰屬

贈何幾雲

窮通得喪雖在天人情好惡有同然聖賢豪杰與志士不爲外物所糾纏何生七十顏如丹眎短聽聰神自全昔工制藝有奇氣我友邱子謂其賢俯眠飣餖剽竊輩英才何難蚤着鞭世競好竽君鼓瑟學不逢時竟迍邅一朝蹉跎易朝市青雲壯志復誰憐君之意氣復敖岸清濁古今腹便便微言往往入玄妙接坐有時驚四筵拘方自守亦坦易氷壺照耀臨晴川嗜茶自汲龍溪水晨興獨往早來旋煮茗日啜百甕栢苦嚴性近相熬煎人生榮悴隨所遭蔡藿偏多畸行傳磊落抑塞亦奚爲何如高卧北窻邊願得神農藥一器投酒飲爲太極仙

秋月

秋月彎彎似半環在昔見月如等閒幾度亂離望明月月明雖同心蘊結心蘊結舉頭問明月古往今來幾圓缺明月問汝年少曾幾何倐忽至今又華髮君不見朔北西風鴻雁來南朝歌舞盡蒼苔憂歡爲問今時月曾照萬古茅

茨土階綵雲瓊瑶黃金白玉之樓臺今月應與古月同古人未與今人逢今人若同古老翁遍滿寰中應無容君不見金粟堆裏西陵東中天高縣斜輪流光曾亦到馮夷之幽宮

壽湯念蓼

損益本來原出天人心好惡豈偶然知天自能合乎時知人則不失其幾前此日短今至長歲聿暮矣心忙忙霜枝雪幹梅花開朔風吹到香徘徊有友遠在三百里永懷思我不能已里旋三載未得見今冬正當七十始憶昔設帳翠微東隹辰令節就峴峯樂與晨夕遂春容素志可求在此中德業晚年和且平技藝日多事日生逢人恭敬早以收不問賢愚謙自鳴是非別白有臧否朗朗中藏毋出口如君火滅容亦修愼戒必恭恭則壽

輓危二爲

俯仰斯世宇宙間正氣凌替何時還古人已往不可見同儕誰復可周旋危君少小便能文孝性執禮若成人庭闈孝友盡其常方之古人毛與江人生取與是大閑義利輕重在其間學道得師兼取友謝子曾君業可久君後方典

縂昭德汝南之望何有極予亦相知數十載今與遊者幾
賢在含悽寫述挽詩卷道遠永負蒿里餞

贈湯敦實

巍巍軍山霄漢中杲杲朱光西復東高明耀當正長烈徹
地爵蒸方無窮君今七十偪斯辰安能矯翮思凌空尊家
弟兄後先交忘年爾汝道相從晚得交君別有神一見詩
文賞特工往于他篇心猶折諍言讜論出春容讀書豈不
能上第傳家翰墨戲羣鴻出處要當古人意何必功名追
父兄況有文章傳後世無勞科第作儒宗中道自南標北

極清秋還復望春風寄詩遥祝無限意何時得見攄心胷
後期加我年三十皓鬚龐眉俱作百歲翁看起東海日月
雙輪紅

應某索詩壽賴禹浪

不作壽詩已有年曾生尺素索新篇唯言吾師禾川士覽
揆初度春杪天歷數幹枝周甲子滿堂賓客盡高賢秘書
不獨聞閭里集古還應總歸田桃李春光方爛熳雙江絳
帳列歌絃知君自壽有如此何必文章驚四筵

苦寒吟

依稀和氣代冬謝且就長日辭長夜長夜漫漫已復旦嚴
月霜凝歲將晏檢盡歷書冬又殘愛看風雪且盤桓誰能
觸面鼻不酸雲壓霏霏明晦間毎逢歲底多苦寒紛紛大
雪不得乾臘月常年暖尚遥今年臘凍全未消霰雪巍峯
久凌澌往來衝冒多齋咨凍澈肥膚高岡裂彼蒼者天焉
得知我生二十已投閒至今八十莫知艱但見天地層冰
滿安知世間行路難嗚呼安知世間行路難

短歌

日月麗天相馳逐明光朗朗還復失一往一來老卻人忽

忽吾年七十七七十七年容易過不紀亂離仍轗軻安得
天河洗干戈不廢人間嘯與歌嘯復歌易蹉跎蹉跎看盡
繁華逐星墮自從失卻故交八九子近覺摧頹柰老何人
生百歲幾時好大是愁多懽樂少愁多懽少且熟卧卧至
天明醒起得春多時數會當昇平日把酒相招故舊人來
過

偪松行為躬菴兄作

松知已有二陶斯人日遠心益勞一旦獲遥契吾賀茲邱
遭交不貴浮賞浮賞山如市終當同腐草取笑天下士已

矣哉托身已失猶哦松翁〻馬陈淵明公松口不言心已惜思君與松偵其意如醉翁鳳凰千仞鵬萬里萬視龍門百尺桐

草亭詩集

五言律

過蔡地支田居 地支九江人避亂就寺隱居

江干呼渡去愛汝水雲鄉石岸通斜徑柴門轉曲塘松生衣帶冷月起黍禾香信有躬耕樂能令治亂忘

遊集賢巖

春色滿山徑杖藜出篳門行來不覺到坐定獨相親野鳥依泉落村烟帶夕曛巖頭盡日静木石爾爲羣

宿伏虎巖

逶迤更登陟遂至此巖前林竹猶如昔山僧殊不然夕陽瞻宿鳥永夜聽流泉郎此從吾好何須問獨園

送林確齋兄南遊

執手難爲别與君出處同百年徒有往萬里竟何從芳践牛羊草腥過虎豹風要知心欲槁自是向山中

秋旱

秋郊隨步發佇望已經時落月焰仍在疎星看漸稀江城黯暮氣檣櫓擁朝曦回首金精道殘鐘鳥帶飛

峴山望金精洞

群山環一洞俯視此分明殿古衍八少巖深出磬清雨簾
鳴落焰石鼓自虛聲風定柴門夜熒熒只獨鐙

峴山連雨

兩月雨無止端居春已殘斷風勞木葉懸水接雲山鵲繞
覆巢下猨啼失路問陸沈時在望那得不相關

寄溫仲輝

隔別未爲久其如相念何信將春色盡詩觸古思多憂患
催吾老衰遲望汝過南村曾舊約慎勿又蹉跎

送友人應試

君今從此役豈得不關心舉步有岐路開船遠舊林別離
安足道杯酒未能深不覺今宵月依依照素琴

送家茗柯叔歸潢溪

遠任荒村裏終年不到城詩書知所好稼圃未能輕莫歎
長饑雪誰邀碧澗羹饑寒予不免相送更關情

薄暮自峴下金牛山

西風山欲暝獨步下高岑微見石橋[illegible][illegible]聞鐘磬音野花
香暗壁寺火動疎林十載金精道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

秋月十五夜東林確齋兄

秋山今夜月何事不同君孤樹棲雙鳥長風吹細雲悲涼
千里目怵惕百年身遙憶清霜重蕭然獨掩門

雪夜懷魏和公弟

光滿周山白天涯此際情斯人竟誰與一室復何營湖海
書難達家山夢自輕孤舟如返棹不肎向吳城

送危習生歸南昌期秋偕弟就躬菴兄隱居

我病君方至言分又此晨暑中難爲別秋至易相親流寓
成家宅歸耕賴弟昆及時還理棹書寄不堪論

贈別胡道士

草木正搖落空山曳屐聲應門纔問客見面即知名會酒
難同醉商歌每獨醒何時堊驢笑愜我故人情

坐金精谷口

金精不一徑谷口是桃源岩落四時雨亭開八月天科頭
終日望石髮至今然我欲屋其下徜徉終吾年

贈浮山僧

覺君神內注不似向來時入夜池開月先秋葉落枝當前
誰肎解已事莫徒悲豈曰生邊徼葛猿天下師

送確齋兄遠遊甫一日有詩歸以其首句和寄

年年如此別白髮日相爭芳草誰爲念風霜偏易侵行執今夜遠坐我幾更深獨有虛梁月勞勞楓樹林

有懷

有懷長不寐起坐聽雞聲涉世難違性田居自適情玩人懼喪德學道耻營生心跡憑誰說深山訪耦耕

己亥九日

不知秋色去但見秋雲陰落木紛無極西風到處深十年絶遠望九日罷登臨却念閨中婦勞勞永夜砧

雨夜同胡心仲

終歲課兒子由來歎索居與君一信宿贈我十年書萮影西堂在鐙花静夜殊前溪新水下潺湲到吾廬

訪學西郭莊同謝秋水兄月行江上

十載浮心盡悠悠何所期神交已有日道合豈辭遲閑步親江月深談向石磯光風西郭上不獨在濂溪

秋雨

秋花危石壁鳥啄未全殘連日砌秋雨高齋生早寒呼童吸遠水邀客看前山月出雲飛盡吾生苦不閒

同諸友集碧開索酤鄰村喜嵎暘兄饋

牢落長如此誰憐歲月過閒身托野寺衰病入秋荷得酒家兄宅停杯好友歌醉鄉還不遠生事任蹉跎

峴山送李默齋行醫寧化

遠送屬雲樹鶯啼春欲闌異花開絶壁采藥向他山到處飛蓬首誰人駐好顏天醫永夜現應炤下民艱

上先塋宿螺紋山菴

春秋歲再至怫鬱成淹留明發不能寐終身有隱憂屐行逢雨住竹裏見溪流悽切同僧話叮嚀只此邱

憶舊同木立和尚遊飛泉洞遂以贈主僧五十

自別高僧後三年未問津正逢長夏至時有出山雲引水灌園地穿渠到石門若言當雨日君是百年人

再宿集賢巖

到門何所有依舊石泉飛山静招人隱晝長覺事稀遠峯晚帶色歸鳥日忘機深夜鐘聲發醒來知昨非

寄麻源章宏自　名其蘊

知君貧益甚孤舘只南城有子自能教無田可樂耕夕陽頻悵望中夜起聞聲青眼堪誰向今應白髮生

程山堂月夜

秋月來庭正曠然客意淸偶無同學侶徒有一尊情孤樹
烏先遠宿銜露自生何曾常此夜行立欲三更

送戴孝臣出塞

男兒家四海萬里復何辭疋馬赴邊戍寸心酬故知入山
隨李廣穿塚近要離莫謂前塗苦窮通會有期

楊百勝過山中話舊臨別書贈

髫年爲戚友白首勞生平歲駛一何疾舟流自復輕方將
西峴話又說南州行揮手從茲去艱難無限情

蔡靜子過別口占送之

獨往誠吾事言旋在早秋忽聞湖水漲頻問章江舟生計
念方切征塗暑不愁從來辛苦意胡爲稻粱謀

寒食雨坐西向堂

閒居未敢逸仍得是閒人久雨同長夜斷烟值暮春心微
萬籟寂山靜一鐙親西向平生意空堂只掩門

中秋

佇立空階久鐘聲動晚山月來雲盡去風息草應閒湖水
潺湲落秋花取次寒亂離時値此深夜一燈殘

壽黃維緝兄

學古服官政君當五十年如何再受命猶自隱家園慈母
歡多壽明師習有傳秋天風日好心得樂悠然

自金精洞還峴山

結屋金精上棲遲又十年不曾無暇日況值晚涼天招隱
尋寒藹逢僧探石泉歸來還待月青壁草堂前

温仲輝過山中一宿而別口占送之

與君久不見即見亦傷神況已三年別于茲今夕親後期
勞夢想前路恐風塵未盡平生意何時重與論

夕炤

朔風吹短袂日晏正淒然孤雁傳空信秋聲入故園竹陰
如碎地松老欲參天却有傷心處無勞聽杜鵑

訓陳方昇

幕府才應盛孔璋自絕羣名因詩賦遠情與海鷗親遙望
三山日還思五嶺春卅年孤處士書此謝殷勤

送曾尙侃江南省覲并寄尊公止山 止山母在堂故五六及之

省親千里外來往莫徘徊行色看朝露鄉心對落暉高堂
垂鶴髮客舍驚蛾眉言念同明發知應早共歸

遣懷

土室千峯上棲遲三十年未能寡其過安得動以天世事空朝暮道心逐醉眠古人不可作隱約舊山川

病起寫懷

不覺身爲苦措捂一土房秋懷已似水寒疾又如霜衰悟桊梏理健隨人事忙操心縱有法安敢恃無傷

寄示從姪仁杭 仁杭以星命治生

知命爲君子罕言空谷音好將造化意話向世人心隱几功夫大下簾志念深閒來可乘興亦一到山林

寄懷郭入同 泰和人

在昔郭文舉隱居大滌山亦曾探虎口何異逆龍顏家世不達俗山林獨閉關高風君近是邈矣難追攀

月夜

月當高絶處分外見清秋庭樹連書幌池臺接畫樓客疑天上至山似水中浮未放東籬菊素心那可酬

贈別陰生燦理

清秋正隹日石磴再躋攀函丈遠來學校書久在山黃花好晚色白髮偏榮顏著論誠何有勤抄滿篋還

山中答九江蔡孝廉毓志 地文之仲子

别去千峯後懷來夢未曾窮通原有路存歿豈無情贈遠唯尊酒留歡只古城不驚猨鶴好所感在平生

看梅

春信亦何早香開冒雪寒鄰家若村塢我屋依闌干身傍梅梢立花生足下看不因千仞上那得此盤桓

就閒

就閒三十載修德媿無成酒對離騷讀簾開盡日鳴和諧樂朝夕兢惕厲平生惟識此中意栖栖坦蕩行

遊大坑山

地僻少人跡山深多白雲泉聲隨嫋嫋路曲轉沄沄絶頂孤高處騰身四望真予生老邱壑到此亦凝神

對雪

門開西向望滿目畫圖懸瓊樹不分葉玉峯直入天光被山徑沒凍絶鳥聲喧歲暮凝寒極冰心遂益堅

徐步

深夜不成寐長廊獨步徐山窗月斜後野寺鐘鳴初天氣清如許人心澹有餘近來學嬾拙猶喜校殘書

寄黃造侯

不到五侯宅十年欲再來時懷雙劍合笑語一尊開秋鬢
吾將老春名子獨才遙知凌厲意兄弟共徘徊

湯慈皇過訪山中口占贈之

十年始一見鬢髮仍如前學道視能久君善元門居山窮益堅
思君長夏日訪我仲秋天故舊今誰徤令人意惘然

謝謝采之致芋

病因廢教學肆力及圃蔬種得蹲鴟大甘同豢豹餘頃筐
非敢半損惠致無書願爾身長徤揮鏹得自如

春日閑步

與來時偵杖偶爾出柴關聽水流停步看雲飛滿山心思
為理苦世俗得身閑去去無所向逍遙獨往還

過海寧吳鐵山談命幸書便面贈之

四海皆兄弟相逢豈偶然浸將獨步賦說盡三生緣行止
須由義富貴自在天此中有眞宰不必問流年

望雨

一雨五旬久原泉幾許深三春已浩淼季夏又重陰宴坐
消昏旦曠懷無古今寥寥天宇澗山水移吾心

送劉季英遊粵東

不必有知已天涯萬里遊獨身出絕域舉趾小神州吾道
堪青眼世情易白頭曠懷無可向南海具扁舟

贈楚醫王培元

唯君高朗士一技可成名素難通仁術笑談解病酲臨危
如大敵方畧見奇兵草木憑驅使年年長自生

贈別南城姚錫九

禮學推先世過庭知有年執經兒問業解惑自忘言惜別
湖東路蕭條歲暮天他時再訪舊仍在金精巔

生平

生年五十九于世豈忘情青草滿荒徑白雲閉柴荆勤勞
補魯鈍易簡養和平應合山中老客來頻送迎

寄懷陳四則

弱冠為朋友尋盟向草堂勝遊曾挽袂綺語亦聯床別久
世如隔愁成鬢似霜虎頭城不遠有夢可能忘

代人送徐執士歸里

課蒙已兩載促膝恰經年惟愛江湖客同過風雨天書聲
空谷外鄉思落花前別後能相憶新秋有雁傳

先子忌日

此日虛齋裏衣冠純素衿思親兩行淚持己一生心雲影
臨空室松楸戀舊林癡兒餘六十罔極與年深

早起

山居少來往晨興每獨行無爲知日永寡欲覺身輕舉足
生事曲肱到老能幽棲成僻處蹇拙得孤清

湯念蓼訪予山中

遠陟孤峯上蕭然吾道情姓名通夙好笑語見平生脫粟
經旬飽旋家幾日程爽山空悵望無可贈君行

峴山

三峴環山裏林居西向清窗虛入竹色夜靜出泉聲雨濕
寒烟重風颼霜葉輕老來無一事[illegible]有餘情

酬黃山人軒伯衡之時[illegible]湯[illegible]菴畀之計故末句及之

深冬天易暮客至款柴扉疏食無兼味村醪對落暉淹留
增勝槩語默自投機酬暢及今昔所傷耆舊稀

楊延會寄詩及太上感應篇作此奉酬

幽獨少塵慮無懷氏在茲山川自間隔感應致所思晤對
知何日神交難等期沈吟發孤咏心折數行詩

長夏

朱明天氣佳草木正扶疎燕雀日嚾噪門庭風掃除杖行
倚古樹花落著輕裾薄暮荊扉掩東方月上初

寧化范夢聖爲寫小影賦贈

延壽聞先代此傳良獨難筆端非有異神妙別相關千載
留名字一堂瞻老顏浩歌岑寂裏何處是蓬萊山

贈外孫婿石城黃廷用

春初殘雪後客至正花發見汝思吾婿愁予作老翁羨才
推少壯大器資磨礱相別還相念琴江一望中

對酒

對酒新篇讀沈吟只自知文章能簡樸言語絕支離老懷
交情重衰驚故舊稀良朋不可作應與古人期

寄酬湯敦實

識面是何處相知不偶然交親素德重名薄文章傳搔首
高齋日寒山細雨天把詩勞夢想重會在他年

時宜

庸夫隨世俗志士措時宜從未有名字何須掩柴扉秖因
避地是誰道窺園非來往無他事惟看魚鳥飛

贈王韋青

爲愛湖西士能探郭璞書兩儀憑造化一氣定乘除壞隧飛金雁陰房埋玉魚荒唐千古事吾欲問何如

送永定賴文明下贛州

萬象森已具大鈞無私阿霜前秋葉落雨後春花多浩浩西江水滔滔東逝波會逢涂湨子鼓枻夜相過

立兒自建寧歸覽陳石村所贈詩作此却寄

三世定交譜如君亦素心故人俱錯莫新句可沈吟宿雨足花氣朝陽明曉林空山寥落後俯仰此情深

答畢梅可

學廨適俗用終老一孤峯時有嘉賓至盤無異味供山鄰餽春醪吏部擁郫筒信宿連寒雨清尊幸不空

答僧

三春雨餘後及夏又沈陰荒徑來僧跡投詩發梵音濛濛靄白屋欝欝隱青岑極目空惆悵山城宿霧深

詶杭居敬 字簡夫蕭湖人

寥落荒山裏停雲一望空忽欣違客至長揖茂林中避世吾多拙新詩爾自工沈吟意不極惜別起秋風

有所思

寂寞久已定山居恨未深還將門自掩唯恐客來尋擁背迎朝旭凝神望夕陰所思不得見抱膝獨長吟

伏日

何以消溽暑端居土室中眼前無長物窗外有清風熱散由心寂涼生爲谷空此時獨自適不得與人同

曾非徐同新城涂贊皇過山中賦贈

白髮孤峯立青春二妙來盤飱殊簡略信宿復徘徊至論從心發新詩觸目開千秋有大業強意自英才

書扇贈王以安

舉世嬾殘慣良醫治得否馬卿偏善病宋玉更多愁聾聵終難免刀圭豈易投遺經素難在可復細探求

贈送湯淑貽

風日好元旦燈宵雨占春山崇雲氣重水潦柳芽新笑語同賓樂盤飱見主貧不嫌野外意花鳥自精神

九日漫興

倚杖籬邊立黃花次第開乾坤多傀儡身世老崔嵬衰謝繁霜鬢沈吟濁酒桮年年如此日潦倒獨徘徊

偶成

山居昧時務萬慮盡杯中客至無他適尊深自可同文章
挽氣運言笑課兒童唯此以爲事羲皇上世風

窮士

金山有窮士寒暑未知年曾向冰天飯常乘露地眠居行
無定止琴瑟不須絃得酒飲輒醉夢夢䏭上天

集句書扇贈汪徵裘孫婿

何處生春早春生向山中遠林出旭日高樹逐東風雲氣
曙烟重天光瑞色融柳芽猶未發應豫憶芳叢

同温祖丁言往事短章寫意以示

通家已累世共學爲儒宗吾老道堪適君強志自同詩書
敎宿好禮義課兒童麗澤平生事樂茲晨夕中

訓贈湯若人

衰年頗遠顧把袂見情親志念通今古詩文絕俗塵寻慚
陶元亮君薄鄭子眞兩世欣同學相知別有神

郎事寄楊恭士表弟

相見郎相別別來不勝情殷勤致家乘清白忝彌甥衰謝
悲身世承明屬後生老年嘉會少何日盡生平

雪晴

雪擁蓮花滿寒光日色輕老夫懷未展稚子望猶驚竹映
窗櫺白風涵庭樹清欲追謝朓句吟苦亦平平

贈宜黃周亦凡

中歲交朋盡晚來得見翁山深客枉過詩贈老難工近復
神光短久從耳識空如君正強健自可繼宗風

懷古

生值囂塵外猶存衰老身蒔花別冬夏藝藥定君臣文字
簡愈健交情淡益親平生私淑在尚論豈無人

牛山溪徑

環繞諸峯上樵歌日日喧暮冬猶漢臘風俗尚堯天石古
知何代松彫不記年野老偶山麓行人說是仙

訓魯思韋原韻

人生宇宙間仰俯事皆同懷想千秋外淒凉百感中溯洄
情自遠遲跡道應窮何日埋烟艇翩然一御風

黃造侯赴粵東酉席至山言別口占以贈

一別遂三載浮生共槩虞思君欲把晤舉步憚長途今夕
喜難盡明朝跡又疎反增離索感揮手益躊躇

訓曹旦岫

南州名字重把袂始于今世路逢青眼笑言憑素心書工法頴栁詩思擬陶林老逝來佳友欣然披愫襟

假寐

綠竹向西窗清風繞戶頻謹身差少疾節用自忘貧小飲適酣趣短吟得句新午窗憇頃刻鼠稱老年身

憶昔 懐邱漫庵

自別河東叟于今二十年幽明如日月迢遞似雲天獨處勞懐想羣居益黯然良朋不可作誰共濬淵源

贈地理廖浩然

入式金精秘傳家豈別書因知探造化且用索乘除玄石深藏玉紫苔淺露魚山川自有意融結復何如

雪

不雨百十日季冬祖臘天黃雲凝慘澹白雪灑澄鮮六出呈祥瑞三農大有年沈思今昔異嘿嘿與誰言

黃亦聲遊泰歸信宿山居口占送之

萬里泰遊客九春今始還去家一日近留住兩峯間花疊重重樹雲飛處處山送君高遠望更益鬢毛斑

獨行

[illegible]隨境止事與心相期春氣花開遍風聲香得知遠懐在所思適意復奚疑遙看軍峯頂延佇步不移

西望

風月少年意江山老大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試看蓮峯霧何如草湖春悠然一長嘯郎此養天眞

倚杖

貴富不如賤老豈遜少年酒無量不困飯減氣以全身世看朝露功名入浪船我生毋坐落倚杖仰高天

春歸

春來九十日春歸何處尋眼前無限物度外莫勞心綠竹供清玩黃鸝送好音東窗一覺睡所樂極山林

孤雲

峴居增小築近險插疎籬路曲成幽徑山高落照低看書思海濶愛月覺星稀坐此且須老孤雲何處依

口占送別白覺士

兩載枉頻顧多君用意深存亡感慼戢風雨坐侵尋市遠無兼味尊空只獨吟高寒臨悵望相送別關心

贈盛以文

盛君擅筆名高伎誰與傳學士羣鵝舞道人跨鶴旋秋風
桐葉落春水落花船嫋草長門賦開書石鼓篇

雜咏四首

外物非能絕幽居可自閑接言因望道曳杖爲看山衆鳥
隨飲啄孤雲任往還姓名何必逝門設巳常關

溪邊高處望流水出雲中古樹依頽岸危橋失斷虹山空
時自響人跡杳相通獨立心無繫還與萬物同

秋色清如此難爲萬里看偶來依潭影静坐理魚竿白日
何嗟晏黃花自可寒時哉鴻與燕天地往來寬

倚杖古桐下無人共此游深山逢好友把酒向林邱別有
閑情事誰能洽隱憂不如昔草意榮落任春秋

望雨

久旱逢秋雨秋深喜作霖山山屯遠霧夜夜布重陰落照
收殘霧輕烟出故岑白雲時在望耶是慰庸心

長嘯

歎息芳菲候胡爲永夜情志存年歲逝世泰身心平日落
照蒼壁雲深失翠屏寥寥天宇濶長嘯一舒情

暮春

三峴山居住于今六十年炎凉杯酒夕温飽落花天夜雨
池塘満春風草木鮮老荒時勉學倦極即高眠

送春

春來不多時春歸花落枝眼前山滴翠頭上鬢垂絲志意
方將盛筋骸覺漸疲寸心私自幸舉世誰相知

樓居

樓居三夏好高處碧層層竹密中天小山陰衆壑清亂雲
徧地漫老樹垂檐平喜共桑閒士同看明月生

丙戌長汀許泰來爲予畫小像走筆贈之

子馳丹青日吾年八十三操將神授筆寫出老蒼髯縹緲
雲烟閣窮冥嵩嶽尖何如尺幅上輔頰二毛添

倚杖

倚杖對斜暉東臯苗尚稀困雲隨遠路新月入幽扉獨立
春山靜羣飛夕鳥遲徘徊無所事應與醉鄉期

巳卯十二月望早 是日亥時立春

漢臘過將半霰餘凌作霖寒光雲影淨月色竹窗深蚤起
强加飯夜長不勝衾被衣坐待旦始覺新春臨

遊南豐艮疇山二首

一從思避世行路未云難況可數晨夕豈容懷晏安諸峯
環屋靜萬木高風寒爲念南村樂移居情更歡
繞門成叠嶂崖谷依人家古木留雲氣高天集暮鴉江山
誰作主杞菊更多花坐對軍峯晚林泉與未賖

李少賤期往金精問下道人養生術以病未同作此

二首寄之

過庭循倚杖空憶此林間我病殘春後君行半日閒鐘聞
山月落洞掩石泉寒即此人間世無勞去復還
出世君云可其如慮未清病貧方一歲憂歎過三更儒者
貴行素道家尙混成今朝重下榻相叩自能明

送曾文德此望歸海二首

爲誰更遠去不敢怨長征日出金門近潮來玉峽聲知君
天下士遠我故園情相別只須酒千杯同爾傾
未曾浮海去俯仰役吾生觀聽强從衆笑言每不平頭隨
盈髮白眼得向山青孤島故人在好音寄一聲

贈趙斧子有序

斧子南豐趙希乾母病篤剖心得腸食母母子皆
得不死其心坎間腸垂寸許糞穢皆逆上出希乾

所行如此可以爲難矣來遊寧都同人邱邦士作
述事温伯芳作序送之予感而賦贈

天地倫常事人人驚異聞因知庸行少轉使報恩新草木
難爲日心肝致此身果然療母疾羨爾又生存

書懷示兒子七首

高望垂空碧淒涼又一年深宵聞細雨病葉苦寒天世治
無常業家貧爲薄田謀生未有術坐老白雲邊
温飽人生事殊非志士心不忘溝壑在還共歲寒深白髮
寧嗟晚青春未易尋要知饑处小莫與俗浮沉
食力已衰老無能別治生乘除皆造化操守是持行只爲
平生志都忘兒女情終年唯木榻教學坐三更
教學非爲貧有時足代耕文高韓柳藝註守程朱經居業
已三載考程無一能兒曹肎立志不惜晚來成
三冬汝學足文理解成章顧未躬行得徒增末技長無根
終必弊是道何以臧壁立在千仞及時須自强
窮愁多拂亂尙賴此心存筋骨何妨苦笑言或自尊賤貧
非有道斧弟且爲人莫作將來計浮生那可論
世情榮薄軀吾自愛吾廬不逐風波轉常同木石居卷舒

皆自得出入與諸衲坐到空山寂溪雲亦不如

謝德宏行醫建寧尊公務冰兒屬予作書規之口占却寄

不能長勝斤知爾爲饑驅既違講堂席誰同客舍居憂時傷瘴疾閉戶撿方書莫忘尊人屬三緘學腐儒

夢麗中和尚話舊

君今何處去頻夢見親情家國一身重死生萬里輕客心無不至孤淚獨相傾昔別方如昨踟躕自此行

筆二首

秦人造不律賴尒寫心胸意得隨長短書成自異同文章本道德小大憑神工盡瘁致身後終甘作禿翁

學書成字僻老尚畫泥沙腕力猶强健筆鋒絕奇邪痊多無定塚夢久亦生花郎此可免隱洞庭有古槎

移居示兒子二首 魏善伯兄欲予居翠微搆屋相邀故五六句及之

山居三十載徙倚一何頻日月如流逝行藏共苦辛豈無朋友好終念弟昆親時復憶離索深山又閉門

卜居向何地到處便沈吟懷土非吾事親仁在汝心不能長尺寸徒有敝書琴只此阻遐遠進退逾至今

曉行壁山道上二首

爲有采山約凌冬絕曉行霜凝跡不滑月焰路分明清肅寰中氣蕭條物外情老來行役倦因此念宵征

此行不可緩豈復畏嚴寒古渡舟無繫疎林鳥未嚾露深籬落靜野濶地天寬人世有朝氣其如樂晏安

郁昌查生晦仲別十三年流離艱難備嘗之矣今夏仝吳子緒至山中留住三旬復有遠行不能進之又何能已于言作二律送之亦未能罄所懷也

十年前就學一別竟如何客況飄零久人情閱歷多道途

隨險易江海會風波獨有傷心處毋勞醉後歌

非無千里志伏櫪已多年老自亂離後生于憂患先許身應殉道用世且由天俯仰成今昔臨岐益悵然

詠懷五章兼示兒子

一年春已盡九十日無詩苦雨侖高枕批風開薄帷視天眞夢夢度日轉遲遲移得瀟瀟竹門前幾數枝

夜雨來遙笛山深六月寒梅花何處落楊柳望中殘總角已聞道白頭隨所安故交零落盡空憶平生歡

倏忽親衰老行行煩杖支傷心事未已開口笑應稀砥柱

難爲力江河逝若斯此懷無可向兒輩莫相知
詩書有樂地毋爲競時名窮理師儒者立言本六經撿身
若不及接物莫如誠只此平生事蠻夷自可行
靖節五男兒蕭然世外情古人具至意責子非虛名感慨
思千載棲遲笑一生常懷聊晦志悔不早躬耕

再至甘坊留別甘健齋兄

甘坊十里外水口日潺湲雷鼓潭名水口聲翻地銀河色接天
到門拜揖罷促膝話言喧荒徑經行處指點憶昔年

宿魏和公新亭

久矣不入市爲子一來城秋水長流白寒山依舊青興懷
感往事舉目愴新亭促膝諸君語中宵髮變星

得曾羨公書有懷邱[illegible]曾書有近來目昏耳聾之

遠近多良友邱生眞國窮老來安分定書展故人封眼尚
少年炯耳從春暮聾陶公若似我不得愛公孔

贈豊城地師楊瑞生玉琳父子二首

我有大硜地疑龍難識眞歷年隱地脈今日見天根郭璞
經傳世鈞松爾後身此中多造化相贈欲無言
十里山環抱水元之又元路隨絲濟入坐見黃犢眠四面
含春色孤峯出半天乘山同叔父當學地行仙

視魏和公弟疾移就東園調養留此二句漫賦二律

偶因老友病又到新亭來爲欲離家好相移別業開主人
(主人孟三猗仲)友于意飼客殷勤杯信宿東園夜行歌徘復徊
小鳥晨光內緡蠻來好音幽棲因地僻城市亦山林初日
傍高柳朝烟隔遠岑此中何所有到處白雲深

宿濛山巖二首

暑氣當長晝籃輿下平皐見聞無一可行止惟所遭古寺
石將圮懸崖屋未牢所思竟不在相望向漁樵

遠尋諸巖勝到來林壑清孤松帶雨色萬竹起秋聲隨地
堪忘世逢山可治生如何方外士夙夜幾屏營

訓王生蓋雲原韻二首

退藏猶繫遯安得此身閒鶴杳去千載竹陰棲半間勝情
君爾爾衰鬢我斑斑赤驥霜啼疾追風未可攀
山居何所有披草帶烟蘿高卧淵明醉長來摩詰歌寫心
豈患少會意不須多中夜朗吟罷秋聲奈若何

查晦仲獨身走萬里省兄于關外總塞歸值歲旱湖
田顆粒無收來販糴寧都至弓山中走筆賦送

塞歸貧益甚買米爲囱年腸斷瀋陽路眼穿章貢船深山
秋欲雪送客雁驚天相見郎相別離心更渺然

池陽吳子猶來省其兄子政數過山居今別歸里賦
此送之

遯世交如此遠來惠顧心異鄉隔別久同氣締思深萬物
冬含育百花春照臨長江兩岸綠隨處可沈吟

雜詠四首

竹影隨風息看花值此時幾時得自在今日又驅馳夜靜
聳猿呌山高見月遲殷勤一杯酒珍重歲寒姿

幸得常無恙甘當衰耄餘耳聾神沍客眼暗黙温書叢茂
霜紅映鬢髯雪白兼悲秋非爲老老去卻何如
殘月皓烟露門開深竹齋草蟲鳴曲檻山鳥下重堦有水
止監影無絃聲寄懷獨居蹤嬾慣日與世情乖
不知人境遠徵得鳥聲幽卻埽門雖設欣看水自流雨消
三伏暑樹帶四時秋抱膝無所適悠然寄遠遊

不寐

冬夜不成寐事來平旦心人禽幾希異好惡梏亡深勿謂
獨知地其如上帝臨誰無清夜在須索自沈吟

兄子瑋瑛各移菊數種皆白黃二色王子玉又惠兩
本高八尺許列置庭前經冬不萎

秋色正佳處胡爲移自今過頭盈似雪遮眼渾如金晩節
風霜勁閑情日月深餐英異世事誰識古人心

挈亦兒同楊軼伯汪叙九蘇敬止家次與泛江就楊
子彩姻家園林二首

立冬方十日正值小春天溪淺舟行緩談深語覺喧蔗竿
湍瀰綠橘柚垂枝圓不但田居樂營生亦有年
愛君勤且儉木訥古人風花徑賓朋集茅齋信宿同江流

競曉夜山色映西東願得無離亂長年老此中

何幾雲爲令子先民權課館生自夏徂秋五旬有餘
日幸書所懷贈之附

山館僅容膝兒童八九人代庖師之父受業弟兼昆敏鈍
各成性精通自有神雖無志氣達賴此琢磨新一簣成山
仞百川會海濱少年感意氣老大見天眞瞪眼看浮薄慮
懷任屈伸息游樂永晝談讌惜清晨風日秋光異詩書夜
氣存吾孫誰可意能繼後芳塵

曇瑛過訪山中郎事賦贈附

高阡千峯上柴荆久未開正逢芳草謝忽見王孫來瓢笠驚難識鬢眉幸莫猜可無阮籍哭未免少陵哀出世應忘世傾杯還擲杯留君君不住卽别又徘徊

揭紫右寄贈太乙統宗寶鑑走筆賦謝兼致感懷

任山五十載身世兩茫然影匿蓬蒿下心懸雲漢邊誰爲司化運焉敢發言詮太乙有常處乾綱自變遷不逢黃石老安識張良賢予愧非其士多君授一編

送邱周濂遊蜀 附

邱生年十九能作萬里遊縹緲連雲棧波濤湧峽流溯洄

容勝蹟登眺憶前修八陣留圖磧三分定漢謀出師報後主遺廟肅丹邱壯志悖千古老懷接素秋黃華晩色好達離不須愁

深秋 附

山暑秋猶熱秋深還愛山竹陰高覆屋月色下臨關鳥向白雲際蟲趨綠葉間誰能勤作息動若合循環各自爲朝暮有生不得閒

草亭詩集

七言律

送朱靜菴

陰雨連宵一草亭送君此日値新晴科頭白足雙書擔脫粟黃虀獨酒瓶欲去更同班草坐重來還傍溪行逢人莫話往年事珍重須眉只舊僧

冠石遇魏石牀示白菊詩索和

梅花川上老書生遇物能令意不平夢想玉關歸屬國心悲易水送荆卿雛邊直可無黃甲陋室居然有白丁此是

南村堪晤語問君何以又孤行

題荀全居

峴西新築荀全居移樹當門畫不如石案竹簾依檻靜夏雲秋月映窗虛傍人豈比楊雄宅暇日曾繙諸葛書地僻經過車轍少還將徑草爲先除

一草亭

廿年閉戶應忘情十里西峯一草亭是處身安皆自得由來時止豈虛行多能不足爲心累無欲始知外物輕夜半雲開千仞上中天月色正分明

看山樓

看山歷歷不勝愁回首舊樓成古邱芳草滿汀羣牧馬斷烟隔岸獨眠牛城荒此已可比屋江合予舊樓名何年再起樓羨爾惟餘十畝地幾回先識故園秋

香山和謝約齋兄韻

八尺茅齋四面窗閉門咫尺物相忘投閒睡到三竿日克已時飛六月霜尚友古人還論世訓蒙童子與偕臧明鐙玩易研硃點曉寺鐘鳴夜未央

程山同謝秋水兄夜坐

程山十畝城西寬向市園林樂考槃池繞荷花香獨遠居環斑竹長千竿堂中自有春風暖門外曾無立雪寒木榻夜闌相對靜鐘聞曉寺啟窗看

固厚道上　固厚五里至蜀田園塩坊郎先人墓茔

徘徊芳草念王孫春仲行行舊路存縹緲片雲屯遠樹蒼茫隻影向前村少來易視倫常事老去難酬父母恩唯有孤兒心未盡年年瞻望獨銷魂

壽新城橫村孔公伯峻六十

先師孫子自南遷家住賢溪似輞川滿目江山成海屋二天風月載歌船文章有子期千古意氣如君可百年正値素秋當六十知應盡醉菊花前

程山謝先生寄危二爲令女子貞孝錄索輓詩

世間男子那能賢嘉行偏多爲女傳孤付一身趨苟且胄懷尺刃志貞堅恨無孺子成哀經賸有芳名長歲年披讀程山女士傳留連感慨至終篇

峴山夜話同林確齋兄

千尺峯頭雨迎旬春寒洸洸汝相親孤城萬馬當年事濁酒一杯今夜論擊筑此間嗟未已吹簫是處恨難申逸思

天末人何在獨憶山窗暗愴神

贈吳城楊翁

匡山彭水碩人居既長兒孫亦讀書里有太邱能善俗門如東海定容車何妨近市同嬰儉自可懷仙向澤癯欲問開元全盛事此翁猶是太平餘

送人從軍

書生投筆久無因似爾飄然亦不羣薦學朱桑晉處士應懷薏苡漢將軍三千貂備尊前客丈八矛興塞上勛況是干戈猶未息戎衣好淨虎狼村

愛之兄七十賦此寄壽

喬木扶踈六月天儲潭高閣俯淸川買山栗里耕無計餉客鹿門倖有錢君實耆英猶昨歲伯康友愛在他年靑松手僶合圍後好繫灘流載酒船

短劒篇贈任仲望 名用世德化人

短劒光芒直似秋心知大節爲誰謀從來耻作尋常事豈復虛施細碎讎未遇郎今鳴玉匣有懷那得倚牀頭重磨夜氣干牛斗欲贈無能識蒯緱

書懷示兒子

學如不及始能通十倍用思豈有窮行路崄巇難盡狀存心坦蕩易成功利名淸濁流爲異嗜欲重深本自同退步分明誰不見人生幾許誤其中

又集句一律

耳目聰明男子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復有閑人總後塵風月滿天誰作主林泉能老足長春面前自有好田地道不虛行只在人

登程山堂故址哭謝明學先生

不到程山遂十年講堂廢盡成桑田同時師友半凋謝後死弟兄兢貞堅入向遺書窮探索我從荒草空留連九原莫起終爲恨痛哭無從泣涕漣

壽族兄嵎暘

入世出世別關心七十山居歲月深遙望紫烟紅日起開炊丹竈碧雲侵 兄善元門坐功 花開唯恐尊無酒客至勿疑朋盍簪猶憶杜陵宗老句經書滿腹獨沈吟

遊功先過訪山中郎還兗州賦此送之

新秋陰雨値初霽佳客驚傳敂石扉具飯草蔬輕別意束裝旦夕定歸期寧家東魯三千里巍廟孔林萬世師未遂

平生瞻拜志送君神往共飛馳

曾君有信宿山中郎事感賦

老去會晤轉難得一別八年方再來故人幾人誰還往今夕何夕尊共開見子憂世且繾綣令予懷古益徘徊高寒月皎深秋夜話到牢騷萬壑哀

訓曾正蒙

通家屢世見生平道義故交自不輕廿載離羣勞夢寐三春惠顧驚晨星盤飧粝酒草蔬味議論歌吟金石聲老學無能相授益空煩危磴重攀登

送徐執士歸崑山

亦知志士愛艱辛患難孤行覓隱淪閱歷世情方進德備嘗苦味學新貧來因握火山窗夏歸值看花江岸春意氣如君輕萬里他年功業薄儒勛

遇磨鏡者持照自驚

七十年來非故吾蕭蕭髮白數莖鬚耳聾丁丑暮春俟眼暗庚辰舊臘初舉世望雲羨遠鳥終身臨水戲遊魚偶逢磨鏡就相對驚覺顏容便槁枯

同何先民偕存栻諸孫就從孫誕看白芍藥花

足疾經年不出門偶持竹杖逐殘春喜逢小友二三子更挈諸孫八九人自和香傳香襟好一杯醺後老顏欣丹黄過眼傷零落相對姬菼淡可親

曇璞索詩自壽

斛向空門二八春于今六十猶風塵無生尚著有生相逃世如何宿世因三要宗風消歲月四明立雪老江濱茫鞵白足从茲去蘆荻瀟瀟好問津

同邱而康峴山作

自我衰隤方倦遊喜君來伴此林邱雨多藥濕花香減雲壓樹低葉密稠稺子書聲夜半月老夫詩思日深秋空山譚笑無塵事朝夕相催亦白頭

一春苦雨明日立夏芍藥開已爛熳魏和公肩輿來山相見甚歡信宿有詩作此奉酬

積雨山中已八旬離披不覺又殘春來同好友臨花徑留得佳詩懸篳門坐對盤盂呈片玉行看嶺頂出層雲天涯沆漭渾如海且向孤高老愈親

贈李去華

曾交泉上李元仲何意長才又見君困積值荒施當厄鄉紛就質喻殷勤傳家素業尋常事亂世經綸獨出羣嘯傲邱園逢絳甲清秋皎潔月華新

方兒醉臥書示之并誡仁立仁亦

利欲驅人萬火牛浮生食色乘膠舟逃深似海情猶溺事大如天醉便休居世百年容易過守身一字實難酬須知名教無窮樂陋巷簞瓢可自由

訓贈閭首章

秖合守閑嬾是真耽書耄及亦傷神丹心未了生前事霜鬢長存病後身九日佳辰來令客高風明月拂清塵知君

少俊多聞見訪舊偏芽草澤人

登樓

極目空傷少壯情諸峯何地不經行寒巖曾宿幾回好絕辟嘗攀取次平老向白中忘治亂花宜樓上看分明終年萬仞孤高處兢惕履永寄此生

效擊壤作

季老逢秋莫怕秋秋高精爽更優游身心絕欲安閒地雲氣深居縹緲樓叢菊未開雨後綮展書偶倦暮忘収庭前倚杖月初上隨分林泉可臥遊

郎事

感舊情懷未得伸終年土室度朝昏周環滿坐經兼史上下列牀公領孫胥曾衰衣亡似襪踈跣褐襪亦嘗溫冰霜衰耄尙堪耐正氣元同夜氣存

歐上閑賴晉公沈仲孚過訪投以詩次韻酬之

荒山有客到柴門三月正當雨後春聊藉芳尊酉吉士蒙成新句贈頑民平生曾顧東周道衰老猶懷西曲濱君若不嫌野外趣還來相對道吾眞

寄贈山人羅牧附

五十年前故交稀亂離一別見無期胸中邱壑今猶昔眼底繁華是邪非烟水投竿懷舊隱兵戈作客喜新知江山麗藻歸圖畫京洛升沈似奕棊七十光陰如過隙家園鄉社應勞思

五七言絶

人日

逈年逢此日寂莫在山居可得俱無事淸吟始晏如

山居

身老年爲客山居不作鄰藤花開戸落茗椀自浮春

甲午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三首

古人三十多成立如我悠悠萬事非世既莫知身莫問百年鼎鼎欲何爲

忽逢初度倍凄然由巳無成莫問天此後肝腸須似鐵敢從衆口學周旋

仲尼之徒只道謀紛紛外務欲何求力行道遠猶難至况餙虛車實可憂

入城赴謝嚴山㢸（名巖福州人）

莫道遯荒嬾便眞年來剩得一閒身休驚此日相過晩且立斯須只爲君

畣耿山㢸看梅

風雨凄凄値歲寒課兒喃喃復漫漫梅花開遍巳成雪輸與勞人靜處看

非所二首

此生未慣泣窮途隨處風波只晏如一事朝來心則動彷徨終夜頻號呼

人生骨肉巳如寄兵火相驚異見聞莫向高樓憑悵望天涯芳草幾離羣

乙巳正月十六日夜翠微郎事

楊楗擊鼓鼓逢逢取古奇人盪我胸自有此山天地内狂歌大笑見諸公

老布衣

自顧襤褸老布衣年年長得禦寒威輕裘狐貉適軀體溫煖同然孰是非

送湯宮若

原來頻望山頭路聞道五更夢到家明發更愁車馬道隨風楊柳數行斜

飛泉洞二首

兀坐深山不計年閒來曾一過飛泉老僧不着形骸相從此千春號大顚

嶙下僧房六月秋泉聲細細落平疇奇松怪石無名草盡
向山窗几坐收

秋吟會客

莫笑窗前草茫茫三春花發也能紅無端霜露摧枝葉根
本應須全此中

憶昔

憶昔學書作樂歌藝成幾許費揣摩今知詩字眞無益却
恨光陰錯過多

東謝秋水兄

良疇山上豈無緣曾向草堂任十天日月不來空悵望葵
花開落山門前

書至又作此奉答

四年音問兩三通咫尺天涯只路窮日把來書不忍讀傷
心猶說禿頭翁

過水莊悼魏凝叔兄二首

十年未曾到水莊唯見溪邊楓樹長紅葉已隨流水去空
餘松子落松房

把卷深思意惘然故人常至夢魂邊可憐一代經綸手寫
作幾篇文字傳

題江州草堂圖

一從遠跡去塵寰奇壑經邱分外閒記得畫圖寫意處都
陽湖水匡廬山

泉上讀書

茫茫無處堪投跡常向深山聽石泉坐讀丹經有所思此
中端不爲神仙

夜坐

老來愈覺世情疏但幸此心是太虛近有山田三十畝籌
鐙徹夜讀農書

題畫

往元曾有倪雲林畫裡隱身意自深不寫當時人物狀悠
悠天地獨沈吟

癸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首

澹泊平生意轉深頻瞻日月更升沈不知倏忽老將至六
十生辰又自今

今朝獨立仍西向心事分明誰不知只爲劬勞恩未報老
來幽獨更悲悽

西望二首

蓮山西望久停雲此地雨餘度却春花落花開俱不見幽香時至暗相聞

三徑就荒草木深横闌斑竹已成林空山寂寞日斜後惟有浩歌梁父吟

遺經

平生寂寞抱遺經閲歷日深大業新記得少時初立志讀書不肎作文人

讀史

季漢君臣事不同豫州三顧草廬中早知師出身先死只合終身作臥龍

臨流

明月清風和氣游四時佳景在春秋而今老去少同志獨立江邊看水流

曇璞出浙東諸友贈詩索和走筆漫成三首

孤身千里嘆飄蓬轉盼披緇學悟空一入祖庭猶彼岸鬚眉宛似一禪翁

烟波萬頃獨殷勤猶有香風隔岸聞消息自從天界得白衣蒼狗盡浮雲

都布寛袍事事休飄然撒手卻風流此中但得無窮趣頑石應教再點頭

感嘆二首

千尺青陽洞水清風波外盪浪難平可憐滿地鷓鴣鳥不得啣魚飽一生

十二峯頭貞女居石牀玉枕近何如登徒妄想成虛夢設法相傾計亦疎

冬至後詠菊

淺紅淡白間深黄落落花開南北窗獨向枝頭老本色經霜傲雪後重陽

偶成二首

家住三山山似村浮雲山影自平分月明夜半推窗看只見青山不見雲

山水雲行自陸沈天光月色半晴陰徘徊獨立聞啼鳥唯愛翔飛戀舊林

代壽曇璞六十

生長豪門六十年瞿曇老去憶當年君今若問往昔事只

在廟始山水邊

久雨

直雨横風徧滿天今朝花信杳無緣與君動是經年別不謂深春又黯然

尋春二首

茅屋門前且緩行籬邊花發自分明怪予老眼模糊甚錯道尋春別有情

自得人間閒散身遊來到處總無因林泉風景快心目日往月來皆是春

病起吟示兒三首

乾乾惕若幾晨昏飽歷氷霜八十春一失足爲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

人生百歳不常有過去春光只自知豈謂此身將老朽推窗展卷卻伸眉

一自山居少俗事翛然百慮盡俱空餘生此後無多日閒事休聞而阿翁

有懷

海上老龍久不眠明珠懸照夜西邊誰知杜甫因詩瘦還

向東風憶鄭虔

草亭先生詩鈔後序

坊竊伏讀　草亭先生之詩而妄意　先生之詩蓋以天而不以人衷於理而尤摯於情者也其淵源似本之擊壤南風二南元亮而要不必規規為其合者是則　先生之自命為一代者也然　坊嘗疑淵明為晉遺臣其于當代必多憤懣不平之詞今觀其全詩温厚和婉又若絶無與于時事者而不知其荆軻桃源諸什已畧露其生平彼第不欲為淺人道耳今夫鐘鼓所以為樂而飲食以為歡也然世不有聞樂泣而飲以為恨者乎固知哀樂無常在所感之異致今　先生之詩温厚和平不屑屑合于古而不能不與古合者則　先生之所感人固已深矣而　坊妄參已意是則　坊之論詩而非　先生之所以為詩也若　先生之詩則固已不屑屑于擊壤南風二南元亮矣而又何以小子之論詩以為詩耶其不為　先生之鄙而棄之者是則屈曲[illegible][illegible]之至意焉時乙丑初夏上抗晚學劉坊頓首僭書其後

草亭文集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彭任撰任字逊仕號中叔寧都人同邑魏禧嘗集同志九人講學於易堂任其一也是集前有行畧一篇稱所著有草堂詩文集二卷此一卷其文集也大致與魏禧同派而質勝於文詞多於意未能與禧抗行其辨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晰而在於行之不篤持論頗平至尊信豐坊僞詩傳則失考矣

江泠閣詩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冷士嵋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泠閣詩集十四卷》提要

江泠閣集序

一丘一壑之間必有人焉大山大澤其鍾而爲人也益奇然其人不必見于通都廣邑而見于丘壑之間者時也雖然其人之性情不樂通都廣邑而樂丘壑則大山大澤之氣必鬱而有所發泠子又淯京口人京口臨大江南山崒嵂㶁博其峰嵐之秀被于江北而又湄善詩文則巻

魏序一

而藏于丘壑之間嗟夫此其性情豈不甚遠哉丁巳秋又湄同宗子予發渡江訪余揚州余適臥病不能談留兩日去既而讀贈余詩病已讀江泠集逾月則又湄以書來灑灑千餘言道向往之意吾讀之不知其所以異于古人者何在又湄高懷絶俗其所爲擬古詩歌多感慨寄託至爲文則樸而不雕澹而能遠

噫是眞丘壑中人也而大山大澤之氣則已隱然而可見矣余日牽人事病間作不能答又湄詩及書爰于卷首率爾書此貽子發報又湄吾前日游平山堂倚檻望江南諸山悠然遠想固未嘗不思又湄也

寧都同學弟魏禧叔子拜撰

魏禧 叔子

江泠閣集序

夫士之能文而自成一家言以獲聲譽於天下且不朽者蓋亦難矣論者以謂山川靈異天地間氣鍾於一二人著其精英而能文者生焉此其理雖固然而其說猶未具也竊嘆古能文之士其祖若父必先有所蘊蓄而後伏斂既久蘊而光華自爾煜熠溢而流派自爾汪洋汗濫其他不具論即如世所稱詩文田父

市兒莫不知有子美子瞻其人者工部胚胎必簡文忠稟鑰明允非惟山川胎孕蓋亦有積累於其間矣泠子文渚系口人世嚴清操家道中落不以累其志而益肆其力於詩文所著有江泠閣集若干卷騷賦古詩宗漢魏而格律陳五七近体祖初盛而薄中晚至為文則欲兩漢爭馳矣豈非所謂煜熠汗濫者耶第文渚孤行介立而屏居江浒

藜藿不充日以工文爲樂蕭
挂門巷降琴詠歌故人多至
知又涓又涓亦誠不欲使人
易知者蓋冷氏自文江公篤
志好學而捺行脩潔儒宗末
薦入南雍雖不願仕歸而閉

笪序三

戶刻苦著有周易集解性理
宗辯注書及以求先生少著
聲太學生性放傲近流俗惟
嗜藏書不顧家人生產收錄
至三萬餘卷日酣飫其中多
著古文歌詩以自陶遣洵更

歷喪亂而檄已略盡
吁惟二先生者
刻意棲蹈曠眇不渾以全其
志如海末俗況夏甫隨末衆
卑子仲長子光輩守志不隨
放浪蟬蛻以卓名清流又渚

笪序四

胚胎褱鑰不愧杜陵眉山眞
積累何如也若京口襟河枕
江幽山如障巍峩綿亘以入
吳會所鍾於靈異者不細江
山秀傑特挺而生又涌又不
可謂非天人合蘗之奇也僕

不揣無文漫書其概以俟當

代之君子焉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秋之

望句曲友弟笪重光譔

序

山川靈秀之氣不鍾於物

必鍾於人往余過粤西見

其山拔地矗起千仞猨鳥

跡絶水則清瑩可鑒鬚髮

文石布底無纎毫泥滓里

人言從此出荒徼千里外

山水尤奇絶然寥寥千載

不聞粤西一偉人才俊之

士而丹砂翠羽大貝明珠

都布氍毹之織異香文木之材衣被天下自中原至吴越山水奇秀不減粤西而英偉特立之士以勳業文章著者史不絕書至其

物產珍奇瓌偉已不能與粤西並即瑶琨竹箭禹貢職方所載今亦竭盡無有語云物不能兩大將無山川靈秀之氣或鍾於人或

鍾於物有不能兼盛者與京口東南一都會也大江流其前金焦錯峙中流而江壖諸山尤秀絕綿亙數十百里自漢迄今人才接

武不能更僕舉若余友冷子又湄何子雍南程子千一輩尤魁壘傑出其文章藉甚四方而冷子賦性孤介特立與二子生同里于

喁唱和冷子先世業文學不治生產至冷子貧益甚日課生徒自給不樂市廛屏居江外間訪余輩或策杖山水輒累日夕不倦出

其詩文示余往往兼六代初唐菁英出之所謂冰雪淨聰明者庶足當之嗟乎非山川特鍾能若是與余聞京口曩時名材異卉甲

江左軍興後斬伐殆盡山且童而園囿廢為墟矣江山靈秀之氣自茲全鍾於人無論三子之文頡頏古人京口人文之盛其亦未

可涯涘哉廣陵同學宗元豫題

江泠閣集序

江泠閣集者吾友冷子又湄所著也又湄性淡潔疏達居傍大江因名其讀書之閣曰江泠歲己未夏出所集詩如干首屬余序余反覆披誦淵

淵乎其澄以寂浩浩乎其曠渺而無垠若引我萬項之寒濤而濯其煩蒸者天下人見斯集庶幾見吾又湄爲人也余因憶前明弘治中有韋處士椿者山居愛山氣蕭森嘗

自號秋山云人足無虛其號所爲詩亦適如爲人爾時靳文僖貴楊文襄一清極嚴重之禮過在師友間而郡守熊公佑王公守忠屏騶從造廬訪謁遞薦之御史臺後門人

爲輯其詩授之梓至崇禎初談京兆自省懼久而滅沒無傳也更重梓以行世嗟乎秋山抑何甚幸哉今又湄落落穆穆不雜伍塵俗既已放跡水濱愛清江之清泠然足協

其所性朝夕行吟澤畔以發寫中情之自得者甚矣又湄之有類乎秋山也邇來下交風替名公卿大夫無有一過相問又湄亦不屑就焉惟時與魏子冰叔宗子子發程子

千一王子季守余輩數貧賤知交以相與詠遊已爾教授止二三童子至節饔飧之貲謀梓其集問世此亦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乃世俗顧多哂之哂其人貧亦已耳

何至急不急之爲甚迂跡而寡當吁較之秋山其所遭又何甚不類也雖然今昔人類不類詎必有定哉運升則從而升運降則從而降秋山生長盛時薄舉制秕不爲又不

肯由他途進終身布衣蓬蓽僅有詩數卷尊禮之以傳之者先後如一日余故於序又湄是集與言相及雖不能無所感于其間若總其人生平之品行與所挾持汲汲于生

前而昭昭身後亦多有足慰者昜哉又湄毋以世俗人情易慮安知他日無談京兆其人起而求爲傳吾又湄也歟

康熙歲己未之中秋日同學弟何挈頓首拜撰

何序五

自叙

余未弱冠遭歷喪亂即謝太舉子業專意爲古文歌詩頗頗泛濫諸氏百家思有以軼復典雅陶鑄成一家言居無何家益落遂托游於外多往來吳越荊楚間望其江山之勝懷其遺古之業每登高臨遠撫今追昔徬徨慷慨之際有所觸未嘗不寓之詩若文是詩若文即是余徬徨所爲慷慨者也久之積盈笥篋值己亥之難散亡畧盡居恒每怏怏惜其業之不終志莫余究也歲乙巳西歸發憤一切屏謝杜竹門江外益肆其力於向所謂軼復陶鑄者未幾攜其笈讀書他處復再有青氊之厄吁何余業之多艱哉於是大懇始蒐輯其餘洎猶或能記憶者爲次而錄之得若干篇藏江冷閣中然二者之橫已逸過半矣嗚呼詩文美惡余豈敢自信必人之知我乎哉

自叙一

世果能知我固不必共詩文不知我卽
詩文又奚以庸六籍以識所謂輓復陶
鑄成一家言者之無忘斯志焉爾丁未
秋八月八日

江泠閣詩集總目

江冷閣詩集總目終

江冷閣詩集卷首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擬琴操古辭

猗蘭操

猗猗幽蘭隱谷獨秀不采其香列艸並茂列艸之茂陰雨齊之歸哉歸哉乃不逢時嗟予一身老之將至日月其馳九州安逝

將歸操

狄之水兮湯湯臨流莫濟兮空翔翔還原息駟兮

歸猗徉

水仙操

孤雲滃去兮寥天開海水湯湯兮聲相悲山鳥汨沒兮中心疑樹鳥風鳴兮不覩其來

擬古樂府

戰城南

戰城南死城北男兒一身甘許國漠漠黍芹蒲蒲漢關魂魄已不歸白骨縈繞荒塗蒲葦間水聲寒嘶悲鳴四下腐肉飡饑鳶齊血浮曠野征馬號江

南人埜北客三年暌死人不識願爲忠臣古來郎
嗟爾忠臣忠臣良可哀野骨不埜悲風暮吹

巫山高

巫山高莫可跂江水深莫可濟渺渺河隔浮雲朝
敝山既高無階水既深無涯踟躕躑躅空遙回湘
漫邑里中心孔悲徘徊遠望何時可歸

有所思

有所思邈在山之陬水之側道路修且廣悲心一
何極憂來上隴阪望望空竚立浮雲去高空白日

忽已匿一處天之南一距地之北惟天南與地北
會面安可得

臨高臺

臨高臺以山下有江水聲澆澆江波徹底淸寒
黃鵠高飛去不還我主萬年誠無患

長歌行

青青水中蒲婀娜何芳揚春風拔其榮春露浥其
香蕩漾陂澤中英滋娟翔陽飾序忽役易一朝零
秋霜日月逝且逝二毛紛已長少壯有凋謝安能
長樂康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反殺城頭廢堞巢古木綢繆桑土何
艱難但見拮据艱乃子不知誰家遊冶客挾彈來
相殘嗟乎烏之生子苟在南山崖北山岑去人能
遠上有高樹林而令八九子八九子殊不完何不
高飛深遠以自安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淚下瀉波急魴鱮故吾徒深袁願相

及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深水多公渡而沒當奈公何
公無渡河河深水多公渡而沒心傷則那

短歌行

壯士擁懷琴鉅鳴鳴懷抱不利此身爲如呦呦鹿
鳴食野之苹有志非樂憂悝如酲吹笙鼓簧嘉賓
滿觴斗酒且燕爲樂未央歲月之流奄不我期慷
慨努力莫待後時別路無端山川悠隔人生幾何

遊如行客明月在庭三星在戸憂當夜發愁焉如
杵對酒當歌爲歡幾何日月遒邁去者苦多我生
不辰遭時多故豈無同心崎嶇艱遇

悲歌

悲歌起於慷慨遒恨生於別離壯心中夜憂來無
時欲陟山無車欲濟川無梓惆悵念故鄉一步三
踟躕

董逃行

海上之山迷蓬萊玉樓金闕世鬼我欲乘風奔㸃一

過弱水而回側身東望徘徊

秋胡行

今非其時麟來何所庸今非其時麟來何所庸衆
共乘焉反鋤而攻世則莫遊與誰相容其生也徒
其死也窮歌以言志麟來何所庸

苦寒行

北風吹枯桑蕭蕭聲相悲山高道路危水濶橋梁
摧哀猨號空木虎豹嘯深谿衰艸亂縱橫遊客行
入飾日暮途路長雨雪方翻飛孤蓬去轉疾遠客

心離披裂襤衍已盤短褐寒侵肌行行遊故道悠
悠何所之薄暮空山中躑躅逝安爲歎息不可道
悵望徒歔欷

猛虎行

飢莫從猛虎食困莫從猛虎棲食則飡生麋宿則
眠溪谿棲危食不艮遊兒空斷腸

捉搦歌

桑乾河北燕山下男兒箇箇能騎馬腰間白羽揷
如把逐犬飛鷹走平野

其二

有泉不汲難得水有穀不舂難得米春花不貴花
空笑老女未嫁徒爲爾

企喻歌

昔人重一諾義不懷千金黃鵠青雲翔寧與鵠同
心

古來管鮑交貴賤歡平生相知非一心何必長可
嗟

白紵舞歌

白紵色白如秋霜秀麗滑澤浮輝光製爲袍穀裁
衣裳新粧冶容出洞房飄裾曳袖升高堂翩然一
身從風翔驚鴻舞燕雙飛猊婀娜百出時低昂身
回態轉衣流香莫趨越謳舞郎當大垂小垂間笙
簧瞰倡箏眯情愈長清歌一曲芳塵揚促節緩調
滿宮商聖君乘迎多娛昌

子夜四時歌

春風桃李芳春日獨成粧愁對春花樹花多情倍
傷

荷花水院香乍覺情猶豫何處兩鴛鴦飛來不肯
去

絡緯鳴高軒寒蟬響秋月儂情有底長經綿終不
歇

悲來不成寐獨坐孤燈影愁入夜何長天寒淚珠
冷

前溪歌

前溪溪水頭水淺溪不流春來花滿岸碇着木蘭
舟

黃葛生纏綿絡不可斷枝葉何翩翩春風易撩
亂

烏棲曲

城頭日暮烏棲時遶樹啞啞爭高枝欲棲不棲驚
月落下有女兒傷別離相思夜半人千里含情獨
宿紗窗裡

石城曲

清溪石城邊溪上花枝滿少年遊冶郎春風醉絃
管

駿馬明珠勒金盤白玉壺昨朝桃葉渡今日莫愁
湖

烏夜啼

秦氏高樓西城烏夜半啼朧蔥窗月暗正憶郎去
時

妾住南堤傍門前有高樹寒烏夜夜啼不管行人
路

襄陽踏銅鞮歌

襄陽三月時淥江春水綠如花諸女兒來步大堤

曲

山簡高陽去歸來倒接離襄陽無限好齊唱白銅鞮

估客樂

估客輕千里別家河堤上五嶺數寄書三江自來往

少小出門去歸來頭已白生子復生孫乃翁猶作客

莫愁樂

莫愁住何處石城西五橋少年結伴來門前驟馬驕

五陵公子豪百萬揚州買不惜千金粧但惜盧家女

紫騮馬

男兒紫騮馬結交自劉生慷慨撫長劍意氣爲縱横

玉階怨

拜月澀纖腰玉階秋露寒不知何限恨雙泪落胭

于

蓮塘曲

江南採蓮葉落日垂楊渡歌聲處處聞十里横塘路

折楊柳曲

天邊楊柳生折柳送君行遮莫河橋路春風不那情

江泠閣詩集卷一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五言古詩

擬青青陵上栢

孤雲去長空萬里翔寥廓悵茲遠別懷飄飄竟胡託攬轡遊故都都下舊京洛觀闕同灰塵冠裳莽零落惟有山頭墳纍纍望城郭在昔總宇內制作崇禮樂斯文未凋謝宛若朝與昨興衰固其宜更迺一何數欲起高賢論九原安可作

擬庭中有奇樹

昔與故人別正值芳菲時芳菲芳又爾故人今去茲持此欲致遠念之心中悲非爲感時物但使願無違

擬明月何皎皎

金商送秋律歲晚時節換玄蟬號凄風蟋蟀鳴牀畔我有憂傷懷中夜起長歎竚立空階庭仰視列星爛白露零高秋耿耿見河漢憂思逑難忘使我意煩亂長夜繁惻傷何時將復旦

擬阮籍詠懷

芳蘭抱幽姿托根高山石馨香滿磵巠欲採無由即東南有高士潔身厲孤特精光晝韜晦處遠人莫識一引翔天衢高舉奮其翼夫豈丘中侖而爲羅者得

擬左思招隱

孤松挺陰崖蔭壑萬丈餘積雪冒巖端白雲長卷舒下有寒泉冽照我心神虛冷然瀉孤光水木泄清輝鳴琴秋磵底可以蕩吾胸宇宙何寥廓騁懷

邃古初誰爲齊心者桀溺與長沮亦有首陽人采薇山北隅結志棲隱介長揖謝簪紱

擬陶潛飲酒

斯民三代後直道本共行嗟嗟喪亂餘世故多紛更安得首陽人激而使之清詩書既已燼禮樂亦以傾嗚呼百代下道喪闇不明慨余悾悾者于世無一營惟有耒耜力爲隴畝畊暇則傾甕漿不顧世上名窮身逃蒿間聊復託此生

其二

策杖越東嶺探奇窮幽邃日入衆峰夕山氣晚益
佳天外飛鳥還吾亦思吾家先人敝廬在可以勤
桑麻地遠喧心絶跡有邵平瓜幽懷慕秋菊林下
多黃花采采酌尊酒寄興頗自賒貧居雖屢空其
樂固靡涯富貴有天命死生胡用嗟

其三

人生一世間戚戚何其多富貴于我情已若浮雲
過昔聞顔氏子簞瓢樂如何原憲亦安貧匡琴而
嘯歌前賢具已爾況復長抱痾但得終飲酒此外

邉問他曠懷托千古白雲歸山阿

擬陶潛歸田園居

清晨荷鋤去徂彼南山田田澤亦已竭苗槁不復
鮮杲杲烈日中不憚胼胝賢沛然値霖雨膏渥盈
郊原方秋垂頴實緑疇交陌阡穫斂既云畢滌場
歌有年早及輸田賦蒸嘗祀其先朋好挼杯酒時
來過周旋安用長子孫徒貽達者慾爲農以沒世
已矣復何言

效古風

西施越溪女來入吳王宮纖綺三千人蛾眉稱最
工花枝妬顔色舞袖羅春風酣宴姑蘇臺厭厭夜
何窮君王顧紅粉百戰懸成功子胥既已沒菱歌
方未終江上越兵來艷冶一朝空試望蘇臺畔蕭
蕭生野蓬

其二

嬴氏昔喪亂項羽張雄風叱咤坑士卒白日灰秦
宮韓侯天下士落落何英雄去楚登漢壇傳檄收
關中破趙復定齊軍威震天下強楚方咆哮非君

誰爲者當日淮陰釣誰知英傑才及其際風雲一
旦空塵埃良駟苟不騁何常殊駑駘所以哲士嘆
遭主良艱哉

其三

古來稱義士蘇武爲漢使一朝去絶域離鄉萬餘
里日暮南天長蕭蕭北風起悵望歸魂斷自分甘
已矣孔臧心益堅囓雪身不死感之澤中鴻繫帛
上林裏抱節入漢關歸來謝天子

石頭城

江山故都在荒城寒上湖秋風吹晚樹白日空蕭
蕭回想六朝盛悲心千古遙

秋日感懷

惻惻搗衣聲風清斷續聞遠山澹落日秋水飛浮
雲墟里寒烟集澄潭宿潦分長河起天末明滅亘
九垠素月發霜淨空林下葉紛長風吹隴雁蕭瑟
動離群

憩山中蘭若

拂几當松窓揥榻臥茅舍我從塵中來入林憩蘭

若默坐移朝昏心澹欲日寡無爲而優游于世何
求也法侶朝相從道書閒即把時倚巖前扉落日
松臯下牛羊歸去來古道無行者參差見遠山氣
象逼于寫萬壑擁松篁風泉共鳴瀉明月東峰高
空山磬初打石上照彈琴孤情獨瀟灑

望匡廬瀑布

廬山超象外瀑布落香罏一瀉數千丈挂影搖天
衢晶光蕩日月飛響空竇麗颯沓雲漢裡灑落晴
空隅從風轉懸練觸石生明珠奔放無斷續萬古

纔須臾我來一俯仰頓令情狀殊泠泠襟袖寒嫛
然心目蠢幾欲遣丹青作此河漢圖寧知咫尺間
去爲江與湖萬變盡不足長歌且自呼

述懷與魏叔子

我有匣中琴皮之高石壁三年不一彈秖爲知音
隔偶爾忽逢君開囊鼓在昔上懷羲農人下念釆
薇客雅曲不須繁所貴淡衷白彈罷各無言西看
楚天碧

感懷答何雍南

風昔具六翮願言翔風飈陰雲下四塞天路黯不
昭豈不在寥廓所遺非扶搖悲心悵遙夜壯志養
已凋哉翼返丘園息心棲遂蕭既云罷霄漢尚豈
謀沉寥感君托知己相與一長謠

歸南山作

選幽背城郭息心棲崕間晨起讀道書閑憩見南
山青松照巖壑默然光胸顏白雲去高崗日夕飛
鳥還置榻南軒下坐臥有餘閑

秋夜山中琴興

夜坐綠谿上清風橫玉琴泠泠起商絃謖謖鳴秋音大壑振虛籟孤猿摧寒吟猗栢風所尚茲彈諧素襟揮手忽停弄窅然山谷深白露下潭水月色儼空林餘響向空際幽人安可尋願言不歸去山水清余心

夏日讀書南山精舍

高齋無俗情園林頗清暇新蟬發高柳荷香滿亭榭竹木繁陰密六月忘暑夏山館生虛寒石隙清溜瀉林深日欲夕池上觀書罷散髮沐凉風冥心齊物化却憶陶淵明蕭然北窓下

月夜歐陽漢曦過山齋清話

大火既西流殘暑亦已遊山中巖石爭天氣晚凉多故人讀書處隔我秋山阿偶乘獨往興清夜來相過散髮攜竹床坐入深樹巢候月池上亭徙倚東林柯烹泉汲石潭收席撫橅歌月影散梧竹露香清芰荷微風開襟懷高情曠娑娑寂寂猿鳥靜悠悠夜如何琴能夕向分聳然山嵯峨秋光湛林谷夜色涵山坡歸路轉岑寂送送何逶迤冷然別谿口凉月在松蘿

與余生生

僕本蓬蒿人山中有茅屋毎于人事違遂偃巖下宿微雨夜來過鏘然灑秋木蕭颯多音聲响迸空山谷翻調入琴中寫作流水曲問君解知音寄之瀟湘澳

夏日山居

夏日卧山谷古木當舍橫讀書深林中修竹遶萬竿人從青靄來路傍幽谿盤一徑翠微合風蟬鳴

未殘草堂北峯下蘿蔓交巖端地僻陰苔濕松高暑月寒池荷發山楹巖花覆石欄甘瓜生南畦清泉出石湍客來絕迎送行住恣所安但話山中情別無外務于落日衆峰夕時或乘高巒興發坐危石縱日爲遠觀豁豁余懷樂邈邈天地寬看雲竟忘歸日暮孤盤桓游心在無際此意欲言難

初冬李艾山宋射陵宗子發李季子王景州歙州昆繩集飲平山堂分韻

扁舟凌寒江偏訪廣陵客故人忻我至呼我爲莫

逍超然謝塵煩挾引肆遊屐晨登郭外山山高出
陂澤松栢何㠑㠑上有古人跡古人今已往山川
尚猶昔極目眺蕪城但感荒烟積仰視浮雲流眞
懷曠所適高朋集遠觴觴詠傾日夕良會須極歡
無爲歎睽隔

其二

孟冬美風日登此平山堂結賞列迥眺俛視臨蜀
崗參差見遠岫山色寒益蒼木葉紛且盡鴻雁爭
南翔尤懷托遠寄歷覧何洸洋引勝發遙咏不覺

頹夕陽興人促歸騎落日遙相望寒烟起朧戍古
道歸牛羊揮手各分去遁懷安可忘

還山中作

少小愛丘林棲情恣怡悅嶺上白雲多松風吹不
歇解帶坐彈琴卸杯還散髮偶出遊人間幽懷中
道輟但長東籬菊誰堪久離別且復還山歸閒躍
弄秋月

寓懷

曠觀天地間俯仰二儀極日月環相照萬古等一
息人生處其間百歲一何疾世事看薤露功名但
遺跡達者傾壺觴物外觀太易心與鴻濛遊超然
謝形役

其二

雞鳴起視天啓明爛東方每見西柄揭況乃南箕
張携劍遊塞垣努力事疆埸彎弧不射矢何以向
天狼

其三

迢迢天漢津河廣不可杭織女與牽牛萬古遙相

望明月皎夜色衆星羅生光朱陽變白露青女結
爲霜空庭蟋蟀鳴漫漫夜何長烈士悲歲暮遊客
思故鄉援琴亂爲歌自古有哀傷

其四

大運行代禪今古同一轍治亂與分合氣化更相
倚昏濁聽典刑昌明正綱紀堯禹念一夫秦輕萬
民死七雄割中原漢域包四鄙渙久從而萃泰極
自生否天道固靡常於穆抱玄理養晦杜德機韜

精塞聰耳澄心而淡君觀物擬元始

其五

孤桐生朝陽高竦峄山巔絕壁萬仞立飛泉千丈懸日夕吟天風古來飽雲烟不知何年歲想在黃虞前伶倫昔顧聆鳳鳥巢其顛可以擬黃金可以緪朱絃造物產良材往往鍾林泉

其六

脊用明月而木以直而伐叔夜多才亡孫生智能刖日月邁如斯榮華有銷歇富貴安可期星星早

生髮海上求金丹神仙多恍惚萬事歸去來西山採薇蕨

其七

天地運開闢日月啓文明庖羲象畫立郁郁盛周京斯文乃在茲孔子集大成作述以刪定萬世稟章程

其八

維周二十世文敝不存貲滔滔江河下紐解王綱失敝環一魯叟栖栖無寧日夢想爲東周乃心存王室舉世莫能用歸來事刪述匡王扶宇宙志在春秋筆六經炳昭垂異端共消熙紫氣從東來白眉自西出皆後孔子興寖淫勢相軼玄玄貴自然空空本無實設教雖異名事殊心則一並行天壤間參贊相終畢

其九

時艱際式微大道一莫稱夷齊蹈西山仲尼浮海外戰鬭紛如麻斯文日韜晦群生痡流血芟薙猶艸艾智士涉末流藏名而荷蕢明哲保其身先幾

以遠害伯鸞去關中余亦從茲邁

其十

悠悠王化衰風雅遂不賡屈宋變楚騷蘇李興漢鳴黃初猶未墜六代溺浮英有唐宿霧披炳烺開光晶制作振騷雅戛然金石鏗茲風一凌替干戈肆縱橫五季紛濁亂代降嗜能爭浸淫日晦蝕千載如中醒大明日月昭靡靡一朝更二李應昌期起衰功則宏遠繼漢京業復古何崢嶸詎云聖曆凋此道仍榛荆余上下千古有志在廓清仰思浮

雲披一劃陂側平再聆雅頌音覩玆大道亨

其十一

海水飛濤天夷羊潰中土游魚匿層淵飛鳥鬱盤
跂余將去渡山日與木石伍頗子生亂世簞瓢樂
環堵而我爲賍𢧐白首老田父醉讀周易書彈琴
于石戶浮雲幻無端升沉非可覩世故惡足論投
釣滄江滸

賑延綏

延州本沙磧遠阻黄河寒居民不耕桑土地率無

賴風習特獷悍殺人以爲快用之防邊疆轉粟輸
口外朝廷有深意所以縻此輩何爲亂成法日肆
講裁汰更令呼吏癸綱紀益弛懈亂卒從而倡饑
民與之會承平習玩愒遂令寇滋大邊境悉流毒
所在如土壞萌蘖不剪除竟貽封疆害

扼澠池

賊昔逾太行河北先受亂浸淫及畿左流派已滋
蔓京輔咸震動牧圉則誰捍于時論諸軍皆左稱
勇悍北塞太行口南阻黄河岸奔騰既莫騁歸路

亦已斷諸臣共宜力群寇自解散天兵出禁旅至
尊亦宵旰無乃無良臣所以失長筭官軍莫統一
彼此互延緩徘徊而弗擊縱之日南竄一渡澠池
津綱扶不可按

塞車箱

群盜雖如毛闖賊獨狡桀顧盼恆自雄衆醜多屈
折長蛇與封豕部伍特異别陷入車箱中谷隘如
鼠穴連山盡不開石峽中斷裂祟牙齊造天絶坂
穿岩巢况值霪雨甚弓脱矢盡折倘能乘其敝扼

兵指喉咽餉道截不通飛走路復絶一夫可當千
坐見賊殄滅如何失機宜納降以爲哲一脱車箱
險狂逞恣所囓全秦無完城始識中乃譎哀哉督
師臣料敵何闒劣

搗漢南

孫公起代北慷慨多英風魁梧有異姿氣吐如長
虹一膺全秦寄便立大將功揮戈搗黒水喋血崤
函東直擒高迎祥獻俘懾群凶破敵潼關原自成
計已窮脱身棄妻子委伏山岳祟降賊十餘萬秦

盜爲之空隱然如長城秣馬厲兵戎聲名軼皇甫
旋旄見耿嫣天青夕忽下入援名吾公遂鼎垂成
功有志竟莫終星星復燎原勢已成潰癰秦地野
如赭糗糧亟不充山東盜日盛火照咸陽宮時事
不可爲報國惟一忠傷彼英雄懷褁革疆場中

擊房殺

獻逆罪滔天流凶毒中土剗屠州縣盡生民保無
所丁壯化爲賊有田誰種黍況復天災行三歲旱
不雨倉當南陽戰天兵肏其武一敗即莫支追奔

走郞楚乞降緩我師詭謀以就撫入城據穀邑不
復散其伍黃金裝馬鞍明珠飾美女用之餌當事
請餉給屯部飽食而休甲縛兵用强弩撤防不爲
備豢之如養虎帶刀而鋤犁焉能久相處智哉左
將軍欲擊終不許獻既以之颺闖亦從而舉兩醜
爭咆哮互分蹦踊宇摧藩壍名城事決如壞蟲行
問悵社稷禍貽我君父至今有悲哀念之傷肺腑

宗子發王季守同登金山寺浮圖

塔勢拔江海四望滄溟朙捫手當青天天高象宇
佊俯仰瞰兩儀登扳出九垓雲雨行空中下聽驚
風雷神龍礙變化飛鳥低徘徊日月走雙丸大江
日夜頹西北横秋陰蒼蒼塞外來倏忽失神州大
界沉昏霾逸同振衣人倚劍䒵漢隈

寄魏叔子翠微山中

我家大江上君向南山歸驛道三千里相思空翠
微江山不可極南望白雲飛

得魏叔子山中書

昨夜秋風起孤鴻千里至吹來一葉書故人山中

寄山中意何如秋蘭長方遂念我切同心天涯遠
相遺

東林寺

昔聞匡廬山今作東林客搜奇不憚遠慰我山水
癖石瀑下懸崕危松欹絕壁水木散空響雲壑生
虛跡峰高石硤寒樹古蒼苔積千載何悠悠爭傳
謝公屐

匡廬山中

揚帆渡彭蠡策杖匡廬麓南登石室厓俯瞰青牛

谷叢蘙似奔馬列嶂如環轂峰巖疎奇秀林壑生
幽曲五老凌空霄石瀑下懸木苔蒙石壁丹樹長
屛風綠謝公停屐齒白傅結茅屋矚望興既豪幽
擬意亦足還從栗里歸欲就淵明宿

秋夜京口江樓寄宗子發東郡

八月京秋天鴻雁來高空繁霜慼夕秋遊子爲飄
蓬悠悠去東魯忽忽逾春冬別時折楊柳楚水濁
青楓三年尺素乖使我憂心胸海門月光冷夜色
空冥濛蒼蒼烟水遙望望江海窮念彼離居人携

手何時同獨向高樓晩相思此夜中

採薇吟

艸堂長川上開戸對江峴沙邊鷗鷺宿舍下江流
轉白日行人稀蓬麻未經剪早起負筐出採薇登
絕巘巖潭屢回互岑壑半隱顯崕高石忽暗艸長
路莫辨芝朮蔭榿松琅玕翳苔蘚日夕谿谷遥長
歌時獨返

秋夜宿南山閣中懷子發

木落秋山空沿谿委秋拂朝從硎底游暮宿崕上
閣崕淚石谷寒夜靜山果落竹露滴清潭山月吐
層嶂松巖透孤光幽意生寂寞天寒鳥栖盡匈虛
夢初覺獨夜懷幽人孤琴卧閒壑

將進酒贈飲客

勸君將進酒爲君歌舉年咸陽當日宮金城舊時
柳美人生黃埃白衣化蒼狗富貴安可期榮華今
在否惟有達士懷超然出塵垢不飲當如何哀哉
爾何有

江泠閣詩集卷二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五言古詩

鯨鵠吟

長鯨吞浩海而令曳微波鱗甲促不展壯心徒蹉跎凡魚雖可伴不足語洪河鴻鵠青雲器鍛羽傍山阿欲舉無長風翳翳盈棘蘿燕鵲朧陌間寧知千里多寂寞蓬蒿下扶搖可奈何何當得風木相與任凌摩

懷魏叔子

長夕徂且邈憂來甚如醉中夜起徬徨徬徨不能寐明月皎中庭蟋蟀鳴相對凉風吹白露木葉紛紛墜所思傾日夕芳顏爲之瘁

偕宗子發避暑竹林禪房有懷王季守

偵𠉀避暑去遠越南山岑中隱翠微寺鬱然群木森鳴蟬散山路谷底聞幽禽僧房石崖下松院青苔陰階除逃磵壑隱隃高竹林古藤蔓交加怪石爭嵌嶔山泉響石壁滴瀝何泠泠至則忘暑月霍爾開煩襟清風坐共下蕭然如秋深況兼宗炳偕瀟洒遂幽尋林谷同暢放山水謀知音老僧亦好客携手同登臨烝炊香積飯泉煮石潭斟地僻雲石淨林卧無枕衾逍遥忘坐列散髮談古今忽憶子猷遠遥在潁水潯安得同茲游共此修竹吟悠悠一千里離索傷我心巖谷倏澥與前坌嵐氣侵愁此終永日結恨方滯淫相並虎谿出歸來日已沉

暮秋焦石山與徹上人望月有懷

暮秋天日佳放舟海門裡木葉紛且脫僧房石崖汜獨訪遠公家日暮遂留止夜久山磬歇談玄意良已乘興凌絕頂寥然出崖底四望靡人聲寒月在秋水澄川淨猶練高旻潔如洗天水爲青蒼白露何泥泥顧影悵高人躑躅寒相倚山川森何許伊人水之涘所思在蒹葭望望不可咫清風吹我襟素液霑秋履悠悠此心違寒濤落江沚

江上望九華山

大江望九華山如九華出石壁倚青天雲間看嶻

色秀結若可飡紛來滿胸臆相去二百里攬之胡可得即欲從風翔脩然生羽翼

偕王季守山寺望月

夜巖山寺靜山鳥棲初沒寂歷磵聲遙杳介山磬歇天寒群動息夜靜諸山兀偕茲素心人石上坐潭月高林照淡谿滑影見毛髮幽光在松際逸興遠遙忽悠然弄鳴琴孤響遂清發

上十八灘

朝上十八灘暮上十八灘灘險水性惡江高風力單欲上不可上何如登天難舟子莫具食旅客安得飡行行在惶恐惶恐傷心肝

秦淮

金陵帝王都淮水流不竭分條貫臺城散影照天闕憶昔王謝非當年歌舞歇空餘白門柳猶掩清溪月

牛首山

嶄然空壁高崩岈臨淡谷崢嶸樓閣危窈窕谿磵複半壑聞鐘聲孤巖秀雲木幽探意不窮遂向僧家宿

棲霞寺

寺出當崖端人來坐木杪懸泉落斷山夾路啼空鳥候月巖際松尋秋石林篠惆悵懷高人相思結縹緲

靈谷寺

古寺深山深六爨曾此駐苔蕪沒斷橋猿鹿生幽路庭發高皇花門連孝陵樹開僧多白頭猶是前朝度

燕子磯

插石臨江濆峭拔皆壁立水落寒潭深瀾橫斷磯急秋風賈客來暮雨帆檣集天末懷三山迢迢望難及

六代亡宮

南都壯麗歇玉樹風流盡野兔走亡宮寒槐落空省烟迷清暑殿艸沒陳王井白日冷蕭蕭蒼苔黄蝶影

春日山中留別主人

石門相訪處迢遞掩荆扉芳徑沿青壁春泉落翠微山中雲石淨林下客來稀磵壑何踈邃巖花高下飛酌我花下酒浩然歌採薇黃鳥啼空翠綠陰浮素衣張琴爲我彈歷歷流淸徽一飲復一曲相與娛春暉不覺兀然醉巖蘿起夕霏黃農今已矣余適將安歸暫謝故人去還來釣綠磯

山夜答友人見訪

柴門臨松谿周折皆寒林幽人向夜來石上論淸心白水弄素月秋泉響鳴琴去住恣所適意到隨招尋野情只踈散孤懷惟隱淪曠然獨歸去高卧一長吟

同宗子發訪焦公棲隱處

漢末有高士逃玆江水隈長川旣瀠瀠高山何崔嵬幽月照巖際孤光爲君開愛此水石淨肉之而遯洞高踪邈難嗣千古良悠哉我忽偕名賢遡此淸風來縱舟海門國流觀三詔臺鴻飛旣冥冥網羅安可絓壁若千年樹崕懸百尺苔殘碑文字少遺佁半蒿萊仰止宛猶在波流去不回玆情嘅何

許江上空徘徊

苦雨

二氣間錯繆箕畢淆分次繁陰被大野白日沉幽闕商羊舞坰郊鴉鶿入城市連峰霧晝昏叠樹雲稠積遠望迷紛綸秋聲亂迢遞蓬蒿滿戶間蛙黽生庭內苔衣烟竈沒禾耳秋稼廢牛馬難辨分鴻雁無乾翅况乃天涯人孤館益憔悴出門成萬里何由覩晴霽且白滿吾觴狂歌北堂醉

宿南山村如禪房與子發季守琴話

結伴來山中邈與塵世隔柴門臨荒谿白日見麋跡石磵遶匯流山閣倚蘿壁林表羅衆峰宿處松篁密雲開東壑曉日入西巖夕盤桓竹窓下圖史縱陶適向暮山氣寒乃覺深林僻彼此默無言焚香坐禪室一磬空山中寥寥夜彌闃群囂棲息盡塵想念復釋張琴論素心懷抱相與悉余意在山水所期敎夙昔高音散空林餘響逝眞寂冥然夜遂深淸月照潭石

驅車行送友人

曉行見山月衣袂積重寒涼飇在樹杪驚鳥棲不
安明河澹欲曙门露清且幽驅車向齊梁策駕臨
燕韓車府無停輪馬秣不解鞍馳驅勞歲月辛苦
為誰難

暮秋余生生宗子發同游竹林招隱諸勝坐
虎跑泉上有懷冰叔夜返齋中琴話各賦

吾生值衰亂樂志不願仕抱痾岩泉下衡門足棲
止簞瓢雖屢空放情嗜山水釣魚清江濱讀書翠
微裏多謝羊與求皎皎物外士時來過我游謂訪

雲林子南經竹林寺北憩戴顒里清泉壁石間一
片孤雲起　坐蔭秋厓上
林壑冷如洗石光照人顏水色清見底
嘖彼同心人限越江漢浹對此懷
感傷念之胡能已息駕返丘中嗒然忘所以夜深
冷相對寘覺萬慮死慨焉蔡黄農結攬事圖綺冨
貴輕埃塵浮名一敝屣惟有鳴清琴托意聊在此
顧言棲雲松歸卧匡山沚

和季守宿黃鶴山齋即事次韵

落葉滿南磵空林山館寂幽人夜相過清言永不
隔岩月照疎蘿松潭露秋白相向鼓瑤琴寥寥楚
天碧

秋日與季守游南山過竹林精舍歸宿山齋
用韵

秋林曉光霽早起事幽尋沿峰屢曲折不覺山已
深隔壑望雲林遙聞空磬音誰期度南磵忽到木
森森石門隱松蘿荒寺何幽陰既經秋竹潭彼憩
霜樹林風泉响蘿壁水石生清吟與子縱談笑畢

景窮登臨山光忽告夕策杖返東岑夜歸宿西軒
傾盞話幽襟池月欲西落拂拭開瑤琴為作歸鴻
操無忘江海心

夢叔子

戰鬬滿中原風塵莽澒洞而君卧泯山閉戶日吟
諷憶昔越游歸扁舟遠相送乘興造吾廬清琴江
上弄非夜南窓下幽魂入我夢何意竹林遊竟作
山陽慟南望翠微峰烟波渺難控

書魏叔子文集後

明珠生海隅翡翠出嶺徼中原萬里外光彩日相
耀魏君棲烟人寰外廻孤蹈讀書青峰頂講易白
雲嶠時畊富春田或引桐廬釣聲名殷陛動文章
寰宇照遂令金精峰直與嵩華眺著書藏名山千

載有同好

山居遣興

受性既慵慢於物多迕錯鑿井來山中敝廬且栖
托田彼桑麻田早起事畊鑿舍南有喬木喧呼多
烏鵲竹磵通野田疎籬帶荒壑廢居雖野陋其俗
自淳朴往來無苞苴禮數甚簡畧登臨愛山水興
寄了不惡濁酒傾一壺聊與共酧酌有時造高峰
坐看秋泉落夕陽在遠岫墟烟起山角暮色歸里
門村犬吠林薄柴荆夜不闔閭巷漠寂寞蕭然卧

空山巖月又東作

秋暮寄懷季守

天末一浮雲迢迢去河岳千山萬水外道遠長漠
漠與子同襟期三載久離索有懷莫致之令我朱
顏削江寒楊子津烟冷南徐郭北風何蕭蕭吹雁
度河朔霜月明前除秋河耿帷幕悲心動遙夜夢
來一何數時序忽復易歲暮衣裳薄遊子胡不歸
山中桂花落

寄荅雍南

湘簾展書讀瑤色映簡編山水何清幽漁樵亦繾
綣匡坐撫鳴琴寂寞滄洲晚白雲在高岫無心自
舒卷垂釣下長川落日一峰遠雖無樂祿貴願遂
平生願君今處城闉志却在清泚遺我秋水謠新
詩句句善高情懷少文水石與修綆卽此具深裴
托意已不淺西山夙期約何時直來踐

石城

石城勢巉岩睥睨千古在大江日夜流天塹東南
界英雄屢割據今古幾成敗一朝人事非滿目增

慷慨

鍾山

鍾山蟠帝州喬木叅雲際王氣浮鬱葱神丘結靈異天開南國險地扼東吳勢何意獨龍岡烟横孝陵衞

玄武湖

玄武横蒼穹浩蕩鍾阜側光涵太液波水浸昆明色大澤潚神州靈淵開帝域當年垂創時曾此興王國

金山絶頂寓目

大江來萬里滔滔日東注爭奔出京口一峰當中路洪荒存此跡開鑿未曾太絶頂纔登臨九域在一顧

誄張烈婦夏氏

義在可殺身殺身成此仁丈夫且不易况乃閨中人賢哉夏淑媛作室張氏嬪臨難無茍免特識此義眞已亥値大亂殺人如草薪蹈刃赴湯火視之同袵裀見危即授命不復顧逡巡在家曰夫婦于國曰君臣家國名固殊分誼則一均巾幗乃能爾愧彼軒組倫

宿山中友人家聯句

夜宿西崖下林深不知晝日出天始開寒空一峰秀且有樓谷人讀書此中舊冉冉多白雲依依常滿袖何日携琴尊還來一相就

江泠閣中漫興

草閣臨江流白石何齒齒時來把書卷坐切芳杜沚向晚凉風生拂席臥秋水採芝瑤島間拾月清波裏槁梧鏗古調懷寄别有旨捉筆書偶然得句還自喜何必篇章成即意而已矣以此終其身竊比無懷氏

宗子發過黃鶴山齋夜話

空林碉鑾淨日夕松風起愛向高齋眠一榻秋窗裏時有幽人來閒心話黃綺鳴琴夜遂深清月石潭水

秋日訪鐵上人焦山値張印宣出山遇予復反談笑竟日而别

涼飈吹爽氣山水明清秋偶懷禪錫人晨起命扁
舟始緣葦荻岸迤邐經沙洲越江已隔世過水山
益幽岩扉當翠微僧舍倚石頭不憚登頓勞來辭
湯惠休豈意竹門開得逢王子猷苦愛修竹好信
宿此夷猶欲別出虎谿爲我復淹留竟日聚談笑
遥社如陶劉新詩發秀句筆墨時唱酬日落始下
山握手多綢繆明發挂帆去送君江水流

江泠閣詩集卷三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七言古詩

世無伯樂歌

有馬有馬山之陽血駒龍種追乘黄高材不受羇
常勒良馭堪從上服爽雖云此馬有龍骨駑馭無
人造父歿生不逢遭殄潏車背囊何處教馳突桀
驁縱横不可當千秋萬古憶王良雄姿颯爽思百
戰猛氣奔騰在八荒圉人牧養莫分别日與凡馬

爭群行嗟乎惜哉悠悠舉世無伯樂遂使風塵埋
卓犖束芻斗粟方共珍並蓄交馳與誰角俛聽懸
蹄下廐中驊騮伏櫪待英雄可憐牛皂羈神駿可
憐駑駘驕玉驄胸中奕奕謀所向其如碌碌皆皮
相壯志無從展所施飛蹄躑躅空惆悵呼吸風雲
脇下生何當翮拂一長鳴自悲淪落鹽車下陷敵
奇功誰使成

岳陽行題画

巴陵洞庭何壯哉高堂展目氣象開山勢欲排諸

水去江流直瀉萬峰來當年寫此者誰子山川忽
落絹綃裡懸崕峭壁聳驚人高閣連雲半空起長
湖一放渺無涯洞庭雲夢分明是巉巉斷岈今幾
年浩浩長江日千里依稀壁上走波濤彷彿簾楹
響風水岳陽樓上何年客樓下憑凌數千尺天長
水闊坐青蒼襟帶三湘横七澤泠泠鐵笛灑風清
醉倚欄干秋月白仙人一去幾時歸白雲千載横
空碧

翠微峰歌寄魏叔子

金精之峰十二列一峰當空險尤絕其餘羅抱斷
復連西開死似屏風疊此峰高出千仞山嶄如牆
立不可攀東當鳥道石忽坼想有斧劈開其間其
間相距莫盈尺仰身側窺勢益窄自從上古路未
通總與人世兩相隔君能鑿石凌蒼烟乃從洞中
上青天分明別又一世界艸木尚是洪荒年絕頂
崔嵬半空裡登臨下見長江水烟霞泉壑異人間
石壁丹鑪錯相倚斬木伐石以爲宮移家遠住最
高峰白雲横處起樓閣先生著書在其中山頭雞

犬雲中吠嶺上桃花天半紅招賢集隱坐譚易白
日棲遲岩下石看雲道上長青松放雀崖邊種丹
橘畊田鑿井萬山中孺子聲名誰不識十年林水
抱琴書四海兵戈此中月我亦劚江白髮翁釣竿
長自掛秋風平生解得盈虛理放歌高臥海門東
他年若訪桃源路莫遣漁郎棹不通

下十八灘歌

贑江一夜春水生門前高浪如門平兩涯莫可辨
牛馬扁舟直下如飈輕灘頭峭石巉相倚森如劍

戟沉江底片時飛放若游龍倉皇艣落波心裡舟
人欲假猶未滄已下儲潭三百里

古松歌和宗子發作

江南有奇松鬱鬱仍古峭陰蔭百畝餘托根在荒
徼此松拔起欲刺天偃蓋日與烟雲連望之崛奇
輪囷不可識一何根株盤坳相連蜷青鱗赤甲無
乃是白鹿蒼虬稱有年荒陬古物良足玩高節喬
柯倚青漢斑斕百代苔蘚皮犖犖千秋銅鐵幹長
風一起聲蕭森頓令大壑生秋陰白日往往雷雨

作恍如戰鬬相鬪吟崢嶸莫識何年物鄉黨惟傳
歲月深借問安能保此貞固色惟有歲寒不凋霜
雪心君不聞豫章高樟幾千載闕里古檜今猶在
皆能不死存大年詎同芳樾須臾改風鬚霧鬣含
精靈松子一實三千齡上有千年芝節凝結之液
髓下有人形精氣變化之茯苓玄鶴梳翎落蒼頂
白猿叫嘯啼青冥更有一枝從傍斥梟梟側下勢
欲掀嬝娟夭矯作游能翻然復上數百尺孫裔蜿
蟺多飾奇偃仆老幹生孫枝總當結茅住其下出

入撫弄吟新詩君能訪異金牛谷偶爾忽逢于丈
木枝柯竦翠咸青葱節葉流香總芬郁蘿長挂月
天台峰氣塯連霞滄海曲貌形怪古特雄奇草宏
韋偃畫不足浮陰落落意同秋彷彿上有寒雲宿
嗟乎若非此松焉遠絕人踪何以能逃秦代封秦
代之封皆已朽只今惟此長陰濃我一聞之神抖
擻涼風颼颼吹我肘無數白雲來谷口令人却憶
天門首

擬老將行

鐵嶺峰頭將金河磧裡家長驅入虎穴轉戰徹龍
沙少小人稱將門子往來征戰黄塵裡數番陷險
氣益雄幾度出危身不死畧陣寧論鄴下彰行軍
不讓西河起鴈門太守何鬉鑠雲中將軍多膽畧
鑄邊已築受降城丹青未畫麒麟閣只今衰朽頭
白時猶荷鐵衣西出師牙將皆知舊都護部曲盡
用幽幷兒懸軍去塞數千里日暮直抵沙漠匯牙
旗旌掣海雲壯刁斗夜擊邊風悲匈奴聞聲遁絕
漠擊斬擒王輕衛霍號勒城頭走馬看射鵰鵰傍

陰山落塞遠途窮粟不支平沙寒獵獸爲炊孤軍
夜使乘氷度野馬還教雪裡騎邐迤南看北斗落
邊婁側望雪山移自矜射虎知名早恨斬樓蘭報
國遲月支飲酒會有日燕然勒碑當讓誰男兒不
劇封侯事生入玉門何所爲

公子白頭吟

洛陽三月東風起鬱染嬌黄燕新紫公子王孫絡
繹來鳴車走馬春城裡弱柳名花妬少年招朋挾
妓臨風前文軒窈窕珍珠箔雲髯蟬鬢金雀鈿紛

紛交結何能數用盡黃金買歌舞結盃刺傾劇孟豪遊貂猱狎邯鄲女城南城北起樓臺綺榭朱欄次第開玉醞銀罌江上坐金觴翠管月中迴忽聞啼鳥花深處百度千迴逃花語杯盤狼藉興未終枝上落花浮水去浮水落花空亂飛遊人進酒易羅衣不知春色無多少還擬風前醉落暉流光一去如奔驚縱有千金買難住轉眼歡游跡已陳秋風葉落芳華樹搖落秋風鬢有絲堪憐不似少年時舊時賓客長星散昔日蛾眉顏色衰可憐顏色空衰歇還見青天照明月試憑明月問青天歲歲春花為誰發

焦石山歌

山有石兮水有丘山獨兮水長流美人一去渺無盡白雲江海空悠悠秖今去後已千載惟有山頭明月在松陰滿地生夜凉猶似當年還相待山頭明月落復生長江江月照長明直今孤石海門外萬代千秋空復情

書舊京主人壁

君子之交潛如水不改終身重生死富貴爭論膠漆濃反覆波瀾正由此君不見漢時廷尉君當年賓客何紛紛一朝謝職不視事門前鵲可羅其群勢權轉處車馬結黃金盡時骨肉分以兹感歎長太息人情薄如秋雲

留贈若上人

水檻竹徑僧家路盧廊窈窕連花樹春來花發滿空林若公却在花深處平川無際天無垠流水門前看白雲徙倚綠桐人不到夜來清越磬先聞

山中偶成寄宗子發

我携松風琴坐入松崖間春對松花落秋看松葉間開絃拂拭松風起直向松間寫流水松間明月東峰高美人不來心鬱陶

遠別離贈戍客

長相思遠離別當日望夫人而今猶未化石不歸來此望何時歇李陵沒身無歸期天南地北長別離可憐離別長如此萬古千秋恨不已

行路難送友人

莫言結交平生歡一朝反覆成波瀾縱令白首猶按劍此意當歌行路難行路難行路難太行下九坂劍門登七盤羊腸與詰曲鳥道何巑岏雖云此途險猶兄軀輪鞍惟有人情不可測嶮崎蹭蹬終難識

賦得歸鹿門歌贈魏和公五十

鄱湖之南魏季子巖石躬耕不願仕讀書曾破萬卷餘更欲結交天下士偶然一出人間游布衣便欲輕王侯朱家活人不見德魯連解紛何所求西登太華躡仙掌南浮大海凌滄洲每期道士青城北更醉仙人黃鶴樓惟君意氣能傾瀉遂使聲名滿天下曾聞公子虛左車亦有將軍停駟馬世人相慕何紛紛但願一來交結君君今五十歸鹿門直於時事無所聞翠微峰頂結茅屋卧對青山生白雲且欲從之麋鹿羣

洛水悲

漢皇愛子寵梁王路馬旌旗賜洛陽御府瓊林傾帑藏豐都大邑開金湯諸王封國梁王大富貴驕盈生侈泰西戎翡翠積丘山南海明珠走都會明珠翡翠耀春風燕姬趙女醉深宮簾內傳來名歌舞不知寇盜滿關東天下紛紛事孔棘日飲醇醪厚封殖不思一發洛南倉忍視饑民爲盜賊窮凶伏莽在萑苻大憝猶存詎知傷咆哮一撅陷名都直使親王罹兵革此時天地慘無色烈火焚空燒白日殺人爭與犬與豭洛水東流水爲赤翟讓東開洛口廒遠近人來爭取食皇孫王子竄田間欲作平民安可得

錦江哀

錦城昔日蜀王國戶口殷蕃貨財殖坐令商賈走四方江出東南棧西北三百年來未被兵國家無事錦江清錦城財富甲天下錦城山川天下名一朝寇至全蜀陷生民斬殺如菅荊黃牛白帝日流血日色慘淡無光晶荒原白骨纍如莽木柵石壘

相縱横四郊鬼火青燐燐天陰時聞鬼哭聲人烟
斷絶四千里白日虎豹來空城可憐野田生樹無
人吽可憐道途㮣寒無人行十年都向亂離盡錦
水空流江月明

大梁恨

大梁東築章華臺大梁西北黃河來臺高河廣幾
千古赫奕雄都何壯哉雄都赫奕中原盛聲名文
物開上振開王好儒重儒術嚴助相如識文筆辭
彩余令鄴下齊開書宮與河間匹梁園士女洽兹

歌樂府皆傳愍王律寇來攻城城欲顛王能捍之
城獨全官軍不肯救圍浐食盡援絶炊無烟須臾
直決黃河溜黃河一決地軸仆滔天泪日破城陵
魚鱉生民安可救萬目神州百萬餘昏墊乾坤皆
不覆從此中原大地沉淪海迸連直東走

寄答魏叔子題江泠閣

淸風颯然來披襟闞峰正對開江溪爾時有酒坐

明月爾時有歌彈素琴豈惟孤石澹人意況乃澄
波淸我心我今罷釣獨歸去與來觸物成謳吟眼
前萬事君莫問一枕高眠江上岑

附寄題江泠閣　魏禧

海門江畔江水深江泠閣中人素心漁舟自放
獨垂釣琴柱孤調高擬音明月淸風空嘯傲川
雲魚鳥狎浮沉有時散髮讀周易嘯然天地爲
枕衾何當直泛山陰棹共醉江東白玉岑

喜秋涼破琴復成

憶昔戈兵擾江浙金徽零落瑤琴折猗蘭遺操曲
空傳白雪孤音調中絶良工依舊製來難歷歷朱
絲亂指寒仍是當年遞鍾在高山流水發秋彈

古墓行

誰家古墓荒山麓荒艸連天委空谷日暮天寒人
判稀新鬼吞聲舊鬼哭石馬縱横翁仲顔使我歔
欷淚霑服野老啣悲來告云爲言此墓相公墳前
年官家造船遽有司伐盡墳前樹語言未已雙淚
垂空山古墓不勝悲慇懃更道君須認隴上前朝

古石碑

結交行

世人結交徒交歡朝傾玉壺暮金盤一朝閃爍時勢異恩岐意絕傷心肝羊腸詰曲車輪顛七盤西上連青天人情反側那可道錯愕令我心茫然古來絕交良有以孟嘗門下幾人死勸君策馬歸去來安得人間有知己世路險巇而已矣

同程千一訪高捲隱崔林山房

邃尋谷口雲林樹一道盤迴幾峰去灌木森森山鳥啼乃到幽人讀書處幽人松下卧閒房書卷琴牀筆墨香幾度相留不忍別歸來落日下長岡

海天別

己亥之難余郡慘焉攬涕興懷因感無家別等作而成

江南七月飄風發海上艨艟走吳越乘波直指京江來快艪輕颿恣超忽官軍屢戰時鬱蒸驍騎三千一時沒江頭枕藉紛如麻流血青郊蔽枯骨揚帆直上抵龍關盛氣憑凌欲拔山豈料前軍先失

利萬艘飛下一時還夜半殺聲城外起城裏紛紛出城死兩岍人家百萬餘盡被戈兵擁都市京江焚刦夜如朝烈焰騰空照江水奔號投竄城東西萬姓倉皇火烟裏斯須擄盡三山空滿船良家少年子海天一去何時歸死別生離斷鄉里父兮叫號母兮啼欲歸無歸哭江涘縱橫涕泗出如流不敢相親只相視

送宗子發歸淮南

淮南宗子潑來客江上與余晨夕山水間者逾十稔一日扁舟歸去送別江干爲賦折柳河陽之感

淮南高士南徐客十載南徐看山色南徐江岍疊青山日日吟遊山水間而今忽別南徐路烟水茫茫廣陵去西津江口玉山頭此是送君分別處送君江上鼓瑤琴遠水遥山論素襟春風兩岍垂楊柳折盡條條送別心山遥水遠異邦國自此相思隔南北

登黃鶴樓

黃鶴磯頭黃鶴樓橫當江口臨通流崢嶸上跳黃鶴石谿達下憑鸚鵡洲地接巴巫犄襄漢水通吳會連揚州孫吳當日曾都此六朝重鎮無過是將軍明信伸敵國都督聲威壯南紀遺烈前賢已不存朝廷且復見王敦狂瀾一起江東覆至今遺恨在乾坤須臾可憐身滅同灰燼此地猶餘舊營陣憑欄來望昔江山令人特憶周公瑾

秋日濟彭蠡湖

閩越千山萬山水來出鄱湖注南紀五老峯高上

插天搖動分明此湖裡此湖浩蕩何范然憑高一望盡長天瀦磯左蠡險無敵八面神風吹往還憶昔高皇平僞漢艨艟都令水翻亂往來飛鬬若游龍赤火燒天夜如旦百萬須臾盡掃除烟滅灰飛一時散吁嗟今日事全非愁向江山對落暉當日神功空想像西風又見鴈南飛

壬辰春　孝陵山下作

四宇崩圻龍戰爭眞人奮起收羣生北馳沙漠影消聲南顧江海光澂清蟄雷一震艸昧闢日月忽開天地明撥亂反正歸華夏文明制作垂宗祏鼎湖龍去寶弓藏鬱葱浮護鍾山下十萬熊羆守翠微羽林環列周其舍列聖相承三百年寧知玉殿委寒烟一盂麥飯誰陳薦空對空山哭杜鵑

清凉山海棠歌同顧鴻遠賦

石城山下清凉寺中有奇葩世無二不知誰種向前朝年代悠悠不可記此樹聞從海外來千年古榦埋荒苔當時邪酒消猶未今日春風暖欲開流霞爛爛浮香霧白日紅粧倚高樹已拚吟臥不知

還更欲結茅廬此住與君相對此花前忽憶先朝重黯然時代一更人事去誰來記取甲申年

送陸五脩遊太湖兩洞庭山

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羅水中沉浮遠近若碁錯惟兩洞庭高不同東分莫釐西縹緲青天削出雙芙蓉猶憶當年范少伯曾放扁舟歸笠澤功成不願會稽封來作烟波一閒客不知人代幾千秋湖上風光還似昔送君前訪舊湖山縹緲峯高最可攀西子湖頭明月冷毛公壇上白雲閒漁家

水住菰蘆裹扃戶雲昕橘柚間此去倘過林屋洞
烟霞須載滿船還

杪秋傍山園聽段曾昌鼓琴贈歌

西風昨夜飛寒霜鴻鴈矯翮爭南翔幾處園林黃
葉褭一番蕭瑟秋雲凉此時過君池閣上雲淨天
高氣空爽張琴爲我鼓一行落木蕭蕭拂林響彈
罷無言各不前一時惝怳心茫然四階如坐秋崖
下當軒瀧瀧流清泉曲高和者從來少白髮相逢
余已老抱琴何處向人彈悠悠空自傷懷抱莫歎
寥寥知者誰伯牙猶復遇鍾期勸君勿作改絃操

俗賞由來寂可悲

宿焦山鐵上人空翠山房

四十年前讀書處今復來過舊游路江山不改昔
登臨人事更番已非故我乘秋月到林丘爲訪名
山湯惠休蔬芋茶香供不厭令人一月仍淹留夜
貪水月觀空寂晝聞山磬鳴清幽窻前楚岫千峰
出坐下岷江萬里流謝客從來愛登眺詎能當此
不曳猶

黃海評寄贈鐵上人居雲谷寺

聞說黃山山萬重鬱盤三郡如游龍高峰插天三
十六層層削出青芙蓉芙蓉氣狀靡常在陰晴闔
闢須臾改纔看嵐色作金光轉眼洗茫白如海洗
茫動盪地天開目眩心驚何壯哉象外欲浮諸鬈
太光中如海萬峰來來時萬壑噴靈霧散滿寒雲
此中布空明一片沒乾坤三十六峰惟頂露斯須
貫𨿅長風生蕩捲滿天總飛去東峰下有丞相原
桑麻雞犬如桃源風淳俗朴人民古花竹叢密泉

潺湲鐵公選勝搜奇異最愛此中雲谷寺山頭明
月好安禪嶺上白雲常滿地有時乘興出翩翩攀
危陟險不憚前天都卓出一萬仞翻然直上登其
巔浩歌長嘯倚空碧搔首欲問蒼旻天昨日人來
得公字一卷新詩天外至三復高吟句句工使我
心之不能置相思相望各相分舉頭不見黃山雲
計程遠隔二千里何時得慰茲離羣借問與公別
來久別來倘遇高人否蓬茅脫或有同心莫惜相
呼我爲友我今抱病大江滸欲往無如江水澆慧

遠山中靡雜慮淵明江上有閒心虎谿見說頻攜酒雲谷何妨一抱琴它日不忘蓮社約黃山殊好結東林聶與上人有蓮社之約

題何雍南晴江春曉圖

京口當高江江高逈開豁日出海霧消倍覺春江濶春江江上早潮生兩岸迢迢春曙晴楊柳浮波開水國桃花發色爛江城江城水國無邊際中有美人在江裔時時臣坐琴一彈終年著書戶長閉此圖一開四坐春滿堂曙色光鮮新桃花源路直

咫尺令我迷離欲問津源口溪邊雲漠漠水遠山長中隱約不知誰潑墨淋漓萬里春江爲君作

余秋江懷遠者懷翠微諸君子也南雲先生爲寫圖寄贈書以致答

悔不埋踪入遠山浮名乃落在人間我生不辰遭喪亂戈兵播越何屯艱遂令散髮成野性鴻冥鳳逸思追攀數竿修竹秋江上時有幽人日往還幽人海內誰知已天畔翠微幾君子三千里外叶同心不必論交是桑梓每一與懷念遠人乃即來臨

大江涘大江流盡白雲空迢迢望斷南天水此時若人渺天末讀書何處高峰裏筆墨惟君妙絕塵風標宛即倪高士天邊爲我遠懷人寫作秋江數千里

宿問石上人石壁禪院留贈

海門之水奔如馬滔滔直共清天瀉千尋石壁插中流石公住此千尋下石壁松篸宛在堂石山涘處是僧房我來一宿空山裏夜半心清聞妙香靑蓮千載猶遺蹟莫更題詩笑我狂

文太史椅歌爲姜仲子賦

憶昔明當嘉靖時四海平寧無亂離衡山名德重天下揮毫對客常于斯衡山既沒存此椅付與隆池門下子隆池奄忽此椅存復歸故物衡山孫衡山之孫爲相國坐此謀謨補袞職吁咄嗟誰知相公沒後成永嘉國難崩奔亂似麻門閥一時漂沒盡此椅流入堯峰家堯峰文章天下著留此堯峰讀書處起居不忒暫相離把酒賦詩常此據一朝謝太作修文堯峰之子持贈君追惟想像前朝物

異代興亾安可云此椅雖微百餘載兵火身經幾
更改世間無事不滄桑此物依然尚猶在嗟君之
家向來亦是飄零後對此能無不懷舊椅乎椅乎
倘君傲然擁書萬卷坐其旁能令白屋生輝光而
今雖伴烏皮几他日會陪綠野堂避世若非徐孺
栩逃時端是管寧牀從玆千頃雲樓上高對南窓
汪老莊

衡山仰太史公徵明隆池太史門人彭公年相
洞霞孟公堯峰汪苕文琬山齋千頃雲虎丘仲
子山
樵處

江泠閣詩集卷四

京江泠士嵋又湄氏著

五言律詩

登采石磯

危巒俯急流水郭萬家秋地勢開吳楚天文入斗
牛壍江山作岍吞海石成樓蹤跡浮雲外風塵此
壯遊

少年行

白鼻五花驄烏號兩石弓射鵰雲塞外結客帝城
中寶瑟彈明月金巵注玉虹還聞六郡詔負劍欲
從戎

秋日送張長仁

驛國遠蒼茫長河落日長黃雲飛塞鳫赤木染秋
霜此別皆戎馬何年返故鄉停鞭但借問天末是
咸陽

春日登漢江樓

南國歲華新登臨漢水濵柳繁江縣色花滿驛樓
春戈甲迷歸戍烽烟迭去津幾回扳望處心折故

圓頻

望匡廬山

秋淨九江平匡廬入望明大崖千仞坼高嶂五峰橫瀑布懸空壁香罏出太清好從丹壑去瀼共白雲盟

春日臨淮道中

寧知千里別征路出淮陰正有王孫艸偏傷游子心野花羈鄣發川柳去途淡却望南歸雁空懷故園音

塞下曲送友人從軍

天符發建章飛騄下漁陽劍拂流星彩弓彎明月光金河懸候火鐵嶺卧秋霜待勒燕然石還歌入帝鄉

擬春獵曲和宗子發作

春蒐震八區翕赫動山隅旆轉千峰列鑾鳴萬谷呼天驤騰越影狩犬逐韓盧待問誰堪摶蒼鷹有到都

其二

獻獲夸威歲徵徒摶獸年前驅屯細柳後隊宿甘泉虎校星躔列龍旌日月懸豈緊雲夢獵天子上林田

其三

鑾鑣出渭陽玉輅駕飛黃脫羽封狐盡彎弓狡兔亡雲旗羅廣澤黼幄蔽長楊萬乘安危重辭臣有抗章

其四

一發殪三豝聯翩賦可誇羽林人磬控侍從筆豪華輅碾黃山艸騶迴上苑花時逢薦櫻候歸月未成爪

同宗子發王季守宿雩山雲棲蘭若

同志謝時輩入山違世紛招提訪石磴檀閣宿松雲夜靜梵逾寂心空聲自聞解知探妙理長對坐宵分

庚子除夕

兩雩江鄉外窮冬此夜同一燈孤客照雙鬢兩年催漂泊水霜苦支離事業灰誰憐萬里路明日歲

華來

擬唐大明宮早朝應制

銅龍開萬戶待漏肅千官玉燭然霜短金莖駐月寒九城春霧裡雙闕曙雲端白簡彈封事從來獬豸冠

擬宋考功之問扈從登封途中作

法駕儼旌回春巡禹縣帳樹浮仙仗發山護玉鑾開八駿周王度三呼漢武來不須愁賦頌天扈有雄才

擬杜學士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勅詠終南山

南山鬱太空春滿帝城中樹接蓬萊殿烟含博望宮卿雲浮雕郁佳氣霭葱朧願得因天保長歌壽不窮

春暮送別王方壺

春風入海沂送客改征衣野甸殘花落江城柳絮飛離筵開別路芳樹歷斜暉惆悵河陽道何年此地歸

江居遣興

干戈逆世難茅屋掩江濱丘壑狂歌老漁樵混跡群石灘秋瀨月沙嶼曉嵐雲快作逃名者何求達與聞

桃源行

綠水武陵東仙源一派通斷崖垂壑底高嶂插雲中叢木盤青霭飛流下碧空不知人世隔貪棹落花紅

登文江樓

客路諸峯外危樓萬壑回水從天上落山入鏡中開檻下雙江合窗前五嶺來分明南國近徙倚一徘徊

不寐

客愁常夜發不寐酌東軒白髮銷青鏡朱顏墮綠樽浮生蕉野鹿心事楚江猿何日歸南圃於陵學灌園

南康晚眺

南康秋色晚落日眺平臯地坼江湖下峰横嶂峽

高荒城防虎患獨客畏猿號失路悲流滯空將短髮搔

上巳

芳辰修洛飲嘉客禊陽濱風浴蘭亭宴歌遊曲水春渚花張席蒲川柳莚新何處嬌啼鳥偏能勸酒頻

送許道園之關中

嵩華接崔嵬逶迤限陜回驛盤荒隴去河出斷山來漢時排雲起秦關築嶂開五陵三輔路驅馬足

徘徊

登滕王閣

古岸滕王閣層樓今幾年全無舊歌舞還對昔山川南浦荒臯外西江落日前憑欄追往事惆悵獨茫然

春日送高子嘉

江南物候早遊子事歸任別館燕來社故園鶯滿林水程官柳發山戍野花深從此送君去傷哉桃李心

寄贈王築夫

幼安遂策士終老一何賢設教西河上垂綸北海邊黎牀堪閉戶花徑足高眠不用煩車馬淸齋坐艸玄

秋夜懷魏叔子

靑天片雲盡獨月上簾櫳露似今宵白螢疑此夜紅秋光入河漢踈影落梧桐一夕思玄度淹知千里同

送常子卿從軍

此別向瓜州長江萬里秋那知霜雁日翻作塞垣遊驛路秦城外關河隴水頭丈夫懷劍去投筆事封侯

寄贈宗子發

泌水清操士異門學賃舂著書工屋谷築舍紫霄峰舉世聞歌鳳何人識卧龍秖因文字癖來往得相從

壽陽道中

策馬荒途望川原入壽州樹兼平野濶河入亂山

流禹廟丹青在淮王郡國休空將懷古意把劍一
長遊

楚望

故園戎馬斷登望逈含情地坼江流瀉天長隴木
平晚烟橫遠戍落日下荒城一劍秋風裡初驚旅
鴈聲

過嘉山寺

路入松門寺鐘聞萬壑中到岬蒼靄谿回首白雲
空古木閩山殿春泉落紺宮老僧殊好客談語類
支公

晚次星子縣

水驛荒城暮寒汀萬井烟人家依島樹郡郭負湖
田晚日漁沙市秋風賈客船逢投歸處宿帆影落
前川

岳陽樓逢客之衡州

樓迥元無極湖空未有涯地形臨檻斷江勢拂窗
斜水濶南浮桂山橫北控巴倘因衡嶽去從此向
長沙

贈篔在辛侍御歸隱茅山

築舍欝岡下何如仲蔚村蓽門謀著述荒徑理琴
樽孤嘯青岑鶴幽啼碧磵猿十年泉石路清夢斷
輶軒

其二

早厭金華省投簪事考槃獬冠遊豸繡蘿徑脫驄
鞍宰相華陽宅仙家勾漏官從來大茅北高士足
泥蟠

其三

幽閒憑松子開門獨縱歌谷埋蒼樹遍谿染白雲
多詩就皆言酒書成欲換鵝興來人不到山鳥恣
相過

登金山留雲亭

偶出江心寺來登樹杪亭潮開兩岸白天廓四垂
青鴈塔晴看海龍宮夜聽經浮埃不可到空水日
冥冥

再登北固山亭矚眺

絕頂孤亭險人從鳥外憑岸前川忽坼江動石將

崩曉日吞滄海春濤漲廣陵無由消航艤高處復來登

焦山訪焦隱君遺址

別立滄波外孤高聳石根樹流江底影山落浪中痕島月生圖嶼砂潮落斗門蒹葭湖何處仰止對秋江

海安道中

海徼本蕭條兵戈邑里凋縣鼎元産鶴斥滷舊通湖野曠桑麻少天長郡國遙人家敦儉朴冠服尚前朝

登安陸城樓

荒途行馬倦落日上高樓風送關雲夕寒催郡木秋楚山横戍斷漳水抱城流迢遞三吳望蕭條萬里愁

春日顧與治黃玉樹潘江如同集華氏園林得風字

主人能好客遊騎綰花驄列籍青山外分題綠樹中羽觴飛夜月華管醉春風今日披情處方知輿

不窮

送林公定遊天台

天台傍永嘉華頂披幽遐嶺上石梁横去聲山頭瀑布斜獨行滄海月高卧赤城霞總向雲根住長松即是家

登鄱湖水閣

遠埠寒臨水登樓憶仲宣片雲歸望斷孤嶼客心懸短棹秋風裡長湖落日遲茫茫荆楚驛吳會是何年

將別武昌向岳陽送王璉如入蜀

岐路各霑巾春風共苦辛總爲芳草客俱屬斷蓬身巫峽迷歸夢巴山遶去津全令漢川上折盡柳條新

水明樓

水閣秋逾淨山川晚更明疎簾映沙色虛檻倚江聲木落寒烟直天淸遠鴈横鄉關望不極孤客最含情

栖霞寺

鳥道出層樓烟霞訪勝遊樹連青嶂斷江帶白雲流捲幔山嵐夕開窗海月秋秪緣探淨理清典滿林丘

過歸宗寺

朝來訪梵林曲逕遂幽尋雲木依巖秀烟蘿隱寺深空潭明覺性白石冷禪心寂寞秋松裡惟聞山磬音

横雲閣

水閣烟初霽川光淨曉汀潮平三泖白天潤九峰

青海樹浮虛幌江雲出畫屏乃知聞鶴路前已近滄溟

秋日江州郡樓

獨倚危欄處潯陽水勢迴地高吳樹合山斷楚江開落日秋帆隱清天旅雁來湓城楓葉暮客思正徘徊

度江

客舟臨贛水燕鴈入閩天去國兵戈阻憂時歲月綿山川傍[illegible]俗州里雜蠻烟坐對江楓落蕭蕭欲暮年

積雪

積雪連朝暮軒窗眼獨空玉階陳瑞璧珠樹綴玲瓏賦出梁園重詩裁郢客工坐令心肺洛偏覺酒鑪紅

天竺寺

天竺三峰秀松門十里餘烟霞龍藏地雲壑象王居白日空山冷清泉古木疎丹砂如可問還訪葛洪書

望湖亭

長劍來秋島高亭憶故園蒼茫望雲日歷落俯川原水渡彭湖潤山看盧嶽尊此身無住着孤艇信乾坤

山陽道中

秋蕪隨地潤匹馬向山陽古道黃河曲高原海甸荒人投宿處遠鳥入去天長望裡逢征客停鞭即問鄉

宿五坡

迢遞辭鄉縣秋風宿五坡薄帷寒月[illegible]荒舘夜猿多戎馬猶棼結關山空奈何從來齊薦地辛苦獨經過

登金山寺閣

香閣諸天外登臨出九州檣拔三楚望窗納五湖流沙白鳥將將水寒江欲秋下方人世界端坐看沉浮

卌金山寺老僧

一嶼波心裏孤空迥不群山高兩岫塹地斷夾流分浪鉢洗川月江鐘擊水雲有僧居島老時世那曾聞

玉枕山

玉枕俯寒濤登臨望九皐額江南下險庾嶺北來高邑古民風儉山磽土俗勞客心愁正絕秋木隱猿號

大孤山

一石秋湖裡蒼茫混古今天寒五老瘦日落九江深吳楚分爭地乾坤眺望心英雄渾已矣惆悵獨露襟

渡楊子津

二月行舟渡京江兩岸春水吞青嶂驛山斷綠楊津芳艸天涯客征帆何處人往來成底事沙上愧垂綸

客淮南寄袁伯生

淮南為客久兩度見秋風伏枕情無限登樓意豈窮壯心悲更切歸夢結還空寂寞吳陵夜懷人月滿宮

宿焦山寺和笪在辛作

連峰中忽斷絕峽倚川開地勢臨江盡山形隔岸來水流青嶂裡人住綠波隈一宿松寮寺深知不愁埃

夏日訪友人金山寺

訪客來蕭寺潭空夏不扃時逢外國衲尚有六朝經江色侵簾幌溪流遶枕屏還能消入肺泉水吸中冷

其二

水澗金山渡逆遙一棹過石樓容暑少江館集風
多洗幘就淸瀨浮瓜濺涼波不知川上夕僧磬雜
漁歌

十五夜望月有懷

此夕輪初滿高空片雨過秋光澄玉宇素影沒銀
河色照關山遠寒生江海多不知今夜客天末望
如何

懷叔子

故人鄮水北殘月海門西夜色霜江冷秋潭曉夢

迷戰爭何日定消息此時聞說東南警天涯正
鼓鼙

春日送宗子發之東郡

江上草萋萋江春送馬蹄青山連岸斷綠水接天
低漢殿麟臺北秦碑泰岱西當年懷古地此去足
攀躋

其二

柳暗南徐郭花香北固樓故人天外去三月渡楊
州水驛遙分魯雲山遠向鄒不知江上月何日更

同遊

琴

衆木紛無響孤桐獨有音遙令千載下尚見古人
心朴素存吾道幽深寄此襟鍾期倘不遇歸卧海
東岑

秋夜懷友人

竹院涼秋夕高堂夜漏深微風吹醒酒淸月照彈
琴露重梧桐落宵寒蟋蟀吟有懷愁不寐戈甲遠
江岑

秋夜潯陽館舍

澤國一千里江山幾萬重溢城秋雨夜高館聞踈
鐘遠客驚宵夢空階泣暗蛩故園關塞斷歸路阻
懸烽

山中偶然作

採藥北峰下林春草木開直從深澗底高出古松
間獨倚巖邊石遙看雲外山有時乘興去長嘯不
知還

秋暮聞寇警思歸

西風夜來急落葉委秋除楚客經霜後江樓聞雁
初牀頭曉月近簾外遠鐘疎况復西山磬窺吾故
園廬

與叔子過子發館舍

衘門在塵市隠者定何如閉戶日無事閑軒時著
書好偏人跡少心遠俗塵疎何必謀三徑翛然有
艸廬

山居即事

卧起晝無事閒來坐北軒悠然望歸鳥落日下秋

原老病頻看易孤村獨閉門階前兩松樹朝夕對
忘言

山齋早秋

碧天高雨散凉木洗新秋崖谷變淸氣磵溪增遠
流讀書池閣晩散髪石岩幽日夕弄琴罷松風吹
淸樓

山中晩秋待子發不至

桑榆景初晏倚杖候柴扉落日秋原外寒天夕鳥
歸白雲依磵淸黃葉隔林稀〻惆悵懷人路山蟬吟

翠微

題山公禪房

寥落支公院蕭條物外禪數聲靑玉磬幾卷白雲
篇竹月照趺坐松風吹穩眠有時逢客至高論起
譚玄

夜宿可公蘭若

偶然乘興出隨月到東林正値遠公定淸香聞妙
心木秋山葉冷谿晩寺巖深寂寂雲門夜惟聽孤
磬音

偶然作與子發

巳與世相棄獨偕君不踈江山留嘯傲溪谷隠樵
漁竹外朝談易松間夜讀書乾坤容我輩天地一
蘧廬

秋夜江上寄友人

高林殘暑退夜色早秋時凉月水邊出淸風江上
吹閒簫彈玉瑟酌酒賦新詩寂寂空愁我因君寄
所思

谷口閒居

卜築依岑壑蕭然卧獨閒青松生屋裏流水落簷
間朝與鳥出谷暮隨雲返山端居埃壒外巖下掩
荆關

秋日山中作

空山白日靜車馬到來稀一徑入深谷幽巖人採
薇木疎風更落林晚鳥初歸閭巷樵歌返柴門當
夕暉

春暮訪友人山中

獨訪山家路松谿高下過石林晴翠滿空谷暗香

多灌木啼黄鳥春泉響緑蘿門前楊柳樹一一拂
巖阿

江上卧病寄叔子山中

木落洞庭水夫君意若何秋風昨夜至江上早凉
多卧病思盧橘懷人憶女蘿松門有知己爲報石
岩阿

廬山開先寺

萬山秋壑寺佳意果難群潭水寒棲月幽岩夜宿
雲鐘鳴諸谷應泉落衆峰分到此空塵境禪心靜
裏聞

渡鄱湖

蒼茫向彭蠡晨渡色氤氳郡郭渾依水峰岩半入
雲波摇五老動濤壓九江分今日鄱湖上方酬夙
所聞

萬安道中值雪宿窪江村

薄暮繁雲合江城野色昏亂山迷去驛衰柳帶孤
村急急風鳴雁翻翻雪滿原呼兒進薄酒荒店掩
柴門

流螢

腐艸飛爲火宵行夕照幽疎簾凉影入冷露濕光
流泛月迷星漢囊紗聚索丘幾回金屋夜往點玉
階秋

寒蟬

凄響風中斷哀蟬欲聽難野橋疎葉冷山徑夕陽
殘翼薄晰秋遠音高激露寒玄心托楨幹清影著
危冠

客楚

作客南湖外思歸未得歸天寒鴻雁少歲暮故人稀去國兵戈擁還家道里違鄉心一夜盡泪洒洛塵衣

初秋再訪戴文遠林山蘭若

初地烟霞淨重來訪戴公夕蟬踈柳外清磬綠蘿中樹合雙槐影苔滋百畝宫最堪留客處庭院有清風

南湖僧舍贈遠上人

南湖僧院裏風竹晚蕭蕭門越淡蘿遥溪横野水

橋夜禪當月靜春梵隔花遥爲愛淵明達還居酒一瓢

歲暮泊清河縣

歲暮猶爲客天涯空奈何風霜辭故國氷雪渡黄河戍柝寒宵重孤舟虚夢多無由理歸棹愁聽榜人歌

哭子晉兄

吾兄雖弱冠忠義古人難憤血千秋碧操心一寸丹旌旗落泗水魂夢繞金壇痛作包胥泪霜飛六月寒

塞下曲

邊地氷霜早伊州白日单凉秋風色勁清夜月光寒細火流沙磧鳴笳起塞鼙憂來上隴阪揮泪望長安

夢吉之弟

湖海年年别風霜兩鬢華兵戈鏖百粤烽火棘三巴生計孤蓬斷鄉心落日斜連宵頻夢汝不道路途賒

江上逢故人

江上已殘春潯陽逢故人有才堪作賦無術可醫貧憔悴餘雙鬢支離寄一身誰更憐范叔途路屬艱辛

擬唐春日早朝應制

玉燭光分曙聯珂入紫微柳烟侵闕戟花霧濕朝衣夜淺春星落風輕宫漏稀聖朝方納諫封事莫依違

夜聽阮子鼓琴

故人過我宿幽夜發清彈流水入絃慢松風生指寒悽餘响空木別雁下秋灘三弄高堂晚星河欲曙殘

亂後登萬歲樓

危樓亂後在登望出南徐人事一朝盡江山百戰餘城開新幕府邑改故田廬日暮聞吹角喧喧滿井閭

金山矚眺

萬里大江來滔滔更不回地分南北去山拔海天開積水浮龍窟中流出蜃臺竝無人世挨何路雜梦埃

麻姑山

我愛盱江好麻姑地復偏水光清映石山色醉浮烟秋釀神功酒谿耕瀑布田人家與時異知是避秦年

廬隱寺

廬隱鬱蒼蒼幽深木可量山高盤作谷木古秀成章金碧齊梁寺烟霞寶相光來逢桂花月夜影落天香

夏日避暑于氏園林

何處堪逃暑南園灌木榮暗香荷氣好高韻竹風清樹底幽禽入階前涼水平坐來心不厭池閣有餘情

晚渡錢塘江將登越東山水

未曉辭吳地侵晨指越臺霞明海日出濤響雪山來自負探奇勇非關利涉催明朝上禹穴更擬度天台

潯陽江樓

天畔孤樓迥來登屬晚晴江開樹色斷地轉峽流橫冷雁迷秋渚荒砧急暮城目窮鄉國望戈甲正含情

曉登君山

晨起陟江峴攀危出望時天清宿霧捲海濶衆帆遲豈因依劉計非關作客悲北來戈甲滿愁殺淚如絲

秣陵覽舊

江山開甸服城闕壯皇圖天塹域南紀神州建九區飛甍京縣室佳麗帝王都欲問前朝事興亡代已殊

送友人之關中因寄平孫百谷先生死戰處

金城四塞地天險扼崔嵬山勢當空出河流倒峽來秖緣催戰急遂使撤關開累革疆場處須令首重回

讀柳州小石潭記偶而有作

秋日氣澄霽山水佳不同萬木落寒澗一峰當晴空逶迤谷啀令瀟灑林泉通來坐石潭上幽淡安可窮

登妙高峰留題

天拔一峰起波空四面開江光浮島嶼潭影浸樓臺折葦番僧渡乘槎海客來何須更壺嶠此地即蓬萊

張處充孝廉以茶墨及詩扇見貽

葦逕全荒盡何來秀句傳秖同公子駕難泊孝廉船重以玄香好兼之綠雪鮮茅堂當此日灑翰汲清泉

寄贈鴛湖盛宜山

先生稱閉戶散髮住人間宅傍清溪水樓開明月灣詩成招隺公書罷換鵝還只有羊求過從來不下關

虎丘謁姜貞毅公祠

敬亭嚴譴地不敢望生還白簡彈權相彤廷觸聖顏魂歸萊子邑祠薦虎丘山家國淪亡後依然尚守艱

偕皆吉訪焦山問上人石壁禪院

遙挂一帆風來過石壁東地孤懸塹斷天豁大江空下榻滄浪外尋僧水樹中萬緣俱不到惟有海潮通

訪天池石壁

谷轉疑無路山深忽有泉乃從黃葉外遠到白雲邊古塹藏僧寺荒池長石蓮何當謝塵俗來此託金仙

江泠閣詩集卷五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五言律詩

詠史

凉夜露華白清宵燭影紅開雞憂倍切看劍意何雄祖逖行多難劉琨計復窮循欄思往事咄咄屢書空

人日雪後何雍南程千一集飲宗子發館舍

歲時欣共集人日艸堂開乍晤爭論舊相歡各盡

杯春遲江縣柳寒浹館庭梅爲切山陰興俱乘雪後來

贈王季守

弱冠推才俊王融擧獨超霜蹄思地極風翮望雲霄卓度金莖秀清標玉樹遙他年知對策須納聖明朝

登構李塔

由拳當澤國高覽出浮圖水驛逼荒甸津城控海隅雲平大野濶樹入遠天無客望偏愁盡秋風淚

眼枯

冷泉亭

一帶寒山裡孤亭空水間蕭然淨客慮豁爾滿塵顏溪色晝長冷木光秋更閒頻來坐垂釣更欲濯纓還

焦山古公禪院

斗門山鳥下江急亂流過僧屏懸青壁諸天浸白波魚龍聽梵近水月觀禪多彼岸誠孤絶何勞羨補陀

登樊山

俯瞰當樊口高江對落暉天長寒水遠地濶晚山稀吳楚乾坤在登臨事業非悠然懷往代淸淚拂秋衣

乙巳守歲

今夕爲何夕高堂列炬開抱寒聽漏轉支倦望星回臘盡盤花燭春生栢葉杯來朝當四十雙鬢隔年催

登大庾嶺

獨遊登庾嶺扳望出層埃積石凌雲度懸關鑿薜開連嶠百粤去高嶂九嶷來慷慨懷南服誰當馴驪才

焦石山

山排水島分寺枕海門濆梵宇鮫人雜禪房鷗鳥群船穿歸渡月鐘透隔江雲潭石多磯瀨風湍處處聞

北固山亭感懷偕魏冰叔

絕斵斷千尋亭當斷岍臨地垂天塹險江灌海門深苔蝕前朝壘荒碑故國吟山川共扳眺人代屢沾襟

金山寺

浮玉江心寺來如鏡裡過夜潮京口月春樹廣陵波漾水搖窻近青山隔岸多已居人世外端可證維摩

萬歲樓

樓當楊子渡千古見雲横驛路通閩越山川入帝京㕔空大海澗囱豁夜江明八月風潮壯濤聲滿

郡城

招隱寺

紺殿藏虛谷青山阻舊途著書人已沒招隱林空蕪廢碣沉苔蘚荒廊走兔狐獨留寒竹在疎影照清孤

鶴林寺

千年喬木在一逕曉鐘疎林壑僧居舊谿山帝隱餘鳥啼春谷靜花落寺門虛十里城南郭幽深愛結廬

紫府觀

聞說仙公隱藏春此地賒勝泉留竹樹丹竈駐烟霞杏種千年藥桃開百歲花來尋勾漏宅却似武陵家

圌江關

鑿石排南紀連峰山大川江回絕壁下山立斷壓前荆嶂通吳會平荒入海天時愁波浪澗風雨起龍眠

竹林寺

不見竹林寺惟聞山谷鐘夾泉通屈曲空翠疊蒙
茸野樹晴橋合春雲晚逕濃時時起清籟風經響
長松

初夏劉伯厚王仲言秦臣濤潘江如集江干
艸舍

堤柳吹綿盡江村夏日長落花過杜曲啼鳥集山
陽既秉西園燭還飛北海觴慇懃共論昔芳月滿
華堂

偶贈俠士

燕趙多奇士逢君邸薊門挾椎過博浪負劍客平
原自重千金諾能酬一飯恩從來盛意氣白首不
忘言

采石江中

此昔燃犀地輕帆渡早潮川過牛渚險山到歷陽
消江漢東流潤天門北望進乘時堪擊楫萬里托
長飈

虔中旅情

興壞逢秋序愁思侵二毛風塵饒涕泪世路險波

濤北望三江遠南登五嶺高年年虛作客空使夢
魂勞

岡山古寺

峭疊岡峰峻蕭條古寺傳人來青嶂裡僧訪白雲
邊江澗蛟龍吼山高斗月懸寥寥鐘磬外誰與問
逃禪

登謫仙樓

遠上謫仙樓長江排檻流濤聲走屋壁山色上簾
鈎供奉尊盈酒將軍月滿舟因風一懷想新興動
清秋

石公山蘭若

柴扉臨岸水幽境絕塵煩寒月隱江嶼暮潮生島
門遠峰纔入定清磬不聞喧日日汀沙畔看鷗無
一言

登皖城樓

三年遊楚國一上皖城樓地潤天兼遠江空樹獨
浮來登大雷岍直望小孤流客思無窮極烟波湛
湛愁

茅山

句曲迷幽尋靈山洞壑深石壇荒蘚沒丹竈白雲沉夜月畊芝町春風賣杏林如過北垞去笙鶴有餘音

訪文道士不遇

斷林開石岸仙館閉青苔路古無人到山深有鹿來鍊金明月下搗藥白雲隈待見何曾見空銘巖翠回

句曲道中

獨訪玉晨觀到山行木顛路迴青嶂合峰斷白雲連道士餌松實人家畊术田何曾絕流水處處瀉鳴泉

江州琵琶亭

白傅青衫濕琵琶此舊聽野鷗迷廢渚秋艸亂寒汀溢浦溪邊曲潯陽江上亭到來人不見空倚數峰青

登金山絕頂閣

一上中泠閣波光兩派分江山開澤國樓榭入烟雲望塔通潮渡聽鐘隔浪開晴天與滄海空水日氤氳

聞鴈

遠客逢悲序荒庭白露中秋風生敗柳寒月上踈桐不寐情逾苦長愁詩較工他鄉正離索今夜有新鴻

甘露寺

梵刹何年寺珠宮江上横蜿蜒三國壘香界六朝城高閣雲根住長廊樹杪行山頭俯城郭夜夜聽

鐘聲

甘露寺振公禪房

遠公修止地甘露舊名園架閣憑崖石開窗對海門秋潮生北固夜月上東軒靜裡聞江瀨心清無一言

山寺

獨尋谿口路野寺緣苔荒竹露霑衣濕松風落院涼隔巖山磬響度壑磵流長林鳥幽啼處閒花滿石牀

秋夜訪劉處士

村里夜深靜山家門尚開悠然懷處士月下抱琴來幽路鳥棲徑空林葉滿苔相過與不淺欲去更徘徊

秋日再訪牧上人

牧公棲處好暇日我重尋秋色隱山寺鐘聲抑竹林谷閒清晝冷樹老白雲深臥入茅簷下相忘淨素心

其二

落日巖泉下棲遲石磵中晚松秋翠霜徑夕陽紅疏芋供摩詰茶瓜累巳公偶然相送出行過虎谿東

賦得獵長楊曲和友人作

振旅當春社天兵集五戎法傳司僕馭馳道圖衛通一面彰仁德三驅閱武功今朝聖人狩應獲渭川熊

贈龔方士

大道一葫蘆中懸五嶽圖採芝來句曲問石向成都玩世聊居肆藏身暫隱壺丹砂藥將就早晚見麻姑

書舍牡丹集飲

偶共書齋集春欄木藥花曉烟然國色宿雨爛天葩傾盎論文冷分箋命酒譁感君咸意氣慙愧魯朱家

偕宗子發焦山閣中對雨

積雨江如畫憑欄入望工數峰當霧外孤棹出雲中京口樹方斷海門潮正通論文心不厭徙倚對

何窮

題金山寺僧房

古寺滄波裡僧房區岈開風潮搖島樹烟木浸樓臺倚檻山嵐入開窗海月來江流在門戶日日浣塵埃

多景樓

多景樓高處欄杆日夜明水光蒲月瀨沙色映烟檻木落海門潤潮平瓜渚橫一帆江上遠天末望來輕

江上閒居即事

柴門迴岸臨白日晩江潯倚樹忽長嘯抱琴聊一吟文章躭性癖山水賦情深只有數峰對無人知此心

除夜

老矣逢除夕他鄉更可憐百年雙鬢短孤館一灯然國破家難問身貧客屢遷安能偶沮溺歸種汶陽田

贈魏昭士 冰叔猶子也時從冰叔廣陵

昭士名家子翩翩荀氏龍見應衡叔度豈但識茅容妙論懸秋水高懷出遠峰嗣宗林竹下宜有阿咸從

偕子發季守宿松衆閣喜雍南續至分韻

挂席來焦寺高樓出望晴江分海門國山隔潤州城枕簟浮波近軒窗壓水平總登清淨域爭共洗塵纓

其二

烟嵐隔岸青水色湛空庭把筆搖江嶼啣杯嗽月

泠名山歡雅集幽谷解沉冥最慨滄浪趣漁歌出晩汀

其三

一派波光裏江縮入畫圖烟雲晩夕變高下眺臨殊水濶浮空渺山長帶有無階除日垂釣鷗鳥狎吾徒

其四

水宿川潭上幽奇果不同江回島石下山出亂流中欲別逢何亂重來向遠公淹留再拔封陶樵總無窮

雍南子發季守舟別松衆閣次象山阻雨宿僧舍中

忽別名巒去歸帆渡晩川雨來焦寺下風過象山前石壁臨江斷柴門逼水懸且留僧舍客相伴宿潭烟

泊湖口縣

亂山湖口縣獨夜石門秋野曠星疑動江清月似流飄零雙短鬢寂寞一孤舟歸夢從吳濶相思楚

水頭

宿南山朴如檀欒閣

僧房傍㠊樹石閣倚山開棟冷松雲入窗虛竹月來簷前長宿鳥階下總封苔地僻禪心淨相過即忘回

喜碩上人入五洲禪院

野寺白雲中松杉古紺宮錫歸花雨歇壇廢石幢空天姥逢支遁匡廬得遠公白令陶靖節來過虎谿東

擬得周尉馬家牡丹

絕代遲奇葩名姝鬬麗華由來天上種開入戚臣家色爛朝酣雨香濃夜吐霞如叨帝女眷爭傍玉樓誇

宿江干僧舍

結宇江滸上柴扉野竹分人來白砂路僧隱綠楊濆夜月生寒水秋潮落暮雲漁歌與清磬一夕夢中聞

江上閣

高閣逼蒼冥江光霽晚汀水連吞楚白山遠入吳青落日沉簾樹歸鴻入畫屏客心愁不盡空倚故園櫺

喜雍南晴江閣集刻成偕七襄子發千一季守致賀

何遜才兼賦辭華哲匠工文章空海內詩句滿寰中叙次龍門法風規大曆同集成欣共覩爭賞豁心胸

立春後八日雍南子發同登京口望江閣有懷叔子

入春纔八日風景已新年水步梅融雪沙城柳帶烟川光含夕鳥帆影落長天偶憶郗湖客憑欄共悄然

送江亭

孤亭大江上亭遠送江濱多少送江客送江傷客心古亭今日上今地古人蹄流水年年去何嘗不似今

江上望金山寺

水浮山寺出江上望何雄樓閣生空際烟霞落鏡中佛閣開僊市梵宇接龍宮待入蓬萊去還由此路通

過招隱寺

江疊翠微重盤迴入幾峰經留千載寺山秀六朝松石壁流泉冷幽谿野竹濃藏願高卧處閒坐聽孤鐘

宿松寥閣

水閣宿松家登臨邑界廻眺烟京口樹寒月海門潮山磬度江樹漁歌隔島進幾聞清淨理頓覺世名消

北固山亭懷古

木末倣秋陰高亭坐獨臨海天東去濶江漢北來淺南國英雄眼中原社稷心昔賢懷望處慷慨欲論襟

秋夜五脩齋中玩月有懷子發

高齋秋雨霽京竹晚烟消燭滅月初上酒闌人能露玉琴鳴靜夜珠露墜清宵却憶南樓客相思萬里遥

和季守梅花吟

江南歲候早芳信報春林茹彼歲寒節吐茲水雪心松筠高結伴桃李漫成陰玉笛留孤調何人最賞音

其二

不共浮榮耨孤姿耐雪寒幽香生絶壁素影澹清灘繇挺霜初吐枝高月未殘惟應與何遜吟卧日

來看

春日送臨五修遊西湖

此別向西泠春波正綠宾馬嘶桃浪紫衣染柳湖青画舫迷芳渚簫歌咽水亭六橋烟景暮歸路幾人醒

其二

湖上吟游好招提不掩關到門皆綠水疊岫總青山棹撥清波去人浮翠靄還大都從此路多入畫圖間

登中都萬歲山

荒臺今獨上此卽故遼宮咫尺龍興地猶餘壁壘雄河山百戰後城邑萬家空欲問前朝事悠悠楚水東

秋夜陸五修招齋中玩月時簷桂初發無琴其下

蕭喈仙桂發招我竹門開地僻軒孤敞天空月過來張琴寫流水拂石就莓苔漸覺金嶽冷秋壺曉漏催

春日送鎭盤赤文學赴燕都對策

新錯鏌鋣器剸之可斷犀風鵬方舉翮霜驥始展蹄京口桃初發長安艸正齊一鞭驅傳去橋柱擬君題

招隱山

招隱林巒在山橋隔磵通昔年高士宅今日梵王宮代遠寒松老人亡古堅空惟餘舊泉石零落白雲中

睢陽兩忠廟

漁陽南下日一旅障東陲義氣三軍憤孤城百戰危栽淚聞笛夜力盡報君時直令千秋地雙聰廟貌近

五洲山

巃嵸五洲起上出雲漢間登臨辨衆木特立排諸山句曲南枝限金陵北幹還回繞抱京口復遶下流瀾

宿焦山半公房

愛宿招提遠遙連大海東斂人聽梵出龍女獻花

通白馬江心寺青蓮島外宮夜禪多不寐水月坐來空

野人招飲

山中春酒綠招我自相邀遶樹花爭撲穿林鳥亂鳴蚩蚩渾朴俗款款即眞情醉別東岨下歸來月正明

十四夜月

開軒上明月今夜近秋期素魄傍圓日清光欲滿時蟾蜍渾在目烏鵲已驚枝若待來朝望陰晴恐

未知

十六夜月

借問今宵月何如昨夜團總堪攀桂樹須再倚欄杆露逼孀娥苦秋侵蛤蚌寒光輝際初減人事幾回難

登妙高臺

京口地形壯此臺登更殊天空四望豁海潤一峰孤江迥通巴蜀山雄限楚吳只愁波浪急搖動石浮圖

白燕

寂寞離梁燕雙驚拱璧歸夜簾霜鏤影春浦絮摶衣夢想瓊樓結箋嘶玉葉飛雪孃嫣不勝羞澁掩羅幃

山寺尋菊

訪菊來山寺黃花正滿枝冒霜浮素粉浥露綻秋姿僻飾晚逾健逸情幽自知白衣逢今日携酒慰相思

焦山贈航上人

結宇棲孤嶼長川一島浹海天空色相雲水澹禪心座掩青山展牀橫白雪琴時時清夜月江上自行吟

螺子山謁宋文丞相墓

信公沒已遠荒塚尚堪尋海上間關日軍中涕淚心節强孤栢迥義重一坏淚寂寞悲誰弔空山古木森

登圌山塔

鴈塔諸天外蒼濛一氣兼宵衢接磴道星月挂鈴

簷江海無窮極蛟龍有變潛亘來千仞上空潤任觀瞻

山寺古梅

山寺老梅發況當山月晴我來尋玉樹一夜宿空明色照松谿冷香生石磵清惟應自吟賞幽獨有誰并

臨洞庭

纔出洞庭湖蒼茫望欲無水浮三楚大天接一峰孤戈甲分爭屢山川限域殊宸憐征戰後民邑總

荒蕪

哭亡之弟

少年逢世難豈料白頭存與汝爲兄弟何嘗間一言影消鴻鴈陣聲斷鶺鴒原從此遽長別心悲安可論

杪秋宗子發李乾統同登妙高臺看月

長夜江心月清宵宿梵宮沉浮萬象外天水一潭空山磬杳已寂客游殊未窮仍攀最高頂嘹嚦聽霜鴻

泰山吟送黃璉伯之齊郡

岱宗高不極遠上出青天絕頂乾坤大中峰日月懸長安飛鳥下吳會去雲邊夜半聞雞起開窻海曙前

登岳陽樓望洞庭和何玉潭作

山出洞庭前危樓立岍邊大波遙沒地積水欲浮天形勝開吳蜀津梁限粵滇如何空恃險敦德有誰賢

中泠泉

楊子波心地中流忽有泉超然冒衆水高論品前賢日與江天永遥將山海連滔滔一片石萬古在靈淵

秋蛩

候物逊悲序長宵吹羽音草根荒露短階壁夜床深暗響迷秋枕寒吟急暮心叨叨理綠素虛怨托空絍

風蝶

朝光明上苑風日澹晴暉戲影閒過慢迷香暗襲衣園中纔識得夢裏又空歸漫逐楊花去娟娟任爾飛

乙酉十五夜望月有懷

江闊中秋夜烟消萬里平天涯暮雲盡海岱孤月生露冷光逾白河高影倍清漂搖當此夕迢遞若爲情

夏日山中

夏日愛山居山深靜有餘新泉試茗後高柳聽蟬初意澹看雲石心閒讀道書數章喬木下清興引

風徐

惠山泉

陸子泉猶在淵然湛若虛穿雲出重岫決石注通渠芳味雲人遠清流激世餘年年一泓水歲月幾消除

訪曾逸人不值題其隱居

來尋高士宅白日掩山扉林下風流冷門前車馬稀澆谿啼鳥亂一逕野花飛寥寂無人到看雲歸未歸

訪戴明遠雲溪蘭若

我愛戴夫子逃從惠遠居閒庭暑氣薄高韻俗塵踈客至調琴後荷香吸茗初晚來僧磬歇還檢北窓書

牡丹

國色爛天能春紅染絳紗雲鬟高霧仙帔散明霞艶匝雕欄護香蒙錦帳遮由來出宮苑一種自豪華

杪冬吳寓賢夜話

江上逢君晚蕭條歲暮陰高齋對寒雨剪燭共論心香燼爐猶熱尊空酒復斟莫將容易別今夜鼓瑤琴

魏叔子見訪不值留教返

窮巷荒誰過蓬蒿長已齊侯門無稚子報客有山鷄未得荊扉掃空慙凡鳥題歸來對叢桂江上片雲低

廣陵太守施公德政吟

太守導雙旌兒童竹馬迎刺姦除猾吏輓浴藐公卿秋水廉明立春風惠化行坐令京兆尹籍籍有聲名

陸五脩書齋 五脩貽素嗣

不道廛闤地蕭然處士廬琴書安道榻花竹仲長居靈藥一枝秀丹經幾卷餘從來甘澹泊情性本淸虛

訪宗半石錢古民焦山別峰蘭若

海門一峰起結宇當其巔怒瀑大江坐淋倚斷崖眠把卷清天外論文遠水前蒹葭有朋好今我不

知還

附宗半石詩

何處跫音至岩扉手自開正逃空谷裏深喜故人來山水徂晨夕琴書洽草萊相留共吟眺肯放剡溪回

同宗子發焦山哭王季守

王彥秀擧倫如何凋早春猶餘投簡賦莫見染觚人彩筆淪秋草新詩掩夜塵山陽聚游地無處不傷神

雲陽春賽紀盛

二月及芳辰紛紛選伎頻總開羅綺社競鬬管絃春妙舞平陽好清歌子夜新大都楊柳陌半是冶遊人

黃鸝

黃鳥從時至春風坐綠林未明通妙響當午囀清音瀏亮吹金管幽綿弄玉琴詎惟洗塵耳尤砭俗慧心

夏日陸五脩玉瑲同過春波閣

夏日園林裏陰芬灌木涼捲簾看樹色開閣對江光虛館琴牀冷清言茗椀香晩來風更好愛客酒衣裳

日食

十月詩堪畏春秋大筆存羣工思勉職天子詔求言陰薄重明晦光虧九土昏須臾更萬國依舊滿乾坤

晩烟

日晏起寒鐘家家炊暮春晩山横遠戍夕照隱孤峰景久含風細林昏帶雨濃寂空羣壑暝彩翠靄重重

暮鐘

落日下荒阜山空人寂寥一聲出谷冷數杵隔峰遙廬岳谿邊路天台石上橋寺僧歸院晩常帶暮雲歊

登清風亭同陸五脩玉瑲亭爲太守王公留愛處

疏鑿開京口孤亭愛此留古今津渡處日夜大江流地斷分揚子山回接石頭妙高臺咫尺相對郊

如浮

冬杪傍山園送別殷逸青

園林木葉下池閣正高秋暇日携琴過淸宵待月遊也知未忍別無奈莫能留歲暮一相送躑躅空復愁

鐵上人歸自雲門駐錫焦山

名山披百越南自浙江還愛此海門國因留石壁間秋潮頻洗鉢夜月迥開關日日空明裏波光相對閑

望海

不盡乾坤水滔滔赴沃焦二儀開受納萬里沒空寥日月隨潮汐東西候斗杓擬浮天漢去從此托長飈

登焦山絕頂哭宗子發

往昔同遊地重來上此巔江山不改舊風景忽凄然對酒人何在題詩墨尚鮮遙因念嵇呂痛憶十年前

宿鐵上人懸崕閣

懸厓置危閣幾夜宿僧居水氣浮窗白濤聲落夢虛竹風人散後江月磬來初寂寞空林裏焚香獨晏如

爲宗子石築墓立碣刻文訖有作

知我既已沒紛紛安足云如何謝亾友惟有訪遺文季札固懸劍侯芭乃起墳死生曾不二千載羨夫君

九月十四夜同鐵上人錢古民望月焦山絕頂

江空輪欲滿木落海門秋雲盡游氛斂天高河漢流霜淸看水白樾冷散林幽爲愛孤光迥還登最上頭

十六夜再同閔賓連鐵上人望月

海門今夜月携手復重攀東嶺吐時望西江落未還林空色益皎霜苦鼎逾閒莫道秋光減依然滿舊山

焦山初夏空翠山房鐵上人招同熊偉男張鍊菴鄭若千錢古民爲香林雅集

萬木隱僧舍翠微山半高當階生竹筍滿地落櫻
桃石外譚玄理林間賦楚騷同茲脩雅集何異結
雷陶

焦山同熊偉男鄭若千鐵上人步月石崕林
下

島上暮鐘歇高天雨乍晴林開山月迥江靜石潮
平露氣霭空白水光生夜明徘徊巖樾下寂寞話
幽情

鼔

不思身細甚長喙亦何猜每向明中沒偏從暗裏
來雖無切骨害頗有剝膚灾爲語高眠者輕幬莫
浪開

贈時慕紫煉師 慕紫居留侯祠閣上相傳昔此方疫留侯化道者來此施藥故土人祠之

愛爾樓居好淸脩足徜徉竹齋時煑茗江閣夜焚
香黃石書三卷留侯藥一囊君于此中住何必費
長房

徐孺子

四海亂如沸一丘貧且安晡桑日巖下聲聞甚朝
端爲黍固不易徵車欲就難高堂有懸榻凡與故
人歡

歲莫阻雪宿京口蔣懿績齋中夜話

偶爾出京口天寒歸路賒江城飛暮雪因宿蔣卿
家散帙開甕論文夜煮茶連宵話齋燭燒盡五
更花

春日過陸氏竹江園

市遠江橋外花畦傍綠渠山禽下書幌野水到階
除茶竈幽人社松窻處士廬柴門蔭高柳垂釣得
溪魚

其二

春江帶茂林暇日遠相尋樹底穿黃鳥階前散綠
陰花飛石牀研風響竹齋琴到此心情冷幽懷不
厭吟

冬初盛宣木蔣懿績同登北固山樓晚眺

孟冬風日好景物似淸秋郭外一携手高登北固
樓江空浮晚岫天遠落行舟日暮牛羊入依依尚

未休

辛巳人日偕宣木懿績登金山絕頂

人日多逢雨今朝暖復晴江梅衝雪破津柳帶潮生水濶風帆遠烟消島浪平同高出頂外極目恣游行

秋日蔣定九邀同賀紫蘅荆桐村游海門松寥山泛月夜歸

秋晴美風日鼓枻出長汀好共籠攜客來尋瘞鶴銘乃過枯木院遠上吸江亭棹月沿流返狂歌河

未醒 紫蘅工書

宿南雲先生竹塢山齋留別

異地同心好尋嘗谷口春竹光迷出入山色愛晴新剪燭話淡夜開軒留故人從茲訂丘壑他日往來頻

江泠閣詩集卷六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七言律詩

望嶽

西嶽從來霄漢裏崔巍秋望更雄豪蒼龍峽險横雲斷白帝天寒積雪高水合五陵通汴洛山連三輔接河洮石道仙掌皆奇境到此方知造化勞

送盛芮子之鬱林

象巖藤嶺鬱嵳峩路入桄榔近博羅職貢久供周

弁服提封不改漢山河丹砂地僻思句漏銅柱天高望伏波莫道日南風壤陋明珠翡翠自來多

擬李滄溟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

振衣來作太行遊萬里中原一望秋三晉浮雲連代朔二華疎雨過秦州江沿青土通漕輓地坼黃河入海流回首五陵京輔路函關蕭瑟不勝愁

客中 送鄒巨林遊越東

古來吳會舊名都城郭人文震澤潴桃李曉風繁郡縣魚龍春水滿江湖金陵驛路雲霞色于越山

川錦繡圖若到東南須探取月明滄海有遺珠

江閣閣夜

秋林凄木已蕭條曉夢愁心更寂寥高閣星河搖
永夜嚴城更鼓切寒宵邊烽歲晚荒江急殘柝風
悲野戍遥家在淮南身萬里歸魂不用楚辭招

楚望

城上荒山秋霧開天邊落木亂聲來大江波冷魚
龍卧寒堞霜清鼓角哀楚客三年遥對菊他鄉萬
里獨登臺白悲王粲身流滯慚愧荆漳作賦才

寄魏叔子

疇昔柴桑家玉京故人今更卧金精翠微峰下顏
周易丹嶂崖前耦耕遠樹遥天星子縣大江孤
月石頭城湖山一別四千里欲採芙蓉隔楚衡

春日齋中積雨欲訪王築夫廣陵未果

蕭齋蓬戶沒茅茨苦雨空齋日爾思遥憶蒹葭人
似玉自慚樗散鬢如絲廣陵楊柳風開早江岕梅
花雪放遲欲訪山陰乘短棹迢迢春水隔河湄

漫興

鹿門歸隱卧林丘戎國兵戈且未休閩海戍烟連
曙日江城鼙鼓動清秋時荒抱病惟高枕世亂憂
人易白頭但可著書傚歲月不謀升斗療窮愁

寄懷金元白

遥憶山陰未泛船清秋裁寄葛洪川三江水落蠶
叢嶺萬里霜高鴻雁天湖海綈袍推白雪風塵華
髮老青氈傚君賸有凌雲賦狗監何人識薦賢

謝拙

抱甕無勞用桔槔灌園終日掩蓬蒿風塵天地諭
交薄戰伐乾坤偃卧高白社總徵三徑客青雲不
羨五陵豪閒居漫擬陶彭澤招隱詩成賦濁醪

春日山居雜興

日長風暖艸菲菲芳徑無人賦采薇春鬱桃花紅
照眼晴薰楊柳綠霑衣黃鸝傍樹窺書帙紫燕翻
簾落釣磯久矣儒冠甘皂帽不須裘馬問輕肥

望海

滄溟於廓望如何山島涵洪汨大波消息靈潮迴
月窟往還槎使出星河高空想見木華賦氣象全

呑魏武歌坎德自卑弘受納百川崇長莫能多

登函谷關和蕭右言作

爲瞻河洛臨伊闕直上雄關百二重南國徵求非禹貢中原盜賊滿秦封浮雲不斷幽燕色白日遥連滄海峰四塞從來天下壯一丸誰使過奔衝

和李仲蘅登泰山

千秋巡奠古遺踪鬱確惟崇表岱宗空濶來看滄海日崔嵬獨有丈人峰雲横封禪臺邊樹雪壓磨崖頂上松那但群山成培塿直令天下小心胸

送黃羽卿游天台

四明高與括蒼隣聞說天台更絶倫滄海遥碧尋華頂赤城何日訪眞人石梁松子千秋月玉洞桃花萬樹春寄語金庭諸隱客東遊須有夢中身

黃將軍廟

當年喋血何忠勤百戰身殲獨有君捍敵膽麤心不改匡王事阻恨空開塞垣射虎元飛將部曲稱雄乃冠軍叱咤至今猶可見威名江漢想遺勳

文丞相

千古文章留正氣憂勞丞相苦東殲匡時義大勤王急殉國忠專屈節難漲海朝廷終北極中原社稷獨南冠艱貞三載孤臣志泣灑燕山涕泪寒

哭史相公

宿德膺符將鉞臨上公分閫著儒林渡河忠畧三呼壯相漢憂勞六出深望重蒼生名已副祚移宗社力難任致身不愧完臣節淮海東流萬古心

遊匡廬山

翠壑丹崖遠杖笻亂山深樹入雲封懸泉倒挂三梁石絶壁横開五老峰白鶴觀前初見鹿[illegible]裏忽聞鐘徘徊想結茅廬處錦繡屏風萬叠重

酬別歐陽孝伯

對君湖海憶園林城上秋鴻復暮砧萬里浮雲悲作客三江落日動歸心綈袍贈濟風塵重鬓髮蕭疎歲月深兩地關山同悵望一樽岐路各霑襟

送張昌伯遊天台

臨海當年此掛冠賦成歸去獨盤桓石梁横截天台遠玉女高弁華頂寒何處崕邊看瀑布幾人松

下卧秋崙山中自有胡麻飯不用檜溪拾橡飡

寄劉令言

關河霜冷鴈南遊雲物凄凉歲暮秋萬里飄蓬猶作客三年戎馬更登樓艱難阮籍窮途哭憔悴江淹去國愁爲報他鄉搖落盡風塵惟有敝貂裘

贈王築夫

海岱清流德可師弘通博達備兼資西河講席青氊舊東魯傳經絳帳遺自擬昌言成憤俗著來中論欲匡時而今漢帝宗儒術玉命還須問叔皮

西湖晚歸

十里長堤碧水圍桃花亂落柳花飛橋邊綠樹移朱檻湖上青山出翠微金勒醉扶公子去畫船歌載玉人歸烟波向晚還堪望蕭寺樓臺漫落暉

擬沈詹事佺期興慶池侍宴應制

扈從龍遊邸第東樓船簫鼓若乘空天開河象垂秦水地湧昆池入漢宫遠樹浮青宸幰外春流環碧御筵中承恩欲奏甘泉賦聖藻洋洋自大風

擬沈詹事佺期侍宴安樂公主新宅應制

主第新開御宿旁君王廵蹕有輝光橋邊織女迎烏鵲樓上仙人舞鳳皇天酒晝酣芳樹色宮旌春惹綠蘿香微臣齊洽歌魚藻願慶南山與壽長

擬宋員外之問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主家臺榭帝城東池閣初回玉輦風綠水懸流通渭汭青山環遶對華嵩春韶暖布千巖霽御酒晴薰萬壑紅不厭宸鑾行淑令何來佳氣滿寰中

擬蘇許公頲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別殿迤開御輦過春宮晴俯巒巘峩終南氣色蓬萊近渭水光華博望多弱柳名花迎麗從嬌鶯巧鳥雜笙歌共歡聖澤同韶令宴樂恩深滿泰和

擬賈侍郎曾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金臺連騎集嘉賓玉節鳴鑾屬令辰總爲論文開博望非關馳騁出長春樓横渭水光華滿殿敞南山樹色新自愧才非劉應匹承恩偏荷鄴園親

擬崔司勳顥登黃鶴樓

黃鶴空留千古名不知人代幾回更甯前兩岸楚

山出檻外一江𣲖水平遠浦歸帆漢陽渡秋風落日武昌城烟波雲樹登臨晚回首菸菸去國情

擬李供奉白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金庭夙昔種三花寮菜新來拜寵嘉旣許晝侯謀辟穀還從勾漏乞丹砂赤城霞擁通仙棹滄海潮浮貫月槎去後王喬懷魏闕定將飛舄到京華

擬王右丞維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

名花春發帝城遊御苑春巡駐九天複道遙遙通泰

殿閣離宮全俯漢山川雲浮鳳闕千門樹雨溼龍池萬井烟要省阜原瞻化澤宸遊元不濫流連

擬王右丞維勑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漢主高臺暑不留翠微宮闕住瀛丘山雲入座晴疑雨巖樹浮窗晚似秋遠殿廻風翻舞袖飛簷流水咽歌喉至尊許借蓬萊館帝子還從霄漢遊

擬王右丞維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鳳闕雞鳴敞帝閽九天旗戟曙初新兩階玉帛光

黃道萬國車書象紫宸仙掌露明三殿曉御鑪香暖百花春儒臣世濟辭華美撲藻彤廷奕葉親

擬岑補闕參奉和杜相公發益州

相臣分閫鎭蠶叢帷幄親承出禁中八陣圖開迎駐節五溪蠻遠待臨戎旌旗夜度迎雲棧騎馬朝屯望帝宮此去笮駹應化俗竚看西蜀奏元功

擬岑補闕參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卽事

銅龍帶雪集千官宮殿春旗曙不乾光繞御欄銀燭炧氣凝高掌玉堺寒上陽樹曉花猶溼形闕霜

淸月對看自應南山歌雅什頓添晴色照長安

擬杜拾遺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仗簇春旗晴柳條上宮晴日霧全消鳳城雲散金莖出鸞閣花深玉漏遙天語晝傳綸閣命臚官初罷紫宸朝侍臣淸禁辭歸晚尚染鑪烟下九霄

擬杜拾遺甫紫宸殿退朝口號

鵷序鵷班逶玉墀翠旄銀翟耀金支御鑪香動和風暖春殿花繁淑景遲雲氣遠移鵷鷺觀珮聲遙隔鳳凰池退思補袞雖無闕敢忘微臣備拾遺

擬杜拾遺甫城西陂泛舟

吳娟越艷錦帆張桂檝蘭橈盪絲楊浪浣桃花歌
袖溼風寒蘅杜舞衣香玉簫金管迷春渚青鵲黃
龍映曉粧醉裏不知歸去晚尚調清瑟盡餘觴

擬李新鄉頎題濬公山房

古寺禪房花木稠為焼泉壑且淹留空林地僻蟬
聲靜深院松高鶴夢幽慢捲石湖清月曉窓含巖
樹白雲秋塵心到此渾消盡我欲親從惠遠遊

遊棲霞贈雲上人

珠宮全俯大江隈巖樹巑岏石磴廻雨散山川雲
外出天清樓閣鏡中開香臺說法龍王過花院纔
行鹿女來不用維摩參覺悟此心先已化成灰

過蓮華寺訪見月上人

鐘聲遙在白雲中樹隔廻巖路不窮山寺翠嵐晴
杳靄石壇花雨晝冥濛上方月出禪初定深院香
聞妙已空自是名藍多色相得因泉壑訪生公

送莊度遠歸浙東

君遊五嶽人寰外幾次曾登第一峰湖海風塵看
氣色烟霞泉壑想心胸錢囊羞澁惟詩句裋褐飄
零只展蹤從此富春山下去鹿門家在好歸農

登徐州城樓

黃河下遶楚宮垣城上登臨一俯軒樹外秋陰生
大陸天邊落日見中原英雄尚憶遺豐沛都邑猶
傳舊雍門惆悵北望多極目不知慷慨向誰論

尨官閣

尨閣凌霄霽色開登臨四望絕浮埃東南雲盡海
山出西北天清漢水來梁殿幕烟芳樂苑晉陵秋

艸鳳凰臺迴將六代興亾恨一灑高樓歌七哀

金陵懷古

南都元屬舊長安徙倚層樓不忍看白日榛埋梁
殿閣青山墳飲晉衣冠豪華夢破風流盡霸業圖
灰王氣闌古往今來人事異空江惟有水漫漫

答友人見訊

江上柴門與水平野人常戴鶡冠輕疎懶本潤謀
通籍散髮何勞問請纓世亂狐狸猶竄伏豺狼豺
虎尚縱橫年來獨閉孤村晚白日蓬蒿理釣耕

留別張羽生

秋鴈寒鐘入夜清異鄉孤燭話平生淒涼峽裡玄猿嘯牢落樽前白髮明歲暮漂零雙旅燕天涯放浪一流萍來朝又作江湖別遮莫危檣五兩輕

赤壁

絕岸中流一舸船千秋還對舊山川周郎戰罷三分定黃蓋功成六代傳西望天低雲夢樹東來水潤武昌烟賦詩橫槊空何在惟有長江似昔年

烟雨樓

層樓忽望似蓬壺水樹雲山入畫圖窗間雨色來三泖檻外烟光接五湖檇李汀邊思杜若鴛鴦湖上憶蓴鱸還期昔日扁舟去萬頃滄浪一釣徒

登戲馬臺

無端竟作枌榆客秋日還登戲馬臺慷慨重悲桓武淚淒涼空老仲宣才五陵關闕臨河險三晉雲山直親來漢楚消沉同一望大風歌發使人哀

虔州九日憶弟

冷榆寒菊滯虔州滿目河山悲客游荒徼途窮誰送酒兵戈路絕且登樓天涯霽色孤城晚齊國霜黃萬木秋幾度望鄉臺北望鴈行吹斷楚江頭

大茅峰絕頂

層崖千仞上嶙峋樓閣崢嶸壯觀清簫籟夜從諸壑聽白雲晴對兩峰看碧簫人去仙臺古琪樹花空玉殿寒我欲數黍茅氏訣不知何路訪金丹

穹窿山訪施亮生

穹窿山上訪靈君泉壑樓臺住白雲丹訣晝飡芝石髓仙經夜讀鳥龍文蛟眉乃識符爲劍羊化方知石作群借問蓬萊清淺信麻姑遣使得相聞

丙辰元日

滄江白雪暮與遲江上梅花着短籬蓬鬢忽驚傳
歲酒柴門早已報春枝故交有夢憑誰寄新恨無
端只自知衰老於人還漸遠不如高臥且吟詩

過楊相國遂菴鴻鶴山庄

相國林泉鴻鶴庄百年無主鹿爲場階前水石已
非舊戶外河山不改常歷落殘碑橫古道杈枒老
栢對寒塘斗橋雖在今誰氏寂寞荒臺下夕陽

友人索和落花

暖香狼藉墮翩翩無那繽紛綠水前漢殿綺羅黃

土塚隋家金粉玉鈎田緒風林下飛蝴蝶殘月枝
頭叫杜鵑二十四番何太迫痛令顏色丧年年

新柳

未及垂條掩畫樓絲絲已覺美輕柔纖腰慢且催
行騎金水何時拂御溝早歲王恭殊俊美少年張
緒最風流等常莫漫驕衣白便染青衫換敝裘

逸上人南遊附書竹塢文與也篤湖盛宜山
歸得兩公贈詩援筆書後兼呈二先生

折得梅花寄千里休公雲水不辭艱白蘋江上抱
琴去黃葉林中訪戴還入戶清風生竹塢開簾明
月見宜山何嘗共把羊求臂同話秋心笠澤間

甲申人日偕桐上人集竹塢山齋

竹塢春晴暖律催況當人日草堂開晴抽澗谷門
前柳爭發長谿壑裏梅放崔林逋招客至談玄支
遁入山來同歡共集難分手留得拏舟棹不回

甲申九月廿日江泠閣集鐫版成寄存焦山
碩公枯木堂中留以志過若云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則吾豈敢擬句代謝而已

到崕別出一世界秋水浮空湛若虛枯木堂中來
作客焦公山下好藏書東坡說偈禪多悅支遁談
玄妙有餘此日雙峰招五柳何如慧遠在匡廬

題萊陽姜仲子虎丘生壙 尊公貞毅公祠在其南

仲子壙成未老時壽藏南畔即先祠隧前自製霾
人銘壠上生栽古石碑此日歡朋來集飲他年行
客過題詩分明談笑陶元亮何必牛山苦重悲

江泠閣詩集卷七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七言律詩

登金山妙高峰

妙高臺立正中流水合南條控上游地拔鍾陵下於越天開淮甸入徐州京江月落吳門曉瓜步濤來海國秋咫尺人浮霄漢外總疑身在白雲遊

渡楊子江望金山

一石嶙峋兩岸遥望中樓閣似青霄波濤洶湧還三國楓宇崢嶸自六朝斷壁晴開京口樹空江夜落海門潮往來舟過山根下香梵晨鐘聽未消

金山寺

水域空明萬象寬紺園巒聳住風湍中潭龍出軒窗濕淡島鼉鳴殿閣寒海客傳經翻貝葉飯人受法禮旃檀塵埃不到江心寺夜夜禪官月滿灘

北固山亭

木末孤亭倚泬寥分明上出半空霄岸臨滄海晴看日潭俯京江夜聽潮地岔北開淮甸遠山來西接建康遥英雄事業今何在惆悵懷登恨未消

悲秋柬高弋之

五陵秋色報霜飛葉落征鞍馬未歸萬里客途悲梗泛百年身世好誰依天邊斷雁驚魂折河上秋風心事違看漸朱顏凋白髮丈夫還使淚霑衣

靈巖山

獨上靈巖攬古游吳宮陳跡莽林丘北看七澤楚雲盡南望千山越樹浮昔日菱歌傳里邑舊時烏烏宿城頭五湖秋水烟波濶愁對西風引釣鉤

書焦山焦隱君壁上

江勢東來萬壑奔青山忽斷水滔滔江分北固松聲濶山對南徐石壁高沙島森潮生夜月海門秋樹落寒濤幽人正抱烟霞癖三詔何煩使者勞

登圌山絕頂閣

圖山壁立枕江清頂上樓如石削成滄海夜明先見日高峰晝冷忽聞笙雲中鶴去青囊遠月下梟來白羽輕咫尺當門是槎路定將從此達蓬瀛

梅花吟

知君本是羅浮客窓下無人獨自來踈影瘦橫斜月照高枝寒倚夕陽開六朝舊恨含章夢千古新詩水部才莫遣桓郎漫吹笛江南須寄隴頭回

詠新柳

水驛離亭江渚邊空烟漠漠染輕緗漢家宮裡眠

纔定魏武堤前折尚嬌夜月未堪桓野笛春風初學小蠻腰他時滿映河橋色驕馬來過畫橋

綠萼梅

風流已擅謫仙名高致蕭踈絕世情青瑣池臺纖月落碧梧庭院夜參橫一枝寒破江離岸幾樹春殘御柳城孤調直須重索詠鬱藍箋紙和陰鏗

其二

藐姑風韵最娉婷東閣何郎倚翠屏苔樹影寒粧獨照竹陂香冷夢初醒一函春去郵亭碧三弄人歸玉笛青纔似仲圭圖画得墨痕霑惹綠莎汀

其三

寂寞亭臺閉院門翠裳和悶立黃昏春心已托臨邛操舊夢空歸梓澤魂青眼待君惟有笑靚粧留客獨無言相逢正值羅浮去塵襪猶淹碧水痕

其四

香蝶輕黏彌織穠玉膩新調粉黛融波染淡痕湘水潤並侵寒月隴烟空歌回楚樹青蛾歛舞入梁園翠袖工可是宋家宮殿裡絲鬟粧罷倚春風

牡丹

木藥晴開畫錦堂翠綃紅幕映霞裳華清妃子新承寵金谷娥眉爛倚粧帶露色霑吳苑酒籠烟衣惹漢宮香何須更問平章宅欄檻分明是洛陽

輓海烈婦

千古倫常一婦操招魂惟可讀離騷青臺大義孤風遊黃鵠艱貞苦節高荊水月寒悲瀨渚吳門楓冷哭江皐行人莫向毘陵道河岸春潮叫伯勞

文游臺

文游曾此停軒蓋伏檻長湖大地開千載名賢傳盛集百年流客上高臺中原落日浮雲外淮海秋風旅雁來空把離情撫長劍天涯攬古一徘徊

臥病

霜楓蕭颯滿空林莽莽風烟大陸陰望裡關山何地恨夢中城闕故園心荒原向晚孤砧急素髮淩秋兩鬢淡空鎖柴門人卧病漫横高枕一悲吟

送吳介甫入蜀

西蜀東吳萬里程蕭蕭落葉送君行峽中灘吼黄牛谷樹外山高白帝城井邑亂來田里廢人民荒後版圖更懸知獨有秋江客猶聽巴猿夢裡聲

登穹窿山

何處丹崖倚石樓穹窿高出五湖流荆川月落吳門曉震澤濤寒海國秋萬井暮烟連樹動一峰晴日與天浮無端北望懷京縣隴驛雲山漫漫愁

有懷東菴叔賢

秋風牢落故人疎卧病淮南獨著書徐孺未懸高士榻侯嬴空老尚賢車十年湖海漂萍梗千古文章飽蠹魚誰似梁園爲賓客一將詞賦問相如

贈周道士

靑城道士修玄文雞犬咸驅入紫氛禮斗壇高天路近課晨鐘遠下方聞欲吞霞氣臨滄海爲鍊丹砂住白雲往往夜深人靜後孤峰頂上候茅君

游西溪

西溪江頭春水生二月三月連溪平野鳧春漲浴新綠山鳥晝鳴吟暮晴林光正好花亂發佳客續來杯滿傾且須極日恣游詠何必力謀身後名

泊牛渚江

牛渚天高澄夕霽片帆孤客起相思袁宏淸詠應如是謝尚風流宛在茲白露氣寒霑袂薄靑楓波冷上潮遲蛾眉亭下秋江濶今日還同捉月時

九日偕周崙隱薛雲從敬持登雩山

九日天淸霜宇寬呼朋載酒出危巒空江水落汀沙冷疎木山高石徑寒林下黄花資客採樽前紅葉任君看爲羞短髮還吹帽盡把茱萸插滿冠

登長山

崢嶸高嶂倚天廻落日清秋霽色開河派九流俱
北轉江湖萬里直西來邉聲亂下淮南部烽火達
進海上臺對此登臨懷謝傳不知誰作濟川才

寄懷湯天若 時客中州

中原芳艸已三年別後長懷叔度賢入洛定推吳
國寶渡江人說祖生鞭朱華鄴水才堪步彩筆梁
園賦可傳邉問汴都儒雅士風流誰並李膺仙

懷笪在辛 時居松子脚

謝却浮名入翠微獨攀仙桂掩岩扉青山夢斷懷

人遠白雪詩成和客稀未擬扁舟同爾泛空留明
月待君歸鬱崗巇下元多樹定倚高松賦采薇

春日山齋即事柬高爾文

獨攀仙桂隱山阿幽鳥晴窓長綠莎白髮對花何
爛熳青春垂柳任婆娑卧啸巖石供時歲坐擁琴
書樂嘯歌若問衡茅今日事蓬蒿殊比舊來多

送鄭遠侯游浙東山水

君下吳川別故人扁舟進入苧羅春越中山水看
愈秀海上雲霞色更新高尚四明殊曠達風流逸

少本清真鑑湖依舊蘭亭在莫忘登臨頁蕩巾

江泠閣

蕭條艸閣寒江上日日青山坐幾重檻外晴川甘
露寺窓前秋水玉圖峰干戈抱病兼時棄詩酒留
賓洽興濃只有鷗鵜相對晚投竿散髮任從容

客中除夕

風雪異鄉殘臘夜天涯孤燭斷蓬身效人椒酒聊
相慰對客梅花且自親心事幾年看白髮飄零此
夕愧綸巾殊方萬里還儺疫憔悴余當賦逐貧

懷陳延喜

白雪曾叨愛不遺翩翩老筆自雄奇劉伶歲月都
憑酒杜甫功名只在詩海內豪情君意氣樽前落
魄我差池誰知別後元龍淵三載無媒致一辭

春日江村即事

幽竹柴門野水濱平添春水滿江津漁舟自此釣
彌潤鷗鳥於人性益馴楊柳渡頭沙路合桃花村
裡浪痕新尊羹秝釀休嫌薄銀鯽金鱸漸不貧

卜築

伐桂搴茅待結廬閒生從可樂樵漁琴尊自愛稽
康懶嘯咏還如阮籍疎路僻初尋谷口樹山深纔
訪鹿門居年來帶甲盈天地世亂求安好著書

和潘力畊贈陳吉人次韵

薜蘿松桂養清真泉壑烟霞早避秦車馬不妨棲
隱夢圖書堪慰索居貧從來漢室推遺老自是商
山有逸民莫怪河陽占秀句元龍風概本名人

岜在辛返松子閣寄之

五柳先生江上還扁舟聊出住人間憶鱸帆挂秋

風遠放鶴船歸綠水閒白石未寒前日夢青山猶
識舊時顏畧知庭樹能相待落落長松蔭滿關

丙辰元日 是歲余五十

老病重看鳳曆周吾生已矣復何求百年忽屆知
非日五十曾當學易秋茅屋再逢新歲月蓬門不
改舊窮愁梅花為發催詩句彩筆淋漓對白頭

登北固多景樓感懷

獨上高樓倚暮津夕陽懷古倍傷神南去霸圖衰
艸歇北來遺恨野烟新廢壘烏啼三國戍斷崖碑

卧六朝人登臨漫感興亡事欲向沙頭理釣綸

廣陵席上贈魏叔子

家住湖南楚水岑扁舟下客吳江陰居然名士風
流輩更切文章爾雅心匣裡青萍誰獨贈樽前白
雪共堪吟今朝把酒維揚舍梧竹蕭蕭有遠音

立春日雍南子發千一同登北固多景樓

山外高樓逢立春共當晴日俯春津江城風景催
梅發水驛烟光入柳新一點下雲瓜步鳥片帆歸
浪海門人無端北望來愁處滿眼河關淚染巾

輓烈婦謝氏暨貞女巧媛

栢舟携手泛寒門子母并看正氣存共道鬚眉無
日月誰知巾幗有乾坤雙忠事苦同衰絮九死心
悲似風原從此青陵臺下路京江南畔更堪論

其二

霜水漭冽古來難息奴曹娥吏可歎抱石雙投小史浦懷沙同入露筋灘貞娘江上青天遠瀨女潭邊白日寒此事他年讀青史千秋留與大家看

初春陳七褒何雍南宗子發同登多景樓分賦有懷程千一王季守不至

千古江山想傑閣佳時同集最高楹登臨嘯傲賢豪事詩酒風流我輩情暖日晴川看柳發渚城津樹望潮平歡游既洽歸來晚却恨曾無二仲并

晚同七褒雍南子發登北固凌雲亭感懷

直上津亭望晚晴危欄高出逈分明西來楚水連天濶東去吳山入海平落岸帆檣京口渡隔江烟樹廣陵城四方多難同登眺王粲當應賦早成時子發避地京江

秋日訪在辛九華山寺

九華山寺最岧嶤為訪幽人到次寥石壁晨開金殿閣紺園秋倣碧雲齋窗前峰色晴看雨檻外江聲遠聽潮不是淵明心不雜東林安肯獨相招

中秋虎丘紀盛

十里橫塘大道行朱樓高夾瑤香生共燒銀燭邀賓至同泛金罍酹月明何處女郎彈玉瑟誰家公子按瑤笙千人石上渾如晝遮莫來聽子夜聲

蘭亭懷舊

東越名山趁遠過蘭亭修禊昔如何一時人物清談盛六代風流王謝多勝地已墟生蔓草斷碑空臥入荒蘿千年往事從誰問竟日踟躕曲水阿

宗忠簡公墓

英雄此昔埋弓劍隴木荒蕪隧道平慷慨一心勝二帝艱難百戰保孤城空山落日思旗壘野老春風薦杜蘅自爾渡河人没後宋家誰復守東京

憶往事偶成

長安春曉杜鵑啼望國氛高紫極迷上相銅符以

郢北將軍鐵騎喪關西月明九塞黃羊入塵起千山白馬嘶竟使神州陸沉盡平乘誰肯一攀躋

其二

十年推轂賦元戎肝食宵衣歲歲同當宁詎曾忘一飾持衡端的負三公司農餉絕猶催戰大將兵驕罔立功廿載憂勞誰不戴至今人泣鼎湖弓

其三

尚方手自誅常侍底事令之復典戎此輩趙高元不少從來承業豈能多秖緣宮豎干兵柄遂使關門倒太阿南北兩司皆負國至尊孤立獨如何

其四

西來烽火照咸陽誰復疇咨戡亂方閫外干城皆叛盪中朝門戶日分張勤王豈有文丞相罵寇空無李侍郎北望卽今多少恨黃雲荒草漫茫茫

謁楊文襄公墓

古栢荒杉半偃枝大臣忠悃使人悲鼠狐廟社生前志桃李菁莪死後貽四海調元贈玉燭百年經濟著邊陲蒼涼此日空山裏秋草寒榛讀墓碑

分守石公德政詩 代 公名珍字璵公滿人駐節京口

一辭楓陛出燕關頓使南徐俗不頑吏散鐘鳴官舍冷鳥啼花落訟庭閒署中但飲中泠水簾外惟看北固山應是當年汲長孺秖憑清靜革時艱

笪江上侍御索和作

三十年前舊里閭歎君重過半成墟昔時甲第幾人在故國江山百戰餘鏡裏韶華渾隙馬賓閒事業總蘧廬何妨化作遼東客看我灘頭學釣魚

附笪江上原詩

扁舟閒泊郡城東峭上行人滿眼中背郭寺樓千樹雨臨流酒肆一旗風浮生來往同朝夢塵事還番類晚鴻卻笑令威歸去日學仙徒聒市兒聲

贈武康令某君

羡君簪紱慕幽遐乞得銅官勝永嘉坐下灘聲餘不水簾前山色散人家客來但放苕溪棹公退惟烹顧渚茶信是武康多樂事一如仙吏隱烟霞

乙酉除夕

萬國戈兵戰血丹江城吹角暮天寒山川觸目悲

何藍風景催人歲欲闌無那壯心燒燭短一番時事頌花難芧堂此夕關情甚椒酒疇能復更歡

陳後主

南朝天子愛風流花月笙簫夜夜游每署女官爲學士更翻新曲教驪驪金鋪狎客臨春讌玉樹佳人結綺樓尚說景陽宮畔井胭脂猶染舊時愁

梨花

春來愛訪茗華客香雪亭臺對玉尊傍水看烟猶有色隔谿籠月却無痕半窗虛影月爲魂原作一院暖香雲是夢珠

簾小雨初飛燕粉浣輕寒獨掩門怪是越娘風韵在素粧和悶立黃昏

蝶

曲欄西畔畫橋東杏子亭臺柳絮宮爲倦一來依曉幕能狂終太惹春風匷酣別塢衣將粉舞落殘芳袖欲紅非是不知紈扇惡只緣身在夢魂中

癸酉人日宗子發程公虞章聖可程玉稼同集何雍南晴江閣分韵

條風七日上春天曉郭晴消萬井烟水國寒梅開

早歲江城新柳發華年分題雅集青齋裏清讌高談竹閣前自媿白頭衰老盡金花猶復伴羣賢

癸酉三月三日何晴江程公虞章聖可程玉稼同修禊南郭水濱是歲二月二十九日清明

澤國花香薰柳烟江南三月艷陽天關雞纔值清明後走馬時當穀雨前逸少風流空六代茂先佳事迥千年浮杯好共同人集水次來吟祓禊篇

癸酉春暮臥病江齋宗子發錢古民盛宣木枉問

春江江上罷吟游抱病蕭條臥竹樓幸有同袍來問疾得歡蓬蓽慰相求綠陰地僻浮長淨黃鳥山空響特幽正好時光對佳客不勝清興滿林丘

朱仙鎮岳忠武祠

千年老栢依然在寂寞蒼京對古祠北去已無秦郡縣南來猶有漢旌旗道傍豕牧荒屯鏃隴上人耕廢壘基咫尺河山衰草外西風寒照不勝悲

秋杪傍山園月夜同陸五修玉瑲殷逸青聽段會昌彈琴分得樓字

招邀乘興到林丘雲淨天高宿霧收踈栁回廊人寂寂曲欄深院夜悠悠橋邊改席星低樹池上張琴月滿樓此會不須勞秉燭清光偏肯助良遊

贈劉一韓

前　明崇禎時余總丱讀書一韓家與之共學未幾遭變余客白下一韓亦徙居金沙天各一涯不相聞問者五十八年已而咸歸故里乙亥秋偶過茶舍與一韓接席酬酢間了不認識久之述序始悉其為少年時垂髮交也禿鬢衰顏各皆皓首追憶疇曩能無黯然昔人所謂對此雖近貌若河山者因述數言以贈

分明記得垂髫日一別于茲六十年昔作兒童今皓首幾番滄海復桑田來歸丁令人民改重會蘇州甲子遷同說少時如夢寐大家相對各茫然

江泠閣詩集卷八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七言律詩

春日江村即事

老向滄江歲月深江花江艸逐幽尋沙穿翠竹書簷近水發紅桃卧檻臨花下漁舟閒自放宅邊溪鳥聲長吟汀翁浦叟時來往不惜餘杯日日斟

石城感秋

蓟門霜落石城秋故國蕭條萬里愁絕漠長風動地至大江高浪蹴天浮悲心月夜函關外壯志蹉跎楚水頭極目中原盡戎馬回看燕雁一登樓

其二

南紀滔滔江漢回大江天塹石頭開緣艫北去連滄海烽火西來接潁淮風景當年愁眺睇河山此日有悲哀丽譙樓堞秋笳裡高對寒潮落鳳臺

其三

八月天高雁度河西山涼月滿滹沱黃榆冷墮關頭盡清角寒吹塞上多落日五陵窺石馬秋風二

殿尧銅駝滄江老去綸竿在萬里乾坤一釣簑

其四

荆扉日日掩蓬麻側石滄江艸閣斜坐對漁翁移晩棹閒看鷗鳥浴晴沙黔婁不願榮名貴顏闔甘爲處士家垂老悲秋傷故國白頭懷望憶京華

其五

龍蟠虎踞抱江東鳳舞鸞翔夾禁中錦繡河山扶壯而魏栽觀闕竦虛空池臺相國開金穴甲第將軍挂寶弓芳艸忽凋淸蹕路秦淮流出上陽宫

其六

龍艘鷁舫赤闌橋錦帳金鐙碧玉簫芳樂宴歸明月上景陽鐘動曙烟消樓開結綺留江令殿起臨春貯阿嬌疇昔帝王佳麗地天門秋色五湖遙

其七

玉露淸秋落木稀金陵臺上白雲飛江山不改市朝換時物依然人代非庾信豈堪關塞老劉琨空使壯心違西南鼓角天邊遠聞說孤城未解圍

其八

十年京國壯遊心帝里豪華盛古今費瑟珠箏彈綺榭金鑣玉勒艷花林白頭畏看都門菊旅客愁聞故苑砧猛擊唾壺追往事六朝陵闕暮烟深

明陵道中

遠戍長途半夕曛孤城遙向萬山歸天寒空谷聞鵰响日落荒皐見雁飛四海兵戈猶急餉十年征戍尚重圍東南力盡遺黎少寂寞秋原桑柘稀

華嶽吟贈栁逸長

三峯排立列巑岏石上蓮花蹋石盤高聳明星天外出横開仙掌日邊寒龍門北抱黃河遠函谷東干紫氣蟠不有雄山居重鎭何來關隴護長安

和友人遊雲中鴈門諸山登太行絶頂有懷

天廻紫塞抱居庸地擁黄榆限折衝南劃大江分禹甸北屯滄海帶堯封羊腸險接飛狐道馬邑遙連落鴈峯魏尚衆恬俱已矣令人長睇憶遺踪

泊燕湖關

非暮辭鄉今度關川程常在水雲間帆檣半出吳洲樹客路多行楚國山隴雁疎離天外斷江猿愁

切夢中還無端更泊兵戈裡一夜秋風兩鬢斑

崔

淸迥仙胎出羽曹却凌氛霧獨摩翱浮丘地濶孤翰遠碧海天空片影高烏上雲濤翻逸翮山中霜雪洒奇毛尋常莫話乘軒事咫尺搏風唳九皐

南康秋日

天淸木葉下南州去國南登謝客樓五老峰高晴盡見九江波冷暮空流百年獨抱江淹恨萬里長悲宋玉秋水遠山遥勞北望乾坤何地一孤舟

送人遊衡嶽

祝融爲嶽鎭遐方此去遐夌出遠荒嶂叠九嶷開五嶺湖連七澤控三湘諸峰削漢芙蓉秀衆水環山紫蓋長惟有蒼梧瑩虞帝至今南望獨凄凉

岳墓

指日前軍收薊朔燕雲唾手却塗泥玉關夢斷風楸在鐵騎魂銷石馬嘶江吼寒濤秋葉墜月明疎柳夜烏啼年年哭作錢塘恨多少吳山綠水西

韓侯釣臺

落落英雄淮海頭當年未出一綸釣誰知此地釣鰲日正是中原逐鹿秋赤羽帳前無國士綠莎堤上有王侯而今封列空何在還見荒臺繞濁流

秣陵故宮感舊

王氣消沉霸業灰故宮禾黍不勝哀人睜毀殿牛羊卧馬牧空壕射獵回梁帝樓臺飛野蝶晉家城闕落秋槐江山多少登臨思憔悴西風畫角催

其二

秣陵山下草連空一望興亾向此中幾片夕陽三

國壘數株殘柳六朝宮胭脂井廢寒瓜綠歌舞臺荒野蓼紅惟有長江不曾異朝朝來赴石頭東

登萬歲樓

六朝重鎭南徐在此日來登萬歲樓人物總歸時代去青山還對水悠悠空江地斷秦淮甸遠樹天連漢蔣州共說當年王刺史千秋遥想晉風流

鎭國寺塔

泰郵國寺古禪林一塔崚嶒覺祉潯積水遥帆天外落亂汀寒樹雨中淡通津上引淮徐圻大澤東

迤海岱陰虛客不堪頻眺暮萬家城邑起秋砧

淮堤秋夜

長淮歲暮催時晚永夕迢迢遠獨過幾杵斷砧敲曉月一天凉露滴秋河嚴城戍鼓連宵警荒館寒螢起夜多坐憶故園無那劇不知雙鬢髮如何

贑南旅懷

憶別楓林葉下初片帆霜月向衡廬空江客夢寒猿斷楚路秋風雁跡天際臘殘心幾許贑南春曉獨何如相思迢遞三千里兩歲渾無一尺書

宮怨

浮雲如夢曉沉沉却憶君王淚滿襟羞把画圖歸紫塞悔無辭賦贖黃金昭陽夜短恩偏重長信秋長恨獨深空殿無人懶粧束落花流水負春心

寄宗子發池陽

天畔美人秋水外迢迢千里寄相思三年渴望金莖露百尺遙懸玉樹枝山館清風朝散帙江樓明月夜論詩不因孺子空留榻那得南州刺史知

賦得鍾聲兩岸聞

半天樓閣青霄裏一鳥鍾鳴兩岸開瓜步月空孤響去海門風斷數聲來凄鏘遠隔暮潮外清越寒生秋水隈幾度敲殘人不見江南江北妙高臺

又

石潭山寺孤鐘遠高出長川隔水淵擊罷廣陵烟暝後敲殘京口月生時雨昏沙晚度江黒楓落汀寒山迢遞兩岸人家十萬戶灘頭齊聽曉風吹

訪高六英北固山樓喜晤徐瓊長 時瓊長負笈千里從六英游

北固亭西初訪客馬融門下見康成百年東海逃名士千里中原負笈生嶺外夕陽孤鳥出天邊春水一舟輕晚來披閱論文處山色江光映滿楹

北固山樓同六英夜話

散髮逃湖一釣綸風塵高卧老遺民藏書架上三千軸閉戶人間四十春種竹不嫌茅屋賤攻文甘作布衣貧今宵剪燭山樓上慷慨同君仔細論

喻太夫人輓歌 夫人為池陽太守喻公母時公去郡居苫次于郭

池陽太守真賢才母喪去郡廬萬萊天邊弔鶴二

叟至江上生芻一束來二事皆丹及
相官舍薤歌何盡哀始知秋浦有廉吏二十餘年
御鮮同丹事

送徐松之之毘陵

昨朝方接海門濱今日扁舟別故人愧我賜冠埋
艸土憐君霍髮走風塵江山月旦珠林滿烟水丹
鉛彩筆新爲報毘陵諸賦客高題白雪和陽春時松
之刻京口百城烟水詩成

其二

故人將發蘭陵棹把手臨行各贈言弱冠詩篇盈
卷軸舊游蹤跡半乾坤百年事業浮名在四海知
交短褐存別後逢君更何日聊因慷慨一相論

賦得月湧大江流

雲散天高川路迥大江孤月照晴瀾空波影濯氷
壺淨秋水光搖玉宇寒風急霜花翻白浪潮迴雪
魄漾清湍遙吟更憶扁舟客遠岸危檣獨夜看

程玉稼花燭辭

聞說蕭郎跨鳳遊鵲橋人物最風流臺披曉月開
粧鏡幔捲春霞結綵樓銀燭影燒高炬列玉簫聲
雜衆香浮須教樂部催歡鼓今夜同看會女牛

金山絕頂留題

萬壑齊奔下京口一峰孤起立長川南來山斷開
江嶂北去潮空接海天兩岸水浮金刹寺中流臺
聳石崖巔乾坤疏鑿分明在今古題詩幾箇傳

爲史淑時悼亾

彩雲依舊還巫峽從此蕭郎罷合歡鸞鏡影收粧
閣閉鳳簫人去玉窓寒魂歸夜月空留珮腸斷春

風獨倚欄莫道瑤琴遺挂在畫眉夫壻對誰彈

廣陵覽舊

維揚自古繁華地今忽來從此路過隋苑故都秋
草沒蕪城荒壠夕陽多行人不解當時恨商女猶
傳昔日歌廿四橋頭明月在空無流水上清波

斑竹

黃陵古祠湘水陰兩岸蕭蕭高竹林幾點未磨當
日淚千秋猶見二娥心霜根結慟愁難斷苦節嘶
悲怨獨深豈料啼痕化爲碧綠飾錦惹到如今

珍珠蘭

一種幽姿別有芳垂甤綴蕊異尋常莫言落落山谿物自是離離上國香漢女解粧遺九畹鮫人紉佩泣三湘隋侯欲報誰爲德采采相思貴不忘

古梅

古榦霜根放獨遲孤姿寧爲歲寒移千年雪吐瓊華蘂萬里春傳玉樹枝臥礀懸水香寂歷橫空掛月影差池宜從何遜風流能東閣誰吟水部詩

東南六高士吟

宋未有

辟地入匡廬山中罕與世接而東南士之言氣節者莫不皆以之爲歸

黃河水倒下崑崙萬里中原日月昏遺老只知尊漢臘孤臣安敢忘湯孫懷沙舉國人皆醉叩馬潔山義獨存一入匡廬別世界白雲丹壑各乾坤

沈昕巖

家宛陵更變後不入州府遁萬山谷間樵采自給雖竭蹷勞瘁中講授未嘗少輟諸從游之士皆相依而不去

黃髮先朝言事客悍然來作負薪翁百年東魯衣冠在竟日潔山弦誦同築室頗能師夏甫著書誰且識王通丈人夫豈忘君國世亂埋身隴畝中

徐昭法

吳人也操行介潔清風冷然疾世既謝去移家五湖陂外以繪素贍生三徑日惟高僧往來求見者終莫能得

范蠡湖西萬頃陂先生家在水之涯湖邊明月來長照湖上清風任爾吹剪竹但通開士逕賣山常寫古人詩寒氷百尺留題處四十年如一日時魏叔子嘗題昭法爲寒氷百尺

汪魏美

武林人既丁時艱即變匿名姓浮翔四遠蹤跡杳邈無能物色竟以是終其身焉

茫茫大地暗風塵歲月更移廼卅春擊楫已無慷慨士采薇猶有餓歌人天邊野鶴終難下海外孤

鴻詎肯馴碧水丹山無覔處倚書聊以託松筠

吳埜人

家貧處東海之濱屢遭昏墊困于衣食楞然四壁而淸吟自若不以問也

抱病孤蘆四十秋布衣終老海西頭一生憤世難爲俗八口無田莫自謀只與酒瓢相白首獨將吟卷付滄洲七歌讀罷江天晚何日偕登北固樓埜人有七歌篇

魏冰叔

昆季去亂卜築翠微峰上著書譚道屢辟不應泌水衡門肥遯自足殆古隱居以求志者也

逃時亘上翠微巔百尺峰頭枕石眠家在萬山人不到名歸四海榻空懸干戈滿地著書日鉤黨盈庭授易年最喜亂來同辟世一門兄弟耦畊田

辛未夏首鄭文水宗子發何雍南孫玉從夏天一吳紫雯章聖可陳子翼程紫星夏用修同集紫星綠水橋別墅

綠水橋通綠樹斜朱樓碧館鬱相遮爲招文友爲陶社遂訪名園到習家棋罷特開池上酌酒闌頻煮竹間茶夜深猶自未歸去庭院燒殘絳蠟花

壬申三日集北固江樓修禊

綠楊山外暮春天江閣憑臨江水前掇杜搴蘭修禊事筆牀詩卷會群賢佳辰喜恰逢元巳人物居然對茂先此日南徐開洛飲風流不減會稽年

新秋雜感和夏天一作

緒風初吹乍凉天正是君家讀禮年絮酒遠齎磨鏡客門人新廢蓼莪篇窗前綠竹凋殘籜戶外斜陽咽暮蟬寫就孝思遙寄我一番吟罷一悽然天一時方讀禮

其二

七月浮瓜暑未收俄看大火復西流嗟君年力猶强富媿我頭毛已白頭失路陳琳空草檄哀時王粲獨登樓江山觸目增懷感不上新亭亦重愁

其三

北固亭高絕處攀西風吹灑泪痕斑六朝城闕荒

烟外三國河山落照間劉帝井存雲已散蕭皇陵
廢鳥空還興亾事業知多少愁對滄浪一釣閒

其四

薄祐生當漢祚終紛騷無地不兵戎余生明熹宗末年適逢其
亂時危散聚猶波裏亂後山川似夢中千古文章
雙下淚百年身世一飄蓬疇堪戢闘兼離別搖落
江潭七十翁

其五

辛苦當年少盛時經營南北日驅馳淸風每憶劉

琨嘯白髮寧知庾信悲老去秖應乘下澤歸來惟
有問東菑柴門一閉蓬蒿裏硏得松煤改舊詩

其六

銀河低轉玉衡偏寂寂江齋坐不眠永夜懷人思
往事凉風吹髮感衰年山城畫角鳴秋律水國寒
砧動夕烟遙憶舊游千萬里蕭條何處白雲天

其七

急杵鳴蛩催漏殘一軒凉月露初漙愁心最畏經
秋早短褐何堪耐夜寒海內人文多殂謝天涯戰
闘異悲歡年來自分甘塵土慚媿瑶華欲和難

其八

生涯久矣付樵漁散髮荒陂守舊廬頹髩苦無簪
弁慕嵇康元與利名踈山中落葉堪題句江上秋
蘭好報書何日桂花香滿處共君談笑月當除與天一有桂花之約

喬東湖過訪

挐舟未得過相從乃辱王孫顧蔡邕野老已皆忘
甲子丈人猶自有心胸藏名早鼓蘆中枻太國甘

爲廡下舂後此莫嫌波水濶秋風江上有芙蓉

秋日訪鐵公焦山

八月名山訪惠休焦公祠下繫扁舟海門潮退風
帆逆島國濤寒水寺秋攬勝幽尋厓底壑論詩高
對石邊樓踈狂自媿非玄度潦倒來陪支遁遊

留宿鐵公僧房

海門一島石爲磯秋水欝林倚夕暉山寺晚鐘僧
渡濶江楓寒照葉飛稀幽巖寂歷宜攀桂虛谷迢
遙好採薇況與高緇相對語野鷗能不共忘機

焦山留別鐵上人

石窟千年留處士道人香閣卧雲閒烹泉夜汲到門水展卷晨看隔岍山黃葉島中秋磬蔟夕陽江上一舟還松寥自此別公去回首雙峰杳渺間

秋日再訪鐵上人夜話懸厓閣上

海門鐘動晚漁收石壁霜林夕照幽秋水再尋黃葉寺蒹葭重遡白蘋洲潭邊楓冷潮初落島下江淸月正流相對支公渾不倦夜深猶坐最高樓

寄懷章聖可 時聖可客冶河使者署中

飛鴻昨暮度黃河此夕懷君意轉多聞說淮南又秋水不知消息近如何司農歲輓金錢賦飄子民勞版築歌賈讓年來定叅佐肯教赤縣付洪波

漢宮落葉

萬木凋秋黃復紅紛紛蕭颯上陽中華淸露冷飛殘月太液波寒落晚風散亂玉階長信殿飄零金井未央宮裁詩欲寄人間去只恐人間不易通

答贈吳雲逸

弱冠爲文賦子虛交游早已及劉徐坐多名俊一時滿人自風流六代餘袖裏烟霞黃海客篋中詩草白門書春來寄得滄江老欲報瓊華愧不如

焦山人日錢古民張彝臣同集鐵上人懸厓閣

澤國潮平兩岍津暖風纔入柳條新梅花未破雙峰雪萁莢先開七葉春山閣燒燈徂永夕江窻散帙聚靈辰頻過此度尤爲暢支遁超然對許詢

爲卞誂九悼亾

藍橋剛及飲瓊漿何事飄然去阮郎架月已虛沉

洛浦峽雲如夢散高唐玉簫聲斷銀屏暗金縷香消錦瑟凉苦憶蕙叢情不那悼亾因寫腹悲章

寄答王歙州兼簡淮南諸友 時歙州有寄余詩余報之擲集

平山自共徐劉讌一別于今髮已皤江上舊游鴻雁少淮南秋水白雲多明珠忽遺陽春曲敝帚徒慚下里歌爲語竹西諸賦客幾時重與會摩訶

九月十五焦山同閔賓連錢上人望月海不揚波亭因憶亾友何雍南宗子發

海門風定寺鐘殘江月光圓玉露漙把手快逢玄

度至披衣還共遠公看浮波曠望秋潭白空水澄
鮮夜色寒苦憶舊游搖落盡新詩吟罷復憑欄

寄贈天童寒泉上人

天姥縣延接會稽天童東別勢能齊灌門雲盡千
峰出滄海潮來萬壑低白日心傳鄞縣北青蓮法
布甬江西一從花雨晴飛後無那金燈照不迷

寄贈賀拓菴大理

謝作書淫八十年白頭猶復恣鑽研晨披緗帙開
新論夜卓青藜續舊編八代起衰文以振三墳能

讀學何專從前未解殘生事欲就談經老服虔

張相國素存比部韋存見季過訪

綸竿早已托江湖五十年來一釣徒出處漢廷慚
四老行藏彝國媿諸儒散樗編以非材棄麋鹿曾
由野性麤底事洛陽軒冕貴不辭茅屋訪堯夫

秋日蔣定九招同紫薇桐村遊海門松寥山
泛月夜歸

挂席松寥分水國海門江急島崢嶸僧房半跨波
濤住鳥道全懸石棧行落日回舟山磬晚中流擊

汰月光明醉操吟卷書誰聖寫絕 秋風賀紫蘅若蘅
工書曷日吟卷皆其筆也

秋日羽侯愁建五修玉璒亘存皆吉同登江
風閣晚歸

出郭晴登霜葉外樓高垂俯大江開捲簾秋木數
峰入倚檻風帆一片來几榻空明堪授簡琴書清
蕪好嘯杯盤游莫慮歸途晚新月還能照客回

夏日張處中招過飛翠園亭 時李萬貢王雲衢章聖可張禹郁仝集

江東公子風流甚夏日邀人過輞川甖茗石邊交
綠樹納涼池上汲清泉妄標南國吳思曼文藻西
園晉茂先憨媿白頭丘壑老復將衰鬢對羣賢

春暮陸儒珍招同竹言舅晉威羽侯五修玉
璒昆季暨亘存皆吉 讌集牡丹花下燒燈夜飲

詰朝浮白酹天香入夜猶歡尚未央月下翠裳何
婀娜燈前紅袖益郎當倦來粉靨爭含態睡起臙
脂欲改粧拚倚畫欄通一醉莫教吟賞負年光
原詠牡丹夜色

和南雲先生三月十九日雲巖送春作

白公堤上花亂飛遊騎晴驕綠草肥往歲風流人已去舊來冠蓋客全非閭閻墓古悲荒鳥短簿祠空怨落暉此日斷腸誰識得傷心那獨爲春歸

別峰何君貽書江外有知己之感漫成數言書以答意

水竹蒹葭抱澼洸華門茆屋大江陰陳咸放㕘無王臘莊舄悲來有越吟烏忽苦于傷故國折楊能不媿知音年今八十空塵土畱得懷中一寸心

壽九霞蔡翁八十

濟美無慙相後先承家幹蠱獨能全孤城報國三千里苦節操貞八十年閉戶不謀當世事著書惟續舊時編知君老擅陽秋筆留取文章一代傳

登滕王閣

滕王高閣不知年人代滄桑幾變遷消歇全無舊歌舞登臨還對昔山川驚心畏倚危欄立遠客愁看落日懸戈甲紛紛滿天地誰憐王粲滯江邊

江泠閣詩集卷九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五言排律

彭城懷古

孤城臨眺迥秣馬到徐方地控河流險天包海岱長土田彭井國都制楚封疆驛樹平分朱津帆遠帶楊斬蛇遺澤在戲馬故臺荒王氣消碑碣神功已呂梁感時悲父老悵跡俯金湯遙想大風會雄哉歌漢皇

乙酉金陵元夕

石城開帝曆嘉節應民休淑氣回元夜春韶協豫遊放燈頒紫禁燒燭爛皇州九陌香塵度千門駿吹浮綺欄麥粉黛羅幕隱笙簧雲起祥烏集簫鳴彩鳳投銀河雜寶樹金斗燦珠樓桃葉人爭渡秦淮月共流闘閭金拆舞士女盡歌謳已共民同樂方期德遠柔

春日經中都

風塵占曆數草澤起經綸雷奮與何赫天威震若

神應時功戡亂革命志亨屯杖鉞清沙漠揚旗定
海瀛河山開帶礪宸宇蕩氛塵帝位乾坤正皇圖
日月新冠裳歸巨漢湯火去炎秦磐石金甌固猗
蘭玉葉振鼎龜初卜洛爪瓞肇興幽王氣大風邑
雄都百雉闉高皇故湯沐父老舊王臣赤旱三年
血流亡萬姓民中原全白骨四海半黄巾廟祐移
鐘簴園陵蔓莽榛胭車逐鹿路飛駕斬蛇濱目極
黍離遍心傷麥秀頻埜花迷廣甸河柳暗通津竟
日濠梁上空歌泗水春

登金山寺絕頂閣

崒兀一峰起蒼茫四望開水横瓜步斷山拆斗門
迴突棋加南斗懸梁接上台龍宮開日月蜃市結
樓臺檻外淮河過函中楚岫來潮明上海日波冷
落江槐人去乘霄漢僧來渡木杯影浮金粟注光
溯玉毫洄性覺六根徹觀無萬象灰來登空色界
洗盡業塵埃

清淮縣寄友

寂寞孤城曉蕭條逆旅秋兵戈逢世難貧病滯他
州未下陳蕃榻虛登王粲樓文章空蔓艸身世任
孤舟遊客江鄉外故人天際頭傷君羈州岳悵望
四林丘老去餘雙鬢悲來擁四愁相思托淮水浩
蕩日南浮

登小孤山

卓爾中流石洪荒疏鑿勞穹然立江漢萬古何滔
滔水落石根出天空峰影高回飈逆遠鴈疾瀨下
輕舠世泰通王命時訛梗貢艘津關南北枕形勝
楚吳操上入青雲漢下臨滄海濤岩岩千仞外高
振發雄豪

哭張芑山先生

芑山國之瓌楚水產南金博辨討墳典淹通貫古
今時危值騰沸路難多嵜嶔憂憤在草莽謀謨懷
遠深布衣論國事散髮輕朝簪才大俗難偶名高
謗易侵虛投爵連詭空負卧龍吟四海存孤志千
秋表素襟文章爛史冊氣節光儒林告墓生前誓
稱孤死後心匡廬安可仰涕洒大江陰

宿臨淮驛

長淮楓葉冷孤客滯淮陰别舘驚時序秋風思故林關防出海近戈甲阻江深牛女當闾入天河拂戶臨暗虫空夕響楚月斷疎砧烽火書全隔霜蓬鬓日侵夜來虛不寐鴻雁有哀音

鄂城臨眺

落日三秋晚長江萬里征水當熊子驛山到鄂王城湓浦通天濶荊門遠樹平潮回雙岸逈風過一帆輕赤壁懷公瑾樊山想士行來登意何限川上獨含情

過王太常園林

我愛佳公子歸來學閉門築堂依栗里闢地近桃源謝客事幽尚辭榮避世喧回欄遵曲渚芳樹隱迴軒紫綬嬌紅萼青蛾映綠樽舞低明月近歌凝彩雲飜光祿詩名重黃門齒品尊子猷能愛竹因到辟疆園

過金山寺

衆流歸不息一柱聳何嵒山坼南來嶂江疏北峇條孤峰出洪險大水抱天遥飛閣懸青壁層臺入

絳霄金銀開沆瀣丹碧壯扶搖搭觀赤城日門通滄海潮水光涵湛湛天宇曠寥寥一片空明境焉知變世囂

江泠閣詩集卷十

京江冷士嵋又潛氏著

五言絶句

少年行

玉勒紫茸韜銀鞍繡錦袍遺鞭不肯顧知是五陵豪

彭城道中作

古戍迷荒原落日荒烟斷寧知原上田舊卽黃河岍

訪隱者不遇

門前山葉秋石上寒流斷採藥未歸來山中白雲滿

擬唐平蕃曲

飛將出雲中邊臣拓武功霜清沙漠冷月照漢營空

長相思

明月照空房相思夜將半心事織回文縈縈幾時斷

憶遠曲

門前楊柳枝折柳悲殘絮遥憶天涯人當年此時去

登樓

秋色晩蒼蒼高樓對夕陽故園千萬里愁殺暮雲長

山中秋夜

幽巖卧窓篠夜靜寒棲鳥有客未歸來松林山月曉

聞鴈

楓橋秋雨暮蕭索正離群嘹嚦南征鴈吳門此夜聞

秋夜懷友人

曉月照松際山空風滿林幽人隔遥水此夕意何深

獨酌花下

山中無客來獨酌花下醉晩徑濕人衣春嵐惹空翠

淥水曲

淥水垂楊路朱樓夾岸橋碧波潔畫槳明月盪蘭橈

聞鴈柬友人左遷

昨夜繁霜至他鄉一鴈過哀音入庭館遷客意如何

贈俠士

窮途逢義士下馬飲清尊解劍郎相贈知君欲報恩

延陵墓

讓國墳猶在荒碑廢艸多更無懸劍客空隴恨如何

過金陵舊內

舞袖冷春風花飛故國空可憐荒艸戍昨日上陽宮

秋夜懷魏叔子

野月開秋院涼庭竹影過悉懷人不寐空館候虫多

春閨曲

窈窕桃李花春風日云暮不見別時人空懷別時樹

送鄒巨林

送君江岸頭把酒長楊路明日天涯人而今暫相聚

磵梅

石上寒梅花芳春二三月幽磵絶人行孤香獨開發

山中待隱者不至

待君君不來日落山中晚花徑鳥歸休幽人猶未返

曉起

客心秋不眠葉落驚栖鳥起視夜何其楓林月將曉

旅夜聞笛

候館秋虫急風吹曉月斜客心愁不盡何處落梅花

山中春鳥

携壺訪林叟啼鳥春山空閒語忽驚去飛花落酒中

長干行

君爲楚江客來往楚江干莫渡黃河去風沙北地寒

出山

我愛青山姿入卧青山久將辭不忍別十里猶回首

訪友人山中

行行山轉空石徑寒林上幽路罕人聲秋泉隔巖響

聞笛思歸

折盡天邊柳山陽晚笛愁故園歸未得惆悵倚南樓

旅思

萬里長爲客三年猶未歸何當逐秋鴈一返故園飛

獨夜

夜坐不成夢展轉悲思發莫使西風生吹我寒窻月

望夫石

白水行人遠青天別路長只今雲宿處猶作望夫粧

題畫

絶壁蟠松老懸泉古壑深坐看雲變幻不問世浮沈

鳳凰臺

宿昔繁華地而今荒戍臺不知歌舞去猶有月華來

宿山家

山深寒夜長寒月山埡上空谷罕人聲歷歷秋猿響

月夜渡江

月夜渡空江江空月可掇望中舟去遲天寒秋水濶

題大痴山水

匡廬山寺深日落寒烟起晚磬白雲中秋泉紅葉
裡

題沈啓南山水卷

古道蒼苔沒清流斷壁懸依稀過橋路茅屋隔秋
烟

泛洞庭

北泒通沅澧南濵入桂郴可憐湘浦望愁殺洞庭
心

長安道

九陌三條劇皇都大道通驊騮珠勒馬來往驟春
風

入匡廬山

我愛匡廬山行行看雲樹不覺深山深忘却來時
路

對鏡見白髮

白髮生何早秋風苦欲侵數莖青鏡雪銷盡壯年
心

聽琴僧

山僧住秋磵流響入清琴一曲空人境寥寥塵外
心

京江雜咏

余家大江上介焦圌島嶼之間每春秋暇
日偕同輩二三或携琴命酒或登高賦詩
有會心處輒爾成句絕之得三十六首云

浮玉山 即金山

登高覽中流川岳氣象開泉水抱孤嶼一峰當空
崔

妙高臺

江天月空迴秋水宵光白何處虛寒生臺高在寥
碧

留雲亭

片雲天外來冉冉山中住咫尺隔人間風吹過江
去

中泠泉

大江流浩浩磐石江心底清泉出石間靈脉鍾於

此

北固山亭

落日一峰秀清天幾雁來孤亭大江上獨倚高徘
徊

滄浪館

秋潭見遠山浩然倚孤石日落川上寒一片滄江
碧

象山渡

隔江催喚渡木澗沙路失遙望白鷗飛遠知漁艇

出

石棧

行行翠微半隱見樹間身隔岸遙相望何如画裡
人

聽潮軒

江淡夕流靜島下聽潮來忽聽蘆花響前溪釣艇
開

秋嵐閣

開窗江北匯江南萬壑對日落紫翠浮山山蒼靄

內

吸江亭

水嶼越滄浪淋涔暑月涼醉來溪上臥何必定瀟
湘

候月磯

漁舟歸宿盡水石無餘響寂寂江夜寒秋潭月孤
上

海門國

沙外水國遙江鐘起孤島日夕望海門烟濤何浩

浩

濯纓石

清漣漾白石幾許濯纓心湛湛長江去秋潭千丈
深

焦石山

海門一孤石不與衆山伍獨立滄波問白雲千萬
古

送江亭

古人送江處相送情何極送送無已時長江去不

息

朝霞閣

江天曉霞霽空水相鮮新何處孤帆去迢迢不見
人

虎嵫

巖山石崿崖石上虎眠宿虎去巳多年春風艸空
緑

松蘿閣

不眠風月佳起坐閒秋閣閒夜弄瑤琴空林山果

落

白雲硐

遠逸南硐去北硐復來往有時倚孤松白雲峰外
上

谷隱巖

明月滿空林寂寞空山夜長嘯兩三聲獨卧高岩
下

竹林寺

空林山寺秋落葉滿山谷日暮一僧歸清風動疏
竹

鹿跑崖

谿南山色佳雲物尤蕭洒行到斷崖邊坐看流泉
瀉

考槃谷

白日春山空山空應山響鳥啼溪硐中花落青苔
上

桃堰

水緑桃源漲花淡溪渚春放舟花下去疑有避秦

人

柳塽

鶯啼津樹合沙岸水潆洄日日江頭路來過忘却
回

蒹葭汀

九月蒹葭蒼白雪汀洲發秋水浸蘆花柴門冷霜
月

鳧鷺灘

有鳥朝暮來泛泛沙路側海客已忘機江鷗似相

識

香蓮逕

水宿聞露香溪漢定何處汀女採蓮歸時歌月中去

寒月步

沙明川路淨棹波天空影夜渡寂無聲月中霜水冷

漁浦口

近來漁浦口古渡新栽柳不知渡口沙還如舊時否

網魚川

水樹斷孤村平沙帶遠浦落日下長川滄江見漁父

圖山洑

沿舟廻海門回顧兩峰見石壁挿江心青山横水面

江冷閣

寒川流不盡秋水滄漣漪日夕冷相對幽懷無已時

江上晩歸 以上皆京江雜咏

秪爲登臨勝朝朝江上山歸橈不用檝日暮盪舟還

山中待子發不至

岩下菊未黄山中桂初發待君君不來孤齋玩秋月

閨情

寒月色如練凉風吹復淸偏向深閨裏照人長夜情

山家

落葉滿秋磵隔林蹊老家山淺人跡少白日見麋鹿

秋日渡鄱湖

鄱湖木葉脫湖色澄秋水回望匡廬山高峰挿天起

松寥瀨 京江雜咏遺刻者今補入

水石激空音泠泠孤入琴時來月下聽寂可淸人

心

秋夜獨坐妙高臺望月

孤月江心水波光四望開夜深人不見獨上妙高臺

送彭石倩返寧都兼致魏和公

江月曉不滅海門潮更生送君江上去從此到金精

靈谷寺殘梅

當年一萬樹而今皆已不零落數株梅猶是前朝物

登岳陽樓

世事浮雲变江湖日夜流乾坤一羈旅來上岳陽樓

登武昌城樓

人世閱難盡長江去不回孤城漢陽水獨客鄂王臺

燕子磯望月

江冷潮初落秋猿徹夜鳴那堪最高處人在月中行

偶晉金山絶頂

出浪別世界憑高望更殊江奔衆水濶天拔一峰孤

春日將訪南雲先生先過桐上人禪院

東風吹五雨一夜到姑蘇來作陶元亮還如惠遠無

其二

遠遁石橋水隱映傍門開未及尋坡老先來訪辨才

秋夜獨坐

空齋明月朗獨坐抱孤琴而我意何限夫誰知此心

題文南雲先生五十小照

知君圖此日學易已知非放浪乾坤外翛然一布衣

八十生辰隨筆

八十須臾過遭時逢不然一身江上老存歿義熈年

江泠閣詩集卷十一

京江冷士湄又嵋氏著

七言絶句

漢宮秋月

明月光懸玉鏡看玉人愁倚玉欄杆六宮今夜秋如水獨有長門殿裡寒

春宮怨

流鶯啼歇日初斜宮柳青青輦路遮禁裡春歸人不見紅顏落盡後庭花

西宮春怨

瑣院垂楊遶御溝玉階芳樹隱南樓年年花落憑飛鳥啣出深宮一段愁

其二

紫禁花繁金屋香內庭深鎖隔垣墻翠華不到長門殿愁恨空隨春艸長

西宮秋怨

掖庭新霽落疎桐河漢秋高夜色空寂寂南宮聽漏永未眠人倚玉簾櫳

其二

露井梧桐生夜霜合歡何日更昭陽御簾恩斷秋屏冷明月空懸玉鏡光

漢宮四時怨

輦路年來罷轆轤東風花暖落晴蕪漢宮盡日人無事閒捲春簾看燕雛

其二

遶檻荷香水殿開微風暗度曲池臺珠簾半捲銀河落始信君王不復來

其三

寶鴨香消蠟炬灰玉樓秋簟夢初回夜深宮漏清如水傳得昭陽笑語來

其四

銀燭金燈夜未央共傳飛燕在昭陽不知此夕長門殿寒夢初回玉漏長

春宮詞

新粧全效董妖嬈白日閒軒惹恨遥吟罷阿嬌人意嬾獨來花下坐吹簫

其二

紫殿愁來獨倚粧畫欄深處立垂楊重門一閉無消息惟有宮鴛出死墻

秋宮詞

承恩夢斷玉屏空愁恨年年長信宮珊枕夜涼秋不寐一庭清露溼梧桐

漢宮詞

禁門燒燭達晨光院院爭誇七寶香三十六宮人待處不知歌舞幸平陽

長信秋詞

明月空懸玉鏡霜獨將團扇對秋光班姬此夕愁無奈一字吟成泪萬行

其二

秋風落葉滿庭除長信宮中恩幸疎靜女從來解辭賦黃金不必募相如

其三

御苑梧桐金井霜月明援杵泪千行不知何限西宮意寒練清砧擣素長

其四

角枕寒生秋月晴珍珠簾捲露華明昭陽殿裡歡聲切長信宮中夢未成

長門怨

北闕寒鐘報曉霜薰籠怯倚傍銀牀漢宮一樣傳清漏惟有長門獨更長

宮怨

咫尺承恩覺後空分明歡宴侍南宮盤龍未滅銀屏燭惆悵還疑是夢中

姑蘇臺　吳宮

館娃樓閣但荒臺越女如花安在哉惟有東風去時燕年年飛入舊宮來

渚宮　楚宮

蛾眉爭學細腰工顏色如花玉殿中今日春風江路側白蘋荒盡楚王宮

銅鵲臺　魏宮

鄴都消歇幾年回銅鵲春風長綠苔魏武當時人去盡西陵今日有誰來

石城感舊

白雲斜日石城秋瓶闕荒凉故國休若問南朝舊
時事江山空晚夕陽愁

望臺城

秣陵寒食艸初平山寺門前說舊京指點六朝烟
外樹鷓鴣聲裡是臺城

玉鈎斜 煬帝葬宮人處

東風桃李玉鈎斜粉黛三千葬麗華一種芳心埋
不盡春來還發樹頭花

細腰宮

巫山十二楚城西雲雨高唐睫夢迷舊苑有臺荒
艸沒廢宮無主鷓鴣啼

景陽宮

金蓮玉樹委蒿萊南國佳人瘞綠苔昔日繁華消
已盡舊時明月照還來

雷塘

隋朝天子愛風流還聽雷塘說古丘日薄寒原空
不見數株林木幾家秋

秣陵懷古

六朝銷歇青山在故國墟亡落日低多少樓臺皆
鹿疃鷓鴣飛盡水禽啼

過舊內

廢堞頹垣白露中不勝禾黍怨秋風欲知人重傷
心處此地前朝是內宮

經故人舊宅

轉眼年光物已陳再來今日又逢春門前一樣垂
楊柳落盡楊花不見人

廢苑

臺榭誰家江水濱百年遺構莽荊榛苑中鶯囀無
人樹池上花開寂寞春

過故靳相公宅

昔日城南韋杜家而今寂寞付啼鴉斷垣荒壁斜
陽裡落盡前朝一樹花

弘光宮詞

佳人十五艷芳菲銀燭當軒換舞衣醉裡不知明月上歌回誰解落花飛

塞下曲

嫖姚鐵騎破羌渾白日横軍大漠昏拆地直窮蒲類海漢家明月照崑崙

其二

十載盧龍卧鐵鞍年年擐甲備烏桓宵霜夜落金刀冷秋月長懸玉帳寒

其三

伊吾盧塞鞅于闐更築長城西海邊不用郅都嚴斥堠冠軍今已勒燕然

其四

金河戍壘還泰塞鐵嶺耕屯舊漢營壯士獵歸關月上將軍戰罷海雲横

從軍行

八月霜飛紫塞寒桔槹原上遇呼韓將軍控敵懸金鏡壯士防河抱玉鞍

其二

蘆笳吹曲向臨洮楊柳歸心折大刀四十萬人回首處賀蘭山上月輪高

其三

萬里從軍赴節旄邊風颯颯海雲高玉門關外無春色莫訛平沙地不毛

甘州曲

落日横看一鴈飛平沙漠漠向金微鸊鵜泉上交河北青海連天望不歸

出塞曲

驃騎繞過婆悉海護羌重令受降城夢回馬上聞刁斗霜滿征衣月滿營

涼州詞

李陵臺上月徘徊蘇武河邊鴈陣回無限南人歸未得城頭吹入暮笳來

秋閨思

霜清月白鴈横秋黃葉西風滿地愁閨塞十年空有夢斷腸人在古梁州

閨怨

金閨愁殺玉門關腸斷千山與萬山鏡裡紅顏俱落盡樓頭征戍不曾還

其二

玉階明月滿秋光愁恨年年關塞長欲託邊人寄邊信梧桐樹下擣寒霜

其三

人傳郎在白登臺底事從軍去不回莫道塞垣難寄信年年秋鴈塞垣來

閨中四時怨 選二

春來秋鴈返龍沙寒塞重開隔歲花何事狂夫尚征戰萋萋芳草不還家

又

二十餘年戍武威擣衣還欲寄金徽樓頭望斷南征雁不見洮河一紙歸

邯鄲豪士歌

燕南壯士俠氣豪千金結客輕鴻毛一朝有事報君國不敢逢人說贈刀

少年行

六博雄豪五木蒱逃牀氣概何爲䟽須臾一擲百萬盡家舍曾無儋石儲

青樓曲

歌管春風十二樓金鞭玉勒少年游淸宵白晝催歡宴果是盧家有莫愁

其二

吳箏楚瑟越蛾新撩亂江南處處春莫怪王孫不歸去平康花月解留人

其三

吳娃婀娜愛歡游十五橋邊舊酒樓家在白公堤上住柳條能挽少年舟

題維揚酒樓

豪華自古說揚州烟月笙歌處處樓公子千金珠勒馬佳人一曲錦纏頭

再過維揚酒樓有感

十載重來院主更維揚非復故時情吳娘已老蕭娘去二十四橋空月明

巴人竹枝詞 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

巫峽巴江春木稠夕陽影裡杜鵑愁山川到處唱歸去那箇行人不淚流

其二

峽口巫山楓樹深妾家正住巫山陰行人莫向巴東路秋雨秋烟猿聲吟

欸乃曲

水闊湘江舟夜操湘人櫂曲解煩勞一聲欸乃渡江去隔岸峰頭月正高

横江詞

鵁鶄秋號江水濱江豚吹浪沒江津郎須莫渡横江去郎渡横江愁殺人

其二

岈沒蘆沙水拍天海風東捲黑雲連横江波浪高千尺縱好艄公莫放船

浪淘沙詞書黄河渡口

古來津岈浪淘沙不定黄河斷復斜君去試看波浪裡前年浪裏是人家

步虚詞

一乘雲衢去烟霞瀛海蓬壺道路賒底事人間識名姓只因曾在蔡經家

明妃曲

君恩一别昭陽殿萬古長歸青海頭惟有琵琶訴明月依稀彈出漢宮秋

楊柳枝詞

汴水河頭楊柳枝傷心愁見色青時龍舟一去無歸計空使長條白日吹

折柳曲

魏武銅臺漢苑西枝枝嬌壓畫簾低不知翠帶長多少堪惹閒鶯白晝啼

巴渝曲

秋月寒猿泪萬行客心愁殺過瞿塘一聲幾叫三更夢那箇人聞不斷腸

聽美人彈瑟

美人清瑟弄陽關幽咽離情指掌間一段愁心撩不盡兩行珠泪落紅顏

盧陵立春日見梅開

飄飄游子斷蓬身忽見梅花憶故津綠水橋邊歸未得白沙江上又逢春

虔南除夕

寒榻孤燈萬里餘贛江風雨入愁居誰憐身是吳門客今日虔南値歲除

伍相祠

古廟荒江斷碣殘千秋懷恨幾時闌只今潭下溪溪冷何似當年淚眼寒

蘇臺覽古

吳王宮闕委荒丘陳跡千齡覽客愁姑蘇臺上游麋鹿臺下惟聞江水流

送友人歸薊門

此日聞君歸薊北臨岐躍馬意何深却愁衆士貧無贈只有氷壺一片心

行次鍾陵

孝陵山下獨經過白日樵人上隴歌莫道卽今猶有樹向來喬木已無多

重經鍾陵山下

蕭蕭荒艸蔓寒空今又重來過此東樵悴二陵松栢盡熊羆誰守翠微宮

訪金陵舊居

余少從 先君子客金陵寓雞籠山下時屬舊京且南雍將遍 故門第閈閎號稱冠里豈一別念年事殊世易朱門舊徑悉化爲墟欲訪故居蕩然且盡感而賦此志不忘舊也

昔年隹麗曾游地今日重來院院空閒訪朱門舊時宅敗垣荒井落寒楓

舊院廢址

舊院者故金陵平康里也跡秦淮上于狹邪稱最盛盏

紅樓翠館文妓名媛今古罕匹余少客居白
下嘗過訪詩畫迄今三十餘年。
亭榭樓臺渺然無復一舍因漫成二十八字
蓋不勝盛衰今昔之愴云

分明記得徐娘路昔日情樓安在哉惟有板橋溪
上月照人還似舊時來

絶句

野柳門前春草長日高猶自夢黃粱等閒起對青
山坐擲得蘭亭一兩行

丙辰九日再登雩山

去歲登高此山頂今年還上此山來未知明歲游
何處且盡尊前酒一杯

草堂

門巷長扃晝不開棠梨葉暗覆青苔庭花落盡無
人到惟有黃鸝日日來

暮春即事

三月江南叫杜鵑東風催柳欲成緜牡丹開後茶
縻罷花事從今又一年

春日書齋即事

綠水橋邊岸柳斜東風搖映隔牆遮讀書閒處無
聊賴鎮日江頭只看花

三月晦日

三春三月三旬盡此日如何別更哀二十四番花
信了東風從此不回來

宋武帝陵

宋武英雄蓋世無誰堪頹冢入荒蕪一谿喬木春
山下烟雨迷離叫鷓鴣

淮堤上巳

野寺春繁花滿枝夜除晴日柳垂絲東風不道淮
堤上有客思歸且莫吹

峽江舟中

荒城日落暮猿啼夾岸秋風古驛迷萬里青山纔
欲斷雙峯又起峽江西

漂母墓

曾聞漂母食韓侯今日猶傳漢隴丘豈料白衣纔
一飯直令青史到千秋

酒半贈塞上客

楓落離亭酒半行佳人纔發鷓鴣聲一時回首天涯路塞北江南無限情

泊露筋廟

何處荒塘水廟殘孤舟遥泊露筋寒一天曉月秋湖裏多少行人獨夜看

水調歌第一疊

姑臧莊浪玉門關血戰曾無片刻閒壯士此身甘許國天山瀚海不須還

俠客吟

大梁公子知抱關大梁俠客屠肆間感君遇我爲國士報之直欲同丘山

書江津亭壁上

江湍驟日足風波江比羊腸險更多郎不渡時歸去好郎終欲渡奈郎何

經迷樓故址

豪華曾向此樓中雲物依稀玉殿空春色不嫌人寂寞年年花樹發離宮

春日送客之中州

亂後梁園十載花東風送客過章華不知今日河南地問井炊烟有幾家

舊京聞歌

憶王樂府唱新聲三十年前滿舊京今日重聞歌此曲秦淮河上不勝情

元夕

金簫翠管家家滿火樹星橋夜拂天獨有寒齋燈燭少一輪清月到簷前

贈俠客

百鍊何如繞指柔風塵擊劍大梁遊丈夫且自爲泥屈莫漫區區笑敝裘

西江口送友人北上

水國離舟楓葉亭雲山北望渺冥冥送君此别三千里不唱陽關淚亦零

其二

疎柳斜陽江水濱一樽纔把淚霑巾長堤莫道難分手雙袖明朝萬里人

陽武道中

漠漠荒沙向汴州蕭條西去接河流中原亂後民廬少幾處空城是驛樓

客中送别

十年江外一流身柳色河橋復暮春莫向天涯惜離别送君人是别離人

江上聞琴

瑶琴一曲數峰青江上無人獨夜聽彈到清商忽回軫斷猿秋雁響空庭

宫中詞

弱柳明花送華清曙光寒色隱春城美人新中蒲萄酒夢破流鶯第一聲

宫怨

卧聽長門玉漏長鳴爐灰燼抱殘香誰家今夜歌聲裏銀燭高燒達曙光

淮上中秋

十載飄零人未還中秋白月對離顏桂花誰復能招隱空滯淮南作小山

頴城聞笛

誰作吳吟入夜清東風吹徹滿春城頴南歸客都無數腸斷高樓一笛聲

玉山亭送客

故人清夜别江干山色蒼蒼水色寒一段愁心元不忿月明來向此中看

邊辭

居延城對玉門關白骨黃沙秋艸間空使望夫人化石年年征戍不曾還

經鍾山下

臨春結綺古城荒玉樹金釵幾輩亡山色不隨人事去空望來還遶故宫墻

周處士家牡丹

金玉花閒香滿堂君家蓮萼有輝光雲鬟盡處皆宫髻不用人間别樣粧

感事

昔時臺館種名葩盡作年來富貴花借問石崇金谷地而今歌舞是誰家

丙戌中秋

前年月好人多事去歲人閒月又遮來日陰晴渾未定急須沽酒莫辭賖

田家四時樂

條桑之月村村急夘什兒童山荷鍬白髮老人無箇事大家閒坐說前朝

處處山頭布穀催麥花垂隴雉將媒田家莫道無時樂昨暮村南賽社回

山家五月郁居夏豆町瓜畦逆其舍鋤禾當午來息陰一枕高眠榆柳下

蒸藜釀黍香粳熟正是圃收柿栗時滌過場功農事罷燒原雉草射生麋

望月有懷

可憐西北關山遠無奈東南江海深今夜月明千萬里不知幾處有同心

喜魏和公出山見訪

結茅深入萬重雲乃向人間一見君可是梁鴻去東越直來為客到江濱

其二

聞君未見十年時此日相逢愜所思無限胸懷說不盡悠悠誰許別人知

送和公歸翠微峰吾廬

相逢相對各開襟別有冰壺一片心幾憶松風又歸去鹿門家在萬山深

其二

匡廬秀出大湖濱此地從來多隱淪若過豫章須告道為言江外有垂綸

其三

片帆歸去舊林泉一隔烟霞路萬千眼見送君頭白盡不知重會在何年

其四

此別已令心折盡況當別後更何如歸時若念江頭客莫忘金精一尺書

隋苑

廣陵西郭幾人家山寺門前落日斜曾說翠華行幸地東風開遍野棠花

石城感舊

後主樓臺芳草迷玉人歌盡聽烏啼年年作客興
亡地愁對青山落日低

亂後過于氏園林

壞壁頹垣幾樹春黃昏烏鵲滿荊榛干戈一起名
園廢二月花時不見人

舊京歸答人

相逢莫問舊京華誰復當年王謝家多少樓臺荒
礫裏春風無處不啼鴉

贛江寄內

江外迢迢江柳新天涯芳草又逢春思君幾度登
樓處定倚欄杆憶遠人

二

冷雨寒宵孤館邊一聲譙角倍悽然思君此夜深
閨裏定掩殘燈獨不眠

丙辰年五十展前小像志感

十年前畵余顏色容貌猶頹雙鬢黑今日重開圖
畵看分明是我渾難識

館娃宫

閒訪靈巖故國西館娃宫没草萋萋春風白晝無
人到零亂落花山鳥啼

客中聞笛

與君堤上恤殘春長笛橫吹泗水濵一曲陽關三
叠弄坐中愁殺未歸人

隋宫

煬帝豪華盖今古蛾眉四十二離宫龍旗一去巡
遊罷何地蕭蕭不野蓬

漢江逢立春

驛舍梅開江水前異鄉客館入新年傷心家有天
涯客今日逢春何處邊

登鳳凰臺感事

石城又見金川日一代忠貞何在哉軒冕不聞哀
下事布衣空上秣陵臺

正陽門

聲名文物舊京華甲第樓臺百萬家今日再過朝
市地正陽門外已黃花

靈谷寺幾梅 傳爲高皇所植凡千數百株亂後僅存數本

鍾陵廢刹莽蒿萊伐盡高皇手種梅留得寺前三
兩樹寒花猶向雪中開

其二

獨龍岡下蕭條盡落日杈枒幾樹梅老榦不將人
事改年年還傍孝陵開

亂後過徐中山別墅

玉津金谷闘豪華三百年時最可誇十載不來消
落盡春風留得幾人家

靈谷寺逢老中涓話舊

客路秋風晚戍晴空山寺古少人行白頭有老先
朝監指點神宗說太平

金陵閨十二紅 鳥也

江漢滔滔日夜東六朝城闕杳然空不知遺恨留
多少說盡春風十二紅

秣陵聞曲中老伎按歌

夢裏時時憶舊京無端又過秣陵城曲中老伎徐
娘在一闋驪歌百感生

登燕子磯

故都城北來登臨燕子磯頭傷客心風景不殊人
代異江山能勿重霑襟

新亭故址書感

東晉衣冠王謝都一時人物過江殊當年尚否新
亭淚今日新亭淚已無

清涼臺

虎踞雄關壯六朝西風空打石城潮清涼臺下寒
江水落盡爽江恨未消

樂游苑 六朝都人游禊之所亦名樂游原漢西京舊有此晉東渡後或亦倣而爲之者也

異代興亾足感心故都人事幾消沉樂游原上來
頻望惟有青山自古今

招隱館 雞籠山下舊爲雷次宗開館處廢已久洪武初闢其地爲辟雍造士之所今又廢矣

雞籠山枕石城傍此地曾開六館堂一自亂離文
字廢鶴鳴鳩語艸茫茫

木末亭謁方正學墓 墓在長干里

蘋蘩歲歲薦長干多少金川隴已殘水末孤亭高
仰止先生方不愧儒冠

大功坊

當年賜第親仁里開國河山冠百僚今日雲臺總
難問大功坊裏草蕭蕭

金陵成賢街（南雍前街道旁多衣冠子弟巨宗世族今南雍廢此地蕭然矣）

錦衣坊裏生秋樹此地曉堪對落暉小燕不知陵
谷恨朝朝來傍故臺飛

臺城

建業豪華歸帝王臺城十里種垂楊不知人換幾
番沒當日長條今又長

邀笛步

江左風流誰比倫而今消歇總成塵月明依舊秦
淮步三弄曾無玉笛人

桃葉渡

美人櫂楫渡江去渡口因傳桃葉名遂使千秋王
子敬風流長在石頭城

鳳皇臺

當時曾颺朝陽彩百尺荒臺今猶在鳳皇一去不
來歸此地悠悠幾千載

烏衣巷

烏衣舊巷已千秋六代消亡萬事休只有秦淮河
下水不因人去不來流

江寧縣寺長明燈（寺有晉時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至今猶存）
（出隋唐嘉話）

六朝荒寺舊禪林深殿無人白晝陰一點孤燈明
不滅千秋然盡古今心

報恩寺琉璃塔

高處二百四十尺巍峩直上當青天帝王宮闕總
已盡只今惟此為歸然

隋汴宮

大業樓臺汴水東而今一望汴河空誰知盡是隋
宮苑落日蕭條野草中

經金陵舊院廢址賦得十二樓

南隣北壁歌吹地零落春風野草中公子罷來紅
袖去蕭條一十二樓空

其二

朱樓十二委泥沙重訪蕭娘故伙邪紅粉已無人共對豔粧空發海棠花

其三

絲絲楊柳拂長條尚掩秦淮水畔橋十二樓中花落盡月明誰復再吹簫

其四

綺羅香散彩雲收燕子空歸十二樓惟有白頭丁老在向人猶說舊風流 丁名胤字繼之家秦淮上少習聲伎多出入南曲中能道曲中遺事王阮亭過金陵嘗主其家因掇拾其語入秦淮雜詩中

讀桐公詩卷

當年楊柳東風棹曾泊楓橋唱竹枝今日吳門又春色扁舟來讀惠休詩

題桐上人禪房

花木禪房水竹居上人風味淡何如就中領取意無限三尺枯桐一卷書

附桐阜送歸京口詩

我來送客楓橋路新柳搓黃鴈北飛殘日不堪回首望滿湖春色一帆歸

訪竹塢文南雲先生

清泉白石訪烟霞修竹長松古墅家栗里門前栽柳樹孤山林下種梅花

其二

百折高盤遠磴回攀蘿度嶺到山來忽聞遙響出深谷知是先生在嘯臺

訪盛空山鴛湖

兼葭門巷絕塵埃茅屋蕭然晝不開試語阿僮須放鶴故人今日抱琴來

宿南雲先生竹塢齋中燒燭山窗夜話往事

路嶺來過竹塢邊白頭燒燭夜窗前一燈相對空山裏說盡思宗十七年

其二

早歷艱危歲月深與君皆老白頭吟回思六十年前事留得區區是此心

江峰閣送別桐阜上人

一江春水帶平沙送客江樓日半斜幾度欲行行

未得風前落盡紫藤花

其二

東風門外夕陽低垂柳垂楊送馬蹄黃鳥亦能知
別苦伴人啼過板橋西

寄贈蔡九霞

莫話當時故隱淪十年凋盡舊遺民憑觚試問柴
桑老今日柴桑有幾人

晚登燕子磯

此身又出危亭上萬古登臨此地悲一曲長歌天

欲暮江山無限夕陽時

感舊

少年南北走風塵結得同心四海濱今日白頭追
舊事天涯零落已無人

書廢心雜集後

何來特筆寫廢興無那心傷萬感同讀到一時寒
咽處十三陵樹總秋風

江泠閣詩集卷十二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七言絶句

江上送客

淸江萬里一孤舟送客淸江萬里愁遙望別程天
共遠青山無數水悠悠

寄懷笪在辛

右軍蕭散薊州傳賀監風流向若耶欲採芙蓉江
路濶迢迢秋水隔蒹葭

武昌夜泊

楚熊城外望江鄉秋水茫茫是漢陽唱斷竹枝明
月下相思一夜鬢如霜

從軍行送耿少伯

玉門關外水東流青海城頭月欲秋燕頷書生饒
遠略自能投筆取封侯

訪山寺

獨尋幽寺入垂蘿空壁流泉萬壑過行到隔巖僧
磬響青山無數白雲多

送張仲越

二月南徐水滿陂江烟漠漠艸離離不知此別情多少折盡垂楊一萬枝

淮堤望月

長湖空影接天流客裡來登庾亮樓今夜淮南堤上月清光不減故園秋

送余子素之江州

高樓送客向江州漫漫長江天際頭西望不知何處遠白雲飛盡水空流

吳江夜泊贈楚客周端士

楚客吳游下漢川竹枝邊聽隔江舡歸心一夜三千里家在湖南湘水邊

黃鶴磯夜泊聞笛

黃鶴磯頭霜樹晴烁風夜泊武昌城一聲寒笛人歸去江上楚山空月明

潯陽江中

天涯日落向黃昏楚水吳山別故園萬里孤舟何處泊青楓江上有啼猿

淮陰送駱子荆之楚

楚雲湘月一孤舟楓葉長淮兩岸秋歌罷夕陽心萬里北湖南望水悠悠

別陸進庠

西風江上欲斜曛落葉蕭蕭酒半醺進望千山明日路秣陵回首隔重雲

懷宗子發

美人隔在秋江濵江上晩山秋對緑晴川一泒入瀟湘倚欄彈罷瀟湘曲

其二

秋水蒹葭人似玉邊憶美人江上宿起來閒看數峰青醉把離騷倚欄讀

夜泊溧陽城下

孤舟搖漾溧城東落葉疎林亂曉風此夜客心愁不寐水光山色月明中

瓜步江上送友人之泰

潮平瓜渚接江樓江上青山隔岍浮今日送人西洛去北雲南鴈水東流

送紀元平之關中

停車欲別更遲遲咫尺秦吳兩地時今日一樽還
共對明朝萬里各天涯

蘇屬國

節旄萬里獨歸遲入塞依然出塞時懸憶廿年青
海上北風吹鬢雪如絲

口占贈俠少年

獻策金門髮未冠交游尊寵半長安還當夜聽淋
頭鈇風雨瀟瀟易水寒

寄秦臣溥

放飲狂歌氣不磨射陂歸隱近如何懷君又作三
年別秀句而今積幾多

韋平仲隱居

綠槐高陰柳初長寂寞春風卧草堂處士門前人
不到一溪流水杜蘅香

于忠貞祠

于今忠貞世已無古祠空晚入蘪蕪卽今惟有蒼
松色千載凌霜節不殊

贈陳延喜

陳孺能狂不厭貧違情豪舉已忘身而今課業惟
詩酒高對柴江作隱淪

西施

館娃宮闕久成灰麋鹿姑蘇重可哀莫恨蛾眉身
破國隔江元爲越王來

湖南新歲作

三年牢落一孤身今日湖南歲復新憔悴二毛俱
落盡不堪雙鬓又逢春

淮堤寒食

客舍西來草欲平隔湖風雨聽孤鶯無端却更逢
寒食不那長淮寺裡情

豫章道中

湖濶江長路渺茫故園消息限河梁豫章城外斜
陽裡愁見西風鴈幾行

勞勞亭

尚傳江上勞勞地當日春風送別亭無那客心攀
落盡夕陽疎柳幾枝青

謝埭

謝公埭下水東流堤上離人傷暮秋腸斷數鴻天際去夕陽烟水漫悠悠

春日旅情

草綠江南柳暗城雜花生樹聽啼鶯年年作客湖湘路楚水吳山到處情

津亭席上贈歌妓

水國離亭日欲晡醉看紅袖擁氍毹依稀一笛梅花弄吹落鮫人幾斛珠

九日

龍山秋色望來登天外青峰畫不勝記得去年今日裡一帆風雨過江陵

客中觀美女琵琶圖

小抱琵琶立畫欄薄羅初試怯春寒多情怕有天涯客幾度臨風不忍彈

題畫

數峰回合隱重重樹影參差雲意濃為愛匡廬山色好背巖閒附一株松

洛陽道

十里紅樓十里鶯春風桃李洛陽行少年拴得青絲鞚歷遍南城又北城

贈關西老戰士

昔從車騎出蓬婆今從嫖姚瓠子河四十年來頭白盡依稀猶作勸儂歌

江上逢故人

江上逢人春暮時數聲羌笛寫離思誰堪一夜庭前柳折盡長條總不知

閨情

羅襦疊盡淚痕斑寄斷寒衣君未還無限情深不解說相思惟上望夫山

題雲林竹枝卷

幽人夢斷竹亭西夜色朦朧下剡溪欲解瀟湘何限恨冷烟寒月一枝低

海烈婦墓

彭城家在欲歸難荒艸荒烟入墓寒北望雲山愁漫漫天涯消得幾回看

江樓秋夜懷魏叔子

水樓窗冷霜華發永夜懷人憂不歇一天凉月照
秋江起視秋河曉將沒

將之楚送湯天若之中州

送君西客大梁游我却南浮作楚囚同屬斷蓬身
更遠鴈飛曾不到衡州

青山李青蓮墓

繫馬來尋李謫仙荒墳寒竹亂秋烟姑溪水遠青
山下此地風流萬古傳

露筋廟

古廟荒寒秋水灘覆階豐草一碑殘露筋曉月人
千祀獨有清光徹夜看

瀨女祠

瀨女清風今不沒千古猶傳斷碑碣年年秋水埋
黃金夜夜寒潭浸孤月

聽張黻闕鼓琴

三弄琴心客院東楚天今夜月明空數聲別鴈秋
江上一段清猿古木中

次潯陽寄余令詔

朝朝相聚石城頭一別今爲兩地愁此夜斷腸君
不見冷風寒雨到江州

立秋夜

坐對銀河望女斗漸看斜月下西樓玉階今夜凉
如水應是羅衫不奈秋

彭城九日

重九登高西楚北樽前此日憶鄉關白雲天外青
如點知是淮南第幾山

秋夜書寄

漫題消息寄吳興此夜蕭條在茂陵多少斷腸書
不盡冷窗秋雨共寒燈

憶郎當 友人有愛妾病亡而情不能自任者丐余爲詩以叚之因採此曲爲憶郎當云

東風落盡一庭花歌舞閒軒白日斜鸚鳥不知人
去後尚從空幌喚琵琶

暮春

一聲啼鳥山窗曙起視落花飛滿處經旬學字爲

蘭亭不道春從此中去

閒居卽事

一江春水碧泠泠江上諸峰點染青讀罷南華無箇事自來窗下學蘭亭

漫興

閒庭睡起幽情足白日無人芳艸綠所約不來詩句成坐向花間理琴曲

其二

潮去潮來江水濱花開花落總由春庭前野鳥下

聽事門外鸕鷀不避人

其三

空堂寂寞琴書冷白日無人春晝永惟有呢喃燕子忙百遍來回聽難省

客有吹笛離亭而情先淚落者

河橋折盡柳條新橫笛剛吹淚滿巾君已斷腸聽不得況堪吹與斷腸人

戲題猴子羽果卅冊

蘭

綠葉青青紫蕊垂空嗟王者不逢時含情欲結湘沅佩幽谷無人報所思

水仙

冷香寒影石潺潺秋水爲神玉作顏一自凌波仙子去風流從此落人間

香櫞

晚實纍纍已染霜綠橙紅橘映疏黃江東葉落園林樹一種秋風結子香

荔枝

飫雪流香儁可誇綠裝緗挺鬱靈華離離火德垂朱夏灼灼丹苞拔彩霞

溢城秋夜

溢江月落客心驚起舞聞雞夢未成惟有夜蟲聲不斷直吟秋恨到天明

荆江城樓

十年江外楚江猿天畔登樓憶故園醉把離騷讀哀郢滿川秋葉下荆門

春日江上艸堂

二月圖江春水綠瀲鵜鶘鵁鶄相對浴一蹊桃柳暖
風烟花塢日高人睡熟

舟次潯陽

吳門楓落石城秋去國身爲萬里游無限青山行
不斷問人今日是潯州

春日齋中卽事

東風牆外柳毿毿送盡飛花入舍南讀罷小窗無
箇事閒聽燕子說呢喃

聽巴人歌竹枝詞

何處竹枝歌暮天一聲纔斷隔江烟不知此曲傳
多少水遶山邊若箇邊

秋夜

夕涼衾枕傍秋屏切切寒螿未少停此夜不眠人
起坐隔階梧月上空庭

寄宗子發

聞說淮南處士家射陂歸隱卧烟霞而今待草陳
琳檄莫種東門五色瓜

寄周處士

江上梅花處士家春城相憶隔天涯東風爲問閒
窓下開到南園第幾花

鶴林寺天樹上人禪房

鶴林松院古禪宮竹舍蓮房似遠公石上烹茶臣
客住送人行過虎谿東

秋日逢笪在辛

與君十載京江別此日相逢鬢各絲苦恨貧交無
可贈秋來吟得白雲詩

夏日池館勉菴業諸生

小池深院芰荷香取次論文夏日長同是紫薇花
下客不知誰是紫薇郎

鶴林寺訪歐陽漢曦

古木柴門竹徑開秋山落日暑初回鶴林溪院讀
書處閒訪故人歸去來

夏日池館待雍南不至

紫薇初放芰荷香待客頻頻掃竹廊幾度不來花
落盡閒門空掩讀書堂

秋日峴山閣中訪在辛紀事

我卧雲林深幾重故人秋思嶺西峯山頭路熟來往慣一日一回相過從

其二

訪客秋來嶺上行更攀高閣俯江晴數峯愛倚不知夕十里下山松月明

池軒午榻

閒庭猶竹隔回廊楊柳陰多水檻凉最愛午餘初睡起南風吹入藕花香

秋日山齋柬歐陽漢曦

山色回延谷口岩暫依林屋訪樵漁故人相近頻來往明月清風好讀書

山齋夜坐

虛堂寂寂掩衡茅讀罷山齋磬不敲惟有紫薇池上月照人今夜上花梢

夏夜池上

竹埤梧影過空堂曉夢初回枕簟凉殘月滿軒人睡起一池淸露水荷香

山齋即事

空階梧竹亂交加獨宿山房幽興賒頗怪夜來風雨惡開窗一地石岩花

荷亭夜宿

曲檻堂深綠柳前枕屏移傍水亭邊夜來淸夢和香寢正是山池開露蓮

送笪在辛返鬱岡精舍

句曲艮常山萬重送君歸去卧雲松相尋若到懸崖下流水門前第幾峰

其二

冷月秋雲向鬱岡黄花綠酒返華陽歸時若更題新句蕉葉還須寄八行

秋日江上送別

西風江上已堪憐况近重陽送別天落葉蕭蕭堤傍晚更吹寒雨灑秋船

雨窗夜坐

悽愀蟋蟀響空堂孤燭光搖枕簟凉多少愁心不能寐瀟瀟秋雨夜偏長

贈張秋紹

風塵特達老名儒清節高操物自殊閉戶有年人
不識著書應得號潛夫

送張秋紹返梁谿

日落長川江水濶白雲歸棹晚沉沉欲知相送情
多少一夜東流是寸心

其二

釣船元自在鷗波客裡青山祗暫過今日重歸三
泖去五湖烟水一漁簑

其三

今朝送別楚江濱明日歸帆錫水雲京口梁溪殊
未遠幾時相與重論文

山中答友人見訊

多病年來賦採樵故人貽我雙瓊瑤山中欲報無
他物蕉葉題詩寄洛橋

送余生生歸越東

西蜀峨嵋舊是家往來吳越趂烟霞而今歸卧天
台去相送寒江日未斜

其二

一葉輕舟向武林桐廬江遠若耶深與時相訪秋
湖上雲水烟波何處尋

其三

無限胸懷一酒尊相逢相別總乾坤人生聚散常
如此世路悠悠安足論

吳江夜泊

半川寒月浸霜天夜泊吳橋野水邊冷鴈一聲驚
夢起正飄楓葉滿江船

春日江上送友人之燕

故人爲客向燕京兩岸春風各送行堤柳亦知離
別恨夜來吹發滿江城

其二

燕臺遙隔楚雲西驛路江春趂馬蹄送得王孫芳
艸去斷腸無處不萋萋

春日江上艸堂漫興

平沙春水滿晴川日煖風輕可放船正是閩江好
光景桃花爭發柳如烟

聞笛

簾捲新秋夜色晴玉樓高倚笛初橫一聲吹徹人何處十二欄杆月正明

宮中七夕

百子池頭暮靄收碧天涼月度河秋六宮淚處無人見獨倚欄杆望女牛

聞雁

蕭蕭木葉下寒林愁斷征鴻是客心昨夜樓頭一行過數聲哀怨入秋琴

過周子舊居

柳下梅邊倩共親琴樽不厭往來頻誰期十載山陽路今日花前無主人

邊詞

朔雁南翔戍夢回孤城山月影徘徊一聲已自和腸斷況聽秋笳夜落梅

秦淮感舊

秦淮夾道起朱樓昔日金陵佳麗州八代忽更王謝去卽今誰省舊風流

秋夜江樓卽事

薄雲疎雨過秋河獨倚江樓酒半酡寒笛一聲雙雁去碧天如水月明多

送貽池陽倅太守兼東宗子發

琴隺階前遠共隨郡齋無事起長遲青溪廉吏清于水只有看書與賦詩

其二

風流爲郡憶名賢與客圍棋竹閣眠讀罷離騷倚書幌九華山色在簾前

其三

江上清風日日吹與來明月一披帷遙知地有佳秋浦莫怪青蓮數贈詩

其四

青山綠水白雲飛有客相過未忍歸借問池陽幾峰秀乃能留得謝玄暉

過寧國古寺

空山古壁前朝寺道毀無人荒不治廢殿階頭頭白僧能說神宗盛年事

抄高臺同子發偶題

京口瓜州古渡邊白頭浪起水連天抄高臺上閒同坐看盡風波來往船

送友人之江右

去歲與君京口別而今一見不勝啼誰知又作江頭送更出千山萬水西

江上送魏昭士還金精山

買得青山遠遁逃戴頤家世有清操文章況甚滿江國名士更兼處士高

其二

山長水遠帶斜暉楊子津頭返翠微江上十年纔一見不知何事又言歸

經故宮廢址

銅龍觀闕蔓爲瓜廢殿基頭種作麻三十六宮何處所范范秋草共黃花

贈女伶

玉樓春曉曙烟消白日朱門鎖寂寥閒點鬱輪新譜曲剌桐花下合吹簫

病中聞鶯

無端風雨動經旬臥病空齋不見人今日窓前聽黃鳥始知江外已殘春

三月十九聖忌日偶成

一年一度逢花發每見花開輙黯然往事有誰來記憶春風空老白頭年

笪江上寄三山詩刻賦荅

天外忽傳青鳥使山中遺我白雲書多情逸少風流甚爲寫蘭亭一寄予

自題小像

慚愧年來總似僧自慚生計本無能傍人莫訝多貧病爲苦吟詩瘦不勝

哭何雍南

牙籤狼籍吟詩樓墮盡門前柳葉秋落日已隨流水去從茲不忍過西州

春暮過宗子發舊居

重過山陽事已非短籬高樹帶斜暉故交何處今零落門外楊花春亂飛

書洛陽名園記後

石家金谷成胥井王謝樓臺野蝶飛多少豪華譙游地朱門雖在主人非

送鐵上人掞梅之墓

傳聞石壁尤奇絕潑谷懸厓客到稀他日若從茲路返梅花香裏一僧歸

刻宗子發文

譚友夏謂求遺文爲死交第一事丁丑春因刻亾友宗子發文藁感而賦此

風流蹝沫文章在門巷依然舊館虛只恐故交零落後無人更問長卿書

暮秋宿焦山鐵上人空翠山房十一夜至十五夜江水澄空月光如晝上無微風下無纖埃累歲以來不易遘也

焦山五夜掐提宿夜夜登高看月明宻喜晴空無一點宜吟淸興到三更

鐵公山房喜逢閔賓連至

隔江來赴林公約何幸柴桑到此山看月看雲茅屋下大家吟臥不知還

焦山留別閔賓連

一山黃葉秋江寺幾夜淸光明月天纔得相逢又相別未知重與會何年

初夏過鐵上人空翠山房熊偉男張鍊菴鄭若千錢古民適至

乘輿扁舟過剡溪已公茅屋石厓西盤回一路穿山翠綠樹陰陰黃鳥啼

其二

檻外波光連坐榻萬竿修竹隱山窻閉門不管雲來去日日吟詩對大江

其三

閒階雨過綠苔鮮散帙焚香坐翠邊留客那須勞
市物山櫻石笋共江泉

其四

雙峰巖下掩花關此地蕭然物外閒更喜劉雷復
招至得成蓮社在廬山

已卯寄盛宝山辦香閣

烟波江上一漁簑欲造玄亭惜未過眼底舊游消
率盡白頭誰念采薇歌

其二

林水風光足徜徉笋輿茶竈自相將尋常若問君
名姓烟雨樓前一辦香

己卯寄文與也竹塢

數行緘得紫芝吟寄向蕭蕭修竹林五十歲寒如
一日始知松柏有同心

送鐵上人之天童兼訪歙黃山

上人六載焦山住又理枝藤向越東此去四明三
百里烟霞一路到天童

其二

迢遞雲山向沃州一瓢一笠一扁舟還將更陟天
都太黃海東看萬嶂浮

庚辰九月一日病痊夢人饋香橼一筐得秋
香贈我滿筠籠句醒足成之

昨夜分明夢老翁秋香贈我滿筠籠書堂自此添
清供又好操觚竹素中

其二

早起驚心見塞鴻一番人事感秋風從茲漸遏重
陽近又好登高看葉紅

鐵公從黃山寄杖書以致謝

多公贈我一枝藤萬里雪山自此登三十六峰奇
最處也應來訪鴈門僧

秋杪同陸玉輪再過竹江園留題

高閣臨江水曲回芙蓉向晛一時開名園莫道秋
蕭瑟昨日遊人今又來

辛巳寄文與也

與君心已托神交不用浮文作解嘲折得數行相
問訊故人安否在蓬茅

辛巳寄盛空山

雲山我自爲同調人世從他莫賞音何日白樓亭上去好圖觴酒一論心

附竹塢文與也寄荅　茂苑文點

放青山絶苦吟久隨麋鹿臥長林傳來協律新題句捧讀淡知氷雪心

附辦香閣盛空山寄荅　嘉禾盛遠

故國神遊苦不忘孤心一寸渺難將大江南北紛無數只有商歌尚首陽

夢褱青山圖爲桐皐上人題

竹屋蒲團萬壑東蕭然一幻坐來空十年塵慮都亾盡留得青山入夢中

其二

片雲孤鶴寄人間心自禪空夢自閒莫把畫圖看作畫畫中山是夢中山

得空山寄詩

湖濶江長兩間之與君千里各相思山川不限鱗鴻路傳得新來一卷詩

再柬鴛湖盛空山

青山綠水白頭翁把釣垂綸向此中總是藏身隱名處一川明月一溪風

訪韓蓼郎不遇歸宿桐上人禪房

乘興前來叩竹扉尋君不遇却空歸一階梅影半窓月坐對桐皐理素徽

嘉禾過素言上人

烟雨樓邊繫短橈小橋流水遏門斜從今識得高僧路爲訪南湖一煮茶

虎丘訪姜學在不遇

挂席吳門訪故知生公石畔虎丘祠尋君不遇歸空晚惆悵春風落日時

三月十九日歲再逢甲申感而有作

燕子飛來柳絮天人間芳草又依然海棠花落東風裏此事傷心六十年

空山古墓

何代公侯墓已陳斷碑無路覓荒榛白楊一片秋聲起落日空山愁殺人

代煬帝宮人荅詩

江都東去錦帆開一去江都未肯回顏色六宮依舊在君王爲底不歸來

書望湖亭壁

卅年流放滿江湖五十無聞媿丈夫對此茫茫何限恨天邊落日一亭孤

吳歈曲

送郎郎去向天涯處處春風有狹斜須記白公堤上路海棠花下是儂家

辛卯秋再過臺城

十年再過秦淮路又見臺城落日低多少興亾寒望太一聲殘角夕陽低

訪天池徐元歎落木菴

竹磵松橋古石潭數峰回合抱谿南秋林一路寒山裏來訪徐波落木庵

過故陸氏園林

再訪池臺到習家不堪來對夕陽斜竹窗人去琴書冷落盡梧桐一院花

故陸氏花園

陸子園花花滿枝年年歲歲種花時種花人沒花空在他日花開人對誰

秋日送章聖可之燕

別路迢迢萬里程秋風颯颯憾離情郎今何限南來鴈那送征人是北行

姜仲子山齋恭瞻　明高皇帝文皇帝烈皇帝三朝御容

三朝垂像儼相臨草莽微臣淚滿襟嗚咽更爲談往事鮮民能不重傷心

哭文與也

人沒琴亾竹塢東到來不與舊時同白雲泉石荒涼盡空對寒山落木中

過文與也墓下

不道笄君薤露邊一杯空隴臥荒烟山深路僻人來少野草茫茫沒墓田

再過故竹江園

松廚竹竈依然在寂寞無人更煮茶虛館蕭條零

落盡柴門空鎖舊時花

登陸氏故江峯閣

頻過不見陸鴻漸高閣空留在此間只有數峯江上對望來還是舊青山

旅泊吳閶雨雪中枉學在姜君過訪

故人鼓枻山塘路過我高談未即回却似子猷乘與出一天風雪放舟來

宿江楓橋章然明齋館

無端一宿楓橋路來聽寒山寺裏鐘雞黍高懷渾

不倦夜深燒燭話從容

展對小像偶書

誰將筆墨寫癡頑往事徒陳紙上顏與汝相看成一笑任君流落在人間

弔姑蘇施節婦

節婦洞庭山人家貧無子夫歿艱辛萬狀爲夫謀立後及營葬三喪畢一日作絕命辭數章投繯于室而死

待得功成血已枯艱屯十載爲君圖若言此事非男子天下還誰是丈夫

其二

胥母京江千里隔迢迢南望莫釐青自今以後看明月一片孤光在洞庭

甲申六月廿一日夜將曉迷離間夢洞庭施節婦乞言感而書此

笠澤清風曉夢時寸心傳與斷腸詩息媯多少難言事願托秋江寫楚辭

八十生辰偶筆

作客人間八十年知非早已識從前乾坤散聚尋常事一笑分明是偶然

八十生辰二親墓下作

柏側松欹古石碑聽依風木易勝悲哀哀父母空山裏今日猶存八十兒

采石磯絕頂

滿目河山故國空開平曾此拓奇功大江東下何時反愁殺蒼茫一望中

江泠閣詩餘小令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小令

客途春暮

憶王孫　天涯遊子試單衣燕乳新巢梅子肥客路春殘紅漸稀落花飛杜宇催人人未歸

春閨

荷葉杯　何物帶將春去飛絮簾箔不勝情夜來愁聽子規鳴一聲聲一更更○滎院瑣窗春晚人嬾池柳亦三眠落花時節因人天恨綿綿意懸懸

寒食送別

賀聖朝　春光百五多風雨那蘭舟催去繫情芳草傷心楊柳驚魂杜宇○別情何許都在一杯芳醑勞勞西路渭陽東畔灞橋南浦

客中九日憶吉之弟

小重山　霜落長空秋漢晴正當重九日滯孤城故園兄弟苦難并登高處不那望鄉情○芳菊爛金英客心搖落盡對誰榮無端天外兩三聲西風急吹斷鴈行橫

閨怨

長相思　朝相思暮相思朝暮相思無斷期春風吹柳絲○隔天涯望天涯閒凭欄杆憶別離山長水遠時

客窗夜雨

怨王孫　天涯逆旅郵亭夜雨無限凄凉絲絲縷縷聽來何處蕭蕭滴芭蕉○此時此恨愁千種愁越重反側難成夢那偏漏悄人靜風打窗櫺一孤燈

秋日旅情

夢江南　霜鴈至無奈客還留故國寒衣今寄否淮南堤上日登樓淮水日南浮

春暮

憶秦娥　愁無數愁多那覺春歸去春歸去滿堤芳艸一天飛絮○落花滿地重門閉子規夜夜啼紅淚啼紅淚一番風雨一番憔悴

閨中七夕

望梅花 凉月緒風初改。一道明河斜界。今夜恰逢牛女會。天上佳期還再。乞巧樓中淺下拜。此際此情無奈。

春宮辭

荷葉杯 多少漢宮春色。愁織。顛倒攪人思。上陽花發柳眠時。一枝枝。一絲絲○珠箔玉簾飛燕。歸遍。愁殺度春宵。未央前殿月輪高。漏迢迢。夜迢迢。

落葉

柳梢青 蕭蕭敗葉。那被西風。亂掀橫揭。樹底纔分。籬邊乍聚。陌頭還別○無邊散落紛紛。亘弄斷。秋聲慘切。覆去翻來。無明徹夜。幾時休歇。

詠美人

眼兒媚 絕代佳人擅娉婷。婉孌喚卿卿。海棠慵睡。柳絲無力。粉蝶多情○綠蛾淡掃纖纖月。風態可盈盈。斷人魂處。黃鸝天冶。紫燕嬌輕。

客館中秋

虞美人 天涯又是中秋節。玉宇懸秋月。清光還與舊時同。不道舊時人在別離中○江城風月清宵館。玉漏聲初斷。今宵欲擬徹明看。只恐夜凉衣薄不禁寒。

江泠閣詩集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冷士嵋撰士嵋字又湄丹徒人居傍大江其讀書之閣曰江泠故以名集其詩刻意學杜多爲激壯之音晚年飭饔飱之費自梓是集凡古今體詩十二卷首載琴操古樂府一卷末附詩餘一卷

江泠閣文集四卷續二卷

〔清〕冷士嵋撰

上海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泠閣文集四卷續集二卷》提要

自叙

余未弱冠遭歷喪亂即謝本舉子業專意為古文歌詩顧頗汎濫諸氏百家思有以輓復典雅陶鑄成一家言居無何家益落遂托游於外多往來吴越荆楚閒望其江山之勝懐其遺古之業每登高臨遠撫今追昔徬徨慷慨之際有所觸未嘗不寓之詩若文是詩若文即是余徬徨所爲慷慨者也久之積盈笥篋值

已亥之難散亾畧盡居恒毎怏怏惜其業之不終志莫余究也歲乙巳逦能蕿憤一切屏謝杜竹門江外益肆其力於向所謂輓復陶鑄者㮣幾搆其篋讀書他處復再有青氊之戹吁何余業之多艱哉於是大懇始蒐輯其餘洎猶或能記憶者為次而録之得若干篇藏江泠閣中然二者之横已逸過半矣嗚呼詩文美惡余豈敢自信必人之知我乎哉

世果能知我固不必共詩文不知我即詩文又奚以庸六籍以識所謂幾復陶鑄成一家言者之無忘斯志焉爾丁未秋八月八日

江泠閣文集目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江冷閣文集目

叅閱姓氏

西蜀余　忝生生　　關中王　巖築夫
寧都魏　禧冰叔　　南徐歐陽　魁星仲
句曲笪　重光在辛　　中州顧　令文海樵
金沙高　東生麓隱　　京江何　絜雍南
閩粵曾　楨賁介石　　金壇湯　格天若
翠微魏　禮和公　　古潤夏　泓天一
楚陽王　待季守　　休寧程　世英千一
吳門文　點與也　　京口章　性良聖可

萊陽姜　實節學在　　潤水周　昌基宗裘
番禺于　喬石林　　門人周　開基邑岐
京江何　叅鄰矦　　門人方　履泰大士
茂苑蔡　方炳九霞　　秣陵張　惣南邨
嘉禾盛　遠宜山　　虎林潘　問奇雲客
吳閶周　靖敉寧　　廣陵喬　寅東湖
三韓聶　師堯碧山　　江都張　師孔印宣
潤州蔣　鼎省非　　姑胥李　果客山

江泠閣文集卷一

京江冷士嵋又滄氏著

書

與魏冰叔論文書

冰叔先生足下曩舟中時與足下論文謂讀古人文當知古人精微之不可及處而出吾機軸以變通馳騁之使卓然成一家言與古人相頡頏是說也余得之稱善時已暮且抵岸遂匆匆別莫竟所言既歸益用日夜思若有突突其中欲出而無所為出者久之乃不能制故不遠數千里外以尺幅之書馳左右而冀以一請正焉易曰物相雜曰文又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然則所謂文者通其變而已又極其變化之端以行于參伍錯綜之間故其為文行于一心之內引伸觸類而出極其為變亦豈有窮因取而論之夫行文者譬猶行兵蓋兵無常形故文無定體若夫統百萬之衆操之者淡然而張弛闔闢運用之妙則存乎一心故章法段落者營陣壁壘也句讀者

宗子發曰兵與文相形處甚精而文工

士卒次舍也字法者鉤戟長鎩也抑揚頓挫者坐作進退也辯難者攻殺擊刺也開闔者擒縱也回護關鍵者犄角聲援也若夫乘高扼險先得乎其地利者則文之勢士卒猛悍率挾距而超乘者則文之力輕兵健將敢戰而深入者則文之膽申號令明賞罰嚴部曲利器用者則文之律休兵偃幟投石而超距者則文之暇或戰或否無一定之用者則文之權折衝樽俎達動靜安危之故必謀定而後戰者則文之畧而且馳縱以騁之而且頓伏以斂之而且區勒以分之而且聯絡以合之而且主客以形之而且虛實以叵測之方畧以節制之固而存之養其機鼓而作之倡其氣整而飭之嚴其紀簡而練之厲其精化而裁之神其用縱橫而錯雜差池而捭闔之肆其端法寓于中而不專泥于法機存乎內而又不顯見其機故曰兵無常形文無定體運用之妙在存乎一心易所謂參伍錯綜而通其變者豈非是也哉雖然茲特其形勢云爾若夫因流而溯由末以反則尚有本原之說在

夫文道之興也而心則藏道之所捓文理之象也而心則生理之本理生于心不能發故昭之以象道藏于心不能出故興之以文是興之象之旨本于吾人之一心則心者豈非立言之基而修辭之本乎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吾意古人精微之不可及處卓然成一家言者必在于是而又慮其無以盡變通之故是以竊有兵形之說焉吁是說也然乎不然乎有所合乎捓無所合乎嵞不能正願一正之足下

足下倘因其說而命以可否焉是捓亦足下始終之教也道塗緜絶域以湖山之阻無由進望履舄以抒懷蘊區區之忱惟足下亮之而已邦士先生及和公令弟先生無恙均希仰意令猶子昭士統此不宜

魏叔子曰書中所論爲文之法蓋有得於古人而出以匠心者猶立白日而數五指眞無微而不見矣至文之工鍊條切其餘事也操觚者當人錄一通儲爲枕中之秘

答張鍊菴論春王正月書

鍊菴足下承示論春王正月而力辨其夏時冠周月之非卓哉此見可謂能不惑于悠悠耳食者矣僕既讀而趯之但以此先儒之論亦既辨且夥矣紛紛衆說如聚訟一堂靡所折衷其以建子爲正月者左氏孟子言假天時以立義者子程子說言止改歲首未嘗改月號四時者蔡文康言以夏時冠周月而紀事則周正者胡文定說也吁僕則以爲此四時之不可易猶四方之不可移古聖人準

天文以定四時祭地理以定四方葢俱覩之斗杓斗杓東指則天下春南則夏西則秋北則冬攝提乖方時不正矣春之不可改而夏秋之不可改而冬猶南之不可移而北東之不可移而西也由是以推此宇宙間自然不易之位序非人力可得而與參者若左孟從建子爲正月者未聞其改四時蓋歲首月號可改而斗柄則安可移若謂假天時以立義者則此後又或書或不書何也若謂止改歲首未嘗改月號四時者則如左傳孟子又似改

立說嚴明正大如利刀切物迎刃而解

月號乎上左氏孟子皆生于周皆身當其時目擊其事豈妄傳而誤道者脫以爲然也而前乎周商以丑爲歲首而伊訓書卽位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既未嘗改月號矣及後乎周者秦以亥爲歲首漢因之而史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又未嘗改月號矣豈惟周獨改者乎又何說也蓋此尚書及左傳孟子史記皆聖賢經史萬世不刊之書而皆牴牾不合若是是所以啓後世紛紛而莫知適從者也逮王文成謂周蓋改月與四時者此似淅

矣從來葛藤然僕以爲周之歲首月號可改而四時決未嘗改何者書稱欽若昊天王者之事天猶人臣之事君諸侯不敢擅改王之正朔王輒敢擅改天之四時乎且王者法天脫爾則春非天之春而爲王之春春秋當書曰王春正月不當曰春王正月矣使王可倍天諸侯亦可以倍王假擾干冒尚可言乎哉況此四時建寅之令序非自夏始者唐虞前已然蓋天建寅非夏建寅也若堯之宅東以殷仲春宅南以正仲夏日中宵中之二分日永

推原聖義大得作經之旨

日短之二至舜之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皆奉建寅月者也夫以帝王從來未嘗擅改之四時而謂周獨擅改者乎且周禮中春逆暑中秋逆寒若改時則中春爲天之十二月中秋天之六月豈有十二月卽逆暑六月卽逆寒者乎十二月爲周仲春矣而月令則名曰小寒大寒豈仲春時而猶小寒大寒者乎此所以謂周之歲首月號可改而四時決未嘗改僕反覆以思紛糅轉不寐而紬繹之然後知春王正月之說之固自有在也何者孔

子之作春秋其立法定義俱裁自聖衷固敬天而尊王者也若周制建子欲尊王既上違于天時欲奉天又下違于王制于是不得已而設爲兩通之義上則書春天而用寅如正二三自屬春四五六自屬夏雖無事歲必書四時之首者奉天也下則書尊王而用子如正月事乃建子月之事二月事乃建丑月之事者尊王也從上言正月乃建寅月之正月從下言正月又建子月之正月各互謂之而皆通要之孔子之于春秋蓋未嘗敢專者也而

又不得不尊尊也而卒仍然其未嘗敢專也以時天時也故上奉天專王事也故下從王其先之曰春者謂春天之春非王之春周王不得而春之者此春字當作一句讀次則曰王正月謂正月者周王出政布令之正月非夏商建寅建丑之正月故章則一本之建子月數之事也時以建寅而敬天之道得矣事以建子而尊王之義見矣若謂以夏時冠周月不分彼而兩通之則是以周正行夏時矣時王之制矣可乎哉自斯以後但事與月若皆

先兩月而冤貫未嘗先要在讀之者之善通其義例焉耳至特著此四字于首者以見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褒貶皆天理也皆王法也已不得而與焉者也乃子朱子謂先兩月則紛更煩擾未免錯亂而無章固也然竊考之當時其時著訓立言之人往往于建寅建子嘗兩用之而不以為非如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之一月壬辰詩之四月六月十月周禮之正月始和仲春始蚕十二月斬氷等是以建寅月而言之者也左傳之周正月孟子之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禮記之正月七月日至等是以建子月而言之者也以建寅月為不悖于天建子月為不悖于王故兩用之而皆通若孔子之作春秋為天下萬世法于四字中既不敢不敬天又不敢不尊王求其兩得之而不相害則莫若如是之書之之庶乎其不悖也此亦猶周公七月之詩先則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建寅月奉天時者也後則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此建子月尊王制者也一詩之中卒兩用之而無嫌故春

批郤導窾

特中肯綮

得此一證

鐵案如山

秋上書時則如七月九月下紀事則如一之日二之日其不更月日者春秋之簡文也不然周公以一人之詩一詩之辭而輒牴牾不合若是豈不自相矛盾也哉蓋禮周公所制詩周公所作以周公之詩按周公之制既見其兩者矣即以七月之詩究春秋之義又安見其不爾也是兩通之說可不辨而自明矣孔子蓋述而不作其作經之義固亦有所取不為不前有所本矣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其辭則丘有罪焉耳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所爲不能贊一辭者也足下博學多通必欲推古人之繇而是正之謂孔子以王者敬授人時斷宜改春正月爲王歲首故于元年首書爲例則行夏之時之謂此子程子說足下主之洵矣但僕以爲此四字既首書爲例則後每歲卽皆當書或皆不書然春秋又或書或不書或又曰春王二月春王三月者何也似于此四字終多乖刺僕不揣陋疎謬因管見以覈上記室不合處希更教之幸甚

顧海樵曰改歲首不改四時周與前代原未有殊春秋故先書曰春次書曰王正月春自天之春月自王之正月作兩截互看良然此說透徹而通順紛紛諸論閧雲霧覩青天矣且其據證切確已造顚頂文尤折央井井辭達理暢可謂卓爾開通博辯之章

與張芑山先生書

士嶠頓首別後益滋懸切不審卽日眠食何似屢茲湊秋天地變嚴之候旅次尤宜珍攝嶠十年前於友人處得先生文數首讀之輒反覆不忍釋太每念湖山絕遠無由得一拜函席使朝夕侍從領明訓爲恨既而復數欲命舟而用問聽之謁謂先生久太桑梓比且息耗杳漠行踪恍惚遂令區區向往徒勞仰止此皆緣僕生也晚伏竄草莽守荒江之濱尋常于人不通書問如坐井底中又無一

藝之長可爲世所据摭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至于斯也一如罔聞罔覩者然及晤于萊始知先生近在秣陵遂率爾掛帆幸得瞻望顏色而先生洮儀言論無殊壯盛一蒙傾蓋卽吐肝腑高懷雋談何時敢忘迄茲耿耿猶如昨日且教以大集受之而歸盡三日讀既寢矣復奮然而興時初月猶在窓戶展卷目昏不盡辨于是呼童子起復燃燭讀之是夕遂竟夜達旦嗟乎余安能忘倦乎哉謂斯世而有斯人又有斯人之文誠累世求之不易遘

者而今且竟遂之勃然之心遂不能自已耳蓋先
生爲文議論根據波瀾潤大滔滔汩汩如長江大
河一放千里淵源不竭非若隰溝谿潦涓涓細流
時盈時涸無本之水者比夫文章者立身之表也
譬諸宮室必厚其不拔之基崢木必有特立之幹
夫然後宅宮奐榮方有所托不然徒事浮藻則皮
不存而毛安附者也若先生立身貞嚴操行卓越
屢顚禍變不辱不苟磊落光明傑出倫表蓋所謂
厚其基立其幹者已有其本矣故發爲文章篤實

光輝誠中形外昌明博大積厚流洪舉而措之無
不咸宜耳抑所謂世之儒者必能包括宇宙衡量
今古是非決于胸中可否判之筆下上可質既往
之聖而不誣下可傳之百世之賢而不惑進可被
舉世之用而不窮退可藏之一室而不詘不有致
于今時必有見于他日嚮竊覩先生之言實有賴
於是前進謁之明日郎擬近所業詩文請正已而
日余之離羣索居已久雖日貪紙上陳言曾未能
以一日就正四方君子徒區區守遼豕以自珍惜

一決而下
如長江大
河不可止
過

恐屢然反而貽作者之嗤余也因縮恧不敢出諸
篋既而復自奮曰居恒伏草茅守戶牖離羣索居
時讀書懷古人之行拊掌扼腕恨不克出而交天
下賢豪儁偉博達之士以開拓其心胸及遘矣而
又怩怩畏縮不能一吐出胸中之見以可否而去
取之何其相期之淺而相吳之甚也世之齷齪者
既以爲碌碌無足比數而不屑與之語通明儁偉
獨立特達環奇博辯之士遇而又不能折節一虛
已請正也是終無能受益也已是所謂寶楩楠樗

散之材而莫辨又不一咨之匠氏而沾沾徒自以
爲棟梁琴瑟之用之在是者非此乎未嘗也則何
以敢昔有人得瓦缶之聲而自以爲廟堂之器者
出而誇諸鄉之人而鄉之人亦以爲廟堂之器也
而爭譽之他日聞之樂師樂師過而誚焉三請而
後出諸櫝樂師唾不顧曰嘻是瓦缶也余太子矣
其人悵悵然一如喪其家者累日而始寤曰余誤
矣余誤矣歸而碎諸室今幸而樂師當其前矣匠
氏臨其側矣尚敢自秘惜而不一陳諸左右其爲

之末及明而已先隔于毀譽詆賢愚而自用之慾矣敢乎哉請再得以畢其前之所未畢者而畢言之可乎夫余之所謂天時之不可改者既上決之于斗杓復下斷之以欽若其大義固已昭然日月矣而文成公則謂周不改時則周固夏時矣而孔子何以又云行夏之時不知周不改時固未嘗不改歲首月號也孔子蓋謂當取周建子之歲首月號歸于夏歲首月號之建寅爲有合于道耳豈嘗謂周則改時者乎又以謂漢律曆志載武王伐紂

之歲周正月辛卯朔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爲周改時之證嗟夫余則又甚惜夫文成公以果卓通敏之才而不復深惟其事直鹵莽漫爲之說如此也何者夫當武王泰誓之時殷固未亾武王一人臣也何以輒更正朔且干戈之際制作未遑何遂已有周正此必當日處坑焚之後書誕亂譌誤舛然雜出史氏踈于擇別率采引之依據以爲志而後世于茲復未嘗一推核而訂明之者也顧惡足以

切當核的

爲據又云禮記正月七月日至余謂周蓋改歲首月號者云云安得不爾至再謂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而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而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爲秋冬耳此尤其未大深思而洞察者也夫天地陰陽往來相推之道是一歲之春秋猶一日之晝夜如子則一陽生矣陽雖生而猶然夜也何得便謂之日午則一陰

即以復姤之辭剖明復姤之義何等直截痛快

生矣陰雖生而猶然晝也何得便謂之夜此理甚明無可疑者且復之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姤之大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若以復爲春則復正當陽德方亨先王布德行令發政施慶之時而反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何也以姤爲秋矣則姤蓋當金商司令天地肅收萬物衰退之日而反云后以施命誥四方何也此皆周公之辭而孔子贊之者若然則是先王以後天奉天與四時合序之大人而反爲

此證愈明愈透雖任百喙無置喙矣

倍天戾時傲擾怠棄倒行逆施之人矣尚得謂爲先王之政也乎哉盖古聖人齊七政以授人時處撬提乖方孟陬無紀時則不正若改時是攝提而乖方矣孟陬而無紀矣先王之時爲不正之時矣尚得謂爲敬天法天治曆明時以齊七政以授人時者乎必不然矣且更有其顯徵而切證者如魯論之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使周而改時則周之莫春今之孟春也今之孟春則蟄虫未啟餘寒尚健氷雪尚凝而謂其即改春服爲浴

沂爲風雩之事也可乎哉歷考而觀則周不改時義已彰彰若是余尚復何嫌何疑而不決也哉夫文成公謂程子盖推求聖言之過者余則又謂文成公盖過于矯諸說之偏而亦未得夫聖言之當者也終不敢毀如有不然更希裁教

附堯典仲春曰宅嵎夷曰東作東方也日日中春分也仲夏曰宅南交南方也日日永夏至也仲秋曰宅西西方也日宵中秋分也仲冬曰宅朔方北方也日日短冬至也觀此則斗杓四時之配指四方十二辰也森然布著於上雖迭變且不可假借一方而輙可移乎

文伯子曰天時之立主之者天也斗杓一定萬古不移昭然在上人何能爲況四時之配四方堯典分疇秩然故曰斗杓東指則天下皆春和鬯北指而可謂爲春者且自有帝王以來止聞其奉天法天未聞有改天者何獨至于周而輙擅改之使武王周公而非聖人也則可武王周公而聖人也敢有不奉天者乎

反覆此論明目張膽堂堂正正層層折決層層根據義宣氣暢辭達理順洗發最爲通透文成公立陣雖堅恐不能不爲之屈矣

達言至理

與富平李天生書

士嵋白僕聞足下名久矣論者咸謂足下求賢好士落落壯志倜儻饒大畧旣韜光養晦而又能慷慨緩急人此其人求之古人中不易得而豈今流俗輩所敢覬覦一二者故每欲走前一謁起居奉顏色奈貧無資不能致身左右徒抱此區區耳蓋嵋之生也晩又僻處荒江之裔與足下無一接之歡一日之雅一介秦之西一越吳之東相距數千里外河關絕遠猶風馬牛不相及而輙敢以不敏之言上徹隸人之聽而不自知止者何其愚且妄哉雖然夫固有所恃而不疑耳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記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苟不同道雖咫尺千里矣如其同卽千載而上千載而下四海之內萬里之外必將起而應之奚必其生同時而處同里東方生所謂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壓而遊垂髮齊年者哉而况與足下年齒無大相懸絕且同抱此貞固之疾而又均當變遷之艱此其同是非猶失人之所同者矣獨其所未能者惟有所見耳夫一見何足爲重輕而足下豈以一見爲亟者哉卽以足下論平居相追逐出入借旦暮居相邇言相接嘶杯酒眤懇懃者豈少也哉而足下能盡重之否耶吾意足下之重人當不以是必將有所以重之者在苟其有所以重之者在雖不見而其重之者固在也則是足下之重人自當問其同不同必不論其見與不見也而嵋之妄之愚之不但當外于道不同不相爲謀之人決不外于聲相應氣相求合志營道而求友聲之人也且聞足下居恆之所求者此道也嵋今日之所應者此道也求者此道應者此道是足下之求者得其所求而嵋之應者得其所應矣精神已相感名又何必亟此一見哉抑足下之所以能爲足下者必其邁流俗超等夷而不同于世人之見也如其同于流俗等夷世人之見則亦流俗等夷世人之人耳惡在其能足下哉此其所以恃之而不疑耳此其所以遽干瀆衆冒昧雖愚且妄而不自知止焉者也嵋不

才遭時艱屯不能有所奮發樹立于當世而偷活草間以自聊賴然性躭詩有吟癖雖其言無足采取而平居悲憤感慷憂思怨慕不平無聊之懷有所觸卽發于詩若文而徵之言久而月日所積不覺成帙比聞足下簡出山僕又綿方自限輒不揆謹繕寫一帙計文八首詩四十首敢違托歸鴻用以咨之記室顧區區猥瑣何足上塵殆紛牧狂言思通此志而已惟詔教之愧悚愧悚士嶠頓首

王槃天曰古人尚友私淑之契蓋以道合道以義合義無庸親炙謀面然後謂之交也縱筆直書反反覆覆如水到渠成自合矩度有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概

敍次殊錯落生色

答曾介石書

僕聞之昔聶政不愛身于嚴仲荆卿甘隕首于燕丹伯牙能廢響于鍾期匠郢且輟斤于蚜鏝誠以士感知己學悲同調僕朽劣無似不錄于時曩與足下甫遭逆旅一言之合卽相要以白首竊見足下取與廉然諾信慷慨慕義有古國士風納交投分托爲知己自玆以後無纖芯之嫌以相鑿枘是匠氏之斤宜逢于蚜鏝伯牙之響遂發于鍾期荆卿之義幸托于燕丹聶政之誠獲伸于嚴仲矣未

幾違離各相徑庭思企樂望邈無緣由方在覓郵展訊詎圖遠教輒爾先頒發緘伸翰感愧無任且重以策我馳驅勉以添發蹶嗟乎嗟乎惜哉是足下之不以足下之所以待僕者待僕而以他人之所以待僕者待僕矣尚得謂爲知我乎哉伏而誦之淡用詫愕敢不瀝膽灌肝竭罄誠款以抒鬱衷惟高明省察蓋僕少作鮮民卽謝厺一切家世儒素夙聞庭訓自束髮爲文[illegible]通六藝不諱斧斲故頗播相仍兵燹互及喪亂以來簞瓢屢空緯蕭織畚

悲鳴感憤
中氣調能
俊爽快人
立言本懷
淋漓恣肆

無一長之可賴衆之原田無歲賦綿繁勞揆構矣緜幾于流寄邇惟抱影窮廬滅跡自廢鳴琴在室環堵蕭然仲蔚之徑既荒原憲之藜莫給居伏自念受命既奇遭時不淑既未能龍驤虎蔚奮其才智翔翔四方以顯揚當世又未能如古巖穴之士鴻冥鳳逸高蹈遠引嘯長林而吟豐草徒沉浮人間淹耗歲月頭童齒豁無所謀謨與腐草同朽夫亦何貴乎其有此生也至如足下所云則又非僕之能堪蓋既已放身長謠散髮物外則孤懷落落

安能復鑣勒而繫維乎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每終夜徬徨踟躕起舞欲有所比于古人既受性疎頑不任操執苟非托筆墨以自文將何所表見其懷而自立于天下昔列子著書文中立說皆以編氓未嘗仕宦卒能顯名青史垂業後昆區區此懷竊不自揆願麗其末幸賴先世遺緒室饒圖史故驅饑而哦日晏不輟然松自課憤以忘食思欲總綜前代羅撫百氏建不朽之業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以附古人立言之意華違衆獨往爲訐頗疎正猶表綿絡于凌厥著貂狐于裸壤烈芳蘭于逐臭矜文冕于越俗亦安復有能忘哀駘之醜而有意乎其人者哉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若足下于僕如前所云不可謂不我知矣乃猶未蒙深察云云如此況于不相謀者乎僕頃益多病會面無期有懷不述恐終已莫抒故不諱狂言思以一自發耳餘闕布聞尚希嗣悉不罪不罪

一篇歸結在此

曾青黎曰高懷遠概卓犖不常要總從馬遷答任少卿楊惲報孫會宗諸書脫胎來者較之柳州寄許京兆及蕭翰林則同一感慨跌宕而無凄鳴蕭颯之筆文之有樹立者也

王于一曰其大較亦客難解嘲答賓進學之意而能不襲其音調遂覺無雷同之病而快人心目

與友人書

士嶕白嶕伏處草土間聞見未廣不敢妄有交擇竊慕足下賢敢先之以詩足下亦以爲可教傾蓋問相得甚歡由是追隨唱和無弗與者嶕退而自惟古素心交不過如斯而已今而後敢古處相切劘以道義將俾嶕日聞其過嶕且望之詎數年來足下唯唯否否漫無有云投之言多不荅吁豈嶕之所望于足下者哉語云形不能自見故托之明鏡過不能自察故責之良友忠告善道朋友之事

古人謂一介之士必有畨友若足下者非嶕之畨友耶明鏡耶豈宜默默即如足下所謂能詩古文者也嶕不才妄有所述甚不自是不敢出之他人輙冒昧蒙耻而一奉之足下夫冒昧蒙耻而一奉之足下者其所望于足下爲不淺矣居恆幸得備聲氣交游之末自宜示以直諒以副其區區願交向往之意且足下偘偘以直道自持顧何所吝鍼砭于僕乃視之忽焉久而不蒙其說豈僕所以致交于足下者有未盡耶抑僕素吝于改過足下知之故不能盡言以相告耶或更有其大不可者而遂以此默默置之耶審如是則尤當言者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足下之于嶕常焉已耳泛焉已耳豈古素心交切劘敦古處者耶夫詩文何足道竊恐嶕過緫處足下視之亦爾然一秕之微尚不克是正而況于其他吁非嶕之所望于足下也已雖然吾知之矣以足下之賢而艱于一言豈爲嶕吝者哉直愛之甚故爾耳然不知言之則其愛也大匠人斲木必斧以規矩玉人之攻玉也剖其璞焉夫

玉人大匠豈不愛玉與木者特以其不剖不斧則良不彰而美不見故剖之斧之適以成其愛也嶕之劣安敢以譬此特欲爲足下一廣其義倒焉耳嶕生平自惟一無他長惟于朋友之交能虛心以受其益足下前見嶕與冰叔書可知足下能盡言則盡言無復有所諱古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嶕願今日得生麻中惟足下有以直之而已拳拳之心敬布左右幸留意士嶕頓首

魏和公曰辭直而勢婉所謂危亏安矢安亏危矢者也而古道淡情于此具見矣

與耿仲容書

仲容足下僕自公秋九月艤舟京口逆江而西泊帆山北翌日重九越金陵過三山艤舟釆石磯弔青蓮宮錦亭上再行而西十三日抵銅陵從大江望九華諸峰秀削如黛十七日入潯陽界登小孤隔江睇彭澤縣千萬山谷間臨風悵然想元亮太官之高二十日至湖口濟彭蠡臨大孤而南是日北風微發抵南康宿次日登岸入山窮匡廬諸勝覺峰巖突聳林壑幽秘夐非人境至開先寺觀香

鑪瀑布由青牛谷登石崖俯瞰諸山如部婁落日半規羣壑欲暝遂憇五老峰下尋康樂柴桑青蓮樂天游醉吟臥處歷旬而返再遡南昌登滕王閣復由清江出淦水十一月昉螺子山拜文丞相墓慨然久之乃牽江而上達章貢入南安十二月八日登大庾嶺時寒雪初霽萬嶂如玉升高遠望百粵交闓亘吾襟帶間遂返棹自虔州杖馬棰而東抵南城泛盱江訪麻姑遺勝遊龍岩過丹霞洞下臨川攬羲之墨池挹其風流高況乃入靈谷山求

楩柟豫章竹箭之所從出即操舟浮康郎湖出九江順流而歸于四月十八日到家杜門塊處請神月餘覺山川奇崛氣猶磊磊在人胸膈間念仲容襟懷落落超然者故具以相告是行也計程六千里歷時八閱月得詩凡若干首并錄以上何時會合一笑不宣

宗半石曰搦管而書點次歷落翛然興致自是風塵外人乃遊記上乘之筆作書尤新

再答魏叔子

潤遠德教以來歲且更再江上傳烽未息大[illegible]驟莫審叔子山中動定奚似前兩辱誨頒意指勸復[illegible]感激何可具言拜荷之私惟有勿諼而已客歲首春曾緘尺一布謝詎總託郵人致成音辯之誤不敏之罪無所逃誅但此區區或在所滌諒耳頃外見聞益多舛逆益所志一乖百端交懸毎一思來黯然有五嶽三山之想惟欲與二三同志歸去偕隱棲遲一丘漁釣一壑彈琴賦詩蕭然物外以畢斯世乃事有不然未能即引去日擾擾人境安得如吾叔子家萬山中委蛇泉壑之下躬耕著書無夯俗之擾有衡泌之樂哉種種非相見莫悉特未知何日叔子復放舟南來與之一把臂江滸共披寫相盡也山中諸同志計各安勝幸一道意未涯承奉南望金精曷勝雲海蒼茫之至

歸元公曰孤衷曠致脩然獨遠投分知己各有會心未許他人領此

可慨

答賀聘度大理書

辱惠書教以所不及察疑徵信益我殊甚是就之而得所正矣僕陋劣無似鹵莽于學沉草土間一無所窺偶有論說俱廚管見每欲商之高明以求至當竊見今時往往以古書爲諱是以讀書者少讀書而能求古人古事之疑誤難解而盡心焉者尤不易得顧惟足下抽簪早以篤信好古之學博綜羣籍立言著書日事討論以訂誤謬蓋古所稱博聞君子也故敢忘其固陋以膚謏蠡測之說上塵聽聞是猶持布鼓立雷門之下思一擊以通其聲而不自知其不可也不意五年之久猶能不忘鄙下昨接手誨歎慰曷勝承示春秋吳季使札來聘胡文定謂聖人書以志貶僕嘗以此文定責論太深未免吹毛使古人難于立身制行聖人恐不如是之苛也且兄終弟及原非法制季子之逃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者況弑僚在二十九年之後安能豫知而乃責之于二十九年之前豈情也乎季子春秋賢者聖人于季子嘉其合禮卒題其墓

論斷乃能

致的

居恆所褒稱者而顧以吹毛訶聖人之貶之責之
可乎哉聞足下之駁艮是篳莫審與鄙意合否所
賜欽騷受而讀之咀味無已盖古今注騷者不一
大皆支離附會者多迨後朱子書成人推尚之然
亦止于音叶而疏義不詳足下是書箋解明切而
義意復聯貫而有條爲前所未始有較之諸家可
謂集大成矣僕手之口之莫忍釋去況酣濡涵不
覺醉心是足下殆飲我以醇矣聞他論著尚多遞
中能更頒一二則拜教益爲不眥何日得望光榮

磬所欲盡餘暑未衰伏惟珍攝爲道自重不宣

論事切確而能中肯綮自令人心折無置辯處
駁辯文字最當如是昔昌黎諱辨柳州桐葉
封弟其折決嚴警周暢無絲微可得攻指是
以特著古今令讀　夫子是書二公而後足
嗣響矣門人方履泰

撿柳有致

寄答翠微魏昭士書

自辛巳冬得奉教音具審賢昆仲洎山中諸同志
動定之詳淚浣積思欣慰無量因歎以高賢之後
皆能讀書守道遵循詒矩不墜家聲求之今昔能
幾見哉每欲函一書通意緣湖山僻越驛寄維艱
迄茲曠絕又幾六載人生幾何堪此邁忽耶僕比
益衰減去歲一病幾不有生踰年始瘥尚未復常
也屈指海內同心之人凋落殆盡令伯冰叔先生
長余三歲尊大人先生少余二歲二先生皆已千

古而余以不德靡生于茲自顧孑然疇晤對者鮮
矣此生大覺無聊耳僕曩尊大人命名之孚瑚瑱
殤矣後嗣一子今已十三鄙意欲以瑚瑱字名
之以志不忘尊大人命名之意足下以爲何如幸
示及之寄賜二集尊著奉教在昔而新篇較益腴
粹固竿頭之進也爲谷撰著向所未覩今卒業二
集反復數四卓識健論迥乎舜恒洵家學之有淵
源也少事未免有于僕近有高賢手澤之謨說在
批刻高賢跋語中幸取覽之足知其意竊計足下

托意自別

高賢家世多有往來手筆之存如丘邦士休確齋朱未有謝秋水陳元孝暨尊大人先生諸凡逸民高士者片紙隻字足以爲重僕曩以遠阻未由仰接謦光今無及矣自惟企諸賢而不得見得見諸賢之蹟猶之乎其見諸賢也倘蒙頒惠一二因之彙類成軸用畀後人作傳世之珍僕貧無他嗜之以此而已則區區拜德寧有旣哉特在知深諒不以爲嫌也宗子老于丙子歲冬已經謝太足下尚未知阻絕音耗言之惘惘類如此也茲附順鄴少

道區區望因裁誨慰我遠思幅短意修莫竟所云千萬爲道自愛以副懸禱

張胤湘曰一通書問宛曲眞摯而風度蕭恬筆姿韵折自足可人固柬牘之儁想其襟懷淸通況味特遠故能爾爾

寄宗子發山左書

仲夏執別訂秋高再聚詎先期顧臨而僕適刈黍他谷竟悤奔候罪何如之捧讀筆教謂時將北適旬日間猶能再來僕惟日以俟何圖竟從廣陵戒舟不獲一見悶之懊悒殊以悵然因念友朋契濶昔人所慨吾輩頭白齒衰爲歡無幾即屢聚且復有限而況一晤艱難如此豈勝浩歎葢僕夙素寡與同心之好不過數人自冰叔殂殞鈍翁長逝季子遠游足下客山左後蓬門荒穢茅莢沒人窮居孑

處罕或與儔一閉柴荊輙復累月終日匡坐默默與影爲對惟念足下歸來與之放輕舠出江外北固山前中泠泉上啜新茗聽春鸝濯足流水登高賦詩消暇日送餘年耳今歲硯食再虛瘠田薄穫未足供賦州縣科差促擾大是騷然家人報絕糧惟瞪目不應以琳琴自娛他無足爲足下道者聞某公有禮于足下雖孺子遭仲舉不是過可慨可敬南北地氣異宜惟順時珍攝爲道自愛士嵋頓首

歐陽星仲曰高懷遠寄惟意所如自饒風味

妙悟入微

江泠閣文集卷二

京江冷士嵋[illegible]

序

秦臣溥詩序

吾嘗謂山水之於詩文似遠而實近似異而實同通若不相涉而實有資乎開益蓋山與水之在天地間其扶輿磅礴困滀鬱立而川流蒸騰寥廓之氣象即之輒能洗人心目之陋而恢人性分之靈奇第其入人也無跡而人多莫之覺是其潛默之化遷有微言妙喻之所不能通而山水輒能通之者蓋微言妙喻以形用而山水以神用故也伯牙學琴于海外至精神窅冥曰先生將移我情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仁知內也性情也以仁知之至性而樂之尚不能不借資于山水而況於區區文字之外乎是以古今來才賢明達之士能以詩文擅絕業如龍門康樂者莫不皆有山水之助

秦君臣溥少負才氣嶄嶄附家故貧然特好山水游[illegible][illegible]諸生自放于外間為詩多感慷不平悲凉擊筑之聲性尤嗜酒每醉輒登高拊髀悲歌慷慨嗚咽不自勝久之益窮益不羈遂泛彭蠡出五嶺外走百粵北抵塞上西之楚浮雲夢而返再東陟天台四明望大海觀扶桑日出自是而君之氣益奇目益曠襟期益廓落而言益工作為歌詩則磊砢蕭寥歷落謝去一切而獨為清皦之音所謂感憤悲凉者殊矣吁豈非山水之移人資君于開益者耶然君能以是而為詩詩之工尚須問耶君既沒家有祝融厄詩無一二存者君之子某某方

拮据謀朝夕然特深痛其先人馳驅跋涉之險艱遭時之坎壈與夫生平胸懷期許之寄托莫不皆于是乎在安忍俾之灰滅而無存求之十餘歲始得詩若干首謀授諸梓以余夙與其先人為素交者一日褒其藁造余再拜而丐一言余惟君之詩顧惡足以盡君然讀君之詩而君之為君可知矣抑讀君之詩而詩之不足以盡君更可知矣二子者可不謂能用其孝思哉遂書其說前簡既以道君之詩之所由工亦因以見君之志之所在云君

名汝霖字臣溥潤之丹徒人

十年前過先生江齋挑燈夜話余偶及坡公謂以意爲藥杧牙可以定乘風之驚敗竹扇能已汗出事先生曰療俗疾亦自有方誰謂醫之無術也嘗令其日淘洗于山水登臨開豁液既久其痼自消此對症藥惜坡公尚未之及余曰如此等皆宜收入本草注中使後人知所取用也今讀此文先生且暢言之矣追惟往事能無憮然吁特先生眼高雖良不識世豈有能服之者

孝友錄序

何子雍南痛世風寖衰愀然憫時病俗而思有以風勖振起之作孝友錄凡若干卷既成示余而屬爲之序余卒讀因喟然曰甚哉何子之志之足尚可謂能深惟其本矣古者三代而上聖君賢相之治天下必先謀其本而所謂本者父子兄弟之間而已既能以身先之復爲之設學立教黨庠術序比長里胥所以講習弦誦與書觥撻讀法糾過考德懲惡之具若備又設爲木鐸使遒人徇于道路

無非欲使人有所勸戒觀感而爲之端本以厚俗也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必首孝友師氏教國子弟一曰孝二曰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由中和祗庸孝友成王命君陳監殷頑民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尹吉甫之伐獫狁詩人美其功而以張仲孝友爲重誠以是爲人倫風化之本故勸之必力而教之必先如此至今讀四牡杕杜蓼莪陟岵北山鴇羽常棣諸詩猶可想見上自天子諸侯下及士大夫雖征成行役流離播遷勞苦之小人

宗子云透

宗子云此等處不厭其詳

莫不知以是爲重而咏歌嗟悼之故當是時天下所見所聞無非忠厚雖有不肖無所容其非是先王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由之何其盛也逮乎後（一段）世無聖君賢相（反照古先聖王）既不能先之以身又黨遂比閭讀㳒糾過之典不行間有行者具文而已其勸戒觀感楷模鼓厲之㳒無其具而民羣居萃處皆相長（畫一格）以媮相尚以薄所見所聞無非不肖雖有賢者亦狃于時上既不能率下下亦不能從上上下之際交相媮薄而風化始衰故先王之教不明而後之人不復知夫風之有始化之有自也甚哉何子之志之足尚可謂能㳒惟其本矣何子續學砥行既莫偶于時惟著書立言以行其志前史于孝友無專傳自遷固皆散見于紀傳中范曄有獨行傳而無科條逮唐書始別孝友于卓行之外何子則摘而取之綜而合之彙爲一書上自某某下迄某某既本諸正史復旁及稗官野乘足爲孝友之勸戒觀感㳒者洵洋洋乎大觀也哉昔人謂道在于上則行而爲政道在于下則言而爲教立言之功叅君相設學立教之典庸詎有異今何子之爲是錄將欲以木鐸天下以補國家治化之所不逮其志何如也（魏子云一唱歎[illegible]番令人流連）嗟乎世道衰微上之人既不復激揚名教即以誦詩讀書赫赫有聲名之人談經論道而授之門內之修逡逡闕如甚至賓朋競華侈而甘旨不逮乎親反弓閱墻視同父若仇警者亦屢見而疊出吁讀何子是錄抑亦可以知奮矣

宗子曰此段感諷必不可少而行文雅妙有一唱三歎之致

魏叔子曰前悉古今兩大段後半激昂感慨令人毛磔其典重風華不迂不曠儒者之文也

宗子發曰命意既高結搆更嚴抑揚感歎酷似南豐無一枝辭蔓調直可媲美古人

旅賦序

余生也不辰丁此百罹居恆守幽憂之疾及讀屈大夫九章感而爲作旅賦或曰子家居而旅賦無乃夸其說而拂逆其情乎余曰吾旅人也其更旅（提○綱）也多矣夫旅不必其足九州而身四海苟嘗嘗旅之艱席旅之困褎旅之憂有一于此足以爲旅而況余兼之盖余昔者遭値時艱暴兵黷癸相尋于（分三○晉出微困○憂）身居無寧宇歲無寧日流離顛播荼蘗萬狀當此時也雖駪駪之艱不瘁于此矣既而劉俗扃戶離

羣索居削迹匿影于蓬茅之下衣敝衣飯長藿當此時也雖仳離之困不窘于此矣而況余憂愁幽思從未忿懷感慷不平之况觸緒紛來每弔心獨坐輒壹鬱而誰與語于斯時也雖淹恤之憂莫感于此矣兼此三者故人不我旅而我輒自旅之夫（○二○章）人不我旅者盖旅之迹而吾之自旅其旅者則旅（起○出○賦○旅○本○旨○）之心悲夫或曰旅寄也易所謂旅失其居也余失其居余亦聊寄之云耳作旅賦

何雍南曰憤世嫉俗慨當以慷特借此以吐其

抑積憂思壘塊不平之蘊泓崴筆老錯綜位置矩度秩然

送宗子發游泰山序

士各有志非其志咫尺若秦越如其志千里猶堂闥豈咫尺遠而千里近哉亦志之所存有合有不合耳徐孺子南州高士而客于陳仲舉管幼安避地海外藜牀蓬戶而客于公孫升濟之二子者豈輕得之士而易致之人哉抑其道有所合始各屈志以相從耳故至今稱二子之賢莫不美二公之能禮士宗子子發肥遁士也性淸抗不妄交閉門讀書哦吟者三十年載招之多不應然特有山水癖嘗欲游五嶽而力未逮某公聞其賢以書來其辭曰余不敏承乏主齊魯政泰山其域內地聞先生志五嶽游倘不以某不肖辱以爲東道主先生其有意乎宗子得書乃勃然興浩然歎曰公知我哉于是卽日命駕出次江濱告同人曰事固有不必已而必已吾前日之拒者是亦有得已而必不可已者則今日之行是也士各有志安可強哉同人咸出合祖之江濱爲之賀曰美哉茲行非某公能愜宗子之志于驪萬鍾而宗子不屑非宗子能得某公之心而某公又安肯降以相求乎兩相期適兩相値豈不亦益彰某公之賢而成吾宗子之高乎嗟乎每見世之驅宦轍於外者罔不以吏爲商職爲壟行道爲貨市　曹之冷熱爭厺畱地之有無饒瘠分避就也卽其名實胥延幕椽朝夕揣摩諏諮非漁之營卽竊之計而客之謀挾數操術以游其間者亦皆以是爲之鵠歸太僕所謂書問繁于吏牒餽送急于轉輸拜謁勤于職守余則謂私橐又切于官庫外此則均非所問今乃名之者旣卽以山水爲僻儱而應之者復更以登臨爲雉埶皇皇汲汲世寧有不非而且大笑者哉然二人者皆不之恤吁竊聞之古賢豪明達之士有不得則睭于山釣于澤或寓情遊涉伏丘巖林水之下以求其志一遭時卽幡然奮起恆汲汲以行吾道今宗子悠皇皇安知其不出于是耶雖然亦自有權衡在茲于其行同人皆詩余則更爲之序

高麗陽曰目擊時澆卽壟斷擅趨率視以爲常咸不恥慳思有所以諷而挽之故遇題輒發

辭令工雅絕倫

言之歷歷可爲三歎

江泠閣文集卷二　宗子泰山序

用筆一點襯文逆波瀾層次有色澤多氣勢矣

魏季子六十序

嘗讀史下上數千載其間才賢代出張弛用舍本不相蒙然而不相蒙顧未始不相為用如隱士者既已太時絕俗世若無所賴之然而其人立言垂訓修身制行實有陰濟于其間而人咸莫之或知者此昔人所謂身處巖穴而龍光于朝蓋即以不用為用者也每竊取而論之其流有二一則艮德美行可矜世式俗而隱居授徒修黨庠之教詠先王之風如管寧王通其高標卓軌既足以化鄙

澆一則操行狷潔蠛蠓纓冕飲流茹谷臥烟雲而友麋鹿如龐德公司馬徽其獨行清操亦足以礪貪起懦茲二者身雖匿乎草萊而志則存乎當世昔歐陽文忠作五代史而立一行傳收鄭遨張薦明石昂李自倫于其間其意蓋謂五代之際綱倫崩滅廉恥道消得此數人亦足以樹狂瀾之砥故于鄭遨張薦明則曰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于石昂則曰勢利不屈于心去就不違其義于李自倫則曰能以孝弟

自修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此皆大有關于世道人心讀史者惡可不通其意寧都魏季子束髮遭世變即奮然去俗有長林豐草之志偕二兄奉父母入金精山卜築翠微峰上著書講道以昆季為朋友作易堂藏易與同志讀之海內士有自千里外至者請授著述殆無虛晷暇則濯清泉眺遠山彈琴賦詩弋釣草埜如是者垂四十年吁是所謂二者而季子一身則皆已兼而有之矣已而思見天下偉人奇士復南越嶺海西登華嶽經龍門北

抵燕東入吳會足跡幾遍宇內所至必訪求豪賢而天下士亦踶躚願一交季子余自癸卯歲識其兄冰叔江上一見洒然自後凡出山莫不余顧顧則必言其弟季子有志之士而讀書窮谷中非其本懷遭時不淑而磊落骯髒鬱抑不伸之氣時一見之詩文讀其詩若文可知吾季子之為人余耳其說君五十時曾作長歌寄季子山中爾時尚未謀面也意其必昂藏魁梧如魯仲連朱家郭解者徒日想見一聆其偉論戊辰夏忽出山訪余江上

接其顏辭充然溫溫儒者也而歲且六十乃別更作廬復上出諸峯之外名曰吾廬吁意可知矣始悟冰叔所言蓋君昔壯盛時事而今老矣讀易而深有得一變而爲溫溫儒者無疑也以此見季子非忘世者特從乎二者之間而欲以陰濟于當世凡是則皆文忠之所求之而不易得者今不于季子見之哉彭子石倩將自京口歸寧都余適疾作莫克偕造翠微之峯石倩其爲余持此質季子于吾廬之上則季子或庶乎其一瞬于吾言也乎

夏天一日隱士有關風化人心更推其特出于陰濟猶揚讓所謂欲以媿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遂令逃時避世之深衷皆表著以出季子非匏繫石隱者以是爲況不已多乎議論堂堂正正文更舂容大雅無繁絃促管之奏允爲名章

焦山看月詩序

丙子秋九月旬有四日余剌舟渡江入海門國泊松寥山下捨舟登岸訪鐵上人于江崕僧舍晚遂宿焉剪燭與上人譚玄既已方就寢忽童子推窓而入窓外月色皎映如雪遂復披衣起與上人登迤拔屋絕頂是歲也岸候差早木葉半脫景氣憭慄長川明淨時夜將半萬類伏息闃無人聲杳默然四顧惟白露橫江寒月在水下上秋光天水瀰瀰迤望秣陵江山一派夜色微茫莫辨回顧海門之東數峯隱隱參差江外眪江山之猶是悵伊人之既往把千載之遺風溯寒流而躑躅少焉有風颯然而至江波涌起激蕩有聲林間棲鳥亦復驚起鳴噪改柯不定上人怖愕蹬視余亦寒慄遂歸就寢是夜乃霜翌日既起捉筆據案書此而詩亦遂以成

程子年曰中多悟語當以意會不可言傳

秋淙破琴復成詩序

尒家自喪亂後都無一長物壁常畜數琴亦取太其一名秋淙盖家世所傳飾頗𦔳都而斷紋若虵腹錯落被體七音韵淸諧衆莫與京余獨寶愛之而亦㧞犂其犀玉而破壞之矣居恆毎念玆艱也琴則何辜亦象有齒以自焚耳嗣有他製終當守朴愨可慢藏以相誨哉弆之篋中踰十稔矣歲壬子乃得復爲完餙自夏徂秋四閱月迺成諸凡所定準𤍣朴耳亦安敢𦔳都哉是日也張而鼓之淸

響出發已越林表而餘音㠍㠍尚繞指間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若契濶者而與余語前徽不改淸音猶在喜可知矣至若徽絃之得心手之投如久別而逢知己遠客而歸故鄉衷懷之曠積而欲罄叢游之蹊逕尚可默憶也而後乃知椅梧足貴犀玉何珍藻錯雖更琴德無恙毋乃淸音其未可奪耶與而踴躍爰成斯詠

王山長曰潑衷遠寄大饒咀味讀之一過尚覺鏗金瑟瑟

清風劍題辭

余讀史至唐哀五季間謂末地𥅮蝕陰陽盤錯古今忠義之脉幾乎熄矣及夫得劍之奇當綱維斁名分毁如士大夫毁節喪氣辱名汚行時而以隻騎奮一劍縱橫其下卒能入危出險致忠其主而𢌿所欲爲以去傑哉而後乃知寰間剛正之氣自毅然而不可泯雖運數屯厄一脈隱終有所托不存于上節存于下不出于彼節出于此盖當是時爵𠬝軒組之輩莫能效一節于其君

警露頓折 舌如轉環

僅下操于婢妾使之植大義維名分于千秋是古今忠義之局一大變也君子曰禮失而求諸野洵哉余之譜此亦畧存玆意云爾嗟乎盍劍孃即此劍而有功謀有氣分余復得即劍孃之劍而有寄有文章行將懸此劍于國門爲之擂權槍扶氣稜抒從來憤懣不平之氣以獨立于淸風之世也倘能知淸風之用之爲劍則劍售知淸風之劍之爲劍孃用則劍孃之劍售知淸風之劍之爲劍孃用石劍孃復爲吾用也吾劍亦售矣至丹卿沉

傍次蔡次義又各標一行咸足觀感讀記者用能通此意則善矣

高麓隱曰文亦幾于罵世矣然作傳奇題引正不得不爾一欲令人驚心淸夜讀者審之

天文分野論

分野之說雖見於周禮星土然詳言之則自甘石或有疑其說而進于冷子者曰據天文家天包地外天無象以三垣二十八舍爲之象量土轄度義甚詳也盖地處天中而統于天其間山川民物政事禨祥常變之故莫不事成于下象見于上宇凡宇內之域盡部于天何考分野所分僅惟中國北不越稽落居胥南不窮都盧蘇祿東不外扶餘浿同而西不度莎車于闐耶豈天之下僅一中國而

中國外更有一天耶抑天別有所詒于他國而他國忒別有所象于天耶將天文家說有忒謬差而推測者未盡索窮耶何古今來無異議而分隷者輙頗有驗也此棠窮晝夜思之不能得願一咨之高明之論者冷子曰吁有說焉第未可一二爲淺見寡聞道也請論之夫揆極者必端其本布政者咸建其中盖中國處四方八域之中爲九土十二壤剛柔燥濕陰陽寒暑高卑向背輪廣之極中故天之垂文昭象告變示戒獨嚴于他所若京師首

推按明確
典正千秋
疑障得此
開通

善之地爲要荒夷蔡之所瞻儀取法而政教必本于王畿者也書曰惟皇建極四方其則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帝命式于九圍周禮曰辨方正位以爲民極非是道與或曰雖然彼蒼蒼者不可階而茫茫者不可涯吾人眇然塊處顧安得其所謂中而據以爲然耶曰惡子特未之察耳騶孟氏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定彼仰觀俯察之際一見瞭然何謂其無據耶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見常一百

八十度有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中嵩去極五十五度奇許之得九十度有奇是當天莫半見之中此以天測之而知其中也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爲地中而嵩洛適符其數故古今來稱洛居天下之中而八方九域之遠邇均焉或曰周禮蓋言中國之中爲立國建都之準豈謂宇宙內耶余曰蓋中國既當還度之中而嵩洛又爲中國之中以此推之非極中而何是誠宇宙內宅中之土此以地測之而知其中也雖南則陰

少而陽多是以有裸體之國不凋之木不死之草昆虫不蟄不火食之人鳥獸毛希而過煖故人皆疏理短小而柔脆其性能暑雖北則積陰之地是以有長氷之國不毛之土穴居衣皮不邑聚不粒食之人木皮數寸鳥獸毳毛而過寒故人皆密理長大而堅剛其性能寒背則負崑崙之脊土高燥風勁厲人情嗜殺而死不厭面則臨滄海之濮地卑濕風靡緩人情選愞而多畏縮若中國則剛柔燥濕陰陽寒暑人情強弱高卑向背輪廣一準乎

中而無偏陂不均之倚此以人與物測之而又知其中也惟中是以能立四方之樞而爲皇建會歸之極若夫山川區宇殊方異域之廣博遼絕彼是之難齊也亦猶聖王之治天下豈能家說而戶曉哉抑端其本于王畿之內而教自下刑于分國耳此造化之機權所爲獨厥中土而以中國作憲萬邦所謂象刑標表大君宗主者也不然一中國有聖人何與于他域而重譯外皆爲之海波不揚無烈風霆雨之應耶要之中國爲寰宇內最尊極盛

明通光大之說

之國天之所主不可誣也故南夷獻龜西旅底獒越裳享雉肅愼貢矢卽八蠻九貉五戎六狄臧知尊倂華夏從未聞中國復有所奉承獻享者也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書曰天錫王智勇表正萬邦均是理也故號之曰中夏中者中也夏者大也與四方較之而獨大也又曰中華華者華也蓋精華發著之所也是以城郭宮室禮樂制度政事文章人倫冠帶聲明文物之盛獨隆于是而得天地中和陽明純粹最正之氣故其誕毓人文爲義爲

農爲堯爲舜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人倫之極卦而畫矣河而圖矣洛而書矣聖人出而麟鳳來臻矣皆本于中國而他國從未之見是中國者豈非乾坤之樞鑰而造化之權輿玄穹之象魏而於穆之明堂也哉此天文家所爲獨言中土而他國咸不之暨不爾歲在星紀何史墨知伐越之必亾熒惑守心宋景何以能言善則退舍月暈參畢何以兆平城之圍光芾河戍何以應朝鮮之拔耶星土所占驗若符券若子之惑夫亦可豁然而通泮

原缺後半葉

歸重于君立言得體

然而氷釋矣問者卽唯唯退吁嗟夫獨是吾中國之有聖帝明王巍然受命以有天下總斯民之責莅中夏而撫四夷者每爲上天存注之所獨摯可不念所以欽明光格作憲萬邦而允執以答高穹之垂象也哉

崔兗狀曰儒者探索賾隱築論著說必須考驗精該立言正大使讀者了然明决別無障惑始是天壤間有用可傳之作若此論是也

原缺前半葉

揣象之說出而後儒悉專言理不言象朱子謂象失其傳理會不得然則聖人立象觀象不幾于廢乎哉廢象以言易則易終不爲全大傳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八卦以象告觀象玩辭設卦觀象而象可廢乎況象所以載理象不明則理不明矣專言理不言象此易之所以終悠悠于世不能曉然見四聖人作易之原而晦障于千古者也余之疑是久矣最後乃得來于之易注讀之遂怳然宣有當于心如晨霧之頓消而春氷之忽泮夜之遽

起伏頓挫
氣勢開闔
排空立說
反覆纏綿
沉吟不盡

明而夢之初覺也不甚幸與而其立圖論象以及錯綜变互說卦序卦雜卦諸說開疑辨惑通貫證明內之外之横之縱之順之逆之皆本于造化自然一定之理無絲微牽強穿鑿附會處于以撰天地之與藏抉人心之障惑洞然見四聖人作易之原何其窺之深辨之明揣摩之合而不爲衆說之所淆象者之獨有其見也夫然後知聖人之圖之象之說卦序卦雜卦皆悉有所本伏而按之不爽毛髮易之精蘊乃于是乎出得謂非宇宙間一大

暢哉樂都魏子曰古人留不盡之意以待今人之盡余以謂今人能盡古人之所未盡者是亦古人矣若來子者不其庶幾乎然獨是于今日者以二千年長夜已亾之易象而來于爲之遙接逆索于荒忽闇漠之中以痛暢而發明之則其爲功于四聖人也亦勤矣乃久而其書隱約沉淪未克大行于世吁嗟乎世安得有學士大夫起而爲之一表章上請如漢宣章之世制定其說而頒之學官令天下學者咸服習而尊從之以不沒此四聖人

作易之意則善矣不然徒淹在下一聽其或隱或見若滅若沒沉浮于人間吾恐此本他日之存亾皆未可知則是易雖明猶之乎其未明矣嗚呼惜哉

湯谷寅曰先儒因象失其傳遂置不以言瞿塘既已闡而發明之矣學者曾不知服習而尊從之是以特爲展轉嗟吁深惜而痛慨之也至其論易象處皆精鑿不刊之語雖釆而置之濂洛關閩間無多遜者洵乎其不磨垂世之文矣

宋論

宋太祖親覩唐末五季强臣悍將簒逆奪弑之禍思痛革其弊以慇懃款語釋太諸將兵權善矣不釋必有唐末五季之禍（探本窮源矣著從此）猶恨其用之之太早耶然則當以何時用待全蜀既定江南已平而後用之也耶曰猶未也夫環視天下其立國之强士馬之壯戰壘之逼不在江南全蜀而在肘腋肩臂之契丹定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太祖言也何太祖明于料唐而不明于料契丹定難耶夫契丹之割據幽薊逼近中原而定難之保有銀夏爲患西陲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中國之利使當日者太祖初并列國秪有中土老成宿將久戰知兵而於是時養精蓄鋭簡練士卒親率大軍西征北討梟其渠率掃其積氛必能混一區宇底定函夏待蕩平之後乃行此謀此萬世計也豈不善哉胡乃勇于革弊不俟中原廓清區宇混一輙行收奪改任文臣罷黜宿將以致養禍將來貽患後世雖云待滿五十萬贖此一方當其時豈乏此五十萬而必

待內設封樁耶其不汲汲也可知太宗繼之因仍襲故又恬不爲慮雖二次用兵皆非量敵慮勝審謀周算之舉一則因滅漢之餘將驕兵惰蔑視其敵而彼則老成持重以逸待勞是所謂彼懼我驕彼奮我怠操之所以以八十萬而焚堅之所以以百二十萬而走者也一則輕信賀令圖父子之妄謀不聞中書不察虛的率爾興師又不親臨行陳遣次而委曹彬彬復慢進易退動違節制以及于敗自是以後遂諱言用兵至于繼遷兄弟不乘其

微小亟早圖之乃賜姓割地屢被欺紿叛服不常墮其術中久而寖強遂一意羈縻不復思戰所謂萌孼不剪遂尋斧柯不數十年而我之老宿喪亡積衰成習敵之根浚蒂固蓄結益厚二寇交搆互相爲難左牽右掣勢難猝圖而議幣議和幸以偷安卒難再振以迄于亡悲夫此宋之失不失于徽欽端昺而失于太祖太宗不沒于金元之迭興而沒于遼夏之未除不亡于積衰之不振而亡于矯弊之過偏且又不亡于矯弊之過偏而正亡于釋

權之太早也可以論宋矣

張芑山曰宋之所以釋太兵權消弭前代篡弒之禍者人所易知而遂及于宴安鴆毒貽後來養癰無窮之患者人所未解從此勘出淺中宋之膏肓大凡論事須將前後利害通盤打算一過筆鋒所至自能壓倒人人

雖有喙三尺亦難解矣

謝安論

士人生而處田間樂至道高臥林壑一旦際艱難之會爲朝廷所知當世所況卽當瀝忠攄誠展才宣力紓當宁之憂副蒼生之望以竭其犇苟優游玩忽坐失事機卽偶或得焉終不可程天下後世徒足藉紛浮以口實耳晉謝安以重名爲任放自山林時已收公輔之期應聘而起不數年陟阿衡秉鈞軸蒼生以之社稷是賴于時羽檄交馳軍書輻至而清談不廢絲竹無虛強敵既挫廟社以

安不巍然柱石臣哉余以謂特風流詳雅士耳與何晏王衍輩相倫匹適逢其幸以有成功然悞復不小若謂其剸難濟變可以謀匡定則未也何者當秦軍壓境玄入問計安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問遂出山墅圍棋呼使安果別有旨耶玄爲將而不知誰當知者且進退戰守之間漠不相關視若無涉卽安用此弁髦爲哉如或無是而誕以應焉是用社稷爲玩而令玄等憑恃虛聲漫不設備喪軍僨國在此一言乃後卒亦未聞別有

指授作何方畧以料敵軍其矯僞可知幸而值秦人之我驕朱序之反正符融之暴殞以有成功不然建康其河洛矣孝武其懷愍矣晉祿一北安且不幾王何續哉及乎北師既北使安當日能不怠克復有志匡攘當北人膽落甚垂內携而夙夜圖惟秉正奉義身歷行間感奮將士長驅而西則秦爲秦未可知也晉之爲晉寧僅是哉固可爲之時不知出此乃日縱清談敗聲伎偏安負固無志遠圖踰年始命玄北伐且饋米救鄴遂爲慕容所乘

此機一失卒底衰亾不克再振惜哉夫以蕞爾勾踐尚無忘構李蜀漢之弱而武侯六出伐魏況神州陸沉廟社黍離將士在郊大敵未殄正士大夫枕戈待旦臥薪嘗膽時耶而安乃悠忽若是此何王輩之所以取罪天下爲誡後世而終爲悞國臣也桓冲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王羲之聞而與書曰大禹胼胝文王旰食虛談廢務浮文妨要知言哉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語曰乘時取勢時不再來此何以

誚哉雖然獨是方秦兵南下江東人情詢詢舉國自危安能雅量優游矯情鎮物以重一時其人亦未易及也

魏叔子曰風流任誕自游閒清讌之事以之剸難濟変必致悞國淝水之捷人特據其成功耳原情責實東山亦安所置辭哉此等文字意則極欲懲夫用爲口實者耳立言誠有關繫勿輕忽視之末復不抹殺東山得救尾法大家風格自應如此

透頂之論

浮屠論

佛不足患而爲佛者之足患故夫賊吾民而傷聖人之教者非佛之過而爲佛者之過也何則夫佛幻空清淨而無爲者也以幻空清淨無爲之說而論之則宜乎其去而俗絕而世自修而修自道而道無事于人無待于物矣夫然則與吾民之業也何傷而于聖人之道也何害乎顧其道適以自了其身而其教亦可與之并行而不相害乃今之爲之者則與是異服其服異其心異其心因異其事如闢一區而宮之窮巍煥糜億萬驅數千百人勞作而不休叢四方游惰之民弛食于其中食焉而不知耕衣焉而不知蠶宮焉而不知勞器焉而不知爲夷然而不知艱難勞瘁之所從自也夫一惟僞妄之是謀號召之是尚貪募之是勤吁其于幻空清淨而無爲者何有哉夫欲將以罔世也耶則是服其徒叛其師矣竊其教巢其法矣竄其名亡其實矣僧視之而乎浮屠之可乎然而浮屠矣而不浮屠之又可乎浮屠也而不浮屠之是以能賊

吾民而傷聖人之教吾故曰佛不足患而爲佛者之足患非佛之過而爲佛者之過也然吾于是獨深咎夫世之學浮屠者既已食其蠹㲲其祟蒙其患矣卽當爲之鳴鼓而攻之並力而逐之交口而訟之以顯擊夫叛師祟法亂道之徒于門墻之內也奈之何曰恬恬焉貿貿焉與之駢趨而並騖日盛而月祟此倡而彼和使賊吾民而且以自傷其教徒見絕于聖人之徒耶

宗子發曰推斷平恕不咎佛而咎爲佛者自是正論

鮑西枚曰佛去其蠹佛自佛矣何病于儒可爲猛省

有佛所有為佛者歸呂貪慕之去實幻忠清淨者階之厲也今從古賢安木偶根據則宮何由闢游惰何由衆傷風敗俗佛自致之要諸云不患佛不咎佛也不知大成殿何以不闢駢趨併騖他食其間者也

情辭婉曲

族譜引

吾宗之于天下僉姓也故其地不多見按氏族書出于伶倫氏云始譌爲冷再譌爲泠迄漢宣帝時淄川令豐始著泠姓豐之先戰國時有向向之前無聞焉則受姓之始也自後雖無專著姓而傳記所載往往亦不乏㝎乎則凡我同宗皆原一本非若他姓之有殊從異出者然乃吾族不知自何代從潤先世之載既失傳矣聞之蓋從江右來而宋光祿卿廷叟公其禰也及今之猶可考者爲安一公而安一公之先蓋邈焉嗚呼故自安一公始前譜嘉靖末旣火于倭曠幾百載敬環公于是起而有辛卯之役未幾而已亥之難作篇章散逸復仍于舊距今且十稔夫杞宋之事孔子蓋傷之可不懼哉此吾敬環公所爲復勤前志益廣舊聞合同宗諸賢而集是業之深慮也吁斯而後覩家乘之大備則凡我同宗載在茲譜者皆當舉支流而見其始循殊幹而得其同相敦以睦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興起者哉而服先疇食舊德又當識前人

創作之艱勤儉之原忠厚之貽矩矱之善而思有以振家聲綿世澤也已若夫專利無親悖義相脇敗亂變縱以自侈靡有不急親親之務者則豈吾同宗修譜之意哉十一世孫士嶒謹引

雖爲家叙譜而其振挽頹澆砥礪末薄篤親興仁之意溢楮墨間用是感人扶俗大有裨于風化倫常豈一家一姓之文乎 門人周開基

酸心雜集叙

余客吳門偶于同舍生篋中得所謂酸心雜集者讀之讀之而喜喜而悲遂卒業書無著述姓氏無倫次類例多載前明季遺事及雜詩文等篇問其所自曰得之一埜樵氏者足下果悅之盍序諸余乃手書歔欷喟然感心而歎且言曰吁嗟噫嘻嗚呼此古采薇麥秀之遺響也當在前明烈皇帝時宗社板蕩之日朝公卿大夫之枋事及羣工庶僚之在百執事者一皆庸邪懷婣懷祿市寵營私朋比自利之人日惟分樹黨熾用門戶相鬬戕國家疆埸宗社收圖之事置之若秦越人之視肥瘠朝廷復自矜小察而煬蔽于庸姦由是寔安鴆毒養其癰而不知幸而有輸納忠欵逆鱗敢諫之士輒又嚴刑斥抑之使不獲伸其一言吁嗟乎侵尋陵遲以迄于土崩麻沸而不可救遏此明之所以遽亡也以今觀是書皆遺聞軼事多所未見特酸楚動聽不堪多讀吾意當日之成此書者豈當國未亡時事猶可爲而忠君愛國之心日冀其言之一

淋洄往復 無限悲思

聽而說之一行至于終不可回而隱憂沉痛無所
籲控乃不得已而筆之以存其志者耶抑于國破
家亾之後而江山離黍萬感增懷猶纏綿繾綣之
不已而于此三致意耶將極痛其身之遭蒙禍難
顛播流離追惟往事愴恨無聊以自寫其鬱伊者
耶舉莫可問然要之總不外憂愁幽思而不平牢
騷感憤者近是或曰若是則子之序之固當與桑
海遺錄草莽私乘西臺哭記冬青引等書共存不
朽他日金匱石室之求史官文獻之訪采均于是

乎在然獨奈其無姓氏無倫次類例不能不雜亂
而無章是爲可潑痛惜耳余曰非然昔屈大夫之
作離騷何嘗有倫次類例耶而百千年下至今日
存蓋其放臣逐子棄妻怨婦心煩意亂悲思憂憤
之來隨時隨事而有言者且奚暇計其爲他日之
采求修次整理而行天下傳後世也耶是特在其
讀之者之能循其名通其志原其心推其所以爲
之之義而不必問其爲誰何人誰何氏俟知者知
而已了然大得其說矣且余嘗觀古人書多稱無

名氏詩三百篇知其人者蓋寡茅誦其詩讀其書
其意可知誦其詩讀其書其意可知其人從可知
矣又何必歷歷犬羊其歲月而甲乙其姓字也耶
即次其說歸之生饒而去

顧前心曰一腔悲憤得此而發作者之意與敘
者之心兩相默印故淋漓反覆總歸言外殊
令人纍欷無盡

江冷閣文集卷三

京江冷士嵋又潜氏著

傳

龔烈婦傳

烈婦謝氏楊之興化人夫龔行懸頻年被水室廬蕩没貧無依隨其夫携女客京口南城外河干廢豆爲生時京口設重鎮分屯戍卒雜民居處無賴子竄入爲曹每憑藉聲威吞螫細民江寧人田五者勾屯卒朋放息錢肆舍與行居相望窺謝及女

姿屢過瞯之謝嚴拒匿其女不出一日行晨外以事田即挾羣少過謝佯酒後索茶乘醉遂犯謝謝倉皇號呼田怒即仆謝地拳毆之女出救隨犯女女急走脱猶憤憤欲入內偵隣衆集擁多人始陽陽厺謀之黨何三何三者狡黠爲黨渠魁乃教田作僞券即羣過索負因痛毆行隣並實知之素怵田莫敢爲行直者行不能伸乃奔愬之官官漫弗省反笞行勒償田負且逮謝庭訊行歸語謝謝與女仰天呼曰冤哉天乎此誰控乎已隸復擁行厺

歷落吞吐龍門風度此種筆致寂能悲感動人

碁謝猶篝燈候行夜深行不返乃持女手泣曰以吾故陷汝父黑冤中即吾死不足恤獨憐汝耳女亦泣曰母死女何能獨生即生亦蒙不潔名願相從得仍爲母子謝曰悲哉恨汝父不即歸痛無一言與相决耳言訖復相持哭哀號之聲慘動隣室比舍莫不聞者迨鷄三唱時遂不復聞聲乃以敝赤帶繫身及女臂開門連袂投河津死及曙隣媪往視室無人因共奔告行隸猶謂行匿妻弗出也及行至河濱尸雙涌從水中出時盛暑踰五日

殯面猶色若生也莫不驚以爲神謝時年三十四女十七嗚呼君臣父子夫婦分一也遠古不暇論厥自兵興更變以來耳目所聞覩殉君殉國仗節死難者固不乏人然而叨重恩膺顯爵立盛名于天下或身任城土之責或負社稷之寄苟尚方推轂之寵往往僨節毀義蒙面喪羞偷旦夕之生苟升斗之祿忘君負國不能一死者比比皆是吁其視烈婦之捐軀爲何如也女名巧或曰烈婦時已有身蓋殞三命云冷子曰前二年有趙氏婦亦死

興懷往事爲得不令人感憤悲嗚潸然泣下

于烈邑紳士里民感其節千餘人爲文肅祭鼓樂白衣冠奉柩送葬釜鼎山下觀者簇擁閭巷疏不得行道經謝戶外謝聞之特與女出視吁嗟歎羨重以爲榮曰人生如是足矣及卤既伏辜奉命坊表邑紳士里民爲文肅祭鼓樂白衣冠一如前趙時舉二柩復送至釜鼎山下與趙墓並叙列墓表其坊墓前而歸吁謝至是母子願遂矣故人貴有其志云此詢之隣老媼者洵不誣

結得佳濟雋之至

高麓隱曰文人抱才自負每于尋常等夸無所奇特之說不屑置筆一遇偉人創事節烈忠義卽傾囷而出如崩川決澤惟恐其辭之不盡若史之游俠刺客韓之張中丞李之楊烈婦高愍女歐陽之王凝妻皆狀之不遺餘力此文叙述處直逼史遷感憤處神于韓李歐陽有才如此安媿古人

陳充彝先生傳

先生京口人少聰穎有奇志讀書求大意雅不喜章句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家貧爲里塾師及壯屢躓于時因喟然曰余豈爲一第厄哉乃盡斥其少時業一意爲古文歌詩未幾秦隴間盜起廷論悉泄泄莫以爲亟先生聞之每酒酣于衆中輒奮袂扼腕投箸而起謂人曰自神宗來國家宴安久朝政率廢馳束于制科又不能收稚才壯畧之士使廟鶩成名而頑頓僨詬之徒充塞當路大臣復煬蔽其上分門植黨交搆殆無虛日今揭竿麻起羣盜滿山猶因循玩愒茫無稽畫是養亂滋禍天下事將不知其所終一時人咸愕眙相顧而先生自若也既而曰大丈夫立功建業此其時哉余安能復從事雕蟲俾寂寂老牖下因奮而更日揣摩經濟有用之學凡天文地志韜鈐兵食邊籌治亂以及風角占驗諸書莫不攻微究變迨中原鼎沸江之左患之先生曰余夜占乾象天意有在殆不可遽以近地論斗牛間多祲氣當在淮楊分然楊

慨時[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處洞如觀 火爲才沉 沒可爲三 歎

慷慨言之感憤深矣

爲甚其不免乎先是有輔臣負重望荷推轂者皆以爲必殄寇先生曰無庸也行且冦必滋熾也而恐然又嘗筭其郡之形不任兵西二山高而隘攻則敵必得志于斯倘城之而犄角可百世利也圖而上之兵守者守不之善後卒如所慮及兵逼近之北隔塹相望民惶甚不自意保其進而卜先生門者盖蹱相接也先生曰幸無慮非謂其不來茀無傷耳迄亦驗時自監司郡守以下莫不隆禮賓師之然從未聞一干以私先後尚書管公紹寧都

御史張公國維張公伯鯨聘薦皆不應吁先生雖不用而其所論議謀謨隱憂先識皆一時之所不能及使當日秉國成膺寄命者皆能如先生憂時料事預爲之防亟爲之慮則明之天下綢繆消殄豈復有甲申之事哉先生莊而嚴厚重朴質不苟言笑冬月必著扇于手以其拘也人咸目爲夫子夫子云性尤嗜傳考其所手抄錄讐校異書秘籍幾千卷一日炎其樓燬焉先生曰豈天實厄余耶自是遂無志世云晚已年七十有乃曰我義爲君乎

業約得錢百文即撤而歸盖不謀其羨也一日忽無病卒年八十三一子幼嶒嘗受業先生門先生之教嶒盖勤也請所述皆嘗所目擊而承于先生者故具道之先生名胤昌字應期晚更斯號野史氏曰余讀史至侯生亞父盖未嘗不悲于一遇而幸其危之得也使當日者二賢之不遭其會老田間耳惡能奮其才智以成功謀使聲名施於後世哉雖然年逾七十而一逢焉何其僅也如世之懷才抱畧不偶於時終身淪落困廢無所表長至于

没没與腐草同歸者豈少也哉吁可慨也可慨也如先生者不其人耶

魏叔子曰痛論明亡之故激切感慷指陳得失即數語已能括盡賈長沙痛哭而言未多過也其人雖亡得其文而傳矣

魏子曰[illegible]亭四望以[illegible][illegible]

宗子曰似水經注中佳語

撫今追昔感慨係之

北固山亭記

山阻京江之險峯然怒空拔起者幾二百尺壁石懸塹斬而下絶蓋所謂北固者也昔人亭其巔時遠不可考或謂齊梁前已有亭高出嶺末前立斷崕之乖登而憑之可盡大江千里之外北眺中原㢘遠天際東矚大海沆瀣之氣近在目前西望秣陵水流山峙隱然天塹南顧吳會蒼然一色盡烟雲杳靄間耳辛卯秋八月望之前二日來登此亭時江流如練波光映射風帆出于檻前鳧鳥交于足下夫京口爲孫吳故都聞權嘗登此與武侯謀破操事而寄奴無忌穆之輩微時悉盤游其上極北而望寄慷慨焉迨宋高梁武既帝後屢幸而與羣臣賡和爲詩紀其盛事下及靈運延之亦用佳句京口在六代時爲江南重地豈非遭時多故皆中懷壯志抑鬱而無所騁乃即登高遠望遂不勝其牢騷勃發之思抑其意別有在不可以告人噫可悲也想其一時英姿偉槪亦人傑哉迄今千五百餘年其流風遺跡猶有存者此余環望江山而

有無窮之思焉嗚呼俛仰之間即爲今昔後之來登者不又將有感于斯乎于是記之

魏和公曰徘徊今古一唱三歎衛叔寶所謂對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文忠公得意之作使人日誦不厭

謁焦先生祠堂記

京口志載先生嘗處是山三聘不起歿陳留蔡邕爲之贊後人因以名其山云逮考史及高士傳稱先生中平末以避白波賊客楊州建安初西還聞魏既代漢乃絶口不出言去而獨處河壖之上野火燒其廬卽露寢雪中煮白石食之時司馬景王涓河東安定太守逕問皆不荅後百歲餘卒據史及傳結廬詔聘當在河東安定間不合在是且司馬景王時京口已爲吳地不知茲山何以有是說

豈先生既結廬河上後又去河上來江東復遁跡于此耶或避白波客楊時居此亦未可知然史與傳何以皆不之述又傳宋眞宗祥符間夢東南隱者焦光持丹獻詔封光祀之京口山中山之名始此然六代時江淹輩已有詩又何以故抑又疑先生歿後邕始爲贊邕死于漢初平三年計去魏代漢時尚三十餘載寧邕所贊與是非一人耶或先與光形相混而致然耶然又竊怪邕云猗與徵君長此玄默兩先生豈皆焦姓皆羔鴈不起皆絶口

特提疑陣如烟雲變幻想其出沒隱見之難窺

不出語者耶何一時同合若是將古有神仙說而此煮石寢雪事皆奇詭幻怪得毋尸解蟬蛻不死而來此耶或祥符時考東南無隱而焦姓者故即茲山而賁其說也世代遼邈咸不可徵獨是山迄今之宮而祀之夫豈不以先生之處濁世蹈末流[illegible][illegible]卓[illegible]清操獨行有可以激天下而風後世者顧何地不可以爲祀又胡必鰓鰓然執一說而不之達耶且欲俾此後之人登其山而曰嵬乎先生之山臨其水而曰淵乎先生之水江山無盡而先

生之風之高亘與之而俱無盡是其祠之所需[illegible]豈復有涯涘哉先生舊有像在翠微石厂下嵯穴[illegible]隘不堪展祀事議者移其豆江滸既圮矣復拓而新之庭楹具飭丹艧備舉比舊加特吁哲人之况吾人其可謂誦羲不衰矣余以庚子重九後三日來謁先生祠既退書其說壁左用志焉復繫之詩俾歌以祀之其辭曰

卓彼高山兮流水湯湯所謂伊人兮蹈彼一方
遡洄從之兮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兮宛在水中

魏叔子曰山高水長令人洒然[illegible]風興起之意

央惟水清且淪漣兮惟山孤以獨皎皎白駒兮逝彼空谷流風千載兮爲余之淑采薇于西山兮酌水于潁厲之于先生兮明德惟耿山長水遠兮懷之滋永

高驚隱曰一篇辨折疑疑信信實實虛虛益見焦先生幻變不測之奇高風可想描神寫照寄意特深

辛氏園記

形容雋妙

黃鶴山下多林木巖石兩谿盤回清泉出其間好事者規以爲園池亭館樹花石竹樹果卉皆具歲巳未余來讀書其間卒歲將歸有老人者進而請曰子之館斯也且一歲知斯園之本末乎蓋園創自某氏迄今不四十年而爲主者六初莫不鳩工庀事塗塈濘鏝若不扱計然不數載卽轉售他人其最後爲一逵姓者有增飾都煥每造日車馬賓客僕隸錯林木喧鬨雜擧馬嘶騎左右居人辟易咸驚走避匿巖谷間不敢出曾幾何時而復更

今民然園雖更余以守者得不易嗟乎以余之視六姓豈不猶過客逆旅之一宿而六姓之視茲園非傳舍已乎雖然余老矣此及見者余聞之蓋重有感于其間以爲天下物何嘗之有昔郭汾陽以再造勳一時甲第亭榭樓臺傾海內沒未幾元和間宅遂已爲寺李衛公營平泉購天下奇木怪石充牣其中至誡其子孫曰吾沒後以一石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弟詎不數傳而已非故物史稱衛公

魏叔子曰援二事點染文章遂光燄氣魄而肝衡今

可惜大是通人之語

悉離黍秀寓慷何窮

阜坐有大節不飲酒無聲色娛其雄畧壯志固一代偉人豈盈虛消息之理尚有所未達而身後之物猶戀戀耶抑富貴驕侈之佚欲不獨鄙夫庸子齷齪守一毛者憒憒即英豪雄傑跅弛不羈之人亦遑遑惑溺不免若齊景公之登牛山魏武之望西陵者皆是吁悲夫從來盛衰興廢更遞變遷新故之理固不如是則是即園且不足恃而又奚有于其主老人曰雖然抑更有說焉吾見前六姓者之于斯終歲扃鑰不一二至今吾子處此行唫嘯

歌琴尊文友盤游傲睨休偃于其間是六姓者之所有固不如吾之能久而吾以四十年之老于斯又不如吾子一歲間之有得也吾觀老人之言大有類乎達者吁嗟乎茲園者何足道而其變遷更革盛衰興廢之故已足感人若是若余夙所遭歷幾何時而滄桑陵谷至有不可問者當又何如耶老人者固余之雍門周也因記之

宗子發曰想其于陵谷滄桑痛心已久遇題而發遂不覺有無限興亾新故之悲緋徊吞吐風調最能感人

數語可作一焦山小圖

遊焦山記

山在南徐之北郭外立奔濤中與象山距峙斷巠斬峽江出其腹故謂之海門更以其枝江別注分流限險人罕至咸呼爲海門國又謂之海門島云漢末有焦先生者辟地其上丙辰夏五月八日余與何子雍南宗子子發三叅守由北固放輕舠順流而東抵絕壁下乃共扎扳磴傾曲出其重椒又至萊薜先生故棲隱處其地臺榭交陰層崖蔽虧仰視斷壁石垂垂欲落蒼栝翠柏皆欹生石罅

中遂嗒然解衣磅礡其下時當夏仲彷彿猶暮春月涼薰風不煩清氣自至山中黃鳥復幽鳴寂歷各倚石藉草徘徊者移時乃叅余與季守復脫屯枝上循水濱挾鶴銘遺跡石間微瀾漱激清湍可愛於是捫蘿更造雙峰㠊登其閣時落日欲沒沉浮江上明霞爛空波水盡赤遙望浮玉澹澹遠水間小于拳石迫暮始降宿松寥閣中閣之前軒特阻出江外對江南斷岏石皆斬立東去則滄波曠淼一望靡際遙岑隱隱當是圖雲數峰倚欄憑几

別有領會難以告人

則風帆往來出于筆墨之前江流潺湲漱于枕榻之下烟雲昏旦頃刻萬殊遂留閣中七日而余四人者吟游寢處飽飫其間曾不知爲蘧廬之一宿也由是飯蔬飲水甘于膏腴余以爲是皆山水之助宗子曰茲游也良愜願不可以無詩于是乎皆詩又曰更不可以無記于是乃記焉

蔡靜子曰筆端曠空性情恬散無毫髮烟塵氣故手口間談逃自然超上要非尋常欵啓家所敢望其項背者

竹實記

焦山觀音崖多竹鐵師僧房前竹檟叢遶其居歲丁丑師來居戊寅夏巳月忽皆花歷夏徂秋悉垂垂而實取視之狀如粟如宿麥而少長咸怪異之或曰此不祥竹妖也幸勿居或曰竹花而實豈易遘祥也幸居之衆呶譊日益甚師聞之曰吁皆非也夫物之化變本無常理且衆萬之來固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萬物之爲祥爲不祥皆物也何恠焉若夫言不祥而勿居者吾固不因其不祥也而輙去言祥而居之者吾亦不因其言祥也而必居其視夫竹蠶幻耳蜉蝣耳祥不祥何有于我哉吾安吾順而已置不問久之言者息惑者解恠者咸不以爲恠而恬然矣或以告余曰達哉師乎可謂能信道不惑者矣蓋夫物原不能爲人妖人自妖于物而恠生焉若塵蒙于鏡惑也鏡不受其蒙惑何自而生哉師可謂能信道不惑者矣雖然抑聞之神農氏書竹實通神明或又曰竹實鳳鳥食鳳必來斯鳳之來不來固未可知然願師姑穫而一偕

之冕中姑藏之姑待之可也

于石林曰達心妙旨恐屬造理之言一片虛機簸盪正是坡公晚年筆致一結澹甚反覺餘味可思

用意倚辟
遒頹疎秀
大家風格

陸氏竹江園記

南徐東郭外不十里有峴山焉少折而北陂陀逶迤並江行又幾十里者曰尭山山枕大江之濱下臨江滸盖江自海門西來至此輙曲水勢回環旋遶如引如射滔滔溝溝復轉而東下故山雖未甚高出而開敞特甚陸君五脩性散朗有棲谷志每顧而樂之已卽其地贖之主人伐去叢薈斬其惡木而美益大出乃塹溝以周流水環籬以域外內鑿池以通潮汐崇以高閣瞰大江之奔流豁以危亭攬烟雲之幻變遠岫納之囱中飛鳧起之足下前有鳴琴之軒後有燕休之室樹果蔬卉刪梅種竹不數載而灌木扶疎欝然繁蔭溪流江漲亘交絡會合于其門而山鳥沙禽復去來鳴集以相代洵可樂也或有諷之者曰夫園林者貴勢之家富厚之族蹋積帑斥饒財收羣力而爲之者也今君既上無祿仕之入又下靡贏羨之積日刼刼于是無乃有病君于癖溺而甚之者與曰彼惡達夫是夫凡人之生好嗜各異如鹹臘之于口姣好之于

感時病俗特剏言以釋之

襟懷曠逸議論超新

目淫靡之于耳輕肥之于體鬬鷄走狗蹴踘六博之于馳騁意欲雖所好不同莫不皆有所樂及一旦財力耗絀勢有所格則數者之樂一歸之而何有矣即令其不爾亦不過纖嗇積著終日矻矻慮田宅累萬千要饬以供妻孥長子孫貽後禩一遇不肖子不旋踵蕩之立盡吁孰若吾江山風月花鳥石竹日供吾樂而取之莫禁用之無禁即歲有更𠄢而此無終窮不大愈于靡麗妓靡馳騁六博終日矻矻以謀其子孫者哉戓 蹇不能應一日

耆將文以記之而數余乞余曰噫君之樂亦既富有于斯園矣又何待乎文而諄諄必余言之是勤耶曰雖然不聞之王弇州曰洛陽之不復園三百年矣讀李文叔記而園猶若新則是文亦詎可緩乎哉盖吾之所以必謀斯園者顧欲將以樂乎此生也而園之所以必亟君文者又欲將以不朽于斯園也不嘗見夫千百年後有以因其文以想見其當時之人之物而興復之脩葺之以不墜者如蘭亭滕王鈷鉧赤壁是其火雖亾而物則存物存而人亦存物雖亾而文則存文存而物亦存吾重有感于斯故于君乎是教余遂其言即書之而以為記

鄭于宣曰借題拓論大可消鄙夫之胸而豁迷人之夢至其意味蕭恬布辭卅雅諷之一過殊令人髣髴乎其幽蘭之在谷也

山蕈贊序

蕈之生多產于崇崕爽塏僻荒高潔之陽山中人呼曰菌味甘鮮雋永無種雨後感而生世多以其微也咸忽視之余方惜謂品物中之足珍而名不昴于時者莫菌若也而孰知夫固菌之未嘗不產于通邑沃壤而獨甘乎僻荒高潔之陽者蓋性之也秪合與芳蘭瑤草聯秀于幽巖窔谷中耳余山居日多得之爲羹以助其慾因贊以荅之然茲豈菌之所欲聞乎

稽古逸民非谷之阿則岩之穴惟菌之明亦引其哲或盤于椒或遊于嵒或山而丘之陽或處木而䖿之樾張者如蓋歛者如𩾔緣匪其黛黝非其湼紅者丹砂白者皜雪𦾔而苗者山之脂苞而坼者石之液通然[illegible]其心[illegible]然[illegible]飲[illegible]茹以呈秀復孤根而守孑懼高露者之盜人名[illegible]逞味者之誨人悅自挺而生自引而列飽寂寞之烟霞饜芬蕓之溅[illegible]渥晨露以欣欣丽朝暾而曄曄可以𪙌崗崕之芝而接其榮友西山之薇而映其潔采

采于盤古色斑㸚珊瑚琳𤥨可考可戞商彝周鼎秦追漢玦余蓋欲品其德而著其名恐非夫伊人之心而不我屑

湯天若曰微物小品托負自遠蓋本莊騷而來若其吐辭彬郁揆筆芳鮮浥露晨葩固非𤼵常藻繢所能髣髴

杖銘

杖之長不及尋柔而毅怪而不屈身擧贅若瘿瘤狀光瑩纇栗未考厥材或曰藤葢千秋名或曰木也滇粵常產此然亦不易致云

覯朴而堅身瘿而直不良於形而良於德從萬里而走爾柯以一幹而楱我力惟相余兮阽危之間惜余兮艱險之歷坦爾行端爾立動而無失盤旋焉以輔余之不及

涇縣儒學修明倫堂記 代

天畀人以性而五常具于其中人受五常之性而不知所以明之有聖人者出然後從而教之以人倫之道父子也而教之以親君臣也而教之以義夫婦也而教之以別昆弟也朋友也而教之以序以信爰是其善者循其性而率其教則爲君子爲聖爲賢不善者反是則爲小人爲頑爲不肖不得已而聖人者更思所以齊之乃設爲黨庠遂序以奬其善而懲其所不善葢將以使天下之民同歸

于善而後人倫之道始彰明昭察而大著于天下故若舜之愼徽敬敷禹之明刑以弼皐陶謨之惇敘九族伊訓之言肇修人紀周武王之重五教周禮大司徒掌五典以佐王擾馴以鄉八刑糾萬民之不孝不友不婣不弟不任者均是道也予輿氏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古先聖王之所以設學立教後世遵而行之而不敢易者以是自三代而下歷漢唐宋明以迄于今雖累朝因革損益典章制度時有不同而莫不悉皆

有本之論
原委井井

有學而其祀先師孔子廟于辟雍則始于唐武德詔州縣悉皆立學則原于宋仁宗慶曆間頒釋奠儀于天下通祀孔子則自明太祖洪武年始而其大較皆以學官乃禮義相先之地爲修齊治平風化之原首必以人倫爲重故自至聖廟殿外又特設明倫之堂以陶多士葢所以昭明倫紀敦進德業服習詩書禮樂之教薰蒸涵漸養成人才爲他日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均于是乎在此堂之于學所關甚鉅固不可一日而或無者也涇爲宣

上邑僻處于山余辛巳秋林居多暇慕天都三十六峰之勝而往遊焉道出于涇過其學官登明倫堂見其垣壁隳阤穿漏蕪淖生徒散遠曠有歲年以爲是皆邑令簡踈司訓怠忽以致于斯慨然久之已而復叨名命佐理大廷相去益遠乃未幾孔君鯨培以聖裔爲令于涇余鄉姚君光綬秉鐸其地均以書來徵記發之乃知其堂已落成修飭完具煥然改新且啟聖以及名宦鄉賢諸祠兩廡一皆輪奐均孔君姚君勸勵之力而啟聖則邑生趙

筆羽一回
挾起萬仞

濬之所獨任者吁何其能也余緣是而竊有以勉于涇之諸弟子者矣夫向之廢者興墜者舉矣瞻望榱桷崇隆宏敞是修業者有其地矣進德者有其基矣吾願諸弟子彬彬郁郁敦倫飭行砥礪磨礱修明其德業以不負明天子設學立教爲殿爲堂化養人材之意而尚可猥自菲薄而不思古之所以爲士爲儒之道以備其選而展宜策厲奮發于其間耶迺記之以告多士

典刑文字原本經術自然正大切確足以垂訓

立教無曲說支蔓之筆此曾王二公學記所爲獨擅以是作參乎其間復何所遜孰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門人嚴鎮

焦山定慧寺創建山門記

江漢東來奔流下京口而灌注于兩峰之間者曰海門南爲象崖北則峰壁峭起孤懸江外屹然特立于奔濤之中則焦山也山麓森木萬章蓊鬱繁陰有宮巋然大江湯湯走其下隔岈相向巒嵐層矗如開屏列障日烟雲萬狀于其前者則定慧寺寺由來久莫知其初或云蓋六代時物然亦且千餘年矣中則殿閣崔崒舊藏經肖佛像于其間至于說法之堂棲禪之宇齋庖庫庾僧房客廨湢廁寮廊莫一不具而山門獨未浮屠師碩庵悟穆而整服來主是山病其不備思創補之而力未逮乃謀諸闔山諸徒侶將持缽乞民間累銖粒以濟其役久未即就歙程翁聞穎善士也素仰師賢聞之感其誠求乃發意獨任不假他助于是鳩工召力昉自戊子六月涉己丑正月工始迄功高二十四尺深二十三尺廣二十二尺規模閎壯氣象開遠俾千年闕曠一朝補之洵稱林盛事其木甓瓦石以枚計者若干滲油釘灰以觔計者若干共糜金若干兩皆程翁洎弟內方氏力也既卒事碩等不忍泯其德恐來告乞余文以記之余惟是役也於山之所成者大辭莫獲乃畧其說如右而俾書而鑱諸石某年某月某日某記

鄒文度曰矩度秩然序次有法是集中簡潔

文

夢文昌帝君畀斑玉琯謝表 時年二十有一

丁亥之夏病卧江泠閣中一日當晝夢

帝君畀以斑玉琯二覺而有感爲表謝之

下上臣某伏蒙帝恩以斑玉琯二枚賜臣謹奉表稱謝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陰陽闢極披象畫于羲皇奎璧聯光奠書文于蒼帝迄公旦而周文既備逮蒙恬而秦法愈工綴管方般授毫爰始宗斯邈者誦良貍杜法鍾張者稱善鼠鬚洵述作之鎡基實文章之利用玆蓋伏遇 帝君殿下

文光天啓昌運日新敷聰德于萬方播斯文于九土皇中建極普天衆廸吉之休庶物徵明溥海著重離之象而乃不遺葦素俯錫璚瑝何圖自分微凉獲兹榮貺接中山之毛穎頒自尚方伐東郭之長鬚賜從天府香含五彩墨花騰鏤寶之文斑映雙瑝翰藻煥琉璃之色旅瑤光而並錫儼然麟鳳之輝駢尺璧以雙登凜矣龜龍之望臣一介蒯菅廿年梼散玉堂金馬泰時長楊恍厠玥以從驅宛列簪而侍職蓋石渠之重寳方膺對猶彝鼎乃天祿之艮材既畀奉若琬琰霈綠沉之芳澤陸離被彤琯之光榮璀璨如獲管城之封似得中書之領八法揚休代天工而拔彩六書宣績承帝命以敷文直黼黻于儒林而焜煌于秘苑寵沐上恩遇同虞武兆叅神異契合文通正字秘書將茂挺之百番嬿美文章宿老與巨山之雙琯重華既日錫哉尚思欽此允惟珍矣敢不敬旃臣無任瞻天仰聖感戴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錢楚白曰抽毫染翰曄煜琳琅藻色紛披天庭摛掞洵才人之筆

江泠閣文集卷四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墓誌

宗子發墓誌銘

君宗姓金陵上元人其先世爲宋忠簡公澤後因忠簡墓京口遂自義烏徙焉八世孫英烈公必大又自京口徙廣陵之興化已復遷上元隷籍焉故君爲上元人君幼淸十五補博士弟子時居舊京爲江南都會海內屬承平久祖繕部公父潮州司馬皆豪舉好客所與交悉一時名儁士君雖少時已駸駸名噪江國爲王謝家佳公子矣未幾潮州公沒遭國變遂棄去諸生服避地高郵湖西再徙昭陽土室中謝去一切惟日窮討經史卽蔾飯藿時有不繼如是者垂十年論著之暇頹獨喜從芭山張先生游時芭山匿跡秣陵居草菴中亦惟君得相與往還不絕也故其學問文章得之芭山者爲多君爲文出入經史立言必有根據無矯激噍突矜奇弔詭之習溫醇典雅一程之矩度

自嗟乎以下幾二百言只作一句讀中間若許轉折頓挫文氣時跌宕而天矯

嗚呼明至神廟後文散亂極矣評者輒[illegible]纖靡吞剝剽襲之弊無所不有時卽有一二才哲之士思起而振之而力未逮遂侵尋胥溺而迄乎亾君每竊以爲憂而遂有兩漢文古詩賦之刪旣而曰有原矣無委可乎於是又取唐宋明十大家唐明詩諸家刪之吁嗟乎君貧士也一布衣處草莽之下而欲以區區韋素之力挽頹風變積習其爲願也不已奢乎然而特守貞求志淬礪名檢考古証今博學强記推原於本末之際著論立說彂矇開聵

冀有功於世道何其偉也悲夫惜乎其未有遇也藉使君生當其會得時行志立乎公卿之上主衡文之柄如韓文公之在元和歐陽文忠之於慶曆豈元祐時其爲起八代之衰變五季之習無難耳乃令其徒存草土重以貧困流離摧折結轖鬱邑遘廬之下而爲窮愁者之著書也哀哉余與君締交久意相得甚聚合時非登高懷遠卽商搉詩文正訂經史間燒燈夜坐燭跋漏沉至述往事話衷曲感遘逢則輒共唏噓哽塞無言語如不能勝呼時

盍未嘗不徬徨累唏泣下霑衣也君諱元豫字子發晚更號半石嘉靖中有學憲公諱臣與李攀龍王世貞相倡和世所稱七才子者君之族叔祖也以別駕公諱節者爲高祖秀水丞諱伊者爲曾大父繕部司諱世中者爲大父而潮州司馬諱萬化者則君考也初娶賀光祿丞寅所公女再娶秦文學臣澥公女子男二長熙五歲殤賀出次勳□年二十五未娶先君沒秦出子女一適學使徐公孫某賀出以康熙丙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京江

之寓舍享年七十有三卽以是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忠簡公墓之對隴其撰著則有兩漢文删古詩賦删臥游錄唐宋明十大家文删唐二十家明二十家詩删志小錄韓杜合删焚餘稾文三卷詩三卷既葬余次君生平而爲之志如此嗟乎憶癸酉春余臥疾君來視余屬曰倘不起敢以墓志累君君曰無憂也自今吾二人交相訂君前吾爲志吾前君爲志死生之言各勿相負當是時吾病方劇故以志屬君者而孰意今吾竟爲君志也乎哉

銘曰

歸依賢祖何必反乎故墳文章不朽安用有其後人郎二者已自足恝於君故得藉以銘之幽宮以慰君之魂

顧海樵曰感憤悲慷牢騷湍紙俾君生前無限襟懷皆淋漓寫出九原可作尚何遺憾至其序論條通筆姿波盪是得史歐之精者蓋先生得意之文亦先生得意之文也

讀書大本領

二妃辨

司馬遷紀五帝並三代及秦皆謂其本出于黃帝則是黃帝子孫之有天下幾三千年至漢而始絕原其說大皆出于荒妄而不經若夫儒者讀書尚論自當揆理度義特出所見而追斷古人之所未及正辨者而正辨之顧未可承譌踵謬而苴以為然也何者唐虞前結繩雖更文字未備其事之荒遯閟忽悠悠漠漠殊難徵信故孔子刪書斷自二典二典而上置不以言及繫易而述包犧神農黃帝止言其制器尚象而不及繫姓是在孔子時已皆不可考而況加以坑焚之後其載籍淪亡滅沒至遷時當又何如而遷乃欲以區區灰燼之餘數千年之遼曠荒絕百家異說紛紜偽亂朋興雜出之時而追道孔子之所不足道以傅會而稱說之其為計也不已疎乎他不論即以二帝言釐降二女于虞堯典也使其子九男事之孟子說也按五帝紀則二女者舜之族曾祖姑也九男者曾叔祖也唐虞時典禮浛教雖未若周之大備而其倫敘彝常尊卑下上疏戚昭穆之分之在天地間皆造化自然之理固已昭然揭若日月堯之親九族舜之慎五典綦重矣而惡有以天子之子而下事玄姪孫于畎畝之中玄姪孫而上妻曾祖姑者也此必無之事而難解之說常人且不肯為而謂聖人為之乎是必堯舜之先本非族系自各氏而殊姓者故得以降之事之云爾且據堯本黃帝僅四世舜八世堯有天下號曰唐舜有天下號曰虞豈有同一氏姓族從祖孫家相傳授而改代革命易紀更號殊別之與不相嫌諱丕亦如此者哉此決無之事而難解之說顧其心遷蓋欲繼春秋創成大史以傳後世而首五帝即曠不具備豈非闕事然言之又無正史可稽故不得不旁采百家雜說如大戴禮家語世本等不典難信之書擇其言尤雅者以論次而補成之至于是非荒妄有無眞誕遂不暇問吁雖然獨是遷既無正史可稽即當仍其闕如孔子可也何為惑于雜亂之說以二帝大聖人冒此蔑理悖倫之事不亦瀆姓矣乎既不痛為

折辨如長衢廣道宏通坦直一目了然

洗發史白
詳盡

之正且又從而實之則是遷之爲史智識膚陋不克傳信有如此者吁直至誣黜大聖人布之簡策以傳示萬世則其爲罪豈藐小也哉余讀史至此每輒愕然故特爲之論辨如此或曰百世不通婚姻周禮也堯舜時恐尚未然余曰惡是何言也夫此倫敘彝常之在天地間豈待周之制禮而後有者耶堯之親九族何族也舜之愼五典何典也命契之敷五教何教也且夏商二代歷世久遠固已千餘年矣曾未聞更有一蔑理悖倫之事之如此

洄瀾蕩漾
結有餘情

者何也昔班固謂唐虞以前其語不經黃帝顓頊之事皆未可明即遷亦嘗自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然要其爲紀亦不過于不雅馴之中擇其言尤雅者耳豈足信哉豈足信哉或又曰遷父子或得窺中秘未見之書故述之而云然耶余曰吁世孰有傳于孔子者哉如使天祿石渠中秘有未見之書唐虞前而可言則孔子其言之矣世孰有傳于孔子者哉世又孰有可折衷得如孔子者哉

張芑山曰黜非訂謬既原情準理歸于至當即龍門復起安所置辭要之吾人讀史定須別具眼光特出精鑒勿爲妄誤所蔽斯爲善耳此宇宙間大有關繫文字當與柳桐葉封弟歐陽泰誓趙盾許世子老泉嚳妃等論辨並垂不朽

肅酬氣暢
句豈佳致

跋王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序

闓嘗讀王文成公朱子晚年定論序而箸之輒淚有感于朱子之虛懷善改悔過不吝而晚年之大有進于聖人之道也乃世之學者恆一切拘於所習曾未聞有能考詳朱子晚年之有悔推原于聖人垂訓立言之大本而誠求以達乎其意旨者也何者蓋自漢世諸儒皆各守其師說之傳而不変朝廷亦因而分立其學俾自爲一家以至于唐學士家未嘗不夥然亦皆私其所見迄爲平議靡有

序論娓娓
抑揚有恣

折衷朱南渡後始朱子起而博采諸家之說總統大成裁以獨見其所以彰明聖學寡惠來茲者厥功偉矣第此六籍淪亾之後皆出于坑焚灰爐之餘兼之異說紛猖萊蕪雜亂者已非一日而欲爲之闢草昧覩從來其間微言奧旨托宅幽渺卒難窺寃是不無一二譌誤紕漏之未嘗然亦皆間有曾不足掩其瑕瑜而朱子晚年輒拳拳淚有悔于中年著書之有誤欲從而更定改爲之未逮也齎志以沒至于任罪任非痛自咎責吁此其不吝改

悲感淋漓

過之淵衷光天白日眞足令人感激涕淚大公無我豈褊衷自愎者之所能庶幾其萬一哉至明太祖興革公前代詩賦取士一用經書爲制而在廷一時諸儒臣皆闇劣膚陋鮮通明廣大之見而于朱子晚年之悔輒概乎其未有聞而遂以中年之書頒之學官著于令甲俾天下學者守此勿悖相沿迄今凡數百年雖有高才卓識之士明知其紕漏譌誤處亦莫克伸其一辭吁何固也不知朱子當年早已自悔之于其前矣由是以推朱子之心

代爲傳述
悉其深衷
一唱三歎
無限低回

雖使今日者起而作之九原脫或有能摘其紕漏正其譌誤者必且進而爲之拜昌言采衆善以成其完美決不肯同小丈夫悻悻者流褊衷自愎而令其墮于白壁之微瑕也可知矣奈何世之學者反不思所以詳推朱子晚年之有悔而研心以達其所未達徒斤斤篤于守功令獵科名以至雖昧于聖人垂訓立言之大旨而不恤吁不太可長太息哉此文成公之所以爲知言也

涂子山曰文公悔過自咎之心文成公既已章

明表著之矣此復推原其悔過自咎卽大公無我取人樂善之懷乃後世亦何嫌何忌而不體文公之心徒硜守其中年未定之說以自悞而悞文公也且以滋咎有明諸臣之鹵莽不察方使文公數百年身下之心始昭然大白于後世此其說可以補文成公之未盡而破學者之拘膠非寡聞淺識者之所能望見其垣端

一往情深 淵夷何許

跋高賢手澤卷

往余讀前史及逸民高士傳等書往往歎隱身清抗迯榮節潔之士見於衰亂之世者十嘗八九而見於盛時者輒不一二焉吁豈天生其人會各有時必衰亂乃繁乎已而思之殆不其然蓋世道竟微剸難幹蠱者無人非無人也而明哲保身之士知時不可爲恐褰裳濡足而溺其中悉高蹈遠引如鳥避羅逸獸之逃其阱陷或混迹市壥或埋蹤巖澤或托名方外韜光滅影冀得以完身全志以終于斯世焉耳余不祿既莫諧于時每欲效謝皐羽陶九成吳立夫輩訪求喪亂以來遺民剩夫作一書如所謂西臺哭記草莽私乘桑海遺錄者以補殿于後奈托居荒遠僻在江裔又鮮交寡與陋耳隘目聞見不廣緼蓄蓬蓽之下相往還者不過一二素心人耳用是莫讐所志丙子秋交浮屠師鐵夫鐵夫者有心人也往來吳越淮海間久名山水處無不歷涉其剩夫遺士之在山林草土中者恆多識之而于昭苾天仿也尤篤一日出其手曩

轉折頓挫綿有風味

質余余亦搜篋中一二相視因告以欲著書故鐵夫曰姑待之儻倉卒成恐脫漏者多爲他時遺憾茲數公手澤爛然盡用以一裝潢爲著書前茅君謂若何余曰吾志也於是遂取而合先後次第之以授帙工既竣書數語帙末識歲月云吁嗟乎于之時既皐羽九成立夫之時矣而其志敢不皐羽九成立夫之志哉然而卒因循玩愒莫克底其成者則是余之所　媿于皐羽九成立夫也多矣雖然余病且老乃一得鐵夫而交之富于年廣于識

且篤于志是猶之乎問巧于班訪射于羿而謀御于王良造父有不神明其規矩端其彀率而善其馳驅者哉則是今日者權輿是而他日之承吾志者鐵夫矣吾望焉時丁丑仲秋十有二日秋江冷士嵋識

顧海樵曰意之所至筆輒能達非具曠冷之才者安能論說周折快遂若是命意既高立說亦大自是天壤間不朽之物

洋珠說

洋珠之作自海南始嗣其法漸入中國而今遂徧天下矣始則能傅數金後且得數銖而今直數鐶耳自始作至今茲曾幾何時而變易更殊貴賤輕重一至于是不可以徵世乎哉相傳昔客汁海物于乞嚧之成珠遂傳其術乃其光爍然而外爛膛然其纇然其大光然其走匜然其弛也方是時之趨而尚俗之習而出人之相慕而爭致之也雖有隋侯徑寸之珠其側且不足與之齊小大別

眞贋論精粗程美惡也豈未幾而力索氣敝色落光替黯然者惟膛質敗且解矣視其中益空空其無有也曁是時卽以之糞壤而土礫焉亦無所益于數矣吁而後乃知其所爲爍然而外爛者其貌膛然者其虛枵然者其幻允然者其暫也而售亦譎矣甚矣其誑僞也而世固相欺之世哉以是而推夫凡遺于俗而不克稱于世者詎必不能洋珠之售者也

鬻術者說

余鄉之東有華山焉廟其岡不知始何代相傳神張姓歲二月八日爲神之屍土之人咸集而祈年焉是日也余嘗一至其處見穰穰而不窮者其人也紛紛而衆挐者其事也囂囂而雜沓者其聲也若百工庶類之謀售者皆環市叢列錯然而前陳以至農工物具器爲日用之需莫不備是而或售或否率無常期獨東南譁然相從于一隅余卽而詢則鬻術者也一人據其高篋其前取百工物具之事刳之而來婆娑空中幻化百出衆喧然懽鼓

大噱而贊應爭投錢物償之少焉橐既盈術者斂物其中挺杖負篋翻然而逝衆嘖嘖良久猶未已也余目之曰吁何鬻術者之工于世哉若今之重廉義樂道德據繩墨者終身淪落困廢若無所用雖過之而不一問也一爲浮飾誇詐舞虛靡諛之謀卽爭汲競引如無不合所事皆從焉吁雖其名行道也而實則鬻術矣非是之謂乎雖然余獨悲夫世之日營營者不能市農工物具器爲日用之需而給其事徒樂乎婆娑幻化舞虛無用之爲而懽呼大噱爲術者之所賣也吁恐其橐既盈挺杖負篋而逝也已

遊術中看讀此得悚然

宜某氏筆

筆之德蓋修而勁古之遺法也世之攻若秕者宜遵乃勿失何貶其術而用不師古悉纖奇柔染之是謀益所謂修者不修而所謂勁者不勁獨宜之某氏業與是異其爲之也一遵古非鹿脊不柱非兎額不衣非緐者不前非要者不輔仍其色不事染作遵術甚顯而不一之售冷子曰吁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余意必得鍾張王衛者徒出始獲通其德發其才而利其用斯亦猶漢高之率羣雄必操之以道御之以術折之以權縻之以量夫然後收其長盡棄其短資其利悉偃其奸自非漢高鮮有能率之而不受其恣睢悍戾桀驁跳梁之禍者盍韓彭綰布安能爲庸主者用哉故宜乎某氏之業之蕭然廬舍也夫某氏專是秕累棄矣雖不售未嘗少骫其法一徙其業以就于俗亦善世其家矣然鍾張王衛者徒之終不世出余顧安能不爲某

氏之業之悲于一售哉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

庚子歲余讀書松寥山房偶有觸感成此三章或曰是說也一之可而于三無乃煩言矣乎曰余之告世人也惟恐其未盡每欲三致意焉庸何傷俱存之自記

鍼砭之文須蘊藉宛委如風之動物方令人感觸而興起三喻立說既佳行文復工雅警鍊往復瀠洄結更含寓淵悠諷味遂能無盡

廣陵王待季守識

薛大有字說

驕者德之棄也庶人而驕則殞其軀大夫而驕則喪其家國君而驕則喪其國有天下者則失天下可不慎與昔老聃告仲尼曰去子驕氣夫去驕則謙矣是以觀欹器而曰富有四海守之以謙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仲尼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及繫易而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然則謙者固持盈之道乎

虞廷讓德而天下治周公下士而肇其國者父傴僂而世其家孔子終身以之保其身于顛危禍難之間然則謙者又濟變之符也人德之基莫尚于此薛生名大有問字于余時適有他警遂援其說告之字曰謙持取其去驕氣也可以持盈也且以濟變也而入于德也生其勉旃

王于一曰淤老筆嚴精金百鍊

記山居樂事

余到山月餘惟躭玩書帖一無他慮相參意滑氣恬靜坐移如也時或任步自適門外逕道逶迤樹泉幽隱於焉踰絕壑出懸崖倚仰長松夷踞危石聽山禽往來于空谷之中看浮雲卷舒于太虛之際惟意去來略無留凝既倦而返命童子勺清泉汰苦葉數杯覺清味奕奕如在華頂鼻海間不復知有人間世矣始悟古逸民之樂其樂以此雖然貴暗能易之然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蔡靜子曰自非解人誰能解此

祭徐孺子先生文

嗟炎漢之末轍兮顛倒維綱蜓蝘浮空兮蛟龍遁藏鴟鴞振漢兮鳳凰不揚騏驥失御兮駑馬昂昂謂夜光之不耀兮魚目為良椒蘭之不烈兮蕢萊為芳琴瑟之不韵兮瓦缶鏗鏘子都之不姣兮嫫母則臧舉世而皆聵聵兮合四海以瞢盲惟先生之生適丁其會兮雖有道而不昌雖有德而不彰遂忝皐夔而行巢由兮謝伊周而志隨光禍不絓于黨錮之籍兮重生芻于一束患不罣于羣盜之纂兮獨懸榻于高堂謂先生為於陵兮而不齊矯謂先生為接輿兮而不楚狂謂先生為游俠兮而不荆聶謂先生為放達兮而不蒙莊謂先生為遺榮兮而不沮溺以絕世謂先生為好爵兮而不儀秦以要王激清風于原憲之里樹高躅于卜夏之鄉樂丘園而自得行素志以徜徉是以涉亂世之末流兮而不溺際干戈之擾攘兮而不傷余道出于先生之墓下兮跽陳辭以申意乃獨緬先生于千祀之上兮如親炙其令望蒸蕙肴兮蘭藉奠桂

躔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酒兮椒槳荷先生之靈而鑒余兮神皇皇其來享

宗半石曰亦本賈長沙之弔屈原韓昌黎之祭田橫意而其悲慨怨慕曉顧無聊之懷依約言外是得楚騷之旨者

祭魏冰叔文

年月日京江友人冷士嵋聞寧都魏叔子卒于真州之旅次乃往具果羞爲文以鑒而哭之于其靈曰嗚呼夫士生而讀書懷古審出處嚴進退端立身之大本及乎歷艱際變行藏顯晦則幸不幸視乎其時惟君之行修于家望重于國義節炳于人人而教被天下若夫學術之博備論議之挺發文章之卓犖斯特其餘緒又不僅以此而見推其始也採薇西山躬畊著書樂天倫昆季之樂遁世而

不見其旣也出而交天下賢豪偉士考文論道拳拳不忘忠孝振木鐸于書詩故當其君之存也士林有所矜式人才有所造就文章有所師承而宗尚而遠今之沒也天下後世廉貪立懦猶得以聞風而興起用私淑于來茲乃或者惜君之韜光懷寶徒困抑草土未能一試而爲用于天下余則謂君之因時通變以退爲進以舍爲用以貧賤爲樂祿實有顧于古達道者之所爲自其潔己特立清風高操翠微之峰雖匹之以夷齊之首陽而不愧

云亾殄瘁 何限悲鳴

至抗節砥義遵養郄聘則易堂之上即謂之以河汾之教授而何疑故能屯一身而亨大道屈一巳而伸天下晦一時而昭萬世學術賴以昌明人心賴以救正而名教賴以維持如斯者即曠百世尚友古人猶得以同心而相感矧吾與君金蘭交契久矣相切劘于道義爲終身之資益者當如何之酸悲嗚呼君而往矣哲人萎矣雖慟嗟其何及獨念此人文碩宿淪亾殄謝自向者與君巳抱此無窮之感惜而今又當君之沒也則益重以澯悲極痛遂不覺其涕泗而淋漓嗚呼哀哉尚饗

宗半石曰論懐寫痛雖不規規摹古郄是歐王祭章嫡派

緣椛物發 筆臺斬起

祭王季守文

年月日京江冷士嵋聞昭陽王季守既殁之次年乃能具酒果爲位于野而哭之以其辭曰嗚呼余自歲乙卯識子于師子發之舍數語意合遂莫逆于心自後時時往來京口至則必登憑江山縱飲高歌以寄其傲故余十年來凡有難以共人言者輙以告子亦以吾輩漸就衰老死且莫耳可豈以有爲于其後者莫子若也孰意而今竟沒也耶吁憶庚申歲子師魏子冰叔沒眞州子來訃予痛甚魏子予往哭之江濱謂吾儕凋謝所賴惟子未幾關中王子築夫沒肴州余子坐生沒盱江涂子予山沒又未幾寧都丘子邦士沒魏子冰叔沒南昌彭子躬菴沒十年以來海內同心之人屈指略盡獨子才富齒壯又有志之士嗜學善讀書能著述襟期落落不蟲于俗嘗與余登北固金焦燕磯蜀岡栖隱諸山酒酣起舞輙抵掌論天下事未嘗不悲歌慷慨拊髀泣下霑襟不自勝余意他日自可有爲于當世否則著書立說亦能垂教來者而

今子遂沒也哀哉芳蘭欲茂秋風敗之孰謂子壯者少者而已沒吾老者病者而長年乎嗚呼今而已矣子長行矣厥志未伸厥書未就而輒已早死是子不特無用于今亦且無傳于其後豈天之旣篤生子才又不欲竟子用而使之困抑厄塞夭折以死耶抑子之志遻于時爲造物者之嫉忌遂消磨滅沒摧拉之而故爾耶將吾儕祜薄不足以存子耶悠悠之天舉不可問而茲姑于其爲位之際畧叙其與子今曩合離死生存亾後先屬望之感○無○邪○咄爲之一慟而已矣嗚呼哀哉尚饗○嗟○歸○乎○二○傳

夏秋水曰哀死之文不難于悲惋而難于眞摯質實中一段拊膺搤腕憐才痛惜之意眞足涕洟千秋

穆然言外能會心此庶不謬作者之意

吐辭工秀深言文心

旅賦

泠子秋客于楚獨坐館舍愀然不樂有客踽踽然來曰爽哉秋乎子何爲乎不樂泠子曰吁子惡達夫是夫水止也風遭之而波動心靜也感入之而情遷感之于人甚矣哉有不期然而然旅之于情重矣夫諸無劇于斯焉故贅易而失居是繫刪詩而旄葛興言戚戚來魏武之歌悠悠縈士衡之篇是旅之事則易述旅之心則難傳若夫背井邑辭鄉國越殊方亾絶域山原川澤之修迴烟雲關樹之遼隔阻秦吳兮他山限燕越兮異陌路迢迢兮首斷歲悠悠兮時積宵稅駕兮嘶酸旦馳輪兮抱惻掩羈魂于空館弔孤影于遥驛循階除而彷徨夢輾轉于帷席呻離衾以達曙捫勞襟而就夕歌酸嗚之別引弄淒斷之離瑟獨飄往而長征結歸鞅于何日爾乃援浮雲以致思托明月以興辭搴芳洲之杜若采芍藥之將離維長綃于江裔拄短席于河滸颭晨旍兮隴首飄夕蓋兮山陲雲悰悰以積恨風蕭蕭而生悲心搖搖以難托影煢煢其

自知對艮時以增楚撫景物而不怡悲長辭之滄
邈悵遠別其何之武乃隔洞庭兮瀟湘阻京洛兮
河汾思代北兮燕鴈懷江南兮楚雲陟屺岵兮念
父望魏闕兮懷君既契濶兮西東復分携兮南北
懷美人兮一方隔千里兮相憶攬芳華之桃李慨
嘤啾之蟋蟀見玄燕之雙至嗟離鵾之無匹翩秋
蔕兮斷零摶孤根兮遄疾悼淪薄兮流萍慟羈孤
兮短翼乖栖結兮思所多慈草衰兮悵無色愁纏
纏以無已恨漫漫其靡極情千變以不窮理萬狀

其難測若夫時和歲新穀旦良辰車縟繡轂馬耀
銀輪華筵晝張歡讌宵陳月輝芳夕花艷陽春蘭
蕙秀于山阿芳蓶發乎水濵坐簫竹以娛耳命觴
醳以樂賓冐江南之瘴癘染京洛之風塵忽懷感
其遠邁念飄寄于一身對芳時而惋惜紛淚下其
霑巾至乃烟寒木落時改物替隴鴈南飄寒衣北
寄天高日薄風號聲厲山川曠以黯澹原野極而
蕭條歲晼晚其遒盡途艱阻以修遥歸帆掩其不
挂旅旆曳而方搖抑或零雨瀟瀟凡抑無聊暝迷

俯仰徘徊
搔首不能
自已

烟樹滴瀝空霄或且憂心忉忉永夜不寐明月在
天霜影在地起行徘徊不能開遂當斯時也樂者
猶悲悲來奚似是猶雍門之瑟適鼓于既慟之哀
漸離之筑直擊于將乖之涕情何感而不傷泪何
哀而不墜攬古昔而興懷猶髣髴而可謂至如荊
卿於秦送迓易水提一匕首遠適萬里北風吹波
蕭蕭寒起淒然擊筑忽作変徵慨忼前歌怒髮上
指慟壯士之不還悲至今其未已若乃子卿抱節
北羈虜庭關門晝閉塞草寒零朔鴈南翔玄雲凍

結邊笳四起與風淒冽班馬長號落日欲滅南望
漢關肝腸斷絕至如叔皮羅患北征遐荒時登隴
坂遥望故鄉長城壁于山谷鄣隧阻乎戎羌悲故
都之遼絕心恨愴其憂傷獨懸軾而軫結涕漣落
以霑裳又若仲宣去亂南投荊州厥土信美而非
故區登樓北望川路阻修長雲蔽空白日匿丘旋
轅無期淹曠彌留日蒿心折涕泗霑流以至越石
抗懷遠赴强敵危城孤懸道路梗塞慷慨撫志乃
心王室壯圖屯艱憂悒如織月明清嘯此悲何極

魏叔子曰篇中得此四語消魂戚悵何狀春草碧色

以及庾信遠聘隴水關山丁年奉使白首未還心懸江漢身滯秦關江南一賦茹恨滋艱更有南冠越吟漢士楚聲別鵠興操離鴻感行從軍塞外羈宦王程估販襄鄧報士幽并逐客海上流寓洛城北梁送別南浦含情登高悼遠折柳班荊渭陽之篇河陽之句仲悌之書文通之賦白雲居天青山遶路陽關春酒灞陵烟樹思歸而悼其時憶別而悲其處若此之懷難更僕衆余獨何心而不思故

淚波

客曰夫人之生也寓天地猶逆旅宇宙其蘧廬蓋白駒之過隙而一瞬之須臾曾蟪蛄之不能以春秋而怨哀夫造物之盈虛若子之戚是以客而復悲其容也何自憤于斯與冷子曰吁悲夫夫以宣尼之聖也而切歸與之情三閭之賢也而發哀郢之著楚羽之暴也而懷丘里之思班生之壯也而衷玉關之訴淵明之達也而歌松菊之辭令威之仙也而作華表之吁以至胡馬依于北風越鳥巢乎南樹狐死而正首丘鳥歸而返前路王粲而懷河岫候鴈而時歸遠縱子之曠達而勉旃獨何能

忍先人之丘墓乃更從而歌曰憾長楸而軫念兮望丘隴而魂赴更千古而長悲兮愴不知其何時而可斁客廼于是氣沮容忸辯塞理屈涙横集而首低聞聲嗚邑而莫之能語此過都之所以變秀而難忘彼黍之所以離離而不忍去也

千古何悲乃心何極

陳其年曰摛才藻秀宅意遠淡上可追楚些三而次亦不失爲潘陸霸陵鹿門孤鳳邈矣千載而下獲再覩五噫於忽何幸如之

筆陣極捭

闔縱奇絕欲狀出此山奇崛之勝

登金山賦

長江發岷峨會百川滔滔萬里而來奔放東注而入于海及夫出京口下海門一峰孤起岑然特立大江之中控限南北者則金山也若黃天楊子浸稽混漭崩騰勃怒奮迅而下猶碣石砥柱之不没下是則長江盡處潮汐吐納委輸萬派不可控約造物者得無意其間哉予登而壯之爰著斯賦

洪荒既闢不知此山崒嵂崛屼胡爲乎忽然而中開根蟠大江之底連蜷輪結下千尋兮不測長川

滈至懷襄澎濞更奔吞怒嚙訇磕雨如雷上當鵬路烟雲萬幻散聚于其上下憑淵浩蛟龍出没窟宅化变于其隈西來萬水出京口卓爾特立何壯哉陵谷遷变衆山之窈窕嶻嵲爲摧崩剷削没溺者凡幾此獨中流屹然孤峙彌萬古而崢嶸卽江海震盪風濤吼撼日相與戰鬭而攻奪終復無恙曾未損其涓埃立狂瀾于既倒障百川之東頹啟造化之融結更疏鑿之榿櫟其所以岌然存此而不去夫亦若乾坤有意其崔嵬朋烟月以爲侶抵

嵯慨淋漓

江海以爲根曠寥廓其靡際淼漫漫而混混與天與而下上共氷夷而朝昏敺人室築于其下淵客館構于其濆若乃别流峙分乾坤奠乎邈哉空明曠豁若遠出于太淸泬寥之域外何嘗與人間囂濁相接而紛紛乃有神僧折葦羽士凌烟浮波流泛空虛往還遺蛻在石布金于田波心塔立泉出湲淵琳宫層矗瓊觀飛鶱珠疏窈窕琪樹華鮮靈物異境莫可悉言至于論要害亘天塹于南紀度形勝乃地險乎海門時危則三江抗阻道泰則百

越通輳此六朝而爭雄壘三國而搏虎賁遏雄師之百萬郄猛騎于千屯者也予乃特溯懸流扳巔涯眄三山睇八垓捫參井之高旻凌倒景之中臺矚扶桑于東隅覽虞淵于西陝水流東而不返日西没以相推閲川上之如斯逝者去而莫追雲秦長兮秋暝樹越綠兮春田嗟楚漢之蝸角慨曹劉之榛灰水留雲而不去山浮玉而空來獨憑虛而曠觀高振衣以徘徊卑人世于蚳垤藐滄海于一杯臨中流而賦詩復釃酒而傾罍撫大塊之悠悠

足盡登臨

懐抱

念人事之已非仰思古人登憑千萬載而一盡念
獨何心能不臨風長睇而興悲

曾青藜曰昔人云文人咏事賦物必有興寄方
足不朽此以才人奇崛之筆寫金鼇難狀之
景立意甚高况懐特遠既似讀太白蜀道難
又似誦酈道元水經注總令人惶惑怪变頓
視錯愕不定末復極俯仰乾坤憑弔古今之
概

南雲文先生墓表

文氏出西伯以謚爲姓至漢成都守翁始著後
從蜀徙廬陵徙衡再徙臨安俱載家牒吳門文氏
則自明初存心公惠由臨安徙家者九傳而至處
士君點點字與也號南雲人稱南雲先生自先生
身以上七世而科第在仕版者十許人七世祖洪
弘治乙酉舉人贈太僕卿生成化壬辰進士溫州
知府林丁未進士南贛巡撫都御史森溫州生翰
林院待詔公徵明以名德碩望重海內自里夫下

婦小童緇黃夷裔皆能識其名字爲先生之五世
祖衛輝同知贈諭德翰林院侍講公元發先生曾
大父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謚文肅公震孟先生
祖而太學官生秉者則先生考也妣申氏廣西叅
政用嘉公女大學士文定公時行女孫先生家世
雖蘊隆昌顯赫奕累世而其子孫皆能守家訓謙
謹廉約無苡髮豪侈習尤嚴于禮自昏喪葬祭以
及食飲衣服賓客往來交際率有常度故海內稱
門閥之盛而能持禮教不失者莫不曰吳門文氏

以議論行敘事感慨悲歎

文氏云及文肅公魁天下至晉上公參大政日一時窮谷深山叱夫樵牧以及戍卒老嫗庸保負販聞之莫不歡呼鼓抃以朝廷得人聖主用賢相天下將太平爲賀在政府三月以言事不合沮于權姦罷歸病卒天下惜之文肅公歿後八年天下大亂遭國變先生遂入支硎天池山中廬文肅公墓下從太學公藏名著書父子偕隱先生少聰頴十許歲時從游石湖作石湖看花詩人傳誦之既長不喜科舉學惟篤意詩古文辭服則游心翰墨大

得先世家法人謂待詔公後有人或有高先生才諷以當出爲時用者先生笑不答久之始發憤曰大丈夫志遠大可不一走西北覩中原高山大川都邑知四方人物風土古今治亂興亾戰守之蹟以交天下瑰偉倜儻大奇才異節之士而沒沒老牖下耶于是乃涉江濟淮瞻嵩岱踰河洛抵燕都然後反舊京謁孝陵登雨花臺拜方正學墓愴然哀歌泣下多慷壯悲凉不平牢騷感憤之作聞太學公訃乃遄歸自以其父病不及侍湯藥歿不及視

入世之言頓折可味

含歛爲僇人于世哀毀踰節幾于滅生既葬遂斷意不出守先人墓以終其身治一室惟列圖史焚香散帙日坐臥其中客至縱談山水詩文及古法書名畫出則古衣冠曳杖泉巖下逍遥林莽與山農田老相問答如是者垂四十年吁嗟乎每見今人愛進之心逆逆什伯于愛身雖蹈險艱冐不義蒙耻辱均有所不恤而先生獨能于出處之際裁以義安貧樂志嶓然不以淄其心吁可謂達變通時審于進退之當者矣湯潛菴斌來撫吳高其賢

訪之山中已而念先生貧欲爲之地而難于言及與之語終日而未嘗及私知不可乃止先生性和而介篤倫常尤重義總丱時聞烈皇帝殉社稷擗膺哀號流涕痛哭者至數日事伯兄盡弟道兄老多病數負官錢先生輒極力稱貸輸之而不以告生平未嘗與人爭有菜園與沈氏連偶植花竹其中沈氏盛氣來爭先生曰勿咎也使爲吾家地花石竹樹正可共賞脫君家地則爲君植耳何怒爲沈慙而退居恒不妄交所善丘墊中如某某 某某

而已晩得忘年交則章然明媺也未沒前數月亟
趣䟽為成三百年未完之譜及文肅公日記十餘
冊曰此後恐不逮于書盡不易作作必有為意合
即終日為之不倦否則雖貴介不屑也所著有詩
集十卷文四卷襍著及游記詩餘各若干卷屬纊
時了然死生曰行矣子孫當守家忠孝人品第一
文品第二餘無他言配丘氏鄉貢進士天民公女
先八年卒子男二長堅早殀次赤以哭先生毀傷
後先生十五日歿娶陳氏孫男二永泰永豐皆赤

出生崇禎癸酉十一月某日卒康熙甲申之四月
十日其孫泰豐即于是冬之某月日葬先生于竺
塢之某鄉某原距文肅公墓百餘步配丘氏祔且
以先生之高節遺行懼久而不無關亾何以傳子
孫而告來者乃條狀其大端造余而請為之表以
揭于墓門之石友人京江冷士嵋述

周明一曰叙事議論相錯而行叙事處差次而
有法議論處頓宕而多姿皆誌表中絕調是
使龍門廬陵之筆再見于今

遺令

遭時不淑更歷喪亂瀕死者數矣家貧才下德薄
行涼偷活草土以全此生念生既無補于時徒糜
穀粟年今八十　得委順而沒幸矣尚何言哉尚
何言哉祇宜遠循范公近法魏子氣絕便歛歛畢
便舉朝殯夕下毋得稽頓時刻用鼓樂銘旌名客
諸浮俗事以重余恧碩鑒在前匪作自我非亂命
也汝其聽之能遵我者即為順子脫或拘俗妄為
違命悖禮致我抱恨九原大不孝也其慎之哉父

乖絕筆遺

切中之語
喚醒迷人

烟酒箴

客有没於烟者日從之無數度一日者方酣焉忽無病而暴卒冷子曰吁是必糜敗其肺腸而鑠爛其腎胃者也或對曰惡是何言也夫若之益人也甚于醫能却病而攻疾雖藥之良莫以過而謂爾耶冷子曰吁是所謂亡國之君而不自惡其臣者也雖然實愚之甚請論之夫烟火穗也近火者必傷若味辛而性烈辛厲物也食之者皆涕洟于行爲金兵象也于物無不戕賊于令爲秋殺候也草

木無不隕籜且性烈而火濟矣其爲傷也不旣多乎抑嗜若者必有亟焉館于而腹竈于而脾而日受其蠹削戕賊無已也譬之寇焉名之未有不嘗其暴虐焉豢之未有不啖其凶者及覩夫器則薰然其汚壘然其臙一湼于物濯之而不能潔彼爲食者夫亦猶是且不審之爲突者乎必仰其竅而令易通蓋慮夫逆且鬱也奈之何人日逆且鬱而令其喉爲突乎奈之何汚且膩而不潔其腸乎奈之何俾亟館于中竈于內而坐受其蠹削戕賊無

已也奈之何名寇于喉豢虎于腸飲火于脾納厲于肓而馴及夫賊戕糜爛而銷鑠也子以爲良而寃乃若是且不幾爲鴆也乎哉然不寧惟是而更有猝來外酷之禍也如水之溺火之焚兵刃木石之觸或顛仆撞墜而傷且死者又比比也即其甚謹能不失而復有如客者之暴吁危甚矣何世之迷不寤哉夫徒以一物之饕一嗜之溺而至于瀕水火兵刃猛虎鴆毒以殞其軀而不知一引避也哀哉是爲箴箴曰

人莫不知求石以砭疾而復日引火以自焚其軀何爲者咸隄夫細不防之大方豢寇于宮中而或禦之垣墻之外以怨爲恩謂暴曰德貪兮內戕慾乃中賊戲虎虓而不寤甘鴆毒其如飴將所謂措火于積薪之下者非耶

王季守曰理解義析剴切透暢當不在文園諫獵昌黎諍擊毬下

江泠閣文集續卷目

江南京江泠士嵋又湄氏著 京江今之再徒

江泠閣文集續卷目

京江冷士嵋又湄氏著

續卷下

侃侃正論

特有深意

江冷閣文集續卷上

京江冷士嵋又溮氏著

東周君論

嘗讀前儒之論正統謂正統有時而絕無可爲繼則當別立無統之名以繫其年而紀其事固矣然竊以謂夫統以垂緒緒將絕而倘有一髮之存其土地人民足以延繫其宗社者尚當取而存之尊其名而大其正以續斯緒顧未可使之斬然滅沒而遽絕其祀也昔周赧王遷西周之五十九年乙巳獻其地于秦歸而卒秦乃取其寶器而遷其考王所封弟揭之後裔稱西周公者于𢠸狐之聚而西周亾方是時西周雖亾而西周惠公所封少子于鞏之後裔稱東周公者尚在乃溫公通鑑于赧王書卒之後即以秦昭襄王繼爲之統似不爲合迨朱徽公作綱目病其誤而改正之謂是時六國未亾六國之于秦不相統屬何得以秦儼然遂繼周也迨始皇滅六國後始可以正其名而代其統若其中由丙午至庚辰之三十五年則書七國年

緒有餘思

號其紀之以爲無統是則然矣但是時猶有東周之君存也七年後至壬子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而東周始亾且西周滅時西周之民不忍忘其故主悉亾而歸于東周是此七年中土地人民東周公固未嘗失也何綱目不書而又輙以七國之年號繼之此不解也豈以東周公之未嘗稱帝耶然帝雖未稱而名分固在猶其家宗子雖亾而庶子有人安得以之遽滅而沒其家也義當同與七國均敵並列而冠之于秦昭襄王丙午五十二年之前稱東周公元年而次及秦楚燕魏趙韓齊迨壬子東周亾後方如綱目之書七國是始足以云合天理當人心明正統而稱爲允協不然當此時也七國書矣卽將何以處東周公耶此又似綱目之再誤未嘗一取而熟思者也吾之論此蓋本于周民不忍忘周之意以立言孔子曰民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後有論者其亦尚體周民之意也乎哉

周伯淳云立議正大而光明已足破千古之惑

原缺第三葉

三皇本紀論

唐學士司馬貞作三皇本紀謂以補史記之闕而冠之于其前余讀之竊以謂上古三皇之世邈乎渺矣昔人謂若有若無若覺若夢存而不論至哉言乎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不復遠引此足爲萬世不刊之定論而貞則欲補其不備槪取一切怪幻誕詭違理悖義不可爲訓之事以載入其中而成是紀蓋吾儒立言著書必揆諸義理敦實崇信務戒悖史以傳示後世惡可踵誣襲謬不顧其欺

以惑天下而誤後世致亂生民之耳目耶若所云庖羲女媧之蛇身人首神農之牛首人身此皆無稽不經之邪說吾黨所當排絕之焚滅之不一日使之存者而反用以爲紀爲史瀆傳帝王戲狎古聖其爲不敬孰大于是且人之與物造化區分原自各別雖以猩猩似人仍名曰獸而今輒以古聖帝王蛇其身牛其首則是其相去也能幾何哉脫或使儼臨其上而君天下則人之見之不以爲妖即以爲怪將驚而怖趨而避之之不暇而尚得與之通語言別君臣分上下承其命令而行其政教也哉必不能也且更如補天斷鼇鈇維折柱感龍觸山諸怪妄事悉采而書之此何爲者夫史所以垂範立教徵實辨疑傳著傳信者也今欲以之垂範則無稽不經矣立教則詭妄悖繆矣傳著則眇茫而荒忽傳信則誕徵實則誣辨疑則惑也書所謂譸張爲幻直齊諧志怪之書而已耳惡所稱三皇本紀哉余用是輒不得已而論之夫不得已而論之者凡欲以告吾儒之有所紀言書事皆當以

孔子爲法愼毋蹈貞之撫誣引謬不顧其欺而自貽其譏答也

周敎寧曰昔人謂尙論前古要先燭理理旣明則異端不能蔽邪說不能亂此論鑿鑿皆燭理之言光明正大存之宇內可排異端而息邪說者也

理明辭暢辯析詳盡自令讀者心開

、漢高帝論

得天下有道得其要斯得天下矣夫秦之虐用其民而民不堪命也方是時其要在寛與信義而已陳涉首難諸侯羣起而爭應之誅暴秦也夫濟暴以寛而坑士卒屠咸陽焼秦宮殺子嬰是楚益其暴矣楚益其暴而漢因以寛之自商鞅立法秦政急功利矜詐力民情猜沮下上疑貳重足側目矣夫紿民以信而服之以義若有功當封印刓敝忍不能予疏范增而疑龍且與諸侯約當王漢關中

而置之于漢是楚喪其信矣楚喪其信而漢因以信之號爲霸王擅主封剖私其貨財而未嘗與人其同立義帝爲其主而不之君奪其地而徙之而弑之是楚亾其義矣楚亾其義而漢因以義之義之者何爲義帝發喪軍中皆縞素傳檄諸侯布告天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其視徙義帝于郴而弑之奪其地爲已有者爲何如也非義耶信之者何與民約法三章卒無煩酷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委蕭何鎭關中以兵權授韓信聽其

[illegible]宜下有建瓴之勢

自爲用而未嘗猜沮疑貳其視背約不王漢關中有功當封印刓敝忍不能予以一范增而疑與漢有私者爲何如也非信耶寛之者何諸將皆謂羽慓悍所過無不殘賊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及入關悉除去秦苛法與民更始百姓爭持牛酒勞軍惟恐沛公之不爲秦王其視屠咸陽坑降卒燒秦宮殺子嬰者爲何如也非寛耶夫楚不義而漢義楚不信而漢信楚暴而漢則寛之智哉爲得其要矣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若寛與信且義者秦之

鹿也秦有鹿秦不能守而漢獵得之此秦之所以亾而漢之所以與楚之所以失而漢之所以得也不外乎是非然當秦楚之際羣雄并起而相爭漢非有强兵廣衆之復加于楚也苟非執是而亟圖之惡能得導窾之勢而取之若反掌耶吁茲其所以爲要也茲其所以有天下也

呂公集曰以寛信義爲秦鹿特中肯綮俾凡論漢高者無能出其右矣至結搆頓挫開爽明快宜遍省山

項籍論

余讀史至秦楚之際時救趙解鉅鹿之圍而數日吁項羽之功亦安可少哉然不可以爲恃蓋嘗觀于其時秦非羽不亡即亡必不若是之速漢非羽不王即王必不若是之易何則方秦之强而威制天下也章邯將數十萬衆新破楚圍趙陳餘以五千人嘗之覆矣方是時雖有智者莫能爲之計而羽獨奮然起而斬宋義拔栅渡河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諸侯救趙者十餘壁皆畏縮莫敢前羽獨乘奮先登軍士呼聲動天地如迅雷奔電飄風疾雨猝然而至九戰而後虜王離降章邯及秦兵已破諸侯咸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此其功非羽誰爲建者蓋秦暴虐民積憤而不能申也此猶陽氣鬱中陰氣結合凝固必盪而爲飄風決而爲霹靂光馳電掣轟震天下然後開其陰而破其積也吾故曰秦非羽不亡即亡必不若是之速方諸侯新立秦之勢猶重兵猶强而氣猶盛也章邯擁重兵于外未嘗挫衂非羽之勢而當之漢安能從事陳留

沙驟馬走 坂苴有璃 焉

滎宛間所向無牢籟也非羽之已破邯軍秦人丙潰又安能說其將降襲攻武關而破入之也蓋未有覩其盜已入內室而猶禦之門墻之外而不一歸以保其家室者未有覩其人方傾吾巢穴而不反軍疾鬭以捍吾根本者特以羽方虜其將而降其軍不暇內顧是漢以之得搗虛乘釁鼓威而前直抵咸陽而受子嬰之符璽也吾故曰漢非羽不王即王必不若是之易獨其殺子嬰而弑義帝則已失天下之義坑降卒而屠咸陽則已失天下之心捨關中而都彭城則已失天下之勢忽韓信而疑范增則已失天下之人此其所以自斃耳不然以秦之强天下莫敢攖其鋒而羽得而爭衡而挫衂之破滅之視天下何所不勝而顧區區于一漢哉然要知其凡力强而不以德義即以羽之功威取天下且不足以爲恃而況不克如羽者哉作項籍論

高伯雅曰意脈氣度悉出西漢故筆徙而調高歸重德義尤正大精確自是有本有源之作

、蔣太僕讀書焦山僧院記

余逆讀輿地志嘗竊謂古人之登貴顯立事功著賢能而聲聞譽于一時者其于微時讀書之地似無所繫乎重輕然往往千百載後人猶追思尋考不忍令其湮沒而必欲表而出之存而識之者何夫亦以吾人今日所讀之書即他日所行之事懷之爲學識而用之即爲事功其學術德行事業文章莫不皆由此出如仲尼諸弟子之洙泗杏壇房杜王魏之河汾鄴侯之衡岳范文正之長白山二程子之黄陂魯臺胡安定孫明復之泰岱朱徽公之武夷陸子靜之象山梁昭明之匡廬李青蓮之五老峰下至今人過其處履其地猶若親炙其聲光風概而懷想之歎羨之爲感動而興起于此昔（文勢如長江大河滔滔萬里而來至此方歸于海）人之所以識之而不忍令其湮沒之意也京江太僕蔣公未弱冠讀書焦山日斷虀啜粥飲水以攻苦力學不出山者踰十許年于書無所不窺及擢第太卿以其所讀之書行其所學由邑令以至冏卿其間若平刑餉士督漕視海泉漁潘黔紂同萬

回抱天然
總結有法

里之外一皆竭忠盡誠爲朝廷布宣德化無忝職命至于家門之內則承歡孺慕不間入言與諸弟百千餘指戚同處共炊未嘗分異所得祿賜悉委諸弟一赤亦不以自私置廣席于一堂男子共食于外婦女共食于內更數十年如一日雖古所稱義門義里不是之過吁茲豈非讀書之效而能本諸身見諸事業入而用之于家出而行之于國者耶曩余以往來焦山數憩石壁峰下僧誾石者進而告曰此昔太僕蔣公讀書地也問其樹曰此太僕當日之所撫摩盤桓婆娑其下者也問其石曰此太僕當日之所往來吟游坐臥其上者也問其水曰此太僕當日之所臨流濯纓汲清泉而烹茗飲者也余時聆其說乃爲之望其山川徘徊其泉石想見其當日之居家出政特行其所讀之書今賢行偉績尚炳然人間乃江山猶在而其人已往能不令人慨然興懷彷徨躑躅于其間而莫能去今公之子副使君坤維將之江右任亟入山特增飭其先人之舊館而後行且造余而詢一言爲之

記余惟公固當日之所懷想歎羨之于其讀書之地者茲有請夫豈獲辭迺遂爲書之而記其說

于石林曰小題而却于大處發議論率筆寫太援引佐據皆冠冕正大宛轉關生茲豈小家數鹵莽于學者之所能望而幾及

焦山定慧寺創建山門記

江[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下京口而灌江于兩峰之間者曰海門[illegible]南象山北則峰壁崷起孤懸江外屹然特立于奔濤之中則焦山也山麓森木萬章蓊鬱繁陰有宮巋然大江湯湯走其下隔岸相向巒嵐層疊如開屏列障日烟雲萬狀于其前者則定慧寺寺由來久莫知其初或云蓋六代時物然亦且千餘年矣中則殿閣崙舉舊藏經貯佛像于其間至于說法之堂棲禪之宇齋庖庫庾僧房客廨溷廁

繚廊莫一不具而山門獨未浮屠師碩庵恬秘而整暇來主是山病其不備思創補之而力未逮乃謀諸闔山諸徒侶將持簿乞民間累銖粒以濟其役久未即就歙程翁蘭頡善士也素仰師賢聞之感其誠求乃發意獨任不假他助于是鳩工名力昉自戊子六月涉己丑正月工始迄功高二十四尺深二十三尺廣二十二尺規模閎壯氣象開遠俾千年闕略一朝補之洵孤林盛事其木甓瓦石以及所有若干漆油釘灰以助計者若干其歙金

若千兩皆程翁洎弟內方氏力也既卒事碩等不忍泯其德悉來告乞余文以記之余惟是役也於山之所成者大辭莫獲乃畧其說如右而俾書而鑱諸石某年某月某日某記

鄒文度曰矩度秩然序次有法是集中簡潔謹嚴文字

摹狀皆柳州筆致

游白雲泉記

巳丑冬初來客吳門與休寧汪楚文歙浦吳星聚茂苑何燕詒放舟從江村橋至中峯泊支硎山下登岸沿溪經上沙訪徐昭法先生舊廬門巷依然而戲垣頹石久無人居爲之慨然遂度橋入谷行山中謁范文正公祠祠外古木萬章緣山被壑悄無人聲時風日晴美初冬猶高秋時山中木葉方半脫而丹黃錯雜相間如繡遂由仄徑登天平山迂回行磴确間數憩危磴然後抵絕壁下而大石欹傾直立皆奇秀可愛石下流泉潺潺不絕注石池中色潔澈可鑒鬚眉蓋所謂白雲泉也坐泉石上衆山遙對如在几案山僧掬泉烹紫霞茶飲之甘液沁入肺腑倦怠之後覺神明頓爽僧云其上尚有石屋石更奇峭余以足倦罷登未究其勝頗甚惜之下山尋范長白別墅僅敗屋數椽而農人治穀其間將覓路向寒山而山中落葉委積高尺許迷失徑道莫知所從訪之樵人方導以路乃度天平山越盤陀嶺過法螺寺至趙凡夫墓憩石磵

寫景如畫

楓林樹下而蕭蕭敗葉落滿襟袖各徘徊延佇者久之乃由放隺亭出石門下山而歸時落日欲沒遠近峯巒紫翠萬狀回望姑蘇在橫凝烟靄中虎丘一塔獨卓出烟外及舟而新月一鈎已掛林杪二鼓至楓橋三君詩成而余遂記之

李先培曰點染叙次潔而多姿讀之覺鮮潤之氣撲人眉宇

鮑西枚曰游記雖小品然非超特空靈之筆每不能姿致此獨擅之鄘柳儔也

黃蓄齋曰叙遊歷瞭如指掌寫景物宛若繪圖行文于極蒼勁中自見嫵媚此柳州佳境也若王半山鄞縣經遊記遜此遠矣

序次參錯

歷落可誦

永寧橋記

丹徒鎮或云古丹徒縣也秦漢時皆邑此孫吳始徙京口然邑雖徙而名不更志舊也鎮當要衝為吳會閩越貢道之所從出漕渠穿其中前岸河後並大江江距渠不百武朝夕與渠呼吸灌注每春夏霪潦自毘陵南入震澤北雲陽曲阿句曲諸邑之水由是注入江海水常高丈餘湍悍怒駛潰冒衝突決堤沒廬舍莫可禦止冬月覩渠涸漕梗則又引江潮以濟古人之邑此蓋禦其害便其利也

鎮舊有橋東西烟井萬家夾渠而居恃橋以通往來歲丁巳夏積雨彌旬月暴漲橋圮東西路絕往來者賃舟以濟或亂流爭涉多覆溺不可救居人患之僉議推一僧醵金與事久之計所醵足辦矣數歲積弗底或曰豈夫財或絀哉抑未得其人任耳曷如某僧可某僧廉而才公而不私公而不私則衆易信廉而才則費省而事克以濟衆悅而從之不逾歲橋成夫一橋耳或累數歲不成或不期年而竣事吁（句有風神）豈不以其人哉先是橋之闕石有落

水中者將葺橋募工没水出之旣出告人曰址虛矣必先其本乃可不然不數歲且圮奚葺爲余安忍匿不告縻若金敗若事哉强之不可去衆以爲紿已更他工葺之不兩歲橋崩衆始思前言余惟衆初能察良工之言必不致圮卽圮苟得其人而任用之亦不致縻財病人曠日持久若是吁豈惟橋哉凡事莫不類然蓋事未有不先謀其根本而後能恒久而不失者良工之言可師矣倘後之人能監夫是而預防之則他日雖有霪潦漲瀑之不時而橋無患矣吾故于書石時具道之以告來者橋經始于某年月日卒工于某年月日石以丈計凡若干人力以工計者若干僧名某工朱姓亡其名輸貲洎襄事者咸列名碑陰某年月日某記

鮑西枚曰此法度之文如程不識之師謹嚴整飭無一瑕之可乘

重建水晶菴記

焦山崒起奔流中環足皆水也山西北峭拔石立下側江干彷東南稍出而有唇普濟寺宮其上寺左有磯廣而袤者幾十丈許特卑下而不高仰潮汐則汪洋汗濫不可涯涘明弘治間僧妙福者募載土石築而高之歲久旣成若砥地然于是剏木陶瓦爲屋凡若干楹而菴之其地曠朗特甚故名曰水晶厥後更歷數傳守菴僧不職木朽者日以橈垣壞者日以毀廢敧傾崩墜僧各散去頹基敗壁蒿榛塞目像設露處風雨中見者惻然久之有僧曰樂一者福之裔系僧慧印之弟子也久客于外一日歸循其階戺仰其莊嚴雜荒礫中莫可辨識慘然傷之不忍俾先代遺勞委諸灌莽乃立意興復乞善募衆裒衣盂之羨而銖累之披榛斬棘撤去敝朽培拓窪隘更謀空迥作月波樓建虛白堂構臨江軒十餘歲乃成益地旣益增而高則勝則益顯而出空明曠敞大倍于前前憑江險俯瞰大川之流滔滔漭漭不舍晝夜波光渾影日相與

蕩漾于簾楹軒戶之間余每過而樂之一日偕其徒來乞而請記葢將以志夫剏復始末書歲月而告後人余不能辭因卽以慨夫吾輩日皪皪塵囂中物欲憂妄牽拘縻羈思脫去未能間一過此輒目開心朗霍爾霧除若絆身之去絲籠獸檻者之忽走郊原皐澤外也今竺乾氏旣靡物欲之累又無憂妄之賊朝于斯夕于斯食飮出入坐臥于斯其澡神浴魄所得于玆菴者不知其當更何如吁吾知其必有以告我也菴剏復于某年月日藏事

于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某記

鮑西枚曰山水空明襟懷曠朗兩兩相遭此中眞味難以告人筆墨間能一一寫出莊生妙致

聶烈女傳

烈女聶姓名含玉遼之開原人父熈之母何氏進士碧山君之女弟也姊娣五人烈女居四幼丁時艱卽隨父徙居京𠩄性聰嫕寡言笑顧獨嗜書史家貧無所得師兄出就外傅歸必詢其所學一一疏解而討論之久忽貫通略無礙滯嘗讀毛詩孝經女史以及古鑑性理諸書每遇忠孝節烈處卽廢卷慨然爲感慷歎慕者久之父母老齒落艱于食晨起必先選米務令極精鑿而後炊以進從不

假手僕婢居恒家範弟昆姊娣燈下必聚居父母前或論古人或述古事轉相折辨以爲常碧山素力古學然烈女片語出多不能難特推服之終日矻矻女紅紡績有不繼纇賴以助滲灑然戒不言恐貽父母憂也少許字同里李某李豪任不檢家蕩沒遠之京師十年來音耗杳絕父母猶守以待丁亥除夕前數日忽訃至父母秘不以聞烈女微察知之卽歛所常製衣裝簪珥散給諸婢僕叩之曰已無所用此矣母覺其異爲多方譬解意若少

隨筆項委　敍默有致

寛者反慰藉母曰事至此兒自是命也幸無傷父母心足矣兒何憂時方劇歳事防少懈夜卽縊寢戶旁而沒是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遺絕命辭二章繫衿帶間詩曰萩水空將日高堂暮景長劬勞羞未報畱取待兒行又曰閨閣躭書史其如大義催見危應授命何得不泉臺越日歛顏色與生時無少異碧山慟其妹死義烈不忍令沒沒也造余而請一言紀其事因再拜嗚咽幾不能出聲曰妹存日識大義每匹余不逮今妹亾吾失一益友矣

秋江泠子曰聞烈女濵死之夕談說如平時偶論及一時要猶曰亂臣賊子何足汚齒頰吁孰知其欲死之念已决于時刻而從容自若不露言色是其于義烈誠天性矣夫藉使其爲男子廁諸士大夫間遇家國君父之難則慷慨赴義殺身成仁有不待勉而蹈者矣昔歸太僕作貞女論謂其女未廟見未成婦死是不當死而死非聖人中行之道余則以謂女既通名父母既許字分位定矣猶士

潔凋反覆　免轉彌生

之執贄于君但未受事耳遂不得稱臣也乎哉盖烈女之死以高明貞亮之資直爲人之所難爲此夷齊之無識而死首陽聖人稱仁者也顧猶欲砥以賢智者之過而少之其亦可以不必矣嗟嗟以一視夫世之當死而不能死偷生苟免含羞忍恥醜然立于天地之間者其賢不肖之相去竟何如耶粤自聖人之教衰廉恥凌遲人倫道息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可勝道得此而砥礪奬訹作起頑頓其有關于世道人心補豈藐小也哉作聶烈女傳

姜仲子曰議論正大而不偏序事簡潔而有法

文章之能事畢矣別有勝者吾不知也

王節婦傳

節婦程姓年十九歸王君採臣五年而採臣沒遺孤女三皆襁褓孩赤家貧無片壤之資居僅一椽寒門歲月以紉績爲生而矢志貞堅牢不可奪有不繼則爨烟屢絕呱呱之聲徹于鄰屋或遺之粟不受曰恐傷吾潔母女四人闔戶無聲楞臥而已久之族有謀爲他計者節婦聞之慮其逼也俟三女臥乃就繩榻傍爲鄰媼所覺奔捄得甦因慰之曰三女孩無知脫爾將何依幸留視之以全其生

勉喻再三意乃已而族謀亦息及三女長俱出適畢則煢煢孤居清操彌篤一室中徒然四壁引鍼絮線門不易啟寒燈孤影對之安然如是者垂五十年

墊史氏曰古貞臣之于其君厥分一定沒身無他死生禍難靡不以之道宜爾也爰稽其類節婦爲近之

鮑西枚曰叙簡潔而能該筆著勁而多腴

施貞烈婦傳

婦施姓名婉貞父子立母孔氏吳之東洞庭山人性聰慧幼習女紅嫺書史年十九適吳門吳翰章五載而翰章沒無子翰章孤傳四世鮮功期之親有繼母在家貧遺四喪未葬婦含斂畢即欲以身殉然竊念身死姑何依無續胤則夫且斬四喪未葬夫何以目瞑于地下因勉以身欲補夫未完之缺然家壁立無一長之可資凡所欲爲皆茫茫未有涯畔且一椽之外無餘隙日或一食或並日食

晝依靈几夜即臥寢其側姑數促令改氏婦泣告以矢靡他姑怒復跪請曰乞容緩須臾俟喪畢也姑滋益怒挈所有去而之他居自是婦煢煢日四棺間影相弔也私自念無以爲日蔬計乃聚族諸弱女幼童于柩前而姆教之賴以謀朝夕而奉養其姑閱五載姑復謀前說往來媒妁勢廹甚婦素怵姑懼不敢再請竊自傷曰悲夫此身不更可待矣適族有舉子而可爲嗣者乃哀懇之而既諾即歸出所節數年脯修之羨以書達其父名諸族戚

情事慘愴

告以舉喪故匳晝既迄以其餘畀嗣子而具素筵二以二祭祖姑及其翁姑一設夫柩前佯食于旁涙涔涔下黯然向夫語曰今陪君止此矣聞者意莫解欷歔至暮而罷遣生徒歸悄然闔戶以綿條縊夫柩前而沒手持絶命辭及自叙文一道曰夫無嗣不敢死喪未葬不敢死不脅吹氏可不死今而後庶無忝于父母無負于吾夫也已時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也

泠子曰聞婦于夫死之三日即製此條繩藏日其上是其念蓄也久矣乃濡忍至五載後而不渝亦貞矣哉嘗觀前史婦人女子之以身殉其夫者頗不乏而獨是待完其夫所未完之事而後就命焉此非烈丈夫之大有才識者不能而婦則從容蹈之而無難吁其得爲貞烈者以是夫

宛折盡致

文情欲絶

文于山曰叙論工潔悽動處只一二言便已累欷不盡洵寫生絶調能不令洞庭貞烈起而欲生

、峴叟蔣公家傳

公姓蔣名鴻堪字肇伯峴叟其別號也潤之丹徒人明御史圖巖公冢子幼聰頴饒幹畧爲博士弟子試輙冠倫輩時御史公多遠宦慮子舍曠乃不携公行而留以家居代定省事公時未弱冠而于晨昏侍問特誠而謹因大慼祖父母心緣是御史公得以盡心職事而一無內顧憂御史公性剛鯁不肯阿權貴人既居臺省其建言論事恒與權貴人忤權貴人忌之乃用他事激聖怒以中傷公竟

傳致之獄欲甘心焉公聞之乃卽日戒途奔赴其難有尼之者曰君少未更事相去數千里外不易達姑少待公曰安有聞父難而顧慮不前者乎遂行時中原寇盜麻沸州府多陷沒道路梗不得通且值嚴冬氷雪沍積僕從憚不敢前多亡去公獨奮不顧身乃穿賊營冒白刃徒步蹐歷忍饑寒走數千里出萬死然後達京師見御史公于獄中隨遍謁諸公卿貴人匍匐哀號長安道上思擊登聞鼓請以身代而爲姦黨所格不得入是時獄吏皆

敘次錯落

淡淡生色

權貴私人廹脇御史公甚幾不有生賴公至營賄萬端得無恙遲數日至不迨矣及除夜漏三鼓下忽傳旨放歸詰朝元旦公曰不可緩也恐有他變即刻出長安門外遄歸中途數遭危難乃從迂道行至家不二月而京都陷御史公因悲憤成疾未幾捐館舍御史公旣没家屢空㽔御史公素廉吏無餘蓄公昆季六人凢百千餘指共釜而食公雖貴公子而素無裘馬豪華之習治其家精勤而儉特于孝友篤世父　亡不數載子若孫三世踵

没僅遺孤曾孫二一甫晬一在腹中公爲之長養顧復與子無異視以迄于成門以內雍穆藹如年五十九以疾卒垂没時惟以立身讀書忠孝遵祖訓爲子若孫諄諄云

野史氏曰聞之子之于父臣之于君二者雖殊其道一也自國家喪亂以來每見世之爲人臣者當宗社崩傾君父危難時未聞有一奮不顧身奔赴君父以救其難者迨國旣喪亡而猶家完然富享不關忻戚戴眉目而與人談忠孝事吁使得聞公

則不知其反而自思厭然清夜意何如也

王稧亭曰忠憤感慨悲愴淋漓似欲藉此一痛寫其胸懷耳

答魏叔子

士嵋頓首久阻越方思仰不可言忽拜手書如十朋之錫發函伸翰乃悉東房令兄以桑梓故罹奇禍令姪與士復身殉父難一時驚憤錯愕越日甫定既而讀兩祭文足下友于之痛纏綿肫篤怛惻眞至令人悽傷不忍迫視中承却聘不改初服益遐心莫邇前哲所稱鴻飛冥冥非弋人之所慕矣至於膚說咨教本希垂誨詎謂過加奬借不棄剷琢俾頑石散木終成廢材若來札云云是嵋之所

望于足下者則有然耳而足下曾嵋之謂乎盍嵋之無似自審已久特荷足下惓惓或不吝奬成之耳雖然是乃重嵋之固陋使不得即聞其謬甚非私心所爲就有道望教誨之意也書往猶希斷削以就繩墨爲至願也比者戎甲滿郊兼以湖山絕遠奉教之日尚未有涯南望江雲引領翠微之峯情何有已因退成翠微山歌寄達左右非敢謂能道萬一然或于足下初懷不大相河漢耳首春猶寒計山中當益甚惟順時珍攝以副懸禱不次

鮑西枚曰交友望益古道眞情謙充乃爾今時之所不易覯者也

與魏和公

客歲出山遠辱垂顧以二十年所想見而不易見之人一旦維舟門巷蓬蓽爲光何幸如之小兒礽祿復蒙縞紵之錫區區感激何可具言但時際酷歊冒熱客之嫌有懷未罄迄茲耿耿尚悵惘也卒業大集其間名言偉論如入匡廬衡岳間既覩高山大澤之奇復覩幽崖邃壑之美所獲爲不訾矣彭石倩至知足下以去秋九月到山卽日起居佳勝深慰遠懷方擬秋冬交造訪鹿門拜趨堂下不謂前月舊患復仍行步艱蹇莫能自前遂令頻年積悃坐此莫酬曷勝懊悵石倩反不揣無文謬附里言思佐一觴知不足存布區區耳別後種種垂刺觸目忤人足下遠深山中立埃𡎺外俯視人世逐逐正如螘垤堪歎笑也令郎姪輩又能傳讀父書克承先志不出門庭而有彬彬之樂求之今昔能幾見哉山川悠邈老病侵尋瞻奉未由軫結無盡山中早寒惟萬萬以時珍攝爲道自愛不宣

鮑西枚曰信手寫去只寒溫語耳涉筆遂爾工

妙

江泠閣文集續卷一 與魏和公 上三三

原缺第三十五葉

答孫思簡

與足下契濶十許年矣中間音問曠跡邈若河漢頃辱教言捧讀若面久而不忘情意綿篤顧僕何幸而沐風儀之不置耶僕自喪亂以來蕭然一室已若無生抱影窮廬匿跡江外既不與世相聞而世遂亦與僕若絶幸賴先人圖史使吾歲時時或為詩數章綴文一首臨摹古帖十許行月以為常興至則狂歌放情發日大江之濱濯足清河之瀾升高陵望遠山臨風悵然躑躅躑躅緬高人之

嚮致誦招隱之逸詩與翩翩也寧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足下于斯謂為然否使還匆遽草草覆上不宜

曾介石曰意與翩翩超然獨遠是中意況可為知者道

寄答周元憲

捧讀教言以來秋霜五歷因循簡嬾未即裁答乃再辱手書耽之慙汗特以僻處多偏窄郵驛之便坐足濶畧遂蹈斯愆惟望廓然廣其推諒茲以區區之誠有欲為足下道者敢莫識進止冒昧以陳願垂察焉頃者四方多故羽檄紛交通明之士所當達時知變遠害全身鹿門妻子隴畝歸耕之候也而足下尚王孫芳草萍梗天涯遠托異邦多歷年所雖大丈夫鴻騫鵬舉志在四方驅車遠邁固

可壯圖而桑梓依依亦所當念故登樓作賦移椰興歌昔人所慨況足下幼妻居室弱女在閨嗣胤尚虛承祧可慮豈向君遊五嶽時耶即日時屆暮秋歲行將盡山川憭悴林木蕭寥蟋蟀依人秋虫申旦覩玄燕之辭歸對朔鴻之南翥江山風物觸目悽感登高遠望回首鄉邦兒女之情有足悲者得無泫然而興念乎倘或翻然革慮旋軫故都鱸鱠依然布帆無恙僕當俟足下于白蘋江上綠水橋頭伐菱芡燒芋栗對明月坐清風濁酒一壺彈

琴一曲罄生平之雅叙疇曩之歡不審足下謂爲
然否書往惟希察省臨楮依依不任翹企

鮑西枚曰筆舌藻秀固六代之雋然一種惓惓
風致情意最能感人

以上數書乃尺牘之類不宜入文集也蓋以其多應酬往復也應酬語多則非古矣

、明處士萊陽姜仲子墓表

前明烈皇帝時禮科給事中萊陽如農姜公埰以
劾首輔周延儒姦貪激聖怒下鎮撫獄考掠用申
救得免死廷杖謫戍宣城謚貞毅有子曰實節字
學在號仲子生有異質以時艱不樂進取謝去舉
子業從事詩古文學總丱時輒有驚人句曹顧菴
王西樵見而歎異之謂貞毅公曰此子他日必以
詩名擅海内未幾貞毅公沒偕兄安節遵遺命奉
父柩葬宣城戍所敬亭山下兄安節守之初貞毅
公以病就醫吳門遂卒于吳君同兄乃督父及叔

父行人貞文二公祠于虎丘千人石上又於崔磵
去祠百武作諫草樓以祀其祖忠肅公于上君守
之日簾閣據几閉門讀書不問外事暇則臨池染
翰灌花埽石哦唫其間以爲常人稱崔磵先生間
出過市箬帽樵冪山衣芨屩見者詫爲異人童子
市傭至隨之指目竊笑弗顧也年踰四十即作壽
藏于兩祠間自製碣銘時名知己二三列坐其上
相與賦詩飲酒談笑爲樂至辨論古今抵掌狂叫

感慷頓挫

一往情深

若旁無人者後先幾四十年如一日年六十三以疾卒于諫草樓下嗟乎當明社既屋每見一時名流巨公慷慨激烈辭壯氣盛侃侃鑿鑿若遂可百挫不撓終始一節以完其大義者迨夫久而更歷艱屯迫于困約僅小屈抑輒志消氣餒不能自持一旦盡喪其生平不爭奔于祿利之塲卽擅趨于貴要之門婾婣骫骳蕩沒其廉耻而不以爲辱者蓋遝遝而是吁求其一抗志不渝修潔令終得完如君者有幾人哉君之子本仔不遠數百里來訃

余買舟往弔本仔等慟涕哽咽再拜稽首而泣告曰吾父未沒前之一月內無日不念先生以不得一見別爲恨遺命表墓文非先生不可倘得之吾目瞑矣不孝等不敢懈願哀以懇于先生義不獲以不文辭按狀姜姓出尚父後世居山左始祖義自寧海徙萊陽遂占籍杏壇里之城南村七傳至本隆公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子五君以國學生謚康惠韜石公琪爲高祖養吾公士良爲曾大父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守萊陽殉節死難卹贈

光祿卿賜葬祭謚忠肅漢洲公瀉里爲之祖考卽給事公埰也君于孝友篤貞毅公沒哀毀羸瘠至夏月衣絮衣不敢揮扇有以節哀勸者卽號慟彌日夜不止事兄恂恂敬謹無毛髮不率處居恒慕倪高士之爲人其書畫皆摹倣逼似尤嗜古法書名畫及彝尊舊物往往樂之忘倦宋冢宰犖撫吳時數過山齋訪以事多所補救然終不言也一日收其所作詩文燔而瘞諸生壙之側曰以此還造化沒之前一日起沐浴肅衣冠拜祖忠肅父貞毅

公遺像迄扶南向坐本仔等泣曰死何足悲得全而歸之足矣遺命斂用貞毅公所賜授室衣曰服以見先人于地下以所著酸心集付本仔俾他日鋼鐵函沉諸井不可以示人也遂卒吾竊以謂君之于世非硜硜孤行一意悍然絕物不顧者也使其得時行志出所藴以展拓其才猷于天下何功名之不可期而事業之不可爲也特以事與願違不得已而寓之于是凢用以消磨其歲月而托沒其壯心云耳若徒以是而盡君固不足以盡君也

君生于丁亥之九月十九辛巳丑七月之二十五日娶郭氏文學未若公女好學知書子男子四長本仔邑庠生次本仁次本位俱嫡出次本任側盛出女四長適太學生顧楷次早卒次適邑庠生周用莰次未字孫男二長諸生震本仔出次來曾本仁出女孫三本仔本仁本位各一以某年月日葬君于虎丘之某鄉某原某字圩之壽藏餘詳志中之石成君志也

京江友人冷士嵋述以付本仔俾表而刻諸墓門

高潛石云序次論議極簡潔而有風神中一段淋漓感慷頓挫跌宕一往深情大似昌黎之作柳州誌銘無限牢騷一寓諸此讀者當求其意

明侍御蔣公墓志銘

公諱拱宸姓蔣氏字東赤別自號圖巖世居京口之丹徒鎮中崇禎甲戌進士筮仕湖廣新化縣令以才能調長沙攸縣丁內外艱歸里服闋補山東益都不數月行取入京考選第一例授給事而以不謂權相抑置御史臺公性伉直負慷慨大節不肯依阿取容其在新化也下車即擒巨猾王大佐之為民害者遠近頌其賢能時楚境寇盜充斥邑舊無城公曰民何所恃乃為設方禁之人心始固

即今所稱蔣公城也涖攸甫三日而藍山寇猝至民洶洶思散去公為部勒其丁壯更番守禦設備有方乃生獲賊魁殲之攸得無恙復捐俸及區處再為攸築城如新化時方在匱絀忽掘地得龍鳳錢億萬于窖以濟其用功始能訖自此攸稱嚴邑焉及補益都益都當省會之衝民五方雜處兼有藩封恣擾素稱難治公至則先折其強梗者繩以法悉斂輯民為之安未一載而內名至行矣民至今謳思之到臺初除御史巡城即抗疏論貴戚田

追惟往事
悲感交來
嗚咽無盡

恭占奪民田斷歸之民隨糾侍郎吳昌時謂其身在選部而爲首輔周延儒苞苴之路其大略謂延儒爲朝廷祟而昌時又爲延儒祟云云及廷訊時公慣言疾聲無所顧忌遂爲姦黨以失儀糾獲罪矣然朝廷緣此遂疑首輔而戮昌時于市公亦直聲震海內朝廷特命以巡按監軍昌密時撫鎮皆黨于首輔公論事剛直率與之忤豨揭凡數十上大爲所忌乃援他事以激聖怒傳致之獄未幾首輔亦賜繯死而朝廷寤于除夜漏三鼓下忽傳旨

放歸未三月而京都陷嗟乎嘗謂明之末造國勢顛危時岌岌矣而一時在廷諸臣咸莫之問日惟緘默自營依附權貴結納聲要以爲根穴黨援未聞有能出一言以憂其國者其視宗社封疆職守如秦越陌路傳舍者然是以國事日非至于土崩瓦裂而莫之救顧其間有憂國忘家慷慨激烈如公者而又爲奸黨所排使不得申其所說悲乎惜哉可歎也已倘當日察納忠言寬其戇直則天下事尚有可爲而無如其不然是以債也公系出東

漢臨江侯房後傳至宋南渡六二公遷潤之三儒里自七世祖德昱公[illegible]公曾大父麓南公大父雲峯公考璐[illegible]隱不仕公生而端凝穎異不類凡兒少讀[illegible]書志孝節義事居恒慕楊椒山海剛峯之爲人恒口之不置篤于孝親沒則倚廬墓傍至骨出衣表與兄秉素公友愛特甚俸入一歸之兄身不私一錢自少至沒數十年如一日性寬和好行其德其族戚黨里如嫁娶有助喪葬有周歲凶則設糜以賑開藥局以療天時之疫創義館以教鄉子弟之貧不能爲學者善行種種莫克具

舉公生萬曆庚子三月卒順治乙未六月娶夏氏封孺人子男子六鴻瑾邑諸生次鴻晉次鴻庚鴻祉鴻兆俱庠生次鴻軫孫男若干子女子三適殷適華適曹于某年月日諸孤葬公于雲陽之嘉山某鄉某原銘曰

烈皇之末國如沸糜外內交迫厥勢莫支大臣煬蔽小臣泄泄公處其間憤不顧私抗言于廷疾聲壯辭感激憤烈以至失儀穀之擊檻同忠異時國

社無何祚以之發齎恨以没九原傷悲原公之心
製此銘詩藏之幽宮永千萬期
朱天閑曰叙事議論各擅其長叙事處錯落謹
嚴裁制得法議論處頓挫跌折綽有風神皆
史遷妙境
鮑西枚曰興懷在昔觸念便生是以感憤言之
痛切乃爾

、鮑母程安人墓志銘

安人姓程氏爲處士惟嘉公子鮑氏太學以忠公
婦州司馬儒林郎雪崖公配而文學周士君母也
程氏系出晋新安太守元譚公後自六代來世多
顯達至惟嘉公以好學修行爲州黨宿碩一日夢
一鶴飛鳴入室而安人生安人幼婉慧喜讀書天
性貞靜不苟笑言處士君甚憐愛之嘗謂人曰使
爲男吾門不其大乎年十九歸雪崖公事姑婞曲
意順旨候覗惟謹大能得其歡心翁姑安之偶不

侍側必爲之不怡故鄉黨間皆以孝婦稱及雪崖
公家中落不得已晰硯田千外以供魚菽有不繼
則安人早夜績紡易滫瀡以助其不逮不肯使或
憂其夫康熙甲寅寇氛入境殘殺刼焚家不能有
雪崖公時隨父客武林未歸安人日奉姑匿深林
中流離轉徙艱險萬千途遇賊欲脱其姑安人以
身障之血淋漓被體面賊哀其孝捨之去亂既定
家壁立盎㼜刻苦乃顛連中遂生周士安人素羸
瘠及强乳子遂失調節以致傷瘵然猶自諱仍力

疾以奉晨昏葢慮遺翁姑憂寖以日深迄不可治時周士甫六齡安人泣謂之曰吾孕爾時嘗法古胎敎遺意及襁褓提擬不敢納汝于邪今巳矣不復顧矣儻他日成立能不忘此意吾雖没九原無恨矣迨至垂没一無他言惟嗚咽向雪崖公曰姑老矣吾不能終婦職佐君以盡其天年吾負君矣君善事之言訖淚潸潸下而没嗟乎嘗見婦人女子莫能知道義至垂没時往往執手欷歔所惓惓者不過伉儷私情難于割捨而巳卽或不然亦以

弱子愛女顧復無人囑其夫者恐他日衣蘆花耳乃今則咸不之及所叮嚀者一惟姑老是念且引咎自責以善事囑夫何其孝而知大義也乎竊聞鮑氏先代世有孝德有攖賊鋒而代父命者矣有負母逃難而不顧妻子者矣有吮疽止痛以愈母患者矣而今又有孝婦如安人者出于其家何鮑氏之孝直繩繩不絶有如斯耶又聞安人未没之疇昔其姑夢一鶴止于屋之北角有頃忽飛去不返旣寤乃痛涕漣洏告家人曰吾聞昔其父夢一

鶴飛鳴入室而生吾婦今吾夢鶴飛鳴而去嗚呼吾婦其不免矣吾之祜薄一至于是孝婦没吾今將誰依乎吁以安人之事其姑而能使姑之感之若是則其爲孝可知也矣葢周士以六齡而安人見背于今三十年矣而猶未葬茲旣得吉壤將謀而妥諸幽宮一日詣余而泣告曰吾失母幼不能備知吾母之賢德懿行閒以請諸父及聞諸黨里族戚者謹帙以丐于先生計非先生銘無以慰吾母于地下敢百拜稽首以請幸哀而許之余旣以

不文辭不獲按狀安人生于順治癸巳年十二月三日卒于康熙辛酉年五月七日得年二十九歲生子一卽周士邑庠生女一早殤後夫人生子二周翰太學生周鼎鼎出嗣伯氏後孫男一應宿周士奉父命以　年　月　日葬安人于某鄉某原某里銘曰

生于德門兮嬪于孝里孝德無虧兮惟母則以雖不永年兮孝則可紀有子令人兮母未嘗死銘諸幽宮兮永千萬祀

頤有章曰始終以孝字爲主縈洄反覆悉歸于是意之所至筆能隨之非廬陵佳致何以及此

書魏冰叔祭文後

庚申冬仲十有七日叔子卒于眞州之旅次既十日其門人王子待來訃余悲愁然若有所喪失悵悵然如在夢寐握王子手往哭之江濱乃赴眞州弔叔子旅魂爲文以告濡墨伸紙而涕泗霑濕莫能道所欲言吁叔子未死前十日自梁溪來過余適余讀書江外艤舟河畔遣伻報余歸留三日夜然後發將之眞州余送至京口江濱別時叔子病始瘥氣餒甚莫具揖與余談猶娓娓亹亹曲事余謂叔子宜絕筆墨簡言論完神嗇思以厚自愛叔子肯余言期來歲二月聚廣陵吁詎八日而竟歿耶叔子居恒事親孝昆季友變急大義礪名節取友必誠必信無苟得吾聞之古人者天必祚今叔子以衰暮年一身去家四千里外死于客而又無功期强壯之親在其側殯旅寺中煢煢惟一傔守其櫬蕭然風雨頹屋寂寥嗚呼慟哉夫士不幸而生于茲讀萬卷書擅絕代才遭時屯艱日惟卧窮山中攻著述出則落落四方未有所展效以死著述充

笥筬而又無一息之徹可為付托吁天之報施善人果若是耶余少叔子三歲凉德無才能寡問學離羣索居偷生活草土間叔子德義氣節學術文章皛皛若是而猶不克享以報若余者當又何如耶雖然叔子德義氣節學術文章聲名滿天下死且不朽天之報施叔子已在于是余碌碌若三者無一可為世道述獨其遭艱棠難煢煢此生與叔子等吁若他日之事殊難問耳文成書紙尾以識余與叔子病有同瘵非苟然也

何古懐云一種交際眞情纏綿篤摯而同心之感意在言外

猩猩說

猩猩智獸也人面二足猿身有先覺能知人姓名及其氏代生南方交趾安南諸山谷中血鮮赤可染毛罽取不易然性嗜酒掩之者則載酒大山中聯結草屐而置其旁猩見之喜欲飲輒止曰是張我也因呼其人名及其祖父痛詈之不顧去已再來則染指嘗又輒去頃復來則呼其羣連臂而痛飲之因大霑醉乃躡屐相笑舞而仆不能起遂縛令自言其血始少甚痛撻之益增多至不能加乃殺之血如其數余曰吁嗟乎惜哉是獸之智而愚者也凡物每苦于不豫知故陷于罟擭坎穽機械如豹虎貙貜獐熊犀象然無足怪者今猩猩既豫知其張我而詈之而不食捨去智矣而復來而染指則貪心萌矣再去則其智猶有存者而更來而連臂而痛飲則智心滅貪心熾矣吁智心滅貪心熾而惡有不為其所焚者哉

姜仲于曰不說出正意覺愈婉切可味大得詩人諷規之旨

素貧說

昔人云貧者士之素洙泗之間門弟子七十人而貧者居其八九若顔淵曾閔原思卜子夏之徒賢甚矣豈不貧者哉乃世之人恒疾之惡之痛絶之若仇讐若寇盜者然甚至逐之以賦送之以文而惟恐其去之不我速者豈貧之爲我賊耶然未見其貧之能賊人也昔韓宣子憂貧叔向　爲之賀而不弔宣子特賢其說而拜嘉焉是以宣子卒爲晉名卿而無所失德季氏富于周公而僭竊不免

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則是古賢者蓋未有不貧而不貧者顧未有能賢者也考之于昔班班如是然則貧果何負于人哉予少遭禍變家以之崩遂蹈于貧始甚憂之而貧益甚作而曰憂何益也乃勉爲之安迨安之久而不覺其忘乎貧矣其間顛連禍難人率棄捐而貧獨相依不我捨去是貧之于我其親愛綿延也滋矣今而後不獨貧之不忍去我而我亦未忍絶貧朝斯夕斯相依以老安其爲素敢逐也乎哉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有以也夫

鮑西枚曰全從貧而樂中尋出一段議論想其胸中浩浩落落自有不同于人者在是以立說措筆見地遂高

或難解

或難主人曰聞之爲膴膏膿華絖繡縠所以澤其身也巍爵膴祿焜𤊳煜聲所以侈其名也蓋書詩者澤身之囮文章者侈名之棨今吾子跂先王之道勤古聖之業口不輟書詩之誦目不弛典史之閱手不已文章之操舌不停禮樂之説窮精德神滑聰耗明揩揩皇皇月日靡寧然而術不鳴于時業不嫁于國衣食不澤于口體聞譽不侈于都邑將子之學有所充行有所未逮與抑非夫賢明者

之業罔達于時而徒爲　貌言以相炫耶主人乃𩕳然笑愀然悲喟然仰天而應之曰子蜩鷽也知槍榆枋而已耳烏覩乎其著天束于近而盲于遠篤于小而闇于大狃于尋尺之限而莫辨乎紘埏若夫大人先生者審勢通時因權合變值古今猶旦暮寓天地若衾幬輕富厚如埃塵芥爵祿于菅草守朴敦玄懷眞抱道張疏六經潛搜幽討虞夏爲歸伊周爲紹粟西山之薇而志所甘服褊毛之服而不爲少所守者先王之道曾不饕富賄而營營所居者賢聖之業曾不歆勢位而逐逐不乖于素不涅于墨不蠱于時不蠹于俗朝歌暮絃徜徉自足若夫晉楚之富陶鄧之蓄金張之貴趙魏之祿恬焉泊焉與之奚欲故顔淵好學于簞瓢曾輿歌頌而絶纓卜商鶉褐以説詩原憲蓬樞而匡琴莊周貸粟以寓言荀況逃讒而立論虞卿著書于窮愁左丘傳經于失明屈原顚頷而騷作馬遷罪廢以史成之數賢者聲名噪于四海聞譽衍于千古行業光于典訓述作秉于鄒魯豈祿祿羞貧之

足尾其後塵區區慕祿之足擁其下隼哉故達者修身以俟時智者安分以從命孟子曰能飽乎仁義者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古之人修天爵而已豈不以其所輕者在彼所重在此耶道不同不相爲謀若子之説時且不知而尚謂其能達也歟是猶以腐鼠而嚇鵷鶵燕鵲而傲鴻鵠巴音而非韶濩之不淫于耳越繡而訾黼冕之不文于目也何異乎[illegible][illegible]以甘爲盤瓚者之以鐘爲鼎而猶望其[illegible]之能光鼎之聲遠也不既悖乎

原缺第五十七葉

此余少時作未免效顰但其初志爾爾不忍沒姑存之自記

飽西枚臣因時合道少壯立志輙已如此老而不渝洵堅貞其操者若華縟典則固其餘事

書李詩蘊文後

余於文自左國莊騷史漢韓歐外獨取東坡詩自蘊李建安陶謝沈宋外獨取太白以爲别集葢二公之言似不從人間來正如嗅羅浮梅觀四明山水聽廣陵散飲康王谷泉啜海南荔枝胸中無一點塵又如毛嬙西子嫣然一顧萬類無色雖未嘗遠人間而其境色致度氣味風韻自與尋常殊也故片語隻字人莫能傚少置一辭便覺傖父世之讀二公詩若文者尙當從人間置之見耶戊子三月十五日書于江泠閣中

林野雲曰如覩宋元畫家卷册蕭蕭數筆超然自遠真可入坡翁小品

春鸝賦

蒼龍令時玄鳥服節勾芒司序姑洗應月于時農祥正暘谷賓蠶桑作榆火新浴沂水禊洛濱葟葵生于澤陂燕麥搖于原陸水黝黝而浮晴山油油而改宿木鶬鶊以滋青草薰薰而轉綠蓊鬱叢林蔥蘢嘉木產茲靈禽祥仁播育聰解慧辯靈種智族玄穀垂裳金繒繡服當令則鳴順候以默情蕭散以疎肆意幽閒而善淑若夫惠風時化同乎仁也合節準序履乎信也雙飛雙止尚乎禮也出處

以時合乎義也羽毛鮮粲章乎文也交交好音諧乎律也去人遠害達乎智也飲谷棲樸乎處也身微聲遠則自鳴其道也若夫丹崖翠嶂青谿綠樹蕭寂巖泉榛森叢薄出谷穿林遷喬去郭丘隅爰止緡蠻乃作谷谷響以傳聲兮亂春泉之璺璺想凄木于巉猿兮怪秋山之唳鶴清聲隱喉佳音在肉甘寂歷以蕭寥兮恣殷遙于巒麓宛綠水之鳴箏兮恍青山之吹竹或清冷以憀亮兮或肉好而丰茸或延綿而要眇兮或宛約而優豐或孤舉而獨止兮或互引而交從總優游而不亂間遲回而修緩鳴竟日以未休忽移時而已換既頻去以再來復遙連而虛斷至于依幽谷只肥遁響空山而獨吟遠集龐公之隴深投蔣詡之林高隱宋纖之壁閒棲北郭之陰其性爾也若夫修短洪殺清濁疾徐乍離乍合若有若無抗而復墜歛而再舒情與百出意狀萬殊非絲竹之能擬詎夔襄之可效每稠集于山林特稀踈于塵闕寫綃縠之來加直高翔而遠蹈固隨光之執友而園綺之同調執

烏忽以偕吟引蘇門而共嘯者也

鮑西枚曰托物比興固鷦鷯乏巧類也然辭特丰茸而饒姿致

汪楚文曰筆合蘇秀舌吐英華讀之殊覺有芬芳之味

此蓋律賦宜入駢文不宜入古文

霹靂琴賦

桐菴周君囊琴于壁一日坐余而鼓之鏗然之來噌吰其莫可遏余怪而詢曰此桐產海南深谷中為霹靂所灾樵者欲蘇而以粟易之遂斵斯器余始悟夫木之飽夫風雨雷霆之聲盍胎乎性者也此與柳州之說趏道人者復何以異安見古今事之不有相類者曰而既優之盍一賦諸遂綴所由而用玆韻辭曰

惟高山之椅梧兮獨矯矯而忘年挺冰雪之封沍兮凌霜風之厲堅含日月之光華兮沐休和之紫烟拔高榦以垂雲兮托孤根于危巔鳴泉出而瀉其趼下兮翔鸞集而棲顛聚鼪鼯以宵嘯兮叫猿雌而晝懸本嶧陽之孤桐兮何為乎產海南之極邊豈良材之欲奮兮不泉銎之終堙乘天造之草昧兮出震電而興焉走霹靂以迅奔兮雜風雨之回旋既能吟而谷應兮亦瀑吼而崖顫羌中飽其佳音兮獨成之而自天斵孫枝以屬木兮備琴德之優全逸響浮徽清音載絃雷風凄激秋水潺湲橫高霄以颵颯兮觸天籟而鏗然揚白雪以嘹亮兮吐清角之嬋娟高山喬嶽流水長川湘西之浦海南之偏柳州任昔周子今然托靈根于殊域嗣清徽于往賢倘筌忘而魚得斯曲盡而心傳

鮑西枚曰賦學亡久矣讀此乃復聞漢魏遺音

西湖遊記

西湖之盛昉自唐迄宋而明名爭海內久矣曩余兩至湖上値兵戈亂殘之後名園廣刹花樹亭臺踐蹂狼籍不堪其衰無足觀賞近聞培葺頗復舊觀思欲一往而逡廵未果昨客吳門友人鮑子西枚風期閒朗韵致高脫招余買棹武林遂卽欣然偕先培筌村燕詒于三月六日發舟晚宿石湖厥明從吳江循七十二橋至平望遇快風緣湖行七十里長溪葢太湖之委水入三泖者也是日遂止

烏鎭次早乘長風未及午巳踰練市越塘栖而及松木塲矣乃登岸寓湖堤僧舍時日尚早卽乘輿過斷橋至孤山登放鶴亭拜林處士墓是日西枚尊公雪崖鮑翁暨弟默泉亦由歙下桐江來至湖上不約而會洵奇緣也翼晨迺共棹小舟從問水亭過長橋沿南屏山經雷峯塔而西至淨慈寺天微雨遂回舟穿三潭至湖心亭立亭上望湖西諸峯烟雨濛濛微波演漾一米家圖也雨少止乃過岳墓謁忠武王廟遵葛仙嶺傍內湖而歸明旦更挐舟涉平湖進望山橋向北高峯入靈隱山中登飛來峯憇冷泉亭上各濯巾飲泉水散坐倚立者移時欲往天竺未果回次玉泉觀魚魚皆五色沉浮水上忽來倏去悠然自樂投之果爭攫之不復畏人云此皆百餘年物次日自清波門外南行訪宋故宮遺址一望荒莽皆野廬田舍無復有知其處者大爲愴然遂直南高峯而行過風篁嶺道烟霞石屋尋龍井問昔東坡訪辨才處廹暮泛扁舟而反于時落日湖上烟波淼淼回望南北兩峯俱

在浮嵐紫翠中莫可名狀遠寺晚鐘復遙從翠靄間出顧而樂之不復知身在人間世也是夕天無纖雲月朗甚城上譙鼓忽已三撾遠近居人眠息已盡而狂興頓發乃出度斷橋徑長堤而湖色澄鮮白澈如鏡于以散步玩望堤上不覺達曙翼日則乘肩輿由蘇堤栁下達花港入山行碧巖中幾十里出谷忽歘瀏奔流而下乃錢塘江也自是逆江泝行望隔岸越東諸峯參差蒨叠皆了了在目輿人謂此皆剡州山也將十里復入谷行山中松

杉藤竹叢密蓊欝穿徑屈曲而入者又五里始抵
山麓寺在山翠微爲蓮池大師修靜處因捫蘿而上止洗心亭少坐復
登兩山夾起約高數百丈竹木森蔽非停午夜半
不見日月時巳日高舂遂留宿山中次早反湖上
旦日起復入清波門登吳山造絕頂俯覜其下左
江右湖限界吳越洵古今阨要處因徬徨者久之
而下越日買舟遂歸吳門茲行也同遊者雪崖鮑
翁洎其弟默泉李子先培鮑子西枚吳子篁邨何
子燕詒及余七人

王禊亭曰序次雅潔于人難以形容處而輒能
形容之眞畫工筆也至其風姿宕逸尤令人有
不盡之思

、文學朱公家傳

公諱煒字上升姓朱氏蘇之長洲人父崇祀公名
希文爲諸生以文名噪江國間故一時知名士多
出其門子四人公爲叔年十三而崇祀公沒公幼
聰穎讀書能過目不忘少補博士弟子遭國變棄
去諸生服隱居自高不慕榮貴生平澹然無所營
惟特于孝友篤每以失怙早不及事其親風木寒
泉之悲時切于衷歲時朝暮偶一思之未嘗不嗚
咽流涕也配華孺人名家女嫺詩禮識大義既竭

誠盡敬以事其姑復能以安貧退讓成公友于之
好至于拮据捋荼艱辛集蓼尤能力勤儉以助治
于內由是閭政修而黨里稱賢能焉早卒析箸時
公于先人所遺一不之問歷數十年而昆季友愛
如一日盜刼伯兄家誤入公舍脇公導入兄宅公
不之應至被重創瀕死終不言盜散去兄得全伯
兄以無妄被奇禍繫金陵獄公聞急匍匐往救之
危迫之際幾蹈不測爲營脫百端事始解同逮者
十八人皆極刑而兄獨免妹婿錢道官賦千餘緡

無所出乃遁去逮公妹庭追公念妹手足鬻所居千金產爲代輸家由此落然未嘗有怨言德色也從姪某積歲負官逋避匿于外公爲謀措俾得完然後返若居恒喪葬之有給嫁娶之有助字孤卹貧無歲無之種種善行難更僕舉公年六十諸子將陳笙醴名賓朋爲綵衣之祝公遽止且垂泣曰爾祖見背時吾少未獲承顔膝下盡一日之歡以養其親今幸年六十痛念先人之生我劬勞無由將報安忍今一旦享子之奉而忘其親也乎哉況

吾于宗祠之曠闕者未能舉族戚之顛連者未能周卹而爲之所均吾責也是吾之有大願而莫能酬何慶之有見等他日倘能不忘吾志而補吾闕則其爲孝莫大也已何今日之稱觴爲迨公既没公之仲子孝廉君冀遵遺言爲剏祠以妥其先靈置義田以贍其族戚之孤貧而無告者皆一一如公志而補成之公素澗達饒才畧尤廓落無他腸遇不平事輒面折之不爲避故人莫敢干以私姪與在史館垂二十年公不易及其門云

野史氏曰孝乎每見世之世家大族賞膴盛醼集而享祀則怠而不豐廣第宅闢園囿聲伎滿前而宗祠俎豆闕如居則羅珍錯厭粱肉出則裘馬翩翩而族戚無被體之衣蒸藿莫能謀一飽者蓋遝遝而是吁若公者可謂能知所重輕矣而孝廉君又能不忘先人之言繼志述事以成其孝非善事其親而養其志也乎

鮑西枚曰叙事繁簡合度末雖有激而言然規時砭世大有切乎風澆薄俗之徒似非苟作

者也

原缺第一、二葉

擬古樂府序

擬古之業當求其眞設身處地黯然深思擬領之久神境自合非然可無擬也若夫假其題而臆其說恣意放言無復顧問吁本旨悉乖尙何取焉他無論即以太白之才往往坐是遂至衆聲習譌莫考厥旨獨于名目取覩不已陋乎間有作者少解此義又不能深思篤詣設身處地以求其眞本既不合聲亦自離嗚呼惜哉徒得其毛髮眉目郛廓梗概芻靈木偶已耳如關陝人作吳語雖極力彷彿

肖似終帶秦聲巴渝少年唱霓裳羽衣序自不離傖父習氣鸚鵡學人言者餘音綿蠻尙是鴃舌皆不足爲擬者也吁夫古樂之亡既失其聲古曲之非復謬其義音聲之道不幾乎熄哉此隋文之亟賞其正吳兢之力辨其譌而擬之者可無所問其眞哉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于鱗言之得矣讀樂府者皆當通是義也

鮑西枚曰感慨古今綽有深意似非徒然作者

王翁恒吉百歲壽序

歲己丑冬仲爲恒吉王翁壽百歲蔣君亦厚介其子嗣萃來再拜奉書幣丏一言以佐其舉觴之辭蔣君曰翁先世有大理公光遠者由高平扈宋高宗駕南狩遂卜居于京江之白沙至翁凡二十餘傳矣翁少讀書有大志遭國變遂棄去以岐黃術業其家曰是猶可以保身而及物也翁爲人質實而渟渾若不知世有機變事者能博通素問養生之道今百歲而神明不衰五官精察尙健飯奕猶

與人角勝負步行十餘里不假杖語言動定如四五十許人余聞之曰猗與休哉是人之瑞也夫是人之瑞也夫禮百歲曰期言人之所期望在是歲九十則天子就問而不名有君命則使人受益以其人之不易見故隆之重之也若是況百歲者乎大凡天下之物不易見而有時見則謂之瑞天之甘露景星慶雲天之瑞也地之醴泉河圖洛書地之瑞也鳳凰神鵲則鳥之瑞麒麟騶虞則獸之瑞岐穗之于穀芝房連理之于草木皆不易見夫

物不易見而有時見則謂之瑞人而百歲豈易見者哉則謂之瑞也夫誰曰不宜歷稽邃古惟三代以上人多老壽如黃帝少昊俱在位百年帝嚳年百五歲堯年百一十八舜年百有十禹湯年俱滿百古公百二十王季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殷中宗享國七十五武丁五十九太公望年百三十六召公年百八十畢公亦踰百歲是皆班班載之史册可考而知者逮乎後世則有不然帝王公侯未聞有能百歲者人生七十即謂之稀耋耄者少期頤者尤不易見此豈古今人之有不同與當亦其氣運之衰於三代遠人心之不古若是有以致之然耳今王翁則淳渾而質實不知世有機變事且博通素問養生之道夫淳渾則真未嘗漓質實則初未嘗鑿宜乎不知世有機變事通素問養生之道則安常而處順於三代不徑庭是今之人而能存古之心者今之人而能存古之心則今之年有不古之年者哉吾意翁之壽殆不可以數算計則他日之爲太公爲召公者俱未可知寧僅

區區稱百歲瑞而已哉余益將執筆以俟其至茲姑書之而以爲券

何雪岑曰作壽序考古訂今剏立意解悉有援據不爲一切夸辭諛說所染固文之大雅不羣可藥時風者

立論根據而博大遂

施母張孺人七袠叙　代

夫臣之於君婦人之於夫道一也若然是節婦之與忠臣義當並重而考詩書所載僅衛風栢舟一篇為聖人刪詩之所不忍而他殊不概見豈婦節之事古亦不多有而聖人特取此以存天地倫常之重且大而為後世之所觀法者與盖婦人之德在于節節則能貞而恆竹多節者也歴嚴冬冱寒而色不變松栢多節者也雖風霜氷雪侵陵戕賊庶草衆木皆萎落而松栢挺然獨茂傳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盖聖人作易而必以婦人之德著之恆者夫豈不以婦人之德之節之貞之能恆久而不已耶施母張孺人吾姊也年十八歸施君博如期年而施君沒時姊年十九耳稱未亡人上無翁姑下無嗣子大姑篤老而病煢煢此生自顧茫如亟欲以身殉親媚覺而解之曰大姑在倘失養所天能目瞑于地下耶由是遂赊其死然竊自惟苟無嗣則夫之宗祧從茲斬矣自吾之責族又單弱無可嗣者乃遠乞之

吳門疏族子希平以為繼喜曰今而後始可以報吾夫矣未幾大姑沒益孤無依喪葬畢即反吾家依父母吾兄弟二寡妹以為朝夕其嗣子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娶婦且抱子矣姊六十時荷聖恩建坊表節猶承顏稱觥獻綵以娛親者無何沒孫復殤姊悲傷慘切幾不有生幸再得吳門之族孫某以為之孫然後少自寬嗟夫是吾姊之為施氏計者心亦良苦矣盖吾家邀祖宗德蔭兄弟六人五通朝籍但骨肉之間每多闕陷女兄弟四人而婺處者輒居其三數年來弟昆姊娣凡十人忽忽遂亡其半人生幾何堪此凋落幸吾姊康寧考壽為吾兄弟姊娣之長茲仲春上浣當七袠初度計作未亡人已五十年餘矣族戚黨里躋堂稱祝然試思吾姊此五十年間區區以一弱婦人上無所扳下無所托茹荼吮棘孤苦流離頻遭摧折則甚矣吾姊之艱難之不易至此也　究推理數剝復之道屈于彼者必伸于此若姊之遭屈已極矣而今固伸之之時即向所謂歴嚴冬冱寒氷雪風霜之

仰叔向賀
黃柳州賀
火意而闢
鍵謹嚴

後竹松栢挺然獨茂而色不變易恆其德貞恆久而不已者顧不在是與吾知其自兹以往孫之充大其門閭吾姊之爲耋爲耄爲期頤可操劵而待矣脫不然倘或今今日者吾姊卽白首偕莊兒孫遶膝不過如恆人家之家慶焉耳矣爲樂一時焉耳矣顧安得此旌門表坊烏頭綽楔而赤其角炟赫黨閭播之遠邇載邑乘光史册如栢舟之詩之傳之不朽也耶是天之所以折抑吾姊者固所以成吾姊之節顛連吾姊者正所以彰吾姊之賢也

向之不幸孰非吾姊今日之甚幸與尚書洪範次五福一日壽吾姊當之矣苐書以承乏中朝越三千里外莫獲躬親走慶歉恨難安用是聊藉里辭達兹私悃喘郵馳致爲吾姊佐一觴焉

蔡九霞曰作壽文者一切爲頌禱虛諛之辭所以非套卽俗此獨能于頌禱處無套言諛辭處無俗意是皆其學識之博雅手筆之高超故不爲凡庸所棃昔人謂歸太僕壽文逴逴宕逸多奇以此槪之何必古人

日省篇序

己丑冬余客吳門何子燕詒介梁溪華君秉鋏從百里外奉其父肅時公所作日省篇造余而丐爲之序因再拜稽首而言曰此吾父易簀時所囑以求宿碩隱德君子而能文之一言以附不朽者也有年矣未得其人遂以迄兹今先生適至止于斯然則非先生而誰屬故敢冒昧百拜以請余受而卒業焉何子曰肅時公生而有至性孩提時卽端謹不苟言動長力學自修少從伯祖鳳超公講學于祖祠每至忠孝大義處未有不肅然起敬者曰

此子臣分內事敢屑越乎鳳超公喜謂其父起勤公曰此子可畏他日吾家幸有人矣盖鳳超公嘗受學于高忠憲公攀龍之門稱東林巨儒國變後以抗節就義殉國死難不屈者也鳳超公既沒公亦謝去舉子業足未嘗越里門僻村塾中以硏田供菽水其孺慕友于之篤皆出于誠然居恒則孤介特立淸操凜然緼縻藜藿甘于自處而怡怡然惟門內之修余既聞何子之言益再反覆是篇其

結構之處皆關合有筋

間之檢約身心躬行實履內而天地鬼神閑邪存誠外而人倫日用推己及物皆有切于世道人心之重且大者以之質何子之言洵不爲誣始悉昔中憲公沒鳳超公曾繼起而發明高氏之學其論爲學有居謹吸時常自收歛常自鎮靜處閴寂地常自震懍常自生發此說爲吾黨之所誦法者久矣今肅時公受學于鳳超公是亦嘗繼鳳超公之後而發明其學者故作爲是篇旣以自治兼以及人是又皆不外鳳超公之學而特爲發明之者可

不謂能不辱鳳超公之知者乎昔曾子以三省日省其身而傳聖人之道今篇曰日省葢亦本其意而名之吁其所以屬望于吾徒之操存而進修者爲不淺矣可忽視乎哉

鮑西枚曰立說布辭條次得法于喫緊處尤縮結不漏涓滴非老手蒼秀之筆不能

吳篁邨曰回環抱合意旨暢達洵長于叙事者也

○種學堂詩文集序

才之生也不易古甚難之矣然亦有小大之殊本末重輕後先之各異要在舉選者之明于擇別差次而軒輊之耳葢三代賓興之典德行爲先才能次之文藝又次之是文藝者興賢之末也今以科舉之文取士而士以科舉之學應之則其人之賢不賢才不才不問也顧其間豈無卓犖魁壘幹畧出羣之士舉莫或暴其所長文辭一不當于有司輒屏之而不以錄吁此豈國家選賢任能先大後

小重本輕末援用人才之意乎夫國家造士本冀以澤民致君內而弼亮治化外而保綏牧圉因其小大而器使之非徒欲以雍容于文學辭章之末服儒者之服冠儒者之冠言儒者之言而已也今概莫之省而惟是之是圖將不謀其本而謀其末豈非是所舉非其所求所求非其所舉猶之乎網魚于山獵獸于澤欲騏驥之行千里而日困其足于鹽車之下也已章君聖可天授既邁更益以淹傳之學故其才畧捷給而通贍遇事則果折而無

留難此誠卓犖魁壘幹畧出羣之士固才賢之本
而所謂重者大者也乃數厄于衡文者之手使之
沉湮扼抑于茅屋之下天驥上駟莫或騄之康衢
用是恒邑邑不得乃去而絶大江濟淮泗徧大河
南北走中原當日之所戰爭蹂躪之地復轉而由
徐兖道青齊踰泰岱而北客於燕其所至登憑流
覽追惟疇曩徬徨躑躅于旗臺戰壘斷戈遺鏃之
間者則發憤而作爲歌詩古文辭以抒其懷蘊而
寫其感慷鬱積牢騷不平無聊之思噫意可知矣

久而卷軸溢笥篋將謀諸梓乃不遠數千里外馳
書而來問序于余余惟君之才豈當以詩古文見
者哉詩古文其末也今客燕燕旬昔昭王築黃金
臺以延士地也臺猶在儼國家招賢而圖國事不
先本于其大者重者則已國家招賢而圖國事必
先本于其大者重者則是捨章君輩其誰耶吾意
黃金之臺將必自愧始矣而尚慮國其足也乎哉
章君詩取法高不肯墮中晚文則一出于韓曾而
復能自爲杼軸者湛深博達即末事亦寧有不足

于出以驚人而名當世者哉予托君交游末素稔
君才者故特爲論次而筆之于簡端如此

黃宿林曰指陳制科得失切中其病想其居恒
遘識偉見龠遇題而發洵文章家之有關經
國者也

記時自况
舊意深淡

送文止上人歸廬山序

天下有甚害于吾徒而為吾徒之所距且絕焉而不道者乃究之又若相通焉而甚近固可與吾徒相屬發而旁參者佛是也夫佛之道其心清淨其性寂滅其法無為舉凡情身物欲一一皆歸之幻空解脫而無有也故能作而超乎埃𡏖之表蛻乎形骸之外識夫眞見夫性耳非若後世之謏其說誕其行愚其民蠹其俗言幾埒吾徒之籍法幾半天下之民者也乃知其賊吾徒而為吾徒之所距且

絕焉而不道者佛之僞相通而甚近固可與吾徒相屬發而旁參者佛之眞也由是以推佛之僞雖重可排而佛之眞則有可味人苟能見夫性不惑其欺識夫眞不受其妄又何所病于佛哉故韓文闢佛者也而高閑令縱大顛之不絕歐陽文忠距佛者也而惟儼祕演法華僧之數有稱葉石林曰五季之亂英奇瑰偉倜儻貞亮之士不克自見于時爲才卓識無所試之乃去而蘧廬蜉蝣于浮屠空幻中以寧靜澹泊其心志如雲門臨濟德山趙

州數十輩皆其人吁彼數十輩者豈甞于是而不之顧耶亦以其不際于時莫行其志而獨是之有可與吾徒相屬發而旁參者故寘身之而不疑焉廬山僧文止居廬山中冬夏一廬性閒曠能詩遊于醫曰不談浮屠之言而善爲旁通之理以與吾徒相觸發固卓然遺世而特立脫然去俗而不涅者其居山也以時出而遊于四方也以醫其謁吾徒而來請也以詩投之物夷然而不屑夫如是奚其害既客吳一日者有丹崖翠壑之憶將歸焉而

決于余余旣多止之能詩更喜其識夫眞不受其妄潔夫已無待于物與高閑大顛惟儼法華雲門臨濟趙州數十輩大有合者于是乎于其歸也作而贈之以言

椰逸長曰借石林説代寫其意論懷叙心具見

言外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黃蓄齋先生文集叙

曩余處江外時即聞有黃君蓄齋者善詩古文辭以遠未及晤已丑冬客吳遇竺塲文君萬通始介余造其廬留連信宿因誦其詩讀其書乃歎其所見不異于所聞自是時時往來或竟日譚或止宿齋中與下上其論議有不合處未嘗不各爭其是已而論定則又復怡然悉相安于其說葢君之居恒事親孝篤倫常敦族戚扶危振顛曾莫之懈然少負才有異質弱冠攻制舉秇即以文名噪江國

間顧其性特伉爽多大畧而英岸之氣迸迸不可一世期遠志大謂科名可戾契致而事功可旦夕就也未幾遭奇禍凡歷顛危禍難于憂患之途者幾十年所已而事白而曩時剛銳之氣亦少少消退而貶抑如讀老莊書而深有味乎其言者也于是歸即謝罷一切閉門端居棄去舉子業一意專古文歌詩以自道其所欲言年幾五十例當貢舉對策天子之廷辭不赴第謀其所以著書立言以自表見曰不有得于今時或可名于後世其爲文喜論人物臧否以及古今治亂興亡安危成敗之故推原究竟務于人之所莫或言者而特言之發揚抗厲時時欲輘轢古人出以獨見必得其人其事之要最處而一發中之否則可無作也與人談娓娓不能自休若駕騂騮走康衢揚風帆出大海外取粟太倉而瀉瓶水于高甍之上一注之于地下者也一日甲乙其詩文而屬余序余曰嗟乎夫士惟懷才莫售不得已而後舍諸山林立言著書以存其志君今既登薦剡將對策明廷不可謂不

信筆書去何等風神

售矣而顧自抑之使其才屈而不究其用是干將鏌鋣韜諸匱而莫試雖其志或有在不可得而具知然余則獨惜夫以君之才英奇瓌偉濟用之艮不爲之述其措施而僅一見之于其詩文爲可歎也因其請遂爲之畧道其生平者若此

文情嫋嫋

鮑西枚曰行文運筆別有異致非膚談膚論所能置其一辭者

有建瓴之勢

9 吳篔邨詩序

古歙吳君星聚生十九日而父歿母翼之家孤傳三世惸惸襁褓中藐孤一息耳幼清有俊才五歲知好學然歙遠邑于山人罕至既內無功期父兄之養復外鮮良師友之教益是以每多曠俟少長又叠遭荒喪家遂落未弱冠即自奮曰人生鹿鹿跼蹐鄉里間不一見宇內名山大川通都廣邑爲學而無碩德巨儒偉人傑士以開遠其襟期通廣其學識徒區區守尋尺此所謂斥鷃莫覩鵬霄井鼃未游江海醯雞處甕盎中何由知天地之大宇宙之廣且遠人物之有卓犖奇偉拔類絕羣不尋常者也于是去而北走燕趙之秦晉覩都邑之壯麗出塞觀其塹山堙谷阻險阨要處以訪求前代中原所以戰爭用武之地然後南浮淮泗泛洞庭彭蠡而下三江臨大海盡楚吳閩越之境足跡所屆幾歷天下大半其至處必登憑高遠于以想見其當日之興衰成敗安危喪亂之由而爲之徬徨躑躅留連感慷有所觸不得不寄之于詩歌至所

遇賢士大夫王公貴冑以及奇人偉士匿跡高抗之流往還贈送莫不皆見之于其言然特往往有目空不可一世之意若平居山林池館歡游讌讌則又極蕭寥散遠一道其性情而已故爲漁洋王司寇所賞其贈詩有云黃山奇秀甲天下吳大名高第一峯蓋實錄也已丑冬余遇之于吳門時君年方壯未及强仕聽其吐辭慨慷傾蓋間即露肝膈余意其負此良材爲時有用之具他日之爲屈爲伸未可期料若詩所云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者非君也耶惜余老不及見耳一日奏其詩若干篇而問序于余余讀之乃知其君之所以爲君者其在于是因次其說退而書之簡端

鮑西枚曰豪舉懷抱縱筆直書一放千里然開收頓挫仍不失法制是文之以氣勝者

何燕詒曰落筆蒼莽遂令楮墨間如聞悲歌感慷之聲

愛山堂詩序

士有置身巖壑傲然以高達自命而其心則日營營于富勢弋名賈利而借以爲壟斷之階者則處士盜虛聲也有居闤闠立五都之市紛紜交貿而其心則清通散朗超然抱物外優游之樂者蓋混迹以托身也之二者之不相謀久矣汪君楚文歙人也忠誠質實不樂浮澆少攻制舉甁不妄交于人家貧耕研田以食久之滋困乃謝去修積著理以庇其身出則操奇贏于市入則退而鍵戶獨居

篝燈夜坐讀書哦吟一室中不轗也喜爲詩詩甚工清淳雅正一本諸性情多游賞林泉之作然不涅于時趨而隱然有卓俗拔羣之致吁此誠吾輩中之不僅見而謂非混跡以托身者耶昔歸太僕嘗云今之爲士者其好則賈而已矣余因以慨夫君賈者也當一于賈而日謀賈者之事以專其職今反若蘧廬蟬蛻而日孜孜惟讀書哦吟之是亟吁夫豈非身闤市而心文學外貨利而內詩書以視夫世之爲士而有賈之心入山林而不忘富勢

託斎有在

之營營者其相去豈特億萬里遠而已哉余客吳交吳子篁邨一日介君持其詩名愛山堂者屬余點定而弁言之余既賞其詩復高其志以爲今天下之人皆士而賈而君獨能賈而士此吾輩中之翹然特出而皭然不没于泥滓者也不亦大可重乎乃爲之筆以引其端云

鮑西枚云命意修辭潔回反覆具有深情

原缺第二十五、二十六葉

周母冷孺人七十壽序

昔孔子删詩二南二十五篇而其詠歌婦女之賢者則凡二十有一是中閨内閫之細行苟有關于家國天下修齊治平之大者聖人必采而著之以爲敎故詩三百篇而關雎冠之首不獨葛覃卷耳采蘩采蘋樛木小星天子后妃以及諸侯夫人大夫之妻賢淑在所必錄卽汝墳江漢雞鳴昧旦士庶人民間匹配之賢能亦聖人删詩三百篇之所不廢由是以推則聖人之于婦德誠重矣夫周母

冷孺人爲文學漢升公配公少嗜學能文章弱冠補博士弟子卽著有聲譽然鮮昆季太翁華國公春秋高倦于勤家政一委之公公時方攻舉子業規進取不暇以兼而一切出入管鑰悉孺人佐之理孺人賢而才旣盡心諸務而纂組烹飪亦得以不廢其事尊章也不硜硜于洗腆滫瀡一惟先意承志用能得其歡心諸姑娣姒族戚之閒數十年靡一閒言御下則寬而有制無疾言遽色而人咸憚不敢犯性不樂華侈而衣皆布素勤作勞苦必身先之由是家貲以豐馴及昌大而人稱素封矣初漢升公艱于嗣孺人患之爲置簉室者數輩撫愛之若婦姑然平居樂善好施與聞有利濟事必力贊公成之吁以孺人之賢能使在三代盛時民間士庶人之匹配有能如是則是婦德修完化行俗美觀問所及自當爲聖人采風之所不棄其去汝墳江漢雞鳴昧旦之風爲不遠矣惜乎其出于今未有能表而彰之者而令其徒汶汶于蓬茅之下也孺人有丈夫子二公沒後皆敎之以成女二

均擇得其人而嬪今距漢升公沒十餘年矣而其大綱仍綰自孺人茲甲申之七月下浣爲孺人七十初度其子長太學君昌基次開基將陳笙醴召賓朋爲母夫人壽先帙其行畧造余請一言以爲之侑余曰君將壽母則當問之尊官達人巍爵膴仕聲赫赫而勢彰彰者以焜耀而光寵今不彼之之而顧鰓鰓于野老布衣丐草士之言以榮其親無乃左于計而拙于謀乎曰非然吾居恒以富貴利達之習中于士大夫之膏肓而莫之砭今一旦

復尤而效之是踵陋矣可乎哉惟布衣修潔之士進無所欵于人退無所屈于己然勢卑力微無所係于時之重輕而獨是文章之權特操之而未嘗墮爲富貴利達者之所莫能奪吾乞吾文已耳遑問其所謂貧富貴賤哉且竊以爲世無久而不敝之物石確也有時而泐金堅也有時而𣿖獨惟是文章之存爲能莫朽余聞之而達其說曰吁甚矣哉二子之善壽其母也詩閟宮稱壽母而頌以旣多受祉黃髮兒齒煌煌六籍迄茲垂二千年餘而

莫能没茲豈非其所謂不朽者耶甚矣哉二子之善壽其母也則母雖汲汲乎其所以表而彰之者在是余猥以陋朽辱不鄙棄是不能不修其不文之辭以次乃說而昇之俾蹌而進一觴焉

鮑西枚曰文有本原有關係通篇雅潔而剪裁得法不媿大家于壽文中尤不易得

蔣省非六十壽序

夫造物者之生賢德福祚之人雖曰山川胎孕而必本于世澤之修培儲祉旣深夫然後鍾靈毓傑賢德以生福祚以集他不具論卽如虞夏之德積功累而後在位商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而後湯文武乃興起焉是其成之者雖在今日而其所以篤而基之者則在于先代之培垂此雖不當槪之恒人而要其理道則固未嘗不一蔣翁省非爲明侍御園巖公孫文學肇伯公子生而卓犖饒幹畧

居家敦孝友門以內伯叔昆季子姓凡千餘指雍雍然無反唇而稽者若完婚資嫁給娶婦以終其飾助喪葬以全其孝皆所樂爲初侍御公没家中落翁蓄租括茶極力挽戈以致復熾及與伯兄蔗源翁先後獲雋南省譽望甚盛翁則一赴公車不復再往曰何爲僕僕長安道上歸卽泊然家居惟訓勗後人以繩祖武黨閭間有寃抑孤孱不能申直者雪理之禍難糾紛不能開解者排決之至于引渠葺塗周荒濟藥育嬰施櫬種種利濟難更僕

擧叅翁之爲善不務居名故人之知之者少加恩未嘗責報故人之感之者深此古人中之所難能者而翁則樂于有爲吁非天生賢德能若是乎叅侍御公在前明烈皇帝時值天下多故公侃侃立殿陛間昌言正色不辟權貴由是直聲震海內致觸聖怒下之理人咸危懼詷事在莫測文學公則徒步走數千里達都門遍謁諸公卿貴人請命願以身代晝則籌謀奔忙于道上夜則慰藉調護于獄中憂勞集蓼辛螫萬端已而事驗得放歸未三

月而京都陷烈皇帝殉社稷侍御公即改僧服匿田間不與世人接未幾捐館舍文學公承先守志遵遺命者二十餘年以考終吁侍御公臣忠文學公子孝忠孝相承奕葉濟美其修培積累不亦既深且遠乎而今孝廉翁以賢德丁其衍慶文言曰積善餘慶履上九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曰世德作求書曰父播之子則穫之而謂孝廉翁非鍾靈繼集福祚者耶其他日之壽豈祚胤不撻策而可知茲仲春之下浣爲翁六十懸弧之辰而其二子華蕚將拜慶于堂而來丐一言佐稱祝之辭意誠而禮恭義不獲辭乃爲之畧其一切祝嘏之常辭而道其世德之有由來者如此俾二君之有所乾以將其觴而翁未有不嚗然而大爲色喜者也

鮑西枚曰尋常理道能脫去一切陳腐套言立格修辭不繁冗不支離非深于馬班者不能文于山日序事宛折幹旋有法稱許處最能得體不當作一切頌禱諛辭

雪崖鮑翁六袠壽序

庚寅秋暮余客姑胥時鮑君屬士亦旅于吳汪君楚文介謁余邸舍余見之接其言辭審其儀度皆質直而誠朴知其爲篤實君子人也往來旣習一日偕吳君篁邨何君燕詒而來告曰吾父以開歲暮春之上浣爲六十初度不揣敢拜懇一言爲佐觴之辭幸勿拒余旣素賢其人莫克辭吳何二君曰翁號雪崖先世多孝德自南宋來以孝聞者屢代明文皇帝曾賜詩有云鮑家父子全仁孝留取

聲名照古今俱載在宋史及邑乘世孝錄中翁生而穎異嗜讀書性長厚敦孝友居恒多義舉事如割產以立祭田設義館以成養人才族有貧病者則輸粟入祠歲有額給撫功期之遺孤及群族服內未歸土之棺皆素所樂爲者嗣以徽遭寇難家中落無以具菽水乃授經四方然離子舍齋館中無一日不懷陟岵之嗟特素耽游涉聞名勝處雖十百里外必造訪焉屬士君嘗侍翁入黃山中旣而窮幽奧復上登三十六峯悠然神往有樂而忘

遊轉入情筆致靈舞矣

歸之概故每遇名山大川必登憑高遠而訪求其遺蹟往事以及先代興亡治亂之由而爲之徬徨感慷作爲詩歌以寫其懷蘊鮑君曰吾父不樂俗習事笙歌酒醴素所厭憚竊念茲吾無以樂吾親吾將以是日奉吾父于吳越名勝樂區優游眺賞一稱觴于山水之間于義得乎余曰善哉孝乎此所謂養志者也蓋人子之事親原無定方要在能得其歡心而已若曾子之答有餘子夏之難于色養老萊子之戲斑綵皆以娛心爲孝左右就養無

方夫豈在區區口體間哉此游夏之徒之所以爲末小而不與者也今君能因志之所在而先意承旨以人子愛日之誠從山水間扶杖奉几登憑流覽婆娑笑樂以博其親一日之歡其爲孝也孰大于是而況當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正風雩浴沂之時而以仁智之樂以樂其親其去笙歌酒醴遠矣可不謂孝而能通其變者乎且聖人言仁知之效則曰知者樂仁者壽雪崖翁今以知者之樂而樂其心以仁者之壽而壽其身

則他日之爲耋爲耄爲期頤將日進不已其年壽之算寧可以數計乎哉于是乃書以畀周士周士倘捧此而誦之于滕前翁其有不快然而笑樂于登臨之際者乎

陸雲谿曰立說新奇而合于道引經據史不爲無本之談今而後有能以山水之樂而事其親者必自鮑君始矣此所謂論之奇而能正者也

春鶴賦序

聲音之道貴乎自然以無爲爲得若鏗金磬石以求其合尤擬切錯以討其微率矯枉者也巷倫之律生于鳳鳴羌之笛本于龍吟因自然也彼春鶴者感氣爲物應律以生乘時而來適候而止當令則鳴順節爲變轉靈音于舌端生異響于喉際物雖小而音多身則微而聲遠至若激清商引流徵興雅閟播新吟虛巖通徹幽蘭傳空谷之音舉木淒清漾水奏長林之曲無藉陶匏不煩金竹顧何

嘗召伶工于其側操抗隊于其間耶而發天地之新聲導陰陽之妙響圓而能通變而有節有不得不然不知其然而適然者是良能也豈非其自然者哉余更愛其托高巖以自蔽坐喬木以自安丹淡谷而愈靜響空山而更幽恬幽人之素想砭俗士之喧襟致足慕也自噫旨失傳清音久絕喉舌一種頗有可粂雖不其人倘亦蘓門之遺響矣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漸近自然余采其有合于道因著賦焉

陳其年曰托物比事文人之常獨其于鳥語緡
蠻[illegible]良能至性中犇出一段音聲紗旨以發
其論黃鍾律吕悉本自然是中理趣殊爲
可味

是序亦有駢文習氣非古文之正格

北固修禊詩序

昔人謂有勝必游有游必紀寫其槪也志所得也山陰之集既夸盛于一時南皮之游亦修聲于前彥若後即有企者莫或尚之丙辰歲之莫春三日余與淮南宗子發西蜀余生生金沙高麓隱集同人修禊事于北固山之水濵其地修竹蒙岡長林翳日帶以清川之湄阻以高峴之谷于時曉雨初晴宿烟新霽泥歷水滑草夭木欣百卉具蘂雜英方爛集羣賢于青溪叙遐心于緑水緬浴沂之快

事挹風咏之高懐列棐几攜文琴筆牀清簟茗椀湘簾晴翠霑衣芳香襲袖縱清談齊達觀賡雅曲賦新詩草萋萋而縈席卷軸迷青樹冉冉而浮尊湘醽瀉緑抽毫黃鳥之陰泛飲清流之曲折芳榮以永日坐菀𣗳而流憩既復撫佳時之難再慨後會之無期共述良歡托之簡素詩成金谷之園賦出忘憂之館各占四韻用紀一時適叙文游以標勝槪

任子先曰修禊序自蘭亭後作者衆矣然率皆

瑚鏤浮靡否則或俚陋落套　此獨掃去陳言別出致語屬辭鮮新吐辭韶秀才人風調固自不同

此序亦染駢文習氣皆非古文正格不可入古文

緒風唫自叙

余枯恒寡嗜好而獨有唫癖蓬門之下窮年以之逮年八十時自謂斷手可焚去筆硏矣詎不數月而觸物感事又復有言吁是余之于癖殆沉痼而莫瘳矣豈習累宿業尙未盡耶時檢料篋中得若干篇名之曰緒風唫緒風者餘風也思積而藏以志餘悔亦懿戒賓初筵意雖然此正由西山之照已薄崦嵫響旣歇而有餘音樂將終而有卒章亂辭也丁亥中秋前二日秋江居士書于北固東之江齋

鮑西枚曰序述簡潔無剩辭百餘言耳而風姿嫋嫋

原缺第四十八、四十九葉

北定枕銘

北定枕北宋間物也膩白如雪晶光隱然蘊而不發作兩童子捧荷葉狀足下數波瀠洄而葉覆其上厥腹穹椤扣之鏗然家君子每夏日置湘竹榻間臥披典墳博高人一夢一日命士嵋銘遂拜銘之

白雲在軒高其臥也秋霜隱屏擬其潔也風蓮一莖清其夢也虛流數波洗其耳也君之竹榻友其節也玩之墳典尙其古也北囱之下清風徐來婆娑其旁以樂其志偃仰其間以適其意紫桑處士耶羲皇上人耶余　家君之所寄

傳研銘

余居乎溺情文翰喪亂後家壁立存獨有研計其傳六葉矣頗用之咔食四方念相依久遂以銘之

溫潤而滓堅確而栗實惟汝之德爲我家珍傳且六奕不出而汝粒不蠶而汝織不爵而汝名不祿而汝食筆精墨良須汝三益蟲文鳥書湯盤孔鼎八索九丘居汝焉其側以爲我他山之石

程仲容曰昔人埋筆瘞研文冢詩墳總一故舊不忘之意

原缺第五十二、五十三葉

淮陰水月菴募茶篷疏

伏以地當摩擊門俯津關誠哉南北之康莊久矣江淮之走集往來絡繹轇轕紛挐未免行勞而負瘁豈無車殆以馬煩正長途憇足之方固遠道息肩之地矧兹炎歊在伏烈日當時奔陽之人咸思休沃靈漿數吸如登極樂之天甘液一杯恍在清凉之國葢所望者植木卅枝覆茅百束或共醵金或歡獨任税之駕于窮途名疏梵室轉清波于涸轍功著斯民

此亦駢文不宜入集中

吳母程孺人六袠壽序

辛卯九月之上浣爲吳母程太夫人六十初度其子曜預于八月以鮑君西枚爲介書其母夫人之賢節行畧自吳門耑人走四百里抵江上而丐余言以佐其觴其言曰吾母出歙西望族以二十二副室吾父三年而生不肖甫十九日而父歿彌留之際不能言以手指其心及吾母之心母會其意首頷之遂没時先王母年八十尚在先嫡母久病牀笫間吾母痛不欲生諸務猶禀命于嫡先嫡母涕泣于牀而謂吾母曰八旬老姑彌月赤子五女在室事重且大吾病廢之身豈能了此汝其勉之毋他言母乃强承其意作而代之自是拮据捋荼卒瘏朝夕以撑拄其門戶初吾父孤傳三世鮮功期之親没時家已落仍多外侮母力爲捍禦折之以理迄不敢犯垂十年而先王母下世繼先嫡母踵没兩喪𦊆至皆極力營治罔敢不盡其誠次第五姊擇配皆已出室延師以教不肖不使少間寒暑悉如父在時故人不知其嬬之無父也嘗謂不

育曰汝家四世孤傳獨汝一身可不朝夕奮志勉自樹立以振其家聲不肖謹志之而不敢忘吾母居恒性儉約不樂華侈姻族宴會一布襦而已久齋食不邇腥葷然積紡之聲從未嘗輟如此者數十年如一日今曜已抱子追念吾母含冰嚙雪操勤勞瘁者數十年未嘗有一日之樂今幸年周庚甲不肖復無寸進以光吾母之賢計惟有文字之存庶可以彰明其事一藉以傳後而行遠也故敢以百拜而丐于先生余惻其誠不忍辭因以謂孺

人既上代所天仰事其老母奉養喪葬以補其夫生前未完之子職復下代所天俯鞠其子女訓勖婚嫁以補其夫死後未了之親心此偉丈夫才男子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之所難而今以一弱女子從閨闥中謀畫能不負所託而俾悉成全之此其賢能操節豈人所易及者哉其子曜與余交方用文筆刷羽翰以自奮行將抗扶搖而搏霄漢以顯其親故特爲序述之俾曜于斑斕日姞持此而用爲母壽賓筵之際母寧有不粲然而爲之一笑者乎

鮑西枚曰母以才節著稱篇中論序削去一切頌詞陳言歸于大雅故立說措辭皆確不可易大家手筆自難幾及

壽序例姑人文可無。自歸震川作俑實非體宗。今二子文矩度秩然敘次議論俱蕭潔條達不啻感慨抑揚有南情逸韻絕似歸太僕但未免少雄直之氣無變化之勢耳然亦自是作家若比以侯朝宗魏叔子則相去豈啻徑庭哉

光緒十七年九月晦日明道堂主人識

江泠閣文集四卷續集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冷士嵋撰其文詞意條達頗爲博辨而亦失之好盡朱子所謂少先輩淳實氣象者也其與張鍊菴論春王正月書及答或人一書均爲平生得意之筆然其說似辨而不確所引泰以亥爲歲首漢因之而史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後世之文既不可以證經卽所引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亦不知其爲古文尚書羲明知周正之必不可移而又必欲申夏時之說於是謂書春以敬天春爲夏之春書王正月以尊王月爲周之月仍胡安國之緒論而已矣

秋水集十六卷

〔清〕馮如京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清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秋水集十六卷》提要

序

越自採謠十五國而詩家祖之其憂愁慇思或悲或怨大約皆感物賦事本乎性情出詞平和後人攄爲藻繅不特不能彷彿蓋亦類於刻舟求劒

耳近世多稱少陵唐宋而下言詩者千萬家乃不能振衣工部之右正謂其流離感歎詞意冲融奇而不支怨而不怒猶近於古云兹讀紫乙金湟諸篇抒性怡情悠然

澹雅興懷所及直逼古八卽方之四愁從軍未可次第皆當並傳不朽也昔余遊於漳浦之間客有挾奚囊以從者告余曰某遇佳山水輒陟降留連草草勞忉可以返

於古矣余曰未也華而不質怨而多哀爭其遠矣今紫乙詩樸老澹宕覺其胸中絕無滓垢而淵靜之氣鬱鬱逼人真如江清月近飛鳥與還等句口頭目前渾然大家

絕無彫鵠之形小乘詩家不能道隻字紫乙至此氣和思永極矣故詩爲心聲而文如其人其人嶔崎離落則有牢騷不平之語如楚詞漁父天問之類是也其人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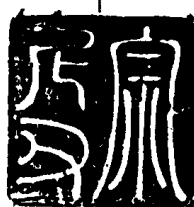
偉異則有削峻遒逸之致如蘇氏父子立言一本戰國多翻播之論是也其人淸越

沉細則有淵穎之句如陶淵明楊子雲王荆公是也紫乙歷仕寧夏復撫湟中雍然緩帶而狐鼠弭跡功高不伐而出言有章即形諸吟咏皆忠孝之遺風非輓近之篇

什矣孰謂紫乙之詩非即紫乙之人哉

古北海郡宗人士

標宗尼父題於

跋

詩清物也寔窮而憎達厭紛而喜閒乃有絶世之人方以功德自顯於時而所得過於窮約閒曠之士益得之性而非關境也性者何落落瑟瑟若有物焉從猝然光鑄中奔赴而快然於心與口蘓蘓有云譬如江河鑑物之性常在驚沙走霧之中每常推求常苦不見今日於紛挐冗劇時驀然拾得些子秋水先生華纓大纛奔走四方日不暇給願經濟塡胸而風雲走筆讀其詩吉甫之清風洒如也問此落落瑟瑟之

物從何處拾得或曰先生拾得於攬轡行邊寒郊荒戍之區者也而吾謂不盡然竊念負至性者於王事鞅掌戎馬交馳而常有一空山無人天高嘯大之致存乎胸中而爲之地少陵之服長鑱太白之典鷫鷞陶五柳之鄰杯拜火并馮先生今日之瞻白雲思萊蘇皆是物爾昔赤脚道人袒腹行大雪中呼曰遍大地皆白玉合成摘梅花和雪嚼之朗吟南華秋水篇不已辰諷先生大集竟覺先生一肚皮冷雪爽脊從秋水集中拾得以復先生先生笑曰予爾許時掘胡

床揮鐵如意輙作灞橋驢背覩所得落落瑟瑟之荺

探奚囊賕予試問與掬雪嚼梅花詩風味何似

侍李門人周拱辰拜手跋

粵槎日紀小序

周秦間有以竹書紀年者偶拈短句旁引叟詞各各幽秀香潔如親蘭麝亦如出土古銅時見斑駁光鮮之色雖無當信史屬管人往往資之酈道元之注水經探奇闡幽薈蕞遺事雖無關典籍而文勢鬱岑壆灝浩淼誠若譚友夏詩所云酈生水經注山川之行卷要其心光所注二家書遂千古未嘗身歷而目睹也秋水馮師才情典麗聲韻清剛於經史子集之文晉唐明宋之詩靡不洞精抉髓具體備美起家北平登陽山渡沂河望石門天橋枉與李廣張華後先睥睨既而飲扶蘇泉界黃洛孤竹三塚憮然歎夷允墨智之故墟於是過鴈峯達夏屋詢王霸温嶠遺事已乃憲榆塞入金湯城歷鬱水橋宿古清凉西山王母諸寺巡湟中望賀蘭山聽魯衞德化之歌陟崆峒臨弱水問蘇武雪窖奚在徘徊韓范張郭當年

天子簡命方殷出典金衢旋轄江南循河而東經西子湖溯錢王江覽古婺八洞覩王子爛柯處眺巖光生客星臺所至揚扢風雅鼓吹名雋放乎兴會金山

虎丘鐘阜燕磯宦遊之地無不品題一經品題無不光梨木重鷄林茲丁酉夏孟持節南滯于役在途凡七十餘日其間一觴一咏一交一游咸軟筆爲綴爲粤槎日紀不肖苞自浙來省亦有蓬窗斷簡未及繕進而師先出以示予予惟名人經行政似火烈寒原到輒留迹然使筆資頑艷氣矜爲隆或艱深而文淺陋或卮詞而傷大雅均于山川面目增蒙垢也固如禹圖紀河非不典則堅凝然追字琢句必藉詁詁註則經也而非紀近世若袁公安注伯玉之禮嶽記

與王瑞東天合厲蕩諸志皆極力描摹匠心刻畫然意爲山水寫照而遊人胸眼未免移情太過故浹日編載仍紀也而間及詩繫紀以詩則自吾師始不特繫一人之紀以詩而且繫同槎之詩于紀一唱三嘆一反再和文生于情而無濫情情見乎辭而有餘辭不屑屑于才人而爲古人以古人之詞而爲才人之所不易及斯有以大服乎才人之心焉耳苞幼讀少陵詩欲爲編年敘次凡六過而始得其遂竄身世草亭乾坤之槩龍溪爲陽明夫子敘年譜擬玉簡洞龍之句而知七歲過維揚在從龍山公往北畊槩幕請我殷郊之紀乃見其前知英聖在武宗討宸濠時讀吾師此紀者循此而披繙全集參考平生不亦卓肰于吾師之文之人全呈而並見也通家門人太末方

苞孟甲氏題

跋

余每歎經濟風雅不能合而爲一然而不然也天下惟是大雅風人始具有大經濟然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者未易語此昔人有云登高作賦可以爲大夫而司馬子長亦惟遍游名山大川始能勒而成書爲千古信史蓋其識大也吾師秋水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山川閱歷者自北而南足跡無所不遍凡宦轍所至棠蔭隨流雖簿書旁午之中不廢歌咏所著述亦甚富今秋自江南晉轄南粵遂留多暇

泚筆爲詩若文者不知凡幾而于每日舟行之次輒題數語識之正如蒼璣小壁卷石盆花褒客快吟幽人亦賞至于吊古興懷探奇索異小小點綴能嚮衆山豈止登山作賦已哉然于山川之平險與夫今古之盛衰詳考歷歷有不難布米成圖者則經濟具焉矣上溯龍門庶幾伯仲蓋其識大也時丁酉秋八月

粲日門人孔基卑謹跋

宮詞小序

竊謂風雅之道之難非連篇累牘一題數十百首之難又非組金織綺錦心繡口之難要以稱題立意稱意命辭不越古人之機樞又不襲古人之窠臼之爲難也今古詩人代不乏才才之騁者往往借題豎論非抒發胸次之牢騷則隱寓眼底之嬉笑于題曷有當乎辭雖美弗善也況題之不易傳神又有如宮詞者乎出之莊艷則爲粉飾太平發之悲愴又似長門宮怨三毛寫照固難其人古之拈此題者首推王仲

初詩凡百首風華流麗齒頰有餘芬矣花蕊夫人繼唱百咏然亦香從艷發才並情生譜入吟壇允稱後勁焉嗣後宋徽宗王禹玉楊太后俱賦此題或以三百首者或以百首者或以五十首者間有一二可入齒牙其餘或敷張冶績失之腐者有之或點繪歡情失之猥者有之瓦礫在後雖多亦奚以爲孰有如吾秋水馮師者獨出性情別闢生面盡洗金銀文繡之氣宛露風流跌宕之才于吳門舟次思拈百咏興至揮毫閱三宿而得詩六十首適以事竣返棹石城持

以示予小子展讀未竟恍有三千粉黛宛轉于玉房金殿之間撗宮脊嬰歌舞昭陽事事活現不覺心動神搖益嘆吾師移我情矣如自取金錢花下上紅鸞近照貴人星仲初有此奇創乎共坐綠茵鬪草宜男出手自含羞花蕋有此委婉乎君王曝起渾無事自捉金丸彈白鵰禹玉有此閒適乎多少凡魚羞下網金鈎單釣小金鰲道君有此 幻乎親賜洗兒錢與數盤中跳出小金蛇楊后有此靈變乎凡其點睛破壁駭俗驚人處妙在不越古今人之意中而又出

古今人之意外千秋自命何多遜乎則又何必百首何必三百首譬之劉琦之精騎三百已破荊卒十萬曾是見少也乎哉是知天下詩文有一題即一題之妙諦千百世而上千百世而下俟其人而出之非其人未易傳也洵乎非才之難有才而意不越題辭不越意之爲難斷斷如也辭意允善非吾師其誰與歸

年家門人西吳唐鴻千對氏題

秋水集總目

秋水集卷一目次

詩

五言古

秋水集卷一

雁門馮如京秋水甫著　男雲驤　雲驌　輯

北海宗人士標石尼甫評　孫欽　同　曾孫光裕　祖悅　重梓

延令季振宜滄葦較　孫鋆　觀民

東海范驄文白閱　曾孫忱　觀吉　廬　校字

詩

五言古

自怡 丙戌春客榆西

紫燕舜春至，荒堋尚未花。黯澹雲光冷，砑砑石徑斜。

地僻山猶古，官貧政不譁。息心能樂善，知止鑒前車。勞勞皆為客，閑閑是處家。鴻鳥足高飛，繁枝未肯鵶。遠渚有清流，鷗鳥恣性遊。物我兩無競，身世一沉浮。悠哉卒悠哉，東風背習來。庭草無心綠，散襟任意開。

碍字數轉所以為佳

詰愁

夏日臨青鏡，蕭然白髮明。愁心方一寸，白髮有數莖。一愁白一髮，能有幾多髮。一髮當一愁，其如無限愁。髮少愁且多，身世恐蹉跎。髮短愁且長，心事欲徬徨。髮固無悄黑，愁或有時極。吾髮吾先盡，看愁何處生。

塞秋早來

七月秋非暮，凉風冷入肌。野洞無青草，白漢雁飛遲。萬木容光落，千山帶性移。翦烟憑直上，宿鳥傍簷炊。肅肅矜秋意，凄凄戀葉枝。黃蝶辭花去，蜻蜓沒水湄。蟋蟀須臾力，聲聲泣露垂。誰憐搗衣女，玉腕冷紛披。誰憐閨中婦，呵手畫雙眉。西風吼夕陽，白日欲飛霜。驚沙走虎豹，旭午聚牛羊。征人戍不歸，寒光照鐵衣。年年塞上客，白髮老金微。濁酒堪傾憂，澆雲壘不流。停雲將問月，清光滿夜愁。

秋蛩吟

萬物知秋氣，凋傷寂不喧。惆茲須臾物，夜半叫空垣。精魂氣以化，響息露為咽。習飛能控地，高舉不知天。幽心依葉老，弱羽受風憐。寒枝寧可戀，恥逐蝶翩翩。

詠懷 四十五韻

南山山之阿，朔風吹來柳。徘徊瞻河漢，陽運茲當九。憶余曾讀書，浩然負所有。不忍死草句，不為捉衿肘。悠然如有會，明秫若指手。慨然如有餘，棄之若芻狗。雞鳴時拊髀，志在蘇黔首。兩慈失所怙，所恃惟有母

晨雨澌孤淚孀嫠風夜叫讀書恨未成三遷愧所愛爲貧走北平甘縮百里綬爾時過帝都魏闕掛星斗劍佩千官儀璣袞九霄繆趨蹌儼肅雍奏對高明劇飄渺紫陌塵窈窕珊文擁仙掌雉舞雲金殿入迎帝三公日獻頌諫臣爭上壽拜舞說太平稽首稱元后中國天子尊八方皆臣婦上林花灼灼春鳥聲喁喁紫燕正南來怡然樂堂料爾時過帝都遙叩風塵後豬痰道旁情疹心堪疚首抓竹流淸風翠薇有餘糗灤水日湯湯臨池羨其瀏颶風自西來海立山奔走

慘荒日色昏慘悴風羅厚魍魎晝橫行天地皆顚揜廟社血浸淫文武僵械杻扶母走蒼茫卒瘏極手[illegible]掩泣過里門强半非舊友父老喜余至頂涕斟春酒吾爾尚能生答爾顏深垢爾室菌草綿當堦風搖莠遙指靑門外種瓜有百畝歸雲倦飛揚荷鋤坐良久奈何忽西馳三秦殷禍咎白骨森蕭颾亂山如建甋塞外無春夏四時氣沈黝寇賊紛於毛萑苻聚成藪彎弧命鍵兒勁之同拉朽慨余幼而學反手思俛否咄嗟志未立數奇遇不偶頭洞風濤黑崎嶇仕路陡憂心齊淵峙嫋嫋建貞所守

問月　戊子仙源

爲問今宵月獨有故鄕明勾山晴歷歷沱水白瑩瑩憶母扶鳩起當階立徘徊擧頭欲問月遊子幾時回霧重靑衫冷寒髮白髮哀幾欲借流光光流到兒旁呼孫同問月銷影兆天狼前夜有彗來張掖陣雲開玉門火未滅殺氣在龍堆白光如帶長霜風透體凉惋息情眞切不語久徬徨咄嗟兒何心肝腸不寸折家貧貧所甘菽水有餘悅

避亂行

避亂一身多何況說妻子骨肉各異縣黃金賤糠粃衣食軀命關棄之去所累況乃問功名此道輕于紙舉几何山高潁淼波如漆悠悠千古心坐聽風飂飂

古別離

妾昔紅顏時髫年君如之學步如嬉游語花數解頤稱身珠衩穩墜耳明月宜坐臥君懷袖出入影形隨閨中刺繡裳拍拍兩鴛鴦惟願雙飛宿何意遽分張避風寒慄慄短景苦荒荒爝火光如月戕骨積成痗

貢人久不歸蟣虱生鐵衣衆砧空盡力無計到並後
恍恍迷宵夢悁悁覺後疑逸人怯相問獨坐淚交垂
人生苦日少青髩半成絲百年容易擲骨肉聚難期
請君歌一曲愼勿輕別離

續淵明怨詩 兼擬次韻

白雲一何遠青山渺渺然中有征逸人塞上已十年
寸心日以老事事値其偏田園日以蕪所憂不在田
晃衣爲久楷裁水饒一壓無病常思渴有懷夜不眠
人生有至性至性受壓遷生不不尤人到此獨悲天

悲天天道幽淸泪落几前高堂髮如鶴遊見迹似燃
拭淚爲君歌出處誰其賢

反從軍 並叙

王粲從軍詩五首盛侈操也晉由諂發詞不衷情余己丑冬夜挑燈讀之而恥之因反數語思古人反離騷指隱類各中一得以抒己意耳

神武貴不殺從軍島取之羣雄雖已殄漢賊實爲誰
雲戰殉長子乃云不勞師北翁負重任泪溺知辟時
禽獸且有州已身樂爲擲胡爲而首苟又言夫子非
捫哉千古下令人識其私 本韻支微通

其二

虓然衡天命擾擾勤遠征酷事秋冬慘煩稱任詳刑
羨彼東山徂鉄新被仁聲日月雖無處遜速弟殊情
旣知若素餐胡不辨忠貞 庚靑通

其三

未受天子鉞東南亥有爽白日已隤頹桑梓何足师
縱令飴授命誰爲罔戎機此理不可越此心寧可違
支微通

其四

舳艣饒萬艘東風兆焚勳迴翳多謀士漆餐亦貝臣
許歷能決勝鉛刀果破軍二喬以宮老終慚爾聖君
支文通

其五 黍離用子建句以悲尚悲漢而幾曾爲王臣忍獨無也

頻年窮遠伐暴骨枕荒卹悲風交夜吼長河漲日流
爾嗟衆蘖蟬就肯摩天遊黍離遊子嘆黏稷柒盈疇
流血漂九廟樂士客願留令人千載後悲如有餘愁
當年投袂者且爲瓚愴憂

率爾成詠

逍遥千仞崗晨風立其巔衆慄生毛髮飄飄吹素衣
仰觀玄鳥翔俯瞰白雲飛豹隱七日霧猨爲三聲悲
回首西北隅雨雪正凄凄哉渴可久前鄰有餘暉

知冬

冬宵嚴不寐傾心悲四遐玄雲慘朔阜鴇鵠號南涯
缺月東匿彩衆景落西霞起看曠蒼蒼俯視色茫茫
衆樂倚危枕顧我倍徬徨徬徨心內傷天地總繁霜
思君江海耕蕭條道路長撫膺長太息悲言誰其臧

讀史 庚寅春

大舜視天下猶如敝屣也柳下以其介不易三公者
古人秉至性況乃外物假良禽懼爲犧孤鶴樂于野
天地亦逆旅萬類皆瀰漫渺焉樹江緜不以九鼎下
嗟此懸前者疾若谷出焉者皆白雲深惻惻淚盈把

其二

淵明老酒徒得意在榆榭步兵長嘯人影爲途窮哭
參軍耆短章沈飲反爲福有避詩百篇一飲傾十斛
醒中三辰悠醒時九壤黯始知紫飲客妙理各有獨

其三

潁川標野性瓢挂夕陽晰北上一老叟巧作用世恩
足乃加帝腹咄咄始稱奇孰謂四皓之不敵二士微
翩然勁羽翼毋乃初終違

解反招隱 並叙

陸士衡左太冲招隱詩意願尚矣王康琚反之得
無有合出行乎嗚呼士固有志匪可强也寧拙此
毋巧彼然毁性逃名則誣矣庚寅春初余在溼寨
營戲筆解之去二說之偏存中正之理臨池一哂
談云有當哉 解和解之解也

隱顯各有性出處因乎時投簪匪號合結綬豈全非
朝市堪混迹窮山亦可居莫厭鷄鳴且看鳳鳥儀
飄飄谷中羽清衆令人思嬌首五雲際蒸變烏可窺
堯舜既在上巢許遂所之人雖學沮溺道豈無返期
擊楫原巢陽投春最知幾誰攖老氏龍不畏莊生犧
乾爻存至理用行憂則遜

足淵明句 並叙 本淵古通

坡公謂淵明詩外枯中膩鈍伯微以二字俱訛不

著淵陶詩之妙全在不枯信哉王右丞以淵明乞食詩叩門拙言詞謂有愧心則解綬歸來幾爲先生短矣然則雖令人而奏技主家爲右丞長乎噫千秋藻鑑片語惛之余讀陶集初苦于難入終苦于難出噫陶詩之厚遂至此哉則枯字真說不着乞食一章非悲憤亦非解嘲其厚尤不可言悔心從何處見得至飲酒二十章尤爲全篇之最余偶讀至五章摘其一句亦具通體精神索居在湟寡所歎接因分擬之各足十句得十首百句余非不

知陶詩不可擬也擬陶詩者自爲陶詩可匪曰効顰

結廬在人境人寰擾而煩勞勞征塵苦悠悠吾道閒荒徑歸來構北牕今許眠嫩蔓瓜五色且卜醉三年鄉鄰有馴者披髮豈其賢

其二

而無車馬喧柴門豈自關仰視浮雲起坐看流水還浮雲何渺渺流水自潺湲或携稚子步匆亦到林園休嫌頭上白杯中有大年

其三

問君何能爾性癖耽常閒既不廿遺世何由淨俗緣居之非絕谷履之況囂然南鄰鍾鼎熱北舍冕衣鮮世豈餔餟客吾亦愛酡顏

其四

心遠地自偏匪爲物所牽清秋孤月白寒食晚花嫣愛壓依城市閒戶入深山漫賦無詮次愛飲有留連混迹非關玩因無入世緣

其五

采菊東籬下怡然林石間綠蟻盃常舉黃花色更妍高樹吟晴鳥草深鳴小蟬水氣升蘿薜流雲過眼前寒華未盈掬挹之有餘鮮

其六

悠然見南山南山積翠閒牆時真色好雨後競粧媚對面開明鏡流光入素闈涼氣侵衣袂風聲到樹邊相看渾不懈坐久月生寒

其七　獨用

山氣日夕佳此景良可懷遙嵐濕曉霧暮靄落前街

俗情久已薄淡泊與之偕有酒自斟酌有花自參差
落落求忍去蟋蟀在空堦

其八

飛鳥相與還鳥亦戀舊山刷羽乘秋氣呼朋逐浪烟
病翮新思憩忽飛知偶然前途昏漠漠雨雪尚沄沄
恥為獨醒客相將入故園

其九

此中有真意當思至理全癖非耽是酒嬾不為逃禪
縱觀山叙歷更見鳥翩翾愿無避世志弟與古為緣

臨淵非有羨得失不徒筌

其十

欲辯已忘言非關夥浮詮動定渾爾爾來往最相安
蛋木焉能屑山水自相援賦九非為辯閑談亦已謾
及時須快飲當戒酒中喧

過鐵柱宮謁旌陽許君 今改萬壽宮

元氣浩無際太乙闢精靈有人騎箕斗下瞰青溟溟
徃者妖氛扇陰虹蝕歲星洪濤忽傾覆巨鼠鼓[illegible]
三楚天方黑九江血帶腥誰鑄青銅利欽鍔畢其寘
先生乘道者嫉惡順天刑叱咤驚風雨指揮迅雷霆
一時波浪恬萬古江洋寧迄今明月夜採珠漢水汀
我來瞻廟貌俎豆薦芬馨參差金爍爍蜿蜒玉玲玲
想合翡翠綠爐射鵁鶄青別縛妖螭窒石檻鬱方渟
柏枝將拂地鐵樹正亭亭代為民賊者不止海之腥
願借先生劍聊為誅小螟

種書堂候雨 丁酉四月將有粵東之行自社分韵

竊火次朱明南箕鼓其藥氿泚何馮陵肥蟣代為虐
豈是木山人舉手指吳越毒霧瘴幽潭歊烟噴蘐薄

咄嗟下土民相視惟錯愕田疇半已空池沼盡欲涸
妻孥不聊生赤祲遍村落如此再一旬終將填溝壑
余職司藩宣忍以憂易樂偶過種書堂兼之問民瘼
覓瀆相雨書問彼黃子發安得生冠雲巢者畢日角
滂沱不崇朝觸石膚寸合不特蘇禾苗且以洗兵甲
忽覺少女風微微起蘋末最畏東方虹夭矯忽伸縮
急將陰石鞭或仿仲舒法閉陽縱諸陰南山虎射殺
仰觀天漢間黑豕相蹢躅大地遍清涼庶幾出火宅

觀瀾佟先生名宦詩十九韵

烈烈生前業悠悠身後名清風遺百世披拂媿孤貞
憶昨巫閭左三韓百戰并白狼飛赤羽元菟礪青萍
渤海奏政最計偕騰駿聲經臣饒妙算採椒矢捐生
遼酒灑弘血白虹貫日明一節猶未出三字深文成
忠信御疑謗典亡付搜榆徙私天下惋誰共殷中平
荐鼠玉璽竄蒼蛇御座驚禾黍離離茂松楸鬱鬱清
鶴歸華表夢人懷淇澳循庚桑我與觀天地報精誠
古今子臣事此意貴孤行象賢惟哲裔哀感薦香蘅
盟朝辯大祀組豆有尚牲兩代推元老九原賁弓旌
死爲生者勸萬古厲精爽

次白東谷秋卿贈韵

飲若涂溯心齊月萬川映至德貫群刑佐治因平政
噦噦和鸞鳴不屑爭雄俊輔世婉附膺遺澤光三晉
風詩溯二南暢虞有餘典咫尺仰龍門珠玉非所吝

秋水集卷二目次

詩

五言律上

過衢水橋
途行殘雪晚宿古清涼
觀釣魚磯
靈武道中望賀蘭山
七夕後二日儕松山賦得山字
過張伯城
旅嘆
賀司馬荊公撫定河西
寄驛且老

偶題
冬夜
家信至知育孫在夏今秋已舉二子遂喜
成俚句戊子嘉平二日
微雨初晴
夏日過允吾趙司馬庠龐廣文丁弘毅
飲涉趣園賞探春
放白亭同門人李念慈賞阿英教試寫秋
雜二首

夏日餘香堂偶息
吾廬稿八首
擬山居二十首
冬夜不寐
過允吾別少參宗尼叔留飲時坐綏有
出塞擬分賦得娃字
代賀四夏玉別馮少參分得璉字
辛卯里居
西郊小飲和給諫魏環溪年翁韻

贈恆山弟持斧山左
香露亭偶息
西園剝棗
小齋獨坐十首
春園花鳥
偶成
早行二首
舟行遇雨六首
雪夜走柯城

偶有所見因有所感

臥看北山

秋興二首

春前一夕 歲乙酉

物候驚新改春光在目前酒酣午月小雲淡一燈懸久坐寒生壁劇談露未眠須貪今夜好明日已明年

塞上 時年四十有四丙戌春曉

已厭邊塵苦猶傷未拂衣蹉跎羞强仕老大羨知非病久驚新劇愁多與素違故園桃李日春色早依依

夏日

最有相如渴猶多宋玉愁渴非偏殢酒愁豈獨悲秋

欲放青山眼休驚白雪頭天涯能覓句遠塞不須憂

喜貧

余時副憲榆塞塘邊貧甚夫心貧則清身貧則適地貧則僻官貧則政無煩苛屏高臥課子賦詩謔日澹忘人厭我喜

五月生青草風高爽氣微時多嗥虎迹常見野禽飛綠水寒當徑白雲涼在衣雖貧貧豈病療病有詩醫

憩歸

余年四十外親老六旬餘客髩絲絲變家貧事事虛

裘衣能進鄰山菽可爲蔬鳩杖新來健雲深一草廬

晚霽

遠嶺山涵翠夕陽掛晩明歸雲千里碧洗月一簾清
不謂眼前俗而亡物外情小齋能獨坐謖謖起松聲

寄舍弟容

羨爾能辭組傷吾未拂衣天涯同寂寞骨月幾睽違
片月千山靜孤雲一雁飛何時重載酒共醉倚柴扉

謁　關聖祠

曉日初升塞鐘鳴古廟堂廢興多反覆宗社幾荒涼

三國河山盡千秋俎豆香傷今倍感昔涕泗橫霑裳

看月

宦薄一身輕蕭然百慮平晴雲庭際闊昇月晩來清
雖厭邊風急猶聞牧笛鳴居塵能不着此夜即蓬瀛

楊木鉤

丙戌余在靖衙徒四壁斗室之中楞然一榻引布帳以薇之因叫階前楊木爲鉤亦清甚戲題

六月方知夏山風入暑輕曠心斗室渺詩遣一牀清
布帳雲生色木鉤玉作明夜來渾寂寞濁酒儘堪傾

其二

維時我　母迎養靖署薇水不供子職虧矣　母性濟約自好紛簾太捻泊如也弟衰年多病斷志歸耕矣

吾道惟貧好高堂正好貧小窗侵夜雨半榻拂清塵
簾引綸爲餌鉤垂木似銀所憂多病弱採服有鄉蓴

賦玫瑰得茶字

誰言塞上苦六月亦飛花茜色驚塵座仙葩映彩霞
香浮龍腦麝嗅冷月團茶盡玩能消暑清齋且放衙

邊地亦何有三春未見花驚傳盤赤玉遙認色流霞

客有贈玫瑰者

欲倦舒青眼分香繞碧紗携來清滿座更起欲烹茶

哭妹

客自廣陵來知吾妹孺人避亂客舟寇兵將及遂沉河節死一時慘然爲詩以哭之俟悉死事巔末別傳以詳時端月晦日年在丙戌

皮武骨皆在幽光獨秉貞綱常千古重膚髮一身輕
泪與波同泪心隨水共清芳魂時遶泣猶傍大江行

其二

寇禍相尋久干戈幾戰爭愛身寧就死大義不貪生
月照天驚眼濤鳴水哭聲浣紗貞細事曹女有同情

其三

大節甘心死沉河無一言寒江流積恨明月吊孤魂
兩岸啼鵑血千秋怨女冤夜風吹冷骨不復葬家園

其四

義死終非死偷生豈是生猿啼空有淚鶴夢已無情
江月年年白秋風夜夜淸冥臺休更怨湘水此芳名

廣陵客貽我以新茗賦得秋字

俗多添病嬾興暑冷金籌過雁𨚍春草淸風散客愁
色隨雲外落香自月中浮洗盞烹新水翛然氣欲秋

烹茗而啜之

甆著雖云薄心煩火氣稠酒澆眼底俗詩解客中愁
茗沸肝脾冽香生色味幽夜來新雨過雲起一牕秋

西山寺

址建靖城西南隅據雉堞間俯瞰一邑規模隘甚
數椽之外樹一小樓因題容香閣

漢李鶴塵細尋幽俗志明白雲飛古寺淸磬出荒城
山鳥通禪性松花落講臺維摩方丈地香雪滿中來

小亭看雨

遠霧山封碧輕風樹洗淸隔林飛紫燕遶水舞蜻蜓
薄宦同泡影浮雲過草亭息心能久坐頹爾遂忘形

馴猿

心靜身何累官貧事不煩枕中聞過雁樹下看調猿
於木能升躍而冠愧晃軒忘機猶爾厭麋鹿在郊原

晚虹

積雨陽精鑠霓生靆漸消雖光暈日角絳色掛雲昭

誰染青空界平飛赤玉橋風人休寄刺明月出層霄

哭友人西河林太守維潘

昔同李兪憲丕著褚司李愿于朱二守避寇亂共
事北平時余知府事林別駕焉同心患難不以名
位交阨一歲乙酉夏遂各分飛林忽奄逝遙望以
哭之

五人無宦意酌水共天涯生死情非異升沉志未移
惜別頻執手相見必傾巵忽斷汾西夢臨風橫淚垂

其二 林江右人乙酉冬過汾話舊

猶憶年前事、悽然汾水西。別離來久矣、生死忽殊兮。見月常懷友、因風欲寄嘶。可憐家萬里、遊夢隔江迷。

雨中浴鴨

浩浩烟光滿、盈盈水積庭。驚鴻漾遠漠、乳鴨浴方浮。愧乏摩雲羽、羞沉覆水翎。天風千仞落、昂首向青冥。

其二

露下迷青落、坳堂濯小禽。潔身寧泪沒、修羽忍浮沉。皎皎無汗志、啞啞非惡音。遙聞清唳鶴、霞舉有同心。

夏雨急瀑

一段混茫氣、奔雲不可留。離離驚草木、落落滿林邱。天黑迷高鳥、沙明亂野鷗。山城方溽暑、清廻已深秋。

題眞珠花 皆止此草清寒相倚差不寂寞

晴光潛欲飄、浩霧已全消。荒墅青莎滿、閑庭秀草蘇。片雲棲木末、輕露落織條。無望長門淚、總堪慰寂寥。

其二

雨後天連色、紛紛掛碧枝。攙雲星數點、依月露千垂。瘖有疏梅意、清飄柰雪奇。深宵諸品寂、坐對靜相宜。

出塞

一帶危檪地、千盤疊嶂山。臏雲天漠漠、斷澗水潺潺。鹿走中原窄、鴻飛遠塞閒。興亡多有恨、落日半凋顏。

出塞祭蝗

豈爲一身慮、所憂百姓難。皮毛新剝盡、筋骨久凋殘。蟲賊因風至、農吒掩淚看。吞之誠吾願、吾願食吾肝。

夏日坐嘆

不以貧爲苦、何憂塞上難。仰頭山突兀、枕耳水沵瀾。雲濕宜知暑、風高故送寒。幾年兵火後、處處足荒殘。

過榆陽

鬪逆破劫英雄死事十有其九過而慨焉

榆塞眞沙漠、古今說壯哉。河洪流伯氣、山厚蓄雄才。許國身渾膽、捐生志未灰。英雄百戰後、荒塚半蒿萊。

七夕

牛女情非隔、星橋豈藉過。一年非是遠、七夕不爲多。盟指機中石、恩深天上河。人間有怨婦、揜泪下金梭。

七夕僑榆陽憂 母病

銀河今夕淺、脈脈滿懸秋。玉露滋孤語、金風促客愁。

時牽遊子思、慣別老親愁。夏夜誠虛度、無心看斗牛。

秋閨

宵長時起坐、殘燭半昏明。忍聽歸鴻語、愁聞促織鳴。簾開風有意、被冷月無情。忽憶年前事、芳心幾度驚。

新秋謾興 時行邊塞

秋風方肅肅、雲氣冷衣裳。白草渾如水、荒山欲隕霜。嬌狐當古道、羸馬病斜陽。多少興亡恨、離人魂黯傷。

其二

客意經秋苦、還來塞上行。堆沙埋積恨、崩水咽危情。

百里寒烟炊、千山斷鳥聲。可憐征戰盡、老病說餘生。

其三

涼風吹鳥道、征客厭宵行。峰轉廻雲濕、沙深照月輕。千林危木葉、一雁報秋聲。塞北塵初滅、江南火正明。

其四

忽見秋風起、還聞秋雁歸。揮淚說母病、含笑解朝衣。爽氣西山滿、烟花北闕微。青門瓜百畝、日日白雲飛。

秋興

木末雲光冷、草深蟲亂鳴。物悲人意苦、秋老客心驚。

山月荒涼照、帷燈黯澹明。歸鴻共過誰、為我說邊情。

其二

八月露方白、霜風颯有聲。高寒雁過疾、斜霧鳥棲鳴。氣迸秋冬意、雲沿雨雪情。荒沙催客老、短鬢不須驚。

其三

營營慮早澹、旅客久心變。荒月眠霜草、邊聲動戍樓。衰容同古塞、禿髮似高秋。清夜饒鄉夢、巉巗夢亦愁。

其四

八月蓴新茁、秋風菊散香。愛閑知進退、多病識行藏。

甘蔗非佳味、芙蓉恥製裳。靑山依舊好、短棹鼓滄浪。

其五

百年容易老、四十鬢將皤。勞夢貧能減、閑愁秋更多。霜楓晨已落、鴻鳥夜來過。月盡樽前酒、南山鬪伐柯。

其六

骨貧天已賦、荒樂正相和。孤竹大逢霽、洪河兩渡氷。人悲依病月、吟苦厭鳴蟋。寂落憂秋草、山風左右乘。

其七

荒荒白日暮、數數夜風新。客迹輕如夢、秋雲細似鱗。

評文閒課予酌水且娛親百慮從玆澹蕭然此一身

其八

欲挽西飛轡羲鞭未易乖勞雲歸北嶺倦鳥憩南枝

耆素悲絲日元黃戰血時一身卄貧老四海正瘡痍

其九

徙倚寒窓下長歌落劒華人悲過雁盡樹冷露枝斜

小鳥爭朝日驚猿走夜沙故鄉雲際杳秋色老天涯

其十

客心爭旦暮九月殘孤聲亂草荒愁緖輕雲薄宦情

沙吹晴午晦雨過宿猶鳴鷄骨冷冷瘦霜風夜夜驚

其十一

垂裳黃帝治多此一經營草木淳龍性山龍雕鑿情

蟲蟲人盡古悶悶世無名天厭文明事渾淪歸至誠

其十二

九月寒威重貂衣托體親人癯風力健秋老菊花新

欲酒冰天涙空偃臥雪身松窻凉不寐雲月白粼粼

母壽

時八月十六秋容未老月圓人健敗臥風淸雖寒

貧酌水 親心良慽矣

秋風滿坐凉扶杖下階墀子頭將白慈親髮半霜

雨雲方在覆紫氣忽沾裳莫哂孫枝稚殷勤捧壽觴

其二

官貧無所有何以娛吾親纖月光流座香風淨拂塵

歌翻出塞調舞亂和番紳濁酒雖蒼獻南山味正醇

其三

兎魄吐淸光淸光此夜長南樓邀舞月北斗佐霞觴

未厭金笳奏應憐白露凉洞䔲一曲彩戱已翶翔

其四

夜半秋容淨蟾光接瑞烟止慈歡共母禮斗壽同仙

雲散千山霽霞明五色鮮天憐人意好永夕月娟娟

秋怨 擬

妾心天際月君意嶺頭雲猶憶雲迎面追思月照裙

淸輝長夜皎飄忽片時分爲報秋風至凉生枕簟紋

猿捕秋蟬

夫蟬纖弱也猿狎獸也以至强攫至弱啖之而已

稚之人情大而治亂小而御失有類然者因物寄

情因情有感耳

啣各有天性胡爲戕所生以强性難食雖物本人情尋聲疑留草因風遂發鳴傷心時幾人霜柝悲嚴城

山鳥啼晨

旅枕親鄉夢疎鐘冷白雲將飛鳥戀宿乍別噪離羣有感中心適無情客思紛寒枝乏三匝秋色恥平分

九月宴鄭明府之後

殘點山城澌紛披帶雪枝厭寒阻北嶺就僻下東籬無髮難簪帽有風易倒吹故人將過我濁酒一傾巵

庭鳥戀樹

萬山荒寂寂羣鳥漠無依獨有堦前樹能爲衆所歸高枝晴放暖寄葉露應稀遠木幽禽性月明莫誤飛

鳥戀樹惟樹能容不則胡爲乎來哉

森然秀一木衆鳥爭趨之清時微爲墅婆娑近若宜飄風依强幹疾雨隱深枝須識秋冬意春飈有時

秋夜旅懷

星高霄氣重漏斷白雲孤遣怨讀騷史澆貧酌塞酥宿鳥翻棲樹月照人驅深夜聲幾處客衾疑敝襦

九月廿三日即大雪薄晚微晴

三時常見雪秋月票深冬瞑雀爭枯燄霜風滿晚鐘月痕當戶重雲積遠山封客病憂長夜悲歌叩短筇

冬日

白日寒孤光雲飛如帶長半簾棲凍雪一榻臥深涼已淨絲絲髮猶憐細細霜三晨雖晏起科跣云何傷

夢中哭故人 并序

丙戌冬十月十四日夜夢余歸小堂友人林太守維藩方巾葛衣泣自外至向余曰林貢翁久劾余頓忘林之自謂也因共執手大慟若有恨方欲吐假傳太僕大人覆聲遂分手相揖辭帰時虬漸將息積雪擁窗淚痕濕面悲風入牖嗚呼故人告變季夏時已冬初旅櫬孤魂淹稽異國荒祠破壁凍雲淒風萬里家鄉楓青墨黑稚子十齡只火餘息音書久斷存殁罔聞更足傷心如舊僕稱貢星窟愛妾帷志搖搖風雨之晨寒食之夜一燈一酹冥冥依誰哀哉故人余不能拊棺爲慟扶櫬旋歸有愧古人素車號哭白犬訂盟伊何人哉嗟小子我

重以相攜知君有積恨余有深哀俱可諸有小引

手大護靈茲戀膈耳

一何悲起七句俱凄惨啼苦

殘夜依稀夢故人入我門呼泣傷積怨握手難離魂
巾葛當年貌憐荒別後育重爲說死事相對淚潸潸

獄人獲狠和鄭年兄之俊韵

靖城據鷲山中地碻民離痌瘝之餘廢無井市余經營數月始落落有人然垣低雉隤豺狠習爲夜入命獄人捕之彈獲無遺類鄭司馬甚爲民側一云害贈以詩因和

荒城人境僻廢堞野雲催雞犬寒朝臥豺狠耽夜來
網恢姿念切罪泣我心哀聊示誅懲意仁風一蕩開

賦得盈盈樓上女

陽關久罷唱柳色已銷青恥對雙花蝶愁看入戶螢
簷虛風鐵冷膽怯夜牀空薰草猶能綠朝朝見淚零

其二

自負芳容好愁來日日催傷將減黛翠理鏡嬾妝新
脉脉軒狀媿亭亭月對人如何忍忘却不意待年春

遣懷

頸氣瀰胸落魯無俗慮增息悠酬太古就寂厭浮名
千壁巉巖性一庭魚鳥情幽心非出處不忍汩其情

冬夜

强衣啓戶立砭骨雪風乘南海全兵氣東山缺月升
寇多如聚蚩龍鬬在堅冰誰挽天河水能爲世道澄

苦月

數頁明三字非小陵不可

臥病鐘聲急霜花欲滿城溪風輝魄冷凝素雪光盈
晴院孤清苦幽生寂寞明人心厭久客見月轉傷情

雪夜

嚴宵獨坐久客思冷紛紜霜重欺虛牖寒凝入逗雲
涼侵詩骨瘦凍剝劍頭文縱有家山夢哀笳已亂聞

凍月帷雲

五更殘兎魄積雪亂雞聲桂蕚飄霜細靑娥弄影伶
凍依宿霧厚樂戀曉雲生無寐歸魂靜披衣坐待明

病齒

爾故有剛德因爲客侮乘實柔天自壽恃强物相凌
勉齒蔬根斷深憂膏火蒸消煩呼掃雪滿貯一壺氷

元夕

蹄塞荒漠螢火黯然客亞曾戲擬之詎意徂四時而尚滯此中也能無重慨云時年在丁亥

月雖今夜滿人有故鄉情潑水忽淸淚吹風更怨聲寂寥刁斗冷慘澹火螢明往事猶堪憶重悲滯此行

夏日

夏雲如亂石落落注青山真色含今古虛光橫遠關看峰生遠意對樹愛常閒耽此滄洲夢因風到雁關

過嚮水橋 榆西北邊七十里

亂水聚而壅於石石鑿三眼以洩之遂裂分㳍壅

初發飛渡猛迅馳烈之狀靡靈震擊之聲萬馬突奔千山崩吼來易渝也過者心耳恐怖不能停廻嚮顧以盡其情然余往返已五渡此能無慨息爲

發盤何時迹崩湍勢若飛听危雲色重濤起日光微潑急鳴晴雨噴霏涕客來半年驚五渡感慨此心違

途行遇雪晚宿古淸泉 舊集

萬里雲蟠雪千峰樹衲霜啼寒鴉影亂澗冷水澌長忽訝山廻峻還驚風陣狂遙瞻支遁院馬首托斜陽

觀釣魚磯 庚辰端月時如觀陽 舊集

鈎石穿谷起波光映遠洲風帆千里眺歌吹一杯浮野鶴翻霞渺閒鷗傍水遊憐予羈滯苦目斷白雲樓 偏涼汀有樓名白雲

靈武道中望賀蘭山 丁亥六月如湟

黛色千年古人情世代更雲蒸疑臥虬風獵似鳴鉦山缺新誰破嶸姚舊著名濛濛烟雨外天水一番淸

七夕後二日僑松山賦得山字

積雨銀河溢星橋幾度閑初秋增旅意久客病衰顏聚少悲天上離多嘆世間荒沙寧可戀數月老關山

過磯伯城

行止都非我胥征豈敢辭寒雲方在掛澗水尚流澌杏頰初迎日柳絲半拂枝客情悲旦晚春色故遲遲

旅嘆

更事從來苦邊陲苦更長風塵滿面厚牛馬一身忙傲骨新經瘦病顏久已蒼故園春色早雨過杏花香

賀司馬孟公撫定河西 戊子秋

誰司大將旗落日煥燕支挂印天山遠洗兵星海邊今秋方肅殺元老愼誅夷折首功成早難開指顧時

苦嘆且老

余年已半百膂力早奔馳千里斑斑血五花散散蹄
天涯多霜雪筋骨久披離歷歷新鶴爛泫然故舊思

偶題

不意吾生日適當陽九時逢人說喪亂觸物見兵危
展轉乾坤小低徊形影疑何年征戰盡扶病計歸期

冬夜

朔風當戶起月苦夜光寒劍冷龍文澀琴哀鶴唳悽
杞憂霜短鬢霖淚凍長欄漫讀離騷賦孤清世所難

家信至知育孫在夏今秋已舉一子遂喜成俚
句戊子嘉平二日

自斷強仕外有子弱冠時宦遊天涯苦家貧生計卑
今秋方舐犢來夏正含飴覽鏡堪怡頰何憂鬢早絲

微雨初晴 己丑春

靜對方亭午巢驅雨過新片雲如悟道羣鳥似留春
影濕蛛絲滯風晴燕羽振息機能久默忘浣客心塵

夏日過允吾趙司馬申龍廣文丁弘謇邀飲涉
趣園賞採春

物序臨初夏餘幽說採春人隨枝鹿臥地產虎狼新
梨雪能添病榆錢不救貧涉林張一酌感慨問花神

放白亭同門人李念慈賞阿炎容賦得秋字

不擇繁華地偏宜此地幽花能隨意好鳥自解忘憂
靜玩生香細憑欄采色稠月明時縱目疑傍碧江秋

其二

地僻能消夏高雲澹欲流樽前詩爛熳醉後話綢繆
艷奪江干冷功宜藥籠收花開非寂寞不待晚風秋

夏日餘善堂偶息

暑冷應無暑庭閒伴落花石痕凝紫示水汎闘紅芽
客夢鄉魂遠驚啼樹影斜白雲空在目清淚濕流霞

吾廬篇

吾愛吾廬好彈冠非所宜身隨鷗共步性與鹿俱馳
全副違時骨幾行弔楚詞
聖朝無棄物貧賤亦天貽

其二 時聞有代事者遂企其述

吾愛吾廬好投閑合避賢身觀蓁塞末魂落鳳峰前
數日丹楓老一時黃菊鮮征輪滾滾客為詩着鞭先

其三

吾愛吾廬好情傷骨肉離中秋孤見月九日獨斷巵
病久吟天憤雲深望眼遲鳥飛憐影隻遶樹覓南枝

其四

吾愛吾廬好高堂闕望將乾坤驚走鹿日月哭妖獍
游子青山淚慈親白髮悲非干塵緣覓惜在重天[illegible]

其五

吾愛吾廬好一經課子時熊和曾授母參苦獨詒兒
白雪邀雲久青燈然夜遲縹緗真事業宦海侮參差

其六

吾愛吾廬好征途且罷驂已嘗膽獨苦未戀蔗同甘
馬數何曾五徑荒尚有三邯鄲能自醒還向枕中參

其七

吾愛吾廬好蕭然十畝閒拙哉賦性癖敢曰濟時艱
沱水縈如帶句峰曲似環生涯饒短褐扣角詠南山

其八

吾愛吾廬好彩衣宛宛施襁中偷憤子堦下指豚兒
終綵惟依竹安貧不覺屢門非石隱定采紫山芝

擬山居

嚮綬原無分行藏任緣放身天漠漠引耳水漫漫
老病依丹竈閒心守自逍巨林忘出定致擬是胎仙

其二

峰樹非吾事中流有巨航江湖鯨鱷變天地一鷗翔
白月生虛室青山臥草堂他時應敢樹濟溺任滄浪

其三

棄迹糾塵地樓心鹿豕鄉一燈香入夢五夜月迴光
清磬雲中濕飄花雨過涼自憐衰朽質疾病有濂牀

其四

客路久次且十年一夢餘世情羞鹿鹿吾道任魚魚
水遠孤村曲窗涵萬壑虛莫烟松不際積翠在茆廬

其五

買圃開短徑卜築構低關臥病歸南浦移文愧北山
花飛四季好鶴唳一松閒爲覓天台路雲生不斷間

其六

僻居非叙寬名嶽定詩刪詎負九[illegible][illegible]能吟五噫篇
庇衙梔子岸猿飲獨流泉閒步扱行遍前山看月圓

其十九

題竹幽思暢看花目影鮮固知心自寫豈謂口言遴閑續四愁詠嫻登九辯篇遙聞清淅破枕落飛泉

其二十

文繡犧牲被逍遙曳尾行西山能愛白北闕早陳情不識金銀氣休貪燕鹿名苿衣裁野薜漱水可頻傾

冬夜不寐

荒荒晷景迫耿耿夜光殲久厭征途擾還依枕畔潛自憐清茹苦詎謂黑生甜強起添沉水淒然月在簾

過允吾別少參宗尼叔留飲時坐集羣賢出聲籤分賦得姓字

不分投簪客猶來坐紫綃貫飛方漠漠嚶語正喈喈草野恣呦鹿流雲遏鄰姬驪歌休再唱寒雨濕前街

代賀四良玉別馮少參分得璡字

滿座貂蟬客能容落魄身自憐珠混目誰識玉非璡汀渡飛裝鳥荊門聚吉人梁園多勝蹟此亦步芳塵

辛卯里居時年四十有九

北闕消煩夢西山結道緣雖期無過日正値有非年

解綬羞陶子貪眠嗽孝先門庭車馬絕明月獨娟娟

西郊小飲和給諫飄環溪年翁韵

自分荒三徑閑身老一丘流雲披遠檻靜月繫虛舟不爲羊裘客能邀星使留樽前霏白雪當暑氣如秋

贈恒山弟掛斧山左

自簡期無負青蒲立大忠素心源泗水濂性與參功雁叙雖傷別尊思未許同三齊方曆火霖雨注花驄

香露亭偶息

一徑花方丈三眠柳半堤紫雲棲遠樹鳴鳥過前溪自植忘憂草閑扶戴月犁相將惟淨侶共坐綠陰低

西園剝棗

十載他鄉客今來雜舊籬已經花灼灼還見棗離離冷落知秋意遲留戀故枝休言不黍漸此亦果人飢

小齋獨坐

斗室能枯坐蕭然地遠塵石公堪結侶太史授芳隣俗尙愁經眼浮名恥挂唇黃庭初讀罷靜裏悟眞因

其二

賜子能忘世鹿翁玩此生已齊萬物累自覺一身輕

檢藥醫心病攤書砭俗情暮鐘雲外落纖月入簾清

其三

不破窮通見何由物我齊西山薇滅沒東郭雨凄迷
戰地馳槐蟻窺天笑甕雞匡牀繞一枕紅日又飛西

其四

白髮眼前事青雲夢裏過年來眞傀儡老去竟如何
兒女恩生害功名水上波狂歌聊自適不謂有詩魔

其五

閉關新思過非關愛草元世情都似漆吾道足高眠

宿月方池靜杜門半榻懸敢言塵世濁第不受人憐

其六

紅塵馬上客霜鬢鏡中人檢點惟三徑蕭條笑一身
無絃琴有韵舊讀奕時新莫厭深盃滿澆愁且入唇

其七

人各適其適無爲任所詵孔融能愛客中散欲絕交
白水堪澆藥青山可藉茅鴻飛雖冥冥退而結衆巢

其八

靜息消三業斑經解五香耳根能洗滌心地自清凉

北闕休封事南山未稻粱吾年行五十牛馬爲誰忙

其九

貧遊方無累閒多即是仙閉門如太古靜日似長年
蘇子三杯軟羲皇一枕眠病劇因廢客非欲避時賢

其十

黑甜勞夢少白水道情多江海羣鷗鶴乾坤一薜蘿
欲瞻天北極誰挽日西戈大運今同古旅人其奈何

春園花鳥

淡月幽人照春歸楊柳時花能隨客意鳥亦解新詩

雨洗胭脂色風高杜宇枝不須求辟世到處可委蛇

偶成

青史都成夢紅顏易變霜春初杏破頰秋老菊生香
輕絮猶沾地飛花尚倚墻情到無情好多情總斷腸

早行

僻僻山行遠一灣樹影迷亢雲蒸騎足返霧紉征衣
頓有慈親慰猶懷稚子啼天涯何處是芳艸正凄凄

其二

不憚川原路飄然遂遠征幾星猶在掛宿月尚含明

剝啄驚山鳥鳴蛙問水程簡書眞足畏置此一身輕

舟行遇雨

七月連宵雨風檣濕晚譙野蔬依宿水靜夢入清飄
岸色留千古江聲帶六朝悲秋誰共賦此夜正寥寥

其二

七月連宵雨波光切太清滲滲雙鷺落泛泛一燈明
雲濕輕舠觸風攢古壁鳴能垂直者釣不起羨魚情

其三

七月連宵雨扁舟藏晚涼寺鐘雲外濕漁火淡生光

客夢瀟湘遠鄉心道路長自知鷗鶴性暫而詠滄浪

其四

七月連宵雨舟行次第聞燕飛恣掠霧魚沫欲吹雲
両岸千波濶一帆二水分不須頻問夜擊楫有時勤

其五

七月連宵雨閒心任悉流乾坤兩藻沫身世一沙鷗
乘木思舟楫臨淵恥釣鈎迷濛濤色遠滿眼大江秋

其六

七月連宵雨長河没曉天幾香生別浦遠樹隔峯烟

蘇山灣如畫符阿大似拳消秋知幾度離恨欲經年

暮夜走桐城 壬辰臘月時治寇江上

小棹因愁散江天入暮年灣分眉月淡雲際尾波連
煙島輕如夢寒花大似錢牛衣堪臥病徒羨晉公賢

偶有所見因有所感 癸巳春初在潛

讀書期學古愧未破窮通老病腰難折踈涼面易紅
彩攙涎廁視翻鶴任天風出處知誰勝微君志不同

臥看北山 癸巳發潛

青巘攢峯起白雲臥其巔有時峯似石或亦散如烟

更事終朝苦閒心一枕眠採芝何處是嵐影夕光鮮

秋興 發州

柳溪霽色好栢嶺繁光浮紅葉四山滿黃花一夜秋
晨曦啄鵲噪森雨杜鵑愁獨客亦閒放長歌倚小樓

其二

羊石千年跡仙人不可尋紫猿攀棘棗黃鳥啄林檎
颯颯秋江冷蕭蕭晚樹陰誰當解學道空望白雲岑

秋水集卷三目次

詩

五言律下

入山

金華三洞胡真水壺雙龍道書謂三十六金華洞元之天也甲午春夏太守蘆唐邀往從遊則晉府倅胥田張別駕藍生前直指公王九如小憩雙龍洞問洞中有石鐘石鼓二石龍之形春水迷漫未能臥艇以達也歷水壺朝真歸智者寺山雲欲沉日下樹杪矣

取徑原非曲山行更不除雲蟠終古石樹老隔年花真厭危橋渡應迷出洞霞仙源何處達直欲飯胡麻

遊洞

人傳三十六此洞結飛霞犖确龍蛇迹懸苔芝菌花鐘聲杵白石水影汎丹砂坐久塵勞息心遊地自遐

晚至智者寺

已倦登山屐還來欲問禪雲中雙磬落林下一燈懸妙法瞻元座香雲入講筵老僧持鉢水指點說青蓮

遊三竺

鷲窈知何處翛翛物外來六橋煙柳色三竺梵香臺

錢甫何須隱寺名錢塘飛峰豈再回鏡茲湖面水猶以滌塵埃

飛來峰

登山猶未倦散步夕陽來峰嵌千岭日雲生崗法臺呼猿空有洞放鶴已無回暫憩勞勞想湖光不染埃

舟中

遠樹雲中出孤帆天際來四圍蒼色滿一葉綠光開日落鷺鷗起風高拂雁回誰憐漂樹者向晚客心哀

送蔡民部北上

國計勞討耕胥征九月天欃飛桃葉渡颯帶秣陵烟兵食俱應足瘡痍未盡全知君斯道任好爲達重玄

偶成 甲午冬

吏俗由來苦兼之于役長性情數日減牛馬一身忙斯道終泥土吾人小粃糠排衣應更早泉石任徜徉

感懷

雲瑞因何瑞官貧豈足貧天涯同是病客路幾爲親滿眼青山老盈頭白髮新梅花開正好持贈有誰人

戲贈張銓部聊新于銓部頗多內寵

何事來隣女求窺朱玉牆君才如曉日妾命似晴霜翡翠迎宵夢鴛鴦次第雙不須重理曲原按舊宮商

乙未夏病耳而聾 仍限韵聾字

青雲燃指度轉瞬白頭翁自分心常寂何期耳早聾有色亦爲幻無聲已屬空不聞饒老衲一枕黑甜中

其二

息機常抱聯久矣俗緣空口以三緘默耳因五夜聾波濤驚世上冰炭化胸中總有憂天意無由畏烈風

其三

向慚違聖學五十而耳聾情火變爲毒聲聞障已空迅雷忘變色落葉問飄風欲挽西江水飛濤入枕中

其四

性拙才尤拙心聾耳亦聾聲塵都已寂憂樂久爲空鶴唳誰家月龍吟幾夜風不須重玩世笑殺鹿皮翁

夢中偶占

不意標枝性來爲憔悴人神因形漸減病與老相親白髮樓鐘早青銅照面塵可憐清夜裏魂夢尚逡巡

題劉再彭衛西岸堂

海國有高士新成一畝宮門多長者轍人帶晉時風
桑梓鄉心切雲山客況同獨憐樵隱跡萍梗嘆西東

吉祥寺看柳 丁酉正月十四

嶠嶇稱勝地石徑亂成叢人迹寒幽竹天香散濕雲
孤根蟠遂古五曲尚氤氳日暮歸途晚空山一磬聞

十八灘感咏 得訓字丁酉六月

亂石層層起川流處處灣舟行真挂粁人挽如登山
淡月孤帆小輕雲橫檝閒秋風好借力吹夢到鄉關

南安道中 秋初作

湍水作波瀾嶒山幾曲巒猿啼淸夜苦鵑宿老松寒
柑橘千林綠梧桐一葉丹簡書眞可畏行路不須難

前題

水盡仍依水山窮忽見山浮雲劈而起野鳥逐人還
月照沙痕淺風吹鬢色班夜來舟火炊小鬼弄潺湲

其二

細流渾似帶共曲更如環鍔鋸荒榛路巉巖亂石灣
纔陵生白露顛嶺落朱顏遊子高堂夢客魂夜夜還

新秋過萬安縣

贛水饒名勝行行三百灘不嫌皆虎豹舟渡盡湍瀾
秋水紅渠老蘆花白蝶殘壯懷何處熱一步一生難

南雄舟中戲筆行 水淺如履陸地且撥沙負石而

雄水天成險公然二寸深輕舠纔似芥曲浪滙如涔
弄力人爭努神功孰敢任休言舟可陸須信陸能沉

英德道中小舟看山

絕壁挂秋色蒼然融冷光石疑遠近黛花發淡濃香
對月千峰靜吹風萬澗涼人傳巫峽好此地足徜徉

望七星巖 附小引

端州之西南距城十里餘七峰突出蒼鬱垂
垂風雨晦明烟嵐萬狀余以 覲事過登閱
江樓望之恨欲往而未果也山遊有數信然

時戊戌中秋後二日

一帶青濛氣千年黛色光泛槎疑女宿洩水壁天洋
落落少陽數茫茫太古藏洞中人說好北斗吐栄芒

汉傳洞中岩石積濕生光熒熒若星者七山名以此

戊戌秋九月以輯玉典禮行

耿朔膺鉅典[illegible]戒長征禮樂尊前輩馳驅讓後生

千官儼劍佩萬國仰江山哀職誰思補蝸頭有鳳鳴

初出五羊 時九月九日

已分投荒老何期掉臂行宦情多慘淡客路少經營
白水吹沙遠黃花照眼明忘機江上鳥相對一身輕

欸息

流民圖可獻揚文可不堪再讀

欸息奄奄斃誅求日日生小臣甘厮役大吏喜逢迎
白骨還相枕青燐遍處明 帝閽不可叩野老盡吞
聲

舟中雜咏

粤藩苦惱萬狀難以枚舉登舟之後頓爾清
涼發所欲言不計句之工拙也

一自登舟後頹然萬念灰身閒思餌藥事減欲加餐
且洗面皮赤載澆心地寒北風時過雁爲語問平安

飄飄欲仙

其二

人傳炎地熱吾道足生寒好夢時常有名山次第看
漫江新月小隔岸野花殘歷足三晨後無憂畏起難

肝膈如畫方有此句

其三

偶爾離塵網脫然心地空容惶休計遠吾道不終窮

入夜皆明月揚帆即好風烏私應知願苟里等閒中

次蠟燭山

韶府北百里許舟行西望兩峰峙立高插雲
表且自爲本末不相聯屬亦奇觀哉俗呼蠟
燭山

好記乎

突兀兩峰起人傳蠟燭山雲蒸今古色月挂淡濃間
小艇嵐光滿寒波黛彩環二華天外削岢樂若相班

再咏前題

兩山湧地出氣勢各巍然烈日燒紅炬流雲繞碧烟

湞江滋灌溉橫黛各迴還至理存荒謬吾其叩又玄

梅嶺松

千年以上物虬枝怪石過者生寒人傳張曲
江手植四百株此其遺也挂角寺附有一祠

嗟爾先賢植幾經兵火殘白摧龍虎骨黑剝雨雲瘢
勁節千尋直清風百代寒遙征嚴廟貌落日下前灘

過十八灘 向刻粤槎日紀誌之詳矣茲不復贅

湯湯流水急落落注巑岏雲迸琅玕碎風高虎豹寒
美人天上去桂子月中看秋色饒幽勝楓林幾樹丹

其二

亂流礁怪石萬態水中央乳燕晨飛雨金蛇夜吐光危樯依月小急浦過花香擠醉無辭飲天風滿袖涼

小雨微晴舟泊萬安城下

細雨新經過微風瘠欲波霧雲小鳥濕弄影野花多奔走天涯老蕭疏客鬢皤孤舟維獨岸白露滿江蓑

廬陵江中遇雨薄晚望晴

霜風十月半亭午震驚雷五嶺炎氛洗三江雪浪開老蛟忽奮怒孤鶴亦徘徊頗有娟娟月湘娥捧瑟來

夜雨初晴

露氣宵爲重秋風夜雨涼石魚吹遠浪野火射微光新月生洲渚濕雲滿稻粱劍花寒不起酌斝付行腸

十月九日吉水江上北風大作　拗體

江月裁咫尺氣候迥不同所臨秋已老凜若冬之中捲地風濤惡滔天雨雪濛局促篷窗下寒爐火不紅

苦雨　十月十四舟泊洪都城下

異此簡書迫懷歸無自由變傷霜兩鬢蹁躚付孤舟風急迷沙鳥雲深失水鷗一燈寒入夢寂寞滿江愁

坐嘆

坐嘆百感生吹雨入寒檠殘月三江淨孤燈一夜明繁華貪有夢霜鬢苦無情何事營營者傾身殉利名

喜晴

喜得青山在（悠然自適）豁然洞目睛摩空鷹力健旋舞鶴飛怡樹樹開新色帆帆挂彩曦晦明傷此道天地再清熙

望湖亭　即吳城大觀亭

冷落風濤地石亭剏有年半灣青遶徑滿目白漫天鈎月三江挂垂雲五老縣混茫千古色坐對自生憐

舟中對小孤山小飲

坐對孤峰起遙將斗酒澆烟光連上下嵐影切雲霄恥向彝山倚甘同一葉飄風波經閱久屹立未能搖

其二　山背群鴉萬點爭噪夕陽

頹然一卷石誰注水中央亂草眠荒月寒鴉受晚陽星槎經兩渡吳越歷三霜酌酒看山色烟嵐入醉觴

稽山道上

一片荒蕪地梢風透體涼幾家完婦子到處走豺狼疾苦明王問誅求長吏忙寒鴉三五點繞樹覓斜

陽

望濠州

勝蹟古濠梁，牆雲五彩揚。鳳皇銜夜月，鎮鄉射朝陽。鳳皇鎮鄉濠二山名 鬱鬱浮王氣，漫漫發旦光。青山過客淚，淮水自湯湯。

過閔子祠

瘦馬嘶豐草，殘碑臥道傍。荒苔疑晚日，零雨落晨霜。八百王風遠，用○亦○的○致○ 三千聖澤長。蘆花滿地白，過者有餘香。

積霧初晴

萬物垂頭睡，氣運正屯邅。忽然新如浴，偶爾煖生烟。何以玄黃血，化爲膏澤鮮。啾啾赤龍吐，噴出火珠懸。

次月復大霧遮天地 并前章俱拗

天地復溟濛，帝顏久已酡。四野昏如寐，千林暗若魔。劒光何處落，酒力不勝多。誰是清醒者，徒爲長夜歌。

其二

余心方黯淡，客路亦蕭條。霧濕氈車重，霜威瘦馬驕。一肩星漢遠，兩鬢雪花飄。遥望五雲闕，衮衣護絳霄。

和趙長洲瑾贈扇韵 己亥春三月旅燕

白髮垂雙鬢，蹉跎又十年。炎涼嗟世態，禮樂少家傳。近浦香風細，[illegible]鴻夜月還。臨軒勞聖主，無策對堯天。

其二

五嶺炎荒地，煩君欲問明。土人甘蒟醬，吾道適蓴羹。少帝風生海，越王草滿城。從來疎吏治，潦倒愧民生。

雨後

雨後山光好，烟嵐幾處明。臨花飛蛺蝶，鳴水聽鶺鴒。天道時時變，人情日日更。前途須信步，不必問陰晴。

初出里門 己亥夏

白頭老母在，星駕欲何之。杖底風塵色，樽前兒女悲。川原縈馬頰，沙草綴轗迎。今夜他鄉夢，飄飄無所依。

過肆州和壁間魏光祿韵

不憚崎嶇路，山城幾度經。狂沙迷遠道，衰柳倚荒亭。泪眼看雲白，忡心問鬼青。天涯遊子老，雙鬢久星星。

方山道上

川路烟光合，麥畦翠浪翻。飛花臨小澗，細雨過孤村。雛嬌能馴犬，田翁更抱孫。他鄉隨處好，無奈客心煩。

石丈坡外

石徑丹梯遶山花綴小紅雙啼鳩帶雨曳水燕沾風

懷母余心獨離家衆念同風光無可戀緣此遂忡忡

山路

山路偏宜夏茵鋪滿道花石根紫紫滯水岸染紅霞

殘霧爭新蝶餘香戲倣車莫嫌微雨濕更欲聽鳴蛙

大旱望雨征人喜晴晝晴夜雨各如所願天心

帝力民無能名

南畝方憂旱翻雲夜雨多征人將戒旦驚馬畏滂沱

積霧迷宵徑殘星列曉河誰齊萬物願帝力已忘歌

渡井陘河

襟帶黃泥水攻之獲坳堂往來如聚蟻車馬列高岡

漫說江湖大須知形勢匯寸雲能蔽日天地盡茫茫

途行懷母

人生有至性菽水未爲貧寂寞天涯淚蕭蕭病裏身

野花空醞客山鳥亦依人幾夜高堂夢何時彩服新

欒武古道中

大道接蒼烟泥聲滿行作古今成勢碌車馬笑喧闐

高柳鳴晴鳥低垣噪小蟬憐余交州使高卧羨回遙

烈日偶雲

偶爾浮風至翛然便欲仙深雲飛一鶴淺水戲雙螺

病渴今無暑微熏欲潑茗邯鄲咫尺近聊借北窗眠

平林柏林寺看吳道子畫水

夜半走江聲洛堤寺裏行烟雲生暮閣風雨落前楹

僧枕驚龍吼松濤沸海鳴炎途遲日苦坐對一時清

早行瘦陶道中

夏雲多磊落清氣化如鱗蟢舞垂簾幌鵲飛叫水濱

客心知恬退天意重安貧非敢塵簪冕高堂有老親

星石 并序

瘦陶大成廟隕星一石形稍欹長徑尺餘質肥而頑色青黑蒼黃斑駁隱隱有文理扣之金玉鏗然按志記明世廟時星隕如雨此或其一也余以觀典竣事往過觀之

精靈結混沌燦爛發天光何以隕爲石嶷然落大荒

傳聞資象罔寤色泐蒼黃不復凝元氣空樂棄道傍

客路有感 望陽道上

何事勞勞客征功日夜忙山花開任意林鳥宿深藏
憑軾無春夢襄帷遊斷香艱難惟行路涕淚欲霑裳

夏日在途

夏日山山秀村居處處幽去來人自友鳴和鳥相求
細水通蘿落孤雲抱竹樓慚予牛馬走過此幾含羞

久客

客路經時久閑觀物理眞雲深山色古樹大鳥聲新
灘月荒凉美巖花斷續春解裝欲小憩濁酒不言貧

其二

僕僕風塵老炎炎暑氣侵新詩當娶藥課子足談心
靜悟支公偈閑歌梁父吟前林鳴黃鳥喬木羨良禽

率爾漫題 首句拗

士固各有志何庸汲汲爲大風歌此日小草出非時
富貴看雲鳥功名付酒卮夜來淸夢覺明月上花枝

雨晴

積霧天如垢劃然洞兩儀萬山拱曉日萬木吐新枝
燕燕姿情性風花任合離不須驚物候流態亦相宜

逆河

潛水縈如帶東南民力殘涓涓疑是淚粒粒恐成丹
膏血徒傷盡泥沙不忍看
聖王歷疾苦應與一分寬

舟中苦熱

蓬窗欲寄傲仰面看靑天去息塵飛馬忘機羽化仙
忡心憂熱病耳聽鳴泉忽訝東山上半輪赤玉懸

夜月

淸宵暑氣減靜坐水冷冷月滿飛蟠兎草深濕小螢
劍光頻倚徙客路嘆伶仃夜半渾無寐長河一帶靑

宿雨

客心方鬱熱宿雨暫爲醒去水淙淙白高雲冉冉靑
遠枝棲幾鳥在野失三星痛飲能消暑長歌擊小舲

雨後月 維舟聊城近郊已亥夏日

黑雲洗川出天意在淸明露滴千松小風高一雁輕
炎炎知大夏冷冷有孤行散步芳林下香生寒杜衡

雨

危舟時獨坐萬里走江聲去鳥依雲黑驚魚觸浪明
一篷風雨恨半樹古今情黃酒演天問半騷百斗傾

舟行遇雨

舟行似輭轍。雲淡白𣵀𣵀。遠水山如髻。平蕪草沒人。劍光燈下黑。樹老雨中新。黃鳥雖無賦。他鄉未可親。

南槩湖看晚霞

一片明湖地。天光接水涯。潭深迷雁雀。堤老廢桑麻。久客能無病。蹤居可當家。虛舟惟獨坐。落日看流霞。

舟中野人送瓜

凉鮮能消午。虛牎玩物華。沿河飛白鳥。入柳聽青蛙。欲啖千年棗。休誇五色瓜。不須齊得喪。憐爾在天涯。

雨後舟行濟州道上看荷花

岸色昭千古。殘紅洗碧涯。細流無漏網。急水有崩沙。頑夢難尋蝶。痴情欲問蛙。香風吹隔浦。斟酌看荷花。

鄰湖看晚日

西山藏灝氣。落日彈金丸。雲散千重翠。光搖五色玕。鳴蟬吹暮雨。晴柳拂淸瀾。對此明湖水。灑然心地寒。

積雨晚晴

雨深失積嶼。島類沐淸風。水沒山頭綠。霞燒石脚紅。亂雲迷鳥道。激岸嘯孤彼。落落星如彈。長空早挂弓。

咄咄

咄咄空書字。呵天欲問之。乾坤眞野馬。身世一孤鷀。上帝顔何醜。旅人嗟有時。夜來風雨惡。淫霧滿江湄。

旅夜

落落誰爲語。悠悠不可期。文章身後事。勳業鬢邊絲。邯夢今難續。天憂自笑痴。新凉生夜雨。秋月亂鄉思。

近里

聞說家山近。奚童次第來。今年夏始旱。數日雨爲災。茅徑常時閉。荒庭半是苔。深宵聊藉飮。共醉月徘徊。

過龍泉山

谽谺窺虎穴。縹緲望龍泉。山逈青霞繞。天低白日懸。野人忘漢代。古木自堯年。好息風塵累。來茲結靜緣。

憶恒

朔氣凌虛漠。元雲拱帝州。翠環桑水綠。寒接雁門秋。林壑吹幽籟。圖書菲臥遊。漫言煩蠟齒。吾意在滄洲。

蓬正嶽祀

男兒高峯聳。烟蘿曲徑閒。太行陪邈岫。少室笑名山。石筍眞堪斷。殘碑儘可刪。一王剖鴻秘。千載白雲還。

雨後

雨後青山好峯巒處處奇淡光天挂壁流影月開規鳴鳥各爲性飛花故意遲征途久已倦對此若忘疲

樓上作

兀然惟栢坐形與之俱忘隨處青山好無心白晝長蒸蒸溽暑日習習草亭凉況少門前客松間舞鶴雙

小雨晚晴

夏日看山色山腰細雨生雲情多反覆天意轉清明大樹分凉影方池落晚晴都來塵事少閒坐聽蛙鳴

籠傷一雀自悔非仁註省身篇中一過

任爾適所適胡爲閉其中晨起飼粱穀晚臨問朔風貪聽綿蠻好愛看羽衣紅有失開籠意徒傷慈物衷

壬寅夏日

吾年行六十花甲已重周衰鬢羞臨鏡繁霜任滿頭彈琴坐深月看雨上危樓汲汲須何事浮名不可求

和陳祺公觀察

守拙逢迎懶墻東一艸堂舊游憐汗漫衰鬢付滄浪石雨參差綠溪花斷續香灌園已三畝竹樹半成行

其二

曾辱高軒過開尊顧不違弄花推水部衍何羨玄暉疎岫雲來遠深林月照微平生湖海意拳石即漁磯

其三

南北廿年事嗟予尾羽譙馬啼黃葉塞蛟背黑雲潮垂老依蓮社支筇立板橋他時能餌术[illegible]病欲逍遥

其四

登臺生遠意問藥采新芝名嶽盧敖杖游仙郭璞詩烟霞留鶴侶昏嫁畢豚兒肥遯人何事吾其任所之

其五

白雪留高唱多君詩句工濠梁興更逸河朔飲偏雄朗月鳴孤鳳空陰砌小蟲晚來欲散步素影在池東

其六

達士能知命閒亭讀道書霞生西嶺滿月照北堂初鳩杖新來健爛衣舊自如行藏千古事天地一蕭疏

其七

市遠非逃俗居幽無近名青鐙消世慮銀燭愧朝京張魏留蓬草羊求似弟兄參參斗酒意春牛喜聞鳴

尉合新恒山有安題之行將抵雁門

其八

猶有風雩興何須笑二毛青鞋對老杖金字使臣袍呼酒傾雲斝題詩染雪毫千秋誰自命欲續小山騷

其九

曲洛知魚樂高松為鶴謀客來天欲霽雨過氣如秋敞牖排青巘高歌傲白頭藥苗新種就老病不須憂

其十

沙樹幾弓地能邀珠勒回倚樓看蝶舞遲座待花開

倦鳥依人至流雲送月來渾忘軒冕貴共醉古墻隈

附陳祺公先生題知園　諱上年清苑人

藉甚東皐里悠然北海堂世風移艮岳吾道屬滄浪栢老寒逾翠梅疎晚得香屢遊公讌客詞賦媿分行

其二

綠野春無恙蒼生願久違門前城市遠閣上石林扉叟履尋先達觀星識少微熊羆如有夢咫尺釣魚磯

其三

時治臨華渚平臺俯而樵四圍青嶂落千尺白雲洞透壁翻無路凌空忽有橋往迴多許地如歷行城遥

其四

世晚留黄綺山高見紫芝誰鋤花徑字自詠草堂詩健飯閒慈母傳經有令兒子貞應訪得秣馬更何之

其五

早粉人爭飾林居此最工石筆非汙漫彭澤木英雄濟世乖貞詁憂時托茝蘭更憐嘉會數隨意到墻東

其六

猶憶桃花後曾翻禹穴書客星逝白下朋酒設黄初水榭無際鳳禽縱自如於今堅[illegible]酋約步屧莫教疎　白下謂顧徵君尊人黄初謂[illegible][illegible]先生也

其七

南國山青紫西臺柱史名吹簫同鄒迅遊馬冠神

京大道寄詩酒高朋餘弟兄家譜 前日至春發上林巒 懷難弟侍御恒山

其八

老去交親減濠梁憶鳳毛椒花分御幄金勝茁宮袍藤薄供蔬食官閒助綵毫著書頒海內先後涉風騷 懷長君圖博訥生

其九

逐客洗將命生兒如仲謀茂才惟兩漢指顧必千秋巳見珠聯采還疑樹並頭有家俱似此預滿復何憂 大君懿生皆出而佐客穎達絕倫余尤健羨

其十

數至渾忘倦臨岐欲重回憑高雙屐伕眺遠五雲開花竹皆新植弦歌不外來與時吾卜築亦在雁山隈

秋水集卷四目次

詩

五言絕句

秋水集卷四目次

秋水集卷四　五言絶句

旅眠

欹枕悲秋晩勞人夢亦煩夜風如有意吹夢到家園

詠螢

月黑千家黯孤飛一綫明昏鴉樓滿樹切莫遶枝行

偏凉汀泛舟（時知溧陽縣偶一郊遊覩物悠閑慨人事之弗如咄咄）

日照青波裏飛花落澗邊誰知紗帽苦不得傍鷗眠

榆關道中憶舊遊　甲申秋九月

我昔不憚煩勞此山川路秋來萬物凋日月都非故

擬元夕

榆西絶塞戍卒苦貧元夕佳辰幾不知樹鼓燒燈爲何事余同子驤戲擬分平韵各十五首

遠炬疑新月飄花畏晩風畏宵應有待樹色已朧朧

其二

合枝金芍藥並蒂火芙蓉莫漫驚靑眼春風賴酒容

其三

紅焔高燒市白榆低映窗一般絃管夜寶帶彭幢幢

其四

青女無聊早香風入夜迴關情非爲月春色總相宜

其五

曲奏梅英落光生梨雪霏塞寒春未暖酒力敵霜威

其六

火影明高下雲光欲卷舒淸齋非寂寞春滿一牀書

其七

簫鼓年年有邊城事事無可憐今夜月容自照[illegible]

其八

竹爆天回北笳鳴地迥西幸逢三五夜風雨莫淒淒

其九

燈火年來暗春光此夕佳獨憐邊地客對月强開懷

其十

遠照星千點低寒酒一杯靑蓮原有癖向火中興

其十一

溶溶月似水簇簇火如輪忽訝南枝暖花開頃刻春

其十二

輕烟將籠月高火欲燒雲强附樽前酒笳聲不忍聞

其十三

七寳烘空迸千巡湧地燃邊城貧已極金襯欲鋪園

其十四

遠塞驚啼苦春來日日寒莫教新火歇常得借花看

其十五

燦燦飛星彈翩翩照彩鵬漫憐歌子夜風月總相關

偶然作

萬法由來假一絲不挂眞我心圓似月啼鳥早知春

靜夜思

蕩子不思家春來遍地花誰邀長夜月夜夜到牕紗

秋感

脉脉愁中意悠悠塞上情耳畔秋風起空堦蟋蟀鳴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明鏡變青絲君心行未定妾夢始別時

賦得蕩婦高樓月

明月憐孤夜含情入我幃不敢自持抱願待郎早歸

昭君史

宸慮重黎民狄戎未馴豢誓貞良策功歸一婦人

班婕妤

焚修幾息靜讀史解忘悄無奈堦前月偏來愁處明

其二

自知妾命薄非干君愛輕最憐風起處時送管絃聲

春夜

院冷花魂寂風清月魄閑且看盃漉漉莫問鬢斑斑

長干曲

一自君行後日日望江頭歸來多少客不是去時舟

西園咏 己丑避暑小築

天涯常作客小圃暫爲家傷心枝上鳥啼變隔年花

其二

春草油油碧緣愁細細生紛若千萬縷不盡古今情

其三

久坐幽林下風流翠欲滴斜見返照人倒影在石壁

其四

花殘蜂有蜜雨老麝生香濟宕西山爽悠然入我裳

其五

雖設門常閉能閒晝自長蝶舞栩栩夢花飛段段香

其六

雨滿荷香膩簾欹燕語忙憑欄對青山外濤聲故送凉

其七 過中四月探春始開

探春花已老注夏病方尋草閣看雲起芸窗注水沉

其八

雲出無心岫簷飛自在花傷懷何限樹樹樹有慈鴉

其九

七月邊城杏纍纍尚戀枝江南真不信紅冷落空漪

其十

獨對放白亭連山一帶青落落雲間鴈銜蘆過遠坰

其十一

風吹苜蓿草月照蒺藜沙塞上蒲桃樹何年入內家

其十二

遠色千峰翠寒楓數葉紅賽秋番信俗鼉降鼓逢逢

其十三

綴枝冬有實照地月無痕會鼓山陰棹前溪莫掩門

其十四

禿木拄頹陽氣色自蒼古而我息其下更覺多清苦

其十五

昨夜北風寒枝凝白蠟丸文園常病渴時倚水晶看

其十六

月滿亭園冷風吹刁斗聲斑衣空積淚流影北堂寒

西蜀戢琢正月

日暖風微殺天寒河正凝窺園強縱步霜霰滿衣冰

二月

遠黛渾含凝柳腰半拂晴嬌香歸怨笛莫認販花聲

三月

寂寂枝頭蒂冉冉細草生可憐春已老鶯燕故無情

四月

新花初破甲舊燕亦尋巢獨有天涯客傷心聽鳥嘲

五月

[illegible]

瀑雨驚山魄狂飆變鳥情縱有耽花性無由放眼明

六月

[illegible]

突有黃雲起三伏晝掩門披讀頻仲蔚蓬蒿常滿園

七月

蒸暑原非酷初秋如早寒萊花猶未盡尚借病人看

八月

玄鳥征雲際鵰雞叫楚原多愁悲宋玉白首愧文園

九月

落日在枯梧壘土行人辨戰骨血猶鮮胡兒眼盡碧

十月

霜風鳴畫戟殺氣驕門迫付言十九年一夜頭堪白

十一月

子卿十九年余亦經三節馬角幾能生魂消一夜雪

十二月

鐵衣驚歲晚白髮怨愁新望雲知兩地有夢共一人

西園雜咏

莫遣封姨妬須邀月姊憐香魂淸不寐靜對共娟娟

其二 杏花

淺紅莞解頰殘粉睡惺忪似承靑帝令遣嫁逐東風

其三

飲心惟樂聖涉趣毋窺園風雨梨花夜瀟瀟早閉門

其四

細月花香潤深宵樹影肥愁心供寂寞小雨任霏霏

其五 李花

隨露勻疎幹纖雲亂細柯有時月下看恍疑泛銀河

其六 並序

余偶息林下鳥聲滿耳樹影交加憶陶徵士與子儼疏中語良非誣也因戲載其句

綠樹時交陰黃鳥亦變聲歡然誠有喜不獨是淵明

其七 白牡丹

猶憶沉香畔一枝凝露新鉛華都已盡疑是虢夫人

別西園

猶來步綠莎白石倚苔蘚他日夢幽處依稀似舊柯

其二

月下曾迂步花時亦見憐謝爾殷勤意相將已數年

其三

重留非宿志輕別亦淒然猶憶春風日樽開百鳥前

其四

細雨終朝濕寒花一葉黃相看無限意落月在頹墻

其五

瀾漫曾經眼猪淋亦破愁欲識別離苦西風一夜秋

其六

和竹題詩遍、因風似昔・送花神。借力潛藏聚心

其七

已遂投簪願、何來避藉心。游衆多依倚、扶步入芳林、

其八

塞上三年久。閑愁日日多。會邀花下月。同飲到顏酡。

其九

浮雲久暇白。曉日一舒晴。闢闢枝上鳥。似爲說離情。

其十

危雲依石穩。古水入潮新。看花雖有日。不是舊遊人。

其十一

落葉滿庭除。秋聲一雁孤。相看渾寂寞、情到倍清酤、

其十二

瑟瑟西風至、悠悠遠塞愁、鳥性因時變。啼滿一天秋。

其十三

蕭蕭有鳧葵。搖搖惟雀麥、怕聽風颼颼。厭看月霸新。

其十四

秋深態色苦、萬壑冥凋疏、夜半開籠鳥、青山遠故廬、

其十五

我亦辭榮去。爾無甘同戀東皇。借力會發潮救紛

旅宿

那急茶烟歇。燈昏暗壁青。也知客夢少。遂有數飛螢、

宮怨

嬾起愁痕重。簾開促曉粧、昨宵殘淚在。勻粉見君王。

竹韵

瘦影偏宜月。孤標亦任風。相看渾不寐。靜聽玉玲瓏。

花魂

冶色惟供妬、暗香不可親。風前紅影亂。疑是李夫人。

其二

蝶夢年年變。鶯愁日日新。朦朧纖月下。倩女有離身。

其三

風前渾是態、雨後若爲嬌、搽得春閒恨、芳容已暗消。

榆錢

青帝鬪封姨、一擲幾百萬、貫朽都無收。鷓鴣啼痕盆。

秋針

刺破鴉洲香、春風一線長。遙看文鳥浴。繡出兩鴛鴦。

麥浪

一望千畦碧清風繞綠波白鷗時鼓翼恍惚下長河

松濤

翠盖亭亭立天風謖謖爽幽人時來往身近大江干

其二

偶來息其陰仰聽天風喜拈筆賦新詩共傾三峽水

鵑夢

梨花香寂寞細雨月昏黃空庭人靜後獨立自相忘

雁字

潑墨灑青天翻風纔陣鮮人間忘甲子鳳史紀新年

蝶粉

矜色來花際衙香傅面妝不須持贈鏡淡淡侍君王

鶯梭

影弄牽絲幔風翻錯繡綢多少傷春語來往織新愁

竹韻等詩當於言先取意題外生情如魂夢粉三首推合作矣

舟中對月 并序

余于丁酉六月舟行江右朦朧月下遙天一色縱行舟之宛如銀河倒瀉遂得水從天上流之句頗爲瀟洒情境最合及讀李太白詩有水合青天流之句因嘆古人之先獲我心而佳句不能常美於後也而合字遒勁有力爲不可及

兩岸杳無際風吹一葉舟夜半朦朧月水從天上流

杜蘅 一名馬蹄香

塞上風塵滿岩前雨雪齊如何生道左年年躡馬蹄

樓上作 時在二知園

憑坐危欄下山雲幾樹遮颯颯風雨至瀟瀟草閣寒

其二

倚杖當牕立逍遥看山雲色時千變炎涼一瞬間

其三

坦腹卧胡床乳燕新翻羽風雨忽西來滿袖皆烟霧

其四

樓對青玉漿池跳黃金鯉獨有靜者居閒心如止水

其五

遥見山與樹俯仰山雲亂有時明暗間陰晴各一半

其六

滿山皆碧色反照萬里紅赤龍欲潛甲火珠尚嵌空

其七

共說今宵雨白雲埋北山回頭忽南看峰巒幾處開

五言排律

午日賦得新字 丙戌在端邊

雲濕峰臀媚風吹艾帶新午忻晴掛日應甚而消塵輕燕悠烟霧野凫抑冰瀨佳辰傷久客荒塞滯征輪懶繫絲盈臂愁沾酒入脣採蒲同午節帶甲獨三秦銀夏妖蛟舞金明狡兎蹲干戈驚在眼經濟屬何人齧虎羞當戶烹鴉欲共賓他時能放鷁此地倍思蓴

題閻再彭眷西草堂

當知天地濶聊借一枝棲閑月披窗受輕雲入檻低

瞻天斗以北懷土念嵛西試看空中馬寧甘甕裏雞故園春色好芳草正萋萋

五言六句

園亭晚憩

照耳交淸籟。披襟受好風。草搖鸚鵡綠。花發杜鵑紅。
坐待中宵月。流影入疎桐。

春老

榆錢鋪滿地、誰為買春回、黃鶯辭舊燕、紫玉綴蒼苔。
風雨遶城冷。花深燕不來。

澀畦

頹石依雲砌。山花鎮日閒。漫言春寂寂。且聽鳥關關。
桔槔誰盡力。源水自潺湲。

秋水集卷五目次

詩

七言古

秋水集卷五目次

古樂府

秋水集卷五

鴈門馮如京 著 男 雲驤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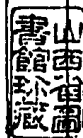
北海馮士標 評 延令季振宜 較

東海范 驤 訂

詩

七言古

蕩寇篇

丙戌春中大寇黃色俊因榆林叛卒反於圜林驛衆幾二千我兵三百擊斬之

黃河岸上白雲堆雲起沙飛古戰垓。我來正當十月天寒風颯颯倍慘然狐兔驕癡白月哭。髑髏躑躅血猶鮮。驅車北上雪飂飂。滿眼荒涼白草高。徤兒呼庚沆明月。猛將家貧賣寶刀寶刀賣盡鐵衣消鵠面鳩形慘不驕。南山妖窟多妖孽。大纛長戈利似雪。朝朝殺氣逼雲低夜夜腥風吹月缺。貳師西歸正未聞。將軍南旆漫棼棼用間父老望旌旗慚予空自擁皐比我軍三百堪一戰誰建將軍大羽戲周郎年少重意紀。攘臂能揮拔趙錐寶玩沙場飛霹靂能堆已見陣

[illegible]

雲移將士刀頭帶血腥天河夜半落旄星霜鍔颯兮
大風起壯士歸兮細雨零南隴北隴多桑麻年年歲
歲一亭花試看只今洪水上一片飛鴻伴彩霞

冬夜月黑歌

霜天日短夜風多六陰曖曖蕩銀河長空黯黯黑光
磨狂飈劈面吹枯莎翻雲四起如張羅北敵驅風奔
似梭東山鴉鳥亂爭柯南天瘴海泛洪波西川虎豹
聚山阿夜半紛紛走百魔磕磕龍甲鬪凶難況是荒
城臥枕戈驚沙人老病沉痾時醉皇天顏尚酡君子

安貧可奈何

烏夜啼

歸烏知夜自鳴棲聲聲如訴兼如啼少婦閨中情幾
許黃昏獨坐鐘聲畢魂消萬里古邊陽背立燈前嘆
不語

七夕讌集篇　己丑避暑

明河七夕曙光鮮瑟瑟西風駕綵軿萬里秋聲傷久
別一天靈雨沐新嬛牀頭濁酒堪澆客放白亭前集
衆賢李生七椀秋水骨更吞斗酒筆如椽黃生入幕
忞說劒飽讀張書三略篇談兵賈生中若神暫媚樽
俎坐觜氈丁公白髮顏渥丹觜嘗攝性隱抱關知機
如賀早辭榮直欲投身歸四明座上論文虹欲吐更
班陳子氣如虎府倅王君印輞川巧合金針對月穿
星前北斗鬪嬋娟羞言大樹屬吾曹起視星河月半
斜膠膠雞聲背氣白盡倒金樽醉四壁驟衣樓上蛩
啾啾烏鵲橋邊泪汐汐人生有酒須竟歡君不見天
上人間動是經年隔　時王倅新婚

答丁司馬弘譽贈詩

覆旦昏波幾萬年蓬萊弱水新經淺圓嶠蒼茫漫大
荒茫茫元氣不可返我亦乘虛入五行坎離顛倒任
浮生爭穴鬪角從前悔蕉葉濕身底事驚東馳黑水
路漫漫西入河源雲漠漠有媒誰分短與長醒時不
問今與昨感君贈我玉樞篇玉樞神性隔淵泉金光
洞裏無人識靈壽山前有道緣昨夜長空一鏡渺下
巖葛浦影清孤銅露幾點催殘碧曉鐘一聲天下白

愁中五思仿張平子體　癸未臘殘並序

愁何以四況遠思也思何以五致深愁也雖擬者

紛如然各抽性緑讀者弗獲盤解一參我沃遂失

有尋古耶今耶天耶帝耶付之遠思深愁而已

我所思兮在大荒將欲從之雲冞泜翹首晨望淚羅裳美人遺我暘燧珠何以報之赤錦襦重陰靈霾倚衿嗟用意孔孜心煩奢

其二

我所思兮在廣寒將欲從之露霜繁翹首宵望泪闌干美人遺我明月璫何以報之文鵲鵝彗星熒熒倚深憂用是孔孜心煩尤

其三

我所思兮在三湘將欲從之烟水長翹首遥望泪滂洸美人遺我英皇竹何以報之大宛背江關塗迕倚浩嘆用是孔孜心煩難

其四

我所思兮在虞淵將欲從之矢石堙翹首凝望泪如洏美人遺我五絃琴何以報之紫磨金雨雪漫漫倚愁痛用是孔孜心煩忓

其五

我所思兮在溟渤將欲從之水沒沒翹首南望泪眼汨美人遺我烏玉玦何以報之衣祖濑塵瀁瀁倚恐哀用是孔孜心煩僣

雁門九思 自註

雁門古代地再里也九久也思思所自也久于漁非我志也彷張敝擬四愁八句體然與懷不一稍爲變體耳句峰代北句注山也餘皆山水圖谷名稍無先後略有位置云

我所思兮在句峰欲往從之烟雨霙側心東望涕滔

胸我之懷矣心孔悠金冊錫我雙織纈何以報之九節杖願因晨風發遠兮倏焉能致忘楚銓

其二 滹沱水名

我所思兮在滹陽欲往從之路阻長傾心東望涕滿裳我之懷矣心孔懆金母錫我黃熊丸何以報之青琅玕 養也 願因流水達素鱗倏焉能致瘵疾呻

其三 南山名鳳凰

我所思兮在鳳臺欲往從之曠若麼傾心東望涕盈頤我之懷矣心孔棘命錫我背緑緺仕命之何以報

之紫霞螺願因羽翰遊北堂倏焉能致破紫傷

其四 鳳開下有泉

我所思兮在白谷欲往從之行多蹴傾心東望涕零漣我之懷矣心孔巇金母錫我方玉壺何以報之照夜珠願因流影度銀河倏焉能致刦煩痾

其五 郊圃

我所思兮在飛霞欲往從之前駕險傾心東望涕橫斜我之懷矣心孔遐金母錫我逸足驌行貢之何以報之金薄銜和嫔之願因春光遍郴條倏焉能致去鬱悒

其六 衛治振武

我所思兮在振武欲往從之鈌資斧傾心東望涕凝精我之懷矣心孔苦金母錫我入石箴何以報之百錬金願因旆旆揚干旌倏焉能致臥旅鉦

其七 小圃名

我所思兮在耿柏欲往從之波濤湣傾心東望涕夂汐我之懷矣心孔阨金母錫我匕寶幢德譜以何以報之白璧雙願因斜陽反魯戈倏焉能致辟凶難

其八

我所思兮在雪齋欲往從之風雨霾傾心東望涕寒潸我之懷矣心孔乖金母錫我繡佛絲普培以何以報之南山芝願因素華輝斗屋倏焉能致鼎恐歡

其九 居慈

我所思兮在願樓欲往從之泥方舟傾心東望涕乖鳩我之懷矣心孔惕金母錫我一環鏑也環還何以報之五色瑍也來來願因白雲飛遐方倏焉能致除憂悝

題望雲樓 並序

允吾署有樓宗尼叔倫曰望雲志良苦也命余詩

余志更有苦於叔氏之苦者亦何能詩勉賦之以誌同苦云

蒼蒼茫茫曠浮清一片飛光入夜明焰我牀頭三尺水龍精不吼蚯蚓鳴披衣對月思悠悠我欲攜琴上高樓樓上月華滿欲流清商瑟瑟動人愁朝見遠山光若帶晚看大漠淨如嶠飄若千絲絡泪汐孤飛一片鄉心白幾欲遐虛煉五光東西南朔荒成瓣貧也貧也吾道甘歸與歸與賦去難我有寸心不可委蛇而盤桓持以贈君恐君按劍而相看白雲白雲雁山

汜水日紛紜北海青門落照雯公兮公兮有同情笙
雲樓上倍思親飄飄兮晨風渺渺兮余褱逍遙乎物
外曳尾乎塗中鳥知飛而知倦心誰恨而誰同乍聚
羣遊幽怨結晨霞夕彩泪濺紅拔劍砍地能決絕臨
風哀響莫慇悅

庚寅七夕歌

月華流彩照銀河此夕仙軿揚素波芳容不為經秋
感別泪休言隔歲多隔歲泪終古心天長地久兩情
深征人此夜輾轉憂欲枕推總看斗牛離多應許入

麗在白已倘孫檃咸婀雨勝

情苦會少須知天亦愁吾年五十頭已白曾記從前
汗漫遊己卯之秋騎車發東走北平爽光遊灤水湯
湯清以冽刺史肝腸如鹽雪鬣舟偏涼齊櫂謳纖雲
片月汎金甌瓜菓之辰羞爐度蕭然客路愧雙秋壬
午遙瞻帝者師曝衣曾憶在昌黎癸未瞻大拜崇宸
端章猶是大明春跟蹌吾鄉雖未幾穿針樓上彩衣
新飈火西來熾帝京北平此日共呑聲倒瀉難傾家
國泪聽雲欲訴古今情乙酉瘡痍臥雁門雜陳冰雪
轉憂煩是年冬月更驅車北上榆西手足皆黃沙噴

東清秋度白漠峯前烏鵲噓丁亥之役苦開關薪辰
二日在松山困腕焦思强挺雖至今蟬翼落壁間遂
歷三秋情事逆滄然絕域嗟窮厄戊子扶節望白雲
愁心難續郴州文去年棟欲破愁顏八人共賦短長
篇豈意今秋滯不戎空堦旅館雨濛濛窮窕朱顏能
幾時落眼風塵鬢已絲歷數從前歲月過傷心一半
屬蹉跎可憐盡作他鄉客回首家園半寂寞七夕之
期常促迫一年一度情難竭嗟爾東西南北人堪傷
歲歲成離別今夜淒涼有幾何猛回一陣風簷鐵

苦節吟　壬辰秋衛兵巡家婦因夫亡投繯歌以哀之

新月初升天欲暮松枝瀟瀝垂清露孤飛一鵲自西
來哀鳴天漢銜烟霧王家有女夠窕姿玉顏的皪孫
吉詞李生案舉兩齊眉明珠綢被永相期白玉樓成
蚪使來少年竟主修文府未亡人兮幾斷腸地老天
荒深恨積南林草長杜鵑花北邙血泪空成碧旁人
解諭有萬千同穴便欲殞黃泉共姜生矢千秋節死
枕寒沙光不滅秋風黃葉蕭蕭起空庭夜氣涼如水
沐浴披衣珊瑚垂雙鬟已睡走阿姨甘心一死耶須

待啼魂度月相追隨魂追隨兮月影凉續痕濡血淋
庭霜百年有瑤琉璃質一旦花飛萬古香阿翁樹梟
在三衢海波萬里飛濤劉連夜濤聲捲地來長風不
斷蛟龍吼魂兮魂兮愼勿徘徊躑躅恐且驚仙袂搖
搖兮雙乘海鶴浴浮淸去兮去兮此地風波不可留
來兮來兮華堂斧屋正相求

毘陵行 有小引

丙申秋杪雨 天使降自燕雲銜煌煌之
命下問毘陵相國耆忱呂先生嗚呼三代而

下此風渺矣劇自我 朝禮隆數異典蒸重
哉 天使不欲褻瀆 王事請官陪行督憲
公命予偕往夫使者捧 勅予往何名仰副
上意遂有此行馬上偶有口占嫩隨筆紀之
得古風一近體四聊志漫遊殊無詮次終媿
小巫取嗢大方耳

白門城外馬夜嘶烏衣巷口燕朝飛君不見春花夏
木年年秀逝水寒波處處迷人生出處誰爲主去就
行藏當自由堪嘆此身如轉轂四海飄蓬汗漫遊毘
陵之行非吾意煌煌大典誰能避玉戚朱干隊白天
呼鷹走狗聲動地挽有角弓金鑿鈿幡飛幾點揚從
羽生犀麗錦釘文牙玉絡金鞦控寶騎牟頭七曜絛
銜重囤中三尺秋水利更兼燗熟漢官儀 天語傳
來不敢避促行正值秋葉黃山河滿眼色淒凉殘柳
垂頭生半死老楓暈頰紅兼紫如雨亭前策明駝華
陽洞口舞翁兒金陵鐵甕地相環白兎丹陽咫尺間
縣官亭長執禮謹奔走供億不爲艱揚帆亦在江水
中一行白鷺滿檣風毘陵添相淸如水數紛圖書斗

經史堂上不聞彈鋏聲門外一掃車馬軌吁嗟乎富
貴浮雲不可期得意場中能幾時黑頭宰相早知機
我欲臨風三嘆之吁嗟乎高山不可躋流水深無測
試看有情無情皆今古江花江月一任天荒地老風
雨明晦開落榮枯之無終極

鄰雪堂漫錄辛丑秋日

休嫌汗漫頻年走倦鳥飛飛歸較遲西浦落花花如
掃南山種豆豆爲萁莫爲顚頷傷年暮且任潦倒醉
酒卮放眼但看煙色渺白雲起處靑峰小交窗明月

透清獬琴聲韵冷松風曉方池潑喇跳金鱗山檻泠
瓏獬白鳥一鹿晝眠怪石傍雙鶴朝棲古樹杪黃冠
三五人緇衣一二老或爲注玄經或爲談妙道淌淌
之風波㥘㥘之煩惱洒之以淸凉潔之以浣濯案上
咄咄蚪蚪多奇書到不如窗前齁齁鼾睡一枕好君
不見朝勝烏夕躍兎差池歲月如飛露又不見黃金
臺白雪賦幾道幾人踏作路東家西家燕子巢前歲
今歲櫻桃樹今時白頭翁留得紅顏故啾啾寒鴉枝
上鳴夕陽流水天將暮天將暮人生行樂及丁年當

歌莫遺金樽住試問今宵夜如何長空桂影正婆娑

古樂府

善哉行

白日西飛流水東歸天涯倦旅橫酒霑衣 一解
泪羅沒身秋風思尊賢心孔愍愍心孔昏 二解
刻刻如骨悠悠如壽去日苦多來日不足 三解
靑天杳冥雲中騎驢碧海波深梓棺鮑魚 四解
有花靚粧惟酒盈觴人生幾何枯樹夕陽 五解

休洗紅

休洗紅一洗顏色鮮再洗顏色淺三洗顏色殄人生

幾少年膏容詎復轉試看沙場月萬里同雲白君行
去不回妾淚翻成碧

其二

休洗紅洗多紅已落新色非不佳常恐不如昨轉眼
朱顏變作皤人生富貴奈老何

蒿里曲

可憐蒿里地纍纍新塚多漫說遼東白鶴能留語且
聽靖節先生擬挽歌歌一曲酒千觥南邙北邙是平
國之佳城君不見汨羅無寸土鴟夷胭水涯長平義

不堪白刃無定戰骨暴黃沙請君莫惜金縷莫負芳華試看夕陽枯樹幾寒鴉

行路難

人生有苦各自知明月在天水在池天地山川色着蒼東西南北路茫茫請君酌酒且自寬試歌一曲行路難王陽九折宜迴馭江水誰招楚澤魂年閱十九節旄盡白頭司馬望玉門行路難烏足嘆天涯遊子客衣單高堂白髮勉加餐勉加餐有誰歡人生有子各與縣方知行路難復難

短歌行

百年迅矢七十古稀人生薤露倏焉朝晞天地逆旅光陰過客客猶如昔主人已革大塊勞我我復自勞芳林及晨竹葉盈樽披襟携友載瑟鼓舠或弄明月或步東皐云胡不樂又待明朝縱有明朝心事孔悕寄言所思樂須及時

秋水集卷六目次

詩

七言律上

乙未元日
石城道上
送郭臥侯給諫北上
贈周元亮都憲
送郭玄潛給諫江右典試還朝
贈杜退思七秩初度
贈杭州太守溫禹嗣
送崔與我兵憲入賀 萬壽
送施尚白比部北上

送朱濬菴中秘使畢還朝
贈韋念莪太史
贈馬公子
贈熊煥章太史
贈史章玹太史
贈黃玉耳總戎
贈金陵劉明府內[illegible]名
贈大行蕭子雲
元夕集玉尺堂限韵

和顧與治
和余澹心
和紀伯紫

秋水集卷六 七言律上

和撫軍宋雨恭先生贈扇韵

遥遥青旆促歸裝共唱離歌魂暗傷惜別柳絲攀舊恨啼愁鶯語奏新簧六年勞吏心如水一夜征人鬢已霜退食自饒薇蕨好樽前莫謾說甘棠

午月

雖初平瘡痍未復燕山沱水勝槩猶修余將知

北平禱雨年在乙酉

隔林幾點亂飛花五月邊風冷碧紗漆水龍舟應穩

棹何山虎艾欲懸家齋心慢酌千杯酒病肺思春七椀茶不是絲絲能繫臂征人何事老天涯

波秦河

野漠風高接大荒黃沙衰草共茫茫霜霏古壁迷雲還霧鎖洪流冷日光兵火半生驚白髮飄零一劍嘆空囊天涯謾作傷心句恐有征人欲斷腸

其二

年年烽火熾西秦百二山河半鬼燐京國衣冠灰已冷邊庭士馬骨猶新千家敗壁縱狐兎萬井寒烟墜上墜有客驅車來此地幾回攬轡卽長嗟

除夕

時臬憲愉西歲除尚無新署同于驥小飲偶聯忽雪遂喜而終篇乙酉晦丙戌春後十二日題于猶

伴堂

高齋山堞暮光寒獵獵風聲歲已殘盡檢曆頭消臘日未披時令到春官幡條兩鬢羞青眼潦倒餘杯付短翰爲倩東皇生柳色莫教羌笛怨春難 驤次聯

其二

天風漠漠夜高寒戍老山荒過歲殘禮罷勾芒辭舊臘圖來神曲入新官蒼松解凍回生意紫燕知春動羽翰忽報窗前雲已合由來白雪和人難 驤首起

春日寨上 時邊功成驤兒偶拈聯次之

邊城爲客足悲哉兒復鉦聲四野來二月霜飛多積雪三春沙起没長苔黃龍戍久人應老白骨功成事亦哀獨坐高衙愁遠道可憐清淚漬塵埃

其二

笳音起處最堪憐况值春殘暮雨天倘月能堆風獄

獵塑雲鳥淵水潺潺綠楊淺放枝頭暖紅杏深藏藪
頻妍久客傷心歸夢切故園一望一潸然

其三

平原盡日足荒荒草亂烟迷没壟光北塑驅風藏虎
豹西山落日走牛羊丹心自信籌邊苦白髮誰憐滿
鏡霜三月塞門無柳色春光不肯度垂楊

初夏 時寧鎮與諸紳川聚飛

塵雨沙風混太陽人情物理盡悲凉塞寒柳絮飛成
雪土苦榆錢孔不方西夏江豚吹作浪南川窟兔走

當場消磨劍氣新因病熱淚徒傾付大荒

范老關

先宋范文正仲淹知延州時曾駐馬於此故名又
俗呼范將軍馬營

沙積雲飛百仞間孤城一片落空山北門久下寇公
鑰西塞今開范老關碧水聲流亡國恨青衫夢遶故
鄉還年來最有滄洲癖不爲耽貧愛老閒

秋初榆塞行邊

平沙遥望古龍堆殺氣年年入戰垓一片殘山爭走

鹿幾家舊闕没荒苔屍填黑水將軍賞野哭青燐父
老哀日月有光銷暑烈新凉昨夜報秋來

其二

凉生夜雨亦堪憂有限年來塞上遊促織訴情添病
劇搗衣倚月進離愁遠山消媚帶青黛野草新湘半
白頭客緒無聊渾不寐西風吹鬢一時秋

其三

高牙大戟自西來萬點寒沙列陣開雨醉雲痕山意
古風凄日淡客心哀歐鳴鉄字明戍壕鳥剣荒榛漢

將臺往事悠悠真可嘆故宮禾黍亦悲哉

贈鎮靖杜關將希茂

西塞悲笳徹夜鳴嚴關刀斗重長城千旄舊繞黃雲
陣壁壘猶存赤羽營豎子談兵誰大樹將軍綏帶著
儒名中宵驚看旄星落疑是弓開照月明

初度微雨和門人張黼鑑韵

細雨深凉白草原蹉跎歲月又經年徒傷零落風塵
後强語親知綺席前四十無聞添老大三千有路愧
時賢閑庭坐待朧朧影猶喜雲開照色鮮

九日

酒盈北海新傾座花發東籬舊有名鷄骨夜驚風力勁貂衣重着雪威嚴茱萸斟酌他鄉飲鴻雁高低遠塞鳴短鬢年來消折盡戀頭破帽尚多情

暮春臥雪

淪落天涯只此身飄零宦迹又西秦青山耿耿連宵雪白水蕭蕭到處貧久客易悲人病雪三春劇冷雪欺人逸塵已解朱顏老霜鬢何勞一夜新

乙亥春日

晚寒灣日水澌流日斷烟輿白草稠鸞鏡已羞新擲髮擁眠惟戀舊滄洲欲將詩骨撑持瘦莫遣邊風促迫愁三月鶯花渾寂寂黃沙能上翠雲頭

其二

片雲孤起逐輕鷗遠塞凝寒惜浪遊冬雪漸消知近夏春陽未暖似深秋强拏病骨供詩料閑數琱戈作酒籌日暮又增暝色冷一天風雨足新愁

往別榆陽時有湟中之行

林花墜墜客衣香匹馬嘶塵又夕陽垂柳頓生離別意闌雲不解湧書忙嶓山結日能消暑短髮知愁欲變霜宦迹鄉心傷幾許應憐虛負此年光

湟中元夕

萍遊何事轉栖栖異國今宵客意悽四野漸聞刀斗靜六街遙望火燈齊流雲綵舞將歌緩高月依人逐影低謾說簪麥臻大雅誰憐漢使在關西

東巡允吾

夜風吹月月初新細碾寒沙白似銀雅鐵不生澁土煖飲冰難洗客心塵郵亭到處身爲夢鄉國年來夢是身青海雪山真異域可將冠冕望人倫

讀空同文有感

寒起霜鐘暝色紛引杯讀史到宵分欲翻重譯嫺風雅難使侏儒識古文遠塞已知絕綠字內庭誰許奏祥雲應憐此道消沉久況有邊聲職六軍

旅夜

西風吹起夜來烏霜月臨人人自孤夢逐親闈慈母慰燃回客舍旅燈孤一身去就輕如葉十載功名味似茶聞道青門瓜已熟滄浪解詠正相呼

其二

戍烟碧月濟高林此夜秋聲悴客心瀏灑數杯堪臥病孤身萬里合投簪自憐傲吏骨如鐵誰許憂天淚若霖過眼浮雲渾爾爾消愁白髮莫相侵

思母詩

憶昔承顏慈母前呼盧戰奕樂便便兒孫繞膝牽衣裙婦媳依肩理綫箋入夜三杯堪破悶有時七椀亦回鳴無何遠隔東西寨一望家山一淚漣

其二

数月不聞堂上訓三冬須信病如頑已知斗粟非堪負況復沈魚久此還片片飛雲歸遠岫飄飄化蝶到慈顏自憐錯覓封侯事忍見征衣滿淚斑

其三

羌音侏語人情惡龍蹴氷堅夜景迷自信心懸雁衆北誰憐身在玉門西月明不照慈顏色風起常聞戰鼓鼙琢句未成先淚墮數行墨迹數行啼

寄子詩 舍古易林有六月睽睽句

睽睽六月焦古應落落三秋我志違教汝好栽棠棣樹愧吾幾著老萊衣山窓幽竹乖青待野鳥冥飛知倦歸花徑就荒松菊在白雲求望日霏霏

其二

祖母年今望古稀余年今亦近知非兒承親意能調旨我仰慈衷早拂衣貞孝守身須念切孤臣憂國久心違邊鴻塞月天涯淚夜夜歸魂動客幃

其三

風塵荏苒負時芳四十六年鬢已蒼三輔聲名著大樹兩朝遺佚嘆馮唐歲回親舍驚霜白病倚瑚戈看

劍長有子果能承父道也應五彩娛高堂

其四

一生心迹半生違滌倒行藏事事非堂上慈顏驚白髮天涯遊子尚征衣能承省定紓親慮勉繼岑書早下帷兩體近強新犢壯好將百順聚庭闈

其五

歷夏徂秋冬又深紫猿嘷虎雜羌音祁連霧起朝雲暗星宿波生晝景陰萬里可憐常作客百年有恨病相尋緘函重語東歸使沱水雁山日夜心

其六

隴上風吹撲面塵思親憶子兩增悲汗駒自衆馳鞭影老特徒能舐犢兒五夜雞聲頻看劍三冬篝火數吹藜攤書倦倚清齋外翹首關西一望之

其七

靈嶺峰前走黑熊玉門關下聚青驄攀龍不惜雲霄事觥句能吟水部詩遊括讀書羞後世徐卿有子漢當時天涯到處多烽火運甓齋頭未是遲

戊子長至

身羈與國傷時晚復見天心動一陽逐鹿際屯全草昧戰龍濡血半玄黃已催臘意堅冰至欲透春光添線長濺倒數杯淹旅病山川雲物足凄涼

讀兒驄和詩危功句有感

湟水濤驚鼓角鳴饑傳蹀血兩河傾孤城已許睢陽節堅壁猶慚細柳營事外逍遙清類鶴局旁彈議亂如棋鷹門自合投身老驢背青山莫愛名

勉子驄

齒除弱冠年非幼景入桑榆日漸西與國一身危似纍沃踵兩體病成熟縱饒溺愛傷烹瀹未許遺才檄賦雞大任也須先苦志帷燈五夜映青藜

其二

萬里孤身臥戰陣北堂垂白倚門時好將菽水承親志莫嘆膏粱負性癡漫說相如守犬子須知劉氏有豚兒浮雲晚近非吾屬甕裁當年可三思

客湟思 母兼憶生孫 己丑九月

丹顏白髮吾親健蒔蒜鱸肥我願如堂上恩榮兼四代眼前身世慶三餘秖因病旅懷鄉切不爲蓮貧怨

橐虛解組歸來應計日夢魂先繞雁門居

再哭弟容

楓青塞黑久懷疑況復音容水隔之漫說丁淵猶有父可憐伯道更無兒丹丘已貯王喬舄白玉應推李賀詞莫怪臨風頻隕涕寒雲孤雁總堪悲

秋居晚眺

滿眼關河帶淚看天高風急白漫漫幾鴻去燕傷時晚落木流波度歲寒久客得無長夜苦三秋難共故人歡掉頭巢父歸滄海欲挑珊瑚作釣竿

酬客 并序

客有勉余者曰子小技苦吟毋乃太瘦我與元平
夫性有所躭樂此忘疲然余素洙仲痾三復斯言
能無感嘆云聊綴短章以謝之

沈郎多病應愁臥杜甫苦吟躭句眞野馬未由留隙
步雕蟲何至役心神不甘秋草同時萎忍見春華落
後陳篸落芳魂百歲下披風咀雅說淸新

冬夜偶吟

漠漠天風起太虛恥因彈鋏賦無魚霜飛古塞征人

老日照新邊戰骨餘黃葉半生全碌碌黑甜一枕久
邅邅總饒南北皆兵氣雨冷燈昏臥草廬安貧守嘿之意

行允吾道中

杜若洲傍狎鷺鷥長亭草蔓怨王孫雲開遠壁山明
性花發前溪水變魂瘦馬汗途衢白日寒鴟叫木應
淸猿相携惟有孤桐操愁繞離絃落淚痕

元日思母兼示子驤 歲在庚寅

北斗天高拜紫宸祥雲漸起日生暾轉蓬十載悲游
子異國三年滯漢臣知爾能裁香柏頌惻吾遙祝彩

求新就荒舊國今須雜泛酒期同二月春

二月時興

春初猶見朔風新黯澹雲光白日塵待哺兩河悲赤
子倒懸四海嘆勞民差將事業隨流水漫說功名屬
後人老病不堪重拂劍抽簪披褐樂閒身

宿安定遇雪

凝雲入夜滿窓簷四壁淒凉客枕孤托宿樓寒啼白
鳥窺燈破夢笑蒼龍濁陵風雪憐吾瘦錦帳羊羔任
爾麁前路秖愁長坂滑不須重問射雕弧

過涇州望王母宮

削峰聚影嵌玲瓏古棟人傳王母宮桃實萬年難再
熟穆王八駿幾嘶風滄茫水瀉瑤池碧澹宕雲生寶
座紅過客頓忘形在穢月明神往紫霄中

古郊瞻大佛寺

積石混茫古洞開諸天蠱雲落荒埃莊嚴丈六傳新
火解悟三千大辨才花散林風霏法雨鳥通禪性集
香臺昨宵雲破飛巢玉吊月淸猨照影來

五泉纏崆峒山

沙風壓雨瀆征鞍幾種離雲萬仞山半嶺雲消金霧
迸一峰霞卷四光環尋幽曾說并頭勝問道無緣月
石閒俗骨何由輕似蛻一時身舉翠微間

過韓侯嶺

風捲朔雲旅心哀日暮韓侯嶺上來寒土一抔生蔓
草炎精甘祚久飛灰將兵米許多爲普問疾猶誇有
用才長喙秖應同患難將軍況復起疑猜

其二

拜將當年事亦奇封王躡足主心疑須知印奔將軍

日正是成禽雲夢時相國自逢椒闥意渡江誰唱楚
歌詞未央碧化千秋恨古廟寒雅過客悲

長安別張大夢椒

涇蠡關河兩鬢斑中原一望足凋顏秦川自照乘驢
影邦水誰誇跨鶴還汎汎雙鳧晴浴日蕭蕭匹馬倦
登山白雲回首天家闊行盡枯楊未忍攀

讀史

今昔興亡事不同挑燈閑讀古遺風花紅帳煖新飛
燕月黑祠殘舊守宮王氣千年清似水霸功片旦盛

如九寒宵起向中街立奎壁星高劍影雄武勝文之意

冬日歸里

迷漾野色冷貂衣萬里關河朔雪飛十載游遊勞入
夢一生多病喜生歸雲扶鳩杖新能健月照蘭畦舊
有馡好何西山貪愛日草堂深處太音稀

春日郊行携子驥作

當年躍馬事如何老去尋芳兩鬢皤夾岸草平連大
澤句山嵐影下滹沱白雲澹蕩春衫濕黃鳥睍睆古
樹多貰酒不因貪病減呼兒共醉綠茵莎

閨怨

紫馬門前能幾時青青楊柳又垂枝奩開影照新顰
額匣怯魂消舊別離枕守七情渾是怨春飛白髮總
成絲也知顏色留君看只恐相思不可支

和梅無華計部荒圃之作並次原韵

風光鬱鬱草般般枕石年來闕見聞入檻秖餘三徑
月開簾時借一山雲竿垂自許羊裘老星聚誰占太
史文白日易曛春易盡好將消息問東君

其二

幾點桃花趁馬蹄杜陵䟦步出郊西香飄欹扇迴新
曲句滿詩囊問小奚春到鴛湖開錦障雨餘雁塞作
寒泥尋幽無礙披荊棘可奈荒蹊望眼迷

有新意從紙上[illegible]

夏日即事

南林五月薄羅裝一片虛明入畫堂愛月晚風歸燕
疾侵堦細雨落花香無邊獵獵因風起不盡絲絲似
夢長多病豈堪頻藥餌蕭然半室坐匡牀

望金山寺

奇峯聳破水中央紺宇靈泉出上方鐵甕近連雙拄
月金陵遙望一飛檣明沙入嶼縈青靄野鶩驚湍下
碧茫謾說江山今古恨郭公墳草落頹陽

古今詠物
不倚之秘
二京遊田

雁字詩

攴廣文揆英手呈乃翁美中先生雁字詩讀之古
藻蒼涼搖人心目蓋不以雁字為雁字而文生於
情觸抒已性直出中郎頭地余不揣譾劣偶以公
餘亦聳紙抽毫成十二韻既乏鸑鷟瑞鳳之章
且有刻鵠類鶩之誚附斯鵰翼終恥蠅聲至囑予
數章尤陋雅懸

遙風忽下破蒼烟幾陣淋漓墨色鮮遠水印成新式
帖長空搨出彩雲箋音書無事爭奇怪秦火焉能然
碧天不是數行爭縱合橫批直抹自翩翩

[illegible]

其二

鵝群終是落塵埃恥學樊籠屬下材聳破混濛添一
畫燦成文理列三才坐聲能諧賢臣頌數點堪登太
史臺自古奇書多鳥跡應從物外識新裁

其三

欲將大雅式紛紜舒翼標空任使君鳳鳥不來知道

隱鷃鳧閑逐學程文幾行真蹟留千古一抹閑雲屬
八分眩日小巫休霧覩好從天漢謝殷勤

[illegible]

其四

曾見蹈蘆搦管齊秋雲如紙落新題恥同鷹距成貪
墨謾擬鸞翔炫錦泥白月銀鈎堪共搨青山鐵畫可
成鏑由來奇字非人識欲下長空太乙藜

其五

千行塗抹入雲飈健翮淩風屬爾曹羽翼六經歸易
簡蒼黃千古點煩書標文堪勒南山頌懸腕休誇北

斗高猶憶漁中絶古學選期次工讀攤騷

其六

瞭嚦逓從午夜聞、分明點滴燦生雲、一天斗宿饒鉛
槧、大地山川煥墨紋不二爲成歸至道斯人撰出識
同羣誰因南國謀粱稻欲變今文識古文

其七

臨流渡水炷生花、掠陣爭飛筆勢斜自是聖朝堪紀
鳳非關小紫欲塗鴉直行不數鍾書巧曲影翻疑古
字蝸莫訝前途歸路晚透空潑墨濕驚沙

其八

若箇能傳鼓篋神、描空綴影羽毛新、披雲似對韓公
策、度閣休嫌楊子貧遠客無勞剖尺素、妄鴻何事寫
離因鄉思漫寄千行字倩爾先書一箇人

其九

文章絲笈總披離誰向天公問字奇近掠淺飛湖小
草揮毫鼓翼屬真機每思腕落搖風雨幾見文成泣
鬼魑北地由來多勝蹟乘雲先搨古唐碑

其十

一行直欲抹青天兩腋風生筆意全自是文昌驪上
將豈因贏火落殘編會從鳳翥聯翩錦肯學牛毛細
小箋骨肉都匀真八法始知蒼頡有開先

其十一

春秋兩度識行藏、采筆風生上國光、纔見斯文臨朔
漠忽驚染翰下瀟湘不須資字謀生計豈爲銜行巣
稻粱謾說强分南北地共披雲漢見天章

其十二

封函幾片倩明霞帶月聯行如畫沙渡野何曾爭婉
蝘臨江直欲走龍蛇天涯兄弟飛雙翰澤國文章富
五車仙手不隨蚊腳碎年年青夢燦生花

贈馬大將軍援漳凱旋

將軍大纛奠南州麟閣功名萬戶侯露布驚搖漳海
月雲旗高拂閩山秋黃金繡甲三千士碧玉清歌十
二樓共醉昇平無戰伐西風射獵臂青韝

蘭江道中

梅花香染袷衣寒羸馬郵征客路難一帶遠山青滴
瀝幾灣流水綠闤闠勞民戰後皮毛盡巽虎涎乖嗼

食錢卽欲乘桴浮大海珊瑚琱拂老漁竿

送羅篁巷太史北上

鳳凰臺送客登瀛極目雲霄幾萬程入覲彤墀趨北闕遙看紫氣出南城河橋楊柳因風折驛路梅花帶雪迎應念蒼生期望久　御屏早已署芳名

送鄧元昭太史還朝　時九月九日

唱罷驪駒別思長黃花幾點映離觴屐沾桃葉登高雨帆帶楓江驛路霜世法媿無嘗兎窟華簪欣看敘鴛行知君此去多前席淸夢先應繞玉堂

送程翼蒼太史還朝　時請假歸覲

把酒高歌送客舟芙蓉影裏不勝秋白華韵叶南旋艸太史著有南旋艸紫氣遙瞻北闕浮移孝不妨仍叱馭格天早已兆眠牛　聖朝雅意推年少大拜如公正黑頭

壽丘仲陵　原任總鎮　時冬

方叔當年克壯猷肘懸鵲印擁貂裘五湖烟雨推盟長四壁圖書作臥遊楊柳挂錦袍辭舊職庭趨綵服繼通侯遙知對雪飛觴日萬點梅添海屋籌

馬大將軍雙慶　一慶誕一慶生子

銅柱軍樑日月新武夷九曲淨邊塵肘懸斗印金爲鵲天降明珠石是麟歌付雪兒分錦隊屏開雲母醉華茵迴思昔日披肝膽意氣如公孰與倫

乙未元日　白下

四海干戈今暫息天垂北斗肇三陽卿雲彤日重門曉細草濃花小院香每愧違時嘗伏枕忻逢佳節勉持觴休嫌宦拙吳江老且向高堂醉彩裳

石城道中

潦倒春光事浪遊浮名碌碌豈堪求披簪執戟遵王路古木閒亭落小舟哀樂有情人興致行違任運我何尤相逢莫佞歸家好日奠寒江幾釣鉤

送郭臥侯給諫北上

綵筆初簪列諫垣驪歌一曲祖高軒君乘畫鷁趨青鎖我媿風塵臥白門劍佩愁分桃葉渡鶺鴒好典杏花村懸知肇聲皆長策不獨批鱗動　至尊

贈周元亮都憲

新恩特眷動巖廊六傳紛馳赴　帝鄉南海屏藩天

作壑西疇節鉞館飛霜由來雅調推開府況是清名
屬太常　聖主正殷籌碩畫元公久矣頌鷹揚

送郭玄翁給諫江右典試還朝

三秋銜命往掄才千里仍看擁傳回龍劒早占豐斗
氣鳳毛盡拔豫章材自憐白髮馮唐老人羨黃金郭
隗臺此去上林花正好也教春色到寒梅

贈杜退思七秩初度

丹顏鶴髮草堂前執耳詞壇六十年小友龍門曾問
字諸儒虎觀共談玄才羅桃李西川錦骨帶烟霞陸

地仙學士由來呼萬卷豪吟不計酒如泉

贈杭州太守温禹嗣

共羡馳驅共看鞭新加黃綬一城尊潮飛雪色迎仙
鵲酒泛霞光餞綺筵五馬好嘶天目雨雙旌猶帶秫
陵烟白蘇自昔風流者應有芳聲繼兩賢

送崔興我兵憲入賀　萬壽

南極平臨紫極前遙瞻堯日正中天憲臣持節三千
里　聖主呼嵩億萬年爲壽自成金鑑錄賡歌應滿
柏梁篇清風一路隨驄馬吹入虞庭叶五絃

送施尚白比部北上

多君聲價邁時賢風雅應追三百篇大吕調中難和
雪廣長舌上欲生蓮飛鴻遙度斜陽外驄馬驕嘶古
道邊別後孤吟憐寂寞誰人能問剡溪船

送朱濟翁中秘使畢還朝

驄馬衝寒客路長梅花殘雪映斜陽皇華盡攬山川
秀侍從還依日月光紫禁揮毫聯北斗金門待詔學
東方榮分蘭譜情何極池上忻看彩鳳翔

贈章念莪太史

石頭城畔春光滿太史齋頭霽色開筆入彩雲當漏
出揮將奇藻帶霞來金門未許東方隱玉誥還看北
闕裁相業君家原有種應占紫氣接三台

贈馬公子

翩翩公子自豪華寶鏡雕鞍倚莫鋣紅日邀庭森玉
樹白門駐節護朱霞千秋意氣高無忌四海文章屬
大家更羨箕裘光燕翼聲名斗北注天涯

贈史焕章太史

玉節何緣此地過詞臣排衛自鸞坡北來華嶽消光

迴西去廬山紫氣多攝手尚嫌傾蓋晚臨岐無惜別
顏酡螭頭簪筆如相待莫忘巖廊戀薜蘿

贈熊章垃太史

星軺乍指鳳凰臺奉使承　恩豔錦回文律西京推
獨步聲名北斗重三台陸沉護說金門隱休沐還瞻
玉署來莫戀匡廬山色好黃麻且晚待君裁

壽黃玉耳總戎 總戎內助甚賢有兩鬢眉之稱

豪傑風雲際會奇皤皤元老帝王師能將秘客傳黃
石卻愛逍遙茹紫芝膝下龍文雙汗血閨中鶴髮兩

鬢眉如君名壽堪垂永安問花週甲子期

賀銅陵劉明府內召

清時應召赴天衢星駕晨趨意氣殊花滿銅陵開萬
樹日輝金闕引雙鳧聲名從此高青瑣環珮忻看近
紫虛盤室定逢前席問東南民力藉君舒

贈大行蕭子雲

臨風玉樹鶴停雲海上宜恩靖冠氛護說鴻臚終媿
老欣逢蘭史雅能文山從天柱千重遠水自閩江一
派分此去民謠應可采還朝獻納答堯勳

元夕集玉尺堂限韵

積雪春初似皆冬霜風獵獵度寒鐘樽前疎影星飛
彈檻外流華月挂松一代雄文推隱豹千秋逸藻羨
雕龍自傷老大休官晚欲買南山第幾峰

和顧與治

遙空華月漸生東寶海笙鏞此夕同高火金輪千樹
外清歌玉漏五更中花飛談麈纖纖雨香起寒梅細
細風轉盼可憐頭盡白微醺莫厭頰添紅

和余澹心

南國烟花雜笑歌閒堂寶炬燦銀柯漫憐白雪知音
少欲走陽春到處多客聚星高天有象詩成漏下夜
如何輝煌燈火誰家好淡月輕風漾素波

和紀伯紫

空明火樹九霞天咳唾珠璣落座前藹省高樂開甲
帳雕牕小飲及丁年龍身佩影光騰白鶴稽綿奇道
又玄此夜誰多金谷酒漉巾老子欲先眠

秋水集卷七目次

詩

七言律下

南郊微雨

恒山弟新築園成

過井陘見韓淮陰談兵遺址

午日

邢關道上

題烈女祠 有引

和衛侍御濯足蠟梅花原韵

題林山人古度蘭窩詩

和易菴叔氏贈韵二首 時庚子清和念八日予以病假歸里

又和贈韵

舟中晚夢喜而有賦仍和叔氏贈

庚子午日次易菴叔氏韵

舟中看雙白鳧 庚子五月

任城別叔氏易菴和原韵

登太白酒樓 任城南樓上

兗州山行

庚子歸里

白大中丞重修鴈門偶賦

壽左先河司理 玉龍洞恒嶽俱大同府治

雲中感懷

過石窟寺

春暮薄遊

小圃賓過 壬寅夏月

翠滴樓閒坐

翠滴樓看山

壬寅九日二首

聞說白人巖之勝尚缺一遊次汪山人韵

一首志計日往觀也 辛丑夏月

題周都督祠堂 壬寅春仲

秋水集卷七

七言律下

和李屺瞻 元夕

華鐙白髮共飄蕭半世浮名夢裏蕉投老一身同木石冥飛萬里入雲霄香生小閣人依玉寒起長江月湧潮夜半狂吟千氣象流霞雖彩欲騰搖

和倪闇公

詩思清狂酒思豪九微遙燭五雲高玉堂坐月清如水寒夜烹茶味似醪遣興且歌楊柳曲逢時恥奏鬱輪袍杞人無切憂天慮錫子何須更反騷

和楊吉雲

連錢寶馬壁油車綺戶風簾照彩斜匝地金枝開煖律遙天玉佩沁寒花絲微直欲窮三昧劇飲何妨醉九霞香鴨篆烟清漏永冰泉更煮月團茶

次驪兒韵

朱箔流霞映紫微冰壺對月共依稀三山烟雨歸鴉晚六代繁華故國非杯既花香遙夜夢後庭樹冷遊羅衣獨憐更悲終朝苦攬鏡愁看白髮霏

賦得庭前雙鸐鶴 林皮蕭者

曉夢時聞遶砌來空庭半畝藹蒼苔臨風玉樹聯翩影對月梨花次第開瘦骨如貧甘石隱閑心潔體屬仙胎文明鳳德雖堪羨別有清姿出世才

初涼 次長康郡子韵

幾竿瘦竹曉風喧細雨空堦點碧痕秋色遙浸寒月魄晴光欲蕩海棠魂漸看籬菊香三徑老去攤書酒一尊窗內文章頭盡白小樓玄草欲無言

其二

數聲蕉雨隔窗喧幾葉殘荷破綠痕露濕寒枝消蝶夢涼生客枕動鄉魂種花曾折南山桂有酒時斟北海尊不為傷秋頻作賦忘機久矣更忘言

金陵道中 時丙申九月江南秋色紅紫蒨樹

蕭條驛路兩三家秋葉如疑五色霞淺綠深紅荒店樹乍濃忽淡野塘花寒江斷岸驚殘鼓霜月停香起暮笳莫怪吳宮金粉盡年年風雨集昏鴉

句容道上望三茅山

雨觸層巒紫氣遙九霞影裏隊仙軺雲生煉石流丹

液道合補天位絳節被鶴氅性多畏恍殘年荷火伴
煎燒獨憐浮世輕元妙幾見驂鸞舞碧霄

行次丹陽

酌酒天涯菊又黃年年客路滿頭霜誰憐沈病腰圍
減不爲韓窮晝夜忙大漠呼鷹來白兎時使有來自燕都路繞白
兎平蕪落日下丹陽自知解綬歸歟好無事頻登閒
彼蒼

雲陽登舟 卽丹陽

征途已倦復登舟取次揚帆白鷺洲寶級嵌空搖蛻

日鍋橋柏浪起輕鷗隨堤霜葉顏如醉夾岸寒花意
似愁謾道秋容堪入畫碧天空斷水悠悠

送別趙遠擢僉憲引年歸里 丙申秋

桑梓聯舟意氣傾多君勇退早辭榮江南風浪浮前
別塞北烟霞夜底生歲月他鄉艱會面乾坤同病易
關情何時得遂烏私願好逐仙鷗續舊盟

身隸廟而志山林猶緬舊盟

二月秣陵道上遇雪

休言塞北不知春二月江南雪正新柳葉迎風差滯
緑桃花照水欲含嚬幾家茅屋雲封黑數點寒山月

破鈕地氣自南天下治此身投老合恩尊

溧水署看古桂 有小引

署中堂後古桂相傳千年以上物也一跦五
枝除則合數人之抱挺出五枝枝枝合抱矣
開花開時十里外天香馥郁桂子秋深則可
得數十石恨未親其盛也鐵色虬形𡺸峙雲
霄之上更可異者傍有古柏亦森特數百年
物一枝穴柏身而出初如淮陰之受胯下
垂首俯氣蜿蜒聽命過此則昂首青霄披漢

絳雲不可節制矣余偶以閱伍過邑獲觀其
勝亦希覯也閔令故風雅士共相玩賞識之
縣志中以傳不朽因賦俚言以志一時之遇
合

骨向鄉亭一舉乔銷幽共指不凡才交枝曲鐵蒼虬
臥攢聯蟠空白鳳來桂子三秋雲外落天香六代月
中栽呵持信有鬼神力賢守甘棠亦殊哉

將之粵東留別同寅 丁酉四月

幾年宦海喜同舟一旦驪歌賦遠遊雙屐未探棲霞

月。片帆先意秣秫秋。含情別路江天杳。對酒離亭夕照收。此去雲山千萬里。可能無夢到并州。

白社初集分東韻

過眼浮雲百事空。年來蹤跡歎飄蓬。六朝金粉三更月。一覺揚州五夜風。堂上笙鏞歌大雅。樽前珠玉氣成虹。獨憐白髮垂垂老。濫附雞壇作醉翁。

浣花堂喜雨限東字

浣花堂上絳紗紅。雅琰何妨到此終。廿載功名烟霧裏。百年事業有無中。當筵且聽歌時雨。解纜何能迹好風。極目南天何處是。森袋梁月照江東。

留別江干餞送諸社友

烟波淼淼獨含愁。送別魂消白鷺洲。日落空庭人萬里。風高庾海客孤舟。酣歌誰說能延我。勇退須知在急流。解組歸來尋舊好。江湖滿眼一輕鷗。

丁酉五月十四舟中望月有懷老母

北堂同是今宵月。一段清光萬里情。玉兔逕空鳩杖冷。冰輪沸海客心驚。江潮似濤重重淚。宦迹如飄汎汎萍。對酒樽前强笑語。愁懷日夜夢魂縈。

小孤山 距彭澤縣東北十里山峯峭拔屹立江中

俗謂小孤山為小姑山。且以隔岸澎浪磯為彭郎磯。遂有小姑欲嫁彭郎之說。祝子長戲筆一律。余和其韻為莊言之。不敢褻越神功也。

如削奇峰闢水鄉。蒹葭曉色共蒼蒼。瞻容應著威儀貌。入廟時聞俎豆香。江海自能參帝力。雨雲何處問彭郎。須知盛德非堪厭。不比巫山夢楚襄。

其二

何事孤姑一字移。山光雲影遂堪疑。既傳聖女遙粧日。又道彭郎欲嫁時。萬頃寒潭開玉鏡。半空纖月掛蛾眉。村翁野老由來誤。笑殺髭鬚聘十姨。別傳故里人誤以伍子胥為伍髭鬚杜拾遺為杜十姨欲嫁髭鬚之說較此並堪發噱

客思 拗體

歸與歸與吾道窮。雲霄寘寘有飛鴻。緣愁白髮三千丈。曲賦驪歌十二宮。嶺間海氣蒸烟黑。客路征衫染淚紅。幾回看劍依南斗。欲覓鄉書問北風。

泊舟女兒浦望大孤山有懷

俗謂大孤爲大姑亦如小孤之從謂也遂以
金沙洲西南爲女兒港即女兒浦且有女兒
廟稱祠者靈按志稱大孤山山脚入彭蠡湖
褰守記則云四面洪濤屹然獨聳潯陽記大
湖中有鞋山其形如鞋參考詳觀則大孤即
鞋山也稱山脚入湖者似誤

同誤大孤爲大姑滿山烟雨綴瓊琚粧成黛影春風
巧路破波光夜月癯勿向北辰瞻紫極相依南國有
賜虞不妨客迹來天上欲將山靈問坦途

登滕王閣 時丁酉六月入粵過此閣災燬之後撫軍蔡公重建之

江閣巍巍已有王重新輪奐說前賢登高勿擬朝雲
想擊楫遥登秋水篇往事風流增浩歎今時冠蓋尚
依然獨憐帆影須臾遠滿耳濤聲到日邊

其二

冲依然初可敵千家數字

危樓百尺臨江頭下瞰長江日夜流爽氣西山携客
袖飛雲南浦落行舟一泓吳楚杯中瀉兩葉乾坤檻
外浮兆憑杆惆吊古檢襟此際足千秋

望匡廬山有小引

按志廬山在九江府南廿五里隸德化縣古
名南鄣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週二百五十
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山海經所謂三天子
鄣也有三宮上宮居巖表有石梁瀑布次宮
隔一谷下宮在彭蠡湖際其山有紫芝田四
十畝常有二仙童採芝人若逐之但云猖客
之艸則寂無見矣潯陽記云匡先生字子孝
周武王時人師老聃得久視之道結茅于南
鄣虎溪上修煉七百年而白日霞舉矣因呼
爲匡山道家第三十六福地也余于舟次江
中遙望則見蒼翠萬狀一峯敧出瀕首江中
儼然如墮及舟過其下則劈峰插漢上接雲
霄烟樹嵐光靚面領略真可橫榻而受披襟
而納矣爰就短章以志什一耳

蒼嵐積翠幾氤氳萬叠巢光曉色分倒影遥看天外
落奇峰近識水中分奚囊半從三江月小艇全收五
老雲 相傳山有五老峯 猖客何用芝常覓空傳仙迹古今聞

其二 拗體

匡山者有匡先生洊然不爲世俗嘗虛窗夜納九峰
雨山有九屛峰楞櫚翊看萬里聃前嶺落花無客拂中原
走鹿幾人爭我來欲叩仙凡理雲起烟生一鶴鳴

過十八灘 灘在萬安縣而惶恐灘最險

淶迹江東念已灰無端持節又南來二孤山下帆飛
早十八灘中水急洄雁影數行勞問字羅浮幾樹夢
仙梅不堪回首鄉關遠日暮烟波動客哀

其二

窮鏡羞看兩鬢絲蕭蕭白髮曉風吹孤臣畏國說悼

恐遊子他鄉勞夢思夜怒潛蛟隄岸吼朝啼怪鳥杉
松悲休言瘴海重重霧萬井烟寒半虎貍

其三

曉石水發萬山巔坐對浮雲一舉盃滿泛天風吹落
鏡波行人重上層臺身稽庾國知無補力疾炎州嘆
不才近說五年澌底定可容獨鶴暫徘徊

舟閒卽事 丁酉八月

風高北斗夜光寒秋色遙臨白露團六律黃鐘臻附
雅近圻青樹蔚訓壇宣猷漫說屛藩使司命應推鄰

豸冠他日立朝能正笏忻看劍佩共珊珊

其二

爭看瑞色五雲開典禮欽承玉節來翼北鑿空霜耳
駿海南珠逝夜光胎鬼神夜泣揄文省風雨朝驚破
浪材自是進賢膺上賞鳳凰池側共徘徊

其三

旭日曈曨紫氣浮天香桂子落三秋緇山滿注千峰
雨滇海爭投萬壑流彩筆上干牛斗象瑤光直射鳳
麟洲文章自古饒經濟對策應須借箸籌

其四

夜半風吹啼鳥過起看玉宇澹銀河洗空皓魄飛天
鏡出匣寒光拂太阿時闢明聰追舜帝隱無關節到
閽維鮫人自貢冰綃藏秋水沉沉浣碧波

和內廉新月紀咏限秋字

桂影斜臨海霧收玉繩低度暮雲秋光生珠魄輝銀
島風起薇香近瀛樓禮樂中天聯鳳翼聲名與日動
螭頭越方無地珊瑚秘網收旁求藍拔尤

其二

雲輝萬里海天秋。兜影斜飛過斗牛。誰向中原思問鼎。興來午夜欲登樓。及門七十皆宗孔。對策三千盡屬歐。共許功名銘熱釜。不須少婦怨封侯。

其三

晴月新輝大地秋。光生寶鼎欲函牛。雙津劍合騰龍氣。五彩雲成結蜃樓。藻鑑評高終屬許。文章經正共推歐。荊州已下春風座。多士榮封萬戶侯。

元夕雲客堂雅集觀烟火分得家字 時戊戌粵東藩署

誰憐漢使滯星槎。強對佳辰泛紫霞。夜色遥臨千樹火。春風吹暖萬人家。雁飛北塞雲山遠。劍倚南荒瘴海賒。縱有樽前花爛熳。幾番清淚落天涯。

戊戌夏日送畢大參浣四之金華任

忽唱驪歌憂思沖。幾番揮淚各西東。一天秋色雙溪上。萬里烟光五嶺中。嬔我更無青眼客。羨君尚是黑頭公。獨憐夜夜思親夢。夢到雁山愛月紅。

見月亭小飲共賦得驪字

楊太守謨與胡司理文澍祝子基卓劉子瓛山子也在座時藩署小樂告成余偶取秋來見月之意顏其額曰見月邀飲共賦戊戌新秋七月也

萍跡東南到處飄。可憐白髮久蕭蕭。聯雲橫泗行下。入夢徒勞萬里遥。秋月籠開高羽翰。用許渾開籠放鵰之句 春星槎泛帶江潮。南軒有泛星亭乃龔孝升先生奉使題此 頓忘身在炎荒地。五府霏然落絳霄。

贈祝子長康之陽江學博 戊戌秋日

莫悔明珠昔暗投。論交曾憶五經秋。諾然自許酹知已。滇渤爭流屬上游。雞肋年來羞岳髮。驪筵此日拭吳鉤。雲霄萬里從今始。百粵珊瑚次第求。

山寺偶憇

玲瓏七寶五雲邊。佛火琉璃彩色鮮。杖底逍遥雲外客。樽前爛熳酒中仙。光生虛室非關月。悟徹清圓別有天。愧我宦情真冷淡。北山早已結良緣。

登閱江樓二首

粵之肇慶古端州也。城東北舊有崧臺。亦遊觀之地。兵燹屢經。圮廢已久。應督王公諱國光毅然任之。不數月落成。顏曰閱江樓閣

巍峨雲霄聳出下瞰長江盈盈衣帶與有襟
袖江山吞吐日月之槩且雙塔峙其左右七
星環于西北余偶一登臨披大王之雄風挹
天河之餘潤一大觀也哉時戊戌秋八月

巍巍江閣鎖江干排壁榕陰霄漢蟠五嶺烟霞天際
落七星風雨檻中看披襟横納西山爽把酒斜臨北
斗寒溢外蒼梧秋色遠梯航萬國聳如攢

其二

聞說松臺久已殘危樓百尺等閒看山河泛泛沙頭

鳥日月悠悠蹴底丸蕭條白髮行年老潦倒青衫客
路寒浚道登臨多感慨西風吹淚濕闌干

舟次觀音山

孤立一峰峭然臨水洞中弘敞曲折頗有可
觀英德境內山也

蒼岩巍然菡有年遙空秋色鎖寒烟洒潤洗月披新
鏡危石攙雲綴小鈿一洞弘開今古邃半岩深迴地
天懸幾枝楊柳飄香霧化作慈航到日邊

出栅嶺

丁酉七夕余度嶺來戊戌九月以
觀事出嶺而北上矣人生幾何往來如夢

憶昨褰帷七夕時楊花嶺上草離離白雲故國思千
里紅葉郵亭折幾枝在昔年光秋已老蹉跎歲月鬢
成絲休言去住都如夢滿眼乾坤一水鷗

其二　物體

去年度嶺草色綠今年度嶺木葉黃獵獵風高鳴鶴
鶴陰陰雲暗走豺狼遙松慘碧濤聲壯放鉢淵泓井
冽香歲月無幾山川與俾驂回首一凄涼

其三　倣少陵八句對體

嶺頭敗葉吹深澗樹底寒花冷釣磯淡日微寒風習
習殘雲欲雨雨霏霏牧車羸馬遭時晚白髮用心素
性違宋玉傷秋頻隕淚相如多病怯征衣

舟行雜興　戊戌九月南雄道上

天空露濕月明初秋色光涵萬壑虛遠照漁燈輝上
下衡寒雁陣影清疎馬卿病渴心尚枕諸葛吟餘臥
敝廬看盡浮雲殊老大迴宵有夢到華胥

其二　拗體

故園黃菊開應遍郵亭白雲到處飛漲酒匆思陶彭澤著書嘗憶謝玄暉照日寒江黿鼉瘦蹴花古洞麋鹿肥羊裘自合五湖老幾見前星明少微

其三

滿江秋色野花香寂寞寒雲夜雨涼戍久勤兵新戰伐功成暴骨轉傷亡遙瞻鳳闕依南斗近說螢花壽北堂父老中原多徼倖欲銷金甲沐祥光

其四

漢將登壇舊伏波將軍大業竟如何功成薏苡多猜

忌勛勒燕然亦滅磨少帝海中銜鳥木越王臺上起樵歌波濤滿眼古今恨風雨寒江一釣簑

其五

嫖姚事業久成虛武帝窮兵國計疎廢塚何人拋玉匣舊家大姓市金魚將軍喜蓄麒麟影野老空無雞犬餘蕭瑟西風天地冷烟波渺渺獨愁予

其六

朔雲炎方議版圖生民從此樂樵蘇廟謨應借將軍力銅柱終須見相讓犀象玉珠收內府徭無溪洞綏徵輸歸牛放馬皆文治禮樂中興事有無

其七

用舍行藏任所由人生無事苦相求冥鴻不必嗤堂燕海鶴何須笑水鷗泛泛漁蓑歸棹晚丁丁樵斧暮山秋毅總向菊負治事劍冷琴荒有敝裘

其八

萬木蕭蕭兩岸來寒花殘處隔江開古今世事皆如此反覆人情實可哀早見銅駝生蔓草誰憐金谷盡荒苔樽前殘局英雄淚白眼青天一舉杯

其九

勞民拭目望昇平解甲將軍罷遠征破碎山河風雨辦漂搖鴻雁去來輕開基八百貽忠厚制禮三千課洽行四海漁樵皆鼓腹微軀病老樂餘生

其十

江隈日日浴波清坐看浮雲百變生別浦遠山飛木葉殘鴻斷燕赴秋秋緣髯且盡樽前酒青史休貪身後名捉筆幾行消旅恨孤燈夜夜樂濤聲

其十一

曾聞興廢古來頻，剩水殘山幾度新。瀢澱平原紛逶迤，茫茫大澤有迷津。碧雲紅葉千林醉，白帢青衫一路貧。縱飲不妨甕斗酒，清江皓月爛如銀。

其十二

杯酒廟堂事已孤，干戈牧野亦唐虞。爲韓空費金椎力，報國難酧漆癩謀。終仗　聖明誅有罪，更兼神武吊無辜。陸生馬上多新語，重道崇儒文治敷。

南康夜喜得順風 有序

余客夏挈檄入粵，苦南風之多。今秋九月以

覲典北上，又苦北風，乃天時宜然，嘆人事之適逆也。十月廿日抵星子，午夜偶風，帆北向，僕人舟子歡謠如雷，卽夕出湖口，過彭澤，下東流，直達宛城矣。因憶李太白詩「千里江陵一日還」之句，不我欺也。王子安一夕風送滕閣，未足奇哉。披拂雄風，何快如之，聊綴短章，以誌不忘耳。

駿裝九月遂遷延，賴有天風頃刻時。戢挂布帆星漢動，偶乘沙檝市城移。峽能鼓甲三更雨，鷁鶴摩霄一羽颶。萬里工程應計日，早到白水佐親巵。

江上

燦爛星河日夜浮，烏啼漏斷五更頭。銀沙映月無雙照（二孤彭蠡之間兩炘堆沙如雪照月無光），碧水遙天迸一流。劍冷酒酣悲往事，花飛夢短惜經遊。羨魚縱有垂綸志，滄海茫茫懶下鈎。

途次晉中

風波歷盡南天遠，北走寒雲古太原。酒舍旗亭霜作旆，棲鴉凍鳥月爲痕。客窗夢斷千山雪，旅枕香銷五

夜魂。多病勞臣筋力憊，自慚餐素負君恩。

嶺表孤臣間關萬里入　覲

天顏便道一省老母

瘴海瞻天隔紫薇，觚稜重趁斑衣。紅雲深護千官肅，白髮衰扶一杖依。濤飛江上魚龍吼，雪擁山前鳥雀稀。顧我渺躬儕犬馬，趨庭不敢戀親闈。

冬日途行

共說浮遊生事微，盈頭霜雪久懷歸。嶺南瘴癘增新病，塞北風塵滿敝衣。日短草枯匹馬倦，天寒樹冷一

狷洮征衫莫訝頻沾淚身老時危壯志違

携幼子雲驥歸自嶺表 時以謝詞入覲歲在戊戌

休辭萬里歷氷霜稚子來同客路長雙搭紫韁勁古
道一鞭嵐影入斜陽要連北闕瞻天遠才慣西關旅
鴈行愧我無聞兼老病不堪重過紫薇堂

奧陶道中遇雪

朔雲一夜壓天低燦爛銀花散馬蹄凍合四山迷鳥
道霜封千樹失鴉棲北堂扶杖侵肌冷南國遊人望
眼啼信有艱難惟行路勞臣瘁瘁不須題

其二

北風吹過小橋西咫尺寒雲道路迷旅客眠霜偃紙
帳貴人行酒醉金閨吏心能白清如雪
帝德同明照若犀四海皮毛都已盡飢寒不獨一人啼

其三

牛衣甘臥不嫌貧萬里何由作旅臣南嶺梅花今已
老北天霜艶此方新寒鴉幾點樓深樹飢鳥一聲鳴
向人短鬢不須添白髮朔風一夜盡如銀

其四

羸威積重貂襟薄酒力强多鷄肋微漠漠遠天雙鶴
舞飄飄近樹一鵶飛有人臥鐵肌生粟何處擁爐羔
炙肥翹首白雲天際外幾時重睹老萊衣

山村殘雪

水廓山村盡掩扉微晴日影弄窮霏近溪鵝鴨斜紅
掌比屋烏鴉聚黑衣倒懸幾處恒飢渴耳聳何人有
足非六討出來遊古德冠裳萬國盡來歸

殘雪 拗

山頭過雲聲獵獵澗底流泉氣濛濛短日蕭條獨愁
客殘雪猶藉無奈風寶劍沉埋光漸黑瑠顏强飲色
微紅楊子臨岐堪痛哭前途咫尺昧西東

山行有雪 拗

石尖徑仄倍心憂獨有晨風在上頭參差遠樹孤雲
起飄渺前旌濕日流三年瀰瀰思吞雪一載浮名有
敝裘幾夜客窓寒不寐一燈冉冉伴清愁

大雪微霽

四月星槎雨雪霽一肩行李鶴琴携愁來濆倒思恒
苦老去朦朧眼望迷偃冷臥殘千里月抱寒啼斷五

更鷄遙天舞色堪圖畫驅背騎驢過水西

上艾城外大雪

千盤磴道白瑩瑩萬里瓊車臥水晶波影斷寒回首
鬢飢鷹掠地向人鳴酒欺病骨邀時醉雪入詩脾分
外清郎欲前村强踏步梅花何處暗香生

停午微晴

積雪凝寒暖色微日光慘淡弄依稀孤桐響斷千山
操雙鳥時同一雁飛壯士從征披繡甲老人僵臥裹
瓊衣也知瑞應三冬白呵凍掀帷玩紫輝

郵亭評史

無論蒙恩幾百年翻然一旦遂爭先晉增元老披金
甲秉鉞將軍仗玉鞭黃閣麒麟應再畫故園猿鶴不
須憐一生富貴由中熱肯以何能到九泉

雪晴

霽色遙空晃日明受州城外雪初晴草枯大漠鷹飛
急雲散平陽馬足輕炙背不當希聖意野芹且可
悅親情最憐瘦骨如柴立欲向深山深處行

寒甚 幷州道上

雪後微晴霽曉寒玄黃戰血冷相看一天霧氣埋雕
轂萬里冰霜裂玉鞍每恨衰年貂力淺深憂稚子鐵
衣單隨行最苦東南使蝟縮龜批五體殘

忽憶向泣湟中極西北地暑不揚厥復走嶺表
東南荒服臘不見雪病骨幾何堪此又時人
寧炎涼強弱之不同感而有賦

霜寒地北古湟中炎瘴天南說嶺東骨性嚴凝常似
雪耳根清淨不曾紅戍荒百國皆柔服糜餉三軍未
困窮最是一身嘆飄泊孝思未展敢言忠

幷州城外臘八日凍雪

衰年病苦久支離況值嚴冬氷雪時四體寒侵肌欲
坼五官凍合淚成澌鬢愁舊雪新霜厚路入重關輕
騎遲此日香鄉俱啖粥老夫空自朶雙頤

近里

莫訝從前汗漫遊六年飄泊等浮鷗吳山越水經時
遠地北天南幾度秋倦藥無方常臥病瞻雲有淚濕
離愁炎方萬里生還少拚飲今宵醉瓦甌

其二

剩得瀟灑白髮存廿年萍逐幾乾坤一杯濁酒天涯
淚數點殘更客路魂肉食鄙人甘藿食侯門曳裾臥
柴門就荒三徑歸來晚拶幼童遊日涉園

入里

今悲往事邁時變且喜生還入里門孤巢風滿燈下
面千山鄉儕眼前樽披衣醉鄉憐慈母繞膝含飴笑
稚孫今日相逢非是夢幾番驚夢尚提魂

其二

連年奔走色淒涼今日重來入草堂兒女燈前相聚

秋水集 卷七 七言律 [illegible] 清興堂藏板

首風塵海內欲濡姿慈親倚門皆熱稚子歸來彩
已霜草色荒亭猶似昔瓷甌九醞醉千觴

早朝瑞雪 己亥年三月朔

藹藹含華曉色暉五雲常傍紫宸飛愁慈佳氣[illegible]同
閶闔[illegible]禁闕瑞應三農歌帝力歡同萬國戴
天威 望朝章德風寰海願廣 皇仁添母歸

早朝 賜見

寶殿玲瓏爍物華晴光遍暖萬人家金鋪照門升陽
德[illegible]仗臨風拂彩霞一統山河來紫陛中外[illegible]

千行鵷鷺肅青綱蟠頭雉尾祥雲繞銀燭光搖護絳
紗

贈門人方孟甲 七

知己天涯有幾人羨君肝膽白如銀披風咀雅三年
久說劍論兵五夜新鬱鬱炎郊同臥病淒淒雲嶺不
言貧功名熱釜休憂晚駿足從來自絕塵

次魏環極光祿贈韻

興國炎荒迴不同屏藩幾載詡無功北堂歸夢寒雲
外南游多愁力疾中萬里星槎廿臥雪一肩行李淡

秋水集 卷七 七言律 [illegible] 清興堂藏板

飛鴻自憐迂拙違時尚德化誰謠媿大馮 二馮有政如衛德化之論

暮春旅燕邸見燕子尋巢感而有賦情見乎詞

十載倦遊今始歸舊時燕子亦同飛殘花惆悵春光
老旅店蕭條人事非處處有巢皆可室飄飄無地欲
何依幾番忽下征途淚愁對青山染客衣

辦王禮成便道省母

嚴冬雲始還家遠歷山川有儆車鼓舞三農歌帝
力飄搖五色望京華小臣輯禮憂勤至 聖主臨軒

錫賚加獨荷殊恩歸省北堂燈燭護銀紗

三月廿日過翡狐巷

歲序詐來臨早夏飄飄瑞雪尚如銀桃容如笑仍含淚柳色將舒又帶顰紈扇無庸總閒篠敝裘難割冉拔身休嫌寂寞春光少也可烹茶作韵人

樓煩道暮春積雪

夯走終朝困使車殘冰斷雪在天涯陌頭幾處扳楊柳野店何人問杏花鞍馬頻年依北斗旌旄近日注南華橋居莫厭郵亭冷齊藥霜團煮作茶

南郊微雨 己亥四月在里

強病南郊一醉歸鶯啼花落弄霏微閒雲出岫因時變小鳥輕翾任意飛廬舍新來知半改人民久已嘆全非可憐白髮頹然老我酒家園又欲違

恒山弟新築園成

大隱何妨在市廛浣花幾架幾枝椽抽簪久已虛封事荷鍤無須問酒禪唱月登樓雙鶴舞剪雲入檻百花妍慚余病老歸來晚喜見殘春暮雨天

過非陘見韓淮陰談兵遺址

四百炎精天劫盡故教勝算不能聰借如耑假稱兵餒何至先烈趙國廷遜鎖連山千仞黑雲迷火岸一峰青三分火冷吹難熾夜半秋風落將尾

午日 己亥偕滿泉弟舍

遠水遙山何處家炎雲暑雨惱天涯彩絲無計縈雙符泛酒他鄉滯使車稚子忘機爭鬪草小鬟佐舞尚簪花郵亭此日風光少盡掩高齋玩落霞

邢關道上

野漠風高秋氣清娟娟淡日走江聲可憐六代繁華勝辜負三年夢覺情暮雨歸鴉天地晚浮雲斷雁往來鳴銷魂誰是招魂者白骨青燐滿眼明

題烈女祠 有引

余以覲典竣事將歸嶺南臥病舟中月餘矣道經邢溝清晨秋氣咄咄逼人肌粟遠聞鐘磬聲詢之土人曰此貞女祠也相傳為高郵女郎姓鄭文曰姓蕭氏不可據信矣米元章碑記歐陽公敘賦頗悉其事余強病至廟中見岸隄崩澌樹鳥啼寒雖荒烟斷梗之中而貞女儀雅明粧凜凜有生氣

嗚呼偶行宵露就處鄰居亦情理不爲已甚乃一念堅貞遂至肉糜血枯骨披筋露而凝然不爲惶惑此非稟天地清剛之氣山河金石之資而能若是耶有愧鬚眉不獨巾幗矣劇中題咏頗夥而亦有佳句如影動暗魂湖上月香生殘血水中蘋真新句也余于病中久廢筆墨亦勉綴一章以誌之

孤光抱石水潺湲水繞孤邨古廟存妝溺曹娥成大孝噴蠡烈女有貞魂青楓江上疑燐火紅蓼灘頭見血痕化作浮雲飛白日不須夜雨泣黄昏

和衛侍御澹足蠟梅花原韵二首

草履黄冠辭帝京還來雪下訪寒英瓊芳弄玉猶含凍金蓓搖星早占名色似朝曦相映出香如釀蜜合將成競開柯府呈春意山麝時薰雨袖清

其二

幽姿正色自成蹊綠萼紅梅未許親蠟屐勞人來庾嶺金衣仙骨重江濱異修獨怪稱淌容叔賓偏宜比玉人好拂宫黄仙韵思幾回染翰奉香塵

題林山人古度圖詩

修短由來不可期遁天忘受幾人爲征誅事業雙蝸鬭鐘鼎功名一繭絲黄土莫貪身後枕白雲且酌眼前卮多君識破與亡理野鶴閒鷗任所之

和易菴叔氏贈韵二首

香風吹斷隔江花幾樹殘紅落照斜地北天南隨處老吳山越嶺盡成家摩空海鶴藏深霧傍水沙鷗臥淺涯往事不須重攬鏡蕭蕭髩髮已霜華

又和贈韵

作客廿年真似夢計今能六未知非不堪多病傷時瘦滿擬尋山採蕨肥帆挂寒烟天際落杯邀素影月中稀北堂久倚柴門熱遊子期程旦晚歸

舟中晚藁喜而有賦仍和叔氏贈韵

薰風五月野花香客夢先吹到草堂慈母怡顏斟菽水痴兒佐舞服萊裳情聯骨肉扁舟穩輿滿滄洲拂釣長愛有半江新霽色欲澆斗酒坐胡牀

庚子午日次易菴叔氏韵

令節忻逢載畫船滿船簫鼓衆情聯客程聊繫五絲

背歸去能開十畝田風動錦帆迎曉日雲連綠野隔
遥天霏然玉屑飛涉訓斗酒何妨詠一篇

舟中看雙白兎 庚子五月

倦倚蓬窻坐小舟驚看皓質動雙眸金籠似月猶當
午錦纜凝霜不是秋致詞其人能似玉爭誇合璧也
成儔由來西陸多奇種無沒深藏三窟憂

任城別叔氏易菴和原韵

深憂南北隔遥天况是離情魂黯然共羨二疏同尚
志休誇小謝象前賢青楓岸上朝雲暗白鷺洲中夜

雨進愁聽驪歌纔一曲絲絲雙淚濕衣襟

登太白酒樓 在城南樓上

自憐我亦酒狂儔載酒來登太白樓望外烟霞層嶂
出檻前山郭一杯浮飲中幾客乘船走醉後何人問
月遊千古風流難再續鴉飛雲散水悠悠

受州山行

山行六月亦生凉幾樹殘紅綴晩芳淵水灣流迷古
道溪雲罩起濕衣裳孤桐欲奏風光冷一鶴時鳴夜
色蒼只許拂衣塵已盡春看滿鏡落新霜

庚子歸里

扶病歸來夜色凉一身憔悴滿頭霜傲水凍雲鄉亭
昔時不堪回首雨炎風客路長川胸致辭酬　聖主緊存憐許
報南堂幾番生死都忘却兒女燈前笑一場

白水中丞重修鳳門偶賦

縹緲雄關萬仞開遥臨大漠亦雄哉龍沙廣武蒼烟
迴鳳嶺桑乾秋色來更見輝煌新粉堞浩然遥眺一
登臺百年彫敝今重振玉塞眞勞鎖鑰材

謝左先和詞鉀 主能洞恒嶽俱大同府治

白雲晶晶敞閒衙春雨霏霏濕塞沙玉洞幾來看皓
魄恒峰獨上采瓊華三都賦就推龍樹五聽平來息
鼠牙胙蕊仙郎天上宴梨桃千樹棗如瓜

雲中感懷

野堞迢迢紫戍樓紫華戰後此荒丘金鬼雲落孤村
夢石鶴蕭條萬古愁寒峽遥看迴玉塞黃雲不盡𣸣
沙洲長歌徙倚增悲感獨洗殘卮吊素秋

過石窟寺

古寺何年幻紫霞千佛寶相出徐徐蕭疎鐘磬迴凉

何縹緲琉璃照晚花背靜空山看木槿輕身此地飯
胡麻坐來頓覺塵纓解一悟風帆月影斜

春暮漫遊

祇因病懶郊行晚每值春時不遇春老眼看來渾似
霧幾花落去盡如銀幾枝小鳥聲聲怨數畝晴山處
處新幽坐綠陰拚一醉荒亭細草藉成茵

小園賓過 壬寅夏日

小徑荒亭半是苔免人樵子一時來空餘老柏參差
秀實少鮮枝次第開繡節丹幢開縱步花神青帝遂

徘徊明年剩有桃千樹似逐金根遍地栽

翠滴樓閒坐 壬寅春

獨對南山晚日曛霏霏餘潦濕輕鴻侵凌柳色金經
雨冷落春光半是風瞬眼波濤千古事枘心身世一
場空拋書欲覓羲皇睡聚散升沉醉夢中

翠滴樓看山

曳杖看山態已多經時幻出幾婆娑曉開旭日鋪金
砌夜散雲光漲碧河自欲置身臨漠上不須倚劍發
狂歌愛山負有支公意散髮空林臥薜蘿

壬寅九日

年年懷抱為誰開幾向東籬祇酒回嶺表多愁處令
節邦江强病尚登臨數莖白髮吹冠易無限黃花遶
地來此日荒亭秋色滿禿翁竹葉盡餘醅

其二 二知閣看菊仍用前韻

去歲猶憐花半吐今年且喜菊全開一庭香郁深秋
色滿徑繁英上碧臺短鬢強扶羞破帽衰顏拚醉付
餘杯悠然坐對南山近潦倒東籬日幾回

聞說白人巖之勝尚缺一遊次汪山人韻一首

志許日往觀也辛丑夏日

強病年來欲探幽仙居咫尺有丹丘白雲滿注千峰
濕青蘚常浮萬壑流散漫天花聽講法參差芝草所
忘憂奚童好整登山屐計日扶筇任所遊

題周都督祠堂 壬寅春仲

勘亂終須出眾才妖氛鼙鼓自西來一時文武今巾
幗萬里河山半帥來獨有丹心能貫日誰憐碧血欲
成灰森然廟貌雖新立風雨年年啼淚碑

和督秋岳觀察 甲辰春

悄別江樓憶鎮東蕭蕭秋色斂雄風相思無那憐楓
樹把酒何來倚桂叢萬里雲霄歌大業一枝鵬鳥嘆
途窮皇華春郷雙旗過曾有長楊奏
帝宮時曹先生有貴撫之行

其二

恒嶽嵯峨北望高何年結屋採溪毛空園澹月冷塵
慮小閣疎松冷布袍忽訝高軒停驄馬愧無斗酒醉
醇醪披書案朽荒亭草何似當年仲蔚蒿

其三

一畝宅循蒔藥欄多君乘興肯相看病餘人老功名
薄雲外天高雨雪寒照耀英蕖憐採筆蕭條苜蓿愧
春盤夕陽未盡驊騮發野水龍沙正渺漫

其四

滄海吳江波浪深十年往事嘆升沉忡心久斷生花
夢澆酒曾無謝義金牆日開階翻舞蝶迴風疎榭散
幽禽各來靜對潭忘詔水色嵐光萬古心

其五

老樹垂藤古木蒼醉歌遙望野雲橫鳳池麟閣非吾

分脈柵雞樓足課耕湖海逢迎客自少亂來藥餌病
爲輕忽驚紫氣仙輿過應指函關即墨城

其六

南山遙望鶴來遲更有雲霞繞繞之驚座元龍湖海
氣揮毫子建鄴園詩疎疎水荇全牽帶裊裊楊枝半
挂絲今日柴門非寂寞沾歌魚鳥媚春姿

附曹秋岳先生題二知園 譚洛楠李人

常憶披襟粵嶺東棘園將動綵旗風幾年障塞懲
魚服一夕樽前媚菊叢鳳沼莫迴疏廣逸草堂疑

近杜陵窮君看瀟灑長林外盛有峨眉泣漢宮

其二

滹沱水急雁門高勇退寧關感二毛鴻過松間留
醉石月斜詩裏得宮袍賓朋秋秩來花信數業悠
悠付蟹螯典到椒問池上閣自存雄氣剪蓬蒿

其三

塞上何曾有藥欄君家池館恣人看林香菇越穿
行入雲氣樓煩拂劍寒宛宛狀流宜藕舫冷冷靜
對山雄盤鳳雛不見三年久欲寄音書路縈漫

公渊生
毋上

其四

幻泣山前積翠深中書行省一浮沉儁家已耆張
衡賦燕使終辭陸賈金竹樵游光開臘蟻夜燈疎
雨換春禽江南回首風濤惡壓鞅憐余大隱心

其五

日午徵歌錦簟清簫欲斷玉縱横星分陛游初
聯榻天剩瓜田合耦耕萬里拙簪酬願足一春沾
酒覺身慚自從親到華胥從不道幽并接鳳城

其六

豪飲相遭恨已遲炎天疏馬更安之主人翻陸陵
邂逅祇公觀察任滿座客初開頑況詩余頑寧人同過代州紛紜名
園塵不入泓窗吾道髮如絲清吟灰盡熊熊烏暫
對選驚白雪姿

秋水集卷八目次

詩

七言絕句

春初 塞外

傷秋

社日雪晴霞彩任樹

無定河弔古

松山道上

秋曉聞砧

三月杏花初破萼

感咏

閨怨三首

宮怨

寄兒驟口號

旅懷

秋日

詠刀鎧

弓矢

七言排律

雜體

六言

秋水集卷八 七言絶句

春初

可憐幾度可憐春春日邊風撲面塵東望故園雲漠漠黄沙白草正愁人

塞外

山風遥吹客衣單荒堞層巒道路難出塞每啼千古淚年年邊月照人寒

傷秋

近山寂寂遠山蒼幾陣金風木葉黄一夜秋思何處

是數聲蟋蟀在空房

社日雪晴霞彩在樹

積雨吹風滿碧紗年年春燕滯天涯强尋濁酒澆青眼且把氷花當杏花

無定河弔古 綏德東門外邊垣下

無定河邊草色新滔滔流水已千春可憐今夜沙頭月曾照當年夢裏人

松山道上

七月山城草半枯西風凉透舊羅襦燕支已是經年度紅粉何勞怨歲殊

秋曉聞砧

幾點殘星淡欲流曉霜猶挂碧雲頭無端一夜砧聲急散入秋風萬種愁

三月杏花初破萼

莫言塞上春光少且染枝頭數點紅若問江南底箇事落花早已怨東風

感咏 戊子午月

孤城何事老沙場淚染征衫幾萬行觸目傷心無限

恨滿園空有菜花黄

閨怨

萬里征人萬里心鴛鴦樓上雨淋鈴遥天霽後千重水不及相思涙深

其二

風雨連朝減却春蛾眉慵整舊時勻雨後捲簾羞獨坐曉粧付與涙痕新

其三

曉聞鵲起愁先起莫待催歸春已歸枝上數聲聽不

得落花猶自滿園飛

宮怨

病裏梢伽強自支可憐薄命奉恩遲朱顏未忍全銷損猶望君王轉意時

寄兒曦口號

阿兒身去吾心去緣奉高堂非浪遊屈指鄉關知已近新秋十七到并州

旅懷

雨過城頭日又西故園東望草萋萋數行客淚驚先墮休怨黄鸝樹上啼

秋日

西入秦關已四秋鄉心日夕在并州此身不及涇河水猶繞金蘭東向流

詠刀鎗　戊子冬月

祖龍銷鏑弱蒼生十二金人伯業成豈意山東旋擾臂揭竿起者不須兵

弓矢

孤矢原非治世任韜衣兜羿有深心聖人已足威天下拱手長遜笑綠林

馬四

禮樂當年說陸生乃翁馬上業難成欲消天下馳驅性猶聽南山扣角聲

白紵曲

湖上遊人暮欲歸誰家女兒白紵衣手撚荷花催棹去橫塘深處驚鴛飛

凉州詞

一片風沙沒大荒例見羣起射黄羊征人到此須回首立馬燕支望故鄉

其二

荒烟白漠古凉州日暮行人破裏愁颯颯一聲天欲雪將軍走馬臂金鞴

午夜聞雁　己丑仲夏

兵火連旬音問疎客魂有夢到親廬遥聞新雁應驚起欲覓家鄉半紙書

贈龍泚序

署涅府倅某與新子某將軍故姬也戲贈之時已

丑七夕因得七絶

晴紗日午臥鮫綃一曲春風魂暗消烹雪且甘學士冷慢言羔酒醉纖腰

其二

佳人倚鏡靚新粧風起牀頭翰墨香舞袖不須重約東紅牙原按舊宫商

其三

長眉直欲鬪張郎桃葉桃根幾度芳閑理琵琶彈舊怨鐵衣爭似繡衣香

其四

九霄環珮雜玎玲惚恍襄王憶夢稀行雲神女渾無定知在巫山第幾峰

其五

桃花寶鐙久生塵簇簇紅裙出隊鮮越女自應誇俊眼衛公原不受人憐

其六

金風吹透薄羅裳鴛帳新裁浴晚凉蝴蝶也知秋未老郤芳不復見蜂黃

其七

雲軿七寶暖生香紫府黃姑促晚粧幾度臨河親問駕星前錯認舊牛郎

戊子中秋

去年今夕剛團月此夕空餘萬里愁遥憶秋風人白鬢寒雲冷魄不勝愁

己丑中秋

月滿今年似去年離人對月倍凄然白雲望斷追烽火風雨蕭蕭露未眠

其二

故園同是一輪月遊子悲秋兩地愁歸雁不傳沙漠信玉關人老怨封侯

其三

今宵又值月圓時愁聽邊聲起四陲客病誰憐秋更苦強携滕杖顧兵危

代甘生受和七夕詩

雲母屏風七寶開天涯共醉鬱金杯已饒人事千般巧更向深宵乞巧來

腊車已辦忽有違心感而遂賦庚寅歲

荏苒風光幾歲華計程春半許還家三月參差猶在
客可憐又負一年花

小集偶占

風沙萬里渡洪河回甲三年兩鬢皤月夜時聞吹觱
篥樽前愁聽海西歌

贈李生篆

李生刀法如美人照月停雲落腕新秋水能明光若
破春衫欲染濟無垠

其二

運腕之妙如轉輪古法新裁逈逈真晏坐樽前渾寂
寘渺焉意匠忽通神

梨花

竹徑松籬流水門無端鵜鴂暗傷魂東風惹恨愁多
少滿院平鋪是淚痕

七夕苦雨戲題

一年久隔在銀河七夕佳期喘息過覿面且圖今日
聚不應重下淚痕多

別西園

霜掠寒楓數葉紅門衙古柏鎖深宮休嫌花事渾如
夢幾有春光便不同

重過西園

落日墻頭照影斜依然樹色隱寒鴉只今反閉千門
蝶冷落吳王內苑花

皐蘭聞雁

木葉天高幾過鴻銜雲已渡大河東荻水蒨花休更
戀銜蘆一夜入青從

回寄允吾宗尼叔氏

幾種離筵幾種愁驪歌一曲白雲秋梅花前嶺方寒
溢驛使空函到隴頭

過韓侯祠

白帝赤帝事本奇沛公天授有誰知使非垓下功成
早兔語西郊儘可疑

其二

甫侯當日何肝腸劍飲西風血未央縱使通豨原確
據何無一語及梁王

其三

淮陰若緩須臾死、請呂何由聊覘時、老雉自爲功漢
計、可憐龜主不能知

介休三願 介子推

風雨九天龍奮跡、蜿蜒一窟蛇藏身、人間已斷清明
火、麥飯春風哭鬼燐

其二

綿山山下草頹黄、疑是當年雷火光、抱母自甘同一
死、名高義士失天常

郭林宗

折角當年事偶然、風流遂被古今傳、功名恬退眞堪
法、李郭仙舟有二賢

文潞公

直聲唐子重丘山、義士同稱衆所難、假使潞公心不
蜑危身一葉豈生還

别恒山弟偶憩極樂寺古槐下

金碧年深半土泥、雙槐龍甲影雲迷、不須更覓維摩
幾、一晌天風百鳥啼

落葉詩八首

雨中落葉

金風昨夜剪輕寒、况復瀟瀟蘚前殘、極目遥空秋色
滿、疎桐一葉下雕闌

僧房落葉

琉璃宿火照袈裟、閑讀楞嚴靜不譁、忽訝堦前紛木
葉、恍疑禪定落曇花

山中落葉

鴉啼萬樹浴嵐光、一段蒼茫接大荒、滿谷秋風催木
葉、天高月黑走豺狼

幽閨落葉

牎前捲繡理殘粧、幾陣寒颸下夕陽、起向池邊看瀝
鳥、天空木脫凍鴛鴦

水濱落葉

去去來來惹客愁、輕飄乍起不勝秋、臨流題遍相思
字、莫認桃花是渡頭

路傍落葉

年年送客到江關、楊柳秋來不可攀、滿地落紅都是

淚離人馬上盡消消

月夜落葉

雲鎖清輝瘦影伶中宵坐月兩亭亭寒鴉忽踏千枝碎疑是香飄桂子零

花圃落葉

海棠零落桂餘香吹落西風幾葉黃點染秋容何處是芙蓉猶似美人粧

月下飛霞樓看白牡丹倣清平調體

月滿欄杆花滿枝沉香亭北紀新詩楊家姊妹矜顏

色淡掃蛾眉却是誰

其二

明河幾點落芳林夜半遙看雨雪深小檻不須誇富貴清寒能識主人心

其三

幾家姚魏競紛紛入檻翩飛一片雲靜倚山牕堪作伍由來富貴不宜君

過井陘

背水功高今古聞功成不數李將軍當年形勝知何似翠壁依然鎖暮雲

書齋小竹 壬辰發著

書齋小竹鬱森森剩有天風發苦吟莫道君饒霜雪性須知我有歲寒心

金華老酒

老酒聲名遠邇同玉椀盛來荔枝紅可惜秖堪兩樣用調羹治嗽有全功

冬日別淇令解綬淡以老酒

懶於折腰解綬歸且斟老酒掃愁威可惜開籠白鷳

鳥化作醯雞甕裏飛

滋蘭堂

微雨浸堦夜色凉流雲低度月昏黃鮑郎無事拈紛語獨坐幽蘭一段香

芙蓉 花色紅白不常天陰雨則多白

滋蘭堂畔石玲瓏曉日芙蓉照水穠最是態多偏惹恨一天風雨送秋容

其二

太湖石畔草蘘蘘幾朵花枝拂彩低艷骨自來多命

薄半含春色半含啼

其三

飛花一夜在隐簷新月娟娟照影孤簪鈿宜人刪脫

鏡裡勻粉臉笑含朱

軍中紅鸚鵡

飛海驚看鮮豸冠攜來小鳥歷絲寒奇毛不爲金籠

惜一夜憂思變作丹

其二

綠襯朱裳羽翮奇曾從海外說新詞銜戈戰上爭來

行錯認軍前汗血兒

其三 問飼以玉稻新穫

丹鳥應須加珍餐香穫玉米等閒看誰憐帳下還樗

腹血戰沙場一飽難

其四

蠶心慧舌著衣緋玉粒清泉象體肥爭如搏得金眸

鳥能獵秋風狡兔歸

望釣魚臺

扁舟買酒一御杯高覽巖雲古釣臺只今松栢森成

陣曾見何人再上來

釣臺觀潮 潮至釣臺則無聲

萬里奔濤滾大潮富春山下寂無聲嗚咽剩有千年

怒一見先生氣自平

嘉平六日微雪

嘉平六日雪初零柳色含烟草色青錢塘春事知多

少幾點寒梅映膽瓶

正月十二紅梅盛開每爲風雨飄落有感賦此

濃粧素服解憐人風雨無朝緘却春夜半月明渾寂

寞香魂零落淚痕新

雨中桃花

輕雲低度雨濛濛夾水桃花照眼紅小立數灣流水

急胭脂幾點濕東風

西湖小憩

閒說西湖爛熳春踏來烟雨半沉湮斷橋幾樹桃花

影倦倚東風懶笑人

岳王祠

幾年欲拜岳王祠瞻拜遺容淚如斷滿眼荒凉終古

恨至今不改向南枝

又

湖光冷落岳墳荒古殿沉淪草色黃入廟秪餘三五樹幾枝野鳥泣殘陽

甲午春約遊雙龍水洞爲溪水漲淤卧船不得入戲占口號

山光如鏡月如銀何事餞春不過春人間初度桃花水不許劉郎來問津

坐中戲筆

琵琶響徹彩雲鮮大小珠光落指圓周郎已自頻回顧何用重重誤拂絃

過孫吳舊內

滿眼頹垣木葉黃寒鴉幾點入宮墻故國不堪重墮淚傍人猶爲說吳王

戲題

自是餞春懶去行空勞華月五更明濃桃淺柳依稀在共逐東風笑薄情

頌唐和尚偈

十緣萬法久俱傾況說田園兒女情覓路金沙休更晚一潭清影月華明

吉祥寺古梅

六代河山半夕曛遊人掩淚說興亡獨憐古寺梅花樹幾點殘香識漢唐

二月過秣陵見大雪壓梅

二月江南三尺雪梅花雪裏鬬芬芳却疑美人籠月下一身風露滿頭霜

邢關道上見桃花

年年柳色堪傷別處處桃花解笑人老病一身渾似夢閑愁萬種欲長顰

其二

隔岸桃花半倚門風飄數點落步樽休嫌老眼看如霧幾種離情欲斷魂

其三 時小船獨有所見

江城二月春光滿寒食風吹岸柳斜獨坐忽聞香氣燰采萋人揷絳桃花

燕子 丁酉春

春風無日不飛花燕子紛紛入絳紗縱使主人能愛
惜雕梁雖好亦天涯

其二

風起墻頭滿院香杏花零落燕飛忙添巢補壘誰為
主錯認他鄉是故鄉

其三

銜泥掠過水西頭遥見眞珠半上鈎秋去春來同是
客須知舊壘卽并州

其四

門戶重重幾度春雕簷畫棟一時新歸飛燕子銜泥
入不見當年舊主人

其五

翩翩王謝堂前物何事偏來百姓家傍戶依門渾無
主拖泥帶水遍天涯

阻舟戲筆 和祝長康韵時爲粤東之行序入大夏苦南風之多北風之少也

浩淼長江浮太清危檣日夜聽濤聲北風總是吾鄉
物珍重鄉情不放行

丁酉二月石頭城記

莫愁湖上更愁多忘憂草畔奈憂何人生年少須行
樂眼見青絲變作皤

思親 戊戌春嶺南口號

萱草年年茂北堂遊人心事轉悲凉魂飛炎海三千
里淚濕征衫一萬行

宮詞補遺

八窻虚閣風生座幾陣荷香入玳筵歌罷月明人散
後鴛鴦睡煖並頭蓮

和王園長曹溪一絶

三更杜宇五更雞水自東流月挂西悟到無生眞妙
義金剛一句亦筌蹄

舟中座右置紅繡毬花一本隱約于懷袖之間

戲筆二絶

茜色忻承白面郎幾番珍重在華堂能使主人深護
惜盈盈懷抱出紅粧

其二

蛾眉淡拂不勝秋艶抹濃粧若個愁幾夜朦朧燈月
下美人掩袖半含羞

舟中看白鸚鵡南澳鎮座衙之洋人船中

客窻强起酌清酤閒聽芳禽話有無一釣寒月朦朧
夜錯認氷枝挂玉壺

其二

海外奇毛亦縞綦不須惆悵憶當時錦帷繡柱深深
護幾度窻前喚雪兒

其三

剪水為神映月姿亭亭玉立在高枝主人久斷繁華
夢素影寒踪靜對宜

其四

掠月梳雲分外奇聲聲猶作故鄉思異國誰憐雪衣
女氷姿不肯比紅兒

途雪口號

四塞河山白玉粧微茫曉日瀉流光啣盡梅花山頂
叫一番詩思更清狂

并州道上大雪戲筆

莫怪少年皆白髮須知枯樹夜來肥指點遠山堪一
笑烏鴉變作鷺鷥飛

偶題

每向星前貪看月更于夢覺苦聞鐘如今識得眞
光鎮日身中玩太空

柳枝詞

日日春風過短墻休因憔悴怨韶光今年柳色緣何
事瘦盡腰肢傲沈郎

己亥秋八月朔三日余停舟清河口下夜夢一
女郎索詩走筆應之

五夜鐘聲亂曉舟一天風雨滿江愁金針玉蝶憑誰

度斷草零香可自由

己亥冬十月廿日寓淮上夢中口號

白雲洞口白雲多黃鶴樓前黃鶴少幾人再問岳陽
樓跨鶴乘雲天地曉

七言排律

苦雨望霽

積雨連竹天欲低山前山下白雲齊千林霧隊飛鳥
羽萬壑濤驚猛獸栖沙浪翻銀摧短草野杏剝翠沒
長隄不堪巾折徐踽步一任鞵漂漫屬腥幾點零丁
幽客恨數聲飄急旅人啼頹齋坐漏青衫敝草閣遥
連白水迷宿霧能消風藉力重雲望霽日生霓邊城
雨過應無暑窓影淸涼月在西

勝日在郊

沂浴雩風詠䟽也氣淸天朗訖禊之青蜓白蝶穿花
蹊紫燕黃鸝掠水時菰蘆數聲紛牧馬滄浪一曲捲
漁絲杜陵吟苦披春步朱子機忘任邨隨雲來山腰
拖素練波開天鏡映金規暮將紗帽眠鷗鳥月解征
衣挂薜蘿大化推遷渾動止入心憂樂有行違知非
五十吾終愧潦倒生涯付酒卮

雜體

竹枝詞

春初客思 時戊寅以停擧旅京

紙窓白日瀉流光客舍凄淸茗洲香夢裏怕聞新過
鴈數聲嘹嚦斷人腸

凍雲顯楊使人嫌曉倚寒窗怯捲簾背鏡不堪愁裏
照須知潘鬢夜來添

陌頭柳色未堪攀何事高樓妬少顏枝上鶯啼休更
怨夢魂原自繞家山

曉起攤書强自寬茂林多病爲誰歡新來最有相如
渴不爲車吟白首難

獵獵霜風晩更多傷心弦斗嘆蹉跎等閒莫對牕前
月一夜青絲變作皤

何處淸宵月更明碧雲千里謾同情愁中莫憶金閨
怨不是天涯浪遠征

旅夜 壬午宿驪城

秋雨寒窓送客愁愁人多夢夢多憂西風不怕吹愁
醒猶向寒牕叫未休

秋怨廻文

觀疊舞裙香冷襯鬟添愁翠悵芳年破風花月惱秋枕細數砧聽怕旅眠

十字廻文四時歌

珊珊嬝月映花寒滴露殘

其二

芊芊絲煖浴晴鶯喚碧天

其三

平蕪沒草沸鷹聲大漠明

其四

風廻朔雪挂疎桐冷玉櫳

六言

春初

青律天回斗北玉門地闢西花鳥年來如夢雲烟望處皆迷

夜集

澹澹雲生嶺面悠悠月派天心已摻螺杯共醉不堪搔首重吟

秋水集卷九目次

秋水集卷九

鴈門馮如京　著　男　雲驤　輯
延令季振宜　校
北海馮士標　評　東海范　驥　訂
古瀚張祚光　閱

文類

七省八首

余嘗讀曹子建七啓序云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因作七啓張景陽復有七命各綴錦章爭披麗語並廣衍綺靡之文屬辭雖其命意則同余讀書之暇偶一抽毫舉紙既變其詞復剏其意反之以約洒之以澹風華少謝故而澹泊明志自成一但言也

潛龍之野元禽之區有逸士焉曰鴝拙子冬則穴居夏則巢處簡逸而深藏友木石而侶虎狼于于焉睢睢焉恬澹乎日月風雨之晨逍遥於山水花鳥之際臘一裘伏一褐广淡自斯負暄而齧餌木而活虫出沌沌遁世而獨立又若厭貫逃虚閒闇而絕知含慾抱淳人罕識其面者久矣一日有嬰鳴先生結軌廽

鑣繁纓朱飾前導後呵左彤右服昂昂然坐皐比擁
采風悅飄搖之金䍰纍縱曳之華旍光施若岫聲振
谿谷將聘禮上國爲宛巒于崇阿停驂問土進里曳
而詢之曰吾聞之玉輝山媚珠光川潔陽燧改火方
諸映月必至之理也余推殺之上卿勝國之壯遊將
以進賢退不肖爾勿以窮莽擯鄙陋諱忌以敎我里
叟遂具以拙子狀進先生曰噫有是人哉非鹿鹿而
埜冥冥而頑者余往而造焉遂携里人陟巉巖攀虬
壁剸蒙茸披榛棘蹬頓躋疲山窮馬遷怪鴟鶩啼山
猿怒立龍蟠爲若草木蟲蟲爲若積堞叢叢焉有兩
雪之形深深焉有潺湲之响里人指之曰拙子居也
先生神肅意渙悵然良久而嘆曰有是哉子何樂而
居此也拙子兇頂跣踞反袂而揚言曰余非樂居此
也人巧于媒名也而我不能人巧于弋利也而我不
能人巧于謀服食也而我不能余非樂居此也苟吾
拙而已先生愀然若悲復輾然而笑曰有是哉子之
拙也人何以俱能也而子俱不能子殆將病矣得無
有過乎請自省之

猲拙子曰誠過矣如先生言余試省之春吞碧之蘂
旭之園蔚以五芝之清蘭之洲蓏以九疊春有仙掌之
草夏有金莖之節秋有驕黃之蘇冬有凝霜之蕷或
如截肪或如凝酥飯以胡麻啖以山椒和以勾漿飲
以蘭津美逾韓脏甘欺漢瓠二十采之而不足衆臛
思之而莫遴朔朱英翠蕡翼翼灼灼露濃霜肥鮮嘗
脆剝甘蔗有漸入之佳離支無紅塵之笑費天地間
自然之至味也可以怡精暢神馴頹却疾余啖之若
素餌之有餘自分飲饌之過也先生以爲何如先生
曰此蔾藿之常山人之食非過也
拙子曰鄙人之食自適其適而先生以爲弗過也信
也冬裘之服若華可愛或負黃綿或栽香薜谷旋岩
僻山回溪邃畜氣藏游溫然無冽傍孤松而受陽倚
貫槩而聚息熊經鳥咮導神以和叢衆枏之葉敲石
燧之火斲蘘荷之榻傲傲然嘻嘻然明衣野服入室
多暄山媪無酷至飾苛宛綠雲爲明娟璨發蒼青休
丞幽若佩之有紫蘭拔之非偏襞振于仞之崗習習
生涼納西山之爽洒洒受沆瀣裁馭則約九霞映彩

衍則納五華時遺丹丘之羽非折東山之服跳潛淡
蓑之裳已饒芰荷之製爛若百錦燦若七襄氷蚕入
繭無湨霜蘊火浣千絲既湨炫穲陁蝪蟲蚻蚑蚋潛
芒不澳滓而潔不襞積而方冬不寒肌夏不汗項貫
天地間無憂之服也可以堅骸可以勁節膝無跧屈
腰無蹴折自分被飾之過也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
此布衣之素野人之服非過也
拙子曰余之服匪華而美無繡而文組不煩解簪不
用投先生亦以為非過也信也陶唐之階墜于三尺

夏禹之制隘湫宮室原子之居上漏下濕相如之素
家徒四壁至樞繩甕牖之儒窮巷井窺之士靡不羨
大厦之餘贅崇容膝之蹐促若結廬于千峰萃秀之
堂依棲于萬歐壞變之地面陽背陰體剛用柔前溪
掩屏後峙爲堤左瓶蜆而揚斾右挂虬而列屏青鳥
馴如伏翼蒼豹㦲爲在門扨檜宜機平石宜案潋日
恍飛觚稜之金爵迴月宛吐綺井之玉葩屏巒黛峰
綢繆之資蓉蕤繁萩渀泼之具納虹霞于黎栝帶紫
霧于蜿蜒窄雕宮于青坳涉亞閣于丹梯無甫麗之

覈緻無風雨之飄淋入焉而如出焉而適手攔游泳
池之頁請一枕雙敲皇之消風優游逍大備逍遙無
懷侶此亦天下之廣居也非土木而敞麗不金碧而
煇爛窈而能深廓如有容畜之者閑以肆樓之者壽
而康自分宮室之過也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巖道
坦坦幽人之貞非過也
拙子曰白雲在戶青松蔭牕鬼不瞰屋人亦勝木迷
余之居如此先生亦謂以爲弗過也若夫秉舒光之
煬淡悵幽谷之宴迷游人約伴於東皐農子有事于

南疇慶雲濃濃晴爲交交綠野芊芊若染天天黑如
點漆赤如丹霞于讀濃翠一脈流青或携樵侶幔烏
巾披薜衣躡芒鞋開襟緩步登彼西山剝苓質採山
精摘松黃拾猿啣之果嗽雁田之蓮積花滿地流雲
在肩相與誦茨人之章歌白石之篇歌曰維水潺潺
維石巖巖水兮湛湛石兮爛爛恨景景於廣淵兮惜
長夜之漫漫高山流水無窮極兮邪期門松喬于何
年乘風既倦託足岀反遂棹小艇曳空明而溯流光
窈窕經丘崎嶇在望飄香入牧悠颸輕揚乖任之

鈐餌呑舟之魚於游女于漢廣殘驚鴻之一過波紋
如縠月白如練翠响落于雲中笛聲宣于水而飄渺
然羽化而蛻舉翛翛然抱月而遨仙此亦天下之至
樂也無榮辱于人世無冰炭于胸中無傴僂磬折之
勞無突梯滑稽之恥自分遊觀之過也先生以爲何
如先生曰誠足樂矣然憂天下之憂者樂天下之樂
予之樂一人之樂也非過也不足取也
拙子曰伯玉有猶爲君子之恥今非私一人之樂也
余之樂有不能與人同者敢爲先生暢言之其始秋

也七情融潤水泉萌達高者含秀埤者縕淡暨夫清
和動亦忻忻植亦森森文杏媚日夭桃嘲風蘼蕪芬
逗郁李垂殷惜春花之莫逮知歲序之已更時方大
夏蔚藂熙明芎藭柘萓橘柚梗樟可餌可材鴞鶻鸜
綠或鳴或啁白鹿元猿載嘯載啼咸迍[illegible]于高原
菰蘆蔓生于下濕聽之冷然接之幽然商飇吹蕊入
月火流臨池激水湛若水壺菱華菡萏芙蓉敗秀十
月始寒褐衣早搆無沙塲卧甲之壘裂無牛衣霰雪
之淒凉梅生南嶺雪放西崗時策蹇而過聞或攜酒

而流觀盈于耳者岑岑發金呂之响寂寥有玉節之
音嘐嘐啁啁謏謏瀟瀟宛若曼姬鄭女和琴瑟而宣
房屋妙清唱而遞賡音接於目者千林逞冶艷之妖
嬈百卉鋪錦繡之文茵新葩晨妝細雨晚澡霜華如
素女對月思美人此亦天下之至麗也五體被之而
若溫一心受之而似蕩聲色之過莫此爲甚先生以
爲何如先生曰太音之聲白黃之色聲固非聲色亦
無色予殆有會心也非過也
拙子曰耳目之玩亦云極矣曠心怡神更有進于是

者玄黃肇始奎璧孕精繩結易簡篆象蝌龍八卦啓
神驥之旋毫五行發靈龜之方殼一泊乎全生統於
成陰陽破碎支于雜揉而書六數五經有十三其道
燦如日月流如江河矣先聖後儒作者彰明述者表
著山居岩伏之士皓首醉心窮年爽口或詮石鼓之
句讀補穆皇之闕畧頌皇娥而辯賡歌白雲而知訛
汲塚有真甲于西山無僞藴藏接羲軒正印抉鄒魯
心傳濟南有藏壁之苦心恭王得壞宅之遺簡三十
九篇二十餘通考其脫落魯趙桓貫膠東庸生訂其

互異易則爲施爲孟爲梁爲京禮則大戴小戴尚書
則大小夏侯春秋則公羊穀梁爭據一家之長遂謂
列聖之知乃爲剽竊目析魯豕別五色于暗室剖千
里於目前若夫聃盧蒙誕與詐孫謀偃匿雌黃爭爲
牛鬼至祖龍虐火之後叔孫粗得其槩安國少襲其
餘沉江屈子前席賈生抒孤憤于隻字談神道于片
吻或訐其長亦拾其短腐遷之巖峭孟堅之閎肆楊
馬孔曹握靈蛇之珠陶王謝陸抱荆山之寶振大雅
則昌黎眉山暢性宗則朱程濂洛斯文未墜宗風載

颷余三竿睡足一飯無求咲字若酣循簡似鬱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行盤坐嘯得乎自然或著或闔無逢
本性仰乎天者有日星雲漢之章察乎地者有山川
草木之變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熙熙然陶陶然不如
老之將至云爾此亦天下之至適也曲肱可樂屢空
庶幾自分誦讀之過也而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獨
善有餘兼善不足非過也子當進而登周孔之堂觀
三五之治
抑予曰先生以擔人之圭析人之爵爲有政也而亦

知家人父子主伯亞旅之是亦爲政乎余也家無甔
僕室有菜婦東郊布擾携稚子飯黃犢織穫衣斫斫
然花香鳥轉水白土黑次第蔬芰杞綱臧穫職味載
歌且耕且饁新秋秋熟浮蟻綠泛藥清約隣友邀溪
朋農侶釣翁熙然雜集或祖白石或步青莎明月可
弄流水可濯汚可尊抔可飲依稀蘭亭之勝彷彿竹
林之遊然長幼有序進退有別斌斌然又尚齒之風
三老之遺也嘗聞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孥者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于有政此亦天倫之
至分也若夫鼎熟鐘鳴列食方丈拖紫紆青紹璽麗
黃瑤括璇室碧甍丹歷左烏號而右白羽前瀟衛而
後槍擽翠微于解山飛閣臨于無地予謙有停雲
之濟越丙夜有綷縩之颷揚罵驚七十風月三千汗
籍而趨承火道而疥忙始快然曰大丈夫之所爲當
如是也余非不願也不能也先生際堯舜之世建夔
契之業馳譽汗靑垂名竹帛澤被當時施及後世先

生分內事也余小子性癖烟霞情癡麋鹿以不能巧也而甘吾拙辱先生屈趾枉顧而下問也竊自省之過也非病也先生愀然變容肅然斂衽而致謝曰余不敏敬聞教矣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勛華不能增毫末菽水可以明至性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吾子之謂與子終不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余終不能以蒼穹之嚇爲腐鼠之嚇也拙子忻然而笑長嘯而别先生回顧林壑猿啼悄然寒立澌然汗浹茫然如失者久之因携里人覓舊路而出谷

七發諸篇類皆選題命意刻物肖形易於鋪張藻艶此文以虛爲實以客爲主以反爲正其命意法格較三都兩京七啓諸文絶無一字相倖也直可孤行今古讀者勿以此題爲前賢藍美而後人遂不出其窠窩也 宗尼

江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馮如京謹

奏爲遵

諭陳言事臣備員江南右藩無多執掌所司錢法一

事其禁私鑄疏壅滯屢奉

明旨無容贅

陳外臣草茅賤士至愚極陋荷

皇上擢用之恩又值弘開言路之際芻蕘一得何敢緘默無辭謹規當世之切要者爲

皇上陳之其一崇理學以定人心也國家之治亂由

人心之邪正人心正則爲忠孝人心邪則爲亂賊今開科取士無不以明經行修爲重列代大儒固不乏人但明末有講學之禁則孔孟濂洛之眞傳視爲迂腐不切之故事我

皇上崇儒重道曠古希遘伏乞

敕諭天下務在敦本黜華修明致知盡性之學俾各省督學諸臣獎勸責成令師儒轉相訓誨如河汾文中之設教明時薛陳胡王諸君子醒其淸夜發其良知而孝弟之理明則綱常之道著以

之事君則必忠以之居官則必廉以之臨民治
兵則必知方有勇卽愚夫愚婦亦知聖人之道
如此其易簡可學人心正而天下治誠
開國萬世之弘謨也其一優將帥以謹兵權也古帝
王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疆場禦侮賴師武臣
之力故汗馬血戰之功有不可泯沒者大者世
其爵祿小者晉其榮膴然亦當酌陞遷調任之
法定三年五年之制俾將帥知所激勸其在兩
廣楚蜀用兵需材固不宜輒爲輕易至若腹裏

巨鎮久典兵權逾時不遷事熟人頑在大將有
積薪之歎而尾大不掉之虞亦恐漸釀而不覺
所當定將帥之遷轉調任以酬其勳勞而無俾
久留一方者也其一實京倉以厚積儲也爲國
先貴足食我
朝漕運以供京儲誠萬世之利然所運止供支給且
河道容有遲滯輓運或有參差
朝廷根本之地豈可無三年九年之蓄或當責成各
屯道以附近新與屯糧運入都門或倣招買平

糴之法廣積糗糧令所儲浮於所費且可以賑
窮民備荒政誠亦當今之要務也其一練邊兵
以聲岩疆也今天下四海一家中外無故卽有
一二小醜不難滅此朝食然兵可百年不用不
可一日不備其在九邊沿海兵裁餉減雖節省
之法然裁兵汰弱不足以彈壓一方且以九邊
四海之大處處必恃禁兵爲援是以稍有寇起
則官兵不能撲滅必請大兵蕩剿比大兵至而
地方已受蹂躪賊勢已成大兵往返之供給賊

寇殺擄之靡費已倍數年之軍糧矣是孰省而
孰費也今已裁者雖不能復增然衝要之地或
尤當酌其虛實權其緩急務使箭練精銳足資
彈壓庶可以壯干城而消奸宄也其一嚴法令
以清盜源也臣閱邸抄常見郡城都鄙之間往
往大盜出沒捕獲
奏聞者候
旨定奪往返動經歲月在我
皇上好生之心議獄緩死惆洽非之至仁但大盜一

起不下數十人既經擎獲不即誅戮在强盜有
耽耽挺走之心在良民有報仇反噬之慮在州
縣有越獄劫庫之變且一時倘有數起則聚盜
百人於一城一監之中外通線索內伏戎心劫
殺挺走每每有之伏乞
皇上審殺人安人罰不踰時之義
勅下督撫按諸臣凡有大盜嚴加覆審果係眞正明
火劫財贓証明白情眞罪當依衝馬白日邀刼
例即刻
奏

聞當下處決庶奸民消效尤之心而地方無叛刼之
患矣臣自愧迂腐殊無奇策然早作夜思感恩
矣報有曾經諸臣言過者臣不敢叠陳勦襲敬
攄一得以佐高深緣係條陳守禦稍盜緝倘有可
採伏乞
皇上鑒宥施行
順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奏
旨該部議奏

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馮如京謹
奏爲遵
旨條議事臣如京山右豎儒嶺南苦吏當六計八法
之大典忻逢言路弘開準有藩臬酌量有司開
送實可施行者次第入
告之例臣雖至愚極陋無當謨猷然備員粤藩與
諸有司習地方之情形民間之利病不啻膚受
而手援敢不悉心爲
皇上陳之其一別荒稅以足徵輸也粤東兵燹之後

荒殘已極幸兩藩加意軫恤撫按多方噢咻省
會附近之區稍稍安集至於雷廉瓊一帶殘壞
隅僻人民稀少彌望蒿萊凋零尤甚臣受事以
來會經詳請督撫按臣繕疏呼籲奉
旨勘驗在案而恩施尚未下究夫賦稅度支原供經
費軍需之用軍士按月支給計日授飡否則有
庚癸之呼今全粤歲需當百肆拾餘萬本省額
賦除折徵外止得伍拾柒萬餘俱借資于協餉
而現在雷廉瓊荒稅又貳萬陸千陸百餘兩臣

司責成於長吏有萬不容緩之情長吏誅求於
下民有萬不可追之法獨是瘡痍殘喘而督令
輸熟賠荒則又有萬不能得之勢也臣在廣省
見有携男挈女而鬻者鶏皮菜色輾轉於溝壑
者大半皆雷廉等郡之民夫民雖至愚何忍背
棄鄉井而輕去故土乎所以然者熟田之所入
不足以供正賦而荒土之賠累并不能給饘粥
此流離遷徙勢所必至也臣愚以為早緩荒土
一日之徵即早足熟田一日之賦早甦民間一

日之力即早給軍士一日之需請
敕下撫按清查荒冊踏驗田畝暫蠲荒稅俟民力
稍蘇再圖墾熟取盈額賦仍具
題部覆刻期通行則荒殘之土地漸闢而全粤之
賦稅不匱也至於協濟一項徵解權在外省移
催動經年歲呼應不靈徒增仰屋縣金無術慮
有脫巾臣泣任之初歷年挂欠積至捌拾餘萬
臣嘔心竭力多方補苴雖暫給一時而積逋愈
多終非長計并乞

敕下撫按以協餉銷批遲早一體考成庶呼吸相
通而軍士得藉飽騰矣其二禁雜派以供惟正
也粤自軍興以來帶甲數萬粟支數千征船四
出絡繹亦命廣州建旆而外如南韶之孔道廉
關雷惠之衝連者猶有司往往以身殉供億且
燬經
明綸之嚴飭矣其或幹辦自任者原於一時之權宜
亟求集事奏功爰有公務之名更相沿襲間有
其事已竣其功已完而公務雜派如故粤民皮

骨空存何堪剝骨而吸之髓哉今使盡行禁革
則皇華之駪駟無光王師之壺漿有缺有司何
以自存臣愚以為宜設定循環簿五扇一存撫
按司道一存經臨縣邑有必不獲已之費有司
官公同地方鄉紳士民酌量應答登記循環簿
於每年終取里排甘結彙報撫按司道撫按轉
報內部稽查檢舉則奸胥無借端侵漁之弊而
窮屋有甦息更生之望矣其三嚴委署以肅官
方也委署一途之為民害久奉禁飭粤東邉地

適隔
神京遇有員缺候部補選難以猝致且現在職官篆
篆地方需人料理故例有撫臣當堂簽委[illegible]舉
矢慎矢公但既委之後自知砥礪者固不乏人
而不肖者間亦有之雖撫按有所訪聞嚴加譴
訶罪至究逐蓋此輩從前名不挂部則錢糧之
參罰莫及貪婪之追贓罔恤遇有缺出容有移
花接木者夫部選之官一有詿誤尚且難言漸
浣豈可姑容若輩復生覬覦之心乎雖近奉

俞旨將委署職名另行造冊達部誠綜核之良法臣
愚以為宜將簽委原冊開載某職係某衙門批
允候簽某職係某衙門移送詳請歲終一併報
部則不獨委署本員之官評大彰各有吏議攸
關之恐而舉用者試可乃已之熱心當更惕其
慎惜名器之思矣抑臣猶有說焉守令印官除
奉
旨斥革及丁憂回籍應即日離任外若遷轉出缺者
其人則為賢有司也夫以賢有司陞擢而去淳
不益念民瘼思為甘棠之惠即稍留月日以候
新任交代必不以五日京兆變所擾民是留一
循良既遂臥轍之願而減一署員實省剝啖之
慘此亦不惟粵東宜然而天下所可通行者也
其四控汛地以靖海氛也防海之設向於江南
浙閩濱海地方設立堡所汛地亦綦密矣今又
於溫台添設重鎮以扼全浙之門戶於七閩簡
用督臣以控漳泉之要須兩相呼應如左右手
法誠良善至粵東瓊府僻處海南廣雷潮廉近

濱海口計其道里距浙閩奚啻數千而賊艦巨
船迎風鼓浪意南意北瞬息而至故拾肆年柒
月逆氛甫離閩潮捌月浙台遂已告陷台州甫
平復薄廣潮並潮州實連閩省為兩廣之內翼
昨平藩重兵親臨彈壓賊艘望風遠遁至去春
藩兵甫轉省會而澄海候爾告潰臣愚以為潮
州要地似宜移駐重兵分撥汛地與閩浙相為
聯絡遇警表裏應援務使臂指相應勿得僅以
分汛堵截苟安塗隙則窮鯨無能鼓浪而餘氛

指日蕩滌矣至於肇慶陽江舊有雙魚海朗二
寨戰船巡邏外洋城守遊擊轄兵千名以備海
防近因錢糧不敷戰艦未造又分城守官兵移
駐高明毋遇春汛反借兵東安以為防禦此又
就肇言肇似應皆復其舊者也此四事者或經
諸臣已言抑或言之未盡緣粵東邸抄最遲披
讀不全臣目擊心維積中已久不敢越分拜章
茲欽奉
上諭謹遵獻納因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倘果有裨

末議伏乞
敕部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　日

塞上詮自敘　舊刻

悲憤蒼涼寒入肌骨

夫詩言感也三百一十一篇大抵皆發悲嘯之辭道激楚之志故採之者以備風焉慨自中原多難天室淪亡鴟羽斯張鳳鳥鎩翼么麽作孽儼然而王明懷
帝恥以全盛之業不克終守慷慨而殉維我
新朝揚朱旆驅虎旅救民水火雪恥中國大業鼎建應運而興生其間者能無廢興之感且逆寇肆頑人士洪恥文武諸賢或赴節沙場膏屍原野飲血于斷烟衰草之間暴骨于野石堆沙之畔天當陰雨猶或聞聲或目眥裂張賁其不臣數其兇德雖金礫鼎烹猶然日光不瞬千秋百世義骨猶香魂寘身滅終能翊戴一人于地下或貞女節婦素達大義夫子忠亡厥身義死精潔之志方日明齊嶽峻矣生其間者能無忠孝節義之感且余自晉如秦當兵燹之餘百里絕人千門斷火黃羊竄走烏雀啁啼煉横沙迷輪曳蹄陷山川雲物之悲涼風雨晦明之變感人之喜戰樂兵棄農蔬武挺刃走谿又羽檄日弥馳矣歲暮小醜跳梁我兵戰勝殺人安人已乖余志青燐横野言之

惻然徂夏則西夏南徼之間叉冦四起矣余日心惕
惕然夜目鰥鰥然思以禦之而士卒鵠面鶉衣廢杖
則仆秪作借箸之謀烏能效范子之懾夏蟾哉履其
地者叉烏能無人物兵燹之感三感併積激楚內生
悲嘯外發叉烏能不詩舍茲篇牘曷道我懷叉烏可
不詩此余龍塞之暇漫爲俚語期寫其志姑畧其文
以及脉讓讀書公署茗清香滿之時亦竊爲俚語詩
酒可樂干戈曷畏哉要其指則我生不辰之感耳而
三感見于斯矣塞上塗者從其地也從其時也

金湟草自叙 舊刻

且士人少而負笈長則積牙簽數萬立言以自娛樂
蠹猶不倦語及事業則畏影逃形滅性不卹彼捫虱
者見之反走矣余棘奇恒麓採蘭而聞其馨掘藕而
知其臭蟲蟲然抱石往也未幾天步多難人事舛訛
北風颼颼寒泉冽冽怨篔簹賦箕斗覺清沙白石之
間尚饒有餘地坐東籬剸南山如陶子者斯亦得矣
又爲事强出嘔血耶余不度既館孤竹又客金塞單
車所至沙迷猨嘯雙烟亮日無可託處而青燐白骨
斷鏃遺戈真是走曠野中見臥石而爲虎望佩环而
疑人也城郭中燐火依簷壁間浸浸陰暗襲人襟裾
客況悲甚而萑葦跳梁草檄徵兵余旅榆西燕無日
不然也噫高臥北窗嘯咏自適予也志之而今亦然
矣揮戈挽照與漱石枕流原不相謀惟露布一瞥於
筆墨少留生氣益立言立功皆古今不朽賢豪所壯
而欲行之事而余漸志弱植志而未逮然不敢不勉
且孜孜也追孽職事牧余遂去榆抵湟夫湟固大宛
之故墟也接祁連聯沙車青海亘其右其人文身裸

祖其俗依佛善鬪番夷雜居最號難治羌箕聒聒詹
卄冷人聽聞絃歌之音掃地盡矣余於此正欲以文
墨化干櫓而張撻武威等處接踵告變燉煌之間不
無紛啜余雖嘗以利害衆志爲之稍戢然亦累卵厄
也嗟嗟余歷盡險難所愿進我二字苟非大上孰
能忘情乎以激楚爲悲歎有不能自已者是以兵燹
之餘余于清泠暑中携見雲曠播灰覓字拈韵長歌
婁叟彼蕃亦有當于呼籲否耶雖然余過矣靡伏策
二義忘牧老之柴以故至此否當非庶幾足時讀逖

民傳歌梁父些奚䜿相隨斗酒自慰刻云不可而啾
啾唧唧草砌蛩鳴荒竊江生恨泪作余咳嗤噫余過矣

代賀劉計部報竣上績序　諸果遠

漆晉扃壤爭衣帶水耳西京壯麗蒲坂醇仁士風泯
習什有弱同余承關右之三稔茲矣習士之與而秀
實剛而敦長其爲西河片席汾陽滴血毋得進而友
之相愛尚大與桑上濮上風民習波而且決心竊往
之思一鳴琴暇鶴過而觀風歲寅冬杪載其
簡胥徘徊二華揚帆河上驅車將抵雁門陟蒲坂涉汾

水而東所過城郭率皆啼猿嘯虎所過丘墟率皆穴
兎立鴟所過人民率皆鶉衣鵠貌向所稱士風俶美
人文秀雅者今惡至是噫寇禍之熾遂至此甚哉不
能不憑軾三歎焉然而衣短後腰大羽者過而騰驤
有驕人槩心又竊異之以國亂則民貧民貧則盜起
汗血僵屍蟻虱鎧甲武力竭矣武臣瘁矣而若愉若
膏何也遂進而詢之曰若輩之因盜爲盜割瘠釀肥
亦至此哉曰噫是何言也三晉素明司馬法而我輩
之不得枵腹荼膚飢且死猗恃我劉公在余不識劉
公爲何人因樂聞其詳焉自我公之掄綸而來也總
總以山右土确民窮寇橫士疲置念因與大司農榷
議盧膚痡焉而銹戈醫而廢杖則仆草鷹樀馬掖之
乃前句立道左俯泣車側者其貌瘉爲何人何狀也
仁如我公能不惻然愴懷泫然隕涕曰遂至此哉遂
至此哉
朝廷軫斯鐵衣痌瘝同體焉立法未始不善廩既豐且
賸遂至此哉是必有故吾將矢心厥目弗遺餘力重
蠹而惡剔焉明如我公遂將漏卮之弊侵那之病逋

欠之害一一詳勘而更新焉夫漏卮既除則庫折秤
短之陋無矣有壹錢獲壹錢之實侵那既去則用腑
求慉之費無矣歷一月有一月之資逋欠既償則截
日計臓化多爲少以舊補新之種種奸漁無矣是應
壹錢者獲數錢歷一月者補數月其厚利實惠眞仁
尊德類如此彼一言如挾纊勺水爲投醪徒虛語耳
且斷如我公雖在曳右掣而不爲撓胥語非詞而不
爲惑甚至投啣有心求芻弗遂又毅然以貫金格魚
之誠動之而亦未有不爲動者語云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信然矧大寇新夷小醜時㕔闕三鑰幾
爲殘痍而庚癸無聞向之蛀面稿乘慘刻入骨者今
且綉襖偏裂脅金韉走獵馬矣値常變如一日歷初
終爲一時綏定又誰如我公而公能信乎余聞之澳
然汗浹油然醉心曰有公如此而有不盜輯民枚家
國盂覓者無有哉張蒼綦趙充國伯仲之間呂謹韓
洸輩僵且走矣望後塵哉余方與之諦心交盟金石
而謝不敏焉無何以蔡績最飛舄
帝廷余之不能舍公情私也民囂沸沸介胄洶洶立雪

諸子衿咸以晉文衰敝賴公振起大雅公爲文典核
幽古桑之樅渠晉之文中弗能逾也余向也式黍士
而賓晉賢不意公獨滙其全文嫺武備有公如此可
爲全才地方實倚毗焉諸屬吏友實師刑焉頑是可
以須臾去公乎奈而討謀留而不可得公將行矣留
之不得離之不能因偕父老三民而爲之歌曰白雲
迢遙青山灝灝我公之德元氣昊昊夫凡所以誌弗
諼者金石燦焉傾蓋哉雖然人各有心而情各無
已也乃復爲之歌曰濟時兮戒嚴裝將迎兮走道旁

臥轅轍兮萬人僵公兮公兮能無顧而彷徨

賀劉計部報竣序

皇清之八歲亦既仲夏庶草夭夭丹榴擢彩代民部劉
公以秩滿奏最將脂車束馬而如王都也雁門諸薦
紳載贄而來揖余以前以余與諸君子皆沐浴于劉
公之嘉績而寢食其德化也曰公行矣能無賦甘棠
乎予其攄心以奏余乃矍然曰大德非一事之可名
也上善非一詞之可紀也其碩在人之口也其功在
國之史也諸君子乃欲鏤肺腑以達曷各言所欲言

勿雷同勿諛佞余且賡之俾採風者其可歌求野者
其可紀諸君子曰五湖三江長烟浩浩夫椒背山岡
巒曲與觜生我公拔華吸道既松節其夜燃式灋書
其來告抗青霞之奇婆蘷金龜之夜報瑚日月以洞
心呼風雲而獨嘯蕭蔘策於明廷摛高文兮四照余
曰既其才矣請既其德諸君子曰温温恭人既和既
純播椒爲服結茝爲茵我公之德洵淑且仁其高如
嶽其深如淵撫勞民與飢卒式沐膏而登春豈伊弗
德豈伊侈哉綈雕蟲與繡帨又何足以相云余曰既

其德矣請既其功諸君子曰雁門古塞亦已荒哉四
民鵠面夜月徒哀我公來矣大道生財俾驟彼米粮
以刈彼蕃萊俾裕彼芻餉以食彼牝牿固幽明之無
愧亦盈縮之通材非惟孺之却聃彥威之博該廉勤
說韓滉之精厲威稜稱崔從之風裁方我公而蔑如
寬功大于荒埃余曰既其才德與功矣請既其本諸
君子曰五百世云昌名世誕其祥上帝已有命維嶽
降高良公昔端圭在帝鄉彩袍自剪天孫章殘霞潄
玉丹邱陽驂車矯矯雙鳳凰帝謂汝往奠八荒夢中

遂感五霞光堂堂天縱自非常翩翩翠蓋來朔方高
車將往偏霖蒼徒悲啟轍萬人儼余拜手而承曰然
哉然哉諸君子能言矣雖然余嘗聞邑人言猶能道
其難者大者憶壬辰之兵戰騁劍戟之相過亦龍戰
而負鼎式虎齒之斷磨屯盱睢之殺卒戴縵胡之我
穀索資糧與屝履輒庚癸以相訶至客歲冬月晉督
齊戈驅兵駐代萬馬驊騮倉廩以竭輓輸以癉公則
裕如也不震不驚而奠以安和戢衆以智柔強以惠
疇則復甲其內雖公行矣持策以奏

天子金可流也民可足也賑救可施兵戎可理也孝天
下而道陰陽匪公其孰任寧斤斤錢穀以報皆寧哉
漸遠所天能無悃悵勿山沱水亦已愴然余與諸君
子能無詞哉敬述其言如此云

瀟側草序

余所至則求得高人介士而友之以滌衛嘗之塵消
紗帽之俗至癸甫月得數子其尤者則支子悲侯惠
侯為癸麻文奇士也又數日而因惠侯知乃翁美中
公乃兄文侯武侯父奇于子子奇于父兄奇于弟弟

奇于兄美中前明廢伯仲三龍也余讀美中硯亭草
矣肅然以介離然以淸側然以感拂紙快書多所為
欲狂欲訴之情抑鬱磊落不平之氣余嘗執其雁宇
詩擬之矣始以為可至終以為不可至嗚呼士如此
而不遇謂之何哉然美中固澹于功名者謝棘闈以
來拔于世路馳驅之外常茲名山風雨之業道器日
以深學問日以益是美中之不遇天之所以厚公而
假之曠時明日使之一意篤情立言修德以大勝於
世之癡富衛貴也焉有公子甫讀兒冊施擬顯科及

與之說三墳道爾雅發纂碑拔石鼓則茫然如霧眯然如盲口囁嚅而君怬彼不如有漢安如有秦其耳目則古于桃源洞裏人也業不足以安民言不足以述世秋草在前式同共蛩鳴呼士即不遇士自有大過人者公其勉矣拔於世路馳驅之外嵩兹風雨名山之業勿負天厚我之意而使痴富肩貫得以七嚳語騎我也有奇必盡有奇必化有奇必平文章之終理學之始此余之序公濡僩草意也余未及見濡僩草而序之也亦不徒序濡僩草也

桃溪課業敘

文性情之事也而世日趨於雕繢含潔就穢舍明就幽舍正大就險仄矜彼蛇神幻爲吐火理學不明斯文將墜亦有日矣明興三百年以來能以性情爲文者不數人人以性情爲文者不數首沒學塗說之士閉之棘闈之中東則孟子意曰西則孔子謂夫借聖賢之面孔文當身之鄙陋丐他人之土羹充一已之枵腹似優與伶似巫與覡似十日不食之饑人急爲欬食此亦事之大可笑者也六子之書可淡八家之紙可毀士能倔強拔起要當埽却前人浩浩落落獨舒性情成其大致此誠天下之至文也履綏張年翁以制藝名天下授治永康家絃戶祝能以所學徵所治又以所治不忘所學日取多士而課之誘之斯誠大遠乎世俗之爲而能服聖人不厭不倦之教矣夫人一行作吏壓利撄心左有鞭箠右有簿牘朝衙遝午夕坐過酉貌幾于市井心同于賈販昔之與聖賢近者今惟恐其不遠此亦事之大可悲者也履綏以清妙高跱之姿與諸士修性情之業以一身正一區

以一區易一世吾知其能去當身之所可悲而去爲文之大可笑者矣課牘告成屬余爲序余無以爲言也亦惟惜履綏年翁之課牘而告天下之爲吏者勿爲其可悲天下之爲文者勿爲其可笑而已

嚶鳴社稿序

時九月抵越繫舟蘭江籬菊有華丹楓亦老明月照水中小魚鱗石皆動余大吟曰開簾月坐小舟中有人淸思與君同長嘯數聲林風颯颯也明日丞發則塵事紛沓案牘積如山矣客況冗劇無以自適寸一

□應如水
點綴之趣
[illegible]

月間范子文白過婺將至蘭時暮矣遽挽之署中樽酒論文夜深乃能去明日文白過我因出著一椀與之縱談古今事兼究窮理盡性之學文白反復數千言為余開導舉塵事煩情積我耳目者用麈尾淸風拂之千里相顧快甚不減舟中長嘯時也十二月以公走蘭再晤蘭令季滄葦文白方以課士未去也以蘭邑社牘示余其文率淸明廣大合法應規破塵霧而遊光明皓皓乎不可掩翳諸生更偕迭和氣誼敦雅並有一段淸虛之氣行乎其中眞可令一世見十

世讀也嗚呼滄葦之作人文白之善誘實深且至矣余因有以象之也不覯之月乎淸光瑩潔纖烟蕩滅玉宇凝寒氷壺濯魄月之質也其影日爍其勢如丸斧而修之八萬二千月之學也徑以千里周圍三千月之大也上天之使下天七千月之高也籌樹八百食為玉仙月之仁也和平黑明升平淸明月之智也今滄葦之為政如月文白之為教如月諸生之為文如月余嘗長嘯以報之余言成命之梓以弁文首以誌余與二公投分之雅諸生邂合之奇他年聚散離

常尚當觀江月而憶嘆也

孫白谷先生詩集序

白谷先生明末以司馬督師七省時值萬難當權中制先生戰死潼關盡節而殞嗚呼噫嘻距今二十年矣忠烈猶存忠魂何在取先生之詩文而讀之不自禁其掩卷洗涮而歎表章之無地也余于先生有姻婭之戚門牆之義知之深信之篤述其行事誦其文章不能無遺恨焉先生並著偉岸領悟絕人先考廉擇山深加器識所為應試之文奇鋒電倏妙論天成

探驪窮之淵窔而以快爽山之唐荆川楊復所不能過也英年拔幟蜚手南宮作令中州明斷廉仁之聲一時鵲起乙丑丙寅間璫禍正烈東西黨旗鼓森然先生獨介然特立雖藻鑑人倫者五載而兇鋒不及詿議無聞其識見操持槩可想見及開府三秦淸屯誅叛雜數千里之逋寇起數十萬之金錢趙充國金城之績范文正漉州之功其難易固相萬也功高謗忌權柄中樞反被逮下從犴遠避搆獄幾欲成獄傾先帝鑑其冤而脫之罪復簡督師解洛陽之圍當

是時盜賊蜂起李自成陷中州張獻忠破武昌入川蜀矣天下大勢日非又閱秋霖數月權運弗繼雖先生組甲之精士卒之銳刀斗之嚴明貂鈴之整暇而咄咄有一木難支之恨且偏師各懷二心不戰而走潰關將潰廟堂張皇遣中官十數輩勒馬催陣將命不靈師出無律先生擐甲振雉堞擊賊渾身皆血左右無一人相援先生獨大叫殺賊匹馬直入賊老營衝突手誅賊百餘卒爲亂軍所殺嗚呼先生可謂忠允勇矣人誰無死如先生者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有

如此哉嗟乎人爲其易而先生爲其難人値時勢之易而爲其易卽値時勢之難而爲其難中才可以彌縫長才可以表見如先生者値時勢之難而爲其難更値時勢萬不可爲之爲而難其萬難之難雖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矣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固不得以成敗論英雄也迄于今二十載未聞有崇祠有旌典精魂不死青史何存余昔秉憲關西曾爲上其事於撫軍而目爲迂遠又何言哉不得已取先生之詩文而傳之而散帙廿什且八九至破冦擊黨諸屯堵禦諸疏又不傳者多矣殘篇之餘勉授剞劂揚雄曰詩賦小道壯夫不爲先生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豈僅僅以詩文見哉雖然先生于幼學壯行時留心風雅沉酣漢魏黃初建安而下尤篤喜三謝至近體則刻意求工直逼少陵星隨平野月湧大江之句而燕公曲江諸大家右丞襄陽之儔濟王子安駱賓王之豪麗又兼有焉其脫俗瘦寒聱牙佶倔之病洵滌盡夫詩以道性情陳美刺人心之邪正國運之汚隆係焉夫子刪詩而存鄭衞子輿氏謂詩亡然後

春秋作子雲獨以爲小道不爲不亦過歟先生雖不僅以此見長而半生心血實縷縷潴潰楮墨間顧可淪沒不令表見使人于諷誦之餘想見其爲人哉至于先生合門死節立身本末詳之本傳中余于先生雖有姻婭之戚門牆之義不至阿其所好也因序詩文而并及之盖知之深信之篤緬想生平追思遺烈不能不橫襟雪涕掩卷三嘆云

沈立菴詩序

風雅之道發乎性情而聲律生焉自休文四聲起遂

卿延清相與研練精覈摩切新聲而近體之律嚴矣然唐人所爲近體者皆非力於古詩淨鍊而出故不失其高厚幽秀之氣雖五十六字四十字其中起承轉結有章法句法字法兎起鶻落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云詩成如有神也厥後帖括取士天下人之才情靈性窮年矻矻於章句之末非負兼才秉與秀於聲詩弗爲工及夫釋褐驅車歷山川之舊蹟感時序之遷流與夫雨風晴雪贈答懷思非無登高作賦之興未副海日江潮之句亦往往而阻耳其

或學爲駢偶牙根聲硬音叶牵滋是爲聲枯惟務排仗之工繳全篇皆景兩對背情入事引古如算博士點鬼簿是爲律枯具此二枯則性情抑而不出去此二枯斤斤然引繩削墨寸萬尺規未始矢音結響已先有夫孰領孰頸孰端孰委之位置官廚肆曲逢場羅演此又印板美人刻畫無鹽而唐突西子性情猶之不出也沈位菴先生盛名早噪以制科時蔑爲海內壇坫幾廿年宦遊三謝之區具謨猷原資其長嘯鳴滯廣武激其駿雄則有行旅詩覽古詩不大而心閎心閎而政術榮廣郡勞形之歲月初筵有洽志之暮鬢于是潑老梅花之堂辰孺臥治之閣王津曲水諸圖鳳凰章華諸臺驚心濺淚莫不供位菴之一揮則又有時序詩有唱和詩有懷人寄友送行咏物各詩洊班考部條理整然與會殷遙情文洽至避其枯流其猋追其神理不貌其面氣一以近體行之豈非四聲之拔起者哉景龍初昆明池應制使上官昭容第甲乙惟日晚掉歌與莫愁明月兩詩留閣鼓推餘俱飄樓下一時艷口名流並馳沈宋夫沈宋之近體

得名其於古詩固有致精焉者故雖摩切新聲而高厚幽秀之氣如見然則位菴之詩行可正告天下曰性情聲律過眞古人不僅僅池上咏也又寧煩見女子甲乙哉時與位菴入覲來都以所咏問余序因畢吟而識之不敢自外風雅也

霍蒼璧家乘序 辛丑夏

余觀古大儒功名學術炳麟一世常深考之莫不有本也本莫大于立身身莫大于致孝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本而末失至性而能榮身名者鮮矣先王之於

天也九族有章疏疏而親親致孝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敬宗故合族中世以來宗法擯而譜猶及其告朔
之遺也追遠始明支系禮雜於是嚴愛敬於是篤譜
之繫顧不重哉余彛于霍氏家乘歎蒼璧君之仁孝
也霍氏出豐州名族徙居馬邑世以厚德重閭里至
韻衛公以直諫風節著天下張之翰桓之馬劉之爲
殿上虎不啻過之事詳家傳中子某某以理學醇儒
隱逸以老嫡孫爲今蒼璧進士蒼璧將余甥之女且
馬邑距雁門僅百里其溫恭廉潔之操敦篤博愛之

行余所悉也因其請而序之曰譜者姓名之經緯昭
穆之紀綱明一本之尊統大族之衆詩有之無念爾
祖聿修厥德讀斯譜者敬爾祖考篤爾宗盟謹爾廟
祀謙遜以持其盛寬厚以綿其承慈惠以聯其散昔
萬石君木訥人也不言而躬行故其教不嚴而治柳
仲塗之述父訓范文正之置義田此物此志也保世
滋大厥任重厥猷遠矣霍氏子孫他日其無忘蒼璧
仁孝苦心敬之哉

賀陳祺公總使長孫彌月序　代

天之報德也恒視其鴻細以爲遲近遠則於其身於
其子孫且數世焉昔王儉孫陳有公才公望之嘆至
今述厥美不衰蓋祖孫繼美之足艷稱也至若玉燕
夢而張相顯金鋪光而東邑貴異雀集而崔樞采於
天下神光照而應累榮于七世咸於始生時識之積
深流長報德不爽也若吾代　憲使陳公之有孫益
可徵天人之際矣公行潔以和志廉以寄爲李三寨
多所平反迄今口碑不絕尋　內名身鎮鑰益多異
政有軍中韓范之稱至鴈門憫其地之兵燹頻仍益

濟以寬大下車甫數月而政平化行興文教革商稅
甃飭城垣雉堞一時政教維新山川改色真有過化
存神期月而可光輝美大之偉績矣夫移民易俗使
民同心鄉道君子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故仁人之
于民也加慈母之爲弱子感也夫以民爲子則其子
君孫不亦皤哉然惟其能子民也而民有以祝之天
有以覛之矣史之華三祝詩之麟三章無謂曰古其
理一也辛丑秋初爲公孫彌月之期士民歌舞之制
使郡侯君思述民情以爲賀問序于余余曰天人之

際信哉大澤湛淼沐浴烝庶斯人之志氣浮而禎祥之萃聚應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殊軌哉聞公諱郎莽已翩翩蘭茁瑤環瑜珥欽爲世寶茲衆孫之瑞望氣者更有靈鳳之占渥驥之兆他月德星咸聚振振繩繩文章事業當與公後先輝映森盎見繼美之足艷稱也謝庭多佳子弟又何讓歟余不文愧乏杜老麟兒之句香山鳳雛之詩第述公之德無殊政應無殊報有信然也有信然也敬綴數言以志慶

賀代守郭會君壽序 代

歲之辛丑新秋七月長庚肇瑞紫氣過昴維郡大夫郭使君揆覽之辰也諸寮佐文武謀祝公遐齡躋於大椿彙籛以仁壽當世則相率問序於余余不文顧竊以宇下服役公所以立身與所以治代與代人所以祝公而卜公之光永其祉大其報也夫吏道尚循良古今難之

天子所使牧民蒞宇牧若元元斯其職也能潔其精神平其志慮周詳暇整一意除苛吏道醇白絕無瑕間則郭使君是已代於晉爲邊瘠地雁塞橫亙勾注盤亙歷經兵燹撫綏其棘公則仁以劑矜義以剖劍內柔無私外柔至斷其講者若契美絕弊潔淸自礪冰蘗之烈整如也以至用穀浮詭根拿穴穿一言之僞一行之欺靡不燭學宮之圮毀城垣之無設懸鼓層樓之臺牖捐貲殫力風雨日月既勞既悉靡不新層廣津梁爲創爲搆若歸若翔濟洫道塗緇黃之宮係紀政者靡不飭聽訟斷獄驚爲神明盤錯艱難靡不游刃有餘公之自待何如哉代人視之何如哉若夫

邊郵武備戎馬錢糧公出其緒餘一二整飭之又經綸之末哉顧公之材德宜調玉燭卜金甌而勤之以簿書試之以百里何也嘗觀古之神物若干將莫邪俯截海水仰抉浮雲鑄而成之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其成若斯之難也與人豪傑稱社稷之器噌吰砰隱光昭金石垂名千秋豈偶然歟豈偶然歟其生必挺河嶽之氣而其成必操鼓鑄之術今公秩滿待遷行將以履星辰勒勳鼎彝誠可于

治代操左券矣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則代之歟
公可以知天道焉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代之
祝公可以知人情矣天人之際咸斧二三執事何必
侈絳縣之說繪　洲之圖請以余言爲公觴知公之
仁壽當世所以大其報永其祉正未艾爾

賀代守郭會吾擢松江二千石序 代

刺史郭使君治代四載政成化行邑大治
天子嘉乃績擢松江太守代人喜公之擢而惜其行也
焉氏薦紳走書屬言於余以旌衆志余故聞代人語

稔公治狀義無敢辭余蒸嘗讀史而深有感於神爵
五鳳之間也時宣帝屬意吏治率尚刻深毛舉鷙擊
以博能聲郎一二寬和爲政猶參考陰伏以神摘發
獨名翁卿治南陽厭厭有德讓君子遺風史稱其子
視民至號之曰名父以余觀郭公治績豈遜翁卿爲
人哉公初令南鄭時值屯戍邊蜀地旌旗士馬紜紛
轟劇厨傳資糧咄嗟力辦當棘風雨之區三年而富
庶成丁酉擢代守代兵燹後土瘠民疲公崇尚敎化
生養休息兩造對簿毋取斬箭鉤距之術而片言立

剖咸稱神明由是刑罰不事訟獄衰止至奸吏豺交
豪彊惡少年弱肉强食於法無所貸蓋以斷爲仁以
和爲義也公尤能以撫字爲催科一切錢穀浮冗陰
鬼莫形公則鏡之矚肝犀之燭水無不悉故鼎鼎寬
舒休休和易而積逋之里頑之輩咸輸將恐後歲
書上上考從前治賦者莫之比惟公以衷孚照誠則
人不忍欺明則人不敢玩也至若損貲新泮宮之圮
增城垣之闕譙樓國中飭而整之枚枚㦸㦸起觀壯
覩卽緇黃之宇在政經者咸修其廢廢役罔擾妨則

靡脊出數年廉吏之倖盬劄之以爲代人謀室家矣
懿政煌煌德馨偉哉然考公立心制行之本冰蘗自
操皭然不滓却耗絕幣惟清也故成其仁與義明與
誠耳昔皮日休美元紫芝謂三年魯山吏只採魯山
薇以公視之飲滹沱之水雪椀愈芬掇句注之蕨而
盤彌潔矣公行矣雲間財賦夥詭風稱難治以公精
毅廉敏爲
朝廷痛數十年之逋賦爲斯民除數十年之弊政江鄉
民力庶其或蘇不窮惟雲間塊土今

浙天子御極整綏天下以公之清恕佐
皇上之寬慈以公之清約佐
皇上之節儉以公之清坦佐
皇上之平康以公之清謹佐
皇上之兢兢業業行陟之公輔風示有位錖玉鉉調玉
燭濟世救時可於雁門雲間之治操左劵者及嵩特
歌頌名父嬿美紫芝將周名夔龍之業可佇俟矣霖
雨舟楫乂安一世尚俾茲晉國大承厥祜哉

賀別駕呂濟之轉江右郡丞序 代

粤自三代而下吏治莫亟于郡而郡非一人優厥務
漢去古未遠始元元鳳之間庶績賓恭日孜孜特賢
其時倅貳善治狀擢補二千石輒以璽書懋勉進爵
級如龔黃趙張其人列名于鐘鼓彝鼎典何郃也方
今鼎運聿隆炎躔上漢袟賓實而奏最制不少假
則守通司馬倣古擢選之法必其載采采底績于才
厥辨于國猷章光乃能允升征吉殊不負烱鑒非
然者詎得以小割湘牛鼎乎濟翁呂老先生實維其
人公上郡世家琳瑯巨品鴻才碩望戛戛乎翹辟施

歲已亥承
先皇帝命佐郡太原分治雁代代古趙地北控關門南
隣金晉滹沱汾泩之間實稱要塞兵燹之後百務多
廢弛公下車整頓劈畫劃然中肯緊冰霜其風範也
玉尺其清操也敲朴甚則殘公以折爨呼暑疍則冤
公以懸鏡租庸催科之迫苦皮毛公以撫字恤乃其
大者在治兵理餉代固有戎行戎宜克詰也廢廣步
伐公即綏之綏且勤訓練制于傳組間有兵需糧糗
宜備宜豫語曰四面陳陳言儲也又曰优飾不及蠶

餐言時也公切服膺合坐見嘻嘻然樂飽騰矣春風
風之夏雨雨之子衿簪弁噤不佩德化而仰謙光是
其黻猷善政歷歷泐口碑而凡屬隸土方冀久撫我
遺黎久捍我牧圉乃虞典課績遴擢公廣信府丞
簡書嚴重猗歟甚盛事代之民人有殊不懌於心者蓋
未知經濟於膺朱紱此其遴擢遴選之大典也上饒
洪都名郡界撫康而連吳楚今者海波甫靖東南借
才公以素所蘊籍于胸中者㴑焉脫穎又何兵農國
計之不奏殊勳乎體統愈尊措置愈大行將與次公

少卿諸人共傳循良乘汗簡矣公之治代接鄉士夫以禮讓而馮氏方伯繡衣使深相道契于其戒車也佇治狀以徵揚厲余謂公之長才貴仕其進階不第是已也昔人言麗士元别駕治中方可展驥足夫亦就發軔言之耳其實　盛代掄才綜覈名實旋且徵軺車卓異以其治兵者貳樞府以其治餉者佐農卿禁中頗牧關外蕭鮮濟時艱光竹帛斯舉或其布先聲言即不斐請備清風之一倘云

賀州倅王　造士入泮序

代古雁門地固塞垣砂磧哉然山川名媚與地衍鬱句注滹沱之間嶙峋秀傑洪澄流滿以故人惇禮樂世篤詩書數百年來科第連綿人文蔚起即近者兵禍兵荒而絃誦聲未少輟也涖茲土者每每進諸士而喜談正心誠意之學濂洛朱程之教頗以文獻目之有自來矣如我王父母以禮學真儒辱臨斯土麗士元非百里才人知爲善刀小試而我公則勤勤懇懇於弘綱巨領之外即纖務芥塵靡不周到尼山會計當壯絲絲掌血有顏種也如是哉公性慈豈而莅

文墨公餘即有分猶事鉛槧夫以衡岳雲夢之雄水瀟湘洞庭之弘度課代士而坐鼻比吾知代士且將脫尺幅而舒雲烟擴細流而宗溟渤矣有厚幸哉有厚幸哉矧皆元曆新開

真人再造海內士子一時雲蒸霞變而雁門諸子益知奮勵適值學使者督臨代庠取多士而甲乙之得新生千九人拔升博士弟子員添以新例典額數也我

公旣勞役於學使者之供億復加訓於諸新生之孝友真賢勤俱深心力並萃矣今歲於朔之三日新

入造黌宫登

先師殿而奔走廡下矣吾代代不乏才遠不足稽如弋大理之讜直遐都御之敢言孫檢討之兄弟文章謝草庭之父子清要繼其後者夫豈無人然孰非我公之鴻造嘉與有成哉水亦有源木必歸本異日者桃李成蹊固不止雁門諸子而諸子亟勉奮勵風雲先後媲美前賢不思爲門墻光哉矧代人惇禮樂世篤詩書仰承孝友之訓益切凌雲之思我公壽以循卓進而擢臬　而建牙終始玉成後先輝映余不佞試

目域之矣

秋水集卷十目次

序

兩浙全風序

金子吳寧草序

靜思堂初集序

文孝廉集序

閔孟侯楚辭註序

春秋大成序

增定歷科程墨序

茹吉初編序

陸廣文制藝序

竹澗潘先生文集序

王氏石篘清風錄序

重刻魯齋遺集序

方巖南先生集序

李懋公擬程序

吳吏部詩文集序

伽道傳先生文集序

原缺第二葉

秋水集卷十

門人楊惠芳
鴈門馮如京秋水甫著　祝基阜仝校
男　雲驤

序

兩浙全風序

赤羽如日白羽如月越鴈鄭鵝紛紛錯錯能賦詩以止兵乎囷籠空虛民飢嗷弩水旱爲災風雨不節能空言以救餓乎延喜受玉赤烏啣珪[illegible]降平肅清

大難能浮文以佐治乎卜兆龍彫蔓符形貌探海出珠舉綱羅鳳能虛名以名感乎然則今天下之士方且伊唔嗶呫含毫濡墨上以此求下以此應則何也有守先待後之學者必不尚金馬碧雞之辨有西河東海之傳者必不矜雕蟲繡帨之詞有棄繻擲版之略者必不爲花鳥秋蟲之响出其言以皆其志夫亦弗僭弗忒可登於朝可儀於世矣余客歲秋杪南走婺州登八詠之高樓尋雙林之遺址得徧交諸士例有采風之役魚魚雅雅衆美咸聚暇日又於文白范子篋中披覽名作甚富飛影摘光正聲奇采因屬之范子共萃斯編訂之季侯共襄厥事全浙山川之勝風土之美驚濤遠清峻巘平原斷岸幽壑瘦松危石雲霞之狀人物之情悉驅之筆墨讀者爍然大國之風備于此矣至黜其支離爲龍之章勿飾之首黜其繙飾爲豹之變勿䪡之皮奏必有律疊必有度要期於各成其言各志於道也嗟乎士各有志惟秉道而志正志正而學專耳子夏氏之癯不羨端木氏之皙閔顒之葵藜不羨五侯之鯖仲蔚之蓬蒿不羨河陽之花草一篇之中以弗從時趨弗染浮靡見其立身之大槩一日之間以明義利識是非見其終身之大節他日持此志以佐　朝廷修德來遠不患賦詩之無益救荒抒謀不患空言之無補黼黻休明不患浮文之無俾堯舜君民不患虛名之無效長鎗大劍安用毛錐信乎不信乎然乎不然乎今天下求才孔亟諸賢什伯余有厚望矣

金子吳寧草序

今天下之爲文者何其車不勝載馬不勝負若是之

摑而多擲而廣也獨不得秦廷一炬耳有其言而無其行其言而不類聖賢者固宜焚之其言而類聖賢者尤宜焚之也言而不類聖賢天下知其非而人效之者少其于一己有荒唐鄙悖之機其誤天下也淺言而類聖賢天下樂其是而人效之者衆其於人心有欺詐矜之習其害天下也深此今天下之文所以可焚也然今之所謂不類聖賢者莫如詩古文詞今之所謂甚類聖賢者莫如制藝夫孰知甚類者之其不類也不類者之或類也直而習帖括老而哦章

句屈首三年剛者以柔豪者以懦真者以假題如是吾言姑如是吾不與也連篇累牘爲忠孝仁義之語不過懸斷遙臆之已耳優伶之劇項羽豈有千鈞之力哉其不類可知也贈記往來者爲翰札流連感嘆寫厥詩歌俚者不能文陋者不能博淺者不能深以今人之言言今日之事飲酒鳴琴天機勿動即此最眞一念已與聖賢或類也然則人亦勿求其言之類而求其行之類可耳坐不必孔席飲不必顏瓢佩不必由劍獨處明心即羲犬聖神可由此而至人亦求爲聖賢之行而已故欲觀其文者觀其行可也金子劍耿才名走天下以二十年詞壇執耳之雄傲以明經授學博金子則嫦塚自如寧濟自守絶無牢騷不平之氣其色温温其操衰衰又嘗聞之人曰金子幼好靜觀語人曰吾內觀數月五臟瑩澈若氷壺金子嘗聞道者不則何其言之温厚而和平也金子勉矣功名客也學問主也道德君也學問輔也以子之年未衰以子之學未已充之而正人心明絶業爲數十世危而欲墜之任爲百世之師區區文詞云乎哉今

其文具在也大言如日小言如星戚語若秋愉言若春若河與岳若風與雲本于性情發爲聲音又豈若世之以浮飾相尚剿說相沿者哉余故曰天下之制藝可焚詩古文不必焚詩古文可焚金子之詩古文不可焚觀金子之文金子之行可知矣觀金子之行金子之文可傳矣

靜思堂初集序

天下之工者皆以不求工而工也風水之相遭迴紋吞漪淪漣萬狀雲霞之相觸流離絢煥光怪千形天

下之文莫大於是矣國風之感嘆勞臣思婦豈有意於篇章而後之言詩者莫以加尚書之誥誓聖帝良臣豈矜奇於字句而後之言文者莫以娩後世作者愈多傳者愈少求工者愈多能工者愈少時有古今歟何其不相若也余曰不然言者心聲也冬爲夏語其炎不烈夏爲冬語其寒不凜哀爲樂語其歡則僞樂爲哀語其怨則飾發于其情之不能已動于其氣之不可止矣既有聲哭亦有淚文何必歐韓詩何必李杜而始爲工也慨自正雅風微剿說相飾暨子兒

童皆稱作者五言七字止爲執贄游說之資大言欺世之具詎脂韋水文無其質高蹤絕唱嗣響何人余幼竊好此從事于茲二十餘載正如李洞學浪仙銅鑄其像呼佛事之終無深得鈍根難斷也歲夏以退食之餘偶于文白范子篋中得讀季滄葦明府靜思初集詩百首余夙染怔忡於詩文不能多讀及讀滄葦諸作一讀再讀輒弗能止始信古所謂愈瘧愈頭風者匪誣也滄葦誠絕才也其興會所寄嘻笑怒罵無非文章奇采正聲軼古人而上之豈區區風雲月露者比至其傳譽之苦撫字之勞則于客問一篇見其大略憂時憫世之心則又于柯城道諸什著之矣其工如是豈求工者所可能也余言成僭綴之於前以爲序

文孝廉集序

關中故德業文章之都會也於漢則有二班三楊於唐則杜氏一家後先奕葉不獨工部詩歌千古大家而已至明而文太青先生崛起其間當太青先生之爲詩古文詞也探討騷玄游心萬仞琦瑋俶佹怪變

百出善讀者以爲商盤洛誥之遺即不善讀者猶從樊宗師李長吉澀體閱窺其粉藻舌橋不下天下能文之士正北欲已而厥嗣文子仲昭克世其學每一落筆體彌上而風彌古夫文章非具體之爲難而獨造爲難獨造之作存乎大力大力之發可以振衰故花草之後盤之以渾雅俳偶之極與之以樸茂古人要在矯枉不殫力追明與三百年來正佐沿流不振耳一人唱之千人邪許鼻聲逐臭曷可名言自太青先生一洗窠臼獨闢宏裁而仲昭以千鈞之弩彀世

後叙儵忽與滄溟晦明振衰之力略爲已極昌黎奇
怪穿與浩瀚同工哉然年力彌富著作靡涯與人語
呐呐如不欲出豈知其耿思旁迅曨朧彌亶有如此
者是可謂傾瀉波而嗽芳潤矣不佞受知大青先生
最深與仲昭游最久因得披其全本贊嘆洋溢文子
方以名孝廉起家出其數奏應制爭標昆明入上宮
之選龍池夸東方之氣寧不雅指與時繼班楊杜氏
而起首推文氏關中實始有人則文子德業文章行
見重當世頡頏前徽彼金張梁鄧貂綿獬豸又何足

道也

周孟侯楚辭註序

統古今詩家而論之其間鉅山墨海不知其凡幾也
莫不淵源風雅楷模商周以自附作者之列要之瑰
奇浩瀚上陳天道下悉人情旁及物理不失惻隱古
詩之義則斷自屈氏離騷夫離騷豈得已之言哉搆
婞臣間矇主煩冤憤激相於怪淫疑鬼疑神泪羅明
志嗟乎離騷豈得已之言哉而後世能言之士拾之
形之緒之自宋玉以下凡二十六人爲篇六十豈皆

遭時不偶寄爲譎誕亘以周漢之交實古今氣運一
大際也周文盛矣繼周者不得不受之以質不受之
以質浸淫之極則風雲月露將在兩漢而不在六朝
欲受之以質而勢不即受則之宏麗演迤閎麗演迤
之而後歸於典質此天地反覆自然之理故離騷者
商周之遺軌而郊祀鐃歌之先驅也今善五七言者
必致力於樂府歌行善樂府歌行而於離騷一書不
之體究是猶以爾雅釋名讀北山雲漢安見其可者
自後漢王逸章句與洪興祖補註並行而訓詁名物

既得一二至晁補之續變二書出復經考亭手定而
去取逾嚴訓詁逾備孟侯周子生千年之後集數子
之成其間條分句櫛殆如昌黎所云豐而不餘一言
約而不失一詞者勞哉周子之爲書也周子鶩湖之
望人倫冠冕譜無所不窺著體無所不備而尤工
五七言是以從支探本苦心搜索而成此書門庭著
紙戶牖羅錐殆非一日顧余備員東浙而周子發志
青雲視聽不衰神明逾王倪倪綴詞之目飄飄神仙
中人於斯不爽獨惜其當盛壯處太平長才遠駕何

所不之而矻矻窮經以老將無與遭時不偶之原同
一牢騷而凋子澹然自與其讀騷又與時人解作怨
君者與所謂名士良不虛矣毋怪世人謂理學與詩
歌無涉往者考亭大儒大經皆有訓解而復以其餘
發露楚辭觀其終篇特存張呂二夫子之言而深譏
楊雄至比高唐神女之屬于屠兒禮佛倡家讀禮豈
非借詩歌之理發理學之秘即草木鳥獸之細接興
觀羣怨之統者於是乎在誠由繹此註正聲諧韶濩
勁氣汎金石史公謂與日月爭光焉且於變風變雅

之末而溯和平正直之音則周子豈但詩家之哲匠
謂爲考亭之功臣可矣

春秋大成序

麟經一書予世奉爲天家弆出亦既執之復之矣而
逢年在穀玉之間則嘗於隴西湟上灤水瀫江筍輿
鷁首携兒子驤而商榷此書如蜾蠃之祝類我坐臥
寢食盍不知悠然幾作也甲午之歲嚴子喜侯余子
搏九過我尊酒之暇各出一編互相疑難兒驤亦出
其素所纂輯者質之於余且請曰是經之爲五經殿

也鼎彝也而喜侯搏九之爲麟經尸祝也燀人也調
人也久矣與其私食指也與人旨之而人咀之也孰
善予迺然許之於是悉蒐其單傳比合者而裝之而
紉補整飭之五傳仍焉名曰春秋大成工甫竣予李
業爲益嘆是書之爲庸於體元者匪尠也語曰史外
傳心何傳乎傳元也元者何仁也孝子以事其親忠
臣以事其君而一人以事其天皆是物也隱桓遠哀
定亦孔棘矣哉降而漢唐以後也於哀定也庸愈乎
禮崩樂壞焉名分裂焉元氣蝕倒萬物块軋識者

歸獄於天地之不仁聖人曰噫天地則何不仁夫亦
人之自累以累天地也爰假魯史筆削之衮鉞之留
一綫之元氣於不滅而予以教萬世之爲人子爲人
臣與爲人後而嗣讀是經者若曰苟大義之嚴明條
例之井秩意中語外之劈理分肌幽微顯闡乎是亦
純忠純孝之分身也已如左與公穀董胡其著也而
胡爲甚嗣後單之比之合之起于郁離之濫觴究成
令甲其能挽逝波而西乎予慮夫期期之不奉嚴子
余子曰無傷也有法焉治單合而經緯悉之秩五傳

而彼此臚之戔昔人之所㒸詳今人之所畧棄其滓穢吸其精華鼎實而人與一臠不啻染指也且果腹爲則此書之爲燀人調人也不已多乎抑更有進焉仲尼集大成歸其事於聖智又曰猶射於百步之外至則爾力中非爾力也庖丁神於解牛所見牛如委土逢蒙巧於貫虱所見虱如車輪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請以贈爲人子爲人臣之讀大成者他日更願以爲

一人之體元者獻

增定歷科程墨序

蓋自末世偷薄學術舛訛金泥玉檢誰披五老之傳道海義淵莫啓三辰之瑞竹書多僞徙蒐塚于襄王瓠史雖眞難徵藏于蕭守秦火殘書未火之書誰能讀讖漢註多謬所註之謬孰果咸知降而賦詩取士月露風雲制藝名科支離訓詁今玆瑣瑣古雅寥寥誠得敦厚温良之士弘通淵雅之儒上下百年之遺文勒成一代之典則其以扶進人心嘉與後學非淺鮮也嚴子喜侯項子二南輪胥韻賛天成才名早著灼灼鸚鵡之歌驚飈越國蔚蔚楢欒之賦被錦璪章斯亦同吐鳳之畸淩吞龜之往哲矣乃以積學十稔之思用成歷科三百之選邇矩矱於前賢示經營於意匠芒寒色正悉備斯編心織筆耕誠勞乃事也辟之聽樂者聞鳥舞魚躍之音而停絃罷瓜之奏可廢觀寶者覩龍員虎方之珍而小璣尺璧之玩可捐矣余以分藩越國樂奬人文不甘碌碌從事雅意嘐嘐經術惠施五車惭渺躬之固陋永和萬卷志他日之扃門覩茲素策之新裁式翼紫陽之大道合覩全帙

量出較人不數淮南子之風霜獨奏高文中宮協商奚遜天台賦之金石聊志片言用垂永久

茹吉初編序

天地吉祥之氣蓋畢萃於文人之能事矣易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文章之道與鬼神通學者研思竭幽出入高深鏤心有生之初溶洽無人之境與古聖賢酬酢其動也可謂微矣以其吉心發爲吉人背爲吉詞氤氳醇厚之氣凝於下而太和利貞之風聚於上拔毛連茹匯曰相結幾應則

道有固然也晚近之文離本根逐流末童而習者厭去飲食滋味之正理而好爲奇譎互相怪迂六經四子之書塵封網結一切淫哇殘薄違離道本者家戶絃誦嗟乎國家取文人以集吉事而文人之胸先集其鬼怪火札兵戈劍戟以自攻凶氣之感天地卽何得不以凶報之耶虎林山水韶麗人文蔚舒其風依依其民好奸士之雋率秀發而坦適性情莪露翔步愉爽故由唐及今幾千年不被兵燹天下稱吉土其在斯乎余以分藩越國得縱觀西湖山水因定交於

諸子諸子以蔓鳥奇姿擅雕龍鴻譽制作衣被天下有年矣今復輯同人社藝問世曰茹吉初編蓋取易泰初義也夫人文之道慎在初幾傳神達情文之幾也類聚羣分人之幾也諸子其卽文之幾求之則爲吉文卽人之幾求之則爲吉人一卷之書一國之選也王仲任曰國君聖而人文聚人心慧而目多彩吉祥善治以茲編爲泰之始占事知來豈藉鬼謀於蠅筮哉

陸廣文制藝序

世之爲之者曰流衆余竊怪其矜華炫麗而絕無確然之理以相見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無其實不爲其言而今人能爲聖人之言未求賢人之行而亦易得是操觚呫嗶之時已習爲欺詐之智切慼乎後此之欺詐不已也然則於何救之取一二人之文之醇切者救之取其文之醇切而不爽乎平居之行者救之陸子爾肩其選也陸子操履端介蹈道高凝雲中白鶴離羣絕俗早列賢書澹然仕進公車屢上棄鏘鞶區僂卧墳史服懷天素物我兼忘寵辱誰

滯哉覩其文洋洋灑灑氣貫理純穿天心出月脅也說鈴書肆不足擬也劉禹錫云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然如繁星之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試攷陸子之行而兼取陸子之文以觀之其視矜華炫麗而無確然之理者何如也有陸子文士之爲繁星也多矣

竹澗潘先生文集序

余讀竹澗潘先生遺集憮然有感也先生當　世廟之盛豐功懿績絢蔚烜赫嘉論讜謨詳明宣暢道能

門積石之舊浩淼安流擬虎旅牙璋之匪戕聊慰烈
古賢喆遭時之盛建蹕之隆以公方之邢譏也嗚呼
後人有其時未必有其才有其才未必有其德斯蕭
滅没秋草同腐擔人之圭析人之爵實多愧矣余爲
諸生時久聆先生芳躅待罪婺䖍竣交先生之曾孫
合符君孤操正性屢莅劇厯垣東山漸遂爲祿語
人有後于兹倍矣今將謀重梓先生遺集問序于余
余則願世之讀其文者不徒欽其心織筆耕之麗而
求其修辭立誠之原不徒拾其[illegible]香草之文而景

其經世濟川之業不徒學之爲淵淵廣大之章而學
之爲醇白貞一忠孝不欺之行則大文既昭匪僅以
貽厥子孫用以興起當世功當微歟說先生識論之
高華詩詞之工雅有目共知余不必贅而世求先生
者于文人求之抑又淺矣

王氏石筍清風錄序

孝者百行之原人倫之首也庸人之孝効智絜瓶守
先人之廬墓杯棬遺名治門里矣至人則不然身父
母之身學聖賢之學雖前人一言一行不啻天球河
圖貝持玉佩謂吾祖吾父在兹也是至行而爲小孝
之至也金華王魯齋先生爲國儒宗北山高第龜山
考亭以來授受源流霎衍不替學以居敬立志爲要
致知力行爲功蔬食飄然有世仰止嚮嘗輯其先世
流傳時賢移贈之作篇加題識裒爲十卷仁哉王先
生之孝也禮亦有言父没而不忍讀父之書母没而
不忍執母之器手口之澤存焉爾古今稱大孝者止
一舜而孟軻氏斷之曰永慕而歸之而觀永慕之言
不忍於前人不朽其前人也而古今尊親之極亦復

幾人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與尊親之道
可王先生食世祀於國所著書數百卷附儷學宮至
今入國而問理學必首謂四先生其人與骨既已朽
矣而德言尚如昨日豈非不忍與不朽兼濟並隆者
哉余嘗讀史鄭當時以才諱顯位九卿太史公與之
善乃至不能舉其祖名爲人子孫不能表其大王王
父諱以屬太史公何略也甄逢傷其父名不在國史
僕短馬疲鞾元禎以陳情辭愈屈轉標目其先人畢
捬天下名微夫子又何悲也夫祖父之澤非傳或傳

广正脈獨得心傳繼先生之傳者則仁山金文安公
白雲許文懿公所謂金華四先生云先生讀書攻苦
自謂研究愈深則義理愈透涵養愈邃則趣味愈長
發憤奮勵致人百己千之功力闡六經羽翼聖傳凡
天文地理旁及稗史靡不精究著述不下八百餘卷
文集亦有七十五卷今僅存一十三卷猶鳳毛麐角
也其尤尚精者惟魯論一書曰此吾夫子一生言行
爲世大經大法迺歷曰語曰子不得與典謨共列誠
缺典也緣是宋講官毅齋徐公曾上其議於朝請錫

名魯經詔令國子監頒行與六經並峙相指爲迂濶
格而不行先生上承理宗光闡斯文盛意屬詞聯事
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學庸孟子爲之傳此等卓識誠
足以度越百家越冠今古豈僅與修辭家捃葩摘藻
如書肆說鈴同年而語哉余弱冠雅嗜濂洛宗旨雖
能誦說而見聞未廣比承乏分篆於婺攷麗澤之遺
蹤覔正學之的派得先生裔孫王週以遺集眎余寖
而讀之洋洋乎灝灝乎若揭日月而奠江河發先儒
所未發作後學之津梁繼往開來厥功偉矣茲遺文

而不克久最足傷賜殄之餘增松楸之悲孝哉王先
生是錄傳而陽砰陰磯陵谷奔年楚些與歆金石等
響遺言存於家艱法嚮播之藝林後王氏而賢者撫
金徽而臨玉麈不既驗杜預山頂之言存焉敦必拜
之感哉曰王氏尊所自也石筍因其地也淸風象其
德也王先生像在原廟名在闕書升堂聖門雍閔之
亞余無容贅佩因是錄而沾沾其孝懼人之以外篇
目之也夫孝者百行之原人倫之首也王先生立志
居敬其功必始此也夫

重刻魯齋遺集序

魯齋遺集有宋婺州文憲王先生所遺著述之一斑
也婺夙稱小鄒魯闡其源者則自攷亭朱文公南軒
張宣公東萊呂成公與先生之大父煥章公胥倡理
學於麗澤書院始而其尊人諸父相與執經於攷亭
之門家學淵源固有所自也史稱先生挺上智之資
肩千秋之重少抱負闊偉慕武侯爲人自號長嘯後
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廼惕然省曰長嘯非聖門
持敬之道更曰魯齋因師事北山何文定公授以朱

雖存而梨棗散佚余懼文獻之或墜也亟謀捐梓以
永其傳別有石笥清風錄十卷殊有裨於世教余將
斷而嗣刻之庶不負余髫年嚮道濂洛之志云

方巖南先生集序

詩宗三唐尚矣于初則推王楊盧駱夫駱固婺產也
婺之詩派有自來矣余泣婺廣搜遺集而讀之得浦
陽柳文肅甫卒業而詫爲奇觀業託梨棗以永其傳
比復得宋文學方巖南先生集浩森淵拜如懸河砥
柱氣欲吞雲夢者八九余不覺擊節歎吁然曰抑

何婺之多奇人哉爰攷其源則柳文肅實出其門也
文肅嘗稱先生以氣節自高好爲詩歌成一家言而
宋潛溪亦稱先生爲有宋仁人義士則先生之品之
學較之駱丞無媿云其詩即未遽同初盛于中晚若
韓若柳殆其流亞歟余竊謂詩文者氣之爲也氣之
流行于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宜之爲聲布之爲韵
其浮沈伸縮之故毋與呼吸噓應節而合響故
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蹙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
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不相敵也
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必不
能爲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跡于伾文
氣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遜何怪焉先生當宋末
季自筮仕即直然以名義自持無所依附及改革而
肥遯深山悲歌激烈凡觸事陳辭光明磊落皆白日
以盟心指青天而爲証其詩有天塹不守徘徊顧盼
翠華無從老淚如霰等句先生之氣蓋有所自來而
非徒慷慨粗豪自矜于一奮者固宜其片楮隻字雖
當淒落而精彩常新有如此也昔柳在柳州所與朝

貴書多悲哀可憐而韓在潮州猶能以其餘勁開異
而戢鱷氣之所極其作用不同乃至於此然則讀先
生詩文者固當以其氣而知先生之氣者又不但以
其詩文也先生爲宋容州文學祀鄉賢二子樗梓俱
善屬文柳文肅稱其克以儒承家而宋潛溪亦曰二
子皆精于詩無媿于先生學問之有淵源信不誣矣
是爲序

李懋公擬程序

甲午秋余備員南闈時鹿鳴在邇多士紛綸咸挾歐

長以求一當余作局外觀迴念將夜漏人盤鳴筹燭盡精力幾銷徒供白眼仲升擲筆亦丈夫不得志之所爲也一日籌書之暇客有以春秋制藝問序於余者受而讀之廼吾鄉李懋公擬程四作也懋公勳猷德業炳炳圖書歸臥東山蕭遠高潔文采風流照映江左制藝之學尤妙天下麟壇著作衣被海內業廿餘年茲特樹典型以啓牖來學淑文賦就歎步江東于昇碑成擅絕天北矣蒜麟藝之失有三議論之文艮落強梗其失也鄙而不秀駢偶之文連蟲鳥雜

青黃其失也翫而不精散行之文數句爲比輒用數疊輕佻浮滑其失也靡而不勁是三者非失於此則失於彼余持此以論文恒多所棄少所取也茲擬程四作譬彼燕芝之光明洞徹亦既能秀譬彼碧圭宛委初啓亦既能精譬彼干將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亦既能勁懋之國門時不誦且述焉三吳才藪諸士能文者萬家省試所錄入握靈珠今復聞有碩儒君子主衡試事行見起衰振做然更得懋公宣明而倡替之其有功于聖道人心非淺鮮矣余故樂爲之序

吳吏部詩文集序

文章者五經餘緒詔命策檄諸生於書序述論議生於易歌詠賦頌生於詩祭祀哀誄生於禮書奏箴銘生於春秋五經之道不墜文章之統攸歸此天地淸淑之氣代鍾一人者也于漢得司馬子長于唐得工部于宋得眉山氣運所蒸菁華蔚起研摩白首尸祝與時顧于長不曉作賦工部文不必名家眉山萬斛源泉而詩格特異不入正果兼長並美戛戛其難數百年來乃得游呂吳公吏部吏部以延州高遠崛起

東海之濱鑒壁窺二酉之藏操觚掇五車之富倚馬占檄傾動京都學府書尉咄嗟而辦既以名進士起家歷官吏部含香劃蚌品題最多裴楷淸通季重精識推轂藥轍既已久矣而自其爲諸生以迨銓選未嘗一刻釋卷書簡筆塚著述繁富爾且䊵神巖澤鳳戢虬盤藐姑綽約之廬箕阜高嘯之宇恢恢乎解弓旌爲肝然且日不廢吟咏筆不廢丹鉛積軸盈箱日新月盛今春從范子文白鄭傅爲字數章模物肖形涵咏造化淮南風霜之氣天台金石之聲備形篇什

比從夏太守讀其全集抑又五采並用六藝潤芳洋
洋大觀浮天淵而濯下泉洵乎士衡之言不爽也有
明三百年來李何開拓於前七子馳驟於後唯今槩
古修短藿然大復含花既爲北海所指滄溟踏葬復
爲弇州所姍在當時已有不滿何況流傳啓禎以來
此道幾墜得吏部而總集大成鳳翔龍變八音和而
協美五色錯以彪章文家華皖於斯爲極所以振擧
勝業作教方來比者海昌名家林立藝苑修尊非得
公之教盍多耶范子爲余言公年登大耋視履斯仙

徵事儷詞夜分不倦公既多讀書而復享上壽何造
物之獨厚如此張蒼著聲漢室白老迎會香山曾何
足擬集中有子長之潔而騷雅斐然有杜陵之大而
陶洗疵累有眉山之快而紫與宏鑿昇可謂淵源五
經人端百世矣豈非天地淸淑之氣獨鍾者哉古今
服膺吏部吕黎而後舍海昌其誰歸

柳道傳先生文集序

聖教没而儒行衰異端來而掊擊起理學一燈端賴
一二魁彥眞知力行以奉持之菸不絶如縷也自考
亭夫子倡學南方一時從復問難東萊精究史學同
父獨貴事功議論頗頗彬彬首推古婺婺故文獻之
邈烈也至仁山金先生而綜貌大全發揮義理談道
金華山中門下名賢蔚起許白雲而下首及道傳柳
公公既博極羣書而於伊洛規模步趨恐後探六經
之奥涉致殊途而同歸始猶儱侗宏闊既則精察妙
契曉暢條理一如考亭之於延平也者故其文辭偉
麗拔地倚天脫去訓詁拖沓之習而大綱既擧萬目
畢張洵游夏之笙簧而朱程之鼓吹也余按部古婺

裒錄遺文於公之子姓得集若干卷而紙軸爛漫魚
豕涸淆因檄下浦令重校付梓慨然歎息張籍不云
乎夫子道雖尊其窮亦甚矣其徒守之尙使獨言獨
書其存可知乎夫以退之之醇乎醇其文高深博大
亞孟軻尤不能不藉李漢趙德收輯以傳況下此者
柳公登仁山之門與白雲爲友學不爲不醇而文不
爲不大今金許二先生裁然廟食而柳公文乃不得
繼之法錦幾嘗讀其妙怪典型凋喪新學小生一切
睹時抑揚遷離追求鮮究道德性命之奥也且班論

其文即如雲華遙映龍旗動日色幾臨鳳蓋開今能文家有整練如此者乎又大暑無蒸裕輕寒已御貂今能文家有輕清如此者乎當元時婺中黃文獻柳文肅同以文名而不知其詩之工理學家但知其學之醇正而不知其文之巨麗元史稱其沉鬱春容涵肆演迤有以已余於詩文未見一班而不喜爲便詞巧說伊洛規模未嘗偲偲方幅竊有志焉所以仰止公者固不僅以其文欲後進於公者因文載道務合於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之言則由公以上溯仁山考

亭理學一燈端有賴焉庶不負襲錄遺文之苦心而公亦無獨言獨行之嘆聖教昌明于婺得鼓舞振興之効公其大有造于千百世之婺哉

識匡齋集序

嗚呼此吾師劉先生之遺集也先生當明神廟之盛時和年豐四方寧謐其間搢紳士處無不揚扢風雅粉飾太平仲宣灞岸之篇正長朔風之句稍結響輒次爲一家言欣然稱說而又當少壯登朝一時網羅津筏遠規先秦兩漢近擬北地信陽爲日暇而取材博庀具利而蹤影易工摽幟傅響以爲已有比比皆是以貺先生胡不偷也夫天地精華之氣浮爲景慶結爲醴芝瑞物必不能多彼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雖多亦不足貴以是知先生結撰簡貴自名所由來甚重文法東京而上詩出建安以下要爲詞林從羽撖振逆羊角而橫舉四海可空獨是名不盡德位不勝才海內即知先生之詩文而不盡知經術經濟之蘊使沾沾執是集以相窺是持蠡測海胡足窺先生之什一哉余嚮慕先生故久而適先生奉璽書視余鄉

學政余得從諸生後辱一日之知龍門河汾之間余特淇園一竹耳何能窺圖書之指發金石之秘然春風一月領略云多旣先生跋歷浮沉余亦偃蹇仕籍梁摧棟折絲竹瞶焉迫余待罪婺州去東嘉一天咫尺山陽之慨吊影青燈蜀州之歎曝晴散帙於先生遺集撫然興嘆已以先生之才優游翶澈豈不能懸椎之指一揮而竟側理之紙巨經細緯中宮諧商今集斤斤繩削似不欲汎濫馳驟自稱文人將毋孫擎所云精騎三千足敵羸卒數萬者邪今先生長公子

說耳而斯攄雕蟲之素天之報施善人不爽矣因鄭仍是獨傲付之剞劂願相與協其詩文誦其德業汫痛其經術經濟之不盡展也可與讀是集矣

著娛齋續集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逐臣怨女悲天憫人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氣迫而成聲可以被管絃垂金石後人所謂詩能窮人與詩必窮而後工之說所由來矣然以余觀於雷溪周先生則有大謬不然者往余有婺州之役先是公爲婺郡守

余未及見然見婺之政教郡興綱舉目張民歌士悅嘗知爲良二千石也余與公同里同譜見里中之童叟咸服其義濡其德又知爲厚德君子也及余承乏金陵公亦以公道昭明道經白下訪余署中余且以牛馬奔走僕僕面目不復搦三寸管爲搜枯短句也公乃以著娛齋續集眎余余讀三復之較之向刻深窮者更覺幽秀凌厲者倍進和平噫公於此道益深矣厚矣大且遠矣掩卷而歎服者久之夫以公之德之才宜其翺翔入座黼黻皇猷而乃被無妄災挂吏議以去固在道宜然也不足爲公悴然或憤慨不平佗傺自異被之篇什宜有三閭之憔悴史遷之嚴峭邱明之奇瑰峻厲否則青蓮之放誕少陵之愁苦孟郊賈島之飢寒耳已一以發舒其牢騷不平之氣詩以道性情宜然也乃公恬淡和平纖芥蔕直以纖翳浮雲觀之眂目萬變瞬息青天無纖毫留滯也噫公之才之德深矣厚矣大且遠矣昔陳無已曰詩能達人蓋以名在天下後世無以浮雲富貴以此語今公誠有爲讀公集中若傴仰溪山留連景物含毫象

意搦管命辭均有一種浩浩之氣孤行於天地今古之間公誠足以自娛矣余謂公之詩亦有以娛公之娛矣其温厚和平詩教應爾被管絃垂竹素固自在在也豈必發憤爲天下雄哉余因知公有所以爲娛者在豈僅得之章句篇什間哉然章句篇什亦足以爲公之娛余因娛其所娛而爲之序

五嶽攬最序

揚子不云乎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蓋山川之最莫過於海嶽矣然非

親涉其上安知夫擲天地浴日月有若是奇觀哉文章亦猶是也文之最者固自作者撥之而使文之最者如東嶽焉如滄海焉令天下之人共得而升且浮焉者非作者之權實選者之權也明因宋取士法以入比籠天下之豪傑而天下豪傑之士亦腐心劌腎而應之始未嘗不敦厚醲樸而後乃稍凌遲也至邇來時文之敝習則有不可勝言者余嘗侈口而論之夫先輩之文稟經以製式酌雅以摛詞理不謬綴其枝字不妄飾其藻而給繪術格又凝而不滯堅而難

移郎盼睞可以生姿咳唾可以播骨非聖賢之本旨不道也非漢魏之法程不秦也馳騁正始掞藻大方不猶江河之沛地日月之經天哉自丁丑以來後進者職獎氣使才附聲測貌或義在咫尺而騰躍山河或義在古人而描摹鬼蜮或思在肺腑而索摸皮膚剽竊釋氏瓔語綜述羽流碎文遂輒雄視高談不可一世甚且舉聖賢經傳而塵垢之此如螢爝而假日月之光培塿而擬喬嶽之峻徒為有識者所嗤笑安得稱文之最也哉　清文運不問一變而臻先正

尨操觚之士他我馳驅不能盡賞立言之旨乙未歲稿出選者不下數十餘種會固人人殊無不以為大將登壇也獨徐生于晉選出獨後而去取獨精誠若登東嶽浮滄海題曰攬最信不誣爾于晉才高一世識職千古乃取茲集以藝房書而房書之最盡於此

春秋文受序

馮子曰嗟乎古之經生談經今之經生不談經矣古談經則尊經六藉麟麟如也炳炳如也於是乎排二氏詘百家天子頒之學官守之諸士各占一經奏功

令為蒸膺藉自漢迄今數千百年未之有易也乃有宋王安石直詆春秋為斷爛朝報黜而不與五經並行遂令仲尼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幾致晦蝕安石之罪可勝言哉余嘗稽古之稱春秋專門者若漢之董仲舒王吉貢禹疏廣疏受宋孫復胡安國皆命世大儒各有著述而安國獨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如左氏繁碎學者虛廢光陰特為立傳明高皇帝頒置學官與五經並而發明則專主胡傳是以業是經者奉為龜鑑毋敢穨越而務遵也余惟天下之政

同文則治若子之學合道則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自軻而後迄今弗得其傳散也久矣幸而有宋諸君子周程胡張輩羽翼而昭明之道緒賴以弗墜士不本諸子以為訓者雖奇弗取也以是上無異教下無異學一道德而同風俗有關世教豈淺尠哉迨於輓近衒異者惡其同標奇者厭其常崇虛者喧其實趨徑者鄙其鈍乃嘐嘐於諸子之言是病批頰而攻之若訟仇然曰吾以明吾道爾夫橫議興者以誣世也學更張者以病國也余為此惧爰思羽翼先聖

之經析衷諸子之說輯為春秋大成一書用以訓兒輩藏名山非敢自為尼山功臣也乃吾執李香巖先生與余有同志為選歷科制義上下二三百年馳騁一十五國得文若干首名曰文愛問序於余余拜而卒業一何談而搏正而不詭於與典而雅辯而有倫也大概以經處是非分析疑義而無敢出入於宣父陰陽於文定以衹牾其說若公穀之荒唐百家之蕪穢不綴焉蓋甚選出而文核矣而經尊矣不至詆為胡報為斷爛矣豈非素王之功臣僅僅時藝小技云乎哉比於東西兩漢如易有施孟梁丘張彭劉白書有歐陽夏侯鄭秦李假詩有齊魯毛韓禮有戴慶徐橋儀同五行並置五經共尊使天下之習是經者不致望洋而歎歧路余兩人庶幾鍾奇伯牙惡子之歎然得也文不在茲乎夫有所受之矣

李汜瞻詩稿序

人亦有言詩不本性情其詩必不工此言猶似是而非也余謂詩不本於性情固不可以言詩而詩不本于至性至情學問淵博之人固不可以言工併不可

以言詩也余嘗上下古今求斯道之能合於三百之旨者無論忠臣孝子節婦義夫山謳為經乖訓作則即羈人遷客牧豎田儔矢口而談憑臆而吐可以觸感與思者有一不從性情中流露乎但自寡識之夫崇事膚淺自昔尚有元輕白俗之譏其於三百奚當焉況論詩而至今日濫觴極矣求其能詩者伊誰其人哉然非淵源於三百則不能詩非沈酣於晉魏三唐則不能詩非騰驤於六籍諸子則不能詩非醞釀於博士家言則不能詩詩可易言乎哉彼夫寫豹一

班背鼎一欝以淫哇為獨拗以佶傴為高奇吾未知
其於詩竟何如也乃於關中李子屺瞻犂然有當焉
李子將弁失恃詠蓼莪痛於風雨雞鳴晨昏誦讀
時未嘗不痛念劬勞而悲號風木也是以名曰念慈
字曰屺瞻顧名思義李子之心苦矣李子之性情露
矣於是發為文章形之寤歎無一而非是者若此稿
則其一班耳余昔分守西寧走一騎過余初與把臂
祇見其詞論慷慨槩多英爽之氣然於風流跌宕之
中時露幽憂憤懣之色訊而知為煢煢孤孺也者甲

午秋李子以尚書晉去尚滯公車今不遠數千里訪
余白門謂非至性至情者能乎聞之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李子事親孝矣可以出而事君矣李子勉乎
哉若夫八比雕蟲固已童而習之而性尤嗜古近復
銳意風雅嘗昧爽櫛沐危坐焚香歌曹劉陶謝之章
詠李杜岑王之什颯颯乎其有餘味也雖暴雨不知
亡矣衣冠不覺撕感乎其能諳玄關而獨闢閫奧此
李子之所以能詩此李子之所以能詩而且工也余
是以樂與李子談詩而又樂為之序者以此

鄒子觀心約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知易不知太極者也知有易而
不知心不知易者也仲尼嘗言之矣曰正心孟子嘗
言之矣曰求放心曰發心周濂溪又言之矣曰純其
心曰誠其心故自古暨今上自鄒魯下迄河汾昌黎
關閩濂洛諸君子不由觀心而成大儒者有幾哉天
地間至變者莫如易始于一畫究于二十六萬二千
四百四十六爻上下十有八變一反一復因三十六
變而分之為六十四此人道象數之所出也唯心可

以造之始於八卦三位相乘爻約三象統於四千九
百六十周而方圓縱横萬里以十八倍制之方圓相
涵歸於八尺之裘畧端進退而歴生焉此地道象數
之所出也唯心可以運之自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
十四又復倍之或兩或參分律分度日月相追贏者
進順縮者退逆退衆之法十三分九毫微强以求朔
蝕退數之法九分微弱以求氣差本自然之盈縮依
日月之遲疾以求日月星漢之次皆以一統參其八
變視其歸奇盈縮之故以分六十八歲八十五年之

爻會此天道象數之所由也唯心可以冊之嗚呼心豈易觀哉善矣夫施四明之言也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昔朱晦菴當五季之後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理居敬使人知所持循王文成當晦菴之後詞章訓詁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使人知所反本要之或實或虛未有不約而能觀心者也予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聖賢之士而與之言觀心之學數年以來事業蹉跎上之不能窮天地造化之原攷古今治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河汾昌黎關閩濂洛之傳下之亦不能博物能名以推詳洽因閱鄒子觀心約一書見其眞有得於聖賢反約之功而足爲心學之準也吾鄉環極魏先生篤志理學服膺天素得鄒子書於遺老付之剞劂其表章聖學之慮深矣余因樂爲之序

賦役全書序 代

周禮大司徒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名物佐王安擾邦國版圖冊籍恭昉諸此云先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縣川定天下之賦役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夏則夏徵秋則秋徵府州縣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常十一而災蠲則十九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民田則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或寺觀田皆謂民田而等則各以其地爲差明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而官吏里甲敢

有闒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冊既具州縣上之府府上之省司省司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後湖收架甚其重且愼哉乃承平日久法隳弊生既罹兵燹之毀殘復遭奸胥之上下求千百於什一不可得已且自唐宋以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余桼　命江上日治橋櫓練犀甲以薪膽辦鯨鯢自六年兼攝撫事任益重然所轄者徽寧池太安慶五郡一州而賦役之重較他省倍之且冊籍歲久漫

逃至亡失不可問而川得貲實糧得過都圖丁多隱匿賦役冊獨以川從戶其戶箕貲實田產過造冊則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有暗藏逃絕戶納者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有留在實戶仓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仓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撒者有暗襲官員舉監名色揑作寄庄者故冊不過紙上之霜而戶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甲之中俞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千萬計遞年派糧差無歸者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

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矣嗚呼爲民上者安忍目擊諸弊而漠不經心徒鰓鰓浚財用之不足而求中其員程嚴爲徵發不亦有司者之過計乎何也則亦未講於賦役之源而不得其平也今夫以天下之大幅員之廣度支告匱兵興日繁勢不得不仰給於催科乃不求其本而齊其末幾何不委民於壑而坐視顛連無告哉況　國運肇興　聖天子軫念民瘼屢奉　詔旨徵納俱照萬曆年間若天啓崇禎加派悉准蠲除而奉

行者道傍築舍徒託空言則亦深有負於　省圻之勤矣余不揆孤陋痛念前弊搜採舊聞酌時宜商損益較其虛實覈其指歸改舊帙爲新編纂成賦役全書再經達部抵與上以抒　省圻之憂而下以釋顛連之苦即不敢謂綱舉目張事事釐舉而試一披覽焉若通編十甲而不分年則丁糧均也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冒濫消也覈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也合田地山塘共爲一則荒蕪田地招徠開墾則輸納便也糧有多寡役無重輕毋需花分毋

爲詭寄則冊籍清也藥材白蠟顏料皮翎逐年酌價不入派編驛遞夫馬俸薪充餉以彼有餘補此不足則瓜藤斬也諸如此類皆平心酌之細心出之經屢年而告成功周官之遺意先朝之成規其尚未墜乎程氏不云乎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則此五郡一州之民庶幾哉得寬舒以沐　王化矣若由全省以槩天下賢者推出其蠲匠與除更有進於此者余且拭目以觀其盛則是編其權輿云

廣東賦役全書序

國之有制猶耕之有畔使民知所守而不敢故曰精文比制域民於矩此謂法守之原以係邦國者也清興既以寬厚博大之政蠲前代之弊而作新之獨粵東再定於反覆之後其所征繕一切以軍興法也賦役之制未有成憲誅求無時民力滋困嘆息愁恨之聲不輟於是天子命大司農之講而命為蠲正臣如京承之行省實司其事稽討於昔斟酌於時而詳定其制書成將以

獻睿覽而垂永久臣則拜首颺言於其簡首焉夫民生在勤而御之以道則不佻矣故粵亦易為也夫勤以本事事以建利利以致悪悪以保業業以定功功以立制則治可明也事立則時正利建則力抒悪致則求阜業興則俗無敗功定則敎不煩制立則民志定時正所以給濟也力抒所以豐物也求阜所以用用也無敗所以徵恤也敎行所以保本也志定所以化也粵固沃土民亦勤悫朝夕不暇豫矣山林藪澤田疇原隰衍虞是旦暮之所有事也擾之而使之[illegible]悴不圖康功則雖欲有於乂民其若空餘離逖何起無制之可遵上勞佚而下益匱百爾有位既竭精神殫思慮而民愈不見德理之而益棼澄之而愈淆閭井生殖則猶昔也人情澆兢則猶昔也爰書墳委則猶昔也是非吏不精敏法不大備與敎督不勤察槩不施之故夫布上之德而遂之民者五屬之吏吏所以聽諭斷擊者畫一之法故典圖象形職憲之所守也而暇他求乎雖然惟正之供既有定額民入於矩吏

守於域矣而我共事文武盍能精白其心蠲滌私抽私役之汙染則粵民之困有起色矣否則負國之罪何以自逭哉則惟邦成之弊其後矣

秋水集卷十一目次

序

秋水集卷十一

鴈門馮如京秋水甫著

門人唐　鴻　訂閱
賀良玉

晉昌傅庭禮　仝校梓
男　雲驤

序

宋穆叅軍文集序

嗟乎人之生于天地亦暫耳貴賤之於身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獨其介然之操皎然之志其精神恒留於後世而不可滅此吾間讀宋穆伯長先生遺文竊有感也先生天縱瓌淑以蚪龍杳幻之才驟褭超逸之志俯仰寰區得時行道謂可以爲所欲爲而著所學于當世乃遭謗訕罹訾尤不諒于朝廷見忌于同列奔走窮困沉鬱以死不特其功名弗大顯彰即平生著爲篇什亦槩多散軼不獲與韓歐諸君子爭多槩富世之知有先生而誦說其文者亦或鮮焉嗟乎此吾之所以有感于先生也先生嚴氣正性不爲悲愁移不爲迍難奪瓌致之

貞灼焯益昭其潔松栢之榮霜雪益勵其守固有所以不死者在而文辭之工抑又末矣然尤殫精學古獨闢蓁穢詩格遒上迥邁宋儒如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今人能爲此曠濟乎水邊閑送目獨鳥在秋棲今人能爲此閒遠乎身前便作荒涼計止樹芳菲不樹恩今人能爲此嚴切乎精騎三千足敵羸卒百萬也余備員南圉得先生遺文三卷于故家旹其才高其志爰命剞劂以志景仰云

古今鴈字詩選序

今夫龍駁負圖一畫啓先天之蘊龜章闡祕千秋抉造化之靈山精所以泣宵等益因而輸采可不謂孳開渾沌粉碎虛空者乎乃點畫象文歸之羽族丹書綠篆遍在鵝翁如所謂鴈行成字布滿長空者豈非物外之奇觀而太虛之玄象耶然則拈以爲題架昉何代乎夫風雅莫晟於三唐而寥寥絕響聲律最難於七字豈草草能工粵稽往喆以詠物得名者若鄭谷之號鷓鴣謝逸之稱蝴蝶白燕蜚聲于袁凱孤鴈馳譽於鮑當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豈非寫性情者易

爲力肖物貌者難爲工乎卽如先朝北地諸君不少槩見南濮四部亦未經眸豈爾時生而尚未開抑宗匠之所不屑爲哉余分翰雙溪簿書少暇每當光風汎蕙霜月侵簾倚杖亭皐披襟署閣忽聞寮壁恍若笙簧之韻耳仰睹參差儼如數壘以斜行未嘗不裴徊逸致蒐索枯腸冀一浼 亭未浼之奇欲敲譜雲陽未譜之訣其如光靈未屬唱歎末由一日支廣文惠侯以一集見投乃其尊人硯亭先生所輯鴈字詩也披閱未竟大快同心諷而詠之蓊渢渢乎大雅之

遺音也哉據所論定大槩溯自宋元因而濫觴乃始盛於吳楚若二袁發清嘯于瀟湘諸文鼓餘波于桐雨由是作者如林家有引商之什邇之若蒞人傳刻羽之篇瑱玕之管幾於夜夜生花金谷之斝疑若時時擲地然亦奇矣不幾盛哉第嘔心錦綉匪乏鴻莊而刻甚鮮顯亦多孱非余乃不揣孤陋漫託丹鉛摘其全瑜以供同好大率如五都之市珍貝錯陳寧渠畢三家之村腰姝自愛譬彼淮陰之蓍將例以智果之評書略敘數則以別厥倫先進如竟陵白下鴻鵠弄翎布翼頡頏旣爽爽而有神力亦楚楚而具新裁其他若甬東之赤水則雲鶴遊天羣鴻戲海桑門之黃葉則飄風怒舉驚鳥乍飛緣斯以降日吐白鳳人操靈蛇固多披沙揀金然亦雕繢滿眼若其體勢雄强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者武林白下諸君子其庶幾乎荒署無事率爾塗雅能云月旦鴻儒聊以消磨白晝云爾

增删同文錄序

歷科同文錄楊維斗錢吉士二先生之所選也盛矣

備矣又烏容增損於其間乙未秋兒驥自燕都歸出余昔日所評定授其誦讀者將付次兒雲驌卒業卷帙纍纍約數百首適嚴子直侯自武林至嚴子快論王唐以來撰著諸名宿進退而高下之因謂同文舊選之盛也備也而初學之或苦其浩繁也且近十餘年舉鄉會之未有定論也遂慨然有增損同文錄之意余時以簿書紛冗間有裁酌一出一入未暇辯核也越數月而嚴子直侯兒雲驌以應賈人之請其刻旣竣余覽之慨然曰登泰山者忽其高浮滄海者患

其廣以是選爲學者之取舟而約其道途而速其往返俾無仰止而廢望洋而嘆則是選也其亦可告無罪於二先生告無罪於天下矣嗟乎孔子嘗謂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即次而述之亦未易也

後場旁訓三百篇序

士亦爲有用之學而已研摩終歲至不能舉古今典故當世興除利病所宜歷代大儒所窺鑿此章句之

學所以誤人也制科之法於今數百年矣大較採王臨川罷隋唐詩賦而本之經術三試之首以觀其理學次以觀其博雅次以觀其經濟可謂嚴且覈矣然上之所取下之所遇大約以首試爲重故士或鉥肝鏤心于制義至論策之間蹈襲猥腐陳陳相因凡制義亦止求其音調輕圓詞華芳腴正非有孔孟程朱之學也而論悖題理表乖聲偶策則敷對舛誤判則彼此鈔錄其於取士之初意果有毫髮之相類儒者之學尚爲有用乎夫漢之錄士首孝廉其弊也則失于基墳唐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則變爲西崑其勢然也然則有志于經國家者得無崇實學黜誕僞而因之以正人心乎此吾因嚴宮侯與兄驥後場之選覽之慨然以人求爲有用之學之爲亟也往哲勳名赫奕觀其文不獨八股沉深璽璽名理二三場率龍驤鱗振卓犖高明談性命則切當純粹不違關閩濂洛之傳談象數則深微要渺不違洛書洪範之旨談禮則五端四朝之制燦然談樂則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之源流瞭然談天官則三百六

十度九萬一千里示諸掌也談地形則五嶽列位三條分方封建强弱之勢邊疆虛實之境炳如也談兵戰則九天九地元甲朱旗風雨龍蛇可借箸籌也談刑名則黜申韓進明慎之義也談財用則薄桑孔酌損益之權成陰陽之利也人之讀之夫亦知必如是而其學爲有用耳不然取而呫嗶焉不以之考究審度經方致遠止以爲場屋之利器摭取功名之一術則此又無用之嚆矢矣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丹臺玉案序

余幼多病好讀養生家言以爲此濟世仁術也然軒岐以上之書多古奥淵邃未探端倪欲深研厥旨以自利利人時方困於舉子業未遑也迫通籍以來留心學道好讀關洛諸君子書以爲此濟世良方也冀闡微抉奥自成一家言又復困於病未能也兩者交譏余方抱媿然斯世斯民一念則未嘗頃刻去方寸耳因思古人有言不願爲良相願爲良醫故醫也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仁其知足能察陰陽五行之變能明性命吉凶之原貫微達幽不失尺寸如此乃可爲良醫醫顧可易云乎哉余延攬四方輙難其人今春有孫山人對薇者知余好道謁吾徒而來請也余倒屣延入與語終日超超元箸不類尋常醫家者流非遇異人必得異書而山人則以所著丹臺玉案一冊眎余曰某不敏家世業儒幼而多病遂棄去舉子業專精醫學復遇異人授以秘旨由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上自軒岐下及

盧扁靡不畜其精而研其奥閲三十春秋而始成是編也余受而卒業其書之大旨雖不出古人圈繢而抉奥鈎元粗者精之微者顯之則獨有心得存焉故夫方者方也圓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昔秦越人過邯鄲爲帶下醫過周即爲耳目痺醫入秦又爲小兒醫隨俗變遷醫顧可以執滯乎哉是書也爲目凡幾諸法畢備參而伍之惟人所由特是不專則不能精耳不精其術而欲冀神化不猶入郢而見冥山去之遠矣余因思山人與余其業儒也同其幼而多病也同其欲濟世而登之仁壽也又同然山人能脱屣青雲而余猶虛縻鷄肋山人好道而游于方之外余好道而羈于宦之途山人則心如墻壁余則夢若亂絲功之專不專則道之至不至也山人之先有孫思邈者度名南宮落籍北斗山人豈其苗裔耶何術之精也是爲序

春秋文選大成序

作史之難難在乎無才識與膽也選文之難亦難在乎無才識與膽也故昔人云人不具二十分才二十

分識二十分膽必不能作史余亦曰人不具二十分才二十分識二十分膽非惟不能作史亦不能讀史非惟不能讀史亦不能作文不能選文也將文一道屢降而濫觴極矣無論萎薾頹墮淹淹欲寢即令刖奇好古者流牛鬼蛇神白晝囮兩將聖賢傳心之奧旨漠不相關譬之木偶而衣非不儼然人也然索之神與氣則遠去萬里矣此何以故正坐無才與識與膽也獨至于春秋之文則更不可以無才與識與膽何也春秋者魯國之史也經聖人之筆削故尊而爲

經其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正以是非十百億萬千年之是非焉自是而下腐遷也班固譏之曰是非頗謬于聖人豈非才識與膽之未進乎道乎況范蔚宗陳壽諸人卑卑不足論乎故昔人曰經文如化工史文如畫工良不虛也

皇清敦崇文治一掃萎薾鬼怪之習氣粹然而反之先輩之法程炳炳烺烺昭然河漢學者亦浸浸學古識定膽生足以運用乎其才不至萎然薾然者皆明經學古之力也故夫春秋之道本于一自離之爲三傳晰之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繁而道亦日益日漓此學之所以貴有專門也今功令具在業麟經者一尊胡傳諸凡商家與說皆黜而不與可謂純乎其純矣雖然世之讀春秋者吾惑焉白首窮經依門傍戶拾人餘唾錮我性靈亦安見才與識與膽之足貴乎要之不背傳亦不泥傳因傳以求經因文以悉道獨開生面濬發智珠才識既堅膽力具足于以上下十百億萬千年之是非如觀指菓而數黑白也亦何難乎哉吳與門人殿于熹侯同業是經切磨

有日丹鉛之餘得文若干其中有單題有合題有正解有獨解總之不離胡傳者近是選成余因序之曰學者所尊莫如孔子孔子所謂集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文至于金玉其聲爲德言爲吉詞詎說鈴書肆云乎哉是即謂之能讀史之人可也即謂之能作史之人亦無不可也而後可與言春秋

賀劉盤所晉秩閩藩序 代

我劉公之以大中丞撫有七閩也蒞陟自江南藩伯爲當今

才力德兼一備之姿[illegible]

聖天子所特眷云按江南在勝國稱留京設五府六曹直隸一十四郡至我　清肇命始易京而省若藩臬諸司與十三都會並建焉其財賦獨當天下半歲輸上供數百萬計則報政難而其地又以三垂枕江海與島舶海寇爭利便其遏緝又甚難非得才力與德兼備者未易稱也當　定鼎初公釋褐而守河間則河間治由河間而備兵寧武則寧武又治總之公之才力有餘一出而若刃之新發于硎靡不劃然以解殆天授也夫　天子固稔知公以為西北固吾鎖鑰

而東南尤財賦金湯以是晉公而屏翰我江南也蒞七稔于茲矣公甫下車則靜觀下詢而得其要日五鼓坐堂皇謁諸吏部署上下公移就緒已乃延儒生耆老問疾苦便益出謁臺省大僚畢事造請鄉傳使客往返數千里即風雨無間退而復治事勾校庚藏出納或兩造盈庭則以次就讞必得其情實咸扣顙謝無枉公度職事與署俱盡乃從容入或與同官共飲食為懽不然即坐堂皇乙夜至丙弗告欽也自公之為精勤若此而掾功曹不得為稽故吏惴惴亡所容口而會國有大軍興餉餉者旁午於道咸以責公公為調劑輕重緩急應之務使勿誤於餉饋而民不擾蓋公之旬宣南藩者垂七載而所上課最百倍于它藩所先後積制臺臺使薦剡無慮以數十計凡屬公之四履者吏自藩臬監司以及二千石至百石士自薦紳大夫以至青衿民自白叟以逮紅女黃童莫不恃公為命七年如一日也公亦無不披心摧膽視寮寀若手足視薦紳士民若屬毛離裏一體相聯屬也者今歲春公以岳牧首藩率東諸侯而謁之

天子　天子臨軒名問詰公治南服狀公條析縷晰深當　上心　上稱歎者久之乃未幾而有撫閩之命也故知　上眷之獨隆云夫　天子固能知公重公且胥秩公胡不以惠閩之心終惠我江以南而遽奪之也余固不能不為七閩慶而為兩江憾也雖然　朝廷固家視四海也今日之閩固今日之危疆也宇內藩服一十有四遵海而南則閩為畛域摯其地而程之實為四省之襟喉而鯨鯢未剪時復出沒于滄波鴻濤間疆場時警上旰膂幽故其民內虞歲

而外廣惡蕤岌岌乎其殆也閩地不安則浙楚震隣而我江以南亦瘠瘠多事矣自非得大才大力曷克任節鉞而蕩平之　廷議僉曰非公不可雖然公之貴愈重矣夫當天下之難濟之固在才而已然才欲其達也鎮之固在力而已然力欲其定也才惟達故疏紊宣鬱分錯導窾理劇解繁曰有餘焉不達機斯塱矣力惟定故金石不折雷霆不驚三軍用命綏帶安閒亦無憂乎不足也不定氣斯僨矣機塞者其政紛氣僨者其政廢國何賴焉是故才可能也達斯爲

貴力可能也定斯爲貴盤根錯節必擇利器而授之疾風之中非勁草斯靡焉耳矣夫物理莫不盡然也蓋所謂達才定力者舍我公其誰哉雖然公之才力固優而又不獨恃才與力也一本之中和之德豈弟慈祥人人在胞與之中物物登春臺之上詩所謂歟政優優百祿是遒其公之謂乎且閩固東南之門戶也閩安則江南亦安　天子惠閩之心固卽惠江南之心也其右轄秋水潘公與公水乳交投宮商相應于其行也偕諸司同寅緘書丐文于予以予屬公之字下者久知公莫予若予固不文不能爲公辭也且因公之才之力與德而申其說焉以壯公之行自茲秉鉞擁纛以臨乎閩海之濱吾見其恢乎毓乎樅樅乎昔所稱難者且易易矣公曰吾無忘予之言以竭吾才也敬之哉敬之哉

明經錄序

鳳情雖馬一息千里非十年發氣者不能憐

吾友苗子凌漢晉之奇士也爲人倜儻浩落踽踽寥寥不爲纖禮出貌取容一時行文肆傑好自立一意自成一家言不屑斤斤爲呫嗶經生語他人牙後一字不拾人或非笑之不顧卽怒罵之亦不顧蕤以好

奇則性僻性僻則目空高步千秋推倒一世古之狂也肆子其庶幾乎然就讀三墳五典有發塚嘔血之癖銜於簞瓢陋巷風雨晦明時孜孜弗輟也而又殫思永日夜稿肝膽之餘血極慮深愁不親見古人與之坐卧寢食心思耳目與之浹洽貫通不已也而是可以一奇士目之哉余嘗與之縱談天地鬼神之隱賾二帝三王之要領江河之所以行日月之所以照一本乎性情之正禮樂之原而後知奇必歸正狂不

國學作九轉序例段可狀纔以小說論詩

離中也如此四十年來精枯神竭著爲明經一載傳乎語有原本肯必歸宗也哉且雜引史氏通理學性命之書爲經緯變化之道貫有經權並用奇正相生之妙終謂之奇士也亦未爲不可

豐縣志序

徐之豐邑令閻君崑浦治豐凡七年政理民和修其邑志成介一函問序于馮子馮子按志而讀之喟而作曰志難言哉志難言哉志者統三才而備之徵文考獻稽古覈今匪才莫辨匪信莫傳大志猶史也昔

人謂作史有三難曰才曰識曰膽余亦謂作志有三觀曰學曰政曰世而要之非道無歸也何謂學夫志綜古今核名實攷往徵來網羅靡漏自徵才包六合胸富五車則未易幾也故曰可以觀學學優矣而措之于治者未必迎風而刃解方戢胜之足虞安敢文之有暇故曰可以觀政學優矣政成矣于是得以按版籍考輿圖上下古今稽驗興廢若戶口之登耗賦役之省繇財力之盈縮人才之消長民俗之淳澆與夫良吏名人忠義孝友高行隱逸儒林文苑靡不備載傍及列女方伎不可吐弃者燦若列眉讀之可以觀世焉三觀具而後學以敷政政以廸敎敎以彰志民情可治民行可典故曰要之以道也惟道而政政乃淳政而學學乃實學而敎敎乃深敎而志則志乃信而可傳也志顧可以易言乎哉閻君之于學博矣政理矣故其于志恢恢乎其有餘地矣昔者先王一道德以同風俗蓋此物此志也今

聖明在宥隆文敎于上方開金匱石室之藏纂輯史書君以幼學赴其壯行于以籍輶軒而獻

當宁異日者宣室前席問賦役均乎則戶口足稽也問民情洽乎則風俗可鏡也問獄訟平乎則嘉石肺石無冤也問學校興乎則庠序飭而士彬彬也問若當舉若當廢乎則曰先其大者重者餘可按而置也於戲閻君可謂知道之士矣不然者何其嫺于文而嚴于理若是其班班耶余按路史豐囿侯爵也周文王作邑治南國豐在長安縣之靈臺鄉然則彼秦之豐非沛之豐也雖然沛之豐爲漢高帝發祥之地毓靈孕秀何不足比隆豐鎬乎且邑有朱陳村白香山詩

云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唯兩姓世世為婚姻則豐之為豐景象可知矣況得君而久道化成安知今之豐不昔之豐也耶余讀志至此又不覺神遊三代之盛矣于是樂為之序者如此

使草序

詩三百篇大抵憂愁感憤之所為作也是以皇華使節于役勞臣經跋涉而賦仳離歎流離而歌于邁或興懷于驛路或寄興于山川所託不同其致一爾雖然讀詩之旨怨一而已興觀羣居其三足又未可執

憂愁感憤之言為定論也余執方君鄗邨世傳家學代擅雕龍菽水可以承懽升樹惟吾展志何憂何愁而有悲憤仳離之感哉所以善氣迎人吉祥如意運籌累牘無非鸞鳳之音而簫韶之奏也哉今使草一帙西奉　命平反粵西叱坂排碕遥吟頻嘯凡所涉歷一于詩焉發之昔杜甫號稱詩史蓋實錄也雖然談何容易自非書飽天關地圻眼窮絕域鴻區與夫華瞻幽唄之往踪洞攬曠覯之最跡疇能溢之齒頰綴以毫端使山河大地隨意而來神鬼靈弦信口而山言言合道宇宇擅奇若此其宏深幽遠而不可測識也哉昔人品詩曰圖狀山川影寫雲物又謂山林皋壤文思奧府今試案使草而讀之自櫂鼓白門帆經湘水歷鈷鉧而搨磨崖備書鴻裁逼圓盛藻抑亦可謂山川之助矣余昔代罪柯婺君適留蔭括蒼余深知其励勤經濟具有文武之用又不特區區雕蟲與芒鞋竹杖爭奇于聲偶字句之間即杜陵詩史似亦瞠乎其後矣而又何憂愁感憤之足言也余非敢阿私所好而漫言以欺世者矣君當偕之天下其共

信之

許儀吉制藝序

余讀定于許中丞公家勃帖而後知士人學問不可以無淵源也今許君儀吉為中丞公冢嗣幼承家學世篤忠貞當中丞公之撫吾三晉也君方弱冠耳便以伊呂自期不屑屑于紈褲裘馬之習中丞公雅鍾愛而遠期之令其鍵戶下帷不欲攜而遠涉每逢郵便寓書則一以聖賢立身砥行為訓雖亹亹數千萬言無非上為　朝廷下憂蒼赤僉無隻字片語涉于

私訾而君亦能仰體嚴訓矻矻孜孜志篤忘爐發憤繼志述今將二十年所中丞公雖騎箕而遊碧落而君于乙未始奮翮以奏南宮則與余子驤爲同籍兄弟也比者奉　假歸里以年誼訪余白門出一編相質則在都門臨場諸藝也余既喪把臂復快琳琅臨風三歎而益信學問之不可無淵源也夫龍門震澤源發昆崙澎湃汪洋滙爲巨浸而君固震澤産也鍾其靈秀發爲文章宜其洋洋纚纚吞天地而浴日月余驚怖其言猶河漢之無極也嗟乎此不過吉光片

羽烏足以盡許君哉若論許君之才之學上窺姚姒下究糠粃千鈞扛鼎未足喻其力也三策天人未足喻其富也至如氣則海怒而遲趨聲則鯨鏗而潮擣理則漢之未傳而宋之未疏也淵乎灝哉誠未易比擬矣乃若嘉言讜論經濟訏謨一秉於中丞公憂國憂民之心時露之于慷慨敷陳之際漢之賈傅唐之宣公庶幾其儔亞歟余既談中丞公之有子而復嘉吾子之得朋與日者擁旄秉鉞克紹先猷著績旂常策勲麟閣則雁題雕蟲特其剩技烏足以盡許君哉

訓不云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中丞公以之又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儀吉君有焉余讀君喬梓之作述而益歎士人學問之不可以無淵源也

嶺東初政序

嶺東者何乃百粤五嶺之東郡隸惠潮設藩臣以控制其地焉者也嶺東而有初政者何乃大參包闇李公奉
命備兵初涖其任以布其優優之政焉者也公以壬辰成進士高等起家詞林歷轉蘭臺聲望隆赫上達

九重
天子方以南顧爲憂稍稍自騷動以來餘氛未熄而嶺以東則其要害尤屬負險憑陵爲伏莽探丸者之淵藪也非得文武兼資其猷克壯者何以副玆選而克勝其任乎爰
特勅公以申威兵備分守嶺東公下車而與民約法惟謹凡其可以植民之命將我之節樹國之防者舉之惟恐或遺行之惟恐不至洪纖畢見本末該彰布之章程著爲令典秩如也奕如也雝雝如也諸所滋瘼

病民速謗敗官逸體潰法又秩之惟恐其不速叟之惟恐其不雖宿弊滌而新政張爛然眉列其實恭之心勿勞之悃與夫法守品式與補擬葉之方罔不載焉甚矣公之勤于守官也若是尤是承安巨寇洪提王富等乘積久之盜藪嘯聚跳梁勢甚猖獗公廉得其壯爰厲士振師親執桴登高督陣賊見勢不敵知危迫難免乃投戈待命駢首就降公始雖難之而終用難民之請赦而安插之蓋仁人之用心其利溥也由是海上之寇有鍾某者亦聞風歸命公深知其人

爲血性男子以詿誤失身且曾于前朝某科領解則文武足用者也公因憐其才而義釋之聽其改過自新立功贖辠夫以長鯨巨蟒縱鱗于洪波駭浪中公不煩隻矢片輪而使之弭耳搖尾所全活生靈不啻以億萬計公之功可不謂偉歟然公不以此自伐也師旋奏凱寂若無聲惟是簡閱伍符汰其冗冒躬往各邑查點兵馬周流數千里閱三四月額糈而隊肅其歲省縣官之金錢者復不知其凡幾也公之深謀遠略碩畫宏猷誠非小儒淺學所能窺測其萬一況以余之孤陋惡足以知公哉然余之所以知公者正在彼不在此也嘗乎三代而下能得兵理者無若公家猶龍氏老子不云乎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無爲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公今所著之績與夫所布之令正正奇奇有一不本之至理而上以培 國家之元氣下以卹生民之脂膏者乎舉周官一切法度隱寓于恬澹無爲之中非深于政理以合于兵理者未易臻此也且其不黷武不殺降又甚似賛皇公之招悉怛謀也惜乎牛奇章妬功僨事遂

使唐政幾得而復失又豈若公之上下一心而承奏底平之略乎雖然立功難居功更不易藉令其時公稍存喜功好事之念幸而勝則倉無宿儲野多暴骨不幸而不勝則餘孽負嵎流禍未已不益廑
朝廷南顧之憂乎公職兵余故與之言兵者若是至于樹道揆端變理不日佐
聖天子于廣厦細旃之上使天下熙沐蕩平之化又不獨嶺以東區區一尤地也然則嶺東之初政蓋其嚆矢乎

粵闈新咏序

夫詩以言志言以垂世要皆有關于實際無事徒託之空言故毋論矢策陳謨足裨國是即一咏歌一唱和咸足以濬發靈心震動壯志于以被金石而潤皇猷則四聲六義正其選也不則務脫爲飾雖累牘盈篇不過風雲月露祇土梗耳亦何益哉今秋以關事南北諸君子一時得聚首于嶺以內者若而人誠甚盛典也如典試則上谷劉君益水句章黃君薛侯監臨則盛京趙君振公提調則雁門馮君秋水潁川李

君包闈監試則語溪鍾君燮之長平畢君亮四以及分房諸君子皆宏才碩抱繡虎雕龍武庫胸涵淵博爾雅一時輻湊千古爲奇德星聚而太史占豈止五百里之內而已哉余鞅掌軍務七載于斯開闢疆土殲滅大寇冀撫斯民雖不敢言勞而心血俱枯彩豪久禿然每于揮戈躍馬之時則思橫槊賦詩于風清鼓臥之日則思舉杯邀月詩賦一道亦每每技癢焉比者烟烽已息奎璧增輝遙望長天見紫氣隱隱牛斗間則正諸君子把酒論文時也三試之日適居中

戰雅聯吟不減昆明安有昭雅渢之群矣

秋月彩湛波萬頃一碧諸君子顧而樂之于是籙以外分席命觴揮毫唱和則監臨趙君以淵源家學繡斧新硎肅清內外政事之餘更嫻風雅偶一捌管足役也實執牛耳云合內外簾共得詩若干首彙而成集以問敘于余余才愧元規興乏老子又烏足以讀君子之詩哉然弓燥手柔見獵而喜于是取益水薛侯兩韻次第和之補綴成章不覺擲筆自笑曰鮑郎久焚筆硯何事又拈綺語哉雖然余竊有說焉姑于此發之以質之諸君子諸君子當亦輾然爲余進一

觴也夫諸君子奉

皇命而馳驅于蠻烟瘴雨之鄉或勞心于備士或竭蹶以旬宣萬里去家九秋在客假令此夕而酸風楚雨則鍵戶悽然雖有雅懷誰能共展乃天假之緣良朋萃止美盡東南月色當空皎潔如晝儼若爲場屋開一光明藏世界則可樂者一也且三試甫畢遺漏初傳燈影蟾光交輝燦爛此中必有威鳳祥麟異日可作邦家之楨者則可樂者二也況諸君子聲氣既投形骸俱撤一心一德同亮天工則可樂者三也具此

臨淵孚唱和廿四人有此盛而不有此樂

蓋謂元氣能役造化以向用柄

三樂所以發而爲詩渢渢如也煌煌如也元氣內涵精光外露若黃鐘大呂一切錚錚細響掃而去之又如紫芝朱草一皆瑞氣所鍾其爲物華國寶無疑矣予以縣國門式多士奏清廟享明堂有餘裕焉余讀而樂之因亦忘續貂之嗤也聊畢余之說者如此云

李撫軍初度叙

余嘗讀蒙莊氏之言至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未嘗不廢書三歎而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注不滿而酌不竭以言乎其量也而不知其所由來則人而之乎天矣人可爲也天不可爲也雖然枯菀修短之數雖若制于司命者之手而實常制于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詘信張弛則所謂出土苴以治天下斂精神以治一身積德累仁以旋乾轉坤之略悉舉而聽之至人之掌握彼造物者似莫得而與焉則天而未始不操之乎人也余毋耶衡當世安得旋轉至人而與之論天人之際乎乃今得之我司馬中丞瑞吾李公其人也公生而狥齊長而敦敏于書無所不窺而尤究心于性命之學惟以積德

累行爲根本故自筮仕以迄于今無非培一身之元氣以培天下國家之元氣詩云蹈耦厚者發祥深種德茂者食報遠豈虛語哉夫公以從龍舊德遭遇宸眷極隆當

浙天子定鼎之初公實左右其間多所擘畫然諄諄獻替者一惟體上天好生之德而欲致君于堯舜而已矣故凡宦轍所指皆爲和風爲甘雨爲景星慶雲人被其澤者渫汕油然莫知其所由來也故若東胥若西楚以至兩浙三吳至今臣妾之謳歌弗替者一如今日粵中之謳歌弗替也往弗具論姑就粵言粵公自辛卯由節鉞江南移撫粵中當其時寇氛正熾殺運未除民方懼于湯火誰復登之衽席自公至而粵中始見有天地之開自公至而粵中始見有日月之明自公至而粵中始知有四時之序晝夜之舒而人亦始知有生人之樂也由是士始知弦于室農始知耕于野工始知安于業商始知恬于往來苐公甫至而蕩巨寇殲巨魁滌海氛全區宇豈無雷霆之震而用殺伐之威不知震疊之餘還歸光霽元氣沖融其

所全活生靈又不啻以億萬萬計者故毋論公之巨績偉伐等于晉漢即公之深仁厚德貫並天壤若其他肅風紀修國經飭吏治覈軍實消民沴剔蠹寶固公出其土苴以治天下耳何足爲公頌哉余之所最重者正以公之積德累仁一闔一闢一張一弛凡壽身以壽國壽國以壽天下者正蒙莊氏所謂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者余知其所由來矣余與公交最善知公亦最深故因公屬下諸君索文以壽公姑爲發天人之論如此倘人亦能知天不

可爲而亦可爲也則人之富貴顯榮而又多壽考何遽出公下哉然而天可爲也人不能爲也此公之所以獨有千古也已諸君試舉以壽公公當首肯余言不至河漢

守一集序

余嘗讀史見劉元海有吾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語未嘗不廢書太息而歎文武兼擅之難也詩人之美吉甫曰文武吉甫萬邦維憲而吾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我戰則克豈非文武兼擅爲千古之所最崇者乎自秦漢而下雖將相之任未判然而其學無所根抵以故其用不能相貫通如趙營平之議屯田傅修期之作露布皆于矛盾間得之何嘗不泆澤通理哉然于道猶時有所闇詣故也不知天下無二道文武非二途要之太上之所謂德而後以其緒措之而爲功實之而爲言其所謂功者不將則相而所謂言者誦而訓誥詠而雅頌而謂有二道乎哉故聖經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而易繫辭亦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知所謂一

者而守之則于文武之道思過半矣然而求世之所謂文武者不知于隨陸絳灌且何如而謂可上擬吉甫仲尼　某嘗上下古今而後乃知我粵撫軍李大中丞公爲不可及也已按公所自叙幼習儒業壯好弓馬棄文就武復自武試文起家內院歷中外者幾三十年所而抵今官其間雖再司民牧弟自藩臬以至開府則未嘗一日離戎行也雖以其暇握管談兼而孜孜一念惟是忠君愛民爲急務而于擺脫枝葉則尤其緒餘耳而其所最不可及者每發一語必在

于推物情窮時變洞陰陽之消長驗人事之得失曲而中肆而隱往往于身心實際出之闡其邪而歸之正要不失三百篇之宗旨已耳直可與仲尼吉甫合稱而並美矣以視隨陸絳灌則大有逕庭者矣何也以彼皆未聞道也裴楷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余亦曰公守一以爲文武經

玉琢緣敘

余讀玉琢緣而知作者之有深心也人安能于天地

終日在轆轤劫中爲所纏縛求一翻身而不得甚矣造化者之顛倒人也乃彼明眼人則不然既不爲造化所顛倒反欲顛倒造化虎從水出龍向火生欛柄在手游行在我若夫生老病死苦五關祇可爲庸衆人設界限非所語于出世之大豪傑也釣玉州主人丰標霞舉骨性雲高少躡青雲老埋白雪而其一種出九淵入九天不可捉摸之槩正當于世外求之而不可入以問世也主人婆心恐人不悟聊借玉琢一段因緣微微指點豈少者果少而老者果老利者果利而鈍者終鈍乎昔管仲之婢曰毋少少毋老老屈平曰鉛刀爲銛而莫邪爲鈍知言哉余謂一部玉琢緣不可作文字觀亦不可并作傳奇觀直是一部丹經隨人鍜鍊耳其妙處不全在以神仙作話柄但止借一老顛從空一喝盡顛者顛也得此顛機而顛之倒之則老可少鈍可利紅顏老媪不妨作白首青閨種種奇緣盡從玉琢生出琢者傳也則此緣可傳無疑矣

唐于野秋雪堂詩草序

唐子于野幽情勝韻冷致熱腸淡然若秋凝潔如雪一片蒲團枯坐于菰蘆荻葦中蓋非一日矣因顏其堂曰秋雪志實也客歲余延致西塾居白門署中者兩閱春秋而幽靜之致如空山道士自鍵戶讀書外絕不問有外務分其心誠可謂堅中弸外翛然不滓者矣以是發爲詩歌毋論長吟短詠一皆舒自性靈盪去雕飾而秋光雪影隱隱毫楮間豈偏得天地清淑之氣而獨鍾異骨者乎昔君家唐求凡得句皆貯一瓢中滿則投入清流凡接得者知爲唐山人詩瓢

今于野詩具在以覘山人之飄高韵豈相左乎詎何今肉食者見耶昔羊欣賞雪曰資潘以化乘氣以霏于野之白雪霏于竹素不意菰蘆中乃有此人余是以益增宋玉之悲而歎白雪之難爲和也已

代饒徐符嵋擢陝西大叅序

自吾粵瀕海而南也重兵所託厥賦維艱其東南距海與小醜共一且之命而飭兵獨一觀察使者使者之勢日益重而位日益以尊當其事者非文武兼資忠威並著未易副厥任焉而我公祖符嵋徐公實司

其職公以己丑甲第

特典授粵東督理糧儲因隨 平 靖兩藩倒平逆寇于順治庚寅七月入城治任未幾隨偹兵海上綰軍符而鎮邊徼責愈重矣今以資深晉陝西糧儲督理西漢鳳平慶延六郡不幾位日益尊勢與責日益重哉于其行也同寅諸公相與祖于道而索不佞一言爲公行李重余唯唯否否謝不敏者再而諸公請益堅遂不獲以不文辭乃拜手颺言而爲之說曰竊聞國之大計惟兵與糧而公則各佩其符者䏻伊切念

矣當公之甫入粵也適李逆勦痛之餘民痍未瘳豨藏如洗而一切伍符尺籍無所因承而公擒藩家事取獨斷若草創然諸文武吏故憍公之材望莫不傾輸其心膂惟公命是秉而公亦推心置腹篤慎周詳以故民恬于室吏讋于庭士飽于嬉馬騰于野賦不加而賦具兵不募而兵集者皆公調劑有方而張弛合道深識遠慮有以中其肯綮而振綱領也其然荒徼之地西隣象桂南界七閩而東以南則茫茫一大海鯨鰐狐鼠時復竊發其變幻出沒未易更僕數而

前是諸公往往束手無策厥任艱難兩臺稔公老成歟歷皆交章推轂公而公故明于將畧曉于章程畢洞悉而熟計之不待四境之所跋涉而收其筋絡節凡地形之要緩兵卒之强弱與夫戍餉之給乏靡不瞭于股掌之內凡檄下而旃旌颺幡組練戢矜爲之氣振而色飛自大帥以至裨校莫不股栗奉令毋敢嬌飭而希目前之寬假以故海波不揚而䑕醜遁匿者已六七年于玆矣公職崗防海于海上情形固不啻燃犀而照莫不洞悉機宜矣至于煮海飛霜熒波

山萦公尤殫厥心力爲每歲之中于以佐軍需榆省
縣官金錢幾十百萬也公之弘勛懋績可不謂至
偉至偉者歟公之行也百姓則若赤子之失慈母而
羣僚亦若弟子之失師傅莫不欲攀轅臥轍以冀公
一日之留然而勢不能也公之治行固累牘盈篇所
難罄然
朝廷之倚重社稷之奠安惟兵與糧而公之治粤者視
兵海上而波恬風清行將輓輸關中而農歌士飽亦
惟兵與糧余故敢就兩者以詳言之以見天下之大
事在於此而公之位望日尊勢責日重亦惟在此勒
鐘銘釜太史執簡書之亦在于此又不俟野老餘生
之雕蟲小響也諸公唯唯請識之記室而進公一觴

東皐園詩序

逆者分藩東浙轄連三郡署在寶婺之區至于柯在
樵雲釣臺鈎月每往來衢嚴道上輒先經蘭江覧其
溪流迴瀦波紋如縠意其中原野沃衍山岫複疊處
定有秀人幽出暇日兒子霙驟探雙溪入洞之奇偕
親長康以歸爽而能文盡而善詩其人老而神益壯
覩昔之非熊非羆而後車鷹揚者殆若符然嗣是而
嚴子天顔自寧來方子苞自開來范子驗鄒子魯自
杭來多士畬興一時爲盛及予奉　命江南諸子不
能從兒子公車北上遂留長康入建業數年名人輩
集後先揚扢長康咸與焉客夏擁粤藩兒子方成進
士授大同學長康復從余入南粤歲月屢遷相習靡
久山川之觸目景色之入懷偶有題咏率起而和之
清新俊逸醞藉風流含毫出口皆有源淵叩其所自
則以先世小溪公詩貽于余誦其詩考其生平而知
天地之清淑鬱爲佳山水山水之秀發鍾爲賢士大
夫賢士大夫之德澤貽于後之子孫毋論仕與隱要
其間洋洋灑灑蓬蓬勃勃以至蒼深隆蘊之氣莫不
于含毫出口徵之尚書曰詩言志歌咏言言文章之
能見人也今東皐詩具在執者是庾執者是鮑執者
是陶是謝當其少年從父宦遊所至撫幾嘘朽且登
呷樂變數建奇蹟其開府叅軍之壯采乎未幾而卜
築娛親笑歌寄意推所餘以與人適有無其東山之
太傅五柳之靖節乎故曰文章之能見人也若夫吟

咏之言諧聲依咏底于和平所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陶靖節之醞藉謝太傅之風流則予于長康早已見其一班舉以擬小溪公抑非予一人之私言而同時宗匠如大史唐小漁李常徐魯源太傅趙毅陽皆先余言之也時方予適來于粵因書此畀之俾訂其詩以壽之梓

東皋園詩稿序 其二

余垂髫即篤嗜聲詩于三百篇十九首而外惟是陶謝王孟以及浣花老人而已世之宗老杜者不知千

百億萬其人而欲深得此老精神骨髓之所在吾未敢樞以一二人許也至如柴桑翁淵遠樸茂寄興悠長如閒情諸賦以穠艷寄閒情不失三百關雎樂而不淫之旨即歸去來一詞悠然自得豈非百沸湯中一服清涼散也哉余匆匆于簿書鞅掌之餘讀其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未常不悠然神往也乃碌碌鷄肋深媿古人而不意亦有以東皋名園先得余心之所同然者乃視于長康之曾大父光祿君其人也余雅善長康因得讀其先人之集若所謂東皋園

詩草者固其一班也余因而卒業太息脫胎于柴桑而禰于工部雖不能一一擬肖其郛廓面目而一種悠然淡穆之致若遠若近若合若離正不必刻畫為工而得之聲色臭味之外所謂恒似似形時似似神則光祿君一生所最得力處也嗟乎光祿君生于嘉靖間迄今將已百有餘年而其詩始得余而品題之固已奇矣然得知余之精神意氣與君之肝膽肺腸亦有不期合而合者歟余閱蘭谿邑乘君諱修為比部郎前溪公子稱其博學能詩有以也余長康亦

善詩有乃祖風余故樂為之序以見今之聲氣固有前長康而得[illegible]之其先人者矣長康勉乎哉由是而進之勿替先人之餘緒則柴桑也少陵也何難登其堂而入其室也哉長康勉乎哉即謂此集為長康之羹袠也可

重刻曲江集叙

張文獻曲江集十二卷往丘文莊得之館閣刻于郡齋歲久板漶漫今上龍飛九年中州旅菴曾公備兵于韶繼之者為東

兼夫近周公兩賢並秉政察而民治訓俗觀風徵文考獻得公集而謀諸梓虞山禹九錢公時督學粵中業爲之序而行世矣比曾公復問敘于余余慨而作曰噫余惡足以知曲江哉夫以曲江之事業文章彪炳宇宙雖千百世而下凡有耳目者靡不景懿躅而秉芳規顧竢余之孤陋而駢枝其辭哉雖然余竊有感焉感夫大道之有關于世道而以出處卜盛衰也夫有唐稱相業者不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乎房杜尚矣而姚與宋非與公同開元乎說者猶曰姚非

宋比惟公得與伯仲不知爲姚宋易爲公難景雲中兩賢協心漸革敝政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至開元廿一年而公始相同心寥寥奸宄接踵則姚宋易而公難姚宋三朝舊輔而公一介孤臣則姚宋易而公難姚宋一忤太平遭貶申楚然一蹶即起較之公當李林甫牛仙客以及武惠妃何如哉則姚宋易而公難姚宋保護東宮不過請出宋幽兩王公所抗言乃直斥惠妃而白之上則姚宋易而公難姚宋當開元勵精之初而公值玄宗倦勤之後治亂

首尾何啻天淵則姚宋易而公難且姚崇悉變成事宋第守法不阿而公則事無巨細皆爲力爭則姚宋易而公難至若阻守珪之相而識祿山之奸止仙客之封而斥林甫之惡此尤人所最難而公卒易易也其所最關係者莫過于調停父子骨肉之間而默維社稷根本之大自公罷歸而三子同日被戮國運亦隨而替至雨淋劍閣血濺馬嵬而後知公之精忠亦先見也嗚呼公之所遭如彼而公之關係進退又如此及讀其詩若文皆意簡而韵淡語和而氣平深得

詩人溫柔敦厚之風絕無悄士凌厲不平之氣昔人評其文如輕縑素練猶未爲深悉公也然則詩文烏足以盡公哉公當初孕時母夢九鶴自天而下明日遂舉公學既成則文思濺湧時號爲文場元帥公居側有古栢偶鋸一枝爲器具花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之曰文章樹則公之善屬文又殆天授也惜乎金鑑一錄世無真傳然讀其表有云願留國士臣乞身誅刀戟在前斧鉞在後忠言直諫死而無悔也不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哉公卒後玄宗思

之歎曰不復聞忠言讜論遣使致祭及用人毋問風度得如九齡否則上未始不知公而又世之所甚難也嗟乎荆州一貶貶而遂卒詎天不欲終隆唐祚乎余深有感于昔人之論謂公之存亡關乎唐運之絶續而靈武一綫得毋公有默相啓佑者乎然則公之前可以無姚宋而姚宋之後則斷不可以無公則又姚宋易而公更難也余讀公之詩若文然後知公之不朽者不必專在是亦不必不在是而曾周兩公能梓其業于不朽則亦可以不朽矣余故樂而爲之叙以竊附于不朽云

代賀鼎莊四壁金衢嚴叅政序

高平四世鼎公由廣東憲副陞浙江大叅分守金衢嚴于其行也其同寅諸公列帳結駟祖于粵江之上贈言古之道也爰走書山中索野老一言以壯其行某愧老而無文烏足爲公頌保釐乎雖然某之覆公宇下者雖未及期而公之設施作用大率得之于達才定力居多公于壬午以尚書冠山右五郡一十三州之首其文縣之國門業已家傳戶誦稱公爲經世鴻才矣至丙戌始成進士恬然退就外吏氏由是轉成均司白雲皆極仕籍清曠閒寂之地而公欣然樂之日以誦詩讀書爲事而尤究心龍門氏之學所以蓄養其才力者愈老愈堅是以一出而秉憲濟南睹然奏刀若中桑林之舞及轉吾粵又以其游刃之餘出必中竅其于土風民瘼若先三月而以微服來者也又若家置我公而爲之師帥者也厥不待浹旬而懽聲已騰于郊遂之外矣夫公之所司者清軍也驛傳也而何以得民若此其深且速哉不知民之所最苦者莫如軍與車馬之驛騷而官之所最不易應者亦莫如符檄郵置之遞濟況粵濱海而居伏戎餘孽不時出沒于鯨波鱷浪中不可以日計而徵調之繁亦不可以日計是以軸轤相銜軌轍接跡阡陌竭其室以輸于官官倒帑以應之猶日不暇給故夫論賊難猝勦驍悍難猝馴夫役難猝供弊弊然也夫嘗天下之至難者非得天下之至才曷克有濟夫濟之固在才矣而才尤以力爲主是故才欲其達力欲其定才惟達故疏案宜鬯分錯導窾理劇解煩日有餘焉

不逆機斯紊矣力惟定故金石不渝當變不驚樵樊勢焰不誘不沮亦無變乎其不足也不定氣斯憊矣機紊者其政紛氣憊者其政廢民何賴焉是故才可能也達斯爲貴力可能也定斯爲貴盤根錯節必擇利器而授之疾風之中非勁草斯靡焉耳矣夫物亦莫不然也夫所謂達才定力者捨公吾誰與歸當今上方厲南顧而思才力兼備之臣用是以不次之擢公分守浙婺粵之紳衿若民則走而相謂曰胡不以公而永祚我粵耶粵之藩臬諸公及各屬吏又走而

相謂曰胡不以公而永爲我矜式耶乃悍吏氏聞而笑之曰甚矣粵之私公也而亦知黃河伏脈雖不潤乎而亦知洪[illegible]亦糈之鍔靡不利乎浙閩粵之表裏也浙安則粵亦安而婺尤浙之上游也以公之達才定力而居上游建瓴之勢不惟浙安粵安舉天下皆安矣所謂名虎受命式辟四方畢公祇事保釐東郊公之謂歟公之是行關于天下大勢若此吾見其恢乎皞乎縱縱乎昔所稱難者直易易耳若夫婺之爲婺則公之梓里方伯馮公會涖厥任則舊政可循而

按也第今昔不同因革或異公整飭而加甚焉當必更有進于昔者兩賢後先輝映豈非

熙朝之盛業而婺民之厚幸哉若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存焉已夫何待于[illegible]言

方子紀程小引

日紀禮非古也漢魏無論矣自唐宋以來作者寥寥如李供奉春夜桃李園柳河東姑鉧潭皆序記也子瞻前後赤壁則賦矣紀遊之作盛于明時然嘉隆以前亦少槩見至袁中郎王季重始露一斑玄風大暢

然亦皆紀遊而非日紀也近見孫道相南征紀畧始次甲子非敢詩文可謂詳略得宜風雅兼賅者矣余客秋自白門鼓棹而南蓬窻之暇日紀數語然亦僅誌風雨之明晦與夫郡邑之里程而已其言樸而率其事瑣而鄙聊以自娛非可言文也方子孟甲以不得意于秋闈從錢塘買棹直抵豫章復自豫章訪余東粵途經數千里筆具數萬言大槩日系以紀紀系以詩能以數千百里之江山巖壑悉納而收之掌[illegible]尺幅之上又能以數千百江山巖壑之性情欲吐之

不能吐者悉發之于纖毫寸腕之間又復能已之性情動蕩平人之性情憶亦奇矣昔宗少文圖五嶽于四壁曰鼓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余得是編而置之牀頭不必涉五湖經五嶽而臥以遊之則淸音互奏汗漫非遙又何必如韓昌黎之縋書爲訣王玄仲之冢烟爲信然後爲壯遊哉試問公安山陰諸公其所紀述亦能移余之性情若是否耶

婆子話序

古今話言自六經而外凡聖賢格言可以垂訓者不

知凡幾何取于婆子之話而輙以名篇耶不知中人以上者殊少中人以下者恒多雖日誦四書五經而習以爲故常渺不相關涉也況聖賢垂訓語多莊重未足以醒豁俗眼此魏文侯所以聞古樂而欲睡折楊皇荂之易入俚耳也昔人有云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居官如媳婦要養人在林下如婆子要教人婆子話者吾年友唐宜之居林下所輯以教人者也其中所話勸善懲惡上自宰執下至僕役女子靡不畢具然皆得之耳聞目睹鑿鑿可據者乃始載入稍涉荒唐森茫寧刪毋存何也示足徵也今其猶子震渭御道稱而重梓之問序于余余曰此宜之一片婆心也宜之生平雅嗜西方竺乾之教因現宰官身而爲說法生平所放生命不下億萬由何往吳雪厓太僕婆遊寓司見保羅殿西向設一席上有木牌題曰癡且放生普蓮唐時之位然則宜之已證西方果位矣故其所話是眞語者是實語者世人信心奉行則庶幾不負宜之一片老婆心切耳余嘗宜之升壽宜之之話故樂而爲之序者如此

秋水集卷十二目次

賦

記

秋水集卷十二　賦

午日賦 庚寅在滇

維塞上之四時兮遂不得其中和慨三乔之慘黯兮
極滿目之蕭殺雖歷夏而凜以生冽兮曾眯眯乎文
綿之與青黼斗建入中吕兮𣈆馭居巽𢧐之純乾萬
彙方發揚兮點綴郁蒸之翩翩惟氣臨夫蕤賓兮日
移畢而入東井之躔地天相遇兮品物咸妍亢中危
中之昏旦兮朱明大夏之娟娟時當用武兮單于曾
此月而祭天痡往倅之燗鉴兮將炤代之乾乾或隕
星之如甕兮或赤日之血鮮或陰雹之大殺人鳥兮
或如扇如斗之損禾害田或雨毛之黃色白色兮或
隆霜之仰天訴天或崩石之雕刻精異兮或巖根之
龍產鶵捐縱怪誕之莫殫兮總戾氣之致愆片言退
三舍兮嘶懸月之是悁如三茅什起一埜文聯六載
之枯腸振美二鹿與仁獸而相綠嗚呼噫嘻彼何時
哉空托音于簡編欲撫黃河而問清兮且撥墨水而
雲飛惟時序隱地膺令值天中鬱荒齋之煩悶兮恨
悅林下之州風㵎骨肉之各與兮高堂倚門而殷忡

睇白雲而漣洏兮孰如無告之窮叉安識乎佳辰兮
弔楚詞而憂悅將遺懷于百卉兮恨無鬱遐之紗髭
將續命于五線兮愧無絲臂之絲縷將恕斟夫九節
兮誰切玉之如脂將擿紫夫百紫兮雖包金之弗飴
徘徊躑躅強命駕而北邁兮仰觀金城玄朔之嶺岻
俯瞰沙棠宜春之逸濵黑雲疊起黃砂晴連霾悵累
槩旂騎便便搖旄纛犵銅鼓擊蒿台吉紅牌客納黃
綆悸山颸之砭骨兮厭侏語之頻宣遂枉駕而征西
兮延山虎鬭金嶺猿峭白象有猙獰之狀連雲多雨

雪之迷茫滂爭瀦尉遲非鞭流之勇澎湃漩瀾龍駒
無躍潭之蹤若夫雪山青海曠兮大觀遂悲遠騠狂
流汩汨冷颼凄凄孰不能迴車而發慨即戎騤亦惱
勒而長嘶雖巢智之沸規銀塔之光爛究何由把捕
草而共酌戴赤符而生威陟南岡而漫踦兮且行且
歌曰彼美人兮在西方兮余遨遊兮極西陲兮依稀
夢兮展轉疑兮幾一遇而未由兮已矣兮齎咨涕洟
姤之始兮剝之終兮日月之離兮託西納之梵刹循
郫中　卜之[illegible]之屯屯壘

雪之壯麗庶幾先代上之金縱大非界其東熱水亘其
西三川之節鏑通古鄰之羌氏山颸獵獵葍蕁萋萋
玄鳥高飛而不下綠羽差池而忘栖白猨弔日黃羊
奔墜惟征途之既倦盼溪谷而少稽奈何哉颾颾繁
吹砂飛雪起黃雲捲地赤豹蹲嘷白楊瑟瑟如磐錯
鍛寒濤洶洶似起戰鼓余又焉能邇回審顧而稍憇
不獲不促車挽轡而瀏東矣跡麻宗之蜿蝶入漆谷
之巑叢面兩峽之峙峙見岐立之巉巉如箭筈如車
箱如巨靈之斧劈如五丁之開穿一丸可塞一綫難

通吁嗟乎曠能阨險而垣墉況湟水之衍貫貫為兩
扉之鐸鑰兮如蜓如螭欲縱鶻於中流兮膠不可以
遠涉刻不可以刻求坳堂跡涔誰能一芥之為舟欲
採芝于高峰兮懸門懸室之莫逮三年七年之難逢
心怔怔兮雲羃羃兮戚戚兮水瀟瀟振北原兮寥廓
眺西岡兮嶕嶢俯東南兮浩汗仰天日兮淒以憁悵
西京之冠蓋眷東土之車書遙遙乎驛路渺渺乎愁
予旆旆兮搖旌洒洒兮宵征涉八水之滸瀾覽三華
之崢嶸履太行而忘險濟汾河而遺深然幾乎何山

在堂汔木以嘯穉孫負戲而近山稚子候簷而遠迎
家僮走報慈母歡忝塵衣既解彩服披新傾百憂之
積淚話二載之離情逸而洗腆坐而受觥其樂洩洩
其和雍雍値茲令節共醉茸釀奈不可乎蹤得坐盤
石而心愜廓獨潛而想像兮情專神注而境適乃復
爲之亂曰
角弓射鬪以競巧兮愧予百拙之如鳩烹鴞共賓而
懲惡兮愧余之疾邪無力乎虔劉鼓南風之燠兮弗
能解慍吾民兮又焉釋吾心之憂兮佩糾糾之寃文

兮奈幻陳紫挂怪鳥休留昆崙魏魏洪河湯湯北堂
仁壽兒風載揚總余一人之多愆累尤兮至願祓除
宙合之能祥

紀

榆西蕩寇略

余習野鄙人廖意榆塞此地接壤米脂闖逆舊窟伏
莽之徒虎視豺心毎思快於　逞且其土瘠而不穀
人武而不農凡埼地四方民或鬼而丸聚虎而在隅
蛟而藏淣濺鴉而伏蔦藜其視途而得金猶耕而得
粟藉且業之弗異也否則癸而呼庚而渙巾而脫其
視挾官得食猶宜然者嗚呼以余毛錐儒而欲勘靖
之不云難乎土人嘗告余曰此地冬末春初必寇起

昔藏公憲茲寇百餘人麇萬金而不戢厥先神一魁
以百人蔓延以至萬陷寧塞諸城將士曾無以一矢
相加恭此地兵弱而寇強昔已然矣今春正月冀棧
孫賀之寇肆擾寶鷄衆圍長安固原武大定殺將而
畔震隣疊鬨且榆鎮之卒徵背一至相率而譁叛卒
二百人焚劫于安塞馮楊家岔一帶患且劇惜矣十
三日保安學博賀良玉刺言賊聚謀我靖脇者趨者
七百餘矣肯色倹者斬首之十八日鬧將柴希岦李
弘峰學博賀良玉以介至復言賊聚于二三百衆闍

民灼廬望安保東野詠者火白者骨號呼者民之哀
也砰礴者矢石鬬也慘滋甚勢滋張且色倹悍勇夙
著遐近怖佴今不急圖是炎不滅而焰也涸不絕而
滔也余集遊戎高成龍府倅周邦翰議之咸謂兵行
必食徒步之傒卒當新羈之寇馬莽其難哉余以靖
城汲水山下資糧百里待其圍是坐斃也寇待之十
日是甚之十日也譬之養噬人之獸待其爪牙具殺
之不能矣兵雖寡其必戰之餉雖無其余措之抵念
日我兵三百出自靖城稅之則有府倅周邦翰慨為

請纓遊戎高成龍副將劉某某躍勇奮鼓敵愾為余
滌纓棄老母毀眷拜勞之百金為至國林驛一戰李
九峰柴爾笔輩導引指縱虜在目中寇以二千餘我
兵三百白刃甫接而黃色倹已為千長瑋國相一擊
中股遂敗且走渠張金榜張虎山輩僅以身免羣賊
披靡而北我兵擊之無異鷙之啖蛇獺之齧魚晨風
鸇鷹之逐雀兔也刃死者鏃死者火死者屍衆遂血
股土追六十里返復散脅從者數百人焉追廿六日
遂追禽寇黃色倹張金榜張虎山皮州悉斬之焚其

巢戮其黨殲無餘我兵凱還民皆焚香設食以迎
僉曰非此舉吾輩無生望矣余謂將之義勇來助者
戰後之薪食來餉者厥名尚夥但悉王中丞先生提
疏中余不之贅溢黃色倹曾為名將變叛其人善騎
射膂力千鈞好勇善戰口外部落悉震其名且能散
財以招亡命兇狡有大謀故不逞之徒多歸之昔從
閩逆尅陷榆林屠其城以故榆鎮人畏之若神焉茲
聞其舉相繼而逃或渡河走晉者伊嘗語黨曰覡卜
我當三年帝我其試之張金榜輩亦嘗以為人起屠

掠定襄矣然則非小孽也夫是役也未嘗糜
朝廷一錢而寇遂滅無噍類然則天倖也夫大寇既夷
商賈在路農叶適野人復熙然有生之樂矣民之生
也者僉以為余德嗚呼余何德之有是
國祿之遺也民暇之降也將吏之汗馬也嗚呼余何德
之有

少司馬總督孟公撫定河西碑記 代

粵自人寇首禍猰貐斯民東華濡血西崑流丹三秦
冀流救哉數十年流寇蠭亂迄無寧晷我

天清黃鉞一揮羣兇授首六年寰然而此中跂行蠕動
者豺腹鴟臏戢身弃伺實繁有徒
天子慮餘孽之未克靖也上三公而進簡僉曰非公不
可公捽綸授鉞毅然以天下爲己任三年來善政未
易枚舉如孫賀諸賊動以數十萬計殲滅靡遺餘小
醜直拉枯耳不更僕數公神武不殺責謀者戢散宥
脅黨因而赦罪投誠賣劍買犢者比比皆然方之充
國於金城小范于銀夏博望之通西域貳師之破大
宛績更懋焉秦人長城倚依提壘尸祝寧顧問哉亡

何白羽驚傳甘涼異變二逆首倡四郡哄擾無幾時
蚊聚成雷螢光撲日假僭竊之號肆淫毒之謀一鼓
而屠我狼封再鼓而殘我鼻臘臨羌以西靡不受其
蹂躪凶耗狎至遠邇震搖西寧兵憲馮飲血誓師荷
戟仰天而嘆曰二孽么麼耳直無有攖其鋒者彼真
天吳之九首飛廉之兩翼哉遂內與丑訣慨然以闘
死沙場爲寄率貳師張參戎冶遊擊于截戰于西大
通河口夫以兵不滿千糧無宿儲當數萬新銳之狂
騎其勝敗利害之數不煩知者決矣然以險伏死力

賊却走而西不踰土不至如四郡流血漂杵焚廬
舂骨者幸矣然以捍守衛鮑生氣將絕而我公三
千虎旅揚旆而前諸大[illegible][illegible]米千鏃銜枚進一破
于洮嶺再破于河干直如疾飆之掃秋籜湯加之灼
雞霜耳脅從者咸宥不死鳥飛獸挺三二遊魂棲釜
奄息西寧塊土始獲有安枕之日而與不同四郡之
流血漂杵焚廬舂骨者伊誰力哉是非我公義旗西
指迅如雷霆則兵燹之守孫爲死守西寧之民終爲
冠民又何能父子聚處而寶啟市熙熙然協解南風

哉是公之功在社稷德在全秦而西河爲最西寧又
爲最也公誠社稷之臣也歟哉異熾其德蟠天際地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與其家尸戶
祝在處甘棠又頌問故溯之文武士夫及軍民父老
咸有血性不欲自抹其胸臆欲余而丐一言余不敏
曰否余不敢以文文我公也公之實錄在金縢至銘
徵人心于城垣與嵩嶽並其功德尚可思議哉而
翕諧蟬嗚無盡辭鑱大呂也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心
不可繪而寓之口口不能傳而張之石庶德至斯民

之不能忘也有以夫余又何敢以不斂辭因而强爲
之頌曰嵬嶷峙峙源流湯湯我公之德山高水長公
諱喬芳字心亭世家北平我
清開國臣也先太翁以專閫惠秦人而秦人祠之祠且
不朽我公廣錫類之孝益以惠惠秦人而西河被德
獨深西寧感恩更擊思以報我公而明禋俎豆並太
翁之祠爲不朽矣大人俯遊執鉞持矛奉天誅伐兵
忠馮公諱如京字紫乙晉雁門人灑血死守保全萬
民統以襄我公之元勛巨績也法得附書

重塑姑孰別駕瑞軒馬公遺像碑記

或問吏臨民有功德於民去而民思之建祠肖像以
祭禮歟馮子曰禮哉禮哉禮有之祭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然則匪像曷睹故夫像也者象也象吾心
如在之思也庶民親上與孝子事親其義一也故昔
孝子有以刻木稱者歷世頌之不衰雖然彼以天合
此以人合自非功德入人之深安能使闔郡邑之賢
士大夫長老童子以逮田畯隸卒啓然稱之不輟
于口油油然思之若弗能忘而又且家祀戶供朝夕
瞻拜泫然若欲垂涕泣如子孫之慕其父祖也者歷
數十年如一日此豈彝常守吏所能冀其萬一哉余
於瑞軒馬公殆竊有與焉公當萬曆間起家明經由
學訓擢倅姑孰公雖爲郡佐職而嚴毅剛方政務酌
于民心治必厲精介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要終行
必守約教必成德文必崇雅任必居卑而尤嫉豪横
曰是民賊也踣而仆之威令虩虩然如雷霆之不可
褻侮其天性然也往公代攝蕪挽權政維簡商樂而
民安之值蕪令入覲公兼攝篆適有豪不逞者恃

財恣睢殺人而篤驕于人且賄上工焚其屍冀滅跡自脫前是讞者咸未得其情公廉得而究之因躬訪焚屍處卽屍所燔柴熾地伏以醯醋潑之堅楮傚仵偷搨楮檢驗傷痕畢露毫髮不爽以示衆衆語塞遂服無辜者而抵罪于法公之神明類如此然亦大可見矣及兩署塗冢理冤雪枉揭覆盆而昭白日又復比比也公去任民思之不置爰建祠設像歲時酹獻庶幾想像儀型而展其思慕之忱也越今三十餘年所而公裔孫督憲公復御 命節鎭江南江西諸軍

務甫下車而整飭三軍撫循百姓陳儀軌布章程法令壹一軍民安堵源源本本無非別繼公貽厥孫謀也他如行戸之無擾也吏胥之有禁也出入之維愼而耳目之不旁衙也一出汛而鯨波以恬甫彌節而探丸斂跡出其緒餘能闢能闔能張能弛文則馳驅乎班馬武則超乘於孫吳公誠天人哉雖然公不以此自多也生平謙以自牧功成不居洋洋如也渢渢如也庠序諸生摳衣而前必折節下之而學校隆矣屬吏庭謁破法相䘏而育當謝矣年歲豐登而賜特

若而德澤沛矣凡此皆公承自家學施于有政又非尋常撫循所能冀其萬一也南北人士莫不家戸祝冀邀庇于無疆而公乃急流勇退絶不吝情去留以視留侯之從赤松何遜哉將拂衣之日瞻拜祠下遺像以新塑失真公愀然不樂思以家傳眞影示之工匠則又先行李率之而北矣正躊躇間而燭玆土民捧遺像而至者無慮數十家或繪或雕均有酷肖如生者則皆平日朝夕瞻拜若子孫之奉父祖也者此又一奇也嗟乎公宦不過督鄉而署亦非專任何

以得此于衆人哉信乎功德入人之深而人心是非之公爲不可誣耳封南國之業者思召伯之政泣峴山之碑者追叔子之德況公祖孫相映德厚流光繩武象賢於昭天壤將江南一片土皆公家庚桑畏壘之區也矣公誠不朽哉於法得並書故不辭鄙陋而書之如左云爰再拜稽首而爲之頌 頌曰清廟有材工則度之嗣服昭哉祖則作之作之伊何以引以翼肇箕弓啓撫臣室吁嗟君子維德之光兼民係德肖像以祇篤生賢嗣實國之楨方叔名虎翼我

天濟於美播脩節斂而服赫赫其贈是道百祿木以
本起流以源深不有是祖必有是孫戩熾　天章孜
隆　帝祉燕翼貽謨輝聯前梓爰採辭諭彼之金石
千秋仰止百世作則

重修栢林寺碑記

恭聞佛地有貝多羅樹樹高四十九尺葉如之葉廣
長如佛舌色光澤可鑑宜黃白金漆書凡阿難總持
之文悉在焉佛地有散若祇園若鷄園若鹿苑若鷹
堂五精舍五印度也智月法師覺茲震旦而十二因

緣三十七品皆可因之求最上解脫矣吾代栢林古
刹蒼蔚金繩寶宇既久晨鐘暮梵徘徊雲霞寺後古
阜相傳爲李王冢因肖克用像王時有靈享焉實庇
佑斯民旁設殿一區寺多古栢故以栢名於戲佛法
廣大無遠近殊無彼此異則寺栢卽可作貝多羅樹
觀寺旣可作祇園鹿苑諸地觀也李王千載之後英
銷響滅雄心猛氣總歸之荒烟斷草枯楸寒鴉矣昔
日兵爭俄成空寂照琉璃之光依金仙之座玉劍雕
弓化爲金剛杵金城湯池化爲蓮界聳現然幽然古
界一峯可作容栴單履觀也王如有知其于潞州百
戰存歿三矢不且付之一笑乎乃香轟粼闍歷歲旣
遠風雨所摧漸見圮毀辛丑春邪使君下車三載治
成道和修學釐盡百廢咸起又整飭城垣內外戍鼓
樵樓煥然一新致使山河改色因思此佛刹王祠合
爲一寺有大解脫在歟于是悟其理推其化是卽歸
宗寀起卽趙州眼爰捐俸新之更創大樓五間於後
經行六波羅蜜而布施居其一是役也邪使君劃廉
吏之俸若干金一力鳩成布金祇園七寶裝飾不是

過也寺僧他有所募僅什之一耳僧老極苦行精戒
克力其事寺後有　聖母祠三楹亦魏然奕然與藏
閣下祠同新廟貌矣不三閱月而大工竣代人神之
感以廉刺史之淸俸苦戒僧之精力諸檀越之布施
一爲慧光智月天雨法雷阿持而護成之人力豈至
此哉人力豈至此哉求余言爲記夫寺余舊遊之地
也數十年來宦海沉淪飄墮羅刹國矣仰瞻法地不
一發光明菩提心如酣午夢聞數聲淸磬哉聊爲
敢言鐫石以示後人

疏

募修吉祥寺疏

吉祥寺者石城妙地建業靈臚創自齊梁盛于趙宋原厥天妃之覩改作梵王之宮古栁挺幹香生淨法身幽磬鳴泉響衍廣長之舌信爲一切天龍之處仰允屬十方善信之皈依但劫難祝融刹塵難久致遂巡梵臘金碧少輝固是藕絲孔之難逃諺云芭蕉身之不怖散丙申春仲退食偶閑策蹇問栁岸巾看石緣見紺馬刹于珠宮丹獻陽鳥香象消于益殿翠

落蓊虬忧焉增慨忽爾興懷足使玉毫輝日重開優鉢之圖金像凌雲永護河山之固非倚仗有力檀那何以成無量功德漫揮兎穎借作津梁兼布朱提共襄勝果惟是破慳破吝亦復生喜生歡種千萬億修多因如是等覺具八十一圓滿相願力難思廣慈普知識證此大功緣嗟乎人天有漏我願無邊長者輸金直到游伽會上見童戲供受生阿育王家好耨心田坤宮福地願閻浮提得壽者相法棟長新如金剛頂竪不壞身慈輪共轉是實語者於道云何聽吾說偈偈曰栁華綠妙照皆假元是毘盧頂上花今日與君明說破衆香片片發心芽

募建三身菴小疏（丁酉在身）

夫法華離相身自何來維摩晰言疏于何何況解脫者本無其一在明宗者奚取夫三世曰過去現在未來處處現菩提之樹不思乎且日中夜半時時排明鏡之臺若有機緣可乘慎勿當面錯過即如龍躍山爲古安之勝地華嚴剎乃祖師之道場菴門三身道標一指不意數成有壞久就荒蕪末法淺微翻爲茂草新雖供旃檀香之一像尚苦無蔽風雨之數椽仰睹慈容唯見寒潭來滿月難尋法施徒聞流水遶荒

止觀世音千手千眼青蚨錢不肯飛來阿難漢無缽無衣白馬寺安能建就茲有蜀僧如洪立心堅固發誠舊址載構新宮但恐道力較輕難動給孤布地抑雖機緣未熟願追拾得開山乞道人之燕言代問土之蓮舌敢抒短疏用告檀那佛以施捨而破慳貪行以微因而結勝果始感荒廢悟無常而遊真空行比莊嚴托假合而徵實相庶累劫而成不壞之身冀仰水以資衆流之海福不虛捐功難思議兄賛善者于意云何

重修文廟學宮疏引

大成殿之宮牢俎豆禮樂之宗也邇近海內浸浸乎越衰矣詎文教之變遷哉亦江河之日下也至櫺星泮水而兵火之餘莽塞之區往往鞠爲茂草圯如陌路者有之又安望其復古禮而興古樂哉吾代雖邊陲地而宿稱文獻之邦句注峙秀滹沱環流土厚水深人質而禮故歷代名賢如王霸周黨之高風儀世范隆解叔謙之孝德格天許蜺之河東集詩名重於一時倪民望之種松篇文章炳於奕世至明季以制義

取士益人文蔚起上公車者常盈百人如弋趙孫劉輩之節義文章咸足彪炳千古揆厥所由則孰非聖澤藍長學宮植育詎不重哉詎不重哉乃寇禍之後臨茲土者傳舍其官以既脫此泮水積于瓦礫荒蕪也刺史郭使君來臨代郡也登拜之餘仰榱題而瞻兩楹既慨然爲葺新起廢之思尋以力役屢作征輸頻仍稍次第之今冬乃率州之三老及紳衿士庶于明倫堂之次進而言曰古之君子植行有恆守潔志有堅滌誰其潛塞其隙所以救敗而自完也宮牢之

弗毀榱墻是掛士節之弗渝質行是類今代邑之人士日聚于斯覩

先聖之宫斐宇翼然形彩䬃然其庶幾有肅心乎忍見其土木之傾頹荒穢瓦礫之弗治也其何以惇禮樂而復古道哉余不佞敢以公餘之微仰助高深公等能無有同心乎于是紳衿士庶咸踴躍拜舞而有同心也或輸其粟或捐以金卽木石楷杆之類咸萃而收之以速其成而屬其吉大士處贊序求孔子孟軻之道修己治人之學以忠孝爲本禮義爲綱文其末

矣作室者先揆日測圭奠基厚礎視其木之材棟桄楹而位之最後乃藻繪彤刻焉文之于士直藻繪彤刻耳非質幹焉施哉今賢如郭使君砥名節餙廉隅以爲多士倡將見學宫之修人才益奮必有潔己自好不愧于古諸君子者昔文翁興學宫而蜀人歌之至今韓延壽首皮弁俎豆而潁川之上詗詳秋不擬公之爲公豈淺鮮哉至若公之貴弟諸寄政人人言之家尸而戸祝又不止沐浴雅化者絃誦盈耳也公之德新矣大矣繼公而新此廟者公之德常新常大也淵源禮樂興復古道有由來矣詎不重哉詎不重哉

題辭

讀史非書題辭

讀書無識雖破萬卷亦書肆也而況逃成敗別臧否紀妖祥闡顯幽徼博綜瑣數無不于史乎徵尚奈何人同亦同人異亦異若盲者之于書黃聾者之于宮商眯乎茫乎莫敢自決徒據已然之成說弗參之羣儒之論斷皓首呫嗶終成愚謬此余於澂水郭子有取也郭子悉心學古攻堅剔微尤詳於數輯以來數千年之史藉非書之作其思殫其力勤矣嗟乎荒古悠邈既多怪誕近今繁碎率見舛疑天皇之頎巘三丙伏羲之渠肩達掖神農之牛頭龍顏顓臾之通眉帶午此形貌之不可信也神農不稱伊祁黃帝實非軒轅重華非匹夫瞽叟非頑瞽武王未嘗縣紂之首夷齊無父死之歎此事跡之不可信也西周君入秦獻地而綱鑑誤以為赧王華賢次子弘而綱鑑誤以為長子宋廢帝順帝并非劉氏子孫建陽桂陽二王書反書兆兵不宜與例此書法之不可信也夫史氏之罪有二好為奇而多附會之言好為鑑而遂闕疑

之有此郭子之書非郭子之非書司馬氏以下之受書也然其非孰為甚乎余則曰當以司馬氏為源而陳壽為首

祭文

祭李操江文

嗚呼、龍飛於天雲乃從焉虎嘯山谷風生其間聖人首出萬物皆睹公實舊人鱗攀翼附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儲與磅礴百爾攸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嗒兼惟公稱俱維公道宇嶽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蹤歷中外十有二載所在詠歌無往弗屆邇公筮仕起家永平麥秀于郊雉馴于庭撫字元元惟矩之絜掃去煩苛務循簡切

帝眷南顧肅此江防 璽書用錫銀斧繡裳公操三尺提衡百城墨吏惴避赤子謳迎再錫節鉞以開憲府烏臺霜清白門日午海氛蔽天一鼓而竄 皇言有褒鏐精錫燦 宮保三錫延及世賞麟趾在庭奕蹟在斧嗚呼、孜孜奉 國不遺餘力翼翼小心彈供厥職凡我僚屬荷公拼幪推心置腹開誠布公公尤注意惟賦與役勤成全書以獻 宸極自頊以求令聞蔬章一疏再疏叩 閽救荒凡此黔首如解倒懸深族而訴額手呼天願公求救願公黃耇大德得位仁者必壽天胡不憖奪我元老推理與數杳不可曉亦有壽者蠢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滙澤亦有仁者施及一時如公之仁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住斗旁騎箕而往功業詎央所可哀者呱呱孺子形影孑惟雪涕如雨惟天祐德其後必昌以竢成立吾道用光某等情同肉骨能不漣洏何以酹公桂醑蘭卮嗚呼、朔風凜冽斷雲凄其公知無知悠悠我思尚饗

祭李操江文代

嗚呼、醫閭地德青遊星纏山蟠帝時海繞神坱箕尾

之分崎崒王氣毓精炳靈乃娠命世奕奕我公濬發營州竹分東箭玉潤南璆是曰民楨匪惟國幹婉婉民離嬌龔雲漢奮跡閶闔披廊彤墀彫櫻縹緗中外清輝 皇曰休哉嘉爾丕績用畀豸冠觸邪秉直帝睠南顧恫民如抽俾爾列纛拊戢綏猶爰開烏府肅此江防 璽書再錫 龍命用光亦有小醜跳梁海上分出緒餘鯨波掃蕩亦有猾胥奸法舞文公懲泰膺罔兩濟形坐嘯毒謀遂甫卿月履曳星辰牙建節鉞於赫我公 榮踰術中階進宮保繼黻玉麟公儕

聖德俯念民瘼惟賦與役勤營上達民感公恩萬姓
一口名溢聲揚不脛而走曰公明德現望輿頌侔辰
狀日今聞滿詔曰公輔世宜册三錫金鉉鴻此璣衡
長揖云乎不愁蠅蠍兆凶晨霜滿至逝御遐傾騎彼
江南頼公保障碑攸濺鐫棠悠政耆變余弱植後先
爲傑諭金籥歎照玉聯鑣公今委化痛釀涕矩夜鑿
含悽霜漿紆湖嗚呼人亦有言惟名爲諱願顯司寇
遐年永茂嗣有諸孫克紹箕裘維當錄象志可食牛
公餘令名乃復有子騎箕遂遊死而不死余愧炮槩

千里撫辭惟此一觴鑒其鑒之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

陳孺人墓誌銘

余分藩婺州下車課士於嚼伍中得一卷異之如怒
猊如渴驥如怪松老竹拔起於幽崖喬石之中輪囷
紛挐百折而勢愈勁非能言之家所能爲也亟拔之
冠多士旣而知爲陳子今聖其人則磊落魁傑才名
鵲起已十年矣余私心又異之謂其年强而學已閎
其性成耶家庭之敎優耶一日持其母狀句余誌再
拜涕泣因述其所以幼而不即嬉僻長而迫昏倘者

維母氏訓育之母氏之母也實師且父且事厥大父
大母又婦且子余受其狀而讀之喟然曰陳母之處
時也棘爲力也艱匪德也全弗克備匪志也令弗克
堅丈夫之强有力者不易爲而能處之無憾賢人君
子之所僅能其一以閫中之人兼之而事事合於大
理之當然其人往矣其德與志爛光余因即狀以考
其詳按狀孺人姓胡氏爲解元公諱文普者之系十
六歸陳氏陳父諱共少慷慨有大節家故貧恐無以
事二人遂挾貲術走浙閩間歲一二歸歸則出溫清

之儀甘脆之養皆於孺人是賴孺人能奉以禮是爲婦出子風雨之漢侮家室之克修皆於孺人是倚孺人能處以道是爲母且父虬漏雞聲一經課讀以督其冲嗣無比匪無墮業皆於　孺人是訓廸孺人能教以義是爲母且師乃今陳子學有成而孺人已長逝矣宜陳子之悲從中來淚與言發思得余之一言以不朽其母也然余竊有進焉人之思以不朽其親者第藉文辭詡譽已乎抑別有道也歐韓蘇柳之文爲人誌述者千數而人率不能舉其姓氏曾孟之母

人人能稱道之豈曾孟之事親必得他人之贊說而後傳於世也況以余之寡陋鮮聞僅爲斤斤述美之詞藏之於夜臺泉室之中曷若陳子之自爲碩儒高賢使天下後世知陳母之有子陳子之有母而垂之於史册也則陳子之思以不朽其親者必有道矣當進其磊落之才於下學上達矣此當以余言并誌于石以爲陳母之他日不媿爲古賢人之母陳子之他日不媿爲古賢人之母之子爲左券者孺人生其年月日卒其年月日丈夫某子一削陳生今輩也受知

氏陳生篤至性曾刲股以祝母鮮瘉亦奇孝矣莅臨雋省試以限額置副車天更欲老其材也女子一適某於某年月日卜葬蘭之純孝阡是宜銘銘曰婉之嚴婦克㒓夫之商婦克襄子之令母爲政是爲婦之賢母之德厥粢而卒豈天之嗇尚茂後人之澤

銘

盤銘

□□敬功惰斯敬則約欲消之

印章

赤淥之精龜龍之秘在人在玆非璽非璧

琴 試古

體清心遠習習洋洋陽春妙奏白雪輕揚合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

端硯銘

巖山之石南溟水激書九萬字不渴墨

玉硯銘

儉以樸不雕不琢簡而文有則有倫于斯美玉無使溫積可以宜身可以寶劍

秋水集卷十三

鴈門馮如京秋水甫著　男 雲驤　門人 唐鴻 訂

宮詞

彷王建體間用開元天寶逸事變調取新各出眼不相模也然稍涉長信宮怨則非體矣余適事蘇門舟中偶拈三日得六十首事竣歸署不復道隻字矣吏事之苦之俗如此友人于野唐子强之梓以博一粲

金殿重門次第開五雲七寶共徘徊玉堦花發春風早鳳灸鸞笙步輦來

其二

風起時聞翰墨香青花玉案搨鍾王殿角風雲白晝合龍蛇處處繞宮墻

其三

帝城佳節重鰲山並蒂金蓮態色嫺三十六宮紅影亂一時誰復動龍顏

其四

寶殿晨開降彩旗金釵綵女怯屐皮下堦緩步渾無定偷折櫻桃第幾枝

其五

院院紅裙鬪曉粧婕妤侍宴宿昭陽纖腰睡起猶如醉倩轉重扶鸚鵡牀

其六

風裏桃花微似笑露含柳葉却如悲報說金輿巡幸早一時春暖遍南枝

其七

花壓欄干朶朶垂長門盡日鎖蛾眉短袖小襟盤白鳳閑拈紅豆打鵶兒

其八

大姨綽約小姨豪入寶盤龍束絳條常得君王親賜宴碧桃紅樹月輪高

其九

宮中初試水鞦韆茜影揺空如降仙奪得頭籌爭喝采至尊含笑賜金錢

其十

月明閑擘小箜篌出宮中幾種愁報道貴妃排夜宴水晶簾下共梳頭

其十一

太平天子正山呼雙引昭容紫繡襦香散宮袍春滿袖一輪紅日上金鋪

其十二

晨起梳頭隔院香春來新製薄羅裳金盆自撇紅泥水惹得遊魚到處忙

其十三

花發春風爛熳時無端小蝶弄花枝却嫌鸚鵡能言語漏洩春光怕帝知

其十四

月到玉堦清露滿風迴金屋煖香生殘粧燈下還梳洗只恐鴛鴦夢不成

其十五

禁院秋深百草齊如拳白兎趁霜威射生宮女爭揮矢象帶鸞腰突出圍

其十六

半捲紅霞百尺簾輕寒條脫玉纖纖昨宵夢倚西池
宴猶帶殘香翠袖霑

其十七

天子親放霜前鶻一道寒光入九霄野兎山鷄渾放
却强風單擊夜鳴鴞

其十八

春滿池塘花滿枝水晶宮殿月明時自從識得君王
面寶鏡鸞奩學畫眉

其十九

草長深宮承輦路魚遊池面沐恩波欄杆重倚珊瑚
曲巡幸年來雨露多

其二十

六宮流景如奔梭織女星前欲渡河池上凌波新襪
路夜來紅葉御溝多

其二十一

長門春晝舞蜻蜓鳥啄風箏玉細零自取金錢花下
丁紅鸞近照貴人星

其二十二

百尺樓中吹玉笛萬年枝上度流鶯夜闌宴罷歸燈
晩幾隊紅衫傍輦行

其二十三

花蕚樓前春晝遲夾城御柳綠差差玉鞭遥拂楊枝
折恐驚紅粧驟馬時

其二十四

荷香深處浴鴛鴦太液波清足晩凉侍輦才人纖步
軟承恩已過象牙牀

其二十五

沉香亭子水勾欄幾度歌聲玉樹殘醉倚東牕妃子
笑霓裳舞罷沐新歡

其二十六

後宮無事踏春遊兩兩尋芳過水頭共坐綠茵閑鬪
草宜男出手自含羞

其二十七

曲破休彈出塞悲美人紅袖半垂垂四絃響處風生
座鳳舞鸞翔頃刻時

其二十八

寶簟新承午夢歡曲池水繞玉欄干君王睡起渾無事自捉金光彈白鷳

其二十九

紫閣重重白雪飛夜深寒擁燭燈微宮娥妙舞椒房暖蜀錦新裁作地衣

其三十

親承御輦小宮娃十五盈盈入漢家欲上玉堦洒露滑湘羅蕩起鬱金花

其三十一

買賦千金未是癡畫圖今遜幾蛾眉如花粉黛三千女誰是昭陽第一枝

其三十二

金壺滴水燭花殘玉管重調興未闌添香五夜娟娟女小立西風不耐寒

其三十三

玉除印月水痕斜六院燒燈籠絳紗夜雨沉沉寒不寐金盆自擣守宮砂

其三十四

丹臉新荷恰雨宜歐粧愛畫遠山眉花飛內院春歸早猶是蜂黃未退時

其三十五

深宮閑院草萋萋一局棋彈玉子齊何事人間分黑白局中各自辨東西

其三十六

離宮草長蝶魂迷睡起紅銷日影西客待通宵梳洗懶流鶯不住樹間啼

其三十七

紫泥封好襆金籠中使欽承自內宮號國門前齊下馬御園先摘石榴紅

其三十八

海棠花際月朦朧幾隊鞦韆送晚風彩袖凌空生羽翮玉真飛下蕊珠宮

其三十九

高樓唱月玉瓏瓏宛轉歌喉遏碧空酒力欲消花下冷小闌愁不駡春風

其四十

野山火盤滿壁殘簾外風高鷹影斜重荷聖恩親附
酒香生熟粉紫瑱玕

其四十一

寶帶獅蠻結束高紅裙爭射臥霜毛忽破天顏回首
看柳腰横挂小金刀

其四十二

女兒學射騎生馬纖手還能挽硬弓天子面前爭逞
技往來馳驟一鬪風

其四十三

廣殿風涼暑氣消玉壺共擊矢丁丁阿監持籌誰得
采小鬟綽約最知名

其四十四

晝長無事鬪春華閑看軀鴨踏淺沙博得雙蛾香汗
濕牡丹花下索新茶

其四十五

年年四季改宮粧日日披恩侍輦傍非夜俄聞新製
錦小腰偏稱窄羅裳

其四十六

夜寒凍合水晶盤斜抱雲和暖帳彈索火連聲天外
落金爐滿爇紫雲檀

其四十七

雪盈鵝鶻朔風高七寶流蘇響玉璈舞袖弓彎重佐
酒辟寒香惹袞龍袍

其四十八

宮娥閑棹入波濤潑刺紅鱗水面逃多少凡魚羞下
網香鉤單釣小金鰲

其四十九

刺繡牕前靚午粧曲欄深處捉迷藏小娃笑指芙蓉
洞阿姊曾伸半面張

其五十

後宮戲酒列笙歌彩袖殷勤捧玉螺莫向花間偷縱
步殘紅綻出小凌波

其五十一

多少宮娃唱採蓮一聲聲徹彩雲穿龍池水擊三千
丈便欲乘槎上碧天

其五十二

凌空健翮金眸鳥天子時擎掌上看紅絛解處秋風急狡兎無踪三窟寒

其五十三

侍女初承白玉案金花五彩墨淋漓吾王親製宮中曲檀板紅牙按四時

其五十四

蘭湯浴罷晚涼多怯怯腰身窄窄羅花下潛行新見月令情織女望銀河

其五十五

艾虎紗裁作舞衣眞珠簾外百花菲涼生水殿飄歌扇風起長裾蛺蝶飛

其五十六

紅袖長裙翠帶垂入宮不肯畫蛾眉樓頭昨夜教歌舞踏月花枝照影時

其五十七

承恩新選小宮娥水閣香生四面荷欄熳今宵花下飲玉欄杆外落釵多

其五十八

鵑聲啼遍幾枝花北斗前星照漢家親聽沈兒錢與數盤中跳出小金蛇

其五十九

爭傳海外夢金蝶巧入眉心畫細蛾怪殺鳥聲枝上苦夜來風雨落花多

其六十

不拈風月三千首慚讀鴛鴦七十詞萬國衣冠來紫陛太平天子早朝詩

秋水集卷十四粵槎日記

鴈門馮如京秋水甫著

男雲驌校

丁酉四月三十日壬寅，余假裝之粵。藩邀祝長康、劉玉儒、傅節和及家弟二京次、子雲驌，由金陵之江都門登舟。餞送者爲李梅公、孫魯山、黃石公、朱石者、盛小范暨同寅諸公友人若余小游、心顧、與冶、唐于野、孫易公、丁麗三數十人，送至舟次，依依不忍，揮灑淚別去。（反覺累耳。）夜宿江干。

五月朔癸卯，解纜行不十餘里，泊舟上新河。

甲辰，凌晨開船，過三山磯，行十餘，風雨陡作，遂泊江寧鎮，程行六十里。

乙巳，天色晴朗，江山如畫，過順風，揚帆直上，午刻過采石磯。一名翠羅山，山椒延李太白祠，松杉森茂，相傳唐宋年間植，爰釃酒遙與問謫仙人，搔首青天之句也。距磯一里即牛渚，爲溫嶠燃犀處，昔大史紫鳳負波而浮，神人與物輸贊，獻琛魚龍，混濁光怪萬狀，太眞雖遭幽冥之譴，然亦曠古奇觀也哉。爲之低徊者久之。直北即烏江，建有項羽祠，因思重瞳子當年悲歌慷慨，泣數行下，誠所謂兒女情深，英雄氣短者矣。聞往者廟貌面江，頗著靈異，凡舟行必奠以牲醴，乃克濟，不則風濤怒發，至葬魚腹者有之。士人弔以詩，有三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文之句，忽狂風與轉，廟宇至今則背江面山也，豈勇於改過乎。猶庶幾叱咤英雄，涕唾天下本色耳。是日與長康手談，長康連北數局，罰以巨觥，幾至濡首，而玉儒代之，不知醬麯生幾斗，余尚醒然，得詩二首，一補浣花堂社集，分東字韻，一留別江干諸僚諸子。其詩曰：

浣花堂上絳紗紅，雅奏因憐到曲終。廿載浮名烟霧裏，百年塵事有無中。當筵且喜歌將南，解纜還能趁好風。極目南天何處是，暮雲梁月照江東。

烟波渺渺獨含愁，送別魂銷白鷺洲。日暮遷延人萬里，風高庾海客孤舟。酣歌謾說能遲我，勇退須知在急流。解綬歸來參舊好，江湖滿眼一輕鷗。

長康和曰：

白頭泣別長新愁，魂夢猶牽杜若洲。入粵漫言能作賦，登仙早已快同舟。誰稱南國無雙士，共羨西京第一流。炎海波濤應底定，[illegible]驅紗帽狎浮鷗。

未刻有東西二梁山，即古所

謂天門山也李白詩云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儼然畫出

丙午早順風開舟行三十里過寡婦磯里人傳江心原有巨石舟過多誤觸其寡婦捐資造臺舟得避去恨失姓氏不傳良可嘆也夜泊蕪湖縣按太平御覽以其地卑蓄水而生蕪藻因名故荊州守袁令昭偕山人趙山子追送至此相與劇談而別盧政王叩周寄一詩至

丁未自蕪關開舟過蟂磯按蟂老蛟也磯在縣西南七里大江中高十丈週九畝七分上有雲澤夫人廟相傳爲蜀先主孫夫人覲母歸灘江聞昭烈崩哀殞遂葬北山國人哀之俎豆於此過蟂磯入里抵魯港一名魯明江昔魯明仲居江邊因名魯港云又三十里入三山夾雨作泊蘆席港時値天中節汎蒲觴小飲各沾醉臥蓬窗下二更忽風濤大作捲浪如山因停舟夾港布帆無恙

戊申南風不息因停泊未開夜鄉人賽神演投筆記長康與節和往觀歸述其鄙俚可笑

己酉由蘆席港開船四十里至蕪湖舊縣又二十里過板子磯一名返泰磯雙石對峙突出江心上有梵刹樓閣隱見亦勝境也前三里爲荻港一名鵲起磯按志去縣西南二十里與繁昌相屬西對無爲州盜江流險要處也

庚戌順風行九十里抵銅陵縣距城北五里石龍磯磯瀨大江有三石門水洞可出入容數十人亦名五霞洞舟中遙見石賓璁瓏穹碑矗漢按志縣本梁南

陵縣地唐之義安縣也後廢爲冶曰銅官冶南唐保泰中復置縣改今名

辛亥早雨一望烟波浩淼遠峯出沒于嵐氣中大槩似米家設色圖餉午至大通鎮市賈交集亦通販之地按志大通河在縣南四十里其源出九華天門諸山會大通鎮而入大江

壬子東南風且雨行二十里至梅根冶其地茅屋數椽蘆葦兩岸烟樹迷離一望無際令人生瀟疎曠遠之想遂泊舟漁火相映儼在畫圖中矣夜與長康圍

呉賭酒罰飲無算按寰宇記云齊梁之代有梅根冶庚子山枯樹賦用之又太康地志云梅根冶出空青其色特妙於廣州

癸丑雨行四十里至青溪峽離池州郡城五里江干有浮屠臨溪按青溪在通遠門外有二源西南源出考溪石嶺注于上青溪東南源出太婆山注于下青溪合流經郡城達于江

□賓順風揚帆四十里過烏沙峽又二十里過太子磯

乙卯行二十里泊泰園汛地是夜課驪兒經書

丙辰行二十里泊永昌寺前距安慶府里餘俗傳臨江寺寺有浮屠隆慶間爲王敬泉先生造先生名宗江西泰和人以御史出守開封安慶其再補也廣東葉能夢爲之贊勒石塔前此其所載云是夕月色如畫江光如練舟中小飲對月有懷北堂得詩一首北堂同是今宵月一種淸光兩地情玉鑑遙空鳩杖冷冰輪沸水客心驚江濤似寫重重淚宦跡如飄泛泛萍對酒樽前强笑語慈幃日夜夢魂縈

（劉云起句高古）

丁巳汕城下夜赴懷寧令周澤野招同席者爲郡諭顧君塤錫

戊午移舟四里泊水府祠前祠後有冶塘湖汪洋數十頃出皖口入江湖後山曰大龍山陽隸懷陰隸桐其東連出者曰小龍山兩山翺然瞰江志乃近之如盤遠之如佇亦大觀也

己未行三十里泊江干燈下課驪兒文

庚申行三十里泊蓮花洲夜雨

辛酉早大雨順風自東流挂帆未刻過馬當遙望小孤山如螺髻一點獨插江心按小孤在宿松縣南一百二十里江北岸孤峰峭拔與南岸山對峙如門江流東其中湍激迅駛稱最險處元揭奚斯詩云隔江彭嶂開翠屏絕壁浮靈飄素練益實境也又北岸與江州彭澤接界山之西有小姑廟因隔岸有彭浪磯俗譌爲彭郎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語後人有進梳粧亭以傅會之殊可笑也長康戲拈一律余和之然長康用滑稽以代解嘲而余莊語以砭世俗所謂卿用卿法我用我法不妨並存可也長康詩云一盆宛在

水中大娣姊雙擬淺淡非霧非烟稱帝子爲巫峯爲
雨問彭郎蕭蕭然彭亭前落森森江楚天外長遊遊
巫山峰十二可同宋玉賦高唐余詩曰如削奇峰開
水鄉兼葭曉色共蒼蒼膺谷應著威儀貌入廟時閉
俎豆香江海自能參帝力雨雲何處問彭郎須知谿
總非堪厭不比巫山夢楚襄一時同賦者爲傅子節
和劉子玉儒節和云孤峰屹立不知年傳有仙人據
石巔（述異記云晉桓元令人登峰頂見一人坐踞石上而化）夏日樓臺懸峭壁
峯風松栢已摩天水環四面纖塵絶月到三江落照

秋水集　卷十四　舟樓日紀　七　清暉堂藏板

圓殘局未完柯已爛乘槎如犯斗牛邊玉儒云孤山
曾不比巫陽特立江流望淼茫霜鍔劈峰驚鬼斧露
華凝液接天香高奇只合潛幽士峻潔何勞問阮郎
欲識山靈真面目荒唐仍擬付懷襄
壬戌行二十里至右界泊沙灣
癸亥行二十里泊魏家洑
甲子晴
乙丑候風
丙寅夜泊近彭澤因憶五柳不爲五斗折腰余愧碌
碌風塵遠遜古人多矣邑令黃君諱襄者來謁舟次
因風雨陡作遂辭去
丁卯開舟行三十里
戊辰行十里至鰣魚嘴茅茨村舍鱗次櫛比大柴以
漁爲生泊一宿早開
己巳行二十里泊汎地
庚午行二十里泊汎地謁大王廟
辛未過順風過江泊湖口遥望匡廬山按志廬山在
九江府南二十五里隸德化縣古名南鄣山高二千

秋水集　卷十四　舟樓日記　八　清暉堂藏板

三百六十丈週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層川亦九派山
海經所謂三天子鄣也有三宮上宮居巖表有石梁
瀑布次宮隔一谷下宮在彭蠡湖際其山有紫芝田
四十畝常有二仙童採芝人若逐之則云猖客芝莊
則覓無覓矣潯陽記云匡先生字子孝周武王時人
師老聃得久視之道結茅于南鄣虎溪上修煉七百
年而白日霞舉矣因呼爲匡山道家第三十六福地
也余于舟次江中遥望則見蒼翠萬狀一峰欲出頫
百江中儼然如臨則所謂五老峰也及舟過其下則

劈峰挿漢上掇雲霄烟樹嵐光覩面領略真可擷摟而受披襟而納矣爰就短章以誌什一云

蒼嵐積翠幾氤氳萬疊寒光曉色雰倒影遙看天外落奇峰近識水中分奚囊半卷三江月小艇全收五老雲五老峰相傳山有猖客何由芝草覓空傳仙迹古今聞

其二

匡山著有匡先生澹然不爲世俗嘗廬窗夜納九峰雨山有九峰倚榻朝看萬里晴前嶺落花無客掃中原走鹿幾人爭我來欲叩仙凡理雲起烟生一鶴鳴

壬申六月朔也過大孤山一名鞋山橫浮水面因憶宸濠有風緊踢開湖裏浪之句殊鄙俚可笑夜泊女兒港

癸酉寅刻開船行五十里北風陡作揚帆行百里直抵吳城鎮余自登舟正值南陽風多鬱悶殊甚一月後始獲乘風破浪快可知也夜泊鎮口大雷雨

甲戌以牲醴賽江神劇演青袍記偕長康諸子登大觀亭四壁多題詠間有佳者讀壁間記知神爲張睢陽并塑遺像尚凜然有生氣因題一聯云厲鬼殺之剛腸作江湖之正氣雷雨風雲咸供叱咤孤城之苦志爲南北之慈航節義忠孝同耕神靈

乙亥舟泊吳城

丙子行九十里泊三望

丁丑行六十里

戊寅行三十里抵江西南昌泊舟滕王閣下

己卯早入城過萬壽宮謁許旌陽眞君訪鐵柱鎮蛟處清泉一泓柱卓其中千年老蛟潛蟄于此想爲神力攝服無復興雲致雨之念如老僧入定頓離塵垢

亦此蛟之幸也仰見宮闕皆琉璃五彩璀璨奪目庭前植婆羅樹一株廟貌宏厰兩廊門廡百貨畢集如西湖招慶寺前爲江右第一繁麗處也余入廟瞻禮肅然起敬因賦五言古體一章元氣浩無際太乙閟精靈有人騎箕斗下瞰青溟溟往者妖氛煽陰虹蝕歲星洪濤恣傾覆巨黿鼓巖靈三楚水方溢九江血帶腥誰銛青鋒利斂鍔肆其冥先生秉道者嫉惡順天刑叱咤驚風雨指揮迅雷霆一時波浪恬萬古江洋寧迄今明月夜採珠漢水汀我來瞻廟貌紅豆薦

汾磐參差金爍爍菂宛玉玲玲牕含翡翠絲爛射戲
觀青別縛妖螭室石楹欝方渟栢枝將拂地鐵樹亿
亭亭代為民賊者不止海之鯉願借先生劒聊為誅
小螟午刻登滕王閣讀碑文知建自唐初葺于元季
明末燬于兵火甲午冬江撫蔡公重建之甍飛入雲
青碧萬狀俯瞰波光如帶曳練飛霞披襟其中不知
身在塵世矣訊之土人云舊閣南向今更而西羣峰
剡岫獻媚爭妍而風檣出沒烟波與鷗鳧上下詠盡
閣珠簾之句風流在目恨不把子安之臂而與之唱

酬終日也是日得詩二律詩曰江閣巍巍已有年重
新輪奐說前賢登高每擬朝雲想擊楫遥吟秋水篇
往事風流增浩歎今時冠蓋尚依然獨憐帆影須臾
遠萬里濤聲到日邊危樓百尺臨江頭下瞰長江日
夜流爽氣西山携客袖飛雲南浦落行舟一泓吳楚
杯中瀉兩葉乾坤檻外浮乘興憑軒惟弔古披襟此
際足千秋
庚辰自省城易船舟小如刀欹氣欝蒸如坐釜甑
思大王之雄風而不可得也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八日內偶一陞見侵無暇及筆墨遂失記
己丑過吉水縣山川與浙中金衢彷彿相似余昔分

守其地極愛其山水疎秀今復恍然在目又復錯認
弇州矣夜泊吉安府觀察趙韞退過訪舟中出詩稿
見遺因與劇論風雅相視而笑有針芥之投矣
庚寅由吉安行九十里至天晴壩泊舟
辛卯行三十里至泰和縣又行十里抵數口洲泊船
壬辰過歐陽文忠故里即土名數口洲也溪流旋繞
江岍紆回據形家言所謂水口不通舟若此地者殆
亦不多見也宜其發祥流慶綿遠未艾耳
癸巳過百家村村有劉侍御廢圃斷垣殘砌衰草斜

陽樓閣烟鎖主人何處殊致黃粱之慨行二十里夜雨泊龍泉江口野次（侍御名士穎天啓甲戌進士巡方浙中）

甲午行二十里過萬安縣用牲醴賽神夜雨泊城下

乙未由萬安開船行十五里過十八灘卽贛江也章貢二水合流至此凡爲灘者一十有八皆危石齒齒亂流其間與石鬬聲潨潨可當子荆一漱然駭目驚心無暇作礪齒清耳想矣石有最奇者安得五丁神爲我驅一二於几案間當不下海嶽袖中狡獪也諸灘皆險峻惟黃公灘爲最俗諺爲皇恐灘宋文丞相

詩云皇恐灘頭說皇恐則傳訛亦已久矣行六十里泊皂口命內丁輩比射校藝賞各有差夜賦二詩差迹江東已灰無端持節又南來二孤山下帆飛早十八灘中水急迴雁影數行勞悶字雞浮幾樹夢辭梅不堪回首鄉關遠日暮烟波動客哀擧鏡羞看兩鬢絲蕭蕭白髮曉風吹孤臣與國說皇恐遊子他鄉勞苦思夜怒潛蛟頹岍叫朝啼怪鳥古松悲休言瘴海重重霧萬井烟寒半虎貍

丙申由皂口驛開舟行七十里夜泊楊梅磯

丁酉行九十里抵贛州泊西關

戊戌早候佟撫軍留款因祈禱齋戒力辭之開舟行五里餘泊舟

己亥立秋節行六十里泊三江口汛地

庚子行六十里泊楊江口

辛丑行四十里過南康縣縣凋敝已極惟餘一片瓦礫場而已有一詩韻木饒名勝逢鬬三百灘石蹲皆虎豹舟渡盡瑞蹦秋水紅蓼老蘆花白蝶筴壯懷何處熱一步一生寒

壬寅行五十里午餘大雨如注遂泊野岍

甲辰行六十里泊雙牌埠

乙巳行三十里至南安府道中得詩三首湍水作波瀾嶮山幾曲灣猿啼淸夜苦鴟宿老松寒橘柚千林綠梧桐一葉丹篙書眞可畏謾說路行難其二水盡仍逢水山窮忽見山浮雲劈面起野鳥逐人還月照沙痕淺風吹鬢色班中宵舟火歇小鬼弄潺湲其三細流渾似帶其曲更如環窈窕荒榛路嵯峨亂石灣菽莨生白露顚頓落朱顏遊子高堂夢客魂夜夜還

丙午泊城下雨

丁未起陸過大庚嶺即梅關也又名橫浦關為江廣之界有巡檢司名紅梅司嶺半有掛角寺相傳有寺飛過挂一角於此因名按志飛來寺在清遠峽山梁時有二神人化為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扣真俊禪師曰峽據清遠上游欲建一道場足標勝槩師許之予俊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啓戶則佛殿寶像已神運於此山矣師乃安坐語偈曰此殿飛來何不回去忽聞空中語曰動不如靜賜額飛來寺而梅嶺之寺

則挂其角也中塑六祖像額曰曹溪一滴內有卓錫泉六祖自黃梅縣傳衣鉢往曹溪五百僧追奪之至嶺渴甚乃以錫卓石泉湧清甘衆駭而退泉之右有放鉢石寺內建張文獻祠志云大庚嶺一名梅嶺張九齡開鑿成路行者便之一云其上多植梅故名梅嶺一云本臺嶺也因梅鋗定百粵有功封臺侯因其姓得名非謂嶺上有梅也後因鋗將庚勝居守故又名庚嶺云總之事在秦漢相傳不一然余至嶺則梅無寸幹殊增爽雪爵香之想庚嶺下舊有驛郡守趙

孟守書額曰梅花國一女子題云妾幼從父任英州司馬及歸聞大庾有梅嶺而乃無梅遂植三十株於道傍嗟乎一女子尚能點綴勝槩余叨撫南藩苟令名山寂寞乎俟稍暇當補植三百株永為此山增勝也按荊州記陸凱與范曄善嘗自嶺折梅一枝寄長安贈范云是日余因病體初愈不耐馳驅遂暫憩中站公館次日抵南雄

戊申駐南雄公館諸司道府縣相見勞困因舟停一日

己酉駐公館

庚戌登舟舟亦小特稍勝江右者耳行二十里泊詭塘計陸行此處不過離郡城五里餘耳而水路曲折淺甚不盈二寸許且沙壅石滯撥沙負石乃可行又不啻數十灣環其山川之旋繞亦可觀也戲題一詩雄水天成險公然二寸深輕舠飄似芥曲浪滙如涔累力人爭効神功孰敢任休言舟可陸須信陸能沉

壬子過保昌黃塘驛行七十里泊始興港口

癸丑早開船行百里過平埠司入仔銅溶內行棹激

詢之土人云甲午科有年十二歲登賢書者又行百
里抵韶州府府城東北有韶石山相傳舜南巡狩登
此山奏樂故名是日也順流行二百里兩岸山多奇
峭有如浮屠插天者有如笏者筍者而俗乃謂之香
爐花瓶猪首果榼大都俗人之言如此供一噴飯耳
甲寅過韶州江流始闊平岡逶迤大似浙東風景行
三十里地名車頭奇石峭立民巢其巔遠而望之宛
如畫圖此又金陵江浙之所未曾有也行八十里過
彈子磯危峰插雲石壁千仞壁之半有洞危峭不可

登疑有洪崖浮丘輩栖息其中又夜行四十里抵英
德縣而曉色蒼蒼矣
乙卯由英德開船志稱英德出英石峰紋聳秀扣之
有金石聲然欲覓一峯而不可得也舟行看山得詩
一首絕壁挂秋色蒼然融冷光石凝遠近黛花發淡
濃香對月千峰靜吹風萬澗凉人傳巫峽好此亦足
徜徉長康和云山色帶秋色波光漾月光不知身是
客偏覺句能香村酒沽微醉葛衣生嫩凉何期萬里
外淸嘯共徜徉行百餘里過淸遠峽山一名中宿峽

崇山峻立中貫江流舊傳黃帝二少子隱此因號二
禺山山有寺即飛來寺也寺因兵火廢久時月色微
明但見敗壁頹垣荒烟籠鎖求爲絳宇朱甍者已化
爲烏有子虛矣嗟乎寺能飛來不能飛去刼火焚餘
神通安在爲之浩歎趁月行三十里抵淸遠縣時譙
漏已三動矣
丙辰自淸遠早開船行一百五十里至三水縣夜行
二百里
丁巳辰刻抵廣州省城

是役也其爲途則由江而湖由湖而河自南安度嶺
至南雄復由陸而溪由溪而江直抵省城其爲水程
共計四千里有奇而陸行則一百二十里也其爲時
則自夏而秋爲日則自朔而望共計七十有五日其
間山川之彝險郡邑之盛衰與夫陰晴晦明之變幻
雲霞烟靄之迷離種種不可殫述余觸於目而鏤於
簡聊以誌歲月記地里云爾至於文之工拙未暇論
也同行者祝子長康名基阜浙之金華人劉子玉儒
名珮江寧人爲騶兒師傅子節和名庭醴山西定襄

人爲余外兄從弟二京字敬勝次兒雲嶠字懿生

劉玉儒云敘次歷歷江山如畫間誌興衰之感上下古今瞭然在目而宏詞傑搆足以副之茲遊允堪不朽矣

秋水集卷十五北征記略上

鴈門馮如京秋水甫著

門人方　枝閱

男　霙驥較

歲在戊戌中秋距三日癸未將赴玉北征先有事於端江端江制使控禦之地也其地西連蒼梧東界南海爲兩粤之要區則有七星巖峒諸巖秋毫瀝水端溪諸蹟方于孟甲夙具山水癖拉與偕往是日也風和浪細兩岸穠綠穎粟油油渺天空闊遥望花田素馨依然美人安在撫今思昔邈若山河少泊琵琶洲乘月東上鼓楫行

甲寅發官窰行六十里巨石橫亘水中其巔黯峭外大類木假山爲兩溪之禽星轉港而西入端江滇水所來即南海屬故傍村名西南其縣名三水焉

乙酉過高要峽兩山環碧中流激盪如劈崖裂石之聳山東水勢則怒而號山一名羚羊峽過者多有題咏是日西風大勁方吮墨間乜移舟江沇之下矣少參沈接武邀登崧臺臺側古榕鬱蓊可蔭十畝根株盤礴幾十圍許半畝溪岸半覆屋所前制使李公新

構松臺書院爲閩江樓今制使王公德恣落成其樓
前臨端江兩溪雙塔如在牖下左右兩峩迴遡遥望
後閣聳起三層七星崢嵘追將俯視平聊猶未足也
櫺楯磴堵鏤錄流綵極一時壯㢘之觀余題左柱云
地控關隴下牂牁踞越秀皇矣形勝名區雄開傑搆
鳥革翬飛極目烟霞飄渺鸞徭影服望水占風莫不
來同水享溯脈窮源蒼梧白雲懷帝御楓樹桂云樓
起松臺襟端江環星巖壯哉遊觀麗矚與會遙臨秋
霜春露閑思物化悠優楊梛萊葭隨時改色各自爲

性爲情遷今弔古丹沙勾漏憶仙期約百十字歸舟
得詩二章其一日巍巍江閣鎖江干柱壁榕陰霄漢
蟠五嶺烟霞天際落七星風雨檻中看披襟横納西
山爽把酒平臨北斗寒望外蒼梧秋色遠梯航萬國
肇如磐其二日聞說松臺久已殘危樓百尺笋閒看
山河泛泛沙頭鳥日月悠悠澄底九蕭條白髮行年
老潦倒青衫客路寒漫道登臨多感慨西風吹淚濕
闌干孟甲和云層樓複閣倚雲開面面青天入照來
一水遠從江僞瀉萬山遙集海陵回壯心非負投䒟

轄極目空憐大劫灰多難登臨情未慨不知何處息
塵埃又云端江江上閱江樓榕樹松臺是古邱俞與
嵯峨新晉結欄楯璀璨更綵流將軍識字崇文治豎
子成名攬勝遊西望蒼梧東望海憑高感極破閒愁
俯仰情深登臨慷慨夜宿樓下與方子飲盡斗許
丙戌同范少叅謁制公出擬遊七星巖巳制公召小
集瑞吾李撫公適至往候舟次月過晡矣戴星東流
遂不果遊俗吏之苦如此嘆七星咫尺固拒我乎作
望七星巖詩日一帶青濛氣千年黛色光泛槎疑女

宿浊水望天洋落落少陽數浩茫太古藏洞中人說
好北斗吐寒芒按志巖在城北曲折森列如北斗狀
中一峰洞豁開廣可容數百人人傳洞中巖石積濕
生光熒熒若星宿七從江樓遥觀但有蒼鬱亚亚而
巳
丁亥溯洄出峽潮平岈瀾糜燕中烟村四五點綴入
畫志稱胥江上有玉鏡臺酒家環列多當壚者荆棘
銅駝巳在荒烟迷離間矣炎荒秋半暑氣咄咄逼人
舣窗面面互闢避日迎風與孟甲評賞少陵佳句以

其送其製摛倫精詩而上真求詳實大砌步

解恭燆孟甲賦端溪道上詩云浩淼平江浮遠黛山容如洗恰簪冠一帆夕照吹仍煥百粵深秋露未寒客路漫因流水逝鄉思無奈曉星殘只愁野馬催人老玉劒光芒不忍看

戊子達珠江望海珠寺女墻圍列卓立水心與羊城雉堞迤邐相犄南岸海幢寺叢林隱隱人天境界宛然在目初與方子有登臨之興比至則宦曹峰擁簡牘蝟集矣迄半月日追無寧晷

九月八日壬寅始解維長行偕行者劉子玉孺弟二京次子雲驌也石尤風作行四十里泊佛山

癸卯順風揚帆逆流而上行百餘里得詩二首其一曰耻躬傳鉅典肅肅戒長征禮樂尊前哲馳驅讓後生千官儼劒佩萬國仰王明衮職誰思補蝸頭有鳳鳴志輯玉禮行也其二曰已分投荒老何期掉臂行宦情多憔瘁客路少經營白水吹沙遠黄花照眼明忘機江上鳥相對一身輕書出五羊城也孟甲和云湛露恩南國清風遂北征沉香浦外遠錦石舟中生輯崇承天寵臨軒額俊明慚余空負劍未足慰鷄鳴

彌慘之行不寄與梁藻選四三

又別仙羊去依然是遠行鄉心一葉夢遊況四方營照落歸鳥急秋高夜月明長林風習習借得片帆輕按志吳隱之刺廣州歸舟得沉香投之水中今府西有沉香浦陸賈使南越汎舟錦石祝曰若說佗成功當以錦纍石爲山靈報使還募人植花卉代錦今廣南沉水佳者絕無余非敢雅慕古人種梅庾嶺則言猶在耳詩中及此將爲花神啓事云

甲辰早達三水查伊璜避伴以所選粵東詩寄至

乙巳南風拂拂夜泊清遠得詩三章其一曰一自登

舟後頹然萬念殘身閒思餌藥事減欲加餐且洗面皮熱載澆心地寒北風時過雁爲語問平安其二曰人傳炎地熱吾道足生寒好夢時常有名山次第看浸江新月小隔岸野花殘贏足三晨後無憂宴起難其三曰偶爾離塵網脫然心地空客程休計遠吾道不終窮入夜皆明月揚帆即好風鳥私應如願萬里等閒中 蓉粵藩苦煩萬狀難以枚舉登舟之後頓爾清涼發所欲言不計句之工拙也

丙午過同龍山削壁臨流綿亘十里許懸崖數處短

墻柴扉若出人工其中如有巖洞覓登陟之徑不可
得崖壁盡處白文大書同龍山三字傍人云山後通
龍門地或可再折入清遠峽將半見飛來寺廢址雙
壁揷起中折而上有峭峰危磴半山石亭頹攲兩柱
山顛平臺攀躋無徑但見石坊斜圮巍然入雲而已
峰後一洞深邃與窦洞下豐草翠鬱晶熒逼人如有
神物式憑舊多千年古樹翁蔭婆娑亂後爲武人所
取亦名山一厄會也余向者月夜過此彷彿有朱甍
碧宇之感今審諦捫蘿又恍然作御風入漢想矣

丁未泊英德有小詩云羇息奄奄斃誅求日月生小
臣甘厮役大吏喜逢迎白骨還相枕青燐遍處明
帝閽不可叩野老盡吞聲偶感忘題矣
戊申泊觀音山山臨斷崖下有碧潭洞波洑流石蹬
嵂崒揷霄水際一罅懸架小閣然燈數炬火光與月
色映射潭水作金繩滉瀁不可逼視往來船艘皆泊
隔溪有道人駕小舠儼下渡人彼岸舍弟二京同孟
甲直探絕壑循石磴上陟至洞腹廣二丈袤倍之高
四之縱深谺谽不測龕大士其中復從右側石徑緣
而上及半石斷梯板外出叉三丈許皆懸空閣道兩
翼作楯檻檻側然藜脈以行達洞口兩壁交牙石竇
僅容人旣東復舒爲虛樓一層有石湧出如芝下銳
上平龕佛其上前楹臨水有檻可坐從左徑折而上
又虛樓一層龕坐湧石如千葉寶蓮兩壁磊砢黝墨
蓋千年青烟薰染石紋石吸泉脈潤濕澤膩而成前
楹琉璃四懸即隔溪望之熒熒水中者檻外石乳下
垂如瓔珞狀大於華蓋眞奇觀也凭欄遠望萬山叠
巘中一峰卓立特削俯檻下視空巖倒影照耀碧潭

閃爍光芒若逝波驚湍不覺其爲止水澄清也此閣
旣斜飛下樓之外出水數尺上睇則儼下潭心耳余
因臥病舟中遣力辦香佛前方子二京歸舟語我又
不覺逸興遄飛蛻身夆閣之想方子一絕云洞中禮
罷下蒼巖隔岸遙聞喚小船卻似司空親侍史挑燈
特送降眞牋余即韵賦近體一律曰蒼壁巍然盡有
年遙空秋色鎖寒烟涵潭洗月披新鏡危石攙雲綴
小鈿一洞弘開今古逕半巖深迴地天懸幾枝楊柳
飄香霧化作慈航到日邊方復和云石罅斜開古峽

邊危橋踏破水中天空樓燈滾金繩淡山蹬香迦玉
乳懸地藍䴵舸嶷盧氣潮洄瀠極起雲烟普陀大士
今相見幻相眞形總渺然蹁兒時年十一隅侍願解
亦學步一律云獨立一危壁四峰皆峭然忽焉如脫
俗宛爾若登仙林外優曇發空中法雨鮮往來同稽
首聖力庇行船亦頗有心花欲綻之致
己酉過瀠瀼驛夜宿平沙支穹廬架毳帳登岸小憩
從者多關西壯士始余備兵金墉危亂相倚迄今數
載主人鞅掌錢穀戎事休假覩此月光如晝岸闊沙

秋水集　卷十五　北征記畧　八　清暉堂藏板

明布侯張鶴羣起角射賞濁醪爲飲析析連聲決弦
命中賞有差等爲憶少長塞外弓馬之區少年學擊
劍未成因獨事柔翰中更變亂不獲以一破衲走五
峰間定鼎之初首畀邊鎭皆反側未安之時榆西二
載以三百羸兵當圍林驛二千叛卒摧堅擊戰幸殲
渠魁湟中四載則適値狃逆沸亂玉門張掖威武允
吾四路全覆之餘以黑子孤城當數萬壓卵之衆而
固圉無恙不可謂非師武臣之力顧慚短袖捉襟不
能乘少壯以遂樹立年來江風吳月柔其氣體癯形

燈烟墮其肌骨隨從健兒或以相繼十不得二矣爲
之潸然泣下與方子劉子弟兒輩登舟痛飲感觸悄
生書雜興十有二首其一曰天空露濕月明初秋色
光涵萬壑虛遠照漁燈輝上下衡𣻹雁陣影淸疎馬
卿病渴思高枕諸葛吟餘臥敝廬看盡浮雲𡽹老大
連宵有夢到華胥其二故題故園黃菊開應遍郵亭
白雲到處飛漉酒毎思陶彭澤著書常憶謝玄暉照
日寒江龍鼉瘦䠞花古洞麋鹿肥芊萋自合五湖老
幾見星前明少微其三曰滿江秋色野花香寂寞塞

秋水集　卷十五　北征記畧　九　清暉堂藏板

雲夜雨凉戍久勤兵新戢伐功成暴骨轉傷亡遙瞻
鳳闕依南斗近說萱花壽北堂父老中原多徼倖欲
銷金甲沐祥光其四曰漢將登壇舊伏波將軍大業
竟如何功成薏苡終猜忌勛勒燕然亦滅磨少帝海
中銜鳥木越王臺上泣樵歌波濤滿眼古今恨風雨
巢江一釣蓑其五曰嫖姚事業久成虛武帝窮兵國
計疎廢塚何人拋玉匣舊家大姓市金魚將軍宮畫
麒麟影野老嗟無鷄犬餘蕭瑟西風天地冷烟波渺
渺獨愁予其六曰朔雪炎方盡版圖生民從此樂樵

緜邨淸颸借將軍力綢繆終須頁相識犀象玉珠欸
內府繇蠻溪洞綏徼愉歸牛放馬脩文治禮樂中興
事有無其七日用舍行遊任所由人生無事皆相求
冥鴻不必歎棲燕海鶴何須咲水鷗泛泛漁翁歸晚
棹丁丁樵斧暮山秋蕤寓陶菊眞吾事劍冷琴荒有
敝裘其八日萬木蕭蕭兩岸來寒花幾處隔江開古
今世事皆如此反覆人情實可哀早見銅駝生蔓草
誰憐金谷盡荒苔樽前幾局英雄泪白眼青天一舉
杯其九日勞民拭目望昇平解甲將軍罷遠征破碎

山河風雨靜漂搖鴻鴈去來輕開基八百貽忠厚制
禮三千課治行四海漁樵皆鼓腹微軀病老樂餘生
其十日江颸日日浴波淸坐看浮雲百變生別浦遠
山飛木葉殘鴻斷燕趾秋杭綠醑且盡樽前酒青史
休貪身後名捉筆幾行消旅恨孤蓬夜夜落濤聲其
十一日曾聞興廢古來頻剩水殘山幾度新漠漠平
原紛逐鹿茫茫大澤有迷津碧雲紅葉千林醉白蛤
青衫一路貧縱飲不妨澆斗酒淸江皓月爛如銀
十二日杯酒廟堂事已孤干戈牧野亦唐虞爲韓

費金椎力報國難酬漆癘謀終仗聖明誅有罪更兼
神武用無辜陸生馬上多新語重道崇儒文治敷
庚戌過曹溪口志稱梁時有天竺僧自西來汎船至
口聞異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云百
七十年後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教後六祖於此起
南華寺寺下即曹溪發源其山峯巒環抱如蓮花距
水口三十餘里載馳迅速不克溯洄晚抵韶州憶王
園長謁曹溪詩次和一律三更杜宇五更雞水自東
流月挂西悟道無生眞妙義金剛一句是筌蹄

辛亥駐韶州易小艇上灘時學使者王峴石課士曲
江與周少參暨張副戎爲余祖道歌驪駒於韶之泮
宮宮側爲二相國祠唐曲江公張九齡宋介夫先生
余靖也舊有風度樓在學右當五達之衢先世爲曲
江公建後復於學左爲介夫建風采樓以翼之祠額
顏曰江南相業第一眞千載猶生然以曲江經綸素
練之才即文章亦何必不第一余在羊城曾序其集
以行而板入他鐫周少參復梓前集再索序歸舟書
以貽之

壬子泊平涉驛距韶北百里許舟行南望兩峰峙立高揷雲表且自爲本末不相聯屬俗呼蠟燭山粤志多奇巖幽洞去河干遠足跡不能猝至此則耳目近玩又皆輿圖之所不載爲詩以紀之其一突兀兩峰起人傳蠟燭山雲蒸今古色月挂淡濃間小艇風光滿寒波黛影環二華天外削崎嶸若相班其二兩山湧地出氣勢各巍然烈日燒紅炬流雲繞碧烟湞江滋漑灌橫嶺各迴還至理存荒謬吾其叩又玄

癸丑泊始興江口聚一葉漁艇凡數十隻起剎行淺

灘夜月若鷗鳧之狎水舟子先後覩鳴鉦響砲以進止憮然昆明池上之感

甲寅

乙卯

丙辰閱三日始入凌江駐雄州郡守陸孝山爲具徒單協鎭爲茀舍自言余靈武畢氏子髫時出亡塞外越三十年從　龍入玉關爰有今日嘻呼大荒之內紅塵聚散綠浪飄流靡有常哉士各有志不獨向浩劫占罡風矣其人倜儻軒豁萬里維桑握手道故家

日數百指悉饔飧勞犒周洽亦可覘遐物之素也

丁巳駐雄州

戊午度嶺嶺路喬松皆千年以上物虬枝鱗幹過者生寒人傳張曲江手植四百株此其遺也爲小詩以美之嗟爾先賢植幾經兵火殘白摧龍虎骨黑剝雨雲瘢勁節千尋直淸風百代寒遄征嚴廟貌落日下前灘余初入嶺渴想羅浮仙種至此則暗香殘雪之中又作高士謖風之響矣爲思丁酉七夕度嶺而去今戊戌九月又捧

覲事出嶺而北上矣人生幾何往來如夢悅然有作復得三詩其一曰曾憶新秋七夕時梅花嶺上草離離白雲故國思千里紅葉郵亭折幾枝荏苒年光秋又老蹉跎歲月鬢成絲休言去住都如夢滿眼乾坤一水鵝其二拗體云去年度嶺草色綠今年度嶺木葉黃獵獵風高鳴鸛鶴陰陰霙暗走豺狼遙松慘碧濤聲遠放鉢淵泓井冽香歲月無幾山川共停驂回首一凄凉其三仿少陵八句皆對體云嶺頭收葉吹深澗樹底寒花冷釣磯淡日微含風習習殘雲欲飛雨

霏霏湫連羆馬遛時晚白髮丹心素性蓮朱玉傷秋頻隕淚茂陵多病怯征衣牖餘登雲封寺飲卓錫泉摩娑湛公碑高十餘尺上題梅嶺二字横亘碑板旁鐫小書一行云九十一甘泉翁從湖南回取道於此諸生某長孫某侍從顔筋柳骨銀鉤鐵畫筆勢可觀陟挂角亭賦小詩五言拗體曰飛雲亦挂礙無乃神功撓既識靜爲勝當知飛亦勞撇演真傀儡捉弄小兒曹我來叅大道自在白光高稍破俗聲用行我法時斜暉西下距嶺北尚二十里畢靈武鐵騎什伍護

秋水集　卷十五　北征記畧　十四　清暉堂藏板

余横浦余舍輿騾爲下坂安寓孟甲與二京弟梅探幽遂宿嶺半

己未阻南安方子繼至爲余言紅蔓驛舊城尚有古梅幾十株蒼女鴉頭婆娑結曲其地四山飛翠中湾一池池邊老榕盤礴半樹槎枒夷坦可坐五七許人與四弟流連其際覘驛舍敗垣頹壁訪英州女子題蹟不可復得悵然感慨而日暮興闌矣

庚申阻南安下流淺涸買棹不至

辛酉小雨

壬戌始發椗舟中覩紅絨毯數本艷麗糯眼色如火蕉一名馬纓丹以含蘂時頗似南中山丹花也然山丹係草本霜蓁露生難於培護纓丹水本雖不勝寒度嶺猶綽約懷袖間也戲筆二絶云茜色忻承白面郎幾番珍重在華堂能使主人深護惜盈盈懷抱出紅粧蛾眉淡掃不勝秋艷抹濃粧若箇愁幾夜朦朧燈月下美人掩袖半含羞適方子過舟政與閑評前韻架上白鸚鵡話欲語若索人品題者夫鸚鵡慧鳥也紅嘴綠衿多出隴西少陵蕊嘗咏之粤志羅浮

秋水集　卷十五　北征記畧　十五　清暉堂藏板

高涼山皆產鸚鵡此又自海南洋人船中得來爲三佛齊與產其羽純然雪衣頂有黃冠喜而舞則蟟蛾舒揚亞金鈎之下盤旋迴翔冠如姚黃牡丹方子顧謂纓丹含笑能懸綉毯芳禽將遂粲解語花耶再題四絶聊爲鸚鵡作纏頭之錦其一客牕强起酌清酤閒聽芳禽話有無一鈎寒月朦朧夜錯認冰枝挂玉壺其二海外奇毛㵐雪姿不須惆悵憶當時錦帷繡柱深深護幾度牕前喚雪兒其三剪水爲神映月枝亭亭玉立在高枝主人以斷紫華夢素彩寒煙靜對

宜其四旅月梳雲分外奇憐憐猶作故鄉思吳國誰
憐雪衣女冰姿不肯比紅兒
癸亥泊賢女舖距南康四十里爲賢女閣按賢女宋
劉氏母田姓邑之吳村人年未笄字于同村蔡姓已
更納吳姓子聘及吳亡仍議歸蔡女避之投諸江水
里人重之爲建祠晉與陳瑾爲之碑侍郎劉公題詩
曰投江合在許吳時此義分明女不迷直待吳亡方
覓死令人認作蔡郎妻女意字而更聘猶曰父母之
命不可違也乘殁以寒盟未亡人之謂何是初背蔡

既忘吳於二姓之義其曷辭至今潭水深碧而古碑
仆涯石方子同二京縋蔓下視懸金二指詺土人起
之而不能余恐歲久與洪波俱汨特誌之
十月甲子泊揚江淺灘日過𤀗驌兒命小奚數曹檢
岸石爲娛有黃如珀者有紫如肝者有白如截肪赤
倅鷄冠者歸船視之盞砥也以水漾于盤似珉者
乙丑抵贛州南門
丙寅過虔關泊贛江口章貢二水合流於此其上爲
章貢臺據二水之會與鬱孤相雄灘高水溜不能登
眺
丁卯早過儲潭潭上廟貌赫奕放船者恃以安瀾晉
咸和中刺史朱瑋會討蘇峻禱神人謂曰我儲君也
奉帝命司此土汝能顯之當大報君峻平朱瑋爲起
祠宋淳熙間勅封晏蕭二公塑像殿中兩廊袞冠共
十有八龕司十八灘以神貌之慈威爲灘流之險事
中最獰獰者爲黃公故黃公灘卽皇恐灘險惡特甚
按列仙傳一眞人修煉山中見亂流怪石壞舟苦多
勅諸灘水神削除之夜半風雨大作諸灘悉平而二

灘如故符攝至則答眞人曰濱湖業漁以生百里之
內無網罟操舟之書者習灘水爲活且溯洄上下率
宦遊商販捐所餘以贍窮黎亦爲平施之道眞人然
之諸灘卒如故迄今放灘柁工必重賞以募之職是
故也是月泊灘中有詩二章湯湯流水急落落洼嶙
屼雲迸琅玕碎風高虎豹寒美人天上去桂子月中
看秋色饒幽勝楓林幾樹丹其二亂流齒怪石萬態
水中央玉燕晨飛雨金蟆夜吐光危檣依月小念浦
過花香棹醉無辭飲天風滿袖凉

琅玕虎豹狀石

玉燕金蟆石之狀也

戊辰小雨微晴泊萬安城下有小詩細雨新經過微風淡欲波濕雲小鳥濕弄影野花多奔走天涯老蕭疎客鬢皤皤孤舟維獨岸白露滿江蓑

己巳行廬陵江中遇雨薄晚望晴有一詩霜風十月半亭午震驚雷五嶺炎氛洗三江雪浪開老蛟忽奮怒孤鶴亦徘徊賴有娟娟月湘娥捧瑟來是日泊石潭

濃境韵生景所瀏身到處不放過也

庚午經螺川時佟撫軍有撫浙之遷發虔臺駐節河干往晤留飲午後雨如注避方子未至遂泊前灘

辛未雨行六十里泊宮潭方子過佟撫公回以涯翁八境臺詠相示因話及觀瀾先生幽憤始末并出所著幽憤詩史一册讀之詩不一體或古或近共五十有八章凄惋壯烈要以發其中之所欲言觀瀾公於是如生矣余感其事爲賦古體一章曰烈烈生前眷悠悠身後名濟風遺百世披拂懈孤貞憶昨巫閭左三韓百戰并白狼飛赤羽玄菟礪青萍渤海奏政最計偕騰駿聲經臣饒妙算捧檄矢捐生遽灑萇弘血白虹貫日明十師猶未出三字深文成忠信得疑謗

興亡付𢬵槍徒私天下恢誰共殿中爭蒼鼠玉革亂青蛇御座瞠禾黍離離茂松楸鬱鬱清鶴歸華表夢人懷淇澳情庚桑畏壘祝天地報精誠古今子臣事此意貫孤行象賢惟哲嗣哀感薦香衡聖朝磬大祀俎豆有崇牲兩代推元老九原貴亏旌死爲生者勸萬古勵精英方詩有專刻此不贅

壬申吉水江上北風大作凜然如嚴冬有拗體詩江粵數咫尺氣候迥不同序臨秋已老凜若冬之中捲地風濤惡滔天雨雪蒙局促篷牕下寒爐火不紅晚泊峽江縣

癸酉晝陰微風泊新淦縣

甲戌夜雨初晴有小詩露氣宵爲重秋風夜雨凉石漁吹遠浪野火射微光新月生洲渚濕雲滿稻粱紉花寒不起斟酌付行觴

乙亥微雨抵江州泊滕王閣下登閣適周憲副伯恒李少宰梅公陝年兄諱弘緒同臨周以冬春紀行詩見貽余出家刻幾種奉贈與陳李二公快論詩文佳處極口盂𢊁爲余先君靈芝篇詩命題撰序古艷淸

麗歸舟語之以信同好云
丙子小晴問舟過江
丁丑苦雨阻舟洪都
戊寅苦雨候江船不得仍阻洪都有一詩曰此簡替
重懷歸無自由愛傷霜兩鬢賜辦付孤舟風急迷沙
鳥雲深失水鷗一燈寒入夢寂寞滿江愁
己卯雨更舟解纜移泊北門有一詩坐嘆百感生吹
雨入寒篝殘月三江淨孤燈一夜明繁華貪有夢霜
髮苦無情何事營營者傾身殉利名

庚辰行五里至楊子洲阻風登龍華塔望城北龍沙
隱隱隆隆儼與城姽讖云龍沙與城平當出五百地
仙此洲則橫亘水心幾百里為吉州水口吉紳上特
起卓筆一峰故明時鼎元多吉水云晡餘風息過峭
石薄暮達黃家渡夜半微月朦朧有風陡發黎明抵
吳城
辛巳展拜睢陽公祠登望湖亭前臨匡廬在烟樹滅
沒中島與蘆荻與湖光蕩漾一片蒼波無際心胸為
之浩瀚洪州固多古蹟大率以人傳耳曾子固云豫
章樓閣可盡西山勝覽者惟秋屏故秋屏閣與滕王
并列輿志如此亭秋水長天豈遠遜章江落霞孤鶩
哉乃不遇予安遂為志所不載作小詩以記之冷落
風濤地石構創有年半灣青遶徑滿目白浸天鈎月
三江挂垂雲五老縣混茫千古色坐對亦生憐是日
青天皎潔南風滿帆晚泊南康府復有一詩喜得青
山在豁然洞目時摩空鶯力健旋舞鶴飛嬉樹樹開
新色帆帆挂彩曦晦冥傷此道天地再清夷
壬午阻風泊射獅蕩方盂甲過舟小飲出灘石品之

皆庚嶺以來一路舟次岍側奚奴之所拾也就內得
黃質者一翠紋如竹葉中理隱起有類鵲形得白質
者一上覆下銳窓中玲瓏四面皆峻層之勢橫陳案
間可為筆牀豎之於盆可以龕徑寸大士作普陀變
相其餘蒼璧小璣置之水盂晶潤細膩亦不減靈崖
馬腦又大小白石二面銀星燦燦腹有斓蛤蟄兒以
為海石收之云按本草蛤殼在海中久被風濤打磨
礲礪廉稜消盡細沙水沫凝聚日久結成者狀如石
故名海石體輕色白而光瑩性寒能治頑痰也

癸未阻風泊射獅滸憶客夏捧檄入粵每苦南風之多今秋九月輶玉北征又苦北風甚多固天時宜然歎人事之適逢也作江上詩燦爛星河日夜悠鳥啼漏斷五更頭銀沙映月無雙照（二孤彭蠡之間兩岸堆沙如雪照月無光）碧水逐天逝一流劒冷酒酣悲往事花飛夢短惜輕遊羨魚縱有垂綸志滄海茫茫懶下鈎

甲申午夜風帆北向僕人舟子歡譟如雷即夕出湖口過彭澤下東流直達皖城矣石鍾小孤馬當諸奇皆一瞬而遠爲思李太白千里江陵一日還之句王

子安風送八百未足奇哉是日共得三詩七言近體一志快也嚴裝九月遂要遲頗有天風頃刻時裁挂布帆星漢動偶乘沙檝市城移蛟龍鼓甲三更雨鸛鶴摩霄一羽颸萬里王程歷計日早斟白水佐親卮

五言近體二舟中望小孤山小飲也坐對孤峰起遥將斗酒澆烟光連上下嵐影切雲霄恥向羣山倚廿同一葉飄風波經閱久屹立未能搖頹然一卷石誰汪水中央亂草眠荒月寒雅受晩陽星槎經兩渡吳越歷三霜酌酒看山色烟嵐入醉觴

乙酉行三百里泊荻港余來時從此地達舒州凡九月舒州抵湖口十有七日而江寧至此亦歷七日詳粵槎日記中今則桃葉渡頭在睫間矣兩岸板屋軒窗燈火熒熒夜市雜沓儼然秦淮之想

丙戌至蕪湖縣曉色方蒼江風政勁一帆可度金陵水部楊半湄民部劉仲章副憲張樵明督臬慈許約溪來晤爲遲一宿

丁亥過江南宿石城橋下

戊子進金陵舊居將俶裝陸行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越十日雜沓應酬拮据北驅遂啓管城十有一月初六已亥始渡江舍舟而陸

秋水集卷十六北征記畧

鴈門馮如京秋水著

男 雲駿 雲驥 較

門人 方芭 楊德芳 仝閱

務挺之月庚子發浦口孟甲偕行二京驕兒隨焉驛夫六人馬四之騎四十有奇兩服兩驂轎而行者六步齒夫有三十執事者少之揃甲及斯導者十皆自所具也絳騅錦韉披韁徒行者一所以節輿夫之力也行六十里宿烏衣鎮

辛丑早過滁州州爲瑯琊王故封地有瑯琊明月二溪其山名瑯琊山山下有釀泉釀泉上有醉翁亭宋歐陽文忠公所建故亭側之泉又名六一泉州固多名勝所云龍蟠山虎跑泉飛花淵偃月洞皆峭壁幽巖昔賢遊賞之處征夫駪駪不遑登陟晡餘過關山余乘馬踰橫阜孟甲亦策蹇度周視道左培塿耳嶺脊有洞折而下作旋磨之勢是爲磨盤山大江以南名山巨川幽奥浩瀚之觀不事難殫過此則沃野千

贊

鬼又易一境界矣關山之稱所自來歟晚宿朱龍橋
壬寅駐池河驛距定遠縣治六十里令君周樹崧同
驪兒籍菱舍者幾日供梨園以娛相對悱惻如家
人爲遲信宿
癸卯過紅心驛行九十里宿黃泥鋪
甲辰至臨淮縣連日長驅卒乘馬首塵沙殊深濛濮
閒想覩此平原廣漠塗山玉帛垓下豪雄古今興亡
之會百感塡膺又況神龍隱約遭會風雲當彼之時
何其盛耶山川如昨而日月已屢遷矣望濠州繫小

詩曰勝蹟古濠梁聽雲五彩揚鳳凰銜夜月鐵鑰射
朝陽山名濠二鬱鬱浮王氣漫漫發旦光青山過客凝淮
水自湯湯
乙巳早過淮河方子與驌兒從介席河干觀渡馬望
隔河崇墉洞樓額綠字曰待離橋此河即待離河距
州二十里其水曰淮水源出汴之夏邑中經待離通
宿遷至濟河會於泗入淮鴉湖巢嶶二蘇隄文有云
司徒白公治水徇離濟月河而水勢始殺山東蘇祐
蘇叢後先按部復然隄岸是爲二蘇隄侍郎費鍾石

泉爲之碑既度而物色之斷碣已半滅泥濘中矣按
史昔弘治初黃河水決張秋東注于海上遣平江伯
陳銳尚書劉大夏致祭禹王廟有碑今禹廟紺碧琉
璃强半頹圮而贔屭鐵石猶然玉立驌兒隨方子往
探舊跡記御祭綸言以歸并筆之其文曰厥惟黃河
不循故道水決張秋東注于海蕩析民居凋其常業
特遣大臣命官分道修築隄垾俾人民安堵享有田
疇致祭于神其嘿相之亦見大哉王言辭不煩而誠
已格云是夕宿連城鋪爲靈璧縣所屬

丙午早行稽山道上節属大雪霜風漸厲一路荒草
蔽野數十里僅見敗垣此地距南而北引荆汝接中
原昔年流氛出沒於此最久播雪亦深又其俗人多
輕去其鄉歲一不登并廬墳墓棄之如遺妻孥襁負
覓食他鄉今雖哀鴻甫集烟村尚自落落咏庾信春
燕巢林之賦不勝感慨爲小詩曰一片荒蕪地霜風
透體凉幾家完婦子到處走豺狼疾苦
明王問誅求長吏忙悲鴻三五點繞樹覓斜陽晚住
宿州

丁未行九十里宿大店驛墟落稠密瓦屋上房僅可
蔽膝日短馬疲燃藜始達勞頓爲甚
戊申行九十里宿閔子里草舍五七家皆荆榛蔚薈
之中從者甲帳安營露火以旦
己酉早過閔子祠祠後有孔聖門高第閔子之墓
龕其像於祠內壁有勒石廡下有碑大都不越汶水
蘆花之句周廣數十畝爲封樹道左豎碑十餘道有
書閔子墓有書先賢閔子祠有書閔孝子墓田皆官
此土者仰止而爲之表亦以附不朽耳賦詩一律曰

驕馬嘶豐草殘蟠臥道傍荒苔疑晚日零雨落晨霜
八百王風邈三千聖澤長蘆花滿地白過者有餘香
晚宿徐州
庚戌渡黃河河經州治下即泗水所會故河不謂廣
而迅流駭目疾於奔馬州中舊有苹墨亭快哉亭爲
坡老遺跡皆不得見惟黃樓丹堊欀栱煥爛城頭云
其鎮所整亦高尚之士也晚宿王家集
辛亥行九十里至豐縣時余以天南遊涉不遑將母
明發有懷烏思未遂當此開關萬里入覲

天顏冀便道一省慈庭因取路濟淵循鉅鹿下井陘兼
程前驅以副簡書爲魚獲麟之區皆向來重跡所未
經詢諸士人云過宋邑行程修遠且百里作冬日
途行詩共說薄遊生事微盈頭霜雪久懷歸嶺南瘴
癘增新病塞北風塵滿敝衣日短草枯匹馬倦天寒
樹冷一鴉飛征衫莫訝頻淚漬身老時危壯志違
壬子宿金鄉縣漢東緡地屬兖州東魯闕里之鄰邑
也漢與遂郗鑒皆其邑人有淸涼洞深十餘丈鑿石
作四小閣即秦始皇避暑宮又有范式故宅皆范張

於此爲雞黍之會故名雞黍城是日入山左境內
癸丑宿鉅野縣禹貢隸徐州曰蒙羽其藝大野既豬
大野即鉅野澤也羽山在剡城其谷有五色雉故曰
羽畎夏翟蒙山在費縣所云東山上有白雲巖產茶
號蒙頂者今皆屬兖漢之登樓王粲呂言之仲長統
宋蘇門六君子晁補之及王禹偁皆邑之名彥云
甲寅宿鄆城縣古廩丘地有獨孤山先賢冉耕生其
處
乙卯宿壽張縣春秋爲良邑后併張公藝九世不析遺

即其地也距陽穀縣十有五里浹日携騶兒策鞭長驚鞍轡疲頓遂憇焉馬上一詩云休辭萬里歷冰霜稚子來同客路長雙控紫韁嘶古道一鞭嵐影大斜陽雲連北闕瞻天遠才擅西園旅雁行愧我無聞兼老病不堪重過紫薇堂

丙辰宿杜家集屈指前途且復阻長感而有賦得一詩瘴海瞻天隔紫薇簡書嚴重卧斑衣紅雲深護千官肅白髮衰扶一杖依濤飛江上魚龍吼雪擁山前烏雀稀顧我眇躬膺大典趨庭不敢戀親闈

丁巳過堂邑縣屬東昌府春秋齊聊攝地戰國魏齊趙三國之區古戰場在堂邑境孫臏龐涓戰於此按史孫臏爲減竈伏弩射死龐涓噫嘻彈丸之隅此疆彼界此伐彼救雄傑相長機謀錯出何其嗌哉蕩蕩海宇忽焉而遐邇一家窮髮編戸豈古今人才之不相及耶抑運會使然晩宿侯家集

戊午至臨清州日未晡馬力羸瘏解鞍一息

己未宿清河縣直隸廣平府界唐甘泉市爲縣荒殘蕭索觸目淒然其民車載苦水非錢不得飲西關外有清陽城故址復隍憿淡不禁九成玉碎之感

庚申至南宮縣爲冀州屬邑按史劉文叔避王郎兵至南宮遇大風雨文叔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文叔對竈燎衣異爲進麥飯相傳有麥亭今尚在是日朔風凌厲引眄酸射爲之悄然

辛酉彤雲密布晩宿東望滕大已飛花矣

壬戌戴雪而行嬰陶道上玉龍卸甲火駱蹄銀凍柳飛絮遠山湧浪敲推馬背得詩四章不覺其踸踔之勞也其一曰朔雲一夜壓天低燦爛銀花散馬蹄凍

合四山迷鳥道霜封千樹失鴉棲北堂扶杖侵肌冷南國遊人望眼啼信有艱難惟行路勞臣盡瘁不須題其二曰北風吹過小橋西咫尺寒雲道路迷旅客眠霜偃紙帳賈人行酒醉金閨吏心能白清如雪

帝德同明照若犀四海皮毛都已盡飢巢不獨一人啼其三曰牛衣廿臥不嫌貧萬里何山作旅臣南嶺梅花今已老北天雪艷此方新寒鴉幾點棲深樹飢鳥一聲鳴向人短鬢不須添白髮朔風一夜盡如銀其四曰霜威積重貂襟薄酒力彌多鷄肋微漠漠遙大

雙鶴舞飄飄近樹一鷲飛有人臥鐵肌生粟何處擁
爐羔炙肥翹首白雲天際外幾時重着老萊衣是日
過胡盧河歷趙州出雙虹橋觀張果騎驢處洞橋雙
裔石上驢蹄儼然相傳趙州寺壁吳道子畫水尚在
向曾揣步觀之水痕隱隱如波濤湧起之勢誠非凡
筆胡盧河卽大陸澤禹貢曹恒衞既從大陸既作者
也今衞河出靈壽縣恒水則由曲陽下流源爲恒山
自渾源州恒山飛來故名上有太　泉神草十九種
服之成仙

癸亥過新河縣山村積雪情致撩人得一詩曰水廓
山村晝掩扉微晴日影弄霏霏近溪鵝鴨舒紅掌比
屋烏鴉聚黑衣倒懸幾處恒饑渴珥筆何人有是非
六計由來遵古德冠裳萬國款來歸
甲子至獲鹿縣
乙丑過井陘羊腸鳥道形勢之區兩山陡立自獲鹿
至此連日從山塢中行山巔有整壘雉堞錯置按志
井陘關韓信擊趙下井陘卽此過此則平定州入太
原界矣既宿桃樹舖作殘雪拗體一律山頭過雲吐

獮獼澗底流水氣濛濛短日黯條獨愁客殘雪狠猘
無奈風饕劍沉寒光漸黑癯顏強飲色微紅楊子臨
岐堪痛哭前途咫尺昧西東
丙寅過固關關去井陘縣八十里距上艾百二十里
負險阨塞兩山之中深澗絶壑數里之內關門三疊
卽井陘所謂重關百二者也關門石壁陡立石紋縐
理如疊書然積雪巖間早凍未解馬足琤琮有聲得
詩一首石尖徑側倍心憂獨有晨風在上頭參差遠
樹孤雲起飄渺前旌澹日流三年病瘸思吞雪十載
浮名有傲裘幾夜客愡悲不寐一燈冉冉伴淸愁亦
拗體也晚宿槐樹舖
丁卯過核桃源已出界牌十里矣是日大雪微霽亦
有一詩四月星槎雨雪齊十肩行李鶴琴攜愁來潦
倒恒思苦老去朦朧眼望迷僵冷卧殘千里月抱寒
啼斷五更鷄遙天霽色堪圖畫馳背騎驢過水西晚
宿平定州大雪又一詩曰千盤磴道白瑩瑩萬里遊
車卧水晶疲馬嘶寒回首望饑鷹掠地向人鳴澌欺
病骨逢時醉雪入詩脾分外淸卽欲前村強踏步梅

蒼凝古澹

花何處唷香生
戊辰發上艾城行十餘里出南天門前望遠山千峰疊嶂在積雪中微點蒼翠似琺瑯裝成踞高俯視其如天半下臨塵寰自磨盤山而上地勢漸升至固關諸山盤互爲大行停驛處蜂腰鶴膝形家所爲度峽迎送也故不覺其高下之相懸至此則迤邐之勢絕而山右政在邊牆又儼然別一境界耳下黑砂嶺巍陡嶄削積雪成氷新雪如氈蓋覆其上馬蹄滑刺不堪戀策率徒步以行停午過壽陽微晴有一詩積雪

凝寒暖色微日光慘淡弄依稀孤桐響斷千山操雙鳥時同一鴈飛壯士從征披繡甲老人倚卧曝邨衣也知瑞應三冬白呵凍掀帷玩素輝晚宿鳴謙驛倘見鄭亭敗壁有宋史斷簡糊爲風障偶筆以評曰無論蒙恩幾百年翻然一旦遂爭先登壇元老披金甲示鉞將軍仗玉鞭黃閣麒麟慙再畫故園猨鶴不須憐一生富貴由中熱靑史何能到九泉
己巳雪晴并州道上寒甚有雪晴詩有寒甚詩怨憶何況塞中極西北地骨不揚屍復走嶺表東南荒服

一語銷盡奚余世態人情淵骨錢溪

腸不見雪病骨幾何堪止天時人事炎涼強弱之不同哉感而有賦曰霜寒地北古塞中炎瘴天南說嶺東骨性嚴凝嘗似雪耳根清淨不曾紅戍荒百國皆柔服糜餉三軍未困窮最是一身嘆漂泊孝思未展致言忠雪晴詩曰霽色遙空見日明愛州城外雪初晴草枯大漠鷹飛急雲散平陽馬足輕炙背不當希聖意野芹眞可悅親情最憐瘦骨如柴立欲向深山深處行寒甚詩曰雪後微晴霞曉寒元黃戰血冷相看一天霧霰埋彫轂萬里氷霜裂玉鞍每恨衰年貂

頭之又頭一喙

力淺深憂稚子毳衣單隨行最苦東南使蝟縮龜兆五體殘
庚午臘八日凍雪時在并州城外有一詩衰年病苦久支離況値嚴冬氷雪時四體寒侵肌欲坼五官凍合淚成澌鬢愁舊雪新霜厚路入重關輕騎遲此日吾鄉俱啖粥老夫空自朶雙頤
辛未宿馬圍子
三日過忻州宿忻口已近里門矣有近里詩二首快而賦之也其一曰莫訝從前汗漫遊六年漂泊等浮

歸吳山越水經時遠地北天南幾度秋檢藥無方常
臥病聽雲有淚濕離愁炎方萬里生還少拚飲今宵
醉瓦甌其二日剩得蕭蕭白髮存廿年萍逐幾乾坤
一杯濁酒天涯淚數點殘更客路魂肉食鄙人甘藿
食侯門曳裾臥柴門就荒三徑歸來晚攜幼重遊日
涉園

癸酉至崞縣

甲戌過花甲庄拜墓已入里門矣喜可知也賦入里
詩休悲往事遭時變且喜生還入里門萬里風濤燈

下語千山鄉傳眼前樽披衣醉舞擁慈母繞膝含飴
弄稚孫今日相逢非是夢幾番驚夢尚搖魂其二曰
連年奔走色淒涼今日重來入草堂兒女燈前憐瘦
首風塵海內欲謀囊慈親倚望門皆熱稚子歸來[illegible]
已霜草色荒亭猶似昔瓷甌瓦甕醉千觴

乙亥丙子抵家纔二日一拜老母起居塵顏未滌又
衣未披即促裝北上矣

丁丑閏三日從繁峙由平刑度關復拉楊子吉雲偕
行途中細談鄉山

戊寅

己卯

庚辰蛾眉月之力抵夜半方得解鞍匆匆殊無聞見

辛巳過遺鈌嶺驛馬嶺里人傳貴妃過此遺鈌故名

壬午由七十二道車馬河磨磐石與方子楊吉雲看
楊六郎石

癸未過蜚狐嶺入紫荊關形勢雄峻險立不可用武

甲申至易州蕭蕭風起有水寒人沒之慨

乙酉過涞水至涿州

丙戌過琉璃河宿良鄉橋獅彫鏤精工與方子談及

丁亥過盧溝橋是日至都門益戊臘之二十二日也

明年春王桐華之月有三日甲午黎明始　覲
天顏有早朝瑞雪早朝陛見詩越三日謁詮部領有水
程促限嚴迫十五日　陛辭西行不敢少淹也時方
子孟甲有燕臺詩可之選尚留　都門爲一詩贈別
曰知已天涯有幾人多君肝膽白如銀披風咀雅三
年久說劍談兵五夜新鬱鬱炎郊同卧病淒淒雪嶺
不言貧功名熱爲休憂晚駿足從來自絕塵至于當

和偶及則有和趙懿侯二律白髮乖雙鬢蹉跎又十
年炎涼羞世態禮樂失家傳近浙香風細秋鴻夜月
還臨軒勞　聖主無策對堯天又曰五嶺炎荒地煩
君欲問明上人甘節醫吾道迺萌羨少常風生海越
王艸滿城從來疏吏治漸倒愧民生次魏光祿詩曰
異國炎荒迥不同屏藩幾載誚無功北堂歸夢寒雲
外南海多愁力疾中萬里星槎甘卧雪一肩行李渼
飛鴻自憐迂拙違時尚德化誰謠愧大猷次白比部
詩曰飲君滄海心齊月萬川映至德貴祥刑佐治因

乎致滅嘰和鸞鳴不屑爭雄駿輔世媿陶唐遡澤光
三晉風詩溯二南騶虞有餘典咫尺仰龍門珠玉輝
所吝其早朝瑞雪詩曰藹藹含華曉色暉五雲當務
紫宸飛葱蔥佳氣浮高閣鬱鬱祥光滿禁闈瑞應三
農畝　帝力歡同萬國儼　天威　聖朝孝德風漾
瀕願賡
皇仁奉母歸又早朝　賜見詩則曰寶殿玲瓏燦物華
晴光遍暖萬人家金鋪照日昇陽德玉仗臨風拂彩
霞一統車書來紫陛千行鵷鷺肅符綸螭頭然尾迹

雲邊銀燭光搖護絳紗竊余以炎邦苦吏萬里孤蹤
自秋徂春七閱月勉襄大典迴想烟波江上風雨震
宸蛟舞鼉吼浪如山等輕舟如一葉付性命於漚
泡耳及舍舟登陸三千餘程積雪數十日墮指没脛
五體凍坼稚子奚奴啼寒僵冷而余以積勞怔忡兼
左臂痿痺不振益以祁寒劇入膏盲矣外吏疏賤何
幸親炙　天顏慈綸下降恩賜有加路舞宮　廷由
大清門越中和太和保和三殿折入協和門東直至
乾清宮門外金獅璀燦玉螭玲瓏朱門碧戶寶砌金

鋪誠衣冠大國　聖主臨軒萬邦來同之盛會也小
臣何幸遭此奇緣是役也過都越國屬省有六屬郡
十有二屬邑八十有奇爲途入千有奇舟行五千有
奇陸行三千有奇越嶺有五度關有二歷五湖大江
者一易巨艦而小艇由板舟而江船者有四候風候
舟途而次者幾閱月戴星冒雪借月乘風而行者四
閱月奉職輦下者三閱月經里門者二宿與會所至
得七言近體四十有九五言近體三十有一七言絶
句有十五言古詩有二聊以寄懷憂毋眷思鄉國鄭

亜王事之一二耳非敢言詩又何敢求工也至於山
川之勝槩雲物之靈異或登眺之有阻或舟車之失
考求可縷悉也故以爲北征紀畧云

辛巳知灤州事攢楷郡人立祠附刻於後

自撥遣東方軍興孔棘北平喉遡薊凡諸道冠蓋使
置無虛晷羽檄旂鈴赫弈之士相望于路僕人不過在
疆有以馬撾扣大吏門者驛吏每承嚳譏東皆然惟
承灤荼蓼尤甚灤僻無驛遞例協濟遷之七家嶺廬
之灤河舊惟額征賦繆輸兩邑俾自爲役耳濫觴而
僉灤富民充之遺隷拘發若司空城旦舂中人產一
昕夕立盡田父村傖烏知供億勢必傭黠徒代攬而
日納其貲漁設者奚啻三倍矣數載來　上道近畿
持節盡護諸都尉門下騶珥貂挿羽馬上要金日馳
盡千里非明駞飛馹則榜笞治傳者一騎之費須十
金名曰紅馬迺天未悔禍西成凶敗尺咫搰弩數掠
郊甸不爽如閭落落星黎鴻遵他渚益困於荒燹十
之五困于賠累十之九也坐是驛差杈足郡縣懽上
官誚譏曰逮遁者適駈之爲獸竄耳先大司馬念郡
人陷水火額兩臺長代請命稍採羣議僉曰攢楷便
矧薊昌通津成法可式關門繼之胡灤承不然于是
舉二三搢紳孝廉致詞中丞起弼馮公曰竊伏游資

灤之害三莫先于驛役爰卜吉名大夫士三老子弟議于城隍廟銳意以行榰政不避利害深籌細析燭照縷悉既確且詳請于撫按監司太守咸嘆服公之毅而斂也皆如所議于是遴義民四人假以弁名理其事市良騎約百有餘匹分發兩驛馬價及官糈飼人月餉有差取之額輣又立循環文簿按季登報騎之肥瘠驗視以時其累年應驛老人皆放歸農永不僉派著爲例自崇禎十三年王正始灤人歡聲雷沚未逃者若弛重負播越者聞風荷鋌日歸鱗鱗櫛

櫛如戀乳饑嬰依膻弱翼纍鴉枝而還珠浦也流亡日集庶幾有人雨暘時若庶幾有歲四境額手誦曰自使君之未至也公私之用皆取盈于民民愈去而未去者勢無留理兩驛老人八十餘名逋亡屢十餘家而倍應其役雖烏倮程卓奚能御木以塡溟乎周禮保富備在荒政蓋巨室大姓必多蓄田田多必多賃傭作犂犢餽饁足以資貧是亦國家分寄之養濟院也使胠篋罄室避役遷飛雖存數十萬窮黎不幾疏脫我東南畝哉自己庚後百姓無日不願攢槽卽

耳德音悉矣夫爲　天子守郡塞力田給公上莫此子子民魴尾久頳歲害而椽寇髡而家復役以驛差數百家朋峙如鳩毳之塡偉壑計一載之費殆數萬緡夫以彈丸灤鶉衣黔首惟正悉索外歲復有數萬金尾閭之洩焉責其火爐免脫石田彌望圻龜文也今以云救不外攢槽一法以額徵傳銀市馬羸千蹄愼擇良役厚給芻豆立印簿稽郵符其月支廩實詳於士民吳某李仲禎條議中皆倣之他驛有簡無浮夫猾符則膺牌濫役弗敢前驅立簿則按日書差繫

寨立見驛棍不能代包倍索以飽鯨豺小民不致檄鏁榜追迫奔狙獲灤民幸甚馮公趯之下兩監司議行復下靈龍明府馬公條覆馬公不以友邦視灤直家視之細心籌酌臚款以對繼奉憲檄立限行有司遵依前州將憂慮始難且庫藏罄恥無貲駿金遂暫巳百姓聞知相率出疆幾空國矣不佞蔫目盱忠詔安得雪臆霹手之才且良者力行此法庶起呻刎而亡疚棘適雁門馮公來典我邦公以禮聞拔雋應賢良薦辟蓋天下才也下車詢疾苦叙得要領慨然曰

舉皆上官守令亦無人不識攢柵卒格格求眞于行
者蓋老人供役則責在民攢柵役則責在官勞逸
勢分其難一工食銀兩時刻難稽征解稍遲則畢輅
颼檄欲比可慮其難二官自爲飼馬如家督之簡閱
僕圉無敎務飽人腹盆貲駿骨其難三長吏晨盱堂
皐押數道昏黃文書匪暇焉能神明兼攝宣心駛馳
其難四我公夭已者冰泉擬寒子亦者春臺擬溫而
鑪照鋒才又如羲暘之破霾扉火之覆渚也卒能闢
數十年未有之利以活殘封數萬待斃之命甚盛心

哉不佞側聞公之言曰 朝廷命吏以恩勤育鞠斯
民也鶴軒而蠆尾飽豨人之血是謂虎而幘其人固
無足責即一二稍自治也鮮終倦勤爽跖互異良足
嘆也因聯于門曰念此日之民生久盡皮毛願吾儕
稍存公道痛今時之吏治肆行貪酷祝上天早降雷
霆其仁淸蓋可想見夫淸或中厲積牙漸成于覆餗
仁或中柔解網浸移而借漿公淸澄一水而不資之
許物仁敷萬姓而不優之長奸穆然如梓人之樹木
雨露加之而不功森然若頁畯之耔苗非類芟之而

務繼古然名循何以加此攢柵特初政之一班他如
絶耗羨却贖錢給市價革批頭禮紳士淸衙蠹假以
三載熙績其蔭翼全欒者寧有涯哉欒人士萬百年
之舊政一旦維修又慮後或有紘輸之更也願鐫珉
以垂謨永久且旌公之明猷卓治與橫巖峙而灤源
深也敬觴筆而爲之記

甲子科舉人郡人高輔辰撰

分守金衢嚴參憲馮公去思碑記 附刻

婺介越西鄙水清而駛山峻而湍家詩書而人悍戇爲浙冠晃名郡與太末嚴陵聯壤繡錯孔道偪遲亘分藩婺治兼轄三郡屏翰上游厥任綦重自清朝鼎造孤壘抗師比逾兵燹并里蕭條大帥建牙師徙蠛屯旱潦洊告寇氛震隣黔黎困于征徭靑衿荒于絃誦無復衎樂國矣歲次壬辰之秋

天子俞廷臣請特簡參藩馮公建節茲土下車之初輒慨然曰夬非浙之名郡與今民瘵未瘉士風丕變

曷故與表率政教茂樹風聲責在監司余敢不黽勉以觧厥貽

簡瞽耆進諸父老子弟爰諏爰度采閭閻之休戚嘆咻而撫摩之不翅毛裏之是恤也舉胥吏之積歷梳剔而厥滌之不翅神明之燭照也算輿方棘正供難稽耗羨以浚民生吾勿忍其有禁踵檄必斥苞苻時虞干城是毗驛騷以擾民居吾勿寧其有飭于律必誅列在仕版澹泊明志厨傳以耗民力吾勿須其有撤妄濫必懲丕孚德之下無匿情而僉欣勿入于豁

一剸之外無私覿而苞苴奐絶于庭日與三郡長吏氷蘗相厲無復以墨汙白簡者三載中吏安于庭士安于庠民安于野兵安于伍咸加額相慶公實生我又特進師儒廸之曰考昔之婺優游而入詠者何吏也倡道而景從者何儒也余雖不敏諸子矜寧無意乎乃命司鐸簡諸髦士立社頒程月課義署中令長君孝廉訥生共矢砥礪而親丹鉛月旦之賞奇析疑務闡道理之奧日拳拳以先儒何王金許四先生相勗士風翕然丕變矣公餘有暇引進人選史揚扢風

雅公有秋水集孝廉君有泚江集咸膾炙士林更加意六經以春秋爲仲尼傳心之要書四傳割裂附會未協于一博稽義例潛思折衷手集大成登之梨棗嘉惠後學俾資準箋焉公事母太夫人盡志盡物以篤孝悶覺皇所理必入白太夫人太夫人首肯無憾而後即安太夫人博綜經史口訓公及孫孝廉成名凡今福我士民者皆錫類之餘也癸甲二夏肥蝗爲災隣嚙[illegible]折公練衣布霧泥首百神爲萬民請命忽沛甘澍歲得有年公之勤民而格天又若此公賦性

明睿宅心博大制行考慈正以率物廉以褆躬擲以
獎善和以劑猛尤鼓舞濯磨以厲風教為已任覩名
法吏術蔑如也昔以賢良徵筮仕學夏澂聽湟中洞
悉邊籌克綏底定在蜚賢譜歷紀治譜我西越尤其
大有造也詩曰不剛不柔不競不絿數政優優我公
有焉
天子晉公方岳旬宣南國盍借公忠敏練之猷重江
南半壁之寄婺士民沐浴膏澤莫枳公去轅以余備
員史局知公最深將石言遠屬為臚其實政之大者

勒諸貞珉公行入覲
王室霖雨天下自有不朽者夫片碣何足揚美特以
志甘棠之一云爾公名如京字修武別號秋水山西
振武人系之以詩詩曰
猗與三郡介浙上游山川奧區土物昔稠兵燹疇貽
萌黎具燼一紀星霜天高莫省
帝簡我公建節越東睠言民莫如己瘝痌直方淑躬
不匱錫類撫敷茂理靡傾勿遂疢疾我獨子弟我敎
吏不夜呼遺不拾道赳赳熊羆不舁不譁嗷嗷哀鴻
宜室宜家雩格穹蒼氛消樽俎今知生樂而謝我苦
春風朧畝夏雨桑麻桃李在門灼灼其華
天子曰俞都哉懿績价人維藩以匡南國南國有公
越士烝依臥轅枳轍相顧涕淚我公之來我人欣欣
我公之去我人殷殷雙溪決決芙蓉屼屼云誰之思
千秋無斁

皆

順治丙午孟冬之吉
賜進士第內翰林弘文院編修加一級郡人朱之錫

撰文
賜進士第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太末余恂書丹
賜進士第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篆額
鄉宦
余世俊等三十二人
舉人
邢宗伊等二十一人
門生
陸大任等六十五人

鹽商耆老

商允開等四百四十二名

金華府詳弘開書院稿 刻

金華府為弘開書院懇愛甘棠以大作人以觀化成事據府縣兩學生員陳肇域、鄭惟道、余啓魁、李惟鄂、章灼、王日瑄等具狀呈稱伏惟書稱斆學禮訓觀摩頌美從遊于泮言象係講習于兌說益士氣鼓而益振人文作而趨浙是以同叔創義學于南都而留守之文才盛四方紫陽立鹿洞之講席而豫章之理學甲天下我婺自朱張二賢駱車至止東萊先生爰開麗澤書院嗣後勉齋黃氏儒脈流傳何王金許迄稱

鄒魯遺蹤茲者恭遇分憲馮太宗師祥雲惠日江夏使君朗月清風關西夫子暨刑廳李老師臺岱嶽名宗支江上源于泗水瀛洲岐望賞並聚于龍門以人倫之淵鑒作多士之品題南下車而絃誦聿興家吐蚍珠之握既拔尤而流風煥起人欣蛾術之時本理學為經濟一時師弟媲濂洛之周程即文章見性天濟美梓喬繼蜀吳之蘇范羽翼經傳游夏莫贊于一言表著藝文鄭李已宣夫萬軸德心豈弟懋憝不駁越溪仁政淵長俎豆遍宜東浙

天子旅伎以樂稱楚玉沈黃忝從壽考其萬年章雲佇漢邦人戴德興論緇衣國士御恩歌風萊竹用託高山于仰止永懷舜月之瞻依稱惟本府刑廳公署原係新朝官產今府治鼎搆刑署維新則此公餘之蔽芾無煩經始于靈臺伏懇申詳俯從輿請即已成之廈屋作米艾之講堂庶立雪坐風今慶萬間之庇將頑廉立懦紀承百世之師爲此連名具呈等情到府據此隨該本府知府夏之中看得世稱金華小鄒魯也至今士習淳龐人文蔚起遡其淵源由于呂東萊

先生唱導于北麓巷朱公南軒張公相與講學于麗澤書院傳之勉齋黃氏以迄何文定王文憲金文安許文懿四公兆應文明鉅儒繼作道崇理學一脉流傳今茲復遇守憲馮人倫表率名教歸宗暑多士以起流風考文獻以正經學而李刑廳以名儒峻望羽翼而作興之以致仁心惡政遍徹婺女之區經濟文章共仰德星之聚斯誠表章先賢風勵後學所當高山仰止于不替者也兵燹之後四賢祠僅存而麗澤書院已廢諸生陳肇域等合詞懇求以刑廳公署弘開書院崇祀東萊諸君子以留遺愛俾立雪坐風有廈屋之庇講習于斯會課于斯凡郡誌等板藏貯於斯擇其德行文章之弟子員典守之至于春秋祀典取崇正書院租穀以垂久遠庶幾理學章明斯文不墜此現在官產毋煩鼎搆仰候憲裁俯從輿請者也緣係請詳議作書院事理本府未敢擅便理合具由請詳爲此府司今將前項緣由合行具申伏乞照詳示下施行須至冊者奉本道憑批建立書院所以弘啓

經表率後學如東萊諸君子理學大儒斯文宗主崇祀俎豆久而彌彰今諸生所請李司李既有正心誠意之學兼有淪肌洽髓之恩陪祀先賢亦爲允宜至本道硜然小器聞道未能既不克羽翼六經又弗能獎進多士濫廁高賢之側實愧斯舉矣仰府再行公議繳

江寧闔學請講學公呈稿 附刻

江寧府屬五學生員汪浩周銘張雲孫文佩李仙嶠等呈爲道脈之關係匪輕斯文之嚮往甚切仰遵右文之風化乞乖講學之規模以慰士心以昭師範事伏念石渠諸講當宁倡爲典儀緜帳從遊後代徵爲嘉話自程朱闡明聖學書院占于名山迷王薛直接心傳

宸翰煥其遺集緜陋清言之無益願遡淵源夠當貫儒之在前遂樹坊表儼蔭已遍于兆民麗澤敢邀于多士恭遇大方岳太宗師洙泗　風河汾正派以經文緯武之才見內聖外王之志聰明與歌繼蹕聖卿學本春秋道德流譽一鄉文仲教深雅雄惟生于薛文清之里千秋正氣同符而宦于王文成之邦一揆員知其貫浩等私淑有年親炙何幸快聹岳伯于南天益著文名于北斗既仁且潔又簡而寬絕不自潤以脂膏惟有人沐以渠漉優學優仕延前多載酒之歡足食足兵道上無帶牛之警與革布通賓主之禮際而人知老老賢賢與尊繼中名教之防閑而士用逡

逡濂濂日闡三益咸歸水鏡之懸夜識四知誰似氷壺之掛匆帅腹劄之狀惆始應木鐸之宜揚稍窺著述之淵深愈見體認之篤實至誠動物初非取名要譽之爲以道化成眞有淪肌浹髓之思諸凡政治之仁聲皆是學問之大用洵萬民頌之如一詞三年紀之如一日也茲以及瓜之期更切攀轅之念風敎將被于海隅儀型難留于江表背溪半山學舍教椽諸生捧北以經營百姓聞風而觜歎願碭滿斐之一日得依提命之片言想見沂水芳蹤不獨峴山遺愛後

來賢達與慨慕于宮牆此邦士人永懷思于俎豆茶

秋水集十六卷御史戈岱家藏本

國朝馮如京撰如京字紫乙代州人順治中由拔貢生歷官至廣東左布政使是集凡詩八卷文四卷官詞一卷粤槎日記一卷北征紀畧二卷其詩頗清利尤工於五言文亦平正惟駢體不爲擅長詩文皆有批評爲其宗人士標所點定粤槎日記者乃自江南之廣東任時紀其行役所見北征紀畧則自廣入覲時作也